普希金全集

8

浙江文艺出版社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书信

吕宗兴　王三隆　译

8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微亮　王雯雯
　　　　　舒建华　王晓乐
装帧设计：张妙夫
封面电脑制作：王海明

肖马　吴笛　主编
普希金全集 8 · 书信
吕宗兴　王三隆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桐庐县瑶琳镇新村路 3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625　插页 4　字数 550000　印数 0001－3000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943-7/I・863　　定价：30.00 元

目 录

1815 年

1. 致 И·И·马尔蒂诺夫①

1815 年 11 月 28 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草稿）

伊凡·伊凡诺维奇大人：

圣驾喜临②，大人命赋诗恭迎，学生懔遵照办③。学生对皇上深怀感戴之情，然初涉诗坛，文笔粗疏，实不配赞颂圣主明君；如蒙阿列克谢·基里

① И·И·马尔蒂诺夫（1771—1833），国民教育部司长（1803—1817）。

② 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自法国巴黎凯旋回国。

③ 即《致亚历山大》一诗（1815）。普希金这首诗最初的标题是《为俄国皇帝自巴黎凯旋而作》。

洛维奇[1] 伯爵大人不弃、呈拙作于御前，则学生万幸！

敬祈俯允

至恭至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15年11月28日

于皇村拜上

① 阿列克谢·基里洛维奇，即A·K·拉祖莫夫斯基（1709—1771），伯爵，伊丽莎白皇后之情夫，后晋升为国民教育大臣。

1816年

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①]

1816年3月27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彼得·安德列耶维奇公爵大人：

我承认，我渴望收到莫斯科寄来沙伯雷[②]和布瓦洛[③]的俄文诗作[④]，这种渴望足以战胜令我幸福的懒惰。好吧，要是这封信让您诗翁大人打呵欠，那可是大人您的不是了，何苦招惹我这个皇村隐士呢？胡编乱造之恶魔已经缠得我够苦了。说到我，容我直言：在瘸腿的索菲亚[⑤]邮差把大人的诗作送来

① П·А·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文学家、"阿尔扎马斯社"成员，普希金之密友。

② 沙伯雷（1628—1686），法国诗人，以写随意的短诗著称。

③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作家、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

④ 维亚泽姆斯基的诗作颇具沙伯雷和布瓦洛的风格特点，信中指维亚泽姆斯基本人写的诗。——原编者注

⑤ 索菲亚，皇村别称。——原编者注

之前，我是无意让大人得到安静的。对此，乞望大人细加斟酌，择善而从。我决心既下，定要坚持到底。

有关我的离群索居，能对大人说点什么呢？皇村学校（或称哲学院，看在上帝而不是皇村学校的分上）从未像而今这般令我难耐。请大人相信，幽居独处确乎极笨之举。我是有意气气那些哲学家、诗人者流。他们装模作样，似乎在乡下呆过，就表明他们喜爱沉默和清静。

这样的人才怡然自得：
身居都市嚣声之中却……

诚然，我们毕业的时间近了，还有一年。这可是优点、缺点、法学、税收的一年啊，何等美好、崇高的……整整一年啊！还要在讲台下打一年的盹儿……真可怕！真的，我情愿把那赫赫有名的《俄罗斯颂》[①] 十二章全篇，再加上梅尔兹利亚科夫[②]那至圣至明的评论从头至尾读上十遍，只求拉祖莫夫斯基伯爵大人缩短我的刑期。他们肆无忌惮地把青年人禁锢起来，不让他们参加埋葬[③] 仙逝的科学院派和俄罗斯语言扼杀者座谈会[④] 这些无害的娱乐活动。然而，毫无办法。

不是人人都有相同的命运，
命运和命运亦各不相同——[⑤]

由于寂寞无聊，我常写一些比较枯燥的（有时是异常乏味的）诗，读一

① 《俄罗斯颂》，俄国诗人M·M·赫拉斯科夫（1733—1807）的长诗。

② A·Ф·梅尔兹利亚科夫（1778—1830），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

③ 指参加与“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对立的“阿尔扎马斯社”的会议。与会者在会上经常发表讥讽俄国科学院派和“座谈会”成员的言论。每个“阿尔扎马斯社”成员都有一个取自茹科夫斯基的长篇叙事诗中的绰号，如维亚泽姆斯基的绰号是“恶魔”（“阿斯莫杰伊”一词是《圣经》中的恶魔“亚司马提”一词音译而来）。

④ 普希金把“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讥讽为“俄罗斯语言扼杀者座谈会”。

⑤ 引自维亚泽姆斯基《寄语Д·В·达维多夫》。

些写得并不比我高明的诗聊以自慰。不久前，我斋戒了，忏悔了，然而，这一切并不好玩。可爱的"阿尔扎马斯社"的伙伴，来信安慰安慰我们吧！我们回报于您的纵然不是永恒的欢乐，至少也是皇村全校同学由衷的感谢。

请原谅，公爵大人，请您，尘世间所有那些姓氏以Ш字母开头的公爵诗人①之雷神，替一位病人拥抱巴丘什科夫②。一年前，他在这位病人家中赢得了鲍瓦·科罗列维奇的心③。不知来得及给瓦西里·利沃维奇④写信否，万一我没写，请您代他那轻浮的侄子拥抱他。再见。

罗蒙诺索夫⑤向您致敬。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16年3月27日

3. 致В·Л·普希金

1816年12月28（?）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祝福您啊，涅斯托耳⑥，

阿尔扎马斯山的长者，

战火中锤炼就的诗人，

---

① 受维亚泽姆斯基讥笑的几位诗人均为公爵，他们的姓氏均以俄文字母Ш开头，如：沙霍夫斯科伊（А. А. Шаховской）、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С. А. Ширинский-Шихматов）和沙利科夫（П. И. Шаликов）。

② К·Н·巴丘什科夫（1787—1855），俄国诗人。

③ 看来，普希金未写完长诗《鲍瓦》是因这一题材已为巴丘什科夫所用。——原编者注

④ 指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1770—1830），普希金的伯父。

⑤ С·Г罗蒙诺索夫，普希金皇村学校的同学。

⑥ 涅斯托耳，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善于辞令的演说家，公认为是阅历丰富的长者和足智多谋的顾问。

歌手们危险的近邻[1]，
帕尔那索斯山惊人之巅
威严的“沃特”[2]，诗风的护神！
祝福您啊，我的伯父大人，
新的一年和往年一样开心。
我这用诗歌和散文写成的书信
就是我这心愿的无力的表白。

您在来信中称我为兄弟，可我却不敢斗胆以此相称，这于我实在是过于荣幸了。

酒神之诗韵令我跨神马闲逛，
可我并未丧失理智而癫狂。
喜也罢，忧也罢，自有自知之明，
不，不，绝不可同您兄弟相称，
即使在诗坛帕尔那索斯山上，
您依然是我伯父、我的尊长。

那么，当今世上叔伯辈诗人中最最亲近之人，能否求您宽恕侄儿辈诗人中最最懒惰者疏于问安呢？

是的，在您面前自当忏悔认错，
隐遁的蹩脚诗人实在罪过，
他只知与众神比赛懒惰，
都怪他写这些散文和诗歌，
务请新的一年里把旧事忘却。

---

① “危险的近邻”，双关语。普希金的伯父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写过长诗《危险的邻居》。

② “沃特”，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在“阿尔扎马斯社”中的绰号。

看来，命中注定我只能写两类信函——承诺信和道歉函。年初所写的信函便属前者，后者则是今年最后几天所写的信函。并且，我再次发觉，我的全部信件只有上述两种，我看这实在是不可饶恕的。

可您善用诗人的竖笛
吹奏出朴素的乐曲，
颂扬我们的天姿美女；
善用威严的讽刺诗句，
和愤怒的青春女神一起
把那专横的野蛮原则讽讥；
也善用福玻斯神圣的语言
使可怜的希什科夫[①] 难安起居；
又在沙霍夫斯科伊[②] 的额头上，
贴上您那独一无二的诗句[③]；
爱、吃、写作，您样样精通，
唯独不善宽恕，请实言相告，
莫非说，这可是真的？

1816年12月28日

又及：我知道该想到我那永志不忘的人们[④]。没更多时间再写了。还要我再次允诺么？请原谅，我的心爱着你们所有还在爱着我的人们。

---

① A·C·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海军上将。

② A·A·沙霍夫斯科伊（1777—1864），俄国作家、公爵。

③ 指B·Л·普希金《危险的邻居》中的诗句，讥讽此人的喜剧在妓院也受到欢迎。原诗句为："真正的天才处处都有拥护者。"——原编者注

④ "永志不忘的人们"，指维亚泽姆斯基和巴丘什科夫。——原编者注

沙伯雷·安德列耶维奇[①]
当然早已把我忘记，
可我爱他却是真心实意，
只为他好歌、贪杯，无忧无虑，
用他那尖刻的诗作去嘲笑
普天下的蠢夫笨驴，
说真的，实在滑稽。

4. 致B·A·茹科夫斯基[②]

1816年(?)12月25日至30日于彼得堡

先生：

今将《伏尔泰》、《奥尔良姑娘》[③]和《家父家母[④]》等共七本书一并奉还。

除此而外，丘赫尔别凯[⑤]也为您寄去四册《安菲翁》[⑥]，他对您深表感谢。亲爱的茹科夫斯基先生，在下乞望有幸明天能见到您。在下在此恭请查第格先生、特里斯特拉姆[⑦]先生等今日光临舍下，如可能，便饭相酬。

请将信纸翻过来。

普希金[⑧]

---

① 沙伯雷·安德列耶维奇，即维亚泽姆斯基。

② B·A·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浪漫主义诗歌奠基人。1802发表译自英国诗人格雷的哀歌《墓园挽歌》一举成名。

③ 《奥尔良姑娘》，伏尔泰的叙事长诗（一译《奥尔良少女》）。——原编者注

④ “家父家母”，可能指“圣父圣母”，《家父家母》谑称《圣经》。

⑤ B·K·丘赫尔别凯（1797—1846），俄国诗人、戏剧家、评论家。普希金皇村学校同学和好友，十二月党人。

⑥ 《安菲翁》，杂志名称。——原编者注

⑦ 显然是普希金请茹科夫斯基给他寄伏尔泰的中篇小说《查第格或命运》和斯特恩的长篇小说《项狄传》。——原编者注

⑧ 全信原文为法文。

1817 年

5. 致C·C·弗罗洛夫[1]

1817 年 4 月 4 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最最敬爱的斯捷潘·斯捷潘诺维奇：

老朋友只给您写了两行半[2]，务请原谅。下次邮班一定写上两页半。

不安分的普希金

1817 年 4 月 4 日

① C·C·弗罗洛夫（? —1817），皇村学校学监。

② 皇村学校普希金同班全体同学共同给弗罗洛夫写了封信，其中两行半是普希金写的。——原编者注

6.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和В·Л·普希金[1]

1817年9月1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公爵：

如果您见到罗蒙诺索夫，请提醒他，本该当面交给我的信，他却掉在路易[2]那儿了。当时我正在普斯科夫那远离人烟之地[3]，寂寞得很。不久前我才来到彼得堡，本想尽快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即去见维亚泽姆斯基，不知能否如愿。我一直在急不可耐地盼着您的新诗，并请您为我祝福。

普希金

1817年9月1日

地址：莫斯科

瓦西里·利沃维奇·沃特[4]

和彼得·安德列耶维奇·阿斯莫杰伊[5]

大主教大人转

① 原稿中写给В·Л·普希金一页多的信纸已撕掉。——原编者注

② 彼得堡的饭店老板。——原编者注

③ 指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普希金于1817年7月初去的。——原编者注

④ 即诗人的伯父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之谑称。

⑤ 即彼得·安德列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之谑称。

1819 年

7. 致 A・И・屠格涅夫[①]

1819 年 7 月 9 日于彼得堡

实在抱歉，既没和您，也没和米拉波兄弟[②]告别。把致奥尔洛夫[③]的寄语诗送您作个纪念吧。我把它放在令尊大人的口袋里了，请查收。请您在自

① A・И・屠格涅夫（1784—1845），"阿尔扎马斯社"成员。宗教事务局局长、《圣经》出版协会秘书和犹太救济会委员，故信中称其为红衣主教。他曾草拟驱逐耶稣会会徒的法令。1817 年 10 月曾写诗给维亚泽姆斯基，批评普希金"太贪玩"，应叫他"安分些"。普希金曾赋诗作答。

② 指 H・И・屠格涅夫和 C・И・屠格涅夫两兄弟。前者为十二月党人，思想激进，跛腿，酷似 C・D・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初期国民议会中最伟大的演说家、政治家），后者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很像 V・R・米拉波（1715—1789，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经济思想的先驱者）。

③ A・Φ・奥尔洛夫（1786—1861），俄国国务和军事活动家、外交家、公爵、中将。

己的印刷厂印出，并送一份给柏罗涅[1]的斗志昂扬的高足、那位御前忠心耿耿的臣民[2]。谈到柏罗涅，顺便说一下，您见到白眼睛的卡维林[3]时，行行好，请替彼得堡大学专修班的学生索博列夫斯基[1]说几句好话，哪怕是看在你们的基督的分上。就因为神学上某些微不足道的见解，卡维林就排挤他，想把这位在各方面都值得尊敬的青年人挤出专修班，不顾他的成绩与非凡的能力，要留他的级。您原是索博列夫斯基的靠山，一定还记得他。您是红衣主教的继任人，请堵堵那位神学博士卡维林的嘴，眼看他就要当宗教裁判官了。全靠您的祈祷了，并求唐·巴斯勒[5]侍从大人忘掉我，至少忘掉三个月。

普希金

1819年7月9日

8. 致Н·И·克里夫佐夫[6]

1819年7月下半月至8月初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伦敦

（草稿）

你这位住在自由英国的人，还记得人世间有个普斯科夫省，有一位你的懒友吗？也许你不记得，他天天都在思念你，你却在生他的气……我不爱写信，舌头和嗓子未必跟得上我们的思绪，而鹅毛笔又如此笨拙，如此迟钝，信

---

① 柏罗涅，古罗马神话中的战争女神。

② 指А·Ф·奥尔洛夫。——原编者注

③ П·А·卡维林，自1819年2月起任彼得堡大学校长。

④ С·А·索博列夫斯基（1803—1870），普希金弟弟的同学，普希金之密友。

⑤ 唐·巴斯勒，法国喜剧作家博马舍的《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狡猾谄媚之人，此处可能暗指宗教事务和国民教育大臣А·Н·戈利岑。——原编者注

⑥ Н·И·克里夫佐夫（1791—1843），普希金在彼得堡的友人，具有激进的和无神论的观点，对普希金的早期思想有一定影响，参加过1812年的卫国战争。

函没法代替言谈。我知道，这封信能让你暂时回想起我们的俄国，回想起在屠格涅夫家和卡拉姆津[1] 家的夜晚，不管怎么样，都怪我不好。

9. 致П·Б·曼苏罗夫[2]

1819年10月27日自彼得堡寄往诺夫哥罗德

我好不容易才求得弗谢沃洛日斯基[3]准我给你写上几行，亲爱的曼苏罗夫，你这个切尔凯斯怪人[4]！身体好吗？亲爱的，快活吗？可爱的人，还记得我们——你的（男性）朋友们吗？我们可没忘记你。每天7点半，在剧场里，我们都用掌声和叹息来为你祈祷，同时还要说上一句：我们可爱的巴维尔[5]啊，此时此刻他在大诺夫哥罗德干什么呢？他肯定在嫉妒我们，肯定在为克雷[6]……哭泣（自然是用"下水道"了）。每天清晨，那位长翅膀的姑娘[7]都从我们尼基塔[8]窗前飞过，去参加排练。大家的望远镜像往常一样对着她举起来……可是，唉……你看不见她，她也看不见你了。我的朋友，我们别再忧伤了。我要把自己人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一切照旧：香槟酒，谢

---

[1] 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2] П·Б·曼苏罗夫（1795—?），俄国军官、戏剧爱好者、戏剧与政治团体"绿灯社"成员，普希金之友人。

[3] А·В·弗谢沃洛日斯基，是Н·В·弗谢沃洛日斯基之弟。Н·В·弗谢沃洛日斯基（1799—1862）是彼得堡富翁之子、剧评家、普希金之友人，也是普希金在外交部任职期间的同事。

[4] 暗示曼苏罗夫与车臣切尔凯斯人首领曼苏尔的姓氏读音相近。——原编者注

[5] 巴维尔，指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杰宁（1792—1853），俄国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和文艺理论家，曾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上尉军官。

[6] 指芭蕾舞女演员克雷洛娃。——原编者注

[7] 长翅膀的姑娘，指克雷洛娃。

[8] 尼基塔，即Н·В·弗谢沃洛日斯基。——原编者注

天谢地，棒极了（女演员们也是如此），叫人不由地想喝上几杯。那些……阿门，阿门。理所当然是在尤里耶夫[①]那里……谢天谢地，他身体健康，或在我这儿搞个小型的聚会，都还不错。尼·弗谢沃洛日斯基[②]玩牌输得很惨！钱像水一样往外流！索斯尼茨卡娅[③]和沙霍夫斯科伊如今发胖了，也更蠢了（我并不迷恋他们），不过，为了他那粗俗的喜剧[④]我还是把他找来，而找她来也不过是玩点不高明的游戏而已。托尔斯泰[⑤]病了（我说不准是什么病），我有许多话在信上要对你说……。绿灯已灯残油尽了[⑥]（好像要熄灭了），可惜，还有油（即我们朋友的香槟）。你在写作吗，我的同行？你能给我写信吗，我的光棍朋友？来信谈谈你自己，谈谈军屯[⑦]的事吧。这一切都是我需要知道的，因为我爱你，我也仇恨专制。再见吧，“小爪子”。

亚·普希金

1819年10月27日

---

① Ф·Ф·尤里耶夫（1796—1860），俄国诗人、枪骑兵团军官，政治性戏剧团体“绿灯社”成员。

② Н·В·弗谢沃洛日斯基（1799—1862），剧评家，普希金之友，“绿灯社”发起人之一。

③ Е·Я·索斯尼茨卡娅（1794—1871），女演员。

④ 指沙霍夫斯科伊的喜剧《无忧无虑》。

⑤ 指Я·Н·托尔斯泰（1791—1842），侍从武官、国务会议成员，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加者。

⑥ 指“绿灯社”的活动日趋消亡。——原编者注

⑦ 军屯，指А·А·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俄国国务活动家，保罗一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宠臣。

1820年

10.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1]

1820年3月28日自彼得堡寄往华沙

（片断）

两位伟大的作家[2]、诗坛的英雄，
备受世人的尊重与爱戴，尽管
他们的诗神徒劳地作假、装怪，
他们依然深受西哥特人之宠爱。
有人品评他们的作品时，正在
替我们划定这两位先生的地盘：
他说："一位是南方诗人，

① 信中所引短诗全文为法文。此诗是卡杰宁之友H·C·戈利岑所写的讽刺短诗。

② 指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原编者注

一位是北方歌手。”说得真有道理，

一个如此索然无味，一个如此冰冷呆板。

我的长诗[1]快写完了，想近几天结束最后一章。它让我烦透了，所以也不给你寄片断了。

普希金

1820年3月28日

11.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0年4月（不晚于）21日自彼得堡寄往华沙

我把你给屠格涅夫信中写给我的几行字念给一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禁卫团的朋友[2]听了，并恭贺他将诸神盛宴顺利出恭完毕[3]。他回答我说，是你……不是他……但愿事情到此为止。他好像惧怕你那讽刺诗的大棒。你写给德米特里耶夫[4]的寄语诗中的头四行诗—— 写得好极了，其余描写个性所需的几行嫌太软弱无力，太冷淡，又太不顾友情。卡杰宁这个人需要的是更好、更猛烈点的东西。他出生虽晚，他的性格和思维方式却全都属于18世纪。他身上有一种著名的哲学时代文人的那种傲气，在文学活动中爱搬弄是非与搞阴谋诡计。当年弗雷隆和伏尔泰之争轰动了欧洲，可如今，这种事就不足

① 指叙事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原编者注

② 指作家П·А·卡杰宁（1792—1853）。——原编者注

③ 恭贺卡杰宁成功地发现维亚泽姆斯基为В·А·奥泽罗夫著作出版所写前言（1816年）中的错误。错误是由对法文relief（残渣）一词翻译不当所致。维亚泽姆斯基误译为“浅浮雕”（“诸神盛宴的浅浮雕”。见卡杰宁发表于《祖国之子》的文章，载于1820年第59卷第5期）。普希金在此信手稿中写道：“你犯了一个巧妙的错误，××的意思含混、不易分辨，但却是公正的。但愿事情到此为止。”— 原编者注

④ И·И·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诗人。

为奇了。无论如何，如今已不再是诗人的时代，这似乎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但毕竟还是一桩憾事。诗人的圈子越来越小，到最后，由于听众少，用不了多久，我们只好彼此念诗给对方听了。那样也好。请先把你的诗给我寄些来，你的诗令人心醉，使人振奋。《初雪》一诗写得好极了；《愁怅》一诗更妙。你看过茹科夫斯基的新作《给少数人》诗集没有？听到他的《彼世之声》了吗？你觉得该诗写得如何？彼得堡真让诗人苦闷。我渴望去异国他乡，或许南方的空气能振奋我的灵感。我的长诗[①]写完了。只有后面的，即结尾部分才真正令我满意。你会在杂志上看到其中的某些章节的，你将会收到印好的诗歌。这部长诗让我厌倦了，很难下定决心找几张纸给你抄去几段。此信写得实在枯燥，因为自从成了彼得堡长舌妇们嘴下的历史人物[②]以来，我变得愚钝了，衰老了，不是一周周地在衰老，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在衰老。请原谅。请给我回信。你对通信很苛求，这让我非常高兴。

普希金

12. 致Н·И·格涅季奇[③]

1820年4月17至19日或29日至5月4日于彼得堡

恰阿达耶夫[④]一定要见见我，求他父亲尽快把我带到他那儿去……多亏去了，事关新的谣传（毫无办法），必须赶在谣言传开之前加以制止。多谢你的关心，给你添麻烦了。

普希金

① 即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原编者注

② 当时谣传普希金行为有失检点，为此将受到惩处。——原编者注

③ Н·И·格涅季奇（1784—1833），俄国诗人、翻译家。

④ П·Я·恰阿达耶夫（1794—1856），俄国作家，十二月党人。

13. 致Л·С·普希金[1]

1820年9月24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弟弟，我愧对你的友情，努力用此长信和详尽的故事来弥补我的过失。让我从丽达生蛋[2]开始讲吧。来到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后，我闷得慌，就下第聂伯河划船、洗澡，后来热病复发，就像我以前那样。携一子二女去高加索的拉耶夫斯基将军[3]发现我躺在犹太人的小屋子里说着胡话，没医没药，身旁只有一杯冰镇柠檬水。他的儿子（我们密切的关系，以及他对我令人难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你是知道的）要我去高加索同游，洗矿泉浴。随他们同行的大夫[4]也担保我不会在路上送命。英佐夫[5]也祝我一路平安，于是我就抱病躺在四轮马车上了。一星期后，病居然好了。我在高加索住了两个月。矿泉水对我很有用，特别有效，尤其是含硫热矿泉。另外，我还在含硫温泉、含铁矿泉和冷酸矿泉中洗过澡。这些有益健康的矿泉彼此相距都不太远，就在高加索山脉余脉的山坡上。可惜，我的朋友，你没和我一块观赏这些巍峨壮观的山脉和冰峰。远远望去，在明净的霞光照耀下，这些冰峰仿佛是奇异的云，五彩斑斓，纹丝不动。可惜，你没和我一道攀登别什图山、马舒克山、铁山、石山和蛇山这五个山头的峰顶。高加索边区是亚洲炎热之地，

---

① Л·С·普希金，普希金之弟。

② 丽达生蛋，希腊神话传说：宙斯醉心于丽达的美色，趁她在欧洛塔斯河沐浴时，化作天鹅与她亲近，使她受孕生下两蛋，一蛋孵出海伦，一蛋孵出狄俄斯库里兄弟。信中此处意指从头说起。

③ Н·Н·拉耶夫斯基（1771—1829），俄国军事家、1812年卫国战争英雄、骑兵上将。

④ 指Е·П·鲁迪科夫斯基。——原编者注

⑤ И·Н·英佐夫（1768—1845），俄国将军（中将），曾先后任诺沃罗西亚移民总督、南俄移民管理委员会督军和比萨拉比亚特命全权总督。是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上司，负责监管普希金。

各方面都引人入胜。叶尔莫洛夫[①]把自己的名声和济世之才全部寄托、倾注于这片土地上了。野蛮的切尔凯斯人惊恐不安。他们古代的野性正在消失。前面的道路越来越危险，庞大的护送队伍已成多余。至今并未给俄罗斯带来任何真正好处的这块征服地上，有益的贸易活动可望很快就会把我们与波斯拉近了。在将来的战争中，这块征服地再也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而且，拿破仑关于征服印度的荒诞计划也许要由我们去实现了。我看到了库班河岸和警戒的骑兵群。我真欣赏我们的哥萨克。他们总是跨马而行，时刻准备拼杀，总是百倍警惕！由于是在怀有敌意的，自由的山地民族地区骑马而行，我们前后左右有60名哥萨克保护，后边还拖着弹已上膛的一尊大炮，点炮的火把一直未熄。切尔凯斯人虽然目前相当温顺，但不能信任他们。为得到一大笔赎金，他们完全可能袭击一位著名的俄国将军。在那可怜的军官坐着驿车安然飞驰的地方，将军大人说不定会落入哪个车臣人的套索之中。你能理解吗，这种危险的阴影太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力了。等以后什么时候我给你读读我对黑海和顿河沿岸哥萨克的评论[②]，可现在一个字也不告诉你。站在塔曼半岛上，从古代特姆塔拉坎公国故地望去，克里米亚海岸尽收眼底。我们过海来到刻赤，我想，在这里我可能见到了密特里达提[③]的墓地遗址，在这里我可能是看到了潘梯卡拨亚[④]遗址，因为在附近山上的墓地中发现了一堆石头和有粗糙刻痕的悬崖，找到了人工铺设的几级台阶。这是古墓，还是古塔的塔基，不得而知。几俄里外，我们来到金山，见有几排石头、似如平地的壕沟——潘梯卡拨亚古城遗留给后世的残迹也只有这些了。毫无疑问，定有许许多多的珍贵文物埋藏在千百年淤积的土层之下。有个法国人[⑤]受命从彼得堡来此地发掘，然而，他的经费和资料都不足，就像在我们这里办任何事情一样。我

① А·П·叶尔莫洛夫（1777—1861），俄国军事家、炮兵上将。

② 普希金关于黑海和顿河沿岸哥萨克的评论未保留下来。——原编者注

③ 即密特里达提六世（前132—前63），本都国王。曾两次派兵到克里米亚以防斯基泰人入侵赫尔松，进行过三次反罗马的战争。公元前65年战败，逃往潘梯卡拨亚，后自杀于该地。

④ 潘梯卡拨亚（一译潘提卡派翁），古城，博斯波尔国首都。

⑤ А·А久勃柳克斯，海关官员，曾进行考古发掘。

们从刻赤来到卡法[①]，住在勃罗涅夫斯基[②]家里，这是一位因尽忠尽职和一贫如洗而备受尊敬的人。眼下他正在吃官司。他同维吉尔的老头[③]一样，在离城不远的海边搞了个果园。葡萄和巴旦杏就是他的全部收入。他不够聪明，可是，却掌握了有关克里米亚这个既重要又遭冷落的地方的渊博的知识。我们乘船顺着塔夫里达南岸前往拉耶夫斯基家族居住的尤尔祖夫。夜里，我在船上写了一首哀诗[④]，把它寄给你，你把它交给格列奇，不必署名。轮船靠着山脚行驶，山上长满了白杨、葡萄、月桂和柏树。不时闪现鞑靼人的村落。船在望得见尤尔祖夫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在那里过了三个礼拜，我的朋友，在受人尊敬的拉耶夫斯基家人中间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我并不把他当成英雄和俄国军队的光荣，我喜欢他，把他看成是一位头脑清晰、为人淳厚、心地善良美好的人，把他视为宽厚、体贴待人的良师益友和亲切、温和的主人。这是一位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见证人、1812 年的活纪念碑。他不怀偏见，性格坚强，重感情，无论何人，只要能理解他那高尚的品格，敬重他那高尚的品格，都会不由自主地受到他的吸引。他的长子将会更有名望，几个女儿都非常迷人，长女更是一位非凡的女性。你想，我能不幸福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生活在一个可爱的家庭之中。我爱这种生活，从未享受过这种生活——令人惬意的南方天空，迷人的边区，任凭想象力驰骋的大自然：山岭、果园、大海。我的朋友，我衷心希望再次看看南方的海岸和拉耶夫斯基一家，你会跟我一块去吗？我们能很快见面吗？眼下我却孤单地呆在对我来说宛如荒漠的摩尔达维亚。你起码得给我写点什么来，如果是诗，我会感激你，如果写散文，我会更加感谢。请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要把诗歌当成一位心地善良、天性聪慧的老太婆，可以不时地去拜访她，以求片刻地忘却流言蜚语、报刊和生活的忙碌，借助她那可爱的谈笑和故事开开心，可要爱上她，那就太不明智了。米哈伊尔·奥尔格夫[⑤]欣喜若狂地一再为俄罗斯人唱那首

---

① 卡法，即费奥多西亚，普希金按照热那亚人的叫法称其为“卡法”。

② C·M·勃罗涅夫斯基，曾任费奥多西亚市市长。

③ 指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第 4 卷《农事诗》中描写的人物。——原编者注

④ 即指《白昼的明灯熄灭了》一诗。——原编者注

⑤ M·Φ·奥尔洛夫（1788—1842），少将，十二月党人。

无人知晓的歌[①]！……我也一样。别了，我的朋友，拥抱你。来信告诉我朋友们的近况。他们还一直在乡下吗？我需要钱，钱！别了。替我拥抱丘赫尔别凯和杰尔维格[②]。你能见到小莫尔恰诺夫吗[③]？来信告诉我所有伙伴的近况。

普希金

1820年9月24日

于基什尼奥夫

14. 致“阿尔扎马斯社”的伙伴们

1820（?）年9月下旬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草稿）

利佩茨克洪水[④]之后的第五个夏季，我们——“莱茵”大人[⑤]和悲戚的“蟋蟀”[⑥]，坐在基什尼奥夫城名为公牛潭的小水洼旁痛哭，追忆着你，“阿尔扎马斯”，因为在我们面前，几只气度高雅的鹅[⑦]在小河浑浊的泥水中高傲地挣扎着。你们几位不在场的阁下，定能生动地想象出它们的丰采。它们满腔热忱地决定把自己的情况告诉那些使小水潭和喷水池沿岸增色生辉的东正教会的兄弟们[⑧]。

---

① 无人知晓的歌，指对帝俄国歌讽刺性的模仿作品。——原编者注

② A·A·杰尔维格（1796—1831），俄国诗人，普希金之好友。

③ 指П·A·莫尔恰诺夫，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和友人，或指H·H·莫尔恰诺夫，皇村学校学生。——原编者注

④ 指A·A·沙霍夫斯科伊的喜剧《对卖俏妇之教训，或利佩茨克洪水》首次上演（1815年）。——原编者注

⑤ M·Ф·奥尔洛夫将军在“阿尔扎马斯社”中的绰号。

⑥ 普希金在“阿尔扎马斯社”中的绰号。

⑦ “阿尔扎马斯鹅”是该社成员共用的绰号。——原编者注

⑧ 普希金多次把“阿尔扎马斯社”成员和一些作家谑称为东正教教徒。

15. 致Н·И·格涅季奇

1820年12月4日自卡缅卡寄往彼得堡

我已经度过了8个月漂泊不定的生活，尊敬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我到过高加索、克里米亚、摩尔达维亚，时下正在基辅省，在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兄弟，可爱、聪明、离群索居的达维多夫兄弟[①]的庄园里。我的光阴在贵族筵宴和鼓惑人心的争论中日渐流逝。曾几何时，我们的团体[②]还是在我们俄国妇孺皆知的、令旁观者感兴趣的特殊人才荟萃一堂的团体，那是何等地欢乐和丰富多彩的团体，可如今已是松松垮垮了，只可惜：香槟多，尖刻话多，女人少，书籍少，诗歌少。您不难相信，我在珍惜每时每刻，很少关心彼得堡人的闲言碎语。在您父亲般的关怀和崇高的保护下所出版的我的长诗[③]，至今尚未收到。不过，我还是由衷地感谢您的关心和照顾。所寄几期《祖国之子》我已收到。我见到了《安德罗玛克》[④]的最佳译本，当年您还在您那伊壁鸠鲁式的书房里为我朗诵过，还为我朗诵过热情洋溢的诗行：

我想最后一次欢迎……[⑤]

这书、这诗使我对您的怀念之情油然而生，让我心中永远是最美好、最

---

① 即А·Л·达维多夫、В·Л·达维多夫（十二月党人）兄弟，是Н·Н·拉耶夫斯基将军的同母异父的兄弟，卡缅卡的地主。

② 指“阿尔扎马斯社”。

③ 即《鲁斯兰和柳德米拉》。

④ 法国悲剧诗人拉辛的诗剧《安德罗玛克》，其中部分由格涅季奇译出，载于《祖国之子》（1820年）。——原编者注

⑤ Н·И·格涅季奇诗《致上帝》中的一句，该诗载《祖国之子》（1820年）。——原编者注

宝贵的情感活跃起来了。可是，我却不能容忍在《祖国之子》上看到的那些批评。这位B君①是什么人？他称赞我纯洁，又指责我恬不知耻，说我是"不幸的人，你不脸红吗？"（此外，又非常无礼地）说我长诗中的人物是用温情的、易动感情的柯勒乔②的灰暗色调和奥尔洛夫斯基那标新立异的毛刷子写成的。后者恰恰是手不摸毛刷的，他只会画三套马的邮车和吉尔吉斯马，不是吗？我同意那位不知名的讽刺短诗的作者③的意见，他说：他的批评对我来说实在"沉重得可怕"。审判者④比较聪明，而那位担负起答复审判者劳动的人⑤（姑且不论谢意与自尊），比他们更聪明。从报上得知，我为愉快地消磨寂寞时光而印出的《鲁斯兰》搭配精美的插图发行，不知为此我该谢谁？朋友们！趁我手头有写好的或快要写好的诗歌⑥，期望在我死前见到你们。别了，请您一边闻着西班牙的鼻烟⑦，一边大声些，再大声些朗读吧。

普希金

1820年12月4日

于卡缅卡

茹科夫斯基在哪儿？他和公爵夫人走了吗？我拥抱、并兄弟般亲吻杰尔维格、丘赫尔别凯。他们音讯全无，既不见他的杂志，也不见《书简》⑧。

我的地址：基什尼奥夫，伊凡·尼基季奇·英佐夫　大人转。

---

① B君即A·Ф·沃耶伊科夫，文学家。其评论《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文章署名"B"（《载祖国之子》1820年第34—37期）。——原编者注

② 柯勒乔（1494—153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重要画家，原名为安托尼奥·阿莱里。

③ 指И·А·克雷洛夫，他那首针对沃耶伊科夫评论的讽刺诗发表于《祖国之子》1820年第38期。——原编者注

④ 指Д·П·济科夫，卡杰宁之友。——原编者注

⑤ 指A·A·佩罗夫斯基（1787—1836），俄国作家。其笔名安东尼·波戈列利斯基。

⑥ 指《高加索的俘虏》。——原编者注

⑦ 暗指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原编者注

⑧ 指丘赫尔别凯在国外旅行时写的《欧洲书简》。

1821 年

16. 致 В·Л·达维多夫（?）

1820 年 4 月上半月于基什尼奥夫城（?）

（草稿）

现将对我国、也对整个欧洲必将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通知你。

希腊爆发起义并宣告自由。今年 2 月初，在已故的伊普西兰蒂公①军队中当过兵的狄奥多尔·弗拉基米雷斯库②带领为数不多的阿尔纳乌特人③的武装人员离开布加勒斯特，并宣告希腊人再也不能忍受土耳其长官的压迫与掠夺了，他们决心从非法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准备只缴纳政府征收的

① 指康斯坦丁·伊普西兰蒂（1760—1816），波尔塔的大翻译官，摩尔达维亚公（1769—1802）和瓦拉几亚公（1802—1806）。1806 年举家移居俄国。

② 狄奥多尔·弗拉基米雷斯库（约 1780—1821），瓦拉几亚民族英雄，人民起义领袖。曾任俄国军官。

③ 阿尔纳乌特人，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

赋税。该声明震动了整个摩尔达维亚。苏佐[1]公和俄国领事想控制暴乱蔓延之势，然而纯属徒劳。暴动者和阿尔纳乌特人依然从四面八方投奔英勇的弗拉基米雷斯库，于是，几天内他竟然指挥起了7000人的大军。

2月21日这天，将军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2]公同两位兄弟以及格奥尔基·康塔库尊公[3]从基什尼奥夫赶往雅西，他把母亲、几个姊妹及另外两个兄弟安顿在基什尼奥夫。他受到苏佐公、俄国领事和300名阿尔纳乌特人的欢迎，随即接管了该城。将军在雅西发布了一些流传甚速的文告。文告说，希腊这只不死鸟将在灰烬中再生，说土耳其死期已近，云云，还说有个**大国**[4]**在支持他们豪迈的壮举**！希腊人开始成群结队地聚集到他的三面旗帜下，其中一面是三色旗，另一面旗上有个十字，由月桂枝环绕着，并有"**凭本旗制胜**"[5]的文字，第三面旗上绘有再生的不死鸟。我看过一个叛军写的家信：他满怀热情地描述了伊普西兰蒂公祭旗祭剑的仪式，描绘了宗教人士和人民的欣喜狂热，描述了那充满希望与自由的美好时刻……

雅西一切平静。有6个土耳其人给带到伊普西兰蒂那里，随即被处死。这对欧洲的将军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有100个土耳其人在加拉茨被处决，还有12人被打死。

暴动的消息震惊了君士坦丁堡，大家满以为会引起恐慌，可是没有。自昨天起，已有3个逃难的希腊人给留在本地的检疫所里。他们澄清了许多谣传。阿里长老[6]已皈依基督教，改名康斯坦丁，他那支与阿尔巴尼亚-希腊人的代表联合行动的3000人的队伍被土耳其军队消灭了。

人们欢喜若狂，人心所向，一心向往古老的祖国独立。我再也见不到令人好奇的景象了：小铺子里、大街上、小酒馆中，到处都是成群结伙的希腊

---

① 指米哈伊尔·苏佐，摩尔达维亚公。——原编者注

②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1792—1828），康斯坦丁·伊普西兰蒂之子，俄军少将，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

③ 格奥尔基·康塔库尊公，瓦拉几亚公。

④ 指俄国。——原编者注

⑤ 传说是拜占庭皇帝康斯坦丁的十字旗上的题词。——原编者注

⑥ 指亚宁斯基巴夏。——原编者注

人，大家都在贱价出售什物，购买马刀、火枪，人人都在谈论莱奥尼达斯[1]和泰米斯托克利[2]，人人都去幸运儿伊普西兰蒂那里投军。希腊人的生命财产都在他掌握之中。起初，他有200皮阿斯特，仅保利一人就捐了60万皮阿斯特，说是伊普西兰蒂重建希腊后归还他就是了。已有1万希腊人登记人伍。

伊普西兰蒂正在与弗拉基米雷斯库联合，他自封为北方希腊军总司令和秘密政府全权代表。须知秘密团体[3]组建和发展已有30年，其宗旨是解放希腊。团体成员分为三等……最低一等是军队；第二等是国民，该等成员人人有权为自己登记志同道合者，但不可招兵；军队只能由第三等，即最高等级的成员招募。你知道，该团体的简单历程和主要指导思想，至于何人所创，尚不清楚……单独的宗教信仰、单独的语言文字、书籍印刷出版业独立。一方面是启蒙教育，另一方面是严重的无知，这一切都在庇护热爱自由的爱国者。目前正在取得胜利的这一团体，包容了所有商人、直至宗教界的每一个修士。

这就是我给你的有关我们这个地方所发生事件的详细报告。

一幅何等奇怪的景象！早已沦人受人鄙薄之贫困境地的两大民族[4]，如今竟然同时从灰烬中站起来，在获取新生，出现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迈出的这第一步妙极了。他成功地开了头，并且，无论作为死者还是胜利者，他都将载人史册：28岁，被炸掉一只手臂，宏伟的目标——多么令人羡慕的命运。叛徒的匕首对他来说比土耳其人的马刀更危险。康斯坦丁巴夏[5]解放后不会比克洛维[6]或弗拉基米尔更善良，因为年轻的希腊复仇者的影响定会让他坐卧不宁。我得承认，我本想劝告伊普西兰蒂抢在垂老的作恶者之前；而今，他正在行动的那个国家的风气将证明政治谋杀有

---

① 莱奥尼达斯（一译利奥尼德，前508/507—前480），斯巴达皇帝。

② 泰米斯托克利（一译地米斯托克利，约前525—约前460），雅典国务活动家，希波战争时期任希军统帅。

③ 即“友谊社”。

④ 指希腊和意大利。——原编者注

⑤ 康斯坦丁巴夏即阿里巴夏。——原编者注

⑥ 克洛维指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原编者注

效。

重要的问题是俄国要干什么。我们将以爱好和平的调停者的身份去占领摩尔达维亚呢，还是作为希腊人的盟友和他们敌人的敌人越过多瑙河呢？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会通知你的。

17. 致A·A·杰尔维格

1821年3月23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杰尔维格朋友，我的诗坛兄弟……！

遗憾，杰尔维格，我只收到你一封信，就是亲爱的格涅季奇连同刚出版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起带来的那封。信中谈到你自己和我们朋友们的情况不多。我在基辅已经听说丘赫尔别凯旅行的事。祝他在巴黎心灵纯洁，在纳雷什金的办事处里[1]谦虚随和，能够忍让，至于爱情的勇气，我倒不担心，也没这个必要。闲话少说，因为远方的朋友不可多嘴。你不在，我对你是满怀思念，对你的缪斯——你的杂志满怀思念。你依然如故——依旧是一个出色而又懒惰的天才。你随时可以胡闹，随时可以把自己的天才换成25戈比的银币。去写可爱的叙事诗吧，但不要写一天的四个时光和一年的四季，去写自己的《僧侣记》吧。你的诗歌沉郁悲壮、雄浑有力，是拜伦式的，这才是你真正的领地——消除你那陈旧的自我，可别抑制你那充满灵感的诗才。至于我，亲爱的，告诉你，我已写完了新的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但愿能早点寄给你。这部长诗不会使你完全满意，你的看法也是对的。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几部长诗，但现在我什么也没写。我正在消化回忆录，还希望尽快收到新的回忆录。我亲爱的朋友，我们青春渐逝，除了靠

① 丘赫尔别凯去巴黎的身份是宫内高级侍从长官A·A·纳雷什金的秘书。——原编者注

回忆录，还能靠什么生活呢？

不久前我来到了基什尼奥夫，并且，我很快就要离开无限美好的比萨拉比亚①，这是因为有更美好的国度。无所事事的宁静并非最佳生活境界，就是斯卡尔缅塔多②看来也并非是对的。世上没有最佳境界。丰富多彩才是心灵的救星。

我的朋友，现有一事相求，请了解一下，来信告诉我：我弟弟出了什么事？你会爱他的，因为你爱我。他是真正的聪明人，而且心地也极好。我担心他太年轻，担心他的生活环境给他的教育和他本人受到的教育。对于有灵魂的人来说，别的教育是没有的。爱他吧。我知道，有人力图把我从他心中抹掉，试图从中渔利。但我觉得，我们会成为朋友和兄弟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都有非洲血统。

普希金

1821年3月23日

于基什尼奥夫

18. 致Н·И·格涅季奇

1821年3月24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朱莉娅亲自为他佩戴桂冠……

尊敬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

我在摩尔达维亚荒漠之中收到了你这鼓舞人心的信函，它让我高兴，让我从心灵深处感激您。感谢您还记得我，感谢您的友情、称赞和责备，感谢这封信的样式。这一切都表明，您这位热心肠的人对我和有关我的一切的关

① 此处可能暗示逃亡国外的打算。——原编者注

② 伏尔泰中篇小说《斯卡尔缅塔多旅行的故事》中的人物。

心。按照您选定的样式为《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缝制的服装漂亮极了。忧伤的诗章、书页的花边和书的装帧像孩子们一样让我快活了四天。我衷心地感谢兑君[①]，他所画的这些线条是他良苦用心和美意的表征，使我感到亲切。我不能很快见到你们。这里的局势意味着我们还要分离很久、很久！我在祈求福波斯和喀山圣母保佑，赋予我青春的活力，能让我带着回忆录和又一部新诗回到您的身边。这新诗就是我写完的那部，叫《高加索的俘虏》。从来信看出，您对我期望甚高，然而您能得到的却很少、很少。从高出云端尚未积雪的别什图山峰望去，我只能看到远方的卡兹别克山和厄尔布鲁士山的冰峰。我这部长诗的场景应设在喧嚣的捷列克河畔、格鲁吉亚边境、高加索荒凉的峡谷，可我却把我的主人公安置在我本人已呆了两个月的景物单调的平原上（这里有高加索余脉的四座山，它们高耸天际，彼此相距甚远）。全诗不过700行，我很快给您寄去，听凭您的发落[②]，您怎么处理它都行。

向所有那些尚未将我忘却的熟人致意。拥抱朋友们。我急盼看到《俄国史》第9卷[③]。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在做什么？他身体好吗？妻子和孩子也都好吗？我的心在苦苦思念着这令人起敬的一家。在给您的信上，我给杰尔维格也写了几句。

普希金

1821年3月24日

于基什尼奥夫

---

① 兑是A·H·奥列宁在画上的签名（由俄文字母О和Л组成），自然，《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初版（1820年）卷首画上也有这样的签名。——原编者注

② 指交由格涅季奇出版。

③ 指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

19. 致 А·И·屠格涅夫

1821 年 5 月 7 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虽然我没给您写去只言片语，也很久没得到您的任何消息，可您并未忘记我，这是真的吗？尊敬的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我真受不了了，很想去那龌龊肮脏的彼得堡呆上两个礼拜。因为没有卡拉姆津、没有你们两位[①]、没有几位卓越超群的人物、没有戈利岑娜公爵夫人的壁炉，即使不在基什尼奥夫，就是在意大利的天空下也会把人冻得要死的。主啊，我的心愿都是你的……[②]！您是一位和石岛居民[③]关系很好的人，能否把我从巴弗莫斯岛[④]弄去住上几天（千万别太久）？为此，我会把启示录风格的作品[⑤] 给您带去，并把它献给您——我们这帮诗人中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神甫。不过，得先让我转瞬即逝的青春时代的转瞬即去的朋友们知道，在他们强烈要求我这个"新感受探索者"感谢他们之前，要给我送钱来。在我们比萨拉比亚，感受有的是。这里的"稠粥"比"燕麦羹"还不如。奥尔洛夫成婚了，您会问为什么？我也弄不懂。难道这位谢顶的人……头脑出了问题？他头脑清醒异常，心地也极好。他的头脑和心灵又算得了什么？他结婚了。他将穿上长衫，并且会说：

远离……的人才有福气！[⑥]

---

① 指 А·И·屠格涅夫和 Н·И·屠格涅夫两兄弟。——原编者注

② 引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书》，但引文不确，应为："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③ 其时，亚历山大一世及其近臣正在石岛消夏。——原编者注

④ 巴弗莫斯岛，传说此岛上刻有《启示录》。——原编者注

⑤ 即长诗《加百列颂》。

⑥ 引自贺拉斯的第 2 首长短句诗的起句。——原编者注

请相信，无论我身在何方，无论我的心情怎样，我都属于您、属于那些我能爱的人。

普希金

1821年5月7日

于基什尼奥夫

请先别对任何人说，如果我获准回去，我会像雪花飘落在头上那样悄然而至。

20. 致德纪利[①]

1821年6月6日于基什尼奥夫

奉告前法国军官德纪利先生：

光当懦夫还不够，要当就得公开当。

挥舞马刀进行可恶决斗的前夕，正人君子是不会当着妇孺之面痛哭流涕地写信写遗言的，也不会向市政当局编撰荒诞故事，借以躲避让马刀划上伤痕，更不用说再次败坏决斗证人的名誉。

已发生的一切早已在我预料之中，可惜当时没赌点什么。

现在一切均已结束，不过请小心为上。

请接受您应得的那份感情的表白。

普希金

1821年6月6日

于基什尼奥夫

① 德纪利，住在基什尼奥夫的前法国军官。——原编者注

还请留意，日后如有必要，我会运用一个俄国贵族的权利，既然您对决斗之权一无所知。[1]

21. 致Л·C·普希金和O·C·普希金娜

1821年7月27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给弟弟的信）

你好，列夫，我不会为你的来信感谢你，因为实际上你什么也没说——我所说的“实际上”是指与你有关的一切。趁我还在基什尼奥夫，快来信吧。我给你回信会写得尽量啰嗦一些。你要用俄文写信。因为和立宪派朋友们混在一起我都快把俄文字母表忘光了。既然你身处同胞之中，你就是文学家（行行好，可别是诗人）：把我国文学界的种种新闻写信告诉我；米洛诺夫[2]的《创造世界》是什么作品？卡杰宁在做什么？是他在去年的《祖国之子》上向沃耶伊科夫提了些问题么？Ны指何人？《黑色披巾》[3]合你意——你是对的，鬼知道它是怎么印出来的，是谁印成这样的？突然想起格林卡[4]，你要是见到他，要兄弟般地拥抱他，对他说，他是大好人，我理所当然地爱着他。还有件更要紧的事：想法见到弗谢沃洛日什基——向他要该给我的那份我自己的作品（要是印出来的话），这是朋友们分给我的，大概是30册。告诉他，说我爱他，说他把我忘了，说我昨天还记得他、记得他的盛情、他的V. C.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M·B·米洛诺夫（1792—1821），俄国诗人，信中所言《创造世界》是叙事诗，未出版。

③ 普希金1820年在南方写的一首诗。

④ C·H·格林卡（1786—1880），俄国诗人、政论家。

P.、他的L. D.[①]、他的奥沃什尼科娃[②]、他的灯[③]——凡属我朋友的种种，我都记得。要是见着尤里耶夫和曼苏罗夫，替我亲吻他们，并祝卡尔梅克人[④]健康。来信把一切都告诉我。

请把鲍勃罗夫的《塔夫里达》寄给我。再见。

你的兄长　亚·

于7月27日

(给姐姐的信)

请原谅。

你旅行回来了吗？又去参观地洞、堡垒、纳尔瓦的瀑布了吗？让你开心吗？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喜欢独自散步吗？你宠爱什么狗？翁法勒和比扎尔[⑤]的惨死你忘了吗？你以什么消遣？读书吗？又见着女邻居安涅塔·武尔弗了吗？骑马么？什么时候回彼得堡？科尔夫他们常干些什么事？你还没出嫁？不想出嫁吗？你不相信我的友谊？别了，我好心的朋友。[⑥]

22. 致C·И·屠格涅夫

1821年8月21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敖德萨

敬爱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从异国的土耳其回到家乡的土耳其，一帆风顺，我特此恭贺。本来想欣然前往敖德萨与您晤谈，想闻点清新的欧洲

① V. C. P. 和L. D. 都是酒名。——原编者注

② 女演员。

③ 即“绿灯社”。——原编者注

④ H·B·弗谢沃洛日什基的仆人。——原编者注

⑤ 奥尔加·谢尔盖耶芙娜的两只狗名。——原编者注

⑥ 附信原文为法文。

气息，可又被阻于检疫所，监护官英佐夫不放我，把我当成染上某种自由主义鼠疫之人。您不久要去北方伊斯坦布尔[①]么？请替我拥抱我们亲爱的穆夫提[②]亚力山大·伊凡诺维奇和他那好斗的翻译官弟弟；我给主教大人去过信，尚未收到回信，信中谈的是有关放逐我的事情。如果可能爆发战争，愿基督保佑把我留在比萨拉比亚。在您面前我是有罪的，您的信件我收到了，过两天还要再拜读一遍，所以至今未曾回信。甚望大人海涵，还望尽快见面。

向"Чу"[③]致敬，要是他还记得我。多尔戈鲁基[④]却把我忘了。

普希金

8月21日

23. 致H·И·格列奇

1821年9月21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我们亲爱的博学的文艺批评家，我又拿信函和请求来麻烦您，务乞见谅；劳您大驾，把信后的附信转给舍弟：年轻人把我忘了，连地址也不告诉我。

昨天在《祖国之子》上见到了我写给恰[⑤]的寄语诗。这个检查机关真的对我来了一手！我很遗憾，他们不喜欢"爱好自由的"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如此恰到好处地表示了现在的liberal（法文：自由主义的）一词含义，它

① 即彼得堡。——原编者注

② 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义宣讲人，又指该教高级神职人员。此处指亚力山大·伊凡诺维奇·屠格涅夫，因为他曾任职于宗教机关。下文的主教大人亦指他。——原编者注

③ Д·И·达什科夫在"阿尔扎马斯社"的绰号。——原编者注

④ 指Л·И·多尔戈鲁基，公爵，诗人И·М·多尔戈鲁基之子，屠格涅夫的同事。——原编者注

⑤ 指恰阿达耶夫。下文的寄语诗指1821年写的《在这里，我忘却了往岁的惊恐焦虑……》。

是地道的俄罗斯的词汇。尊敬的A·C·希什科夫也在他编写的词典中完全正当地赋予该词以公民权，同时他的词典中还列入了 шаротык 和 топталище 二词①。杂志上印着"笨蛋哲学家"字样，为什么是笨蛋？诗是写给"美洲人"托尔斯泰②的，他绝非笨蛋。不过，无谓的辱骂也没什么了不起。看来有关我那封信的短函，通不过书刊检查了吧？糟糕。

我试着给杰尔维格和格涅季奇去过信，可他们连理也不理。这是什么意思？如果纯粹是忘了，那我不怪他们：被忘却是每个不在场者当然的命运；我自己也会忘掉他们的。既然是与伊壁鸠鲁派在一块生活，在伊壁鸠鲁式的书房里，就会读荷马的诗章；不过，如果他们在生我的气或者认为我不需要他们的信件，那就不对了。

本想把我的《高加索的俘虏》给您寄去几章，可又懒得抄写；您愿意买我长诗的一个断章吗？长800行，四音步；分两章。便宜点给您，免得卖不出去。再见。

曾希金

1821年9月21日

于基什尼奥夫

① 此二词意为"台球"、"入行道"，是A·C·希什科夫生造的。

② 指Ф·И·托尔斯泰（1782—1846），原禁卫军军官、作家，行为放荡、好赌成性、决斗成癖，曾参加俄国军舰首次环球航行，因行为不轨被逐下船去，后在美洲又因行为不端受惩罚，故有"美洲人"的绰号。

1822 年

24.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2 年 1 月 2 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莫斯科

波潘多普洛[1]将把我的诗作给你带去，利普兰季[2]承担了把我的散文带给你的任务——我想你在华沙见过他。他是我的好朋友，同样不受我们政府喜欢(我完全为他的人品智慧担保)，反过来他也不喜欢我们的政府。我们长期分离之际，一些可笑的杂志偶尔使我们接近。谢谢你所有讽刺性的、有预见性和有鼓动力的作品，它们都好极了。总之，谢谢这一切。为了给卡切诺夫斯基[3]的一封信，我得跟你吵一架；你怎么能和这位瘦弱的拳师对垒呢?

① K·A·波潘多普洛，医生。——原编者注

② 利普兰季，奥尔洛夫师骠骑兵团中校。

③ M·T·卡切诺夫斯基(1775—1842)，复古派批评家，曾担任莫斯科大学教授、《欧罗巴导报》出版人。

你把他彻底打垮了。他的鲜血、胆汁和白酒污染了你那不光彩的桂冠[①]。跟他缠什么？一根小树枝就够他受的了，毋需动用你一根带刺的指头。我给恰(阿达耶夫）的寄语诗[②] 中谈到他，并非因为恨他，而是把他与智者所不齿的"美洲人"托尔斯泰相提并论。茹科夫斯基让我很生气，他干吗喜欢穆尔[③]呢？干吗喜欢这位迂腐的、无诗意形象的、东方想象力的模仿者呢？他的整部《拉拉·鲁克》也抵不上10行《项狄传》；该有他自个儿的想象力和自个儿的虚构。巴拉丁斯基又怎么样呢？应当承认，如果他仍能继续照此前那样发展的话，他将超过拜伦和巴丘什科夫，毕竟这个幸运儿才23岁呵！我们把整个爱情领域全部留给他，我们各奔各的方向吧，否则没有生路。我的《高加索的俘虏》完成了，想出版，可是又懒又没钱——我那妩媚动人的柳德米拉的重商主义的成就[④]正在打消我对出版的兴致。祝伯父[⑤]幸福，我不给他写信了；因为害怕杂志上那些荣耀的头衔。他的作品快出版了吧？这些作品全加在一起也抵不上布扬诺夫[⑥]；他和子女会怎么样呢？我担心极了，怕把我的"堂弟"当成儿子，这不罪过么？给我来信，谈谈你想跟谁在一块，喜欢什么——诗歌还是无韵文字。我会回信的。

普希金

1822年1月2日

我是在莱茵[⑦]这儿给你写信，他还是那个他，没有改变，虽然成婚了。他原想口授一封颇有特点的信给你，可又觉得还是撕了好。他问候你，火漆的

---

① 《致普拉林斯基-乌尔敏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函》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② 指《致恰阿达耶夫》(1821)。

③ T·穆尔（1779—1825），爱尔兰诗人，其诗作《拉拉·鲁克》在欧洲享有盛名。

④ 格列奇主持出版《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发行结果普希金受损。——原编者注

⑤ 指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原编者注

⑥ B·Л·普希金叙事诗《危险的邻居》中的主人公，戏称为"堂弟"。——原编者注

⑦ 指M·Ф·奥尔洛夫，他曾建火漆厂，并在自己指挥的师内取消了杖刑。——原编者注

事让他忙得要命。

又：奥尔洛夫吩咐我告诉你，他在做一些火漆棒，却取消了自己师团内的杖刑。

25. 致Л·С·普希金

1822年1月24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真想先跟你吵上一架。亲爱的，你怎么不害羞？信写得俄不俄、法不法，你又不是莫斯科的堂妹。再说，信都太短，你不是不愿意，就是不会把一切坦诚相告，真遗憾。谈谈弟兄间友情本来于我是莫大的慰藉。你想想看，在此荒漠中我听不到一句友好的话语，朋友们似乎故意下定决心证明我悲观厌世是真的。——此中情景令人难耐。我那封谈及塔夫里达的信你没收到，这太让我气愤了，信中把与我最相关的几件事都托付你了。让它们见鬼去吧。我得想法亲自到你们那里住上几天，到那时事情就不一样了。你说格涅季奇在生我的气，他是对的。我应当拿着新诗[①]去找他，可是忙得晕头转向，我也好久没得到他的一点消息了。应该给格列奇去信，趁此良机向他推荐我的《俘虏》。不论是格涅季奇与我，还是我与格涅季奇都不能讨价还价，我们都不会过于坚持自己的利益的；同格列奇，我就会昧着良心要价了，如同作者对付所有长胡子的鉴赏家一样。问问杰尔维格，他身体好吗？是否老喝酒，谢天谢地，是否老大吃大喝？我给他寄去的诗如何？等等。别的方面，我听到的尽是些不愉快的消息。现将我的诗寄给你，请在《祖国之子》上发表（不署名，也不能出错）。你要愿意，再给你一首讽刺短诗[②]，请看在基督的份上，不要传出去，诗中行行都是真理。

有人赢得了我那阿格拉娅的心……

① 指《高加索的俘虏》。——原编者注

② 指《讥A·A·达维多娃》一诗。

还要吗？讽刺卡切诺夫斯基的——

一个毫无才气的造谣中伤之徒……

请呵，请吃点吧。再见，福卡，拥抱你。

你的朋友　杰米扬[①]

1822年1月24日

26. 致В·Ф·拉耶夫斯基

1821年至1822年2月初于基什尼奥夫

拉耶夫斯基，请把《克里米亚史》寄给我，不是我要，别人向我要。再见，要爱我。[②]

普希金

27. 致Н·И·格涅季奇

1822年4月29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我的小书，你要去首都

我不能陪伴（亦不会嫉妒），

① 福卡和杰米扬均为И·А·克雷洛夫寓言《杰米扬的鱼汤》中人物。杰米扬请邻居福卡做客，请客人连喝三盆鱼汤，客人已经“饱得不得了”了，他还在“请呵，请吃点吧”。

② 原文为法文。

唉，何以不通呵
你的主人之路？[1]

我要补充一句，并非故作谦虚：去吧，要像遭放逐的人那样，不要自惭形秽！[2] 这部中篇小说、叙事诗[3]，或者任凭您叫它什么，缺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对付梓长期犹豫不决。现将我的《高加索的俘虏》献给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诗翁，诗人们的知识渊博的鉴赏家。为报答您寄来的田园诗[4]（待空闲时我们再来谈谈这首诗），把出版我诗歌的这种索然无味的操劳之事委托于您；是您的友谊把我惯坏了。我的诗，您可以叫做故事、小说、叙事诗，或者根本不用名字，分两章或合成一章出版，有无前言均可；一切全由您处置。别了。

普希金
1822年4月29日
于基什尼奥夫

28. 致П·А·卡杰宁

1822年4月下旬至5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草稿）

……我不认为当诗人受人尊敬，不过你的赞誉于我亦非过分。

我读了你给格列奇的信，当然十分高兴。第一是因为你只让我通过杂志了解你……

①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奥维德《哀怨集》第1章第1首哀歌。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指《高加索的俘虏》。书信中有时简称为《俘虏》，以下不一一注明。
④ 指《渔夫》（载《祖国之子》，1822年第1卷）。——原编者注

29. 致A·A·别斯土舍夫[1]

1822年6月21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先生：

我早想提醒阁下注意我的存在。阁下过人的才干我仰慕已久，我得承认，情不自禁地喜欢您那辛辣的俏皮话，甚望与您书信往来，这不光源于自爱，也是由于热爱真理。不料阁下却抢先一步。华函亲切之至，不容我再客套。我知道对此信本不应完全相信，可又不能不相信。感谢您这位有代表性的鉴赏家，我们文学界的忠诚卫士和保护神。

谨将我的比萨拉比亚无知妄言[2]奉上，甚望能对阁下有用。请代我向书刊检查机关，我的老友致敬；显然这位亲爱的还没变得聪明点儿。我不明白，我那几句感伤的诗文中什么地方玷污了检查机关的贞洁，使它如此惊恐不安？不过，哪怕是为了虚荣心，我们也应当坚持。现将拙诗交阁下全权处置。我已预见到出版《致奥维德》一诗的困难。不过，可以，也应该蒙骗老妇人[3]，因为她太蠢了。——显然有人用我的名字把她吓坏了。阁下千万别说出我的名字，把我的诗给她，说谁的都行（比如热心肠的普列特尼奥夫的，或者某个正在塔夫里达漫游的旅游者的）。我再对您重复一次，她糊涂之极，又相当唠叨。主要的是不能让她知道我的名字，这样就万事大吉了。

来信中有K·Ф·雷列耶夫的几句话，我看后满意极了，这几行字便是他对我的友情和他想着我的证据。请替我拥抱他，亲爱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就像我们相见时我拥抱您那样拥抱他。

---

① A·A·别斯土舍夫（1797—1837），俄国作家，著名十二月党人。

② 指普希金为雷列耶夫、别斯土舍夫所办《北极星》丛刊写的一些诗歌。——原编者注

③ “老妇人”与下文的“她”，均指检查机关。

普希金
1822年6月21日
于基什尼奥夫

30. 致Н·И·格涅季奇

1822年6月27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来信是一封满是名词的实实在在的信，本来该用些形容词让我喜出望外。真诚地感谢您友善的关心，您免除我许多麻烦，完全保证了《高加索的俘虏》的命运。有关此诗的缺点，您的看法完全正确，不过太宽容。好在问题解决了。您可怜可怜我吧，生活在哥特人和萨尔马特人之中，没人理解我，没有学识渊博的阿里斯塔科斯①与我交往。我浑浑噩噩地写来写去，既听不到启迪心灵的建议，也听不到赞许，又听不到批评和责难。可是我们的书刊检查机关又如何呢？我得承认，我真没想到，我们的书刊检查机关在美学方面会有如此高的造诣，检查机关的批评在为它自己的审美力增光。在所有方面我都不得不同意它的看法："天国的火焰"写得太平凡，"长长的一吻"——太露骨，"镇静"——太大胆。"此时此刻，她充分领会了他那令人心醉的温存"②——写得愚蠢、太愚蠢。所以，斗胆用下列词句代替吉尔吉斯杏干似的"诗"句：

临别时的随便什么样的一吻，
给爱情的结合打上了烙印。
他们手挽手，满怀着忧郁，
默默无言地走到了河边——

① 阿里斯塔科斯（前217—前145），古希腊文献校勘家，此处指学识渊博之人。
② 以上所引均为《高加索的俘虏》一诗原稿中的词语、诗句。

俄罗斯人在喧腾的河中
已经浮游起来，搅得浪花飞溅，
他已经攀住河对岸的山崖，
突然……等等——

卑恭地将这些诗文奉上检查机关— 并请您以我的名义祝贺它。别人当然会说美学并非检查机关之事，该由检查机关管的事就由检查机关去管，该由格涅季奇办的事就由格涅季奇去办，可是人们说得还少吗？

我已去信答复别斯土舍夫，还给他寄了点东西。能否再次挑起他和卡杰宁的争论[1]呢？那实在有趣得很呵。格列奇那颇为谦虚温雅的态度[2]让我笑得直流泪。我也给茹科夫斯基写过信，他理都不理。没法打动他吗？连斯廖宁[3]也不能惊动吗，既然他买下了《鲁斯兰》其余的篇章？我迫不及待地盼着《锡隆的囚徒》[4]，这可是《妖魔》[5]所不能比的，也配得上像《格罗莫鲍依》[6]和"斯塔鲁斯卡"[7]的歌手那样的译者。再说他译的东西使我感到遗憾。译文中的一些段落——如塔索、阿里奥斯托、荷马作品的段落却又当别论，译马蒂松的短诗、莫尔的变态小说却又当别论。有回他向我谈起骚塞的长诗《罗德里克》。替我求求他，请他算了罢，虽然有位迷人的太太求过他。英国文学在开始影响俄国文学了，我认为这种影响比法国那种羞羞答答、装模作样的诗歌影响要有好处。这么一来，有些人的身价便要跌落了。我们倒要瞧

---

① 别斯土舍夫曾同卡杰宁、格列奇就教会斯拉夫语对规范语言的影响问题进行过辩论。——原编者注

② 指就格列奇《俄国文学简史试编》一书和意大利八行诗翻译原则进行辩论的文章。

③ 斯廖宁（1789—1836），彼得堡出版家、书商。

④ 《锡隆的囚徒》，茹科夫斯基翻译的拜伦长诗。

⑤ 指茹科夫斯基所著《美女和妖魔》。

⑥ 茹科夫斯基的长篇叙事诗。

⑦ 茹科夫斯基叙事短诗中人物。

瞧，И·И·德米特里耶夫和他那得之于弗洛里昂[1]和勒古维[2]的情感和思想要跌落到何处。其实我不是天生的预言家——实际上，我预见不到我们天各一方到何时为止。我们这里一切都是摩尔达维亚式的，烦人之至；唉，老天爷，他出了什么事[3]？他的际遇让我担心极了，如果回信，请谈谈他的情况。

普希金

6月27日

31. 致П·А·卡杰宁

1822年7月19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你责怪我健忘，亲爱的，随你吧！为了不多的几个上等人（你当然是身在此列），我想回彼得堡。可是友请不是意大利文的动词 piombare（掉落）[4]，你也不能理解这么透彻。

何必剖析诽谤者之流玩弄的心机[5]？

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把这行诗当成是针对自己的呢？

别人这样理解都可以原谅，你可不行。莫非你不知道使我成为牺牲品的那些流言蜚语吗？最初让我得知这些谣言不正是全靠你的友谊么（至少我是

① 弗洛里昂（1755—1794），法国小说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伏尔泰侄孙。

② 勒古维（1764—1812），法国剧作家，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拥护雅各宾党人。

③ 指В·К·丘赫尔别凯曾与叶尔莫洛夫将军的俘虏决斗。——原编者注

④ 指就意大利八行诗进行的辩论。——原编者注

⑤ 普希金《致恰阿达耶夫》诗中一句，嘲弄"美洲人"Ф·И·托尔斯泰。——原编者注

这样理解你的)?你的喜剧剧本[1]我没看过，也没人写信对我谈过；我不知泽利斯基[2]是否惹过我。可能惹过，也很可能没有。无论如何我不能生气。如果我对你有什么不满，会像前面所说的几位上等人士一样谈到你么?人物和关系太不一样了。如果我拿定主意那样干的话，会写出那么软弱无力、那么含含糊糊的诗句么?我读的是尚未翻译的剧本，怎么会把该剧出色的译本当成取笑对象?不管怎么说，你错怪我了。亲爱的，我希望这一切如同云烟，一吹即散，但愿你爱我。别管这些流言蜚语了，我们来谈谈别的事吧。你译完《熙德》，祝贺你，祝贺我的老科尔涅尔[3]，我看《熙德》是他的一部较好的悲剧。你说，你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勇气，把骑士时代打人耳光的情景保留在19世纪讲究虚礼的舞台上?我听说，它简直不成体统，可笑，可笑!可笑![4]一个西班牙骑士动手打了一个戴头盔的士兵一记耳光!可笑!我的上帝，它应该比阿特柔斯的酒杯[5]更让人感到恐惧。无论如何，我希望到冬天能观赏到这出悲剧，至少，我要想方设法看到它。我估计，这一耳光一定会成为托尔切诺夫或者勃良斯基面颊上的重负，真让我开心。谢谢你那内容详尽的情报，我知道，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可是，这里不便谈这个[6]。再会，埃斯希尔[7]，像拥抱诗人和朋友那样拥抱你……

7月19日

---

① 指格莱塞喜剧《恶言恶语之人》的意译本《流言蜚语》。——原编者注

② 《流言蜚语》中的人物。——原编者注

③ 指《熙德》作者高乃依。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引自克列比利翁的悲剧《阿特柔斯和菲耶斯特》。阿特柔斯是传说中的阿戈斯国王，为向弟弟报仇，他杀了弟弟的孩子们，把孩子们的血盛了一杯在宴会上奉与弟弟。——原编者注

⑥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贺拉斯《诗艺》。

⑦ 埃斯希尔（约1100—1182），丹麦大主教。在此信中普希金戏称卡杰宁。

32. 致Л·С·普希金和О·С·普希金娜

1822年7月21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你在生我的气，这不好，亲爱的。请来信，你想怎么写都行，哪怕写成六种文字也行，我一句也不会责怪你。离开你我真寂寞。你在做什么？担任军职啦？是时候了，真的，是时候了。你可别学我的样子，荒废光阴，将来要后悔的。在俄国当军官，26岁一定要当上个上校，如果你想当个什么的话。主意由你自个儿拿。他们会告诉你：学吧，在军队中不会没有好处的。我要对你说的则是：到军队去吧，学习是不会没有好处的。当然，我不希望你成为В·И·科兹洛夫[1]那样的不学无术之徒，自然你也不想这样。读书便是最好的学习——你现在不是什么都懂，但是总会好起来的，这我知道。

告诉我，你长高了么？我走时你还是孩子，再见时你一定是位青年人了；告诉我，我的朋友中哪位你更熟？你在做什么？在写什么？要是碰到卡杰宁，让他相信，在《致恰阿达耶夫》诗中，我没一个词是写他的，他竟然把"何必剖析诽谤者之流玩弄的心机"这行诗看成针对他的；我收到他酸溜溜的一封信，抱怨收不到我的信。这错不在我。来信请把文学界的新消息告诉我；我的《鲁斯兰》怎么样了？好卖吗？检查机关没下令不准销售吧？告诉我……既然斯廖宁把它买去了，那么钱呢？我等钱用。别斯土舍夫在办什么出版物？你看过我寄给他的诗没有？《俘虏》怎么样？亲爱的，我多想见到你呵；在彼得堡我有事要办，不知能否上你们那儿，我尽量争取就是了。有人来信说巴丘什科夫疯了：不可能，你要阻止这种谣言。茹科夫斯基好吗？为什么他不给我来信？你常去卡拉姆津那儿吗？要回答我全部问题，只要能回答就回答，还要快点回信。你也要邀请杰尔维格和巴拉丁斯基才是。维利格利姆[2]怎么

① 不出名的文人。——原编者注
② 指丘赫尔别凯。

样？有他的消息吗？

再见。

我正要给乡下父亲去信。

7月21日

（给О·С·普希金娜的信）

我的好朋友、亲爱的朋友，毋需看到你的信我就相信你的友谊。我要你来信，仅仅因为那是你写来的而已。拥抱你。我爱你，高兴点，嫁人吧。[1]

3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2年9月1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莫斯科

请你想想看吧，你那熟悉的潦草的字迹让我多么高兴。差不多三年了，只能向旁人打听你的一些不可靠的消息——这里听不到一句生动的欧洲语言。要是我跟你谈谈托尔斯泰，那就请你谅解，因为你的意见对我来说很宝贵。你说我的诗[2]毫无用处，这我知道；惹起一场机敏的笔战并非我的本意，我只不过想好好地气气他，为某君暗中所受的委屈出出气。我跟某君客客气气地分了手，可一有机会又热心地为他辩护。他觉得与我为敌很有趣，写了一些针对我的信件来取悦沙霍夫斯科伊公爵阁楼上的那帮人[3]，这些我都知道。我虽身为流犯，却认定复仇是基督徒一种必备的美德。于是，在流放的无奈之中，一气之下便从遥远的地方在刊物上讲了几句有损于托尔斯泰的脏话。照你的说法，刑事诉讼超出了诗歌的范畴，这我可不敢苟同。法律的利剑不及之处，讽刺作品的长鞭则可策及。贺拉斯的讽刺作品委婉、轻松，令人赏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致恰阿达耶夫》诗中有关Ф·И·托尔斯泰的诗句。——原编者注

③ 指常常在А·А·沙霍夫斯科伊家中聚会的文学团体。——原编者注

心悦目，并非阴险恶毒的恶语中伤。伏尔泰本人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你责备我以流放为掩护在基什尼奥夫发表攻击莫斯科某人的言论。可是当时我毫不怀疑自己能够回去。我原打算去莫斯科，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洗刷干净。[1]如此公然攻击托尔斯泰伯爵绝非怯懦。都在说他已经写好一篇令人生畏的东西[2]，是针对我的。撰稿人应当听到在他们杂志上挨了骂的人的反映。人家可能认为我跟他们是一路货色，这也让我怒不可遏。何况我干完了自己的事，不想再跟托尔斯泰在文字上过多纠缠了。本来我可以在你面前理直气壮、清清楚楚地进行辩解，但是，我尊重你和那位与你很少有共同之处者的关系。

卡切诺夫斯基是哪种意见的代表？这就是我想大声疾呼、冲口而出的一席话。[3]你没有充分评价巴拉丁斯基极高的才气，他比任何一位学步者都强。真正的感伤叙事诗他满腹皆是。《锡隆的囚徒》尚未读过。我在《祖国之子》上看到的诗写得好极了：

柱子上吊着他
低垂着头，宛如春花。

你的富有活力的诗歌定会经久不衰，你这推断实在太让我伤心了。倘若真是这样，那么此诗之存在则更多地是为了声誉，很少是为了祖国。幸好我没完全相信你的话，不过我理解你。年纪大点后才能写散文，如果你真的干起散文，那就不能不祝贺欧洲的俄罗斯了。再说，你还期望什么？莫非你让普拉德[4]们每月的荣耀迷惑住了吗？开始不懈地努力吧，在平静的专制制度下写吧，把产生于你书简中的我们这种玄妙难解的语言文字改良改良——上帝会奖赏你的。俄罗斯很快就需要会读书写字的人才，到那时可以指望我与你更加接近；暂时只能由衷地拥抱你。

---

① 指要求和托尔斯泰决斗。——原编者注

② 托尔斯泰的诽谤文章，该文中把普希金叫做丘什金（猪崽子）等。——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为伏尔泰语。

④ 普拉德（1756—1837），法国天主教神甫，反动政论家。

普·

9月1日

现寄上一部神秘主义长诗[1]，我成了宫廷诗人[2]了。

34. 致Л·С·普希金

1822年9月4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上次邮班我给父亲写了信（怪我：不该让多尔戈鲁基带去），却没来得及给你写，可有些事我又要和你谈谈。首先是担任军职一事——如果你已经入伍——这正是我想让你考虑的计划。禁卫军你大可不必去，当四年士官生绝非乐事，而且还得让人家把你忘掉许久。最好你到拉耶夫斯基军的某个团去，这样你很快就会当上军官，然后再把你调到禁卫军去，因为拉耶夫斯基、基谢廖夫他们都不会拒绝的。此事你当慎重考虑，不可草率行事：事关终生。亲爱的，现在我再来谈谈自己的事。替我到尼基塔·弗谢沃洛日什基那儿去一下，告诉他，看在基督分上慢点出售我的诗集[3]，到明年再说——万一已经卖了，你再找到那个买主，提出同样的要求。我的草率加上同事们的草率给我惹了祸。散发了四十来张取书卷，不言而喻，我得为此付款。《致奥维德》一诗修改如下：

> 你自己也会惊异，惊异命运变幻无常，
> 你从少年时代就鄙视军旅生涯的
> 惊涛骇浪，你惯于……

① 指《加百列颂》。

② 暗指宫廷崇尚神秘主义。——原编者注

③ 赌博时，普希金输给H·B·弗谢沃洛日什基的诗集手稿。——原编者注

顺便谈谈诗歌：《锡隆的囚徒》我读了一部分，真漂亮。我急不可耐地盼着《奥尔良……》[1]的成功。可重要的是演员，演员！无韵脚的五音步诗要求全新的朗诵艺术。我一定要去听格卢哈列夫[2]激昂的戏剧诵腔的。悲剧表演要有《劳拉之死》[3]的风格。处于自己的环境，杰出的谢苗诺娃又能有何作为呢？愿上帝慈悲，保佑她吧，可我担心呢。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别忘了告诉我，以我的名义向茹科夫斯基要一张首场演出票。我读过丘赫尔别凯的诗歌和文章——他真是个怪才！歌颂希腊，歌颂辉煌的、古典主义的、充满诗意的希腊，歌颂充满神话和英雄气概的希腊，用全部取材于先知和耶利末的故事写成的斯拉夫俄罗斯诗歌歌颂希腊，只有他的脑海里才会冒出这类犹太人式的念头。不知荷马和品达[4]对此会怎么说？杰尔维格和巴拉丁斯基又会怎么说？《叶尔莫洛夫颂》较好，可是，诗中下面这一句"唱的是杰尔查文迷上了苏沃洛夫……"希腊味太重。致格里鲍耶陀夫的诗写得好，无愧于写过如下诗章的诗翁之所作："铜钟声中的恐怖，令成群的百姓拥过神邸。看吧，上帝！向你祈祷的沮丧之人有多少呵……"你上杰尔维格男爵那里查丧这几句诗。

巴丘什科夫生普列特尼奥夫[5]的气是有来由的；处在他的位置，我也会气得发疯——《来自罗马的Б君》[6]没有人的理性，尽管《奥林普斯山上的新闻》写得很可爱。总起来说，我的看法是，散文比诗歌更适于普列特尼奥夫，他没有一点情感、没有一点灵性，文笔苍白，一如死人。代我向他（向他本人，而非他的文笔）致敬，让他相信，他就是我们的歌德。

亚·普·

9月4日

---

① 指茹科夫斯基译席勒悲剧剧本《奥尔良少女》。——原编者注

② 彼得堡剧院演员А·格卢哈列夫。——原编者注

③ А·科采布的悲剧。——原编者注

④ 品达（一译品达罗斯，前522/518—约前438），古希腊合唱琴歌代表诗人。

⑤ П·А·普列特尼奥夫（1792—1865），俄国诗人，批评家。

⑥ 普列特尼奥夫写了一首哀诗《来自罗马的Б君》（该蹩脚诗可能被误认为巴丘什科夫所作）。——原编者注

父亲想出个好主意，要给我带衣服来，替我向他提提此事。[1]

还有句话，告诉斯廖宁，让他把下半年的《祖国之子》寄给我，书款可以从他欠我的债款中扣除。

亲爱的，你们那里报刊上写着“霞光中午时分照进赫梅利尼茨基的牢房”[2]。让我伤心的是，这不是赫瓦斯托夫[3]写的（而是杰尔维格干的！），太粗心了！

35. 致Я·Н·托尔斯泰

1822年9月26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雅科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开门见山地说吧。洛巴诺夫公爵[1]的提议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可又要我作些说明。原想按征订情况出版我的作品，已经散发了30来张取书票。形势迫使我把手稿卖给尼基塔·弗谢沃洛日什基，不再过问出版一事。这么一来，我得支付散发取书票的书款。此即第一个条件。第二，我向你承认，诗中有些地方要删掉，许多地方要修改，要全部重新排序，所以我需要重新定稿。第三，三年来我有不少新作，可是我必须把它们全部寄给亚历山大公爵作为礼物，可检查机关，检查机关！……这么一来，好朋友，我们还要等上两三个月，说不定要到新年才能见面，到那时事情就会好起来。请先接受我衷心的感谢。你是我转瞬即逝的青春时代所有同学、转瞬即去的朋友之一，是唯一及时或不及时都能想起我的人。两年又六个月，他们不给我任何消息，没人给我写来一行字、一句话……

你还在燃烧吗，我们的灯？……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其实是雷列耶夫在《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诗中的失误：“此间只有在中午/才见霞光在拱门上晃动。”——原编者注

③ Д·И·赫沃斯托夫，伯爵，“俄国文学爱好者座谈会”成员。

④ А·Я·洛巴诺夫公爵建议普希金在巴黎出版自己的诗作。——原编者注

你来信谈谈自己的诗章。我身处比萨拉比亚的穷乡僻壤，收不到杂志、收不到新书，也不知道我的书是否出版，在我的孤寂之中，此书是我唯一的慰藉。原谅我，亲爱的，再见——信上见。请拥抱我们的朋友。弗谢沃洛日什基兄弟在干什么？曼苏罗夫在干什么？巴尔科夫① 在干什么？索斯尼茨基兄妹② 在干什么？赫梅利尼茨基③ 在干什么？卡杰宁在干什么？沙霍夫斯科伊在干什么？耶若娃④ 在干什么？普希金伯爵⑤ 在干什么？谢苗诺娃姐妹们⑥ 在干什么？扎瓦多夫斯基⑦ 在干什么？整个戏剧界情况如何？盼告。

亚·普希金

1822 年 9 月 26 日

于基什尼奥夫

你 7 月写的信，我昨天才收到。

36. 致 Н·И·格涅季奇

1822 年 9 月 27 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俘虏》⑧ 们到了，衷心感谢您，亲爱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检查机关要求进行修改，这对我有利；我承认，我还以为会在别处见到它那魔爪的

① 即 Д·Н·巴尔科夫，“绿灯社”成员。

② 指演员 И·И·索斯尼茨基和 Е·Я·索斯尼茨卡娅。

③ Н·И·赫梅利尼茨基（1789—1845），俄国剧作家，曾任斯摩棱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省长。

④ 耶若娃，女演员。

⑤ 指 В·А·穆辛-普希金，出版家。

⑥ 指女演员 Е·С·谢苗诺娃和 Н·С·谢苗诺娃。

⑦ В·П·扎瓦多夫斯基，伯爵，禁卫骠骑兵。

⑧ 指 1822 年出版的《高加索的俘虏》。

痕迹呢，还为此担心—— 比如，要是检查机关改动“原谅吧，自由自在的好汉们”这句诗，那才可惜呢。谢天谢地！“苦涩的吻”好极了。“她的时日”确实不比“夜晚”的音韵更美。大雨冰雹“击打着房舍”应为“击打着山谷”——这是我发现的唯一的印刷错误。亚历山大·普希金的石印像[①]很精美，不过不知像不像，出版者说明[②]中对我称赞不已，不知是否属实。茹科夫斯基的译文的艺术技巧可谓神奇[③]。真气死人！“与艰难困苦斗争的非凡力士！”[④]用如此可怕的议论来表述精神失常初期症状的应该是拜伦，茹科夫斯基不过是重复罢了。我觉得茹科夫斯基的文笔近来大大成熟了，虽然早期的魅力消失了。他再也写不出《斯薇特兰娜》、《柳德米拉》了，再也写不出《十二个睡美人》第一部中那些美妙绝伦的哀诗了。但愿他开始创作自己的东西。

亚历山大·洛巴诺夫公爵建议我在巴黎出版我的小作品。求你帮帮忙，看在基督的分上，把他拖住，至少拖到我到来之前。一俟脱身便去见您。卡杰宁给我来了信，不知他收到我的回信没有。你们彼得堡的人都变糊涂了，无奈我还是要去彼得堡。到那时，戏剧呀什么的，我要看个够！我要给杰尔维洛和巴拉丁斯基去信。衷心拥抱您。

亚·普希金

9月27日

于基什尼奥夫

我给舍弟去了信，叫他请求斯廖宁不要印我的画像——如印制画像需我同意的话，那我是不同意的。

① 不是石印像，是E·盖特曼雕刻的像。——原编者注

② 指有关普希金少年时“非凡天才”的说明。——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引自维亚泽姆斯基《致B·A·茹科夫斯基》信中诗句。——原编者注

37. 致Л·С·普希金

1822年9月4日以后至10月6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你正值该好好考虑职业的年龄；我已经清楚地对你谈过，我认为，军职有比所有别的职务都好的种种理由。无论如何，你的举止要长期决定你的名声，乃至你的幸福。

你不得不与尚不了解的人打交道。开始要尽你所能，设想他们最坏的种种品行，这样你才出不了大错。切不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我相信你那颗心，既崇高又富有同情感，并且十分幼稚。

你要以最礼貌的方式鄙视他们：这是防范自己于微不足道的偏见和小小的热情所迷惑的良策，走上社会后，这种迷惑是为你招致种种不快的魔障。

对谁都要冷淡；过分亲热总是有害；特别是小心别对长官过分亲热，不管他们对你如何客气。很快他们便会抛弃我们、伤害我们，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不要显露过分的热心，如果某种情绪困扰你，要控制情绪。人们往往不理解此点，很容易把这视为阿谀逢迎，因为他们总爱以己度人。

无论何时不要借贷。借贷形同变节。不要别人庇护，因为这势必要屈从别人，有损尊严。

我本想告戒你提防友谊的诱惑，可又没决心要求你在最甜蜜的和最爱幻想的年纪把心冷下来。我能对你说的有关妇女的话语可能全然无益。我只想说，对妇女爱得越少，我们便越能征服妇女。这种消遣只适于18世纪的老猴子们。至于你要爱上的那个妇人，我衷心祝愿你得到她。

永远记住，不要蓄意欺负人，不要多言多语，干脆就缄口不言，永远勿以恶报恶。

如果财产与环境限制你不能出人头地，不要力图掩饰困苦而走上另一极端：厚颜无耻能给图慕虚荣的世俗之见以强烈震撼；然而贪图虚荣的小花招

让人变得可笑，并会受人鄙视。

永远不要举债；宁可受穷；相信我好了，贫穷并不像表面看来那么可怕，无论如何也比突然沦为不名誉之人或让人视为不名誉之人要强。

我对你提出的这些行为准则，是我以痛苦经历为代价换来的。如果你能掌握它们，当然好，可也不要勉强。它们能让你摆脱烦恼和狂怒之时日。有朝一日你会听到我的自白与忏悔，尽管自白与忏悔要让我的自尊心付出很高代价；但是如果事关你一生幸福，那也阻挡不了我。[①]

38. 致Л·С·普希金

1822年10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要是你在我旁边，亲爱的，我 ·定会揪你的耳朵。为什么把我写的信[②]给普列特尼奥夫看？友好书信往来中我喜欢抒发点粗鲁、轻率的见解，本来这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我和托尔斯泰的全部争执盖原于沙霍夫斯科伊公爵不知分寸，而且普列特尼奥夫的寄语诗[③]可能就是他第一部短篇作品—— 满腔激情所产生的作品。这种感情闪烁着真正的美。他颇会利用自己的有利的地位来对付我；他为人豪放，气度高雅。下次邮班我要给他写回信。

告诉我，亲爱的，我的《俘虏》引起了轰动吗？他现丑了吗？[④] 奥尔洛夫给我来信说，这才是最重要的[⑤]。我希望批评家们不让《俘虏》这个典型人物安静，我就是为他们才塑造他的，亲爱的。我没收到杂志，所以麻烦你来信谈谈杂志上的议论，倒不是为了修改作品，而是为了平息我的傲慢。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即第34封信。——原编者注
③ 普列特尼奥夫《对你尖刻的指摘，我并不生气……》一诗。——原编者注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原文为法文。

我正向上攀登，[①]可能要去你们那里。不过不会早于明年……我给茹科夫斯基去了信，他没回信；给大臣也写了信，他也不理。"呵，朋友，请向奥古斯都转致我的哀求"[②]，可是，"奥古斯都眉头紧锁"[③]。另外，收到我《致奥维德》一诗吗？能发表吗？别斯土舍夫好么？我盼着他的"日历"[④]。我原想把新诗寄给你，可是太懒。再会，亲爱的。

亚·普·

1822年10月

我的朋友，你让И·В·斯廖宁寄给我2册《柳德米拉》、1册《俘虏》、1册《锡隆囚徒》、1本格列奇的书[⑤]和采尔捷列夫的古诗[⑥]，用来抵销所欠余款。替我向他致敬。

39. 致В·П·戈尔恰科夫[⑦]

1822年10至11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古拉·加利宾[⑧]

亲爱的，你的意见非常正确，而且过于宽容。那么，我的俘虏为何不追随切尔凯斯姑娘投河自尽呢？作为一个人，他的行动是很有理智的，但在长诗的主人公身上并不要求理智。俘虏的性格是不成功的；这证明我不适于描

① 暗示获准返回彼得堡。——原编者注

② 《致奥维德》诗中句子，"奥古斯都"暗指亚历山大一世。

③ 俄国诗人Н·М·雅济科夫（1803—1846），《我们喜欢欢宴》诗中一句。

④ 《1823年的北极星》。——原编者注

⑤ 《俄国文学简史试编》。——原编者注

⑥ Н·А·采尔捷列夫，公爵，著有《论俄国古代诗歌作品》、《具有古代俄罗斯诗歌特征的童话、歌曲及小说一瞥》。

⑦ В·П·戈尔恰科夫（1800—1867），军人，普希金之友。

⑧ 基什尼奥夫以南不远的小镇。

写浪漫主义诗歌的英雄。我想在他身上描写出对生活本身和对生活享乐的这种冷漠的态度，描绘出他心灵的未老先衰，这些均已成了19世纪青年的特点。当然，把这首叙事长诗改名为《切尔凯斯少女》更恰当一些——这一点我没想到。

切尔凯斯人及其风俗习惯，占了我的中篇故事的最多的篇幅和较好的部分；然而，这一切与什么都毫无联系，是一个真正的累赘。总之，我对自己的长诗很不满意，并且认为它比《鲁斯兰》逊色得多——虽然它的诗句写得要成熟一些。再会，亲爱的。

普·

另页上写有：

第5页上请读“……曾被放逐的竖琴的歌唱”：

当无辜的、忧郁的我即将毁灭
而倾听来自各方诽谤之窃语时
　　当那无情的背叛之匕首，
　　当那爱情的沉重之梦魔
　　把我折磨又令我沮丧时，
在你的跟前我尚能找得到……
(祖国亲切地爱抚着你)，如同爱抚着
可爱的牺牲品、可以信赖的希望之花。
我是那诽谤与愚蠢的报复的牺牲品，
但是自由和忍耐更加坚定了我的心，
　　我坦然期待着……①

① 两段诗引自《高加索的俘虏》中的《献辞》一章。

40.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22年11至12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草稿）

来信迟迟未复，亲爱的普列特尼奥夫；本想回奉能配得上你诗章的诗歌，但又不想操这份心。你的地位对我过于优越，加之这种地位又用得非常合适，恰到好处。既然你信中第一首诗①也像所有别的诗那样发自肺腑，我就用不着为当初自己的一时不公正而后悔了，因为这不公正使作品顿生文采。你如果生我的气，你的诗不论何等美妙，永远也不会讨我喜欢。你既然知道我常常陷于所谓忧郁之中，就应理所当然地原谅我那几行浅薄的文字。彼时彼刻，我正恼恨整个上流社会，无论什么样的诗歌也打动不了我的心。不过么，你可别以为我评价不了你那勿容置疑的天赋。我的审美感并未完全迟钝，所以在我清醒之时，你诗章的和谐、表达之准确、词语之高雅、结构之严谨、清纯，一如我所喜欢的诗人佳作那样令我心醉神迷。

我对你的《伊罗伊达》②写了些什么，记不全了，不过我要说：这诗既配不上你，也配不上巴丘什科夫。很多人把它当成巴丘什科夫之作了。我知道，这不会出自平庸作家手笔的。可是，由于不满意你的哀诗，巴丘什科夫为替他人受过在生你的气，我也跟着他生气。

原谅我的坦率，这也是出自我对你的尊敬。别生气，亲爱的歌手，我们击掌言和吧。再见。

从舍弟来信中得知，他跟你很要好，我羡慕他，也羡慕你。

---

① 指普列特尼奥夫致普希金的诗《对你尖刻的指摘，我并不生气……》。——原编者注

② 即《来自罗马的B君》，此诗发表后，巴丘什科夫的精神病加重。——原编者注

1823年

41. 致Л·С·普希金

1823年1月1至10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bévues[①]一词译成俄文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应该出版一种《语病评论》的杂志。最好在这本杂志上刊登沃耶伊科夫的评论摘录、雷列耶夫的《正午的朝霞》，还有他那“拜占庭城门上的俄罗斯国徽”[②]（在奥列格[③]时代，根本没有俄罗斯国徽，而双头鹰是拜占庭的国徽，表示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在我们这里，它没有任何意义）。你相信吗，亲爱的，你们那些杂志上的文章，没有哪一篇找不出上十处这样的bévues，这事你要和我们的人谈谈，让他们关心一下。你是干脆不来信了，而且，也不知为什么你们都不回信。请看在基督的分上，告诉茹科夫斯基，让他口授两三句，让雅

---

① 法文：疏忽、失误。
② 出自雷列耶夫《英明的奥列格》一诗。
③ 907年，奥列格出征拜占庭。

科夫[1]给我写。巴丘什科夫在克里米亚，奥尔洛夫常见到他。我觉得他玩笑开得过分了。我向杰尔维格致敬，也向巴拉丁斯基致敬。此君现在不发表任何东西，将来我可能会忘记该如何拜读他的作品了。你能见到屠格涅夫和卡拉姆津吗？

赏给你点什么呢？就把给格林卡的诗寄给你吧：

正当我生活无聊、纵情畅饮之时……

本想让你把这首诗寄出去，你又没收到我的信。把诗拿给格林卡看看，替我拥抱他，对他说，他仍然是当今最受尊敬的人。

42. 致K·B·涅谢尔罗杰[2]

1823年1月13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伯爵大人：

奉皇帝陛下旨意，卑职现归比萨拉比亚省总督大人管束，未经特许，不得擅离。无奈卑职彼得堡家中诸事纷乱，亟待处理，且卑职与家人离别已达三载。故而斗胆向大人告假二三月[3]，不揣冒昧之至。

此致

至高至深之敬礼！

至卑至贱、至恭至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上

---

① 雅科夫，茹可夫斯基的仆人。

② K·B·涅谢尔罗杰（1780—1862），俄国伯爵，曾任外交大臣等职，影响俄国外交政策达40年之久，才能平庸，忠实执行沙皇亲奥地利、普鲁士的政策，积极支持欧洲各国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此信原文为法文。

③ 此呈文未被批准。

1823年1月13日
于基什尼奥夫

43. 致Л·С·普希金

1823年1月30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懂事的列文卡：

谢谢你的来信（可惜别的东西没收到）。告诉你，而今我受着金钱、广告、诗歌、散文、杂志和信函的重重包围，"一切都吉祥如意"[①]。来信谈谈季德洛[②]和切尔凯斯少女伊斯托米娜[③]的情况，我像"高加索的俘虏"一样，也追逐过她。别斯土舍夫给我寄了一份《星》，该书值得充分注意。本来我指望巴拉丁斯基给我寄来，可他舍不得。《致奥维德》一诗如何？亲爱的，相形之下，《鲁斯兰》、《俘虏》、《童话》等等，都不值一提。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要爱护两颗小星[④]，他们定会成长为与大名鼎鼎的帕纳耶夫、大名鼎鼎的雷列耶夫以及当代其他著名诗人相匹敌的对手。《军人之宿愿》使供职于外交部而目前在比萨拉比亚公署的斗士沉思。该《宿愿》是根据有错的抄本印出的：взыванье（嚎叫起来）成了призванье（志向、使命），大名鼎鼎的雷列耶夫之语тревожные думы（惊恐的沉思）在俄文中不知所云。"对兄弟、对友人之怀念"一行诗写得动人，可是在《星》上简直平淡无味。不过这一切也没什么，只要有钱就行。格林卡喜欢上了我的诗，我很高兴，这正是我的目的。我并非他的泰米斯托克利，我们是朋友，不会为一个小孩子吵架。格涅季奇在抢

① 杰尔查文诗《早晨》中一句。——原编者注

② 季德洛（1767—1837），瑞典血统的舞蹈家。

③ 季德洛根据《高加索的俘虏》改编的芭蕾舞剧中，切尔凯斯少女由Е·И·伊斯托米娜扮演。——原编者注

④ 雷列耶夫和别斯土舍夫合编的丛刊《1823年的北极星》上，普希金发表《致奥维德》和《战争》二诗，题为《军人之宿愿》，用两个星号代替署名。——原编者注

我的饭碗：

唉，忧伤的新郎空自将你盼望①

等等，好得无以复加。要不是我认识我们自己的荷马的话，我们在诗坛便无立身之地啦。杰尔维格啊，杰尔维格！用散文和诗歌给我写信吧；感谢你并且祝贺你，你终于能准确地把握语言了，这是你以前唯一的不足之处。望你再接再厉，跑步前进！

皇上驾临否？不过在你回信之前我会打听清楚的。你打算去莫斯科？在那儿你要是遇见我的朋友们，请提醒他们要想到我；并提醒我的亲人，遭贬黜的侄儿的命运他们难得挂心；他们也许有理，可是我也没错……

再见，亲爱的！要是我们能见面，我要吻个够、谈个够、读个够。我曾给你写信说，在异土他乡，就像读丘赫尔别凯的诗一样令人不舒服。丘赫尔别凯现在何处？

来信给我谈谈NN：多写点。谈个够，一定要谈够；尽管我自有看法。

天气么，你大可不必抱怨，8月间②只能如此，想外出逛逛，却又只能闭门不出，毕竟不是快事。再次道别。

1月30日

44.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2月6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莫斯科

连地址都不给我寄来，你不害羞么？要不然我早给你去信了。谢谢你，亲

① 引自格涅季奇诗《塔连金斯克的姑娘》。

② 俄文“8月”（август）和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Август）同音，此处暗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爱的维亚泽姆斯基！愿上帝让你快活，因为你让我快活[1]。你想不到读着一位聪明人对我的评价有多么愉快。读过沃耶伊科夫、卡切诺夫斯基等人的评论，我至今都还觉得好像在门外偷听瓦柳什卡和布亚诺夫[2]的女友们谈论文学一样。你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种种见解非常中肯。你做得对，是你第一个提高了我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声望，——不然，法国热的病魔就会扼杀我国年轻的文学。我们没有戏剧，奥泽罗夫的尝试以史诗风格为标志，而且是不真实、老掉牙的风格，何况法国戏剧矫揉造作的规矩，他处处遵奉不违。我知道你为什么把他定为"浪漫主义诗人"，是因为《菲加尔》那沉人幻想的独白。不！我从不留意葬歌，不过全部的悲剧倒是遵照诗坛的东正教种种清规戒律写成的；而浪漫主义的悲剧作家只是把灵感当作准则。你得承认：这全是一种执拗。你让检查机关碰了钉子，谢谢你，可是检查机关连碰你的钉子也不配：令人感到耻辱的是，人民这个最高的阶级，无论如何是善于独立思考的阶级，却遭到一个胆小的傻瓜肆意迫害。对此我们往往付诸一笑，看来，最好还是认真对付一下皮鲁科夫们[3]。是时候了，是赋予我们自己的意见以声威、迫使政府尊重我们发言权的时候了，该让他们懂得蔑视俄国作家是不能容忍的。有空你要想想此事，我们要联合起来。对我们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这我同意，但不能是毫无道理的检查。我给皮鲁科夫的信你看过吗？没有的话，请向舍弟或格涅季奇要；我在《北极星》上看到了你的诗作，都不错。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忘了散文。只有你和卡拉姆津才能驾驭散文这种文体。格林卡善用情感用语……这是真的！别斯土舍夫谈论我们这帮人的文章实在嫩得很。我们所出版的一切，对神圣的俄罗斯一定会有作用。但是，切不可掉以轻心。对所有文章（政论的也好、文学的也好）都应当发表善意的批评，只要多少有点意思就行。肩负我们作家监护者这一枯燥无味然而大有裨益的责任，非你莫属呵。我的诗在天南海北追逐你，去年秋天我曾盼你到敖德萨来，或者我上你那儿去，可都未能如愿。不知今年能否见到你。你还是先写信来吧，要是邮寄，可得小心些，要是托人带来，那就没关系了。能否把你的诗

① 维亚泽姆斯基《论高加索的俘虏》一文让普希金很高兴。——原编者注

② В·Л·普希金叙事诗《危险的邻居》中人物。——原编者注

③ 指书刊检查官们。

寄些来？极想看到。伯父把他的诗给我寄来了，我原想就此写点什么，主要是刺刺德米特里耶夫，倒不是要让我们社长[1]高兴，何况也不可能，他不能和前大臣多列[2]相比，他太笨了，连称赞他的话都说不出口。你有机会见到恰阿达耶夫吗？因为《高加索的俘虏》他狠狠骂了我一顿，他认为《俘虏》不太令人讨厌。不幸的是，恰阿达耶夫是这方面的行家。诗人，请打动他那美好心灵吧！你忠诚不渝地爱着他，可我已想不起他从前的模样了。关于《高加索的俘虏》我还要再说一句。亲爱的，你骂"俘虏"是"狗崽子"，因为他竟然不为切尔凯斯少女感到悲伤，但是他又能说什么？"他什么都看透了"，这句话就表达了一切；对那少女的思念本该占据他的心灵，并与他的全部感情融为一体（这是当然的），不可能不这样。没必要什么都讲出来，这是引人入胜的秘诀。在旁人看来，"俘虏"没有跳进河中把我的切尔凯斯少女救出来，是令人遗憾的。是啊，你来跳一下试试，（我可在高加索的河流中游过泳）——不淹死你才怪，连鬼也找不到一个。我的"俘虏"是聪明人，为人谨慎，并未为那切尔凯斯少女神魂颠倒。他是对的，他没跳河。再会，亲爱的。

普希金

1823年2月6日

后天我们有舞会，来跳跳吧，波尔托拉茨克家请我们去。

夫妇的幸福

我闲坐家中，无所事事，
我要温柔地说上一句：
唉，我的朋友……
我想抽支烟，请您允许。

此即基什尼奥夫流行的诗歌，不是我写的，是一位波尔托拉茨基写的，用

① 指В·Л·普希金，"阿尔扎马斯社"社长。

② 多列，法国诗人，普希金称他为"生在橡树根上的蘑菇"（见《评俄国文学》）。——原编者注

来庆贺我未来的婚姻。

45.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3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莫斯科

谢谢你，是谢谢你的来信，不是谢你的诗：我不需要诗，《初雪》[1] 1820年我就能倒背如流了。你没写点新东西吗？务必寄来，不然，普列特尼奥夫和雷列耶夫就会逼得我不敢谈论诗歌啦。你和检查机关打官司[2]的情况，请来信详告。此事关系到一小撮东正教徒。你那让我们一起控告皮鲁科夫之流的建议，会导致不良后果。军事条令规定，军官二人以上同时呈交报告，应视为哗变。作家是否被送上军事法庭我不知道，但是集体控告会招致对我们的可怕的嫌疑，造成极大的麻烦……应秘密组织起来，但要单独公开行动，这样才显得恰当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不客气地说，应当把写诗看作一种职业。卢梭肯定说"此乃最卑贱之职业"[3]，这是他头一次不说假话，但不比旁人更卑贱[4]。贵族的偏见适于你而不适于我。我写完一首长诗，看着它，如同鞋匠望着做好的靴子：我卖了赚钱。车间工长看我的高统靴式样不好便割去一截，把商品弄坏了，我亏了本就向区警察局长控告，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想快点和皮鲁科夫联系，让他真正瞧瞧我的厉害，不过，在2000俄里之外未必能牵着他的鼻子走。我在摩尔达维亚的泥潭中挣扎，鬼知道何时才能脱身。请你"在祖国的泥潭中"挣扎吧，还得记住：

---

① 维亚泽姆斯基的诗。

② 因为《评欧罗巴导报的两篇文章》一文，维亚泽姆斯基与书刊检查机关发生争执，该文遂以手抄本流行。——原编者注

③④ 原文为法文，引自卢梭《爱弥尔》一书。

祖国的污泥我们也觉得香甜又惬意。[1]

蟋蟀[2]

下面几首歪诗也是给你的：

《基督复活》

基督复活了，我的列维卡！

讽刺短诗：《缺少才华的诽谤家》

《疗治吧，——不然你准成邦葛罗斯》

《有人拥有了我的阿格拉娅》

《任凭荣誉听从命运的摆布》

后面两首不要让任何人看到——丹尼斯·达维多夫也不行。

46.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4月5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莫斯科

我的希望并未实现：今年既去不了莫斯科，也不能去彼得堡。你要夏天来敖德萨，能否拐个弯来趟基什尼奥夫？我会给你介绍斯库良纳和谢库的英

① 讽刺性地套用杰尔查文《竖琴》一诗中语句（“故国烟尘，我们也觉得无比香甜亲切”）。——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在“阿尔扎马斯社”的绰号。——原编者注

雄、约尔达基的战友们，还要介绍和拜伦接过吻的那位希腊女郎。

议论卡杰宁的那些话是真的吗？没人来信告诉我一点消息。莫斯科、彼得堡和“阿尔扎马斯”的伙伴们全都把我忘了。

奥霍特尼科夫来了吗？给你带去信和别的东西没有？

据说恰阿达耶夫正要出国，早该如此。不过，出于私心，也为他惋惜。我那可爱的希望也要随他远行了。这么一来，天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再见面。

有个重要问题，劳驾回信告诉我：住在（或曾住在）一座修道院（斯特拉斯修道院?）对面的那位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科尔萨科娃，现在何处？还在人世吗？在什么地方？要是已不在人世（但愿不是这样），他的几个女儿在何处？出嫁没有？嫁给谁了？未嫁或者孀居等等。这些事虽说与我无关，但我曾答应帮助别人详细打听此事。

另：你知道奥尔洛夫将军“满15岁”了吗，还是未满？[①]

亚·普·

4月5日

务必寄点诗来，寄点诗来，而且要新。

47. 致Н·И·格涅季奇

1823年5月13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谢谢您，可爱又可敬的人，因为您想起了比萨拉比亚的苦行修士。他缄口不语是因为怕惹他热爱的人们讨厌。能有缘同您随便谈谈，他欣喜万分。

如果可以着手出版《鲁斯兰》和《俘虏》第二版，对我来说，最便捷的办法就是依靠您的友谊、您的丰富经验和您的关照。您的建议让我望面却步，原因甚多。1）第一次检查机关是迫不得已才放过《鲁斯兰》的，您能否确信

① 指晋升军官满15年。

这次他们不会醒悟过来、不会阻挠该书再次面世？用新版替代旧版以迎合检查机关的要求，我既无力又无心。2）我同意您的看法，前言实属非常枯燥、无谓的空话。可要我补以新的妄诞之语，却万万不能同意；新的妄诞之语我已许给雅科夫·托尔斯泰[1]了，并且应当单独出版。不错，我是有一部现成的长诗[2]，可要注意检查机关。一切均宜细加斟酌，靠前言便可了事么？不妨试试，也许我不会让他们厌恶的。俄国读者对我多少还有点厚爱。

> 我既不应博得这样高的荣誉，
> 也不应受这样的凌辱。

无论如何我要利用这一机会，把不中听的然而也许是有益的真话告诉读者。我非常了解读者的理解能力、爱好和教育水平。我们有些人比读者高明；读者不理解他们的审美力。另一些人的审美力读者能够理解；读者热爱、敬重他们。记得有回赫梅利尼茨基给我朗读他的《犹豫不决之人》，我听到"德国人办事认真，应当致敬"这句诗后对他说："记住我的话，听了此诗谁都要拊掌大笑。"可是这又有什么俏皮的、好笑的？很想知道我的预言实现没有。

对这些幼稚的读者来说，您的天才和著作太高深了。您在做什么？"荷马"在做什么？很久我都没有读过一点好东西了。丘赫尔别凯在给我写四音步诗，写他去德国、去巴黎、去高加索，写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了。这一切都恰好说的是《高加索的俘虏》。很长时间没有得到弟弟的消息，也没有杰尔维格和巴拉丁斯基的消息，可是我爱他们和懒人。再会，书刊检查机关必须摧毁。[3]

普希金

5月13日

于基什尼奥夫

---

① 实际上未出版。——原编者注

②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拉丁文，由古罗马政治家加图的"迦太基必须摧毁"一语改成的戏语。

我没有画像，要画像干什么？

您知道俄国农民那种感人的风俗吗？就是在复活节把一只鸟儿放生。现奉上一首诗[①]，能否不署名在《祖国之子》杂志上发表？

在异土他乡，我虔诚地恪守……

48. 致A·A·别斯土舍夫

1823年6月13日自基什尼奥夫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别斯土舍夫：

请允许我首先不拘礼节地衷心感谢你，为《北极星》，为你的来信，为你谈论文学的文章，为《奥尔加》，尤其是为《露营晚会》[②]感谢你。这一切均以你的出版物、即你的智慧与神奇的活力而著称。有关《俄国新旧文学一瞥》，有空时我们还可以争论。不过我承认最不愿意跟你和维亚泽姆斯基争论：只有你们俩才能使我激动。有一件事我现在要说你：你那篇谈俄国文学的文章中，怎么能忘掉拉季舍夫？我们还该记住谁呢？无论是你还是格列奇，回避这一点都是不可原谅的。而你这样做却是我始料未及。我还要说上一句：干吗去吹捧淡而无味的奥西波夫而委屈迈科夫？《叶利谢伊》[③] 确实十分可笑。不知道有什么能比此翁对裤子的叫法更可笑的了：

贴身之服装，我看你
要摆脱苦难，不会有指望！

---

① 指《小鸟》一诗。

② 《1823年的北极星》上，别斯土舍夫发表有中篇小说《罗曼和奥尔加》、短篇小说《露营晚会》和《俄国新旧文学一瞥》一文。——原编者注

③ 指B·И·迈科夫的叙事诗《叶利谢伊，或被激怒的酒神巴克科斯》。

叶利谢伊那个在炉子上烧他的裤子的情妇就更可笑：

> 她点着炉火准备烤馅饼，
> 一举一动宛如狄多。

宙斯和墨丘利谈话之际，那位倒在沙滩上的英雄则：

> 整个屁股在沙滩上坐出了印子
> 于是，进出酒馆的人们纷纷传说
> 时至今日沙滩上还有那个印子……

这一切都让人发笑。看来你更喜欢《报喜节》[①]，不过，《叶利谢伊》更可笑，当然也更有益于健康。

至于1824年，我尽量把自己的比萨拉比亚呓语寄给你，能否再次制止检查机关、再次掌握我的《安福洛吉亚》[②]的命运？我已将《强盗》付之一炬——真是活该。还有一个片断[③]完好无损地保留在尼古拉·拉耶夫斯基手中；要是 харчевня（小酒馆、小吃铺）、кнут（鞭笞）、острог（监狱）这些俄文词语的读音不会吓着《北极星》女读者们娇嫩的耳朵，那就印出来吧。再说，何必为女读者操心？俄国大地"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她们"[④]，也没什么值得惋惜的。

人们认为那些新讽刺作品出自阿尔卡狄·罗德江科[⑤]之手，我相信是错了。他是位品德高尚之士，对过去的话、对过去的事他不会纠缠。告密、出卖一个受流放的人，实在是丧心病狂、无耻之尤，而且，那些诗句本来也配

① 指《加百列颂》一诗。——原编者注

② 寄给《北极星》的一首诗。——原编者注

③ 即《强盗与兄弟》。

④ 引自雷列耶夫以社会政治为题材的诗作《伊凡·苏萨宁》中一行。——原编者注

⑤ A·罗德江科（1793—1846），乌克兰诗人，"绿灯社"成员，普希金之友。

不上他这位吟唱苏格拉底式爱情的歌手。

杰尔维格差不多有一年没给我写来只言片语了。替我说说他，拥抱他，也让他替我拥抱你们，就是拥抱你，再会，再见。

亚·普·

6月13日

49. 致某先生[①]

1820年10月至1823年6月于基什尼奥夫

上校，这是克鲁片斯基的便函，我刚刚收到。劳驾等着我。[②]

普希金

50. 致某女士

1823年6至7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敖德萨

(草稿)

不揣冒昧，给您写信。以前我亦曾向您承认有可笑激情之弱点。现在我想公开表白。请不要装假，这与您不相称。因为卖弄风情本属残酷，且也浅薄，更主要的是毫无益处。我再也不会相信您的恼怒了。我并没有冒犯您，我爱您，如此满怀柔情，如此温文尔雅，不会冒犯您的自尊心的。

要是我还有一线希望，就绝不会在分手前夕才向您表白自己的感情。请

① 此函写在基什尼奥夫省副省长M·E·克鲁片斯基的便条上，并附有"劳驾速来我处"字样。——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

把我的表白视为我的冲动所致，这种冲动再也无法控制，它让我疲惫不堪。我一无所求，自己也不明白在期待着什么，可是我爱您……①

51.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8月19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我很寂寞，亲爱的“阿斯莫杰伊②”，我病得很重，很想写点什么，可又魂不守舍。我有一事相求：格涅季奇想买我的第二版《鲁斯兰》和《高加索的俘虏》，可是我怕达耐人③，怕他对我不如以前。前言我已许诺给他了，可散文令我生厌。前言请你另写，再版之事你来承担，在我们的散文国度里，用你那无与伦比的文章来为它增色增辉吧。别吹捧我，但要责备责备俄罗斯及其读者。为德国人、英国人挺身而出，去消灭经典诗歌的这些王侯们吧……还有一个请求是，如你承担再版一事，别跟我耍滑，需要多少就向我要多少。不要给我什么恩惠，至今我不想跟你打交道就为这个，我亲爱的贵族老爷。回信经特快邮班寄来！

我欠舍弟一封信。他为人如何？有人说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家伙，是莫斯科的花花公子。真的吗？

再会，亲爱的，以后我给你写详细点。奥尔洛夫好么？

8月19日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阿斯莫杰伊，古希伯来经卷中的鬼王，维亚泽姆斯基在“阿尔扎马斯社”的绰号。——原编者注

③ 达耐人，古希腊部落之一，传说曾参加特洛伊战争，施“木马计”。此处暗指格涅季奇。

52. 致Л·С·普希金

1823年8月23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我真想给你写一部长篇小说——写我近三个月的生活。事情是这样的：我这身体早就需要进行海水浴了，好不容易才说服英佐夫同意我去敖德萨。于是我离开摩尔达维亚，到了“欧洲”。旅馆和意大利歌剧让我领略了古老风情，也真的使我的心灵恢复了生机。当时，沃隆佐夫来了[①]，他对我很客气，当着我的面宣布我归入他的麾下。留在敖德萨，似乎还好。“可新的悲伤又在撕咬着我的心”[②]，真有点舍不得这我挣脱了的锁链。我到基什尼奥夫去呆了几天，这几天过得不可言喻的伤感，因为就要一去不回了。“我为基什尼奥夫而感叹”[③]。现在又回到了敖德萨，欧洲的生活方式总不能习惯，不过除了上剧院我哪儿也没去。图曼斯基[④]在这里。他是个好小伙子，只是有时说点假话——比如他往彼得堡写信随便谈到我，他说：普希金立即向我敞开心扉和钱夹子，还有爱等等。真可谓一副B·科兹洛夫[⑤]的腔调；原来是我把《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我一首新诗）给他念了几段，对他说不想发表，因为多处涉及我曾久久地、糊里糊涂迷恋过的一个女子，也不喜欢佩特拉尔卡那个角色。图曼斯基视此为真诚信赖，便封我为沙利科夫[⑥]，天哪！拉伊奇[⑦]也在这里，你认识他么？背叛老罗德江科也要来，我在等他，等得急

① M·C·沃隆佐夫（1782—1856），俄国公爵。

② 出自茹可夫斯基《锡隆的囚徒》中的诗句。

③ 出自茹可夫斯基《锡隆的囚徒》中的诗句。

④ B·И·图曼斯基（1800—1860），俄国诗人，普希金敖德萨之友人，曾任职于M·C·沃隆佐夫办公室。

⑤ B·И·科兹洛夫，一位平庸诗人。——原编者注

⑥ П·И·沙利科夫（1767—1852），俄国作家，谄媚诗人、公爵。

⑦ C·E·拉伊奇，文学家。

不可耐。来信请寄敖德萨，现在我们再来谈谈正事。

请你禀明我父亲，他不给钱我将无以为生。在现今这种书刊检查的情况下，我没法仅靠写作谋生。我没学过精细木工手艺，也当不了教师，虽然我学会了宗教课程和头四条戒律。担任点公职也是身不由己（不可能退职）。人人都在欺骗我，除了亲人我还能指望谁呢？我不会靠沃隆佐夫的面包活命，不想，受够了。经济上我困难到了极点。看到父亲对我的境况漠然视之，我心中如焚，尽管他每封来信都亲切异常。这让我回想起在彼得堡时的一件事。有一天我生着病，在秋天烂泥路上，在树木冻得喀喀作响的严寒之中，我从阿尼奇科夫桥坐出租马车回家。就为 80 戈比的车钱，他骂了我一辈子（拿这几个钱赏仆人，你我都不会舍不得）。再见，亲爱的。我心情忧郁，写这封信也没能让我快活起来。

8 月 25 日
于敖德萨

就写到这吧，我把《喷泉》寄给了维亚泽姆斯基，来了一通爱情的胡言乱语——遗憾！

53. 致 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3 年 10 月 14 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阿斯莫杰伊，遵照你的建议，我已告知格涅季奇将再版《鲁斯兰》和《俘虏》[①] 之事托付于你。所以，此事就算解决了。我不记得为写序言、前言之事是否求过你，但我仍然衷心感谢你答应了。你那散文定能保障我诗歌的命运。拉伊奇没说有什么变化吧？一旦写好的东西，总是没法改动。《鲁斯兰》只需加上尾声，第六章再加上几小段。这些东西我给茹科夫斯基寄

① 即《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和《高加索的俘虏》。

晚了。《鲁斯兰》已校后出版，除结尾“清晰的梦境”而外，没有错误，记不得手稿上我是怎样写的，可此处这一句毫无意义。《高加索的俘虏》则又不同：

“他把目光久久停在……”应为“他那一动不动的目光停在……”。“活下去！行路人便恢复了精神”应改为“活下去！这时俘虏便恢复了精神”。“山洞里那黑暗的清阴”应改为“潮湿的”。“突然，透过闪电，向着房屋……”应为“向着山谷”。“以黄金为酬把我卖给别的山村”应为“换取许多黄金”（最好随你的便）。

命运之神并未赐予她
多少欢乐时光！

检查机关禁止我这样说！在诗的末尾，我无权说，我不该说，我不敢说“赐予她多少天欢乐的时光”。夜晚，天哪，“命运赐给她夜晚”，说得多好呵。夜晚，因为白天她见不着他——看看诗吧。而且，夜晚比白昼有什么不体面的？二十四小时中这段时光，莫非不合我们检查机关的意？皮鲁科夫① 可真行，或者说服他，或者我甘拜下风。

自己在生死战场上的营帐

先扎在巴黎墙下，你看是否好些？“我亦曾相信希望和满有希望的理想”，这是什么意思？应是“令人陶醉的理想”。现在谈谈你的作品中的错误：对你给达维多夫美妙的信（还记得吗？）有两点意见，这有的像反批评②：1）“戴着湿透的斗篷”，斗篷是不会湿透的，只是上面是湿的，所以没有东西可遮盖时，可以盖着斗篷睡觉，没有必要先晾干。2）“在秘密的河岸上”，库班河就是界河，河岸上设有检疫所，严禁哥萨克到对岸去。你把这一点细说给《欧罗巴导报》那些滑稽可笑的人们听吧。现在谈谈对印刷方面的意见：“他全明

---

① 皮鲁科夫，书刊检查官。

② 指对《欧罗巴导报》（1823年第128卷第1期）匿名的抨击进行的反批评。——原编者注

白了……"，省略号用得像沙利科夫一样不当。以及从红线开始[1]，"告别的目光"，等等。现在我同意此处写得过于勉强，可又无力修改、无力补充。因此，我满怀希望与感激之情拥抱你。

我从福厄埃[2]手上得到你的信，回信是在邮局寄出的。你与沙霍夫斯科伊的友谊让我这平和的心灵感到喜悦。他呀，说实话，是个好小伙子，出色的作者、出色的皮条客。告诉你一条类似的消息：这里有一位保皇派斯图尔扎[3]，我跟他不仅是一般的朋友，而且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相同，彼此不说假话。他最近的谈希腊的小册子你读了没有？兰热隆伯爵[4]让我相信，其中绝妙处实在太多[5]。谢维林[6]在这儿，可我跟他吵了一架，也不与他打招呼了。维格利[7]来过这里，现到所多玛[8]—基什尼奥夫去了。我看他要在那儿当副省长。我们这里寂寞无聊、人情冷漠。我要冻死在正午的天空下了。

亚·普·

10月14日

于敖德萨

你对我的《强盗》如情节怪诞[9]的意见，实欠公允；相反，这不是称赞；然而，我文笔却是写得不能再好了。《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真是糟透了——只是我俩之间说说而已；但那题辞却好极了。谈到题辞，顺便问一句，你还记得《高加索的俘虏》的献辞吧？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福厄埃，住在拉耶夫斯基家的一位法国人。——原编者注

③ A·C·斯图尔扎（1791—1854），政治和宗教文学作品作家，反动文人，普希金多次写诗讥讽他这位"君主制要员"。

④ 兰热隆，1815—1823年任诺沃罗西亚省省长、将军。——原编者注

⑤ 原文为法文。

⑥ П·谢维林（1781—1865），原为"阿尔扎马斯社"成员，曾在外交部任职，自吹是贵族。——原编者注

⑦ Ф·Ф·维格利（1786—1856），普希金之友。

⑧ 原为《圣经》中一城市名，以荒淫著称，此处喻指基什尼奥夫。

⑨ 原文为法文。

劫运风雨中有块坚硬的顽石
不过是贪欲巨浪中一片枯叶。①

你明白我为什么没采用这两行诗②。可是，为换取你的四行诗，我情愿交出自己长诗的四分之三。别了③。

54. 致A·H·拉耶夫斯基（?）④

1823年10月15至22日于敖德萨

（草稿）

对你信中附言答复如下。因为这附言最能体现您的虚荣心。索班斯卡娅太太⑤还未回敖德萨，所以我还用不上您的信；第二，我的激情消退到了相当的程度，当时又迷上另一位女士，我于是改变了主意。这么一来，就像莱拉⑥·甘斯基那样坐在自家的沙发上，拿定主意不再插手此事了。就是不再像最初打算那样把您的信给索班斯卡娅太太过目（只想瞒住她：是什么让您有了梅利莫特⑦式英雄的欲念）。现在我想这么办：您的信我只给她读几小

① 引自维亚泽姆斯基致Ф·И·托尔斯泰（普希金的敌人）函中的诗句。——原编者注

② 怕人们误认为托尔斯泰是“俘虏”的典型。——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④ A·H·拉耶夫斯基（参见第263封信注释），H·H·老拉耶夫斯基的次子。

⑤ K·A·索班斯卡娅（1794—1885），实际上是诺沃罗西亚军屯长官维塔将军非正式的夫人，维塔是秘密警察的坐探，以出卖十二月党人出名。

⑥ 拜伦长篇叙事诗《莱拉》主人公。信中指普希金在敖德萨的熟人B·甘斯基。——原编者注

⑦ 梅利莫特式的，即恶魔式的，源自P·梅利丘连的长篇小说《漂泊者梅里莫特》。——原编者注

段，适当地略去某些部分；至于我自己，则已针对来信写好了一封详细的、漂亮的复函，复函中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复信是这样开始的："您骗不了我，最亲爱的约夫·洛维拉斯；我看穿您的虚荣心和蓄意干出的无耻行径背后的弱点，"等等；其余的言语也是如此这般。您不觉得这将会产生深刻的印象么？不过，道德方面您一直是我的老师，所以求您宽容我做的这一切，更想得到您的忠告；不过可要快点，因为他们快到了。我得到了你的消息。别人告诉我，阿达拉·甘斯卡娅[1]已经把您变成了花花公子和毫无情趣的人。然而，您上一封信一点也不枯燥乏味。但愿我的信能让您在悲愁中有片刻的欢乐。您已经知道，您那可爱的伯父、那个下流坯来过这里，弄得大家不和，跟谁都吵过架。我正在给他拟制一封出色的、编为2号协议的信，这回他定会挨一顿臭骂。[2]

55. 致Φ·Φ·维格利

1823年10月22日至11月4日自敖德萨寄往基什尼奥夫

（草稿）

万恶之城基什尼奥夫！……

这句诗自然是开玩笑。别生气、别见笑，亲爱的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您正在我苦熬了三年的山沟里苦熬着。但愿您能稍稍排遣一下也好。在致什瓦列茨之函中您向我打听的消息现敬告如下：我认为三个熟人中只有最小的可资利用。注意：他正和兄弟米哈伊尔睡在一个房间里，哆嗦得厉害。由此您可以得出重要结论（运用您那丰富的经验和猜想吧）。正如您已经发觉那样，

---

① 阿达拉是夏多布里昂长篇小说《阿达拉》女主角。信中指K·A·索班斯卡娅之妹E·A·甘斯卡娅，后为巴尔扎克之妻，"恶魔"A·H·拉耶夫斯基也曾追求她。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其兄呆得像大主教手中的权杖。所以不想谈他们了，替我友好地拥抱他们，还有妹妹，再转告他们，普希金亲吻麦金[①]的小手，祝愿她在人世间幸福（姑且不谈天堂吧，有关天堂的足够消息，现在尚未得到）。请您私下告诉普莉赫里娅·瓦尔福洛麦[②]，我爱她，爱得神魂颠倒，我近日便要效仿友人扎瓦利耶夫斯基[③]去当个庶务官和低级侍从。向两位波尔托拉茨基致意，我跟他们是老交情！也向阿列克谢耶夫[④]等人致意。利普兰季在哪里？他好吗？我太想见他啦。我们这里人情冷漠，满目龌龊，饮食倒是好极了。我喝酒了，喝得像罪恶深重的洛特一样，可惜身边没有姑娘。不久前，我们年轻人痛快地玩了一天。大家开怀畅饮，我当酒司令，人人都烂醉如泥，然后各自上车……

56.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11月4日由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敬爱的阿斯莫杰伊，我把新近写成的诗[⑤]寄给你。检查机关不经我同意非要删掉之处和我不想公诸于众之处，我都删掉了。如果你觉得这些不连贯的段落可以出版，那就出版吧，有劳你了。对检查机关那些狗杂种，可别让步，要为每首诗进行反击，反击他们的乱啃乱咬，如可能，请让我知悉。除你而外，那边再没有我的保护人了。还有一事相求，请为《巴赫奇萨拉伊》写个序或跋，即使不是为了我，也要看在你那位淫荡的米涅尔娃·索

① 麦金，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一位熟人。——原编者注

② 基什尼奥夫上层贵族首领、首富、包税人之女。家中总是宾客满堂。她经常替父接待来客，被誉为“基什尼奥夫一颗大珍珠”。

③ H·C·扎瓦利耶夫斯基，沃隆佐夫属吏。

④ H·C·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友人和同事。

⑤ 指《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在书信中，有时简称《巴赫奇萨拉伊》或《喷泉》，以下不一一注明。

非娅·基谢廖娃[1]的分上。现将警察局的公函[2]附上寄你，权作一种资料供你参考。请从中作些摘录(当然对这些资料的来源要保持沉默)。请参见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3]的《旅行记》中《巴赫奇萨拉伊》一文，摘录点像样的材料。所有这些，你都要写成散文——你那神奇的、我曾为之哀悼[4]的诗歌的富有的后继者。得了，它就不能像一位显赫之人那样再生吗？干吗你心血来潮写起了歌剧[5]？干吗让诗人去屈附于乐师呢？小官敬大官这种事就是为了俄罗斯我也不干。至于我干什么，奉告如下：我现在写的不是一部普通的小说，而是一部诗体小说[6]（这可是有天壤之别的），类似《唐璜》——至于发表，我连想都没想过；只是漫不经心地写着。咱们那个检查机关，性情乖张，自以为是。同他们打交道，连琢磨琢磨自己该怎么办都是不可能的。最好还是别去想它。"要吃就吃得饱饱的，不然，又何必弄脏自己的嘴呢？"[7]

亚·普·

新版太可爱了，上帝保佑你，可爱的天使或阿斯莫杰伊天使。

你那篇打败检查机关的文章[8]我竟然没读过，想不到吧？我报纸杂志都看不到，就像亚洲人那样生活。敖德萨是欧洲化的城市，所以这里没有俄国书籍。

亚·普·

我向瓦西里·利沃维奇伯父致敬，不日将给他去信。

---

① C·C·基谢廖娃，娘家姓波托茨卡娅，伯爵小姐，该姓与巴赫奇萨拉伊城女俘玛丽娅的传说有关，П·Д·基谢廖夫将军之妻。——原编者注

② 此函未保留下来。——原编者注

③ 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塔夫利达旅行记》作者。

④ 普希金为维亚泽姆斯基不再写诗歌深感惋惜。

⑤ 与格里鲍耶陀夫合写的轻松喜剧《谁是哥哥谁是妹……》(A·H·维尔斯托夫斯基作曲)。——原编者注

⑥ 指《叶甫盖尼·奥涅金》。

⑦ 此处套用克雷洛夫寓言《小乌鸦》的语句。——原编者注

⑧ 指评《欧罗巴导报》的两篇文章。

11月4日
于敖德萨

57.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11月11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现将《强盗》[1] 寄上。一件真实的事件使我有理由完成这个片断。1820年，我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时，两个铐在一起的强盗竟然游过第聂伯河得救了。他们在小岛上休息，一个看守被打落水中淹死，这些情节都不是我凭空杜撰的。有些诗句颇像《锡隆的囚徒》。这是我的不幸，与茹科夫斯基无意中写成一样了。我的诗成于1821年底。

11月11日

58. 致А·А·杰尔维格

1823年11月16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我的杰尔维格，来函均已收悉，几乎每封都已回复。昨天我偶然想起皇村学校的日子，一种荣誉感和对你及对普欣[2] 的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你们寂寞，我们也寂寞：给你们讲讲白牛的故事好吗？我亲爱的，你写得太少，起码可以说发表太少。不过，我过的是亚洲人的日子，看不到你们的杂志。日前我有幸弄到了你那可爱的十四行诗，急不可耐地一口气读完，真令人赞叹

① 指《强盗兄弟》。

② N·N·普欣（1795—1859），十二月党人，普希金之密友；旅长，共济会基什尼奥夫分会创始人之一。

不已。你如此满怀激情地追述我们的友谊，实在让人感激。你对雅济科夫的诸多期望，我也抱有同感，你对诗圣巴拉丁斯基多年的爱，我也赞同。我在翘首盼望你的诗集出版。一旦到手，我定要大摆酒宴，一定要赞美上帝，要用鲜花香草装饰寒舍，即使皮鲁科夫认为这太轻浮、不庄重也罢。我不喜欢《致格涅季奇》[①]这首讽刺诗，虽然诗句很美，但诗中的辛辣味太少；"不穿礼服的索莫夫"[②] ——这种说法是不可饶恕的。一位有学问的人，一位俄国讽刺作家，居然嘲笑另一位作家独立不羁的精神，这合适么？只有六等文官伊兹麦洛夫[③] 才会开这种玩笑。我盼望着《北极星》。可惜我的哀诗是针对宗教、针对政府写的：是半个赫沃斯托夫，我喜欢写诗（却不喜欢誊抄），不喜欢拿去发表（却又喜欢看到这些诗登出来）。所要的《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日内即寄与维亚泽姆斯基。这是一些互不联贯的段落，为此你会责备我一阵子的，尔后还是会称赞一番的。我正在构写一部新诗，扯得海阔天空，不能自已。皮鲁科夫不会见着此诗的，因为他是个性情乖张的家伙。天才知道我们何时才能一起读读此诗。太无聊了，亲爱的！这就是我生命的副歌。要是舍弟列夫策马驱车来敖德萨，那该多好呵！此时此刻，他在何处？在干什么？我一无所知。朋友们，朋友们哪，应将被放逐的荣耀换之再见时的欢快，到时候了。你们那儿要上演俄国和意大利歌剧，这是真的么？他们是一些天堂的使者。我苦闷得要死，也羡慕得要死。

亚·普·

11月16日

请让人把德文版《俘虏》[④] 寄给我。

---

① 即巴拉丁斯基的寄语诗《致要作家撰写讽刺作品之格涅季奇》。——原编者注

② 这是E·A·巴拉丁斯基给不在国家机关供职的O·M·索莫夫取的绰号。

③ 伊兹麦洛夫（1779—1831），俄国寓言作家、小说家。其寓言主要嘲笑小官吏、小知识分子和商人；《好心人》等杂志出版人。

④ 指《高加索的俘虏》的德译本。

59. 致A·A·希什科夫[①]

1823年8—11月自敖德萨寄往图利钦

你疯了么，亲爱的希什科夫？几个月前你来信，写的全是“阁下”、“拜识阁下”、“实谓荣幸之至”、“阁下之忠仆”……我都认不出你这位皇村学校的同窗了。既然你认为该给我来信，那我就首先请求你对待我一如既往，不然我会伤心的。亲爱的，在高加索没有碰到你，我至今遗憾；我们原可以像当年那样放荡不羁，彼此来点刻薄话。何况我们的命运显然一模一样，都生在同一个星座下呀。我们共同的朋友丘赫尔别凯给你写信了吗？他在生我的气，天知道是为什么。劳驾你帮我们周旋周旋。你干吗不写诗？干吗埋没自己那可贵的天赋？是放到厄尔布鲁士山顶的冰之下冷冻起来了，还是深藏在梯弗里斯的葡萄园里了呢？你要写了什么，请寄给我，真想拜读大作啊，真的。

拥抱你，我的信写得没条理，也没时间写得更有条理。

亚·普·

不久前才知道，你是我们尊敬的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②]的相熟和亲戚。是他提供了与你联系的机会，可他自己却埋头于文件和公务之中。他爱你是有时间的，可是给你写信，却未必。

① A·A·希什科夫（1799—1832），俄国诗人。

② 指亚·伊·卡兹纳切耶夫（1788—1881）。

60. 致Н·И·克里夫佐夫

1823年（?）10至11月自敖德萨（?）寄往图拉

我亲爱的克里夫佐夫：

你还记得普希金吗？别以为这是别后我第一次给你写信。天知道我的信怎么没有送到你身边。只听到你一些不甚了了的消息，不见你只言片语来安慰我这个被放逐的人。莫非你真成了达官显贵①？这可是件大事。别忘了1818年的民主派朋友们。我们都已东西四散、天各一方了。我们都变了，可是友谊，友谊呵……

61. 致N·麦金和某女士

1823年11月（4日以后）由敖德萨寄往基什尼奥夫

（草稿）

是的，我当然猜出了她们是谁，是两位可爱的女士，承她们见爱，还记得敖德萨的、更早是基什尼奥夫的山野居士。你们使我回想起多少狂热、苦难、智慧、美女和家庭晚会，马祖卡舞之类的那段文字，我亲吻了千百次。太太们，在这种既见不着又忘不掉你们的地方，你们要是认为我还能寻欢作乐的话，你们也就太残忍了，我的天哪！唉，亲爱的麦金，在远离你的这个地方，我恼怒异常、苦闷忧郁、天赋也在渐渐消失，连写点讽刺作品的能力都已消亡殆尽，尽管穆鲁兹公爵全家想尽一切办法使我自信有这么一种天赋。

---

① 指克里夫佐夫被任命为图拉省省长。

我唯一的心愿便是回到你们的石榴裙下，如同某位可爱的诗人所言，把我有生之年奉献给你们。你们在《……寺院》中做的一处小小修改，还记得吗？我的天呵，此时此地再来这么一次修改该多好呵。你们打算到敖德萨来？真的？来吧，行行好。为了让你们快活，我们要举办大型舞会，上演意大利歌剧，开晚会，开音乐会。有的是崇拜者、倾慕者，你们要什么有什么。我会模仿猴子的滑稽动作，说粗话，我要为你们画36种姿势的画像，就像阿雷蒂诺[①]描写的那样。

说到阿雷蒂诺，我该告诉你们，我已变得又纯洁又谦虚了，自然是指谈吐。因为我的举止原本一贯如此。望着我、听着我讲话，这不是真正的享受么？难道这也不能让你们快点来？我再说一遍，快点来吧，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原谅我在信上对女士们不拘礼节。她们都过于聪明，不会拘泥小节，因此我会更加道德地爱她们、尊敬她们。

至于您这位迷人又任性的女士，您那书法（尽管一点也没变）让我颤栗，何必说您了解我的脾性呢？你可千万别装出怀疑我的忠诚与悔恨的样子，那会叫我伤心的。

该轮到您来猜猜我是谁了

C为被当作志趣反常之人——舔湿线头往针鼻儿上穿——A，他说在需要耐性和大费口舌的所有场合他总是与众不同。[②]

---

① 阿雷蒂诺（1492—155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早年学习绘画，善写讽刺作品和揭露性文章，被称为丑闻作家。他的《书信集》对研究当时社会颇具参考价值。散文喜剧多以速写方式揭露社会丑恶。使他出名的是淫秽色情作品。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62. 致 A·И·屠格涅夫

1823 年 12 月 1 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您还记得基普连斯基[①] 吗？他曾经从富有诗意的罗马寄书《祖国之子》发表，借以表示对您的问候和敬意。我在索然无味的敖德萨拥抱您，不为别故，只因非常看重您的想念与关怀，我的命运能够改变即得力于此。为体验并非自由的欧洲空气的价值，我在窒闷的亚洲式的囚牢中如此这般呆了三年似乎是值得的。要不是少个知己，我此时本可以过得非常好。再见面时，您一定认不出我来了。我变得如同格里勃科[②] 般郁郁寡欢、切鲍塔列夫[③]般谨小慎微了。

从前的虎虎生气，早已消失殆尽
我有时沉默寡言，有时意志消沉
呵，朋友们，谅解我吧，
即或看在我对你们的依恋之情。[④]

顺便谈谈诗，您想看到我为拿破仑之死而写的颂诗[⑤]，这首诗写得不好，现将还算凑合的几行寄上一阅：

世界为希望之光照耀……

① O·A 基普连斯基，画家。1817 年发表《罗马来信》（载《祖国之子》第 46 期）。1827 年为普希金画像，同年普希金写《致基普连斯基》一诗相赠。

②③ O·H·格里勃科、A·X·切鲍塔列夫，二人均为当时官吏。

④ 引自德米特里耶夫《寄语我的朋友们》。

⑤ 指《拿破仑》一诗。

下边是该诗最末一节：

必将蒙受屈辱的骂名……

这节诗现在已毫无意义了，但它写于1821年初，何况这是我自由主义的最后呓语，今后决不再写了。日前我完成已故的民主派耶稣基督的神话的模仿之作（“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了”[①]）：

我是荒原上播种自由的人……

问候弟兄们、伙伴们。您就尼古拉·米海伊洛维奇和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卡拉姆津娜一事安慰我，谢谢了。令人难忘的、立宪派的、反波兰的、纯洁的公爵夫人戈利岑娜在干什么？还要我为你们的彼得堡惋惜，这可能吗？

茹科夫斯基真不该，我哪点儿比“夏洛蒂公主”[②]差？三年来他不给我来一个字。听说他在翻译《加吾尔》[③]，这可是真的？闲暇之时，我在写一部新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苦不堪言。已写成两章。

6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12月1至8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当然，你是对的[④]，现为你改动如下：

---

① 《圣经》语。

② 指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沙皇尼古拉一世之皇后，茹可夫斯基当过她的俄文教师，为她写过诗。

③ 拜伦的叙事诗。

④ 指维亚泽姆斯基对《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看法。

既然“令人难受的吻”[1]让你想起你那……那就请改成“沁人心脾的”吧，这样就面目一新了。问题是我的格鲁吉亚女郎[2]让人不舒服，这肯定是尽人皆知的。出于对安娜·利沃芙娜[3]昔日童贞的敬重，我已删去“毫不动情的阉人”这几个字。

嫔妃难见圣颜

……

嫔妃无人垂怜

憔悴了如玉红颜。

我受到鲍勃罗夫的诱惑：在他的《塔夫利达游记》中有句“在后宫阉人守卫下”，我想偷他点什么，同时又想为俄文添点《圣经》中的下流猥亵的东西。在我们古朴的语言中，我不愿看到有欧洲式的矫揉造作和法兰西式的过分修饰的痕迹。粗犷和纯朴更适合于俄语。出自内心的坚定信念我才这样讲，而拘于习惯却不这样写作。

家母的信仰

也是你的信仰[4]

你要发觉尚有需作适当改动之处，则请斧正；要是没有，就请保持原样，它已经够清楚了。没有什么比写上“犹如”、“格鲁吉亚女郎”、“姿色”等词更容易的了，但“格鲁吉亚女郎”一词在此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还是悉听尊便罢。

阿波斯托尔已经写完自己的《克里米亚旅行记》，正在印刷，不过不必急

①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中诗句，全句为“什么人的热吻能比你的沁人心脾的吻更动人？”。

②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诗中基列伊的宫妃。

③ 普希金的姑母。——原编者注

④ 引自《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着见到它。

格里鲍耶陀夫这是怎么了？我听说他写了一部有关恰阿达耶夫的喜剧[①]；在而今局势下，他可算做了一件大好事。

现将《强盗》寄上。

我这是怎么啦？请把“他呆滞的目光落在”改成“好奇的”，诗毕竟是卡尔梅克人的诗。

64.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3年12月20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不管那是怎样的罪过吧……[②]

我草稿上就是这样写的。

当然这是个大胆的象征
是桩可怜的无知的罪恶。[③]

“罪过”一词俄语是вина，拉丁文是culpa，法文是faulte。大胆的象征，可怜的无知的罪恶。[④]我们的вина一词有二义，其一与此无关。抛开这些诗句吧：

---

① 指《聪明误》。当时人们发现恰茨基与П·Я·恰阿达耶夫有些相似。——原编者注

② 引自《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③ 引自《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④ 原文为法文。

让未来的索梅兹们去为它们伤脑筋吧。[①]

我很想知道能否避开邮局通信，想给你寄点东西，这东西对邮局来说是过于沉重了。就像我们在亚洲时那样，方便时请人捎带。克里夫佐夫怎么了，这位先生该来跟我打个招呼才是。盼寄《北极星》，很想看到你发表的作品。阿纳哈尔西斯·克洛茨[②]和丘赫尔别凯的杂志[③]情况如何?《喷泉》的插图我们留到再版时用吧。赶快出版，我不是为了名誉，而是为了填饱肚子求你。

12月20日

在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圣诞之际，向你祝贺。

看来，你准备以书信体描写巴赫奇萨拉伊么？千万别这样。玛德里加拉·索菲娅·波托茨卡娅[④]这样做，又当别论。其实在我作品的尾声中，对宫殿的描写是既详细又真实的。宗塔格[⑤]不会比我发现更多的东西。今春你能否来我们南方?我们可以去克里米亚消夏，那可是男女精英聚会之地呀。来吧，这里真的比你们北方快活。

---

① 引自布瓦洛《诗艺》，原文为法文。

② 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祖籍德国。——原编者注

③ 指《姆涅摩辛纳》。——原编者注

④ 指C·C·基谢廖娃。娘家姓波托茨卡娅（参见第56封信注释）。

⑤ A·П·宗塔格，茹科夫斯基外甥女，儿童文学家、历史学家。——原编者注

1824 年

65. 致A·A·别斯土舍夫

1824年1月12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我当然在生你的气，如蒙恩准，我要把你骂个够，骂到明天。你发表那些诗①，正是我求你不要公布于众的。你不会知道我有多气。你来信说没有最后三句通篇哀诗便无意义。那么，"女神的酥胸宛如明亮的水雾升起"②，或

① 哀歌《成卷的白云》。是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读给恋人玛丽娅·拉耶夫斯卡娅听的，后来玛丽娅也念过，十分认真地劝诗人别把最后三句发表出来。这三句诗是："当夜的阴影走近小茅屋的时候，年轻的姑娘在一片漆黑中把你找寻，用她自己的名字呼唤女伴们的芳名"。——原编者注

② 《海的女神》诗中语句。这是印刷错误造成的，原句为"女神的酥胸涌出明亮的水雾"。

者“你的双眸充满病意与哀求”[1] 到底又有何意义？很早以前我曾多次谈过这些诗句。对印刷错误我早已不生气了，但我伤心地发现人们对我如同对待亡人一般，既不尊重我的意愿，又无视我那可怜的版权。沃耶伊科夫这样干倒可以原谅，可你是布鲁图斯呵！[2]

格涅季奇在跟我开另一类玩笑，宣称我答应卖给 Я·托尔斯泰的全部新诗好像都已转卖给他格涅季奇了。托尔斯泰来了封极其冷淡的信，理所当然地埋怨我轻率，拒绝出版我的诗集。他去巴黎了，我没有他的一点音讯。他通过《祖国之子》在和你通信，和他谈谈我的情况，替我说几句好话，并把他的地址寄给我。最后再一次强调我的抱怨和我的请求。为你不念前嫌拥抱你，为所有别的事、为散文和诗歌感谢你。你还是你：可亲之极、朝气勃勃、聪慧异常。巴拉丁斯基，真行，奇才一个。《表白》写得尽善尽美，从今而后我永不出版我的哀诗了。哪怕收集者以福音书起誓要更宽厚和更慈悲也罢。雷列耶夫的《沃依纳罗夫斯基》比他整部《沉思》都好。他的文体已经成熟，正在形成道地的叙事文体，这恰好是我们几乎没有的文体。杰尔维格，好样的。我要给他写信。我准备用诗与你互吻三次，可是请行行好，饶恕我吧。再见，亲爱的瓦尔特[3]。图曼斯基的晚会我至今尚未见识过，所以你的信也没法交出去。他是个好小伙子，可是我不喜欢把他看成诗人。愿上帝保佑他聪明盖世。

亚·普·

1824年1月12日

于敖德萨

---

① 《你可会饶恕我嫉妒的猜测》诗中语句。这是印刷错误造成的，原句为“你那双眸充满惊恐与哀求”。

② 原文为法文。布鲁图斯（前85—前42），古罗马政治活动家，阴谋反对并刺杀裘力斯·恺撒的共和派成员。他在文学作品中是共和派崇高理想的体现者，常常被理想化。

③ 原文为英文。普希金给别斯土舍夫取的绰号，后者曾按瓦尔特·司各特的风格写过中篇骑士小说《诺豪森城堡》。

66. 致 Φ·B·布尔加林[①]

1824 年 2 月 1 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北方档案》第 1 期收到，我的心满是真挚的感激之情，这肯定应当归功于最受尊敬的出版家。您如此宽厚地评论我的鞑靼叙事诗[②]，我的心同样满是真挚的感激之情。您当属其批评和褒扬能够受到、而且应当受到尊重的屈指可数的大文学家之列。随信寄上的两首短诗[③]，如能在贵刊发表，将不胜感激。这两首诗发表于《北极星》时出了印刷错误，致使意义全非。人世间这算不了什么，然而诗歌非同人世。谨致以真诚的敬意。

普希金

1824 年 2 月 1 日

于敖德萨

67. 致 Л·C·普希金

1824 年 1 月（12 日以后）至 2 月初

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终于等到有人捎信的机会，所以我就给你写信，也用不着再小心翼翼的

---

① Φ·B·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反动作家，御用文人，批评家，"第三厅"（即政治警察厅）走狗。私拆普希金写给别斯土舍夫的信件，把信中不便公之于众的一些言语在自己的《文学报》上发表的便是此人。

② 指《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③ 指《哀歌》和《海的女神》。

了。H·拉耶夫斯基到这里来了，你的消息他带给我的不多。在他面前你为什么那样拘谨？为什么不来看我？没钱吗？钱以后慢慢会弄到的。我们何时才能相见，天知道。你瞧，我已经两次通过大臣们向伊凡·伊凡诺维奇[①]告假，可是两次被驳回，可谓皇恩浩荡。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径直上书陛下，信封上写：冬宫，彼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对面，某某钦启。要不就悄悄拿上手杖、礼帽上康斯坦丁堡去碰碰运气。神圣的罗斯正变得让我忍无可忍了。古话说能使我顺心的地方就是我的祖国[②]。然而，只有在长顺心草、有兄弟们的地方，我才能顺心、快活。有钱就好了，可我上哪儿去弄？至于名望，俄罗斯光有名望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在俄罗斯，声誉只能让几个在彼得堡的相识所奉承的那位B·科兹洛夫满足。然而，科兹洛夫及科兹洛夫之流，却为稍稍正派一点的人士所不齿。对于拉马丁的"可是你为何歌唱？"[③]这一问题，我这样回答：我歌唱，如同面包师傅烤面包，成衣匠缝衣裳，而科兹洛夫写文章，就像江湖医生把人医死图的却是钱、钱、钱。犬儒主义我也是如此赤裸裸地公然奉行不违。普列特尼奥夫来信说，《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已经人手一册。谢谢你们，我的朋友们。因为你们好心地关心我的声望，我感谢你们，尤其感谢我的恩人屠格涅夫，感谢我那高贵的靠山和有声望的朋友沃耶伊科夫！[④]我想知道，那位掌握着我全部手稿的人印出的东西是否销售一空？不过这已无关紧要。诗人不该光想如何填饱肚皮，还要像科尔尼洛维奇[⑤]那样满怀希望地去博取女性的欢心才是。亲爱的，我烦极了，目之所及，都那么丑陋、那么下流、那么愚蠢。这还要持续到何年啊？谈到丑陋，顺便说一句，读了洛巴诺夫的《菲德拉》，原想为此写篇评论，倒不是为了洛巴诺夫，而是为了拉辛侯爵[⑥]，可就是提不起笔来。你们那里居然为此事一

① 指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原文为法文。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

④ 指A·И·屠格涅夫和A·Ф·沃耶伊科夫散发尚未出版的《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手抄本。——原编者注

⑤ A·O·科尔尼洛维奇，作家。此处指其《关于彼得一世俄国宫廷之娱乐活动》一文，该文是献给A·E·A·男爵夫人的。——原编者注

⑥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作家。

片哗然，你们的撰稿人竟然把它称作拉辛先生著名悲剧最出色的译本！"你们想步他后尘"[①] 找到忒修斯[②] 新鲜足迹，或找到那黑暗的历程。他译的诗韵脚一塌糊涂，整部作品全是这样译出来的。除了充满理性、准确与和谐的诗句以外，我们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拉辛还能靠什么支持呢？《菲德拉》的结构和人物性格在构思上愚蠢和渺小到极点。忒修斯无异于莫里哀笔下的第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希波吕托斯[③] 是目空一切的、傲慢的、甚至有几分粗野的[④]，严厉冷漠的西徐亚人的希波吕托斯也仅仅是个文质彬彬、谦恭有礼的小孩子而已。

"用如此恶毒的谎言……"[⑤] 等等

读完这大段颂诗，你就会相信拉辛根本不懂塑造悲剧人物。把他和巴利西娜·拜伦诺娃[⑥]小情夫的言辞相比，你定会看出二者智力的差别。而忒拉蒙[⑦] 是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和皮条客—— "无论你们自己在哪里……"[⑧] 真是愚蠢之极！我跟雷列耶夫和好了，《沃依纳罗夫斯基》[⑨] 充满活力。丘赫尔[⑩] 在干什么？我要给杰尔维格写信，要是来不及，那就请你告诉他，请他向屠格涅夫要《英明的奥列格之歌》去发表。可能我会把《奥涅金》寄给他几段。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不要相信诋毁它的 H·拉耶夫斯基，他本来以为我会写浪漫主义作品的，结果发现是讽刺作品。他连犬儒主义也不懂。

① 原文为法文。引文不确。

② 忒修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王，英雄，也是拉辛《菲德拉》悲剧中的人物。

③ 希波吕托斯，忒修斯之子，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菲德拉》剧中人物。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引自《菲德拉》一剧第4场第2幕中希波吕托斯向忒修斯解释的言辞。

⑥ 谑指拜伦叙事长诗《巴利西娜》中的女主人公。——原编者注

⑦ 忒拉蒙，《菲拉德》剧中人物。

⑧ 原文为法文。是忒拉蒙规劝希波吕托斯注意阿丽丝的话（《菲德拉》一剧第1场第1幕）。

⑨ 《沃依纳罗夫斯基》，雷列耶夫的叙事诗。

⑩ 指丘赫尔别凯。

68. 致A·A·别斯土舍夫

1824年2月8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看来，你没有收到我的信。信中所言不再重复。我敢说你发表在《北极星》的中篇小说，比去年发表的那些作品要好得多（即有趣得多），这能说明许多问题①。科尔尼洛维奇是个好小伙子，前途无量，可是干吗为讨某某女士的脉脉温情②而写作？干吗为博取女性赞许的笑脸③才去完成自己有趣的著作呢？这一切都是老套、多余，而且又格外有些沙利科夫式的天真。布尔加林说，H·别斯土舍夫的特色在于思想新颖④。思想⑤一词本可怀着更深的敬意来使用。那篇阿拉伯寓言美妙无比，我劝你死死抓住这位先科夫斯基⑥。本期杂志上的诗人中间我没见有格涅季奇，很遗憾；也没有雅济科夫，也为他惋惜；A·罗德江科（下流猥亵的）情诗本可留给已故的纳希莫夫⑦去写。"昨天——我爱和我想"这样的诗句，随着岁月流逝，定会作为空话废话的范例写进语法教科书的。普列特尼奥夫的《祖国》好极了，巴拉丁斯基是位奇才。我的短诗写得太差。我有关《北极星》的想法就给你谈这些吧。

我的《喷泉》⑧引起轰动，真让人高兴。结构缺陷不是我的过错，我迷信般地将一位少妇的叙述搬入了诗中。

我让她那动人的、朴实的声音
适合于诗歌温柔的规则⑨

---

①②③④⑤ 原文均为法文。

⑥ O·И·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作家。信中所说"寓言"是他的童话《骑浅黄马的勇士》。

⑦ A·H·纳希莫夫，当时的三流诗人。

⑧ 指《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

⑨ 引自A·谢尼耶的《年轻的女囚》。

不过，我写此诗仅仅是为了我自己，发表则是因为需要有钱花。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有不拘礼节的引文。你向我要十首短诗，好像我有一百首似的。恐怕只能找到五首，而且你还要记牢我与检查机关的关系。我不能白要你的钱，何况我已经答应丘赫尔别凯，他比你更需要我的诗。不必打我长诗[①]的主意，如果有朝一日出版的话，肯定是在莫斯科，不会在彼得堡。再见，问候雷列耶夫，拥抱杰尔维格和兄弟们。

1824年2月8日

69.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4年3月8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收到你的来信和包裹，实出意外。衷心感谢你，亲爱的欧洲人。我对我们的书商开始尊敬起来，开始认为我们的职业真的不比别的行道差了。现有一事不解：所印书籍你卖了3000卢布，可印刷费用你究竟花了多少[②]？还在恩赐我吗？你这没良心的！看在基督的分上，把欠你的钱从余款中扣除，剩下的再寄给我，毋需多给。多给了我也存不住，虽然我确实不是一个挥霍浪费的人。一俟还清旧债，我便坐下来写新诗[③]。好在我不属于18世纪作家之列。我为自己写作，为金钱出版，绝非为讨得女性的笑脸。

我急不可耐地盼着《喷泉》一诗的前言，就是你写的前言。不久前我读了你很久以前写的评布尔加林的文章。在你的全部论辩性文章中，此文算是比较好的。《德米特里耶夫生平》[④]尚未看到。亲爱的，你不该贬低我们的克

① 指《叶甫盖尼·奥涅金》。

② 维亚泽姆斯基监督出版《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原编者注

③ 指《茨冈人》。

④ 维亚泽姆斯基所作的文章。

雷洛夫。你的高见应当奉为我国文学的法典，可你却出于不可原谅的偏见，违背自己的良心进行评论。鬼知道你在袒护谁。德米特里耶夫究竟算得了什么？他的全部寓言也抵不上克雷洛夫一篇好作品；他的全部讽刺作品也抵不上你一首寄语诗；此外，倾其所有也抵不上茹科夫斯基任何一首诗歌。你还称他是当代文明诗人①。好一个**文明**诗人！

你托我找所房子，我欣喜之情，不可言喻。不过请你说清楚点："夏初"和"不贵"是什么意思？我已和列夫·纳雷什金谈过此事，他"夏初"要去外地，他在这里租了一栋房子，每月500卢布。另外还有座别墅，租金多少我不记得了。为孩子着想，我劝你还是租用别墅，因为城里尘土飞扬，令人难耐。我再次请你说明，你说的"太贵"是何意；反正你总得花钱，不用在这里，便用在别处。等你回信。C·沃尔康斯基② 不在这里。

1824年3月8日

于敖德萨

70. 致И·Н·英佐夫（?）

约1824年3月8日于敖德萨

（草稿）

将军大人：

现将拖欠已久的360卢布奉上，请接受在下真诚的感谢。至于请大人原谅之言辞，在下万不敢形诸笔端。拖欠至今才与大人了却此债，实令在下羞愧难当，此乃实出无奈：一贫如洗呀。

务请大人相信卑职之至深敬意。③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C·沃尔康斯基（1788—1865），十二月党人。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71.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4月1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维亚泽姆斯基来信是这样写的：

"我在《好心人》杂志[①]上看到：你的《喷泉》发表前某学术团体就有人读过。这像什么话？而且彼得堡还有上千份《喷泉》手抄本在流传，这样一来，以后谁还买呀。我是问心无愧的……"等等。

我也问心无愧。可是人们会对我说：这有什么关系？你毕竟拿走了自己的3000卢布，别的就与你无关了。就算这样吧，遗憾的是，如果首次照欧洲方式办事的书商们打错牌亏了本，以后他们就不会再吃亏了。今后我也要在有利可图之时才会出卖自己的作品。如此说来，我倒要感激关心我名誉的列位朋友了。让他们和名誉见鬼去吧。我的问题是要填饱肚皮，不致饿死。他们却高谈名利！你知道，亲爱的，你们都让我烦透了。现在要你办一件事：《喷泉》销售如何，来信告诉我；不然，我要加入赫沃斯托夫伯爵们的队伍，自己买下此次印刷的一半。评论家们竟如此对付我！布尔加林比沃耶伊科夫更坏，居然登载私人信件，怎么能这样做呢？[②]与朋友们通信，我总是想到哪写到哪，这种事还少吗！让他们发表好了，这是抢劫。我决定中断和所有人的通信，不想跟他们再有任何往来。不论把我贬得一无是处，还是捧上天，对我反正一样，对他们我不屑一顾。但我对读者如同我对书商那样尊重，让他们一边买书，一边瞎扯去吧。

1824年4月1日

---

① 该杂志由А·Е·伊兹麦洛夫主编。

② 参见第66封信注释。

此信由西尼亚文[1]带给你，他是沃隆佐夫伯爵的副官，一位极好的年轻人，我的朋友。你想知道的有关我的一切信息，他都会带去。有人对我说过，好像你准备上我这儿来。你怎么能这样呢？莫非你花公费由宪兵押送来不成？来信。你和父亲对我的哀诗片断均无只言片语的回音，也不寄钱，还破坏我的书稿交易。你们做的真绝呵！

7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4年4月初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我刚从基什尼奥夫回来就看到信件、包裹和《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真不知如何感谢才好。《谈话》[2]妙极了，不仅是观点好，这些观点的表达方式也漂亮，论断见解无可辩驳。你的笔法奇迹般地进步了。前不久我读过《德米特里耶夫生平》，文中所有论断好极了，但是该文技巧怪异，言辞偏颇[3]。看了自己的评论文章与信件，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想在日内写点什么，谈谈我们可怜的文学，谈谈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德米特里耶夫和茹科夫斯基的影响。也许要发表，常言道：各说一套，生财之道[4]。你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的《谈话》与其说是为俄罗斯，不如说是为欧洲而写。有关浪漫主义诗歌，你的意见是对的；可是你抨击的古老的……古典主义诗歌，在我们这里是否十全十美，还是个问题。凭福音书与圣餐我再说一遍，尽管德米特里耶夫有过影响，但他不会、也不该比赫拉斯科夫和瓦西里·利沃维奇伯父更有分量。

---

① И·Г·西尼亚文，后当内政部大臣。——原编者注

② 维亚泽姆斯基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写的前言（《出版家和经典作家的谈话》）。——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法文，是套用法国谚语“意见抵牾出真理”。

难道他一个人就能代表我们的古典主义的文学，如同莫尔德维诺夫[1]一个人就能代表全俄反对派么？他又凭什么是经典作家呢？他的悲剧、醒世诗或者史诗何在？给谢维琳娜写几首寄语诗、转译吉沙尔几首讽刺短诗就是经典作家？《欧罗巴导报》的意见算不上什么高见，生《好心人》的气是不可能的。浪漫主义诗歌之敌何在？经典中坚何在？有空我们可以谈谈这一切。现在谈正经事，也就是谈钱。斯廖宁给《奥涅金》出的价，多少合我的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在欧洲，我看这是地理学家的过失。究竟如何，这要由检查机关来决定，我可不敢开玩笑。因为事关我的前程，事关我的独立自主——这是我必不可少的。我有力量出版《奥涅金》——要么吃到鱼，要么……袖手旁观。这条谚语女士们恰恰用其反义。无论如何，我也要干，不惜一切代价去干。向丘赫尔别凯、马丘什金[2]、维尔斯托夫斯基[3]致以亲切问候，我尽快给他们回信。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手抄本的流传，我把舍弟数落了几句。布尔加林一伙是什么货色？岂止是偷东西的夜莺，简直就是白嘴鸦强盗！请原谅，亲爱的，给我寄点钱来。

亚·普·

我说“有人捎带的机会”的意思你没明白，我是说邮政局长对我有失信任，加之我也不相信他。

---

① H·C·莫尔德维诺夫（1754—1845），俄国伯爵，海军上将。他是1826年唯一拒绝在十二月党人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最高刑事法院成员。

② Ф·Ф·马丘什金（1799—1872），普希金皇村学校同学，航海家。

③ A·H·维尔斯托夫斯基，俄国作曲家。

73. 致В·К·丘赫尔别凯（?）

1824年4月至5月上旬（?）于敖德萨

（片断）①

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和《圣经》时，有时我喜欢通贯作品的那种神圣精神，但我更喜欢歌德和莎士比亚。你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在写浪漫主义长诗中词藻华丽的段落，同时在补修纯无神论课程。这儿有位英国人，是位双耳失聪的哲学家。我还未见过这么聪明的无神论者。为证明圣贤、造物主和主宰是不可能存在的②，顺便也为彻底驳倒那些"灵魂不死"的无力的证据，他已写满上千页的书稿。他的体系倒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令人信服，但不幸的是，他所言最接近真理。

74. 致А·И·卡兹纳切耶夫

1824年5月22日于敖德萨

（二稿）

尊敬的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鉴于对公文尺牍全然无知，我不知是否有权答复伯爵大人的命令③。无论如何，我仍乞望你的仁慈，并斗胆向您坦

① 这是警方从截获诗人的信中摘录的部分，全文无以窥见。该信成为把他从敖德萨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理由。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指沃隆佐夫伯爵派普希金去蝗区调查一事。一稿中有"我无意履行公务，也从未曾以公职谋求……"等语。——原编者注

陈下情。

七年来，我从未办过公事，没写过一份公函，同任何一位长官都无书信往来。如您所知，这七年我纯属虚度。怨天尤人于我自属不当，是我自毁前程选择了另一目标。切勿以为我是怀着一个打油诗人幼稚的虚荣心来看待诗歌创作，也不要认为我把诗歌创作当成多愁善感之人的消遣：它只不过是我的一门手艺，是使我得以糊口和获得家庭独立的一个诚实的工业部门。我以为就是沃隆佐夫伯爵也无意剥夺我这两种权利。

人们会对我说，既然我领受700卢布薪俸，就必须履行公务。您知道，只有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才能进行书刊交易，因为只有那两个地方才有撰稿人、检查机关和书商；仅仅由于我远离此二京都2000余俄里，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失去最有利可图的交易。政府理应以某种方式来补偿我的损失，我领受的700卢布并不是官员俸禄，而是流放罪人的口粮钱。在时间支配与职业选择上我若不能自主，就准备放弃这几个口粮钱。我谈这些细节，是因为我敬重沃隆佐夫伯爵的旨意，重视您和诸位正直人士的意见。

在此我要再次表白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伯爵已经知晓的想法：如果我担任公职，除伯爵大人外，我不给其他任何长官当部下；不过，虑及自己愚钝无能，我已放弃任职的种种益处和晋升职务的希望。

我知道，如常言所说，此信足以断送我的一生。如伯爵令我退职，我准备从命；不过我觉得改变依附关系会大有所失，然而我也不曾奢望有何好处。

尚有一言禀告：您可能不知我患动脉肿瘤之疾，与死神相伴已有8年。我不能提供任何医生证明。难道不能让我清静度过这肯定不会长久的余生么？

谨致以深深的敬意并奉上一片赤诚。

75. 致А·И·卡兹纳切耶夫

1824年6月初（2日以后）于敖德萨

（草稿）

鄙人退职一事让您如此伤心，鄙人难过之至，您流露出的遗憾之情，我由衷地为之感动。至于您担忧退职后果，我看并无充足理由。我能有什么遗憾？遗憾这功不成名不就的职业？这种想法我已经认可了。遗憾我的薪俸？既然写作能挣得更多的金钱，为此牺牲公职，亦纯属自然。您对我讲庇护、友谊，二者不能兼而有之。我不能、也无意奢望沃隆佐夫伯爵的友谊，更不用说他的庇护了。照我看来，没有比庇护更侮辱人的了。我不会卑躬屈膝、俯首贴耳地去敬重此人。对此我自有民主主义者的偏见，这种偏见同贵族的傲慢与偏见正好相当。

仰承长官鼻息，看上峰脸色行事，我烦透了。人们在我自己的祖国对我的尊重还不如对向我们炫耀愚蠢、故弄玄虚的英国小儿的尊重，这真让我厌倦。我唯一渴求的就是独立（无足轻重的字眼呵），重要的是事情本身甚妙。凭借英勇顽强，我终于得到了独立。对以写诗、卖诗维持生计的憎恶之感我已经克服，这最难的一步已经跨越。如果说我的写作仍受灵感的摆布，我却已经把写就的诗章当成商品考虑它价值几何了。我不理解朋友们（不太清楚这些朋友到底是谁）的恐惧何来。

不容怀疑，沃隆佐夫伯爵，这位并不愚笨的人，会在上流社会指责我：这是我让他尽情享受颇能使其引以为荣的胜利。因为我不太在意上流社会的世俗偏见，如同我很少在意我国评论家们的欣喜与责骂一般。[1]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76.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4年6月7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尊夫人今日已到敖德萨，带来你的信件和瓦西里·利沃维奇[①]的情诗。他诗中对我说：你要和可爱的公爵夫人同住。别信他，亲爱的，也别吃醋。信中所言诸事都让我高兴：看得出，写完讽刺小品[②]后你心情平静下来了，早该如此！我们楚瓦什人没有批评，棍棒相见似乎有伤大雅，想决斗又令人啼笑皆非：最好是听我的，保持沉默。请把格里鲍耶陀夫的讽刺短诗[③]寄给我。你的讽刺短诗有不确之处：刺耳之声应为尖叫声。不过诗写得好极了。信中谈到办杂志，这一想法早在我脑中徘徊。问题在于不能指望沃隆佐夫。除他自己而外，他对谁都冷漠无情，对文人墨客的支持和保护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我们谁也不会乞求**开明的达官贵人的慷慨庇护**。这种事和罗蒙诺索夫一道已成过去。我们当代文学是、也应当是光明正大、独立不倚的。我们应当联合一致，自己干起来。可是不幸得很！我们懒惰成性，材料有，研究材料的人有，可是推动这一切的关键人物何在[④]？到哪儿去找我们自己的编者，即我们自己的卡切诺夫斯基？（米洛诺夫[⑤]以为，即使是《欧罗巴导报》的出版人，也毋需智慧，只需……）。还有，糟糕的是，你是个宗派主义者[⑥]，这种事需要很大很大的耐心和忍让；假如我同意德米特里耶夫当我们一伙的头

① 指В·Л·普希金。

② 讽刺М·А·德米特里耶夫，他对维亚泽姆斯基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写的前言有批评。——原编者注

③ 讽刺М·А·德米特里耶夫和А·И·皮萨列夫的作品手稿。——原编者注

④ 原文为法文。

⑤ М·В·米洛诺夫（1792—1821），讽刺诗诗人。普希金引用他的短诗讽刺М·Т·卡切诺夫斯基。——原编者注

⑥ 原文为法文。

目，你能把卡杰宁让给我吗？我正准备放弃瓦西里·利沃维奇，你放弃得了沃耶伊科夫么？更糟糕的是我们都十恶不赦，又天各一方，彼此交往甚难，又不能同心同德；大好时机时时擦肩而过。最主要的是，对所有杂志人家都要严加管束，使之有所畏惧。如果我们在一起，昨天晚饭时商定的作品，明天就可以出版，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可现在，你得从莫斯科把对布尔加林蠢话的评论给我寄到敖德萨，再送到彼得堡交皮鲁科夫审查，再过两个月后你才发表，那评论也就过时了。亲爱的恶魔[1]，我们还是别操这份心吧。这是办不到的，这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我那点钱能让你派上用场，我很高兴。劳你大驾，切勿操之过急。我让尊夫人把《奥涅金》第一章捎给你。部里正在进行人事变动，该诗也许能出版。《高加索的俘虏》第二版，有人出价两千卢布。你以为如何？可以同意吗？我们搞不成第三版的。

别了，亲爱的，我是坐在被窝里睡眼蒙眬地给你写完这封信的，请来信。

77.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6月13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你问我对布尔加林的谎言[2]有何看法——见他的鬼去吧。你总想与撰稿人发生口舌之争，就像维亚泽姆斯基信上所写的那样。你应当自尊自重。你、杰尔维格和我，我们三人都大可不必理睬我们文学界的那帮浑蛋——这就是我对你的全部忠告。不如来信谈谈《北方花朵》[3]——能否出版？何时出版？我在期望检查机关能随着部里的人事变动而变动。可惜……简直令人忍无可

① 维亚泽姆斯基的绰号。

② 指布尔加林有关出版普希金诗集的短评（载《文学报》1824年第7期）。——原编者注

③ 杰尔维格主编的文艺刊物。

忍[①]。皮鲁科夫和克拉索夫斯基[②]愚笨、固执、好压制人，令人无法忍受。再不能长此下去了。希什科夫老爷子有什么理由开始自己的行动？他不是出于对科学院词典之珍宝及构词完美的“喷泉”一词之敬重禁止过《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出版么？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一直期望他能对文学发善心。我给他寄去的不是叛逆者“阿尔扎马斯人”的吻，而是浪漫主义强盗的亲吻。我想带上《奥涅金》的第一章或某一章前去叩检查机关的大门。说不定能混进去。你要我谈谈《奥涅金》的细节——我亲爱的，毫无情趣。下次找个时间再谈吧。目前我什么也没写，在忙别的不愉快的事。这里既无聊又尘土飞扬。维拉·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已来到此地，这是一位和善可亲的妇人——可我更喜欢她的丈夫。茹科夫斯基的作品[③]我已收到。这位故人[④]颇有名望，愿上帝保佑他早升天国！听我说，亲爱的，我需要钱。《高加索的俘虏》你一年可卖上2000卢布，你卖给谁了？诗稿须作如下修改："过路人便恢复了神志”改为“俘虏便恢复了神志”；“他那呆滞的目光凝视着……”改为“他那好奇的目光凝视着……”；“充满希望的幻想……”改为“令人陶醉的幻想……”；“命运之神并未为她安排多少欢乐的日子……”改为“命运之神并未给她安排多少欢乐之夜……”。请务必改过来。再会。

6月13日

78.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4年6月24至25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我在期待着特鲁别茨科伊[⑤]启程，好草一封信给你带去。就从与我关系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当时的书刊检查官。

③ 指1824年版的茹科夫斯基的《诗集》。

④ 指茹科夫斯基近些年几乎没有创作出什么作品。

⑤ П·П·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此信便是普希金托他带的。——原编者注

最密切的事情说起吧。我与沃隆佐夫已经反目，用书信方式和他进行了辩论，并且，在最后一封信里我提出退职。当局如何了结此事尚不清楚。提比略[①]对我定会幸灾乐祸地横加指摘；有关塞昂[②]伯爵欧式思维方式的欧式传闻的全部责任定会加在我头上。暂且勿将此事告诉他人。我已是头晕脑涨了。从你给维拉公爵夫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你和丘赫尔别凯一样痛苦，你在为拜伦伤心[③]，这位诗人谢世必将成为诗歌的一个伟大的题材，这让我欣喜不已。拜伦的天才及其青春年华之光暗淡了。他已不再是在其许多悲剧（《该隐》一剧也不例外）创作出《异教徒》和《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斗志昂扬的魔鬼了。《唐璜》一剧头两章比后面各章写得高明。后来，他的诗显然变了。造物主把他整个儿给倒过来了，没有渐进过程，突然间他成熟了、长大了——唱完就不再出声了。他那早期的诗歌已离他而去了，一去不复返了。《恰尔德·哈罗尔德》第四章之后，我们听到的不再是拜伦的声音，而是另一位有着极高人类天赋的诗人在吟唱。你用《恰尔德·哈罗尔德》的第五章来追悼其亡灵的想法好极了——我可是力不从心了——希腊已让我厌倦了。思考希腊人的命运应当和思考我的黑人兄弟的命运一样，希望他们从难以忍受的奴隶地位下解放出来，这是可以的，可是要求所有有教养的欧洲各国人民都热心于希腊人的斗争，这是万万不可原谅的幼稚。耶稣会的教徒们给我们讲了许许多多有关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④]的事迹。然而，我们认为，由暴徒和小铺子老板们组成的这群为非作歹的乌合之众正是他们合法婚姻所生的后代，也是他们那个帮派恶名的继承人。你会说我改变了看法。倘若你来我们敖德萨瞧瞧米泰雅第[⑤]的同胞们的所作所为，你也会同意我的见解的。再来看看拜伦本人几年前在《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评论中写些什么吧，就

---

① 提比略，即克劳狄·尼禄（前42—37年），奥古斯都养子和继承人，古罗马皇帝（14—37年）。公元14年前曾担任一系列国家要职，参加多次远征。在位期间把国家司法权和选举权职能交给元老院，实行专制。诗人在本信中暗指亚历山大一世。

② 塞昂，提比略之宠臣，信中指M·C·沃隆佐夫。——原编者注

③ 拜伦于1824年4月7日逝世。

④ 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19年），雅典最伟大的政治家、民主派领袖。公元前454年指挥雅典军队在科林斯湾海战中打败亚该亚人。

⑤ 米泰雅第（约前550—前489年），雅典国务活务活动家、统帅。

是说，看看（我记得是）他援引法国驻士麦那[1]领事富维利所说法的那几段话吧。我答应给你写一首以拜伦先生之死为题的结构简单的小诗。

我很想和你谈谈部里变动一事。你对此有何看法？我是亦忧亦喜。很早以前有句老话：否极泰来。感谢俄国的上帝，由我们作家组成的俄国反对派（不论他们如何）在期待着某种事件发生，他们已变得有些不耐烦了。我暗自也在不时地为这一情绪所激动。现在，正如Ф·格林卡对其情妇所言，她貌若天仙，她双眸蓝若净空，情爱乃是神圣之情感。这帮浑蛋又要安静下来了，杂志又要胡说八道了，官吏们也会照旧为非作歹了，俄罗斯将会依然如故，就像希什科夫将照旧做他的日祷一样……另一方面，钱、《奥涅金》、可兰经的圣训——概括起来就是我的利已主义。再说一句：我已让舍弟出卖《高加索的俘虏》二版版权，因需钱用。出第三版我们是没指望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你又要糟蹋我了，你又在赏赐我了，鬼知道你在和谁打交道。你是一个好惹事的出版商。格涅季奇虽非良友，但毕竟对我分文不贵，他心平气和地在一旁坐山观虎斗，既不同卡切诺夫斯基对骂，也不同德米特里耶夫争吵。[2]

亚·普·

你也给我寄些诗来。

79. 致A·A·别斯土舍夫

1824年6月29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别斯土舍夫，你以为我在生你的气，你错了。只是因为懒我才没回你最近的一封来信（另一封没收到）。布尔加林又当别论，跟此人通信危险，

① 士麦那，伊兹密尔城古称。

② 指这两人同维亚泽姆斯基有关《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论争。

读读他的作品会愉快得多。你自己想想看：当初，我爱得神魂颠倒。每逢这时我都要写些哀歌，就像别人弄脏自己的……床铺一样。你把我湿漉漉的床单挂出来示众，这岂是友善之举？愿上帝宽恕你！你把我的三首哀诗在最近一期《星》上登了出来，真让我出丑；我鬼使神差地写了些有关《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多愁善感的诗行，并想起我那位伤感的美人儿。你不难想象，看到这些诗登出来时我是何等地懊悔。杂志可能落到她手里。看到我如此忘情地同一位彼得堡的朋友谈她，她会怎么想呢?！我并未指名道姓写她，是布尔加林私拆信件并将其公诸于世的（这该死的哀诗，鬼知道是谁给你的），你我都没错。然而，她有必要知道这一切吗？我承认，与当今世上所有刊物上的看法相比，与我们所有读者的看法相比，我更看重这位妇人的看法。我已晕头转向了。我真想在《欧罗巴导报》（我唯一无权抱怨的杂志）上登文表明我的想法：不经本人同意，布尔加林无权刊用尚在人世的两人之间的私人通信。不过，我感谢上帝，我已把这一切都置之脑后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吧。亲爱的，我伤心的是你什么也不写，你不写谁来写？M・德米特里耶夫和A・皮萨列夫来写么？妙极了！而今，即使拜伦和行将就木的歌德干起架来，欧洲也不会为之所动，不会去鼓动和挑逗他们打下去，也不会泼冷水去制止他们。论战已成为过去。如今谁还会对德米特里耶夫、对维亚泽姆斯基的评论的评论或A・皮萨列夫对自己的评论感兴趣呢?我曾被迫卷入事端[①]，那是因为M・德米特里耶夫逼我出来作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干了。我的《奥涅金》在成长，可谁来发表呢？我在想，在希什科夫的治理下，你们的检查机关也变得聪明了——我看得出，还是旧规矩，老办法。老实说，如果你需要我的同意才出版《强盗》[②] 的话，我绝不同意，除非他们为**犹太人**和小酒馆鼓行（畜生！畜生！畜生!），最后，托你办一件事——请你想办法见见我那转瞬即逝的青春时代的转瞬即去的朋友中的一位好人——尼基塔・弗谢沃洛日斯基。请提醒这位可爱的、健忘的自私鬼：世上还有一位同

---

① 指参与德米特里耶夫同维亚泽姆斯基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产生的争论（普希金发表致《祖国之子》出版人的信，该信载《祖国之子》1824年第93卷第48期）。——原编者注

② 指《强盗兄弟》。

样的自私鬼、可爱的诗人A·普希金。当初这位普希金曾把自己的诗集以1000卢布的钞票卖给了他，如今想原价向他买回。阿里斯季·普·弗谢沃洛多维奇能否同意？我会提议外加我对他的友情，友情他早已有之，主要是1000卢布的问题。[1]请把我的信给他看。拿出勇气来，就像约伯或罗蒙诺索夫的上帝所说的那样：快点答复我。[2]

1824年6月29日

于敖德萨

80. 致П·A·别斯土舍夫

1824年7月5日于敖德萨

（提纲）

在历史方面，法国人比英国人毫不逊色。如果说法国人在某一方面领先的话，那就应当想到伏尔泰率先踏上新途——将哲学的灯光引入黑沉沉的历史资料之中。罗伯逊[3]说过，如果伏尔泰愿意说出自己的故事来源，那么，他罗伯逊永远也写不出自己的《历史学》。其次，雷蒙特[4]是19世纪的天才——你要是读了他的《路易十四王朝述评》一书，你定会把他看得比休谟和罗伯逊更高。至于拉博·德·圣艾蒂安——糟透了。

1824年7月5日

于敖德萨

法国的浪漫主义时代尚未到来——德拉文还在亚里斯多德的旧网中挣扎——他是悲剧作家伏尔泰的、而不是大自然的门徒。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套用罗蒙诺索夫由《圣经·旧约·约伯纪》第9章改写的诗中语句。——原编者注

③ 罗伯逊（1721—1793），苏格兰历史学家，启蒙时期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

④ 雷蒙特（1762—1826），法国历史学家。

定为浪漫主义新诗的所有诗集——是法国文学的耻辱。①

拉马丁的《拿破仑》、《垂死的诗人》写得很好。

没有谁比我更不喜欢可爱的安德列·谢尼耶了——但他是经典作家中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颇具希腊古诗特色。

记住我的话：在拉辛和布瓦洛的故国，第一号天才正在如此地热心于极度自由和文学烧炭党的活动，如同你们德国人所为一样。至于诗么，法国暂且比我们要少些。

81. 致А·И·屠格涅夫

1824年7月14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料想您已得知我退职的要求了。我在急切地盼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并且，也在满怀希望地遥望着你们北方。我可以和英佐夫和睦相处，却跟沃隆佐夫合不来，岂非怪事？原因在于他突然对我极不尊重、行为卑下，我不能坐等更大的不快，所以就赶在他的如意算盘得逞之前先提出退职要求。沃隆佐夫是个野蛮人、宫廷的卑劣小人、下贱的自私鬼。他把我看成十四品官的小文书，我呢，坦白地讲，自以为满不至此。每当我有机会打赢摩尔达维亚的贵族②时，英佐夫老爷子就把我关起来。不错，这位好心的神秘主义者同时也来看望我，和我谈西班牙革命。我不知沃隆佐夫会不会把我关起来，但可以肯定，他是不会来找我谈议会宪法的。我远离邪恶，正在积德行善。我要弃职写诗。我知道您对我这罪大恶极的戏谑之作素有偏爱，本想把我的《奥涅金》寄几行给你，可又懒于誊抄。不知他们能否让这可怜的《奥涅金》升入出版界的天国，不过，无论如何我要试试。要是您能留任旧职，部里的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Т·巴尔什，基什尼奥夫有名的大贵族，摩尔达维亚最高会议成员，其妻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致使普希金要求和他决斗。

最后变动定会让我开心的。不然，这对我们作家来说是真正的损失。亲爱的，敬爱的，原谅我吧。此信由沃尔康斯卡娅伯爵夫人[1]带给您，您对她是何等热爱，她又是何等可爱。如果您很久未见到她的女儿，那她那可爱的脑瓜里的公正和忠诚定会让您吃惊不已。拥抱大家，也没几个人了。吻K·A·卡拉姆津娜[2]的手，吻戈利岑娜公爵夫人，无论立宪派还是反立宪派都视同自由般对之崇拜的妇人之手。[3]

亚·普·

7月14日

82.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4年7月15日自敖德萨寄往莫斯科

为什么你在给自己妻子的信上骂我？是因为我退职，就是说是为我谋求独立自主？为什么不给我来信？你能来我们尘土飞扬的南方么？但愿如此。对"你和地方当局搞得是否融洽"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虽然可以回答。丘赫尔别凯正要到我这里来——我正在焦急地等他到来。他也不给我写一个字来。为什么他不回我的信？你把《强盗》交给他刊登在《姆涅摩辛纳》[4]了么？我原想把《奥涅金》的某些段落给他寄去，可是不行：全都盖上了不准出版的印章了。我本想把《俘虏》卖掉，可奥利杰科普的欺骗伎俩[5]又妨碍了我。他转载了《俘虏》，我将忙于搜集法律条文准备打官司。别了，我亲爱的。祝

① 沃尔康斯卡娅伯爵夫人，十二月党人C·Г·沃尔康斯基之妹。

② A·И·屠格涅夫之妻。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普希金让维亚泽姆斯基把《强盗兄弟》一诗交给丘赫尔别凯，请他在自己主编的刊物《姆涅摩辛纳》上发表。——原编者注

⑤ E·И·奥利杰科普将德文版的《高加索的俘虏》再版，该版有俄文附录。——原编者注

福我吧，你这至尊至圣的魔王①。

7月15日

83. 致B·Л·达维多夫（?）

1823年6月至1824年7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敖德萨

（草稿）

你把我视为正在取得解放的希腊的敌人、土耳其奴隶制度的卫道士，闻听此言不胜惊讶。显然你莫名其妙地曲解我了。但是，无论别人对你说些什么，你都不应相信我的心会对重获新生的民族高尚的努力怀有不良感情。被迫在你面前自我辩白，实在遗憾。在此，我再重复一遍：我是偶然谈到希腊人的。

人们大多太爱面子、太不明事理、太轻率、太无知，也太固执；老道理多讲总不会错。它们很少遭到反驳。他们容不得轻慢。他们易为冠冕堂皇的言辞迷惑，心安理得地重复各种各样的新闻，一旦习惯了新闻就再也离不开新闻了②。

一旦某种意见成为公众舆论，公众越是异口同声地拥护，就越有害。希腊人在欧洲人中拥有有害的拥护者要比理智的朋友多得多。没有任何事业像希腊人的事业那样民族化，虽然在他们的政治关系上，他们的许多人对欧洲来说更为重要。

① 维亚泽姆斯基在“阿尔扎马斯社”的绰号为“阿斯莫杰伊”（“恶魔”），故普希金在信中称他为“魔王”。

② 普希金原稿中的这段文字明显地用线划出，准备将它移至另外的地方。——原编者注

84. 致B·Л·达维多夫（?）[①]

1823年6月至1824年7月自基什尼奥夫寄往敖德萨

（草稿）

从君士坦丁堡涌来一群经不住饱尝作战之苦的土耳其步兵第一次齐射而败下阵来的胆小如鼠的流氓、小偷和流浪汉，他们就要组成维特根施泰因伯爵[②]军队中的一支滑稽队伍。说到军官，他们连士兵还不如。我们在敖德萨和基什尼奥夫的大街上见过这些新的盲流——其中许多人都还认识。我们可以证明他们一贫如洗。此时此刻，正当他们的所讲所言本该吸引每一个欧洲人时，他们竟然表现得如同一帮笨伯——居然对战事一无所知、毫无荣誉观念、士气低落——此间的法国人、俄国人都对他们露出了满腔的鄙视；而这一切他们都能忍受，甚至以泰米斯托克利才有的那种若无其事的冷静去领受棍棒之苦。我既非野蛮人，亦非讲授可兰经的圣贤，希腊的事业引起我很大的同情，正因为如此，目睹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肩负保卫自由这一神圣职责，我才不禁义愤填膺。[③]

---

① 此信原稿信纸上半截被裁掉。——原编者注

② П·X·维特根施泰因，俄军元帅（1826年起），公爵。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85. 致И·C·杰斯波特-泽诺维奇[①]

1824年8月8日于科尔平村

亚历山大·普希金衷心感谢伊格纳季·谢苗诺维奇·泽诺维奇的殷勤接待，在离开贵府之际，无缘结识尊敬的主人，深感惋惜。

1824年8月8日

86. 致A·H·武尔弗[②]

1824年9月2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德尔普特

你好，武尔弗，我的朋友！

亲爱的，我确实已在张开双臂、打开酒瓶恭候你的光临。请说服雅济科夫同来，也请把我的信给他过目。鉴于我受到严密监视，二位如认为有必要给我回信，就请用双层信封并将来信寄给你那位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姐姐转我。

再见，亲爱的。

亚·普·

---

① И·C·杰斯波特-泽诺维奇，维捷布斯克省科尔平村的地主。普希金从敖德萨去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途中曾在杰斯波特-泽诺维奇的领地维切布斯克省科尔平村停留，故写此信相谢。——原编者注

② A·H·武尔弗（1805—1881），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相邻的三山村女地主П·A·奥西波娃初婚之子。诗人在此还附诗一首：《致武尔弗函摘抄》。

87.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4年10月8日或1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我亲爱的，你终于吭声了——你的便函收悉，完好无损，现将回信寄上。奥利杰科普既偷东西，又撒谎；家父与他没有任何交易。委托书①本当寄你，但请稍候；印花纸在城里——我却在偏僻的乡下，须到城里搞个证明才行。如没有委托书也能办的话，就请你开始行动，我唯一能干的朋友！从伯父来信得知，维拉·费奥多罗芙娜公爵夫人已去你那里。我要说，你一点也配不上你妻子（除了诗歌，然而诗歌你又不写）。我马上给她去信；我一直想弄清她所到之处的确切地址。请你先转告她，就说在下拜伏在她的足下，就说她是位姿色迷人的娇娘。② 至于我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无可奉告——太无聊，如此而已。你想知道沃隆佐夫伯爵其人如何么？

半似英雄人物，半似无知之徒……③

顺便谈谈诗：今天写完了长诗《茨冈人》，对于这首长诗不知说什么才好。它让我厌烦了。我刚刚搁笔，还未来得及洗净发霉的……现将为上帝之仆拜伦灵魂安息而写的短短的祭文④寄上一阅。我本想写一篇真正的长篇祭文，然而，独自写起来又毫无情趣——也许是心里老想着克拉索夫斯基和皮鲁科夫那愚蠢的、无限上纲的九九表吧。舍弟莱昂向你问候。寄点诗来，我寂寞得要死。

---

① 指委托维亚泽姆斯基办理控告奥利杰科普一案的委托书。——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引自《讥沃隆佐夫》(其一)。

④ 指《致大海》一诗。——原编者注

88.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4年10月底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前去要函一封，不知收到否。有一事令我痛心如焚。为以防万一，在此再略述如下：一位在库良斯克战役阵亡的希腊英雄，其八岁的女儿罗多埃斯·萨菲埃罗斯现寄养在基什尼奥夫的卡捷琳娜·赫里斯托福罗芙娜·克鲁片斯卡娅，即比萨拉比亚前任副省长的夫人家里。不知能否收养孤儿？她是一位俄国上校的侄女，故可视为贵族。务必让玛丽娅[1]动恻隐之心，我的诗人！"我们也要不负天意"[2]。我不打算谈自己，要我若无其事地放弃这一切我办不到。说不定在我倾吐心中的积愤之时会惹你生气。舍弟将把我的诗给你带去，我盼望你的诗如同期待一种慰藉。热烈拥抱你，虽说我心情忧郁。请把我的情况转告卡拉姆津一家，告诉他们，我对他们一往情深。拥抱他们中一切可以拥抱的人；其余的人——致以我满腔的感情。

89. 致П·A·普列特尼奥夫

1824年10月底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草稿）

你出版了我叔父的诗歌……[3]

---

① 即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皇后。——原编者注

② 引自茹科夫斯基《致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一诗。——原编者注

③ 引自《致普列特尼奥夫信函摘抄》。

把我的《奥涅金》托付于你[1]，我既高兴，也放心！请把我的审判委员会——你、茹科夫斯基、格涅季奇和杰尔维格——召集起来。我等待着你们的审判，并将心悦诚服地接受你们的裁决。

很遗憾，巴拉丁斯基不在你们中间。听说他在写东西。

90. 致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24年10月底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敖德萨

（或寄奥斯塔菲耶沃）

（草稿）

美丽、善良的维拉公爵夫人，

娇媚迷人、大慈大悲的夫人！

对您的来信我不表感谢，任何言辞都过于平淡，都过于无力，都不足以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您温柔的友情足以慰藉任何人的心灵，不像我对别人的情谊中有那么多私心杂念；无论我怎样，您的友情都能使我这个蒙受诸多不幸的人感到慰藉，也只有您的友情能平慰我的苦闷和狂暴，达孤寂苦闷的心情折磨着我荒诞无稽的生活。您想知道这荒唐的生活，那我告诉您：我所预料的事都已成为现实。回到家人中间，只能使我更加伤心，本来我已经够受了。家人都在责难我被流放，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我不幸的牵连。他们断定我对我姐姐（一个纯真无邪、非常可爱的姑娘）和我的弟弟（一个对我的诗歌赞叹不已、同我在一起又感到无聊的可爱的年轻人）宣扬无神论。我是否想到他们，只有上帝一人知道。家父有个弱点，他同意履行职责。这些职责在任何情况下都使他在对我的关系上陷于一种虚假的境地。因此，只要我不在被窝里，我的全部时间都是骑马在野外度过的。大海使我想起的一切令我感到忧伤，就连潺潺的小溪也使我感到真正的痛苦。我在想，如果蔚蓝色

[1] 普希金委托普列特尼奥夫出版《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原编者注

的天空能使我发疯地（……）痛哭一场该有多好啊。至于说邻居们，起初我不得不避开他们。他们最好别再烦我（我在他们中间是出了名的“奥涅金”）——就这样，我成了自己家乡的预言家，但愿如此吧。作为唯一的消遣，就是我常和一位可爱的老太婆邻居[①]见面，听她那不拘虚礼的谈话。她的女儿们在各方面都不十分惹人注目。她们为我演奏了罗西尼的作品，我记下了这一乐曲。我处于写完我的诗体小说的最好的状态之中，可是苦闷却让诗神和我的长诗裹足不前。不过我还是寄上一节，这是我欠您的。也请彼得公爵[②]过目。告诉他，请他不要仅凭这几行样诗来评价全诗。

再会，尊敬的公爵夫人，请您把这封信给那些我所爱的人和那些出于友谊而非出于好奇才对我感兴趣的人过目。请看在上帝的分上，来信谈谈敖德萨的情况，谈谈你们子女的情况，哪怕写上三言两语也好。你拜访过米丽[③]“大夫”吗？她现在在干什么（……）？[④]

91. 致 H·B·弗谢沃洛日斯基

1824 年 10 月底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草稿）

亲爱的弗谢沃洛日斯基，我不能相信你会忘记我。你定会记得同你一起度过许许多多欢乐时光的普希金。你定会记得你曾见过醉酒后的和热恋中的、虽然不是每个礼拜六都忠实于你，但在剧院里却是你的忠诚不渝的朋友普希金的。你定会记得那位常常是你胡闹时的心腹普希金。你不会忘记那位在复活节前的礼拜五那天给你醒酒并把你扶到剧院经理处的礼拜堂内向上

① 指 П·А·奥西波娃。

② 指 П·А·维亚泽姆斯基。

③ 米丽可能是指敖德萨市长 А·Д·古里耶夫七岁的女儿。——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帝祈祷和观看奥沃什尼科娃女士的普希金的。此时此刻，正是这位普希金有幸提请你想到他的存在，并着手办理几件与他密切相关的事……你还记得我半输半卖自己诗稿一事吗？你知道：牌运不好，准会出事。我很后悔，但为时已晚。现在决心从我的诗歌开始改正自己的过失。上面提到的那些诗中，大部分实属下乘之作，应彻底销毁。有些诗我很想保留下来。亲爱的弗谢沃洛日斯基，皇上不给我自由！请把我的诗稿以原价（1000 卢布）再卖回给我吧（我知道你不会和我计较的；白送我又不想要）。我会怀着感激之情把款尽快给你送去，想尽快赎回我的手稿，因为我不希望我的诗稿长期存放在斯廖宁那里。请你三思并给予答复。拥抱你，我的欢乐，也拥抱小乖乖弗谢沃洛德奇克。后会有期，……有期。

92. 致 Б・А・杰尔卡斯[1]

1824 年 10 月底（31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普斯科夫

（片断）

鲍里斯・安东诺维奇阁下：

蒙皇上圣裁，将贱犯逐回父母领地，以减轻高堂之痛苦和逆子之不幸，吾皇圣明。政府所判虽轻，依然对家父心脏影响甚重，其神经过敏症和情有可原的老年易怒症深受刺激，影响了家父对其余子女之疼爱。为确保家父之安宁，亦为贱犯本人之清静，特此奏请皇帝陛下恩准贱犯迁至自己的一座要塞独居，乞望阁下最后一次垂怜，转奏吾皇。

---

① A・杰尔卡斯（1831 年卒），1816 年至 1826 年任普斯科夫省省长。——原编者注

93.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4年10月3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和三山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现有一事相求，请你对我的处境作出判断。我来到这里后，受到全家再好不过的欢迎，但时隔不久就一切都变了：被我遭流放吓坏了的家父一口咬定，等待着他的是同样的命运。奉命监视我的佩休罗夫[1]居然恬不知耻地要家父私拆我的信件，说白了，是叫家父充当监视我的密探。家父火爆的脾气、易怒和敏感的气质，都不容我向他解释：我决定沉默。后来家父又开始责备舍弟不该听信我宣传无神论。我一直沉默。他们常收到官府有关我的公函。为使自己摆脱难堪的境地，终于有一天我去见家父，请求他准许我开诚布公地……说个清楚。家父竟然大发脾气，于是，我给他鞠了一躬，骑上马就走了。家父命舍弟不再和我这个**恶魔、逆子**来往，茹科夫斯基，请你想想我的处境，替我评评理吧。后来，我又去见家父，找到他和家母，把我憋了整整三个月的心里话全都说了出来，最后我说，这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家父居然利用无人在场作证的机会，跑出去对全家人说我**打了他**，说我**挥舞拳头想把他打倒在**地……我不想在你面前申辩，可我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刑事起诉？想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矿坑里去吗？想毁掉我的名誉吗？救救我，哪怕把我弄到要塞去，弄到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去也好啊，至于舍弟和姐姐为我受的苦我就不说了。请再次救救我吧。

亚·普·

于10月31日

请赶紧办：家父的控告弄得沸沸扬扬，全家人都知道了。没人相信，但

---

① A·H·佩休罗夫，普希金父母领地所在的普斯科夫省奥波奇卡县的首席贵族，奉命监视普希金。

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左邻右舍也都知道了。我不想再对他解释了——让他告到官府去好了。你想想看后果会怎样吧。与家父对簿公堂、指证他诬告，对我来说是可怕的。然而，我是无可指责的。我是不受法律保护[①]的。

又及：你当知道，我已致函省长，请他出面帮助解决要塞一事。至于原因我在函中只字未提。我是在П·А·奥西波娃府上给你写这几行字的，是她劝我给你写这份委托书的。我得承认，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有些懊悔。我昏了头。

94.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11月1至10日自三山村寄往彼得堡

我这里一切如故。我很少呆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安涅塔[②]很可笑。姐姐会把我新的"丑闻"告诉你。这里的人都同情你，我常常为此吃醋，也常骂你。到处都是该死的寂寞和无聊。

替我转告茹科夫斯基，让他对所知之事守口如瓶。我绝不想容忍米哈伊洛夫斯克农舍中的争吵。亲爱的，你也应三缄其口才是。

你见过所有的圣贤[③]了吗？彼得尔[④]在议论纷纷吗？你何时回来？《奥涅金》之事办得如何？

注意：给我带来：1）勒布伦[⑤]的颂诗、哀歌等作品，在圣弗洛兰那里能找到；2）硫磺火柴；3）牌，即玩的纸牌（此事交给米哈伊洛[⑥]去办，让他留着或卖掉）；4）《叶梅利扬·普加乔夫传》；5）穆拉维约夫的《塔夫利达

① 原文为法文。流放犯在法律上不受保护。

② 指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原编者注

③ 指Н·М·卡拉姆津、В·А·茹科夫斯基、А·И·屠格涅夫等人。

④ 彼得堡的俗称。——原编者注

⑤ 勒布伦（1729-1807），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⑥ 普希金之仆人。

旅行记》；6）芥末和干酪；这些东西你要亲自给我带来。我们的文学家先生们在干什么？那帮混蛋们又在干什么？

我在劳动，在给《可兰经》增光生色[1]，此外，也写点别的东西，以便排遣懒惰的情绪。

你要逐渐地纳肖金[2]、萨布罗夫[3]、酒和沃耶伊科娃[4]疏远、分手。不然，你就会成为一个举止轻浮的人，这要比寻花问柳、淫佚放荡的密耳提罗斯[5]坏得多。

雅济科夫在一月份之前不会去德尔普特。

代我向大家致意。来信写生动一些。

95.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11月1至1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弟弟，现寄上一幅草图，用作《奥涅金》的插图——请找一幅精致的速写画。

若有另外的插图，最好也用同样的布局、同样的场景，听见没有？我要求一定这样做。

再带一双胶套鞋来（让米哈伊洛带来）。

---

① 指创作《仿可兰经》。——原编者注

② П·В·纳肖金，赌徒，酒鬼。

③ П·И·萨布罗夫，近卫骠骑兵。

④ А·А·沃耶伊科娃，娘家姓普罗塔索娃，文学家А·Ф·沃耶伊科夫之妻，茹科夫斯基的侄女。——原编者注

⑤ 希腊神话中人物。原文为法文。

96.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11月上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弟弟，能否给我寄来那位德国人对《高加索的俘虏》的评论[①]？(向格涅季奇要)，看在上帝的分上，再寄些书来。如果出版家先生们不肯赏光，不肯把自己的选集、丛刊赏给我，你就让斯廖宁把它们转寄给我，其中包括布尔加林的《塔利亚》[②]。说到塔利亚[③]，顺便提一句，前几天我同叶普克拉西娅比腰身的粗细，结果发现我们的腰一样粗，想必是有两种可能：不是我有15岁姑娘的身腰，就是她有25岁男子的身腰。叶普克拉西娅生起气来也很可爱。我和安涅塔骂了一架，她真讨厌！还有事拜托你：把我的手稿和恰阿达耶夫的肖像、还有我那枚钻戒给我带来，没有它我感到忧伤。冒一下险，让米哈伊洛带来，但愿强盗不会洗劫你。注意：不能不带武器！就是在亚洲也不能这样做。

《奥涅金》一事办得如何？把“铃声响了”这一句改为：“他箭一般地跑过守门人的身旁”。《谈话》[④]一诗中，在“也曾追求过美人的垂青”这行诗句之后，应为：

她们那令人销魂的媚眼
曾含情脉脉地读过我的诗章，
她们那富有魅力的双唇
曾把我甘美的音律悄然吟唱。

---

① 指布尔格的《俄国人的诗歌作品》(1823年)一书中对《高加索的俘虏》的评述。——原编者注

② 指布尔加林编选出版的文集《1825年俄国的塔利亚》。——原编者注

③ 俄文中“塔利亚”(喜剧女神)与“腰身”发音相同。

④ 即《书商与诗人一席谈》一诗。

别忘了把冯-维辛写成冯维辛。他怎么可能是忘恩负义之人?他是俄罗斯人，地地道道的俄罗斯人。这里谣传说省长将邀请我去普斯科夫。不经特许我不可能挪地方的。父母也未必会赶我走。其实，我也正期待着这样。不过，你，我的包庇者，应去和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谈谈。我不想求政府半点恩赐。这不是彻底的解决办法，而是最可卑的办法。在皇上决定我命运之前，就让他们这样处置我吧。要是我知道他如此不尽人情、顽固不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就不会指望改变我的命运了。他对我不仅是严厉，而且是不公正。我不期望他对我宽大为怀，只求他公正。我无论如何不想去彼得堡。很可能我再也不会踏进家门半步。替我好好吻吻姐姐，也要吻吻我的朋友们，尤其是你。多寄点诗来！多寄！多寄些来！寄《拜伦的谈话录》来！寄瓦尔特·司各特的诗来！这是我的精神食粮。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午饭前我写《笔记》[1]，午饭我吃得很晚，饭后骑马遛遛，晚上我常听童话——借此弥补我那可诅咒的教育的缺陷。这些童话故事多美啊！每个童话都是一篇叙事诗！哦，上帝！差点忘了！请你办件事，把斯捷潘·拉辛[2]枯燥的历史资料给我寄来，他是俄国历史上唯一富有诗意的人物。

再见，我的欢乐。巴拉丁斯基的《芬兰女人》[3] 写得怎么样？盼。

---

① 普希金的这一《笔记》销毁于1826年。——原编者注

② 斯捷潘·拉辛，俄国17世纪（约1630—1671）顿河哥萨克的首领，1670年至1671年农民起义的领导人。

③ 巴拉丁斯基的《芬兰女人》，指巴拉丁斯基的长篇叙事诗《埃达》。

97. 致И·М·罗科托夫[①]

1824年8月中旬至11月中旬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斯捷赫涅沃

阁下：本当派人把车送到贵府，无奈时下手中无马可遣用。您若方便，请派人来拉，让它为您效劳。令弟[②]若肯赏光莅临寒舍，在下定当盛情款待和欣然重叙旧情。

至于车价，正如我有幸对您所说，欲以1500卢布脱手。

不过，在下亦完全信赖令弟对此作出的决定。

请阁下接受在下深切敬意和仰慕。

您的卑微恭顺之仆

又及：转呈家父对阁下仰慕之情。家父乞望近期能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舍内款待二位，阁下与令弟到访将使家父得到双倍的满足。[③]

98.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11月下旬之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请转告我的保护神茹科夫斯基：谢天谢地，一切均告结束。我写给阿杰尔卡斯的信函尚在我处。我想家人已到了那里。我平安无事。你们那里怎么

① 斯捷赫涅沃的地主。

② 指Н·М·罗科托夫。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啦？发洪水了?!①该死的彼得堡活该！这可是你们那些太太们洗净身子的大好机会。我替杰尔维格的《花朵》惋惜②。这要使他在彼得堡的大泥潭里呆很久吗？地下室情况如何？老实说，我真替他们担心。难道你们找不到能种葡萄的诺亚方舟吗？在神圣的俄罗斯，赤贫如洗算不得什么，只有那些蛮横无礼的人才会笑话。其实全是废话。现有一事相告：姑妈去世了！我明天就去圣山，为她举行教堂安葬仪式或祭奠仪式，到时候要视哪种仪式省钱再定。我想，家里的人将要去莫斯科。祝他们一路顺风！务必把《奥涅金》和《谈话》③登出来。替我拥抱普列特尼奥夫和格涅季奇，我下次邮班再给他们写信。还要告诉你一件事：安娜·尼古拉耶芙娜④在生你的气。罗科托夫已把你寄卢勃内⑤和写给母亲的信的事转告了普拉斯克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⑥。无非是一些挑拨是非的闲话！你可真行！不过，她还是命我替她吻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家伙。叶芙普拉克西娅⑦可笑极了。我建议她同你进行哲学通信往来。她总是妒忌那位经常写信和收到来信的姐姐。你让米哈伊洛把那些幸免于"亚历山大大火"的、完好无损的东西都带回来，还有我在姐姐带去的信中提到的那些书籍。别忘了《圣经》，《圣经》！法文版的《圣经》也一定要带来。我的生活方式还是老样子。继续写我的《笔记》，没写诗了，正在看《克拉丽莎》⑧，这种无聊的蠢货真让人受不了！盼你回信。弗谢沃洛日斯基好吗？我的手稿一事如何？我给维拉·费奥多罗芙娜公爵夫人⑨写的信她收到了吗？《奥涅金》有无插图？"北极"的先生们⑩好吗？丘赫尔别凯好吗？

---

① 1824年11月7日彼得堡发生水灾，普希金在下文称此次水灾为"亚历山大大火"。

② 《北方花朵》因洪水发行受阻。——原编者注

③ 指《书商与诗人一席谈》。

④ 即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

⑤ 寄往卢勃内的信指致A·П·凯恩的信。——原编者注

⑥ 指奥西波娃。

⑦ 指E·H·武尔弗。

⑧ 英国小说家理查逊（1689—1761）的长篇小说。

⑨ 即维拉·费奥多罗芙娜·维亚泽姆斯卡娅。

⑩ 指K·Ф·雷列耶夫和A·A·别斯土舍夫，《北极星》丛刊的主编。

再见吧，我的好兄弟，祝你健康，别再让自己的“洪水”灌得醉醺醺的。注意：我为这次洪水感到高兴（也许我的心眼不好）。你们那儿要发生饥荒的，听见没有？催杰尔维格抓紧点。把巴拉丁斯基的《芬兰女人》给我寄来，否则，我会把你骂死的。告诉姐姐，我收到了可爱的伊维利奇伯爵夫人写给她的信，我拆开看了，我认为给她的回信就是给我的回信：信中谈到洪水，谈到科洛索娃的情况，还写了些聪明客气的话，等等。替我吻她，即奥莉加姐姐，也替我友好地握叶卡捷琳娜伯爵夫人的手。请转告萨布罗夫，让他别干傻事，让他懂得廉耻。回信。

啊，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此信是我有意启封的。如彼得堡真有桶装酒卖，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出售，[①] 尽量买，买物美价廉的。这次洪水可是个好机会。

99.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4年11月2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很遗憾，亲爱的、令人尊敬的朋友，惹出了这种种的惊恐和不安。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为几行愚蠢文字的书信我已遭流放，如果官府得知家父的控告和责难会有什么后果呢？这将意味着有遭受严刑拷打和服苦役的危险。家父事后说：“好一个愚蠢的东西，还敢申辩！要是他再敢打我，我就让人把他捆了去！”（究竟为什么他要控告自己儿子并不存在的暴行呢？）他还说：“他怎么敢在和父亲谈话时丧尽天良地挥舞拳头呢？这还不算，他还恶语伤害自己的父亲”（一语双关）。你看着办吧。不过，诗歌在这里是帮不上忙的。

亲爱的，我的希腊小女孩到底会不会有事？她的处境很可怜，未来对她来说将更为可怜。这可是一位英雄的女儿啊，茹科夫斯基！从诗歌的角度讲，

① 原文为法文。

她们是诗人的亲戚。但是，沃隆佐夫这位半个绅士甚至连半个英雄都不是。我很遗憾，你的诗使他不朽。也只好这样了。昨天我收到了维亚泽姆斯基的来信，信写得令人捧腹大笑。在俄罗斯这块土地上，他怎么能保持自己的欢乐心情？

见到卡拉姆津家的人，请代我致意，你想说什么都行。

于11月29日

100.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4年11月2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奥利杰科普，见他妈的韵脚去吧，讨厌极了！我唾弃他和他的收据。你建议我出哀歌集一事难以办到。这是因为：1820年我把自己胡诌的一些废话誊抄了一遍，打算署名发表；印好订单后散发了约40份。后来我把手稿输给了尼基塔·弗谢沃洛日斯基（自然是有条件的）。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从麦加逃往麦地那[①]了，我的《可兰经》[②]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至今，我的虔诚的善男信女们还在期待着我的《可兰经》问世。现已委托舍弟找到并赎回我的手稿。到时再准备出版我的哀歌、寄语诗及其他杂诗的集子。应登报声明：由于久未出书，所发订单可能遗失，订户仅凭姓名和地址均可领到一册。我们不妨谎称（为保险起见）：所有订户先生的姓名在出版者那里均有登记。倘若我蒙受了损失和丢失几本书，我不会怨天尤人，只怪自己不好（这只是你我之间说说而已）。舍弟已将《奥涅金》带往彼得堡并在那儿发表。亲爱的，别生气；我觉得，作为我最可靠的保护人，你的热情已经消退。不过，

① 麦地那是阿拉伯西部省城，先知穆罕默德墓在这里，故是伊斯兰教圣地之一。麦加是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地，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是伊斯兰教徒主要的朝圣地。

② 当时普希金同时在写《仿可兰经》，故将自己比作先知穆罕默德，将自己的手稿比作《可兰经》，将读者比作虔诚的善男信女。——原编者注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任何一位别的出版人都将身不由己地惹人注目和招致不满。我很奇怪，塔妮娅的信怎么会落到你的手里。请务必来信说明一下。现对你的批评答复如下：性格孤僻者并非愤世嫉俗和悲观厌世之人，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憎恶世人的人，而是躲避他人的人。对乡下邻居们而言，奥涅金是个孤僻的人。塔妮娅认为，在穷乡僻壤的山村，一切都使他感到无聊，所以，只要是闪光的东西都能引起他的注意……其实，如果说意义理解得不完全准确的话，那么信中所言却比较真实。这毕竟是个女子，而且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女，也是一个热恋中少女的信啊！我的好人，你有关拜伦的散文写得如何？我在期待着，尚未见到。我那“活泼的小姑娘”[①] 姑妈之死未能使瓦西里·利沃维奇翻译点什么吗？连墓志铭也未译吗？

来信请寄：奥波奇卡县三山村，普拉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夫人转A·C·即可。下次请你找比你这枝能写得更清楚的笔写信。再见，我的好心的听众。回信写上三言两语也好。我给维拉公爵夫人去了封信，不知收到否？我不向她致意，而是向她顶礼膜拜。

于11月29日

又及：你知道《我生命的驿车》吗？

即使它有时载着沉重的负荷……

这首诗可略去标题发表。

① 法国诗人贝朗瑞（1780—1857）的一首歌谣主人公的别称。

101. 致Л·С·普希金和О·С·普希金娜

1824年12月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丘赫尔别凯怎么好意思把我的《恶魔》印错？此后，又把《维拉娅》印错。为此，既不能把我的《致大海》给他，也不要把我的任何诗句给他。

注意：《奥涅金》的出版者先生：

写诗对您不过是雕虫小技，
您只要小坐那么片刻，……①

懂吗？可否在《谈话》② 的下面填上"1823年"字样？还有，"一两个夜晚岂是我的一生？"一句本当删去，但难以割爱——写得不错。遗憾的是，诗人没有当着自己书商的面将后代责骂。我的子孙受此恩泽荫庇会感激我的。③ 你去和撰稿人打交道吧，怎么办都行。现将我这不值钱的小玩艺送给你换糖饼吃吧，只要你能想起来的诗，拿去换钱或是送人，全由你吧。我是无力重抄了。米哈伊洛已将全部物品顺利运到，唯独不见《圣经》。《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说，好比历史对于人民一样重要。卡拉姆津《俄国史》的前言就是以这句话开始的（只不过是倒过来说的）。他当着我的面把这句话改了。关闭剧院和禁止舞会④是明智之举、权宜之计。当然，人民是不参与上流社会寻欢作乐的。在社会贫穷之时，不应用令其感到屈辱的灯红酒绿去刺激他们。不然，小店主们看到剧场二楼灯火辉煌时，就会砸碎剧院橱窗的玻璃镜，剧

① 引自普希金《书商和诗人一席谈》一诗。
② 《谈话》，即《书商和诗人一席谈》一诗。
③ 原文为法文，是套用拉封丹《老人和三个年轻人》中的语句。
④ 由于彼得堡发生水灾，故当局下令关闭剧院。——原编者注

院就会蒙受损失的。你看得出我是公正的。我也想颂扬政府的其他措施，报纸也在谈论发放百万卢布这件事，百万卢布虽然事大，但是食盐、面包、燕麦和酒又如何解决？冬季里，或某位要员自己，或委员会开会，不妨想想这个问题。此次洪水一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全然不像我当初感觉的那般有趣。你要是心血来潮，想救济哪位不幸之人，就用《奥涅金》的钱救济他吧。不过，我求你千万别张扬，口头、书面均不可张扬此事。在《残疾人》杂志上，与悠闲恬逸的八品文官帕纳耶夫并列在一起毫无意思。请寄巴拉丁斯基的《埃达》，唉，他这个芬兰人哪！如果她[1] 比我的切尔凯斯女郎[2] 更可爱，那我宁可在两棵松树之间吊死，永远不再同他往来。

于 12 月 4 日

亲爱的奥丽娅，来信收到，谢谢。你非常可爱，我也非常爱你，即使你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所说的安娜·利沃芙娜的遗嘱一事属实，那她这样做也让人感到亲切。其实，我是一直爱姑妈的。沙利科夫玷污了姑妈的坟墓，这使我不愉快。[3] 所托之事奶娘均已办妥。她去了圣山，操办了祭祷亡灵仪式该做的一切。她吻你，我也吻你。你那三山村的女友们，除了她们的母亲全都是令人不堪忍受的蠢货。我很少到她们那儿去。我在家里坐等冬天的来临。

列夫，把我的信烧掉。

代我向恩格尔哈德[4]、格涅季奇、普列特尼奥夫、斯摩宁致意。寄本《古风》[5]来，这是一部令人愉快的中篇小说。催一下杰尔维格[6]。但愿他不会蒙受亏损。盲人科兹洛夫好吗？你读《奥涅金》给他听了吗？

---

① 指巴拉丁斯基《埃达》诗中女主人公。

② 指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中的女主人公。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B·B·恩格尔哈德（1785—1837），普希金之友人，文学友谊团体“绿灯社”，即前“幸福同盟”秘密分部成员。

⑤ 《古风》即十二月党人 A·O·科尔尼洛维奇的文集《俄罗斯古风》。——原编者注

⑥ 指催杰尔维格出版《北方花朵》，该刊出版因水灾受阻。——原编者注

102. 致 A·Г·罗德江科

1824 年 12 月 8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卢勃内

亲爱的罗德江科：

你的问候真让我高兴。你既然还记得我，就不能来信写上几行吗？你那三言两语也会慰藉我的孤独。

亲爱的，来信说说，A·П·凯恩[①]是怎样的一人？她在给自己表姐[②]的信上说了我许多好话。据说她是个非常迷人的尤物，使卢勃内[③]在山外都出了名。万一我言之不当，请别介意：我认为你已经大功告成，或已功成一半了，因为我了解你的多情和种种非凡的才华。祝贺你，亲爱的，请你把这一切写成哀歌或讽刺诗。好了，不胡说了。我们还是谈谈诗吧，就是说，谈谈你的诗。你那篇浪漫主义长篇叙事诗《哥萨克男子的一绺额发》写得如何？你这坏蛋！别在我这门手艺上妨碍我，别抢我这家浪漫主义长诗的店铺的生意。顺便说一下，巴拉了斯基也写了部长篇叙事诗（别生气，他是写关于芬兰女人的），据说他笔下的芬兰女郎可爱极了。我写的是茨冈女郎，如何？请你尽快给我写出一个自己的哥萨克女郎吧——我们不妨来个诗神聚会帕尔纳索斯山，来个女主人公群英会，搞个精诚合作公司，那可太好了！我想，阿波罗看到这些女主人公时准会大喊大叫："为何不把那个女人给我带上来?!"令人诅咒的太阳神啊，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女郎？希腊女郎？意大利女郎？还是不如她们的芬兰女郎或茨冈女郎……？那你就用灵感和名望之光让她们活起来吧。

① A·П·凯恩（1800—1879），П·A·奥西波娃的侄女。

② 表姐即安娜·H·武尔弗。

③ A·П·凯恩住在波尔塔瓦省卢勃内市。

安娜·彼得罗芙娜[1]若像传说得那样可爱，那我对她的看法就是对的。对此，请你去和她认证吧。请代我向波尔菲里和我所有的老朋友们致意。

宽恕我吧，乌克兰的智慧大师……

于12月8日

103. 致Д·M·施瓦茨[2]

1824年12月9日前后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敖德萨

（草稿）

亲爱的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

暴风雨似乎几经平息下来，我才敢从自己的洞穴中探出头来四下张望，才敢给您写信。在这穷乡僻壤的山村，我已住了4个月，既无聊又无事可做。这里既无大海，也无正午的蓝天，更无意大利的歌剧。不过，倒也没有蝗虫和乌奥隆佐夫们[3]。幽居独处倒也十分逍遥自在。附近邻居很少，我只认识一家人，而且也极少见到他们。成天骑马闲逛，晚上则听奶娘[4]（即达吉雅娜奶娘的原型）讲故事，您好像见过她一次；奶娘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不感到寂寞。一点敖德萨的消息也没有，很想知道一些消息。很久以来，我不敢贸然地和留在那里的同事们通信，我忍了很久，但还是忍不住。看在上帝的分上，来信谈谈那里的真实情况：您在做什么？先谈谈小伯爵夫人古里耶娃，她痊愈了吗？我衷心祝愿她万事如意、幸福！

---

① 即A·П·凯恩。

② Д·M·施瓦茨（1806—1864），普希金在敖德萨的熟人，M·C·沃隆佐夫的部下。——原编者注

③ 暗指沃隆佐夫之流。

④ 即阿林娜·罗季翁诺芙娜。——原编者注

104.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12月（不晚于）20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武尔弗[①]在这儿，我什么也没对他说。我在等你来，和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一起来吧，和杰尔维格一起来也行。我们一定要好好谈谈。

曾拜托罗科托夫给你带去一封信，务必查收。由于年龄的原因，一时糊涂，给你寄了一首《圣诞曲》[②]。罗科托夫这个毛手毛脚的年轻人可能把信丢了。为《圣诞曲》一事，搞得我在要塞里心神不定。

我以基督和上帝的名义求你，请你尽快把《奥涅金》从检查机关手中拯救出来。……等钱用。你很久没谈诗的生意了。把那54节诗拿去，你用剪刀剪、用刀切、用手撕，怎么都行，只要能换钱就行。看在上帝的分上，拿去换钱吧！我同三山村的人[③]开始了有趣的交往。现在没时间对你细说。可笑极了。谢谢你寄书来。除宫廷和科学院选编的书外，再寄些万能历书[④]来。希什科夫老头的演说辞开头部分很令我感动，只是结尾把一切都搞糟了。书稿检查进展如何？来信谈谈卡拉姆津、卡拉姆津娜以及他家里的其他人，谈谈茹科夫斯基、A·屠格涅夫、谢维林、雷列耶夫和别斯士舍夫的情况。总而言之，谈谈公众的舆论。沃隆佐夫受到压力了吧？据说，皇上已雷霆震怒了。这是干吗？看来，人们全都是这样。

给我带点信纸、普通用纸来，如果有酒，还有乳酪也带点来，别忘了再带一把开启树脂密封酒瓶塞用的（照德利列夫的说法）螺纹钢，即螺纹状的塞起子。

---

① 指阿列克谢·H·武尔弗。——原编者注

② 佚名之作。——原编者注

③ П·А·奥西波娃的女儿们。——原编者注

④ 指文集、选集、月刊、日历等书刊。——原编者注

彼得堡有关我出逃的传闻真让我受不了。我干吗要逃呢?这里是这么好!你到我这儿时,我们谈谈银行家们,谈谈通信和恰阿达耶夫去的地方。[1]上述各点你会打听清楚的。

谁想到我这儿来?帮我摆脱

令人昏睡的笨伯愚夫,

让人恼怒的无耻之徒![2]

不过,我还是欢迎各位光临。你要是想起了什么,就让来人捎来。再见。

我那谈洪水的信收到否?我在信中写道:这次洪水可是彼得堡的太太们洗净身子的大好机会。[3]

注意,注意:本想给你寄些诗去,但实在太懒。

105. 致Л·С·普希金

1824年12月20至23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弟弟,你好!前两天曾给你去一封信,对你来说,这已经足够了。祝你圣诞快乐!再催一下杰尔维格[4]。给我寄《花朵》和《埃达》来。去恩格尔哈德家赴宴吧。去拜访一下普欣和马林诺夫斯基[5]。替我吻马丘什金。爱亚历山大·普希金吧,读他的作品吧。

还有,我的"狮子"[6],把我的戒指带来。

---

① "谈谈银行家们,谈谈通信和恰阿达耶夫去的地方",这是普希金指他逃往国外的计划的暗语。——原编者注

② 引自普希金1819年写的短诗《隐居》。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杰尔维格打算去米哈伊格夫斯克村会见普希金,故诗人让弟弟催他快点来。——原编者注

⑤ И·В·马林诺夫斯基(1796—1873),普希金皇村学校同学,绰号"哥萨克"。

⑥ 普希金弟弟的名字为"列夫",俄文原义为"狮子"。

1825年

106. 致K·Φ·雷列耶夫[1]

1825年1月25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感谢你和你的来信。普欣将把我《茨冈人》的片断带给你，希望你能喜欢。急盼寄来《北极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的是《沃依纳罗夫斯基》。[2]我国文学需要这部长诗。别斯土舍夫来信对《奥涅金》谈了许多看法。请转告他，他错了：难道他想把诗歌领域里的所有轻松和欢乐的东西都赶出去吗？那还要讽刺诗和喜剧干吗？岂不是连《疯狂的罗兰》、《古迪布拉斯》[3]、《奥尔良少女》、《维尔·维尔》[4]、《列尼凯·福克斯》[5]、《杜申卡》[6]中最优秀的

① K·Φ·雷列耶夫（1795—1826），俄国诗人，十二月党人，普希金之友人。

② 雷列耶夫的长诗。

③ 《古迪布拉斯》，英国作家勃特勒（1612—1680）的作品。

④ 《维尔·维尔》，法国作家格莱塞（1709—1777）所著滑稽叙事诗。

⑤ 歌德加工改写的中世纪讽刺长诗《列那狐》。——原编者注

⑥ 《杜申卡》，俄国И·Φ·波格丹诺维奇（1743—1803）的长篇叙事诗。

部分、拉封丹的童话和克雷洛夫的寓言等等、等等都该消灭吗？这未免过于严厉了！世俗生活的画面同样在进入诗歌领域里。好了，不谈《奥涅金》了。

我同意别斯土舍夫对普列特尼奥夫批评文章①的看法，但我不完全同意他对茹科夫斯基严厉的批评。我们干吗要咬奶妈的乳房呢？只是因为我们长了几颗小牙吗？无论如何，茹科夫斯基对我国的文风曾有过决定性影响。更何况他的翻译文体将会永远成为我们的典范。他对我来说，可是一个文学共和国啊！为什么要扼杀一些人，而对另一些人加冕呢？至于巴丘什科夫，我们要同情他的不幸，也敬重他未了的宿愿。再会，诗人。

于 1 月 25 日

107. 致 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 年 1 月 25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你收到我的信②了吗？怎么不回信？我在信中谈了奥利杰科普，谈了我的歌集，谈了达吉雅娜等等。我在《花朵》上看到了你的文章，拜读了《地区界线》③，笑得我差点喘不过气来。这是一篇绝妙的短文。《诚心诚意之答复》拖得过长。“眼泪”、“玫瑰”这些词的韵脚也把你给引错了方向。须知，短小精悍是讽刺短诗或童话故事的一大长处。“透过咳嗽”和“透过眼泪”写得很有意思。但作品中丈夫的那番话（“妒忌之心直到死前都在折磨着他”）却写得冗长，又不自然。“还要受双倍更为折磨人的折磨的”恐怕是犯了同根词叠用的大忌了。你瞧，我对你的批评比你的短诗还长。不过话又说回来，也只有你才能引进这种诗体。卢梭是写这种诗体的楷模，他那些下流的讽刺诗

① 普列特尼奥夫的文章《致 С·И·С·伯爵夫人函》（载于《1825 年的北方花朵》）。别斯土舍夫在致普希金函中批评了这篇文章。——原编者注

② 即第 81 封信。——原编者注

③ 维亚泽姆斯基的诗。——原编者注

要比他的颂诗和赞美诗高明一百倍。我在《残疾人》杂志上看到《电讯》[1]的声明。不知他们需要我哪首诗?《致大海》还是《生命的驿车》?那位让我深受其苦、我又一直爱着的丘赫尔别凯好吗?据说，他的境况不妙，怎么个“不妙”法?近日来，我在等待舍弟和杰尔维格到我这儿来。我现在依然只身孤影，过着傻里傻气的纨绔子弟的生活：躺在暖炕上，听着古老的童话和歌谣。诗也没写。好像我在信中对你说过，我的《茨冈人》毫无价值：你别信，我是瞎说的。你会满意这些诗的。《奥涅金》正在付印，由舍弟和杰尔维格监督出版。没想到我的《奥涅金》居然能从书刊检查官手中溜了出来。荣耀属于希什科夫!你懂我的《致书刊检查官的第二封信》的意思吗?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为社稷千秋之大业我们的好皇上
终于遴选出一位正直的大臣。
希什科夫肩负起了学术界的重任……

如今，一个“阿尔扎马斯社”人，竟然能如此议论希什科夫的事业，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这就是我未敢禀遵你的忠告请他过问我与奥利杰科普一案的缘故。在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时，也要来点光明正大。我可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干这种卑鄙勾当的。我是指这样做有利于我们的文学界和制服盛气凌人的克拉索夫斯基。再会，向公爵夫人致意并吻孩子们。我的信真的使你想起了瓦西里·利沃维奇的文风吗?那我就用他的风格再给你写几句诗吧：

给朋友们

我的仇敌，我暂且一言不发……

---

① 指《莫斯科电讯》，普希金的《生命的驿车》和《致大海》中的7节诗发表在该杂志上。

你拿哪儿去发表都行。

于1月25日

你认为我们的普列特尼奥夫的文章如何?这可乱套了!你在睡大觉吗,布鲁图斯[①]?!请你告诉我,在你们莫斯科人中,谁这样起劲地反对别斯土舍夫(他的文章我没看过)而替德国人辩护?你还想要讽刺短诗吗?

讽Φ·H·格林卡

我们的朋友菲塔,佩戴带穗肩章的库捷依金……

亲爱的,别出卖我,别把这首诗给任何人看:菲塔可是我的知心好友,是个男子汉,宽厚善良,洁身自好,不染一切恶习。

108.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1月28日自三山村寄往莫斯科

拜托普欣给你带去600卢布,请把它连同我的谢忱转至维拉·费奥多罗芙娜公爵夫人[②]。萨维洛夫是个卑鄙至极的小人。随信附一封给他的友好信件,如有机会(请装上个信封),托人捎到敖德萨去。如果邮寄,他会说没收到。我请愿原谅他、理解他。

不过,聪明人不可能不是个骗子!

---

① 这是普希金给收信人起的戏称。

② 指维拉·费奥多罗芙娜·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她在敖德萨曾借给普希金600卢布。A·П·萨维洛夫(普希金的债务人)本应按和普希金商定那样将这笔钱由他还给维拉·费奥多罗芙娜,但他不还。——原编者注

顺及：我读了《恰茨基》[1]，其中不乏智慧和笑料。但是，全剧既无布局结构，又无主题思想，也不真实。恰茨基完全不是一个聪明人，而格里鲍耶陀夫却很聪明。请寄贵刊《电讯》来，是否登有赫沃斯托夫的寄语诗？他的寄语诗写得可真好，堪称当代优秀之作！其实，他不过是个像瓦西里·利沃维奇、伊万钦-皮萨列夫等人一样平庸的作家，就像在其自己的《残疾人》广告中的菲利蒙诺夫[2]一样。亲爱的，如今的一些蠢话能引起我的注意并让我发笑，这倒要感谢菲利蒙诺夫！

我是在别人家做客时吊着一只摔伤的手臂给你写这封信的。我在冰上摔下来，不是从马上，而是连人带马一起摔倒的。对我这个爱慕虚荣的人来说，这可是有区别的。

于1月28日

109. 致A·A·别斯士舍夫

1825年1月底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的《茨冈人》由雷列耶夫给你带去。舍弟没能信守诺言，你要说他几句才是[3]。我不想让人过早地知道这部长诗。现在毫无办法了，只好趁人们尚未把它拆成七零八落的时候，将它发表。

我看了《恰茨基》这部歌剧，仅一次，并且看得并不那么专心致志，本来该剧应受到全神贯注的礼遇的。只好匆忙之中简要地谈谈下述看法：

评论一个剧作家，应当依据剧作家本人所承认的法则去评论。因此，我既不想指责格里鲍耶陀夫喜剧的结构，也不想指责它的开端和礼节问题。剧

① 即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一译《聪明误》）。

② B·C·菲利蒙诺夫，文学家。他在《俄国残疾人》发表关于出版《生活的艺术》的广告。——原编者注

③ 诗人的弟弟列夫·谢尔盖耶维奇在长篇叙事诗《茨冈人》尚未出版前到处把这部作品读给别人听，就像这部长诗已经发表一样。——原编者注

作家的目的是想展示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和鲜明的风俗画面。在这方面，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①]刻画得很出色。索菲娅这个人物勾勒得不清楚，不知是……还是莫斯科的表姐[②]。莫尔恰林的卑鄙下流写得相当不够；难道不该把他写成个懦夫吗？在恰茨基和斯卡洛茹布之间的上流社会，有这么一个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老滑头、同时又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胆小鬼，这样写他就会更有趣。舞会上的闲谈、闲言碎语、列彼季洛夫的搬弄是非和关于俱乐部的一番陈述，人人都认为是坏透了的却到处受到欢迎的扎格里茨基——这才是真正喜剧的天才特点。问题是，在《智慧的痛苦》这部喜剧中，谁是聪明的角色呢？答曰：格里鲍耶陀夫。然而，你知道恰茨基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是个热情奔放、气度高雅和心地善良的小伙子，他和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即格里鲍耶陀夫）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并且深受其思想、机敏和冷嘲热讽的谈吐之影响的人。他的一切言谈都很通情达理，但是，这一切他说给谁听呢？说给法穆索夫听吗？说给斯卡洛茹布听吗？说给舞会上那些莫斯科的老太婆们听吗？说给莫尔恰林听吗？这是不可原谅的。聪明人的首要特征在于，他一眼便能看出是在和谁打交道，他绝不会在列彼季洛夫之流面前对牛弹琴，就像克莱昂·格莱塞托夫不在热隆特和赫洛亚[③]面前卖弄聪明一样。顺便说一句：列彼季洛夫又是什么人呢？在他身上有两三种、甚至十种性格。干吗把他写成一个坏人呢？他为人轻佻、愚蠢，但秉性纯朴，这就够了；让他随时承认自己愚蠢，不承认自己卑鄙也就够了。这种自责在舞台是非常新颖的。听着他那样的忏悔，我们谁不感到难为情呢？恰茨基不相信索菲娅对莫尔恰林的爱情，这是这部绝妙的喜剧艺术特色中的一大特色。妙极了！——又是何等的自然啊！这才是全剧该着重描写的地方，然而格里鲍耶陀夫显然不想这么做——这是他的自由。至于剧中的那些诗句，我就不必说了，有一半是应该成为谚语的。

---

① 法穆索夫、斯卡洛茹布、索菲娅、莫尔恰林、恰茨基、列彼季洛夫均为《智慧的痛苦》的剧中人物。

② 表姐是对谈吐举止土里土气的外省贵族小姐的谑称。

③ 克莱昂·格莱塞托夫、热隆特、赫洛亚均为格莱塞的《恶言恶语之人》中的人物。——原编者注

请将我的这一看法转告格里鲍耶陀夫，很可能我的看法有失偏颇。在看他的喜剧时，我不是在批评，而是在欣赏。我只是在无法查证后才产生这种看法的。至少，我是对一位真正的天才作家毫不隐晦地、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你似乎不喜欢《奥列格》[①]，这是没道理的。老公爵对自己坐骑的战友之情、对其命运的关心，是令人感动的朴实宽厚的特征，就是事件本身也是自然、朴实无华的，也颇具诗意。这次就写到这儿吧，信纸在打旋了[②]。

载有你批评布尔加林的文章的那期《文学散页》我未收到。请让人寄来。

110.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1月底（28日以后）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我没时间给公爵夫人写信——请代我感谢她的关心、爱护、责备和忠告，因为这一切都带有她的友情的印迹，这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可贵的。当然，你是对的。更重要的是，任何时候我都必须自尊自重，在政府面前低三下四、卑躬屈膝是愚蠢的。有一个格拉贝[③]就够他们受的了。

几天前我给你去过一封信，并寄去一些诗句。你来信说，把所有的诗都寄给你，谈何容易！普欣将把《茨冈人》的片断给你带去。珍藏的诗[④]暂时没有。

---

① 《奥列格》即《英明的奥列格之歌》（载《1825年的北方花朵》）。——原编者注

② 意思是说："我累了，头昏了。"

③ 指П·С·格拉贝上校，他因性情耿直、脾气火爆被解职。——原编者注

④ 指未经检查不能发表的诗。——原编者注

111.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1月底至2月上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不能和你对骂（尽管我很想这样做），理由很多：首先，因为这无济于事……真拿你没办法。我把《茨冈人》一诗重抄之后给你们寄去，你们去折腾它吧。你对到我这儿来的种种担心实在没有必要。我不是在施利塞尔堡，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失去一两次会见兄弟的机会是毫无意义的残酷。因为这样做完全不合当代的时尚……

我在等待《奥涅金》引起的轰动。目前我相当寂寞。你不给我寄《拜伦谈话录》也行！但是，亲爱的，无论如何给我找到《富歇回忆录》[①]，把它给我寄来，去找、去买、去偷都行，只要可能，尽量给我搞到。我情愿拿全套《莎士比亚》去换这本书。你很难想象富歇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他比拜伦更使我着迷和喜爱。作为政治书籍，他的回忆录要比拿破仑的回忆录强上百倍，更具有教育意义，更有趣，更明快，因为我对战争一窍不通。像拿破仑这样登峰造极的人（愿上帝饶恕我的罪过！）也干蠢事。首先，他像小孩一样撒谎；其次，他判断是非，不像个拿破仑，倒像个巴黎专写攻击性文章的作者，像个普拉特或基佐[②]。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贝尔待朗和蒙托隆[③]被收买了。何况，最重要的资料尚未找到。你看过拿破仑的回忆录吗？如果没有，你就看一遍：顺便说一句，这是一部非常好的长篇小说，不过，凡与政治有关的一切都是写给愚昧无知者看的。[④]

---

①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国务活动家，也是无原则的钻营者和阴谋家。

② 基佐（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③ 指描写拿破仑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录》一书的两位作者——古尔格和蒙托隆。——原编者注

④ 原文为法文。

闲语少说，说正经事吧，我的孔申[1]写了一首非常可爱的（真的）短诗《热恋中诗人所钟情的姑娘》——姑娘钟情的是诗人，不是作者们。这个孔申可真行啊！他发表在《花朵》的哀歌如何？你对格里鲍耶陀夫喜剧的指摘过于苛刻。我在给别斯土舍夫的信里详细谈了对这部喜剧的看法。他会把我的这封信拿给你看的。我在一些杂志上看到异常的思想骚动。这预示着帕尔纳索斯山上部里的变动。我是外交部长，可事情好像与我无关。假如《烧毁吧》[2]一诗像最初那样写下去，雷列耶夫准会当上部长的。普列特尼奥夫一时不慎，好心反而伤害了巴拉丁斯基。不过，《埃达》会把一切都纠正过来的。巴拉丁斯基在写什么？何时才能拜读他的大作？"很快么，很久么"[3]？怎样才能了解到？有道歉的表示吗？可怜的巴拉丁斯基，只要一想到他，就会为心灰意懒而羞愧。再见。暂无新诗，我在写《笔记》，就连受人轻蔑的散文我也厌烦了。

沃隆佐夫伯爵来了没有？打听一下，来信告诉我他对我的评价如何。别的我无须知道。劝劝雷列耶夫把我们的外曾祖父[4]作为彼得一世的侍从写进他的新长诗里。他那阿拉伯人的尊容将会对波尔塔瓦战役的场面产生奇妙的影响。

11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2月1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替我转告穆哈诺夫[5]，他不该和我开杂志的玩笑。他居然不经我的同意，从我这儿拿走了《茨冈人》的开头部分，公诸于世。真是个蛮不讲理的人！这毕竟是我的心血，毕竟是钱啊！现在，我只好把《茨冈人》启封发表，尽管

---

① H·M·孔申，平庸诗人，此处指В·И·图曼斯基。

② 雷列耶夫的长篇叙事诗，未完成。

③ 引自茹科夫斯基《格罗莫鲍依》中的诗句。

④ 指汉尼拔。

⑤ A·A·穆哈诺夫，文学家，普希金之友。

完全不是时候。

《奥涅金》已经印出，料已面世。在《诗人与书商一席谈》中，你能看出对沙利科夫的恭维。他是位可爱的诗人，是配受尊敬的人。希望我诚心诚意的和充分的赞扬不会令他不快。他的确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对于女士们，他是功德无量的，我很高兴公开称道这一点。[1]

《电讯》这片乐土情况如何？捣蛋鬼，你当真把《生命的驿车》发表了？其余的杂志我已收到，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需要一种《爱丁堡评论》。说实话，我对文学已经厌倦了。很想看到你的散文。《冯维辛》[2]出版进展如何？

2 月 19 日

向公爵夫人鞠躬致敬，并吻她的双手，虽然这已不合时尚了。

113. 致 Н·И·格涅季奇

1825 年 2 月 23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看来，《奥涅金》受到希什科夫的庇护幸运地摆脱了皮鲁科夫的纠缠。这多亏了您。看得出，您的友谊是始终不渝的，这让我感到安慰。

我目前的境况不允许我奢望得到您的来信，但我期望看到您的诗，发表的也好，手稿也好。希腊歌谣[3]好极了，是艺术的杰作。能否谈谈俏皮的前言？两个民族的民谣如此明显地相似——原因何在？舍弟来信说您的《荷马》[4]即将完稿。这是我们祖国（让这个该死的祖国见鬼去吧）第一部欧洲式的古典巨著。但是，当您译完《伊利昂纪》休息后，当您在荷马的殿堂里成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维亚泽姆斯基考虑出版冯维辛传记。——原编者注

③ 指格涅季奇翻译的《当代希腊民谣集》（1825 年出版）。——原编者注

④ 指格涅季奇翻译的《伊利昂纪》。——原编者注

长健壮起来，犹如阿喀琉斯在肯陶洛斯的巢穴中成长壮大起来之后，当您处于才华横溢的鼎盛之时，您打算做些什么呢？我期待着您的史诗问世。您曾来信说："未被颂扬的斯维亚托斯拉夫斯基[①]的亡灵在无声地游荡。"那么，符拉基米尔[②]呢？姆斯季斯拉夫[③]呢？顿斯科依[④]呢？叶尔马克[⑤]呢？波扎尔斯基[⑥]呢？人民的历史是属于诗人的。[⑦]

当您的战舰在人群恭迎之下驶进码头时，我将羞于对您谈及我那不足挂齿的第1号小铺子了。我这儿有许多作品都开了头，但没有一部完成。我在海边坐等天气的变化。什么也没写，也很少看书，这是因为您发表得很少。

2月23日是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宣布希腊暴动的日子。

114.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2月底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亲切的来信已收到。我在焦急地等待杰尔维格的到来。我很遗

① 即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烈维奇（972或973年卒），基辅大公（约945至972年），统帅。

② 即符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受洗礼后称瓦西里，1015年卒），据史料记载，约于980年为基辅大公，是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烈维奇之子。969年为诺夫哥罗德公。

③ 即姆斯季斯夫·弗拉基米罗维奇（1132年卒），古罗斯诺夫哥罗德公（1095年起）、佩列亚斯拉夫公（1117年起）、基辅大公（1125至1132年）。

④ 即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顿斯科依（1350—1389），1359年起为弗拉基米尔和莫斯科大公。

⑤ 即叶尔马克·季莫菲耶维奇（1585年卒），哥萨克的盖特曼（统领），出征西伯利亚的领袖。

⑥ 即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扎尔斯基（1578—1642），公爵。是17世纪初俄罗斯人民反对波兰、瑞典武装干涉的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之一。

⑦ 套用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书中"人民的历史属于沙皇"一语。——原编者注

憾对你采取了严厉措施。《蜜蜂》上有关《奥涅金》的广告看过，我在等待反应。若能畅销，立即与书商敲定。信告《奥涅金》引起的反响。我的内阁进行了改组：因下流无耻的行为和我都难以启齿的污言秽语，我不得不赶走罗莎·格里戈里耶芙娜[①]。不然，她会把奶娘整死的。奶娘被她整得人都瘦了。我要罗莎交出帐目，她说两年来（1823至1824年）未支付她分文工资（?）。她认为每年按200卢布算，共应付她400卢布。根据我的算法，只应付她100卢布。她那里还有300卢布现金，其中扣出100卢布给她，另200卢布转寄彼得堡。你务必了解清楚，并来信告诉我：按规定，这两年到底该付她多少？给过她什么没有？我已指派由瓦西里、阿尔希普和领班组成一个委员会。我让人把粮食重新过秤，结果发现一些舞弊行为，即发现一些被隐瞒的田产。其实，她是恶棍和女贼。家政大权暂时由我执掌。

你问我为什么给布尔加林去信？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此外，我还有些朋友：萨布罗夫、雅什卡、穆哈诺夫、达维多夫等。这些朋友不像布尔加林那么坏。过几天，他们会宰了我的[②]，因为我把《奥涅金》中的两个片断寄给了令人尊敬的法杰依·韦涅季克托维奇。无论是杰尔维格，还是别斯土舍夫都没得到这两个片断，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这又能怪谁呢？都怪朋友们，都怪这些该死的朋友们干的好事。

向我的朋友沃耶伊科夫转致我的问候，在《陆地和海洋》[③]一诗的上面或下面本应署上伊塞亚·莫斯哈[④]的名字。不然，我会因此而悬梁自尽的。比翁[⑤]老人的名字只剩下个字母Б。同样该提到伊凡·伊凡诺维奇·帕尔尼。不过，这全怪我自己不好。

如果你收到写给杰尔维格的公函，你就拆看，我允许你这样做。吻普列特尼奥夫，我会给他写信的。

---

① 普希金家中的总管。

② 指散发普希金尚未发表的作品。——原编者注

③ 沃耶伊科夫不提莫斯哈便发表了普希金译自莫斯哈的作品《陆地和海洋》（《文学新闻》1825年第1期）。

④ 伊塞亚·莫斯哈（前2世纪），古希腊田园诗人。

⑤ 比翁是莫斯哈的朋友，此处指沃耶伊科夫。——原编者注

请寄《古风》和《塔利娅》，行行好，别再追问我为什么。这里有封致《涅瓦文集》出版者或……的信，[1]看后送去。他这个骗子在广告上造我的谣，还把他自己的谎言寄给我，他可真有两手！伊兹麦洛夫的《猫》开头部分写得很可爱。

又及：盲人神甫[2]已将《西拉哈》译出（见某期《残疾人》），该杂志订阅发行，订几册来。

115.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2月底至3月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本想把这几个片断[3]寄《祖国之子》，可是，从《蜜蜂》干巴巴的广告中可以断定，好像这家杂志要反对我。在此情况下，我的名字不应出现在该杂志上，就像进贡者不该见阿塔曼格列奇和骑兵大尉布尔加林一样。

现将这几个片断送给你，想在哪里发表都行。

116.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3月14日自三山村寄往彼得堡

弟弟，拥抱你，还要给你深深鞠上一躬，也拥抱阿尔及利亚人弗谢沃洛

---

① 指E·B·阿拉金，此人在广告中预告：普希金将参加《涅瓦文集》的出版工作。此信未保留下来。——原编者注

② 指Г·A·帕卡茨基，他于1825年发表了《西拉哈之子，因苏斯的充满智慧的书》。——原编者注

③ 很可能是《仿可兰经》一诗的几个独立的诗章。

日斯基。把我那些该死的手稿寄来，以便整理、销毁、誊抄、发表。遗憾的是你不在我的身边！此事办得越快越好。我在等待杰尔维格的到来，虽说他也帮不上忙。他的风格很像你，只是笔迹不像。哀歌我已抄好，接着还要抄寄语诗，再后是抄大杂烩，最后还要取得检查机关的许可。

亲爱的，带点芥末、罗姆酒和酸黄瓜之类的东西来，还有书：《拜伦谈话录》、《富歇回忆录》、《塔利亚》、《古风》、《西斯蒙蒂》（文学），还有施莱格尔[①]的戏剧，如果圣弗罗伦[②]那儿有的话。我还想有一本新版《俄国诗集》，就是太贵，75卢布。即使是买整个俄国我也不会付这么多钱的，你看着办吧。

卡切诺夫斯基跳出来反对我，他那批评的调门是否中听？来信告诉我。你们那里有一种无稽之谈，[③]说什么在诗歌中诗句不是主要的。究竟什么是主要的呢？是散文吗？早该用鞭子抽、用带尖的棍子捅、异口同声地把这种异端邪说铲除干净。我个人也要用类似的方法参战。

安娜·尼古拉耶芙娜[④]问你好，她很遗憾你不在这里，因为我恋上了一个人，表现得像一个钟情的牧童。你认识她的表姐安娜·伊凡诺芙娜·武尔弗，就是这位女士！[⑤]

我都忍不住了，真想见到杰尔维格。上封信中我不是提过套鞋吗？现在不需要了。所寄格涅季奇的歌谣已收到。过两天我给他写信，有事求他。替我向他致谢。我想，你还是替我给他送去一本《奥涅金》吧。至于前边提到的那位夫人，我希望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也说不定假戏成真！不过，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都是不愉快的。

3月14日

于三山村

---

① J·E·施莱格尔（1719—1749），德国剧作家、戏剧理论家，浪漫派奠基人施莱格尔兄弟的伯父。

② 宫廷书商。

③ 指1824至1825年杂志间的一场论战。——原编者注

④ 即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П·А·奥西波娃的侄女。——原编者注

⑤ 原文为拉丁文。

又及：到雷列耶夫或别斯土舍夫那儿去把我的一些短诗取回来，尽快寄来。

你不是答应给我寄帕尔尼① 的作品吗？

117.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3月1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为3月14日收到手稿一事而写

你别以为我会生你的气，我想都没想过。曾给你写过几封信，看来你没收到。弗谢沃洛日斯基在和我开玩笑。我欠他1000卢布，不是500卢布。你和他好好谈谈，为我的手稿感谢他。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人，虽说已经结婚。我现在就开始编新集子，编好后给你寄去。

看在上帝的分上，辞职一事以后再谈。你受排挤很可能皇上并不知情，你为我求情可能被认为是受我唆使等等，等等。

等杰尔维格来了再谈吧。请告诉巴拉丁斯基：他若能挽救扎克列夫斯基②，我将点蜡烛为他祈祷。

118. 致Л·С·普希金和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25年3月15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列夫弟和普列特尼奥夫弟：

①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院士。

② A·A·扎克列夫斯基，芬兰总督，庇护过失宠的巴拉丁斯基。——原编者注

两天前收到我的手稿[①]。今将我的新旧诗稿全部寄出，匆忙之中，难免顾此失彼。为不使夫人读者们像扇不中用的洗衣女工那样扇我的耳光，乞望得到二位的帮助。

书写错误、标点符号、笔误、废话在所难免，烦请二位自己修改吧。我再也不想改这些东西了。诗与诗的先后顺序也请二位定夺。切不可仿效巴丘什科夫那样的出版物。当删则删，当改则改。我允许你们这样做，甚至求你们这样做。这个活可请茹科夫斯基帮忙，别惹布尔加林动怒，也可请格涅季奇帮忙，别惹格里鲍耶陀夫生气。卷首题辞或不要，或引用安德列·谢尼耶的诗句。书中可插点花纹图案。这是可以的，也是需要的。看在基督的分上，就这样做吧，比如：来个**普叙赫**[②] **在鲜花上沉思的插图**。(顺便说一句，最好引用茹科夫斯基的“他认为您和他是同类”这节诗句。结尾我不喜欢。)可否用Ф·托尔斯泰[③] 出神入化的画法……

> 不！她过于高贵！
> 却令人心荡神迷！……[④]

而且，除乌特金[⑤] 外，任何人的技法都比不上他那支铅笔。其实，这都是外观。“让人倾倒却另有美色……”[⑥]

数过给你们寄去的诗，发现有60首，或近60首(因为有一部分是十分偶然发现的)。皮鲁科夫学识渊博，除他而外，我不想和任何人打交道。即使**在严厉的时候**他也宽大为怀和富有同情心。现在，我无条件地服从他的判决。

关于出版的事应当说什么呢？每首诗都应用特别的小页张印刷。要认真，

---

① 弗谢沃洛日斯基以普希金1826年诗歌集(参见第121、127、128、132、136封信)为基础写成《弗谢沃洛日斯基的笔记本》(参见第34、91、98、116封信)。——原编者注

② 普叙赫(一译普绪刻)，希腊神话中人物，人的灵魂化身。

③ Ф·托尔斯泰，绘画爱好者。

④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小蝴蝶与花》一诗。

⑤ 乌特金，版画家。

⑥ 引自茹科夫斯基的《小蝴蝶与花》一诗。

要醒目，要像茹科夫斯基最新出版的作品那样——请别用波浪线，别用两条横线中间加星号，也别用一条横线上面加一条虚线，这些五花八门的饰线都难看，让人想起亚洲。标题应用黑体字，注意提行分段。每段均应独立开来。最好每四行诗为一段（除非两行分段……）。

60首啊！不够出一卷吗？是否把《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作为补充给你们寄去？

列夫弟，别惹撰稿人生气！那是下策！

普列特尼奥夫兄弟，别再写善意的批评文章！要尖牙利齿，切不可过于客气！

请原谅，年轻人，我喝多了。

于3月15日

119. 致A·A·别斯土舍夫

1825年3月2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首先，请来信告诉我你本人的地址，免得惹布尔加林心烦。我不给雷列耶夫写信了，先等他的《沃依纳罗夫斯基》[1] 寄来再说。请转告他，他对拜伦的看法是不对的。我本想违心地说上几句，可我办不到。鲍尔斯和拜伦在争论时[2]，他们都说了连篇的谎话。对此我写有一篇颇有道理的驳斥文章，要不要给你寄去？重抄一遍就没意思了。你凭什么说我在取悦雷列耶夫？对他的《沉思》我已经直言不讳地、明明白白地谈出了我的看法。对他的长诗我也是这样。我非常清楚，在诗歌语言方面我是他的老师。但他在走自己的路。

① 雷列耶夫的叙事长诗。

② 鲍尔斯（1762—1850），英国诗人。“鲍尔斯和拜伦之争”是针对艺术中所描写对象的价值之比较的一场论战。作为批评家，鲍尔斯认为，天然物体和七情六欲比人造物品和政治思想更具可利用的价值，并以此原则攻击伟大的诗人蒲柏和拜伦等人的观点。

他天生是位诗人。我真的怕他，也很后悔当初没打死他。鬼知道这是为什么。急盼看到《沃依纳罗夫斯基》，我要把我的全部看法告诉你。

来信写得很有道理，但依旧有失偏颇。你仍然没能从另一角度去看待《奥涅金》。这毕竟是我较好的一部作品。你把第1章和《唐璜》比较——没人比我更敬重《唐璜》(只看过前五章，其余的没看)，但他与《奥涅金》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你谈的是英国人拜伦的讽刺诗，并同我的诗进行比较，要求我也写这样的讽刺诗！不，亲爱的，你要求得太多。我的讽刺诗在哪儿？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根本不存在讽刺诗。前言里是不应该有“讽刺的”这个词的。你等着我别的诗吧。若能把你诱骗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来就好了……到时候你会发现，如果非要拿《奥涅金》和《唐璜》比较，那就在这样一个方面加以比较：看她们谁更可爱，更美，更漂亮，是达吉雅娜，还是尤丽娅？第一章纯粹是个快节奏的引言，并且我对它很满意(这在我来说是很少有的事情)，我们的论战就到此为止吧。盼寄《北极星》，寄到这儿来。我预感到我会同意你对文学的看法的。望你最终能还给卡杰宁一个公道。这恰好是高尚的，也是你当之无愧的作法。犯错误和纠正自己的看法，对于一位善于独立思考的作家来说是适宜的。坦诚地承认一件事需要勇气。何况我会替卡杰宁高兴，我自己则期待着你的中篇小说问世。不过，你应该着手长篇小说的创作——没人能阻止你。信不信由你，你将是我们当中名副其实的最有才气的人，即使是在欧洲，你也能找到自己的价值。这是因为：首先，你是真正的天才；其次，你所描写的主题新颖、笔调奇特……等等。好兄弟，闲暇之余想想这个问题吧……可你却想当骑兵大尉呢！

3月24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120. 致 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25 年 3 月 24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和尊敬的公爵夫人，大札收悉，阅后五内如焚。您所蒙受的不幸①，我毫不知情。我不想安慰您，却一心想分担您的痛苦和不安。望公爵和孩子们早日康复。料《奥涅金》能使公爵开心，我尽快抄一份给他寄去。同时我要信告舍弟，让他把在他那里能找到的我的诗稿全部给公爵寄去。只求公爵自己收藏好这些诗稿，切勿外传。

普欣不该把我的不安和看来是错误的推测告知你们。我和敖德萨已无任何联系，对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一无所知。

亲爱的公爵夫人，别担心，如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将全家近况来信告我，并请把我永远看成您最忠诚、最知心的朋友。

于 3 月 24 日②

121. 致 Л・C・普希金

1825 年 3 月 27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外婆的猫"③写得实在太好了！我一口气看了两遍，至今仍念念不忘特里丰・法列列伊奇・穆尔雷金。"我步态从容，双目微睁，不时回首

① 指维亚泽姆斯基之子尼古拉病故和维亚泽姆斯基患病。——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外婆的猫"，是安东尼・波戈列科斯基（原名 A・A・佩罗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拉菲尔多夫的罂粟》中的主人公。——原编者注

顾盼，伸伸懒腰。”波戈列科斯基不就是佩罗夫斯基吗？

我已得到了维亚泽姆斯基的消息。亲爱的，把我的全部新作，你记在纸上的、心中的，全给他寄去。为此我将万分感谢你，也好减轻你那酷爱朗诵诗歌的怪癖[1]之罪过。收到我的新诗否？序言应当这样写才是：1）本诗集中，难登大雅之堂的歪诗居多，不配受到俄国读者公众的关注，但经常被人（天晓得是些什么样的人）贯以一些标题（鬼知道是些什么样的标题）发表，又经常伴有排字工们的修改和出版人的错误发表，这样一来，尽管这些诗不成样了，也只好发表，敬请读者诸君品尝了……（这样说要委婉些）。2）我们（即出版人）本应从全集中摈弃许多在不为他人所知的情况下写成的、因而内容显得不易理解的、或者（俄国的）德高望重的读者公众不会感兴趣的、或者可能仅对某些个别人物具有可读性的、或极不成熟的诗，因为普希金先生只想发表1814年（即14岁时）所写的一些小诗，或随便你们说些什么。3）请千万别夸我。这种淫词秽语在《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前言中也有，只怪我忘记对维亚泽姆斯基指出这一点。4）所有这一切均应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表达，相反的，无需有插科打诨、打情骂俏的东西。这一切只有指望普列特尼奥夫了。如果我说他的散文比我的好，他不会相信的，那就只好说至少他的散文和我的一样好，他总该满意了吧？为以防万一，请把序言转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我看后再把我的意见写信告诉你们。

你把我的诗稿寄给维亚泽姆斯基时，顺便写信叮嘱他别给任何人看，否则别人会剽窃我的作品——我没有万贯家产。再见，吻姐姐。

复活节前的礼拜五

我对《电讯》非常满意——将全力以赴地支持它。请把这一点转告茹科夫斯基。杰尔维格还没来[2]！因为沃耶伊科夫表现好，我想给他也寄点诗去——只要不剽窃、不骂娘、不翻印，不截获别人信件，等等，人们就不会谴责他，我还要对他称谢的。

---

[1] 指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到处朗诵诗人普希金未发表的作品。——原编者注

[2] 普希金在等待杰尔维格前往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原编者注

再把写给戈利岑娜-苏沃洛娃大公夫人的一些诗句也塞进集子里，你到她那儿去拿。我想，为了不单调，把《致奥维德》、《昨天是喧闹离别的日子》、《海洋》也可塞进哀歌里去。但大体上要改变一下前后的顺序。盼你回信。[1]

在《皇村回忆》结尾处应注明：这些诗是我14岁时写的，并附上我《笔记》中（关于杰尔查文）的摘录，你看行吗？

啊，还要把我的《小鸟》和谈友谊的四行诗句也加进去："何谓友谊？酒后容易冲动的情感……"

122.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3月底至4月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祈盼贵体康复。急欲得知正式的消息[2]。舍弟不日将把我的诗作转寄于你。我也在为你誊抄《奥涅金》一稿[3]，乞望拙作能使你笑逐颜开。读者的首次微笑应该为我而笑，请恕我语出无味，无奈，天性如此！其实，你当谢我才对。鄙人有生以来还不曾为任何人抄送过只言片语，对戈利岑娜也是如此。可见我对你情有独钟，如同丘赫尔别凯笔下的杰尔查文钟情于苏沃洛夫一般。足下对俄国文学的兴趣是否依然未减？为《涅瓦文选》和那首讥讽茹科夫斯基的歪诗，我对波列沃依[4]颇为恼怒。不过，一切均已过去，如今与他已和好如初。我甚至有这样的想法：应当刻不容缓地支持他的杂志，不知意下如何？我是同意这样做的。

我的诗作已寄彼得堡送皮鲁科夫审查。几乎全是些尽人皆知的东西，但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关于维亚泽姆斯基的健康情况的消息。

③ 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2章。——原编者注

④ H·A·波列沃依在《1825年涅瓦文集》上发表讥仿茹科夫斯基《墓园挽歌》的讽刺诗《书铺》。

应将这些诗合为一集。在这些本该忘却的诗中，最难割舍的是我的讽刺短诗(约计50余首，又都独具特色)，然而，不幸的是，我只能像沙穆福尔那样说："我所嘲讽的那些人均尚在人世。"而鄙人无意再与活人争吵，够了。

我已从《致恰阿达耶夫》函中删去足下不喜欢的那些诗句[①]——仅仅是为了你，是出于对你的敬重，绝非为这些诗句不合他人口味。

代我向达维多夫致意，他已将我忘却。我的姐姐奥莉加对他有意——自讨苦吃。他在她面前批评了《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中的扎列马的眼睛。不知他这是顺便说说还是有意而为。若非事关东方习俗，我会同意他的看法的。对我而言，东方的表现技巧是典范。我们这些重理性、表现力不强的欧洲人应尽可能向他们学习。顺便说一句，你可知道我为何不喜欢穆尔？因为他太东方化了。他幼稚地、变态地模仿萨迪、哈菲兹和穆罕默德[②]的孩子气的和反常的作品。一个欧洲人即使在为东方美所陶醉时，也应保持一个欧洲人的鉴赏力。拜伦的《异教徒》和《阿比杜斯的新娘》等作品的魅力就在于此。

12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4月7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今天是拜伦的忌日，我已同神甫商定，从晚上开始为他做安魂祈祷。神甫对我的虔诚大为惊讶，并把祭典圣徒大贵族格奥尔基亡魂的圣饼撤下来给了我，现给你寄去。

我在誊抄《奥涅金》，不日即可出现在你那里。

我刚收到普欣随信寄来的《沃依纳罗夫斯基》和《沉思》。由于不久前印

---

① 即抹掉讥讽维亚泽姆斯基的友人"美洲人"Ф·И·托尔斯泰的诗句。——原编者注

② 穆罕默德可能指S·J·穆罕默德(1443—1504)，印度诗人。用波斯文、古乌尔都文和古吉拉特文写作。著有《爱的秘密》等。另一说是指古代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著有《可兰经》流传后世。

刷的诈骗伎俩，看来，我不得不拒绝谢利瓦诺夫斯基[1]给三部长诗12000卢布的报价。《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已付梓重印。

再见，亲爱的，我心情忧郁，脑子里一点主意都没有。向尊夫人致意。对二位我是忠贞不二的。

亚·普·

124.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4月7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刚收到你的来信和可能是普列特尼奥夫寄来的通知书。你给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信我没看完就立刻烧了（出于担心，或出于妒忌，随你怎么想）。她在为你的多情、也为你被她们搞得晕头转向而生气。《北极星》尚未收到。请你看在上帝的分上把《喷泉》一事办好。谢尔瓦诺夫斯基向我报价12000卢布，可我又不得不拒绝这些卢布（这样一来，我就要饿死——和父亲、还有奥利杰科普一起饿死）。再见，我很忙。

多谢你寄来巴拉丁斯基信中的片断。杰尔维格还没来。

人家允许你写信，但来信须像我姐姐所写，（你要懂我的意思！就像我假冒叶芙普拉克西娅的名义给安娜·伊凡诺芙娜·武尔弗写信一样）。耶稣基督啊！咱们都落到了这步田地！吻奥莉加。

这是我昨天给姐姐写的即兴诗：

> 姐姐，为了亲情，为了温柔的友谊，我把
> 你赞扬，不是当着你的面而是背着你。

给姐姐看后烧毁。

---

① 谢利瓦诺夫斯基，书商。

为H·H·小姐写的一种"版本"

为了表示尊敬，为了爱情，为了友好的温柔心肠，

我的朋友，我当着你的面和背着你都不断地把你赞扬。

H·H·小姐[1]认为第一种"版本"对你合适。"谁要是……谁就将是可耻的。"[2]

我给拜伦做了安魂祈祷(今天是他的忌日)。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也做了祈祷，于是在三山村和沃罗尼奇两地的教堂都进行了祈祷。这不由地令人想起当年腓特烈二世为伏尔泰举行安魂祈祷仪式的往事[3]。我把"什科达"[4]神甫撤下的(用于祭典诗人亡灵的)圣饼寄给了维亚泽姆斯基。

125. 致A·C·希什科夫

1825年4月7日前后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草稿)

未经本人同意，奥利杰科普先生于去年，即1824年，翻印了拙作《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至使在下蒙受3000卢布之损失。大人，为此区区私产被窃之事，家父五等文官Л·C·普希金曾吁请阁下主持公道，然非但未能如愿，阁下大函反令在下深信奥利杰科普先生受到阁下庇护。在下已被革除公职，故除作品稿酬外，既无薪俸领受，更无其他收人。无奈只好决定再次吁请阁下亲自干预。祈望大人万勿断绝在下口粮。在下所为，绝非因与那位不

① H·H·小姐即A·H·武尔弗。——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援引英国吊袜竞骑士团的座右铭"谁要是对此怀有邪念，谁就将是可耻的"。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拉耶夫斯基给沃罗尼奇的神甫起的绰号。

曾谋面的奥利杰科普先生有私人恩怨，只为维护自己的作品不被他人剽窃，仅此而已。

126. 致А·Н·武尔弗

1825年3月至4月（20日前）自三山村寄往德尔普特

亲爱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为回忆录感谢您。兄弟般地拥抱您，也同样拥抱雅济科夫。他的寄语诗[①]和动人的哀歌妙极了。寄语诗中，在“你保护的歌手”之后漏掉了一句诗，而雅济科夫的诗于我又很珍贵，请补寄给我。

亚·普·

127.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4月22日和23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富歇的《回忆录》、席勒的作品和施莱格尔的戏剧作品、《唐璜》（最后的第6章以及其他短诗）、瓦尔特·司各特的新作、全部的《西伯利亚导报》请一并寄我。这一切须通过圣弗罗伦转寄，切不可通过斯廖宁转寄。还有酒，罗姆酒（12瓶），芥末、弗勒·多郎日的作品、旅行皮箱、林堡的奶酪和有关骑术的书籍（我想骑牡马；心血来潮想模仿阿尔菲耶里和拜伦）。

“拜伦”[②]的到来真让我高兴。他十分可爱！我们这里的小姐们都爱上了

① 即Н·М·雅济科夫的寄语诗《上帝的世界并不总是能感知的》。——原编者注

② “拜伦”，在此指А·А·杰尔维格。

他，可他却冷若冰霜，像根木头，不为所动。他爱躺在被窝里对《契吉林斯克长老之死》[①] 赞不绝口。他命令我问候你。他在心里吻你一百遍，祝你尝遍千种佳肴（如牡蛎）。

于23日

刚收到你的来信，感谢你对前言一事的承诺。我认为可以满怀希望地开始干了。关于《致恰阿达耶夫》寄语诗我要告诉你的是，无需再打托尔斯泰的耳光了。他将在我的《奥涅金》第四章里赫然登场，假如他的诽谤配我这样做的话。为此，你务必向维亚泽姆斯基要来他的讽刺短诗[②]及其作品（要快）。亲爱的，你对"我的月亮"[③]的看法是不得要领的。没办法，你就这样发表吧。如果萨布罗夫尚未去敖德萨，就请他别信口开河中伤我。很遗憾，对你的沉默我无信心。转告姐姐，是我使她和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发生口角的，她那封写着"她生我的气，可我不在乎"等诸如此类不敬之词的信我无意之中没看便给了她。我已让安涅塔相信，姐姐对她十分气愤。这都是你搬弄是非造成的。请寄：吊裤带、靴子（不要也行）。

代我向普列特尼奥夫致意并说上几句好话。近几天我要给他写信。

128.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4月（不晚于2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将此信转交维亚泽姆斯基，请他别给任何人看，你本人也别干蠢事。

① 雷列耶夫叙事长诗《纳利瓦依科》中的片断。

② Ф·И·托尔斯泰讽刺普希金的短诗为《道德讽刺作品的毒刺》。——原编者注

③ "我的月亮"是指《叶甫盖尼·奥涅金》第3章达吉雅娜和奶娘对话的场面。——原编者注

129.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4月下旬（不晚于24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杰尔维格在我这里。由他给你带去《奥涅金》的第二章（这是唯一的，也仅仅是为你誊抄的一份稿子）。不算那封信[①]，仅仅是达吉雅娜和奶娘谈话的那段诗舍弟就得了600卢布。你看得出，这可是钱啊。所以应当把这些诗收藏好。我没你一点消息。只盼你健康，不敢有别的奢望。不过，仿佛命运也该知足了[②]。

笑一笑吧，亲爱的。《祭安娜·利沃芙娜之哀歌》随信寄上。

哦，姑妈！哦，安娜·利沃芙娜……

（我和杰尔维格敬上）

顺便问一句：为什么不回杰尔维格的信？他是一位各方面都值得尊敬的人，是圣彼得堡的那些舞文弄墨的无赖之徒所不能比的。请看在我的分上，支持他明年的《花朵》吧（你那里有散文吗？）。我们大家都竭尽全力关心这些《花朵》。你认为《北极星》如何？你那里有敖德萨的消息吗？请来信告知一二。

---

① 指达吉雅娜给叶甫盖尼·奥涅金的那封信。

② 指的是维亚泽姆斯基命运不济，命运把他折磨得够苦的了。

130. 致亚历山大一世[①]

1825年4月下旬（不晚于24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草稿）

失宠遭黜，理当俯首听命、默然承受。而今斗胆上书，实出万般无奈。

罪臣早年身染沉疴，元气难复，至今不曾医治。饱尝动脉肿瘤之苦已近十载，今需及时手术。所言属实，望圣上明察。

此前罪臣亦曾仰望圣上隆恩，不期反受世人责难。今再次吁请陛下：罪臣欲赴欧洲某地多方求医，伏乞恩准。[②]

131.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5年4月下旬（不晚于24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今复信一封[③]，奉上满纸肺腑之言：我身患动脉肿瘤已近十载，若上帝庇佑，尚可挨上两三年，故求医之事不急。然而，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实令在

---

① 普希金以治病为由打算出国（参见第131、139、143、147、153、166封信）。该信并未转呈亚历山大一世。诗人母亲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普希金娜曾向亚历山大一世求情，但遭拒绝。亚历山大一世提出普希金在普什科夫就地治疗。——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此信是对茹科夫斯基1825年4月15日以后的一封来信的回信。——原编者注

下窒息难耐。若皇上准我出国治疗，可谓皇恩浩荡，在下将对皇上和诸位好友永世感恩不尽。维亚泽姆斯基来信称道：我对当局之态度令列位友人失去信心。这大可不必。在下已向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①承诺：以前不曾写过，今后两年也不写任何反政府的诗文作品。《短剑》一诗并非为反对政府而写，纵然该诗笔法不十分得当，然诗并无恶念。而今如此种种令我厌烦。若能让我清静，我将当真构思一些五步无韵诗的。现寄上在下致别洛伊②本人函之草稿，听凭阁下裁定。似乎在下的言行举止并无卑劣之处。该函用法文书就，因法文精练，写起来更为顺手。不过，由阁下处置为妥。如果有伤大雅，则可译成俄文，舍弟可替在下誊清和署名。

全属无稽之谈。我对阁下的《诗集》并未说过什么，何必听信布卢多夫③的谗言？他的鉴赏力有失偏颇，阁下对此应确信无疑才是。何况，在下看不出他对阁下的荣誉有何无私之爱。当他独断专行、恣意砍伐之时，并未从《诗集》中删去给他的寄语诗，尽管作品写得苍白无力。不，茹科夫斯基。

> 我祝愿布卢多夫旅途愉快，
> 前往那古老的多瑙河畔……

《为歌德题词》、《唉，假如我亲爱的》、《给天才》均写得好极了；可好在何处？可知以后如何？在你百年之后，这一切都将被印得错误百出，或附在丘赫尔别凯的诗后。想想都可怕。杰尔维格将把我的文学活动告之阁下。遗憾的是得不到阁下的忠告，又不在你的身边——这对我均是鼓励。请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水中女妖》写完。你问我《茨冈人》的创作意图何在？问得好！正如杰尔维格所说（如果这是剽窃的话）："诗歌的宗旨就在于诗歌"。雷列耶夫的《沉思》倒是宗旨明确，然而并不切题。

---

① 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

② 致别洛伊函，即指《致亚历山大一世》函（第130封信）。——原编者注

③ Д·Н·布卢多夫（1785—1864），伯爵，1832至1837年间任内政大臣。

132.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5月上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松明活着，活着！
怎么？记者松明还活着？

你要的讥卡切诺夫斯基的诗已写好，现随信寄出。把它转寄给维亚泽姆斯基。寄来登有伪德米特里耶夫[①]第二次谈话的那一期《欧罗巴导报》，我写《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前言要用它。最好把论战的全过程（《导报》和《妇女杂志》的有关文章）全部寄来。

盲诗人[②]的题词令我感动得难以言表。他的中篇小说写得妙极了。无论他是否生气，我都要说，**他想原谅拜伦，可又没能公正地原谅**。小说的幻象和结尾写得都很出色。也许，他的寄语诗比他的长诗更好，至少说，诗人描写自己一时糊涂的令人惊心动魄的那段文字，将会成为令人痛苦的诗歌中永恒的典范。我很想以诗作答，如果来得及，随本信寄去。

格涅季奇没收到我的信吗？真可惜，我记得那封信写得很有趣。在寄去的包裹中，有两件是你和格涅季奇需要的东西。普列特尼奥夫为何沉默？"当然，不幸的人……"[③]有病在身，也可能对《沃依纳罗夫斯基》不满意。顺便问一句，我的意见[④]如何？望你别对他说是我在引导他。只怪我太喜欢《沃依纳罗夫斯基》了。我这里没这部作品我都感到寂寞。

---

① 伪德米特里耶夫即M·A·德米特里耶夫，文学家。他取此名想有别于自己的叔父И·И·德米特里耶夫。——原编者注

② 盲诗人，即И·И·科兹洛夫（1779—1840），俄国诗人、翻译家。曾在禁卫军中任职。1821年瘫痪失明后开始文学创作。

③ 语出И·И·德米特里耶夫的《麻雀与硕鹞》一诗。

④ 普希金对《沃依纳罗夫斯基》的意见未能保留下来。——原编者注

如有可能，给我寄来让利斯[1]的新书以及拉马丁的《恰尔德·哈罗尔德》[2]（很可能是废话连篇）。总而言之，寄点新书来。《古风》、《塔利亚》和出版者的信均已收到，尚未来得及翻阅。我觉得《占卜者》是部很好的喜剧作品[3]。赫梅利尼茨基可是我的老相好。我特别喜欢他，甚至想在《奥涅金》第一章里给他插上完整的一段（据说，作为剧作家提到他，他会生气的，真见鬼！）。维亚泽姆斯基是对的，毕竟还是惹他生气了。希望杰尔维格和巴拉丁斯基能寄来阿纳哈尔季斯·克洛茨的作品。也许，因"格里鲍耶陀夫奔腾涌动的血液"这一诗句不合我口味他在生我的气。替我紧紧地拥抱杰尔维格。出于利己主义和为我的动脉瘤着想等原因，我期待他的来信。

茹科夫斯基来信的意思，我终于弄懂了。他的心肠真是太好了！他是位圣人，虽然他天生就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而不是希腊人或别的什么人！应把《皇村》和《乐谱》一起印出。没必要为《强盗兄弟》发预告。可以把它印在各种诗集里。发表《拿破仑》一诗的想法是对的，但书刊检查机关……会把较好的诗句给删去的。

133. 致К·Ф·雷列耶夫

1825年5月下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对《沃依纳罗夫斯基》的意见料已收到。现补充一点：我没意见的那些地方，都应受到称颂和赞扬，写得好极了，等等。你用心写的和写得好的地方，我认为无需一一给你列举出来。

关于《沉思》，我该对你说些什么呢？在所有的诗里都可以读到生气盎然

---

① 让利斯（1746—1830），法国女作家。

② 拉马丁发表的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尔德》（巴黎，1825）的第5章。——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的诗句，《彼得在奥斯特罗郭斯克》的最后几节是独具匠心的。不过，总的说来，它们在构思和叙述方面都差劲。千篇一律，全是老生常谈。对情节发生地点的描写、人物的语言都是训诫性的。除了名字以外，没有任何民族的、俄罗斯的东西（《伊凡·苏萨宁》除外，它是使我在你身上开始发现真正天才的第一篇《沉思》）。你没有改正《英明的奥列格》一诗中的俄罗斯国徽，这是不对的。古代的国徽、圣乔治十字章，不能铭刻在多神教教徒奥列格的盾牌上；崭新的双头鹰是拜占庭的国徽，我们是在伊凡三世时期才采用的，不会早于这一时期。编年史家只是说：他把自己的盾牌高悬于城门之上，以示胜利。

关于《纳里瓦依科的自白》，我要说：我们出版诸如此类的真正的好书是件好事。我认为，这一段写得冗长，当然，这样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你在彼得堡感到无聊，而我在乡下感到无聊。寂寞是有思维生物的一个属性，有什么办法呢。再见，诗人，我们何时才能相逢啊？

134．致安娜·H·武尔弗

1825 年（？）3 月至 5 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三山村

小姐：这还有一封给舍弟的信，请您务必将其置于您的保护之下。请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您慷慨为我削好的鹅毛笔寄来，我居然不礼貌地忘记把它们带回来！切勿为此生我的气。①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135. 致А·А·别斯土舍夫

1825年5月底至6月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现就你的《一瞥》①的第一章回复如下：在罗马，在公民天才荟萃的时代之前，曾有过人才平庸的时代，这是由于剥夺了维吉尔、贺拉斯、提布卢斯、奥维德和卢克莱修这样一些天才们封号的罪恶所造成的，尽管他们，除后面两人外，走的都是模仿的康庄大道。我们没看到希腊人的批评。在意大利，但丁和彼特拉克出现在塔索和阿里奥斯托之前，这些人又出现在阿尔菲耶里和福斯科洛②之前。英国的弥尔顿和莎士比亚是在艾迪生和蒲伯之前写作的，在艾迪生和蒲伯之后，出现了骚塞、瓦尔特·司各特、穆尔和拜伦。由此很难得出某种结论和规律。你的那番话完全可以适用于法国文学。

"我们有批评，但没有文学。"你说这话有何根据？我们缺少的正是批评，因而罗蒙诺索夫和赫拉斯科夫才有了声望，如果说后者的名望在公众心目中下降的话，那也绝不是由于梅尔兹利亚科夫批评的缘故。杰尔查文的这尊神像是否四分之一是金的，四分之三是铅的，至今尚未定论。《费丽察颂》与《权贵》并列，《上帝》和《麦谢尔斯基之死》齐名。《祖波夫颂》不久前才公开发表。克尼亚日宁③安然自得地享受着自己的名望。波格丹诺维奇属于伟大的诗人之列。德米特里耶夫同样如此。我们既没有评论，也没有一本批评的书。我们不知克雷洛夫何许人也。克雷洛夫比拉封丹高明，就像杰尔查文比让·雅克·卢梭高明一样。你把什么叫做批评？《欧罗巴导报》和《好心人》杂志？格列奇和布尔加林的传纪新闻？还是你自己的文章？你须承认，这

---

① 指别斯土舍夫的文章《俄国新旧文学一瞥》（载1825年《北极星》杂志）。——原编者注

② 福斯科洛（1778—1827），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

③ Я·Б·克尼亚日宁（1742—1791），俄国剧作家、诗人。

一切都不能在公众中确立某种见解，也不可能被看作是鉴赏力的法典。卡切诺夫斯基古板迟钝，索然无味；格列奇和你敏锐尖刻，滑稽风趣（关于你们，能说的只有这些了）。那么，批评又在哪儿呢？没有，我们要把你的话倒过来说：我们有某种文学，却没有批评。其实，你本人几乎也同意这一看法。

只有一个民族是先有批评后有文学的——这就是德国人。

怎么能说“我们没有天才，人才也很少”呢？首先，我们有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其次，人才也很多。

“在我们这里文学家们的创作不受鼓励——倒也谢天谢地！”怎么没有鼓励？杰尔查文和德米特里耶夫曾受到大臣们的鼓励。叶卡捷琳娜时代就是文学家们受到鼓励的时代；在这方面，这个时代并不亚于其他时代。卡拉姆津似乎得到过鼓励；茹科夫斯基也无可抱怨。克雷洛夫同样无可抱怨。格涅季奇在办公室的宁静之中正在建树自己的业绩，其《荷马》何时问世，我们拭目以待。在没受到鼓励的人当中，我发现，只有我自己和巴拉丁斯基，我却不说“谢天谢地！”。**宫廷的鼓励只能使人增长一般的才干。**关于奥古斯都时代我无须多说。然而，塔索和阿里奥斯托在自己的长诗中都留下了王侯显贵们庇护和鼓励的痕迹。莎士比亚最好的喜剧是禀承伊丽莎白女皇的圣旨写成的。莫里哀当过路易十四的近侍，他最具喜剧天才的力作——不朽的《伪君子》问世应归功于君王的庇护；伏尔泰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庇护下写出他**优秀的长篇叙事诗**[1]的。曾先后有三位沙皇庇护过杰尔查文。你不说心里话，我替你说吧。

真的！我们能毫无偏见地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文学在天才众多方面稍有逊色，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在我们的文学身上并未打上奴隶般屈辱的烙印。我们的天才是品格高尚、独立不倚的。谄媚之音随着杰尔查文一起沉寂了。那么，他是怎样谄媚的呢？

啊，回想一下吧，我曾作过预言，
而且同时又把你颂扬：

① 指《奥尔良少女》。

我说，瞧吧，胜利是短暂的，

而美德却将千古流芳。①

读一读茹科夫斯基1815年给亚历山大的寄语诗吧，这就是一位俄国诗人对一个俄国沙皇说的话。检查一下我们的杂志和目前文学中所发生的一切……那么，关于我们的诗歌，可以借用米拉波②论西叶斯③的一句话：他的沉默是社会的灾难。我们实在令外国人惊讶（他们对我们的看法是完全公正的），他们不理解，怎么会是这样。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作家们来自于上流社会。在他们身上，贵族的傲慢和作家的自尊是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不想受到与我们平等的人庇护。沃隆佐夫这个无耻之徒就不懂得这一点。他满以为俄罗斯的诗人会手捧献词或颂诗来到他的前厅上的，然而，诗人却像六百年前的贵族那样前来要求他尊重诗人——两者的想法有着天壤之别！

你对我国的教育，对外国内讧（说得好！）的模仿者们的评价，所言极是，颇为生动，全是肺腑之言，又颇具说服力。你总是思绪翻腾，浮想联翩。你对《奥涅金》的看法是言犹未尽。我知道为什么，也感谢你。但是，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意见清楚地说出来呢？今后，如果我们过于看重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会有批评了，而你是能够创建批评的。

你的骑士比武④很像瓦尔特·司各特的骑士比武。抛弃这些德国人吧，掉转笔锋来写我们的同胞；你满可以写几部具有浪漫主义的、转折性的情节展示很快的中篇小说——这对拜伦式的叙事长诗是合适的。长篇小说要求对现实进行生动的直接描写：毫不隐讳地说出一切。你的弗拉基米尔⑤讲的是德国戏剧的语言，如“他在中午注视着太阳”，云云。不过，对立陶宛军营的描写，木匠与哨兵的谈话都是十分出色的。结尾同样好极了。其实，你那非

① 引自《祖波夫伯爵自波斯凯旋颂》。——原编者注

② O·米拉波（1749—1791），伯爵，法国大革命的投机分子。

③ 西叶斯（1778—1836），天主教神甫，法国大革命活动家，写过一系列抨击反对势力的政治小册子。

④ “骑士比武”指别斯士舍夫的《勒维尔的比武》。——原编者注

⑤ 指别斯士舍夫的中篇小说《背信者》中的主人公。——原编者注

同凡响的生动性比比皆是。

当然，雷列耶夫会把我对《沃依纳罗夫斯基》的意见转告你的。请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写信告诉我。暂时由衷地拥抱你。

再说一句：你早在1822年就会抱怨我们的文学前景渺茫①，而今年对希什科夫老头②也不说声“谢谢”。我们之所以能够活跃于文坛，不感谢他又感谢谁呢？

136. 致A·A·杰尔维格

1825年6月上旬（不晚于8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盼，盼你的来信，可就是盼不到。你还不接受稳重的尼基塔③为你效劳吗？或者在等有可靠的机会让人带来？这该死的“可靠的机会”！看在上帝的情分上，来信写点什么吧。你知道，我不幸失去了祖母奇切琳娜和叔父彼得·利沃维奇。噩耗传来，实出意外，使我陷于可怕的境地。安慰我吧，这可是友谊（这种神圣感情）的神圣义务。

不知我的《诗集》④命运如何？严酷的皮鲁科夫·格罗兹内是否看过？尚未收到普列特尼奥夫只言片语。不知我的《奥涅金》发行如何？畅销吗？顺便请你转告普列特尼奥夫，让他从我的书款中拨点零花钱给舍弟，但不是作为代理酬金给他。因为像他这样没良心的代理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自从你走后，我通读了杰尔查文的全部作品。下面所言，是我最近的看法：这位怪人，既“不懂俄罗斯文字”⑤，也不懂俄罗斯语言的特点（这正是他不如罗蒙诺索夫的原因之所在）。他既无音节概念，也无和谐的概念，甚至连作诗

① 指别斯土舍夫在《俄国新旧文学一瞥》一文中的抱怨。——原编者注

② A·C·希什科夫此前不久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原编者注

③ 杰尔维格的仆人。

④ 指正准备出版的《普希金诗集》。

⑤ 引自И·И·德米特里耶夫的《墓志铭》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的规则也不了解。这就是为什么他必然让那些对音律求全责备的人们大为光火的原因。不仅他的颂诗经不起推敲，就连他的一般诗歌也经不起推敲（除你所知的那些诗段以外）。他到底有何长处呢？是**思想，景物的描写和真正富有诗意的情节**；读他的作品，就好像在读一篇奇文的粗俗不堪、随心所欲的译文一样。真的，这位天才是用鞑靼人的方式思维的，无暇通晓俄罗斯文字。有朝一日，杰尔查文的作品一旦被译成欧洲文字，他准会让欧洲大吃一惊的，而我们，出于民族的自豪感，又不能说出我们所了解他的一切（更不用说他在部里的事了）。杰尔查文有八首颂诗和一些片断应予保留，其余的则应付之一炬。其才气可与苏沃洛夫媲美。只可惜，我们的这位诗人经常过分地像公鸡那样喊叫。茹科夫斯基在干什么？请把他对《奥涅金》的第二章和我那部尚未完稿的作品[①]的意见一并转告我。克雷洛夫动了什么手术？情况如何？愿上帝保佑他长寿。他的《磨房主》写得像《杰米扬和福卡》一样好。见过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了吗？他的《历史》[②]进展如何？要写到什么时候为止？写到罗曼家族推举新沙皇为止吗？全是些不高尚的人！六位普希金家族的人在推举新君的诏书上签了名，还有两位因不识字在诏书上按了手印！然而，我，他们的有文化的后裔又做了些什么呢？我的大名又在何处？

137.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和Л·С·普希金

1825年5月25日和6月中旬前后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你来信问我，对你在《电讯》上评论我的文章是否满意，这算什么问题？我们的杂志刊登欧洲人的文章太少！你又用自己的鹅毛笔在引导着人们的鉴赏力和偏袒友谊。在对茹科夫斯基的态度上，你过于袒护我。我并非亦步亦

① 即《鲍里斯·戈都诺夫》。——原编者注
② 即卡拉姆津12卷集的《俄罗斯国家史》。

趋地步其后尘，我仅仅是他的一名弟子而已。我不敢贸然在他那条大道上乱闯，我只不过是在乡间小路上漫步，仅此而已。任何人的文笔都没能也不可能有他的文笔那样气势磅礴和多彩多姿。他是同困难争斗的非凡的力士。

然而翻译工作却宠坏了他，使他变得懒惰，致使他不想自己进行创作。话又说回来，他和福斯[1]一样，是个翻译天才。况且，像议论一位失去昔日丰采、其文笔日趋老到的老者那样议论他，是可笑的。"往事将会再现。"[2]我总是期待着故人能够再生。看了你对《修道士》的评论，我觉得你是凭心而论的。当然，这部长诗充满感情，比《沃依纳罗夫斯基》写得更胜一筹。雷列耶夫的文笔更具风格，或者说，更具大刀阔斧的气势。在他的作品中，有那么一个两袖挽起来的刽子手，我为他也会出大价钱的。但是《沉思》却是败笔之作，标题也是取自德文dumm（愚蠢）一词，而不是像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取自波兰文。涅耶洛夫[3]的诗写得可真好。有一次我称他为狗屎歌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只是你我说说而已）。沙利科夫的诗和文章不曾拜读，难道是我的诗使他受了委屈？我可是像羔羊一样无辜！不信，你可问问列夫弟弟，他会告诉你：他在我这里看到沙利科夫公爵的大名后，建议我换成巴丘什科夫，我本该听他的，可不幸的是我又毅然地把沙利科夫的名字改了回来！我这有底稿为证。你的那些一语双关的俏皮话非常可爱。我们这里的少女们认为这些双关语十分有趣。我依然在等待着你对拜伦的评论。为卡齐米尔[4]感谢你（好像用他可以编出一句双关语，不是吗？猜猜看）。看来，你喜欢卡齐米尔的诗文，我可是一点也不喜欢。当然，他是一位诗人，但他毕竟不是伏尔泰，不是歌德……鹞远不是鹰！——那里的第一位天才将是浪漫主义作家，天晓得他将把法国的聪明人引向何方。顺便说一句：我发现，我们大家（甚至包括你在内）对浪漫主义的理解都很模糊。将来有空闲时间（而不是现在）应该好好谈谈这个问题。我累极了。我给大家都写了信，甚至给布尔加林也写了。

---

① J·H·福斯（1751—1826），德国诗人、翻译家。

② 援引茹科夫斯基《我常把青春女神……》一诗。

③ 涅耶洛夫，讽刺诗人。

④ 即为寄来法国诗人卡齐米尔·德拉文（1793—1843）的诗感谢维亚泽姆斯基。

于5月25日

你表示愿意撮合我与波列沃依见面，问题是我乐意帮助他，但我不能满足他的任何条件，因而我也不需要他的钱。看在上帝的情分上，你可要把他看好！他有时信口开河。比如，他说，堂吉诃德根除了欧洲的游侠骑士!!!——在意大利，除但丁一人外，没有浪漫主义。然而，他正是出现在意大利。阿里奥斯托又是什么呢？他的先辈，从《布奥沃·德·安东尼》到《热恋中的罗兰》，又是什么呢？岂能如此不加思索地信笔涂鸦?!你别小看了杂志上的一些小文章：拿破仑就写过这些小文章，并成了巴黎的一名不错的记者（记得好像是富歇这样说过）。

（给Л·С·普希金的附言）

请交给维亚泽姆斯基，近日他将去你们那里。不然就交给A·И·屠格涅夫带到莫斯科。

我不给你写什么了，Lion（狮子）先生，因为还有一些信你没回我。

138.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7月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皇村

我对《电讯》建议[①]的答复料已收到。如《电讯》需要我的诗，就请你把能找到的诗（《奥涅金》除外）寄给它。倘若把我的名字作为合伙人的名字登出，那我会出于贵族的高傲即傲慢予以拒绝。《电讯》的那伙人是正派的人和诚实的人，然而也是说谎者和无知的人；而杂志的出版人是以说谎和无知加以分类的。我无意卷进去。尽管部里易人[②]和书刊检查有所放松，我依

① H·A·波列沃依建议普希金参加《莫斯科电讯》的编务。——原编者注

② 指A·C·希什科夫被任命为国民教育大臣。——原编者注

然不能为克拉索夫斯基及其同行负责。也许，我可以定期为杂志提供一些短篇作品。杂志可能亏本，如果上帝和皮鲁科夫想这样做的话。我总想摆出一副贵族的派头，自从摩尔人加入普希金家族后，我更加妄自尊大了。我在做批发诗歌的小生意，却关闭了第一家小卖亭。加之（这只能你我之间说说）舍弟列夫靠我负担，家父已不再给他嫖女人和喝香槟的钱了。让《电讯》去同他打交道吧，愿上帝保佑他和《电讯》靠我这微薄之力都能赚上大钱（让我们把正经事放到明天再谈吧）。[①] 不知瓦西里·利沃维奇伯父翻译了贝朗瑞的哪首诗？不是《好上帝》[②] 吧？请转告他一个秘密，彼得堡的人在怀疑他，正在筹备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赫沃斯托夫伯爵、马格尼茨基[③] 和赫沃斯托娃[④]夫人（《壁炉》的作者，因此也是瓦西里·利沃维奇的对手）组成。不妨告诉他，若不是他那《危险的邻居》[⑤]名气太大（魔鬼有了名气就会万无一失的），他早就被流放了。他们怕把事闹大！真遗憾，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⑥]已经去世！我还未见过伯父中伤过他人。好在德米特里耶夫健在，并非一切都已失去。我把对印刷错误的更正已寄给《蜜蜂》，而未寄给《电讯》。因为莫斯科邮局递信较慢。波列沃依不必伤心，你撰文加以补充说明也有必要。我予以响应也不会徒劳。就连魔鬼也不会由此而损失什么。[⑦] 我这里还有一首讥讽《好心人》杂志的短诗，据说，它批评了我的《给朋友们》一诗。

不久前，我不客气地抛出了一首。……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好上帝》是贝朗瑞的一首亵渎国王的政治歌谣，一译《意弗托国王》。

③ 马格尼茨基（1778—1855），神秘主义者、蒙昧主义者，是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俄国最反动的官僚之一。

④ А·П·赫沃斯托娃，俄国女诗人，《石头与小溪》一书的作者。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作有一首《寄语壁炉》诗讥讽她。——原编者注

⑤ 《危险的邻居》是В·Л·普希金的一首长诗。——原编者注

⑥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普希金，诗人普希金的远亲。他和И·И·德米特里耶夫一样，以写讥讽В·Л·普希金的打油诗著称。——原编者注

⑦ 原文为法文。

此诗已寄送波列沃依，我想，你这位赤脚的女郎已在一湾海水里洗刷着自己的衣裙，我却在享受着白桦枝芽树脂的芳香。在这普斯科夫苍穹的圣水盘下，期望着有人能关上上苍的笼头，让金雨停住。暂且不谈菲塔①了。我们这里又冷又脏。我在恭候命运的判决。

139. 致 B·A·茹科夫斯基

1825 年 7 月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皇上恩典实属意外②，令在下感激涕零。本地省长也有意准许在下居留普斯科夫。然在下仍恪守圣上旨意。在下咨询过普斯科夫的手术医生们，他们推荐一位兽医，这位医术高明的弗谢沃洛日斯基，因其治马医术的著作，在学术界颇有名气。

尽管如此，在下仍决定留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即便如此，对圣上隆恩仍感激不尽。

令在下担心的是，我这令人恼怒的固执和漫不经心的禀性被人视为对皇恩不恭。岂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下断然不敢如此忘恩负义。

既然在下已有十年之久不曾想到过自己的动脉肿瘤，如今也看不出有何理由突然为其奔忙。在下依然奢望吾皇慈悲，或许，有朝一日圣上开恩，俯允在下寻一处称心如意之所在，找一位在下自认可靠之医生（而不是秉奉朝廷旨令行事）也未可知。

热烈拥抱你。

亚·普希金

① 菲塔指 Ф·И·格林卡。普希金曾讥讽他的《普萨尔莫夫》一诗的文体。——原编者注

② 参见第 130 封信及其注释。

1825年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140.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7月13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皇村

舍弟来信，说你在皇村，说他为你抄寄了我的诗句。我却一直盼你来信，至今未能盼到。你那儿如何？已到雷瓦尔否？你的《拜伦》或《贝伦》写得如何？① *你那真正的大名不为世人所知*②！我刚拜读了你对丹尼斯评拿破仑笔记的文章的评论③——好极了！你的文笔一向生动、别具一格。这篇文章写得尤为生动、独特。你干得好，公然为法语的文风鸣不平。总有一天要大声疾呼：我们俄罗斯抽象难解、脱离现实的语言尚处于未开化状态。但愿上帝保佑它有朝一日形成法语那样的语言（清晰、准确的散文式的语言，即思维语言）。我在《奥涅金》里有三行诗谈到这一点。④继你的文章之后，将发表我评论德·斯塔尔夫人的文章⑤，对此请勿张扬：这仅仅是一种**舍己为人的慷慨之举**。这样做，一来是为应付检查机关；二来是为了匿名更加隐蔽（这是撰稿人见不得人的一种作法）。可能你已获知皇上对我的恩赐，已恩准我去普斯科夫。我咨询过那里的手术医生们，他们向我推荐了一位颇有本事的兽医弗谢沃洛日斯基；到底如何，会见分晓的。亲爱的，目前，我正在着手干一件文学方面的大事，为此你会热烈吻我的。我在创作一部浪漫主义的

---

① 指维亚泽姆斯基想写的评拜伦的文章。

② 原文为法文，引自拉马丁致拜伦函中的语句。

③ 维亚泽姆斯基《评丹尼斯·达维多夫所著（拿破仑札记中三篇文章之分析）》的文章（载于1825年第12期《莫斯科电讯》）。——原编者注

④ 在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3章里。——原编者注

⑤ 即普希金的《评斯塔尔夫人》一文。

悲剧[1] ——注意，可要守口如瓶，因为知道此事的人实在不多。你看过我的《谢尼耶在狱中》[2]一诗吗？请你对它作出评价，就像一个耶稣教徒按照上帝的意旨去评价吧。

我亲爱的！我想拥抱你，看来无望。请原谅，再见。你那貌若天仙的公爵夫人和你在一起吗？请代我这个“阿尔扎马斯之鹅”向她致意。

于7月13日

我面前放着我的悲剧，忍不住想写上这样的标题：“**描写莫斯科国真正灾难的喜剧，或描写沙皇鲍里斯和格里什科·奥特列皮耶夫的喜剧。上帝之仆谢尔盖·普希金之子——亚历山大·普希金**7333**年夏作于沃罗尼奇城。**”此标题如何？

141.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25年7月（不晚于）19日自三山村（?）寄往彼得堡

我可爱的诗人，现将《安德列·谢尼耶》一诗中的勘误寄给你，（在献给尼古拉·拉耶夫斯基的诗中的最后一节）应为：

> 我把鲜花献到墓前，
> 献给爱情、橡树与和平的歌手。

为什么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们这里一到秋天，风声、雨声、树叶沙沙声就响个不停，既嘈杂喧闹，又单调无聊。杰尔维格结婚了吗？请来信描述一下整个婚礼的情景。婚礼上他一定很可爱。可惜我不能当他的傧相。

---

① 即《鲍里斯·戈都诺夫》。

② 即《安德列·谢尼耶》一诗。——原编者注

请转告科兹洛夫：不久前，有位美人[①]造访过我们这个边区。她用威尼斯船夫般的歌喉演唱了他的《威尼斯之夜》[②]，唱得好极了。我答应过这位可爱而又才华横溢的盲诗人，一有此类的消息便通知他。可惜，他看不见她，让他去想象那夺人心魄的姿色和那感人肺腑的真诚吧，至少上帝会保佑他聆听她那婉转的歌喉！

当着这位人世间尤物的面所能写的言词肯定是人人尽知的。再会，可爱的诗人，给我写信，求你啦。[③]

一切都属于你的

普希金

142. 致安娜·H·武尔弗[④]

1825年7月2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喝足闷酒之后，提笔给您写信。您看得出来，我是言而有信的。

如此说来，您已到了里加？情场上又频频得手了吧？快嫁人了吧？见到那些骠骑兵了吗？凡此种种，来信详述为好。因为，尽管我的玩笑开得过火，但有关您的一切我仍然极为关心。很想骂您几句，但在这千里之遥又缺乏勇气这样做。您收到的这封信就算是我对您的说教和忠告吧。好好听着：1)看在上帝的情份上，只可与您那些（男性）朋友们调情，他们借此只图自己寻欢作乐。其实，作为他们的女友，只能使您受到伤害。因为（请牢记这一点）他们所有的人和您本人一样浅薄和多嘴多舌；2)请穿短裙，因为您有修长秀美的双腿；切不可把鬓发梳成蓬松的样子，即使这很时髦。因为您不幸

① 指A·П·凯恩。——原编者注

② И·И·科兹洛夫所作的诗歌。——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安娜·H·武尔弗，П·A·奥西波娃的侄女。

生有一张圆脸；3)有朝一日您成了一位消息灵通人士，也不可将此溢于言表；要是有哪位骠骑兵对您说“可否请您跳华尔兹舞”，您别笑，别扭扭捏捏，切不可流露出您对此很得意；您要擤鼻子，转过身去，或谈点别的什么；4）请别忘记寄来拜伦新版的诗集。

知道我为什么要骂您吗？不知道？您这无情无义、无……的坏姑娘。您履行自己的诺言了吗？好吧，对此我不再多说了，我原谅您，况且，我自己也是在您走后才想起这件事的。真怪，不知当时我的心思到哪里去了。现在我们谈点别的事吧。

现在全三山村的人都在唱“她不觉得美丽的夜色可爱”[①]，唱得我心里酸溜溜的。昨天，我和阿列克谢[②]一连聊了4个小时。我们还从未这样畅谈过。猜猜看，是什么突然把我们拉得这样近？无聊？共同的感受？我不知道。每天晚上我都要去花园里散步，心里一再重复着：她[③]到过这儿。绊倒她的那块石头就摆在我的桌上，在这枯萎了的天芥菜的枝叶旁，我写了许多诗。可以说，这一切很像爱情。不过，我向您发誓，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爱上了她，我在星期天就会发狂和嫉妒得惊厥，其实，我只感到懊丧。这是因为我一直在想，她对我一无所知。在唤起她的幻想之后，我只能满足她的好奇心。对我的回忆，不能使她在春风得意之时略有片刻的沉思，也不能使她在愁怅的日子里更加忧伤。我一直在想，她那双媚眼会流露出同样沁人心脾和荡人心魄的眼神，停留在某位衣着考究的骠骑兵身上。不，这些念头令我无法忍受。请转告她，我将会为此而死去。不，最好还是别对她说，不然她会取笑我的。这是一位令人心醉的尤物。但您告诉她，假如她心里对我没有藏而不露的柔情，假如她心里对我没有暗藏心底和令人忧郁的深情，那我可要鄙视她，懂吗？还有，我将不顾她的惊奇（这种惊奇定会使她产生对她来说是异乎寻常的感受）而鄙视她。

再会，男爵小姐，请接受您这位寡无情趣的倾慕者的敬意。

---

① 引自И·И·科兹洛夫《威尼斯之夜》一诗。

② 即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武尔弗。

③ 即А·П·凯恩。

于7月21日

又及：请把您答应过寄给我的药方寄来。我真蠢，搞得我精疲力竭。都怪她这该死的到来和她那该死的离去①。②

143. 致A·A·杰尔维格

1825年7月23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刚才得知，你给我写过信，但来信尚未收到。让上帝保佑新来的尼基塔③能用上我的上封信。我真替你担心，你在给我的信中没说什么多余的或欠考虑的话吧？如今，同情友人会被人曲解为别有用心的。我担心自己或为最要好的朋友不快的根由。

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④来信说，他们准备再次上书。没用；在我给家母的信中，写得很清楚：这是朝廷最后的答复。在普斯科夫当然有医生，我还要指望什么呢？

我不打算再和舍弟联系了。他了解我的情况，并且自作主张地使这些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急需钱用，我却分文不名，也不知如何及何时得到钱。对利己主义的无忧无虑和轻浮浅薄的谅解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他想转抄我的诗，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晚餐时朗诵这些诗，并用这些诗去点缀沃耶伊科娃的纪念册的话，我将感谢他。如果不，就请他把诗稿转交给你，只好有劳你和普列特尼奥夫了。

我听说你要在八月结婚，亲爱的，恭喜你，祝你幸福，尽管这样做非常

① 指A·П·凯恩的"到来"与"离去"。——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杰尔维格之仆人。
④ 即普列特尼奥夫。——原编者注

难。吻你未婚妻的手，作为萨尔蒂科夫之女和杰尔维格之妻[1]，我只好在信上表示我对她的爱慕。

于7月23日

另：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走了，我又是一个人了。

何必把我那封条理分明、措辞谨慎的信换成家母的信呢？连人的感情……都不顾了吗？……错误是严重的！倘若不换，我尚且能坦然处之；这一换，人们只会轻蔑我的狡猾和固执。

有个名叫维比·塞伦尼的人，由于儿子告密，被古罗马元老院判罪，囚禁在一个缺水的小岛上。提比略反对这一判决，他说：不可剥夺一个上苍赐予生命之人维持生命的手段。这番话不愧出自一位头脑清醒和充满仁爱之心的思想家之口！塔西陀的著作读得越多，我就越能与提比略和解。他是古代最伟大国家的思想家。

144. 致А·П·凯恩

1825年7月25日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不揣冒昧给您写信，乞望俯允。权当我举止轻浮或者自作多情才这样做吧。我知道，我们的书信往来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但我无力抗拒收到您那纤纤玉手写来的即使是只言片语的欲望。

您对三山村的拜访比那次在奥列宁家我们邂逅相逢[2]给我留下了更为深刻、更为痛苦的印象。好在，在这凄凉的穷乡僻壤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去更多地思念您。您若对我还有点滴的怜悯之心，也应当期望我这样做。但

① 未婚妻，即С·М·萨尔蒂科娃，是受人尊敬的"阿尔扎马斯社"成员М·А·萨尔蒂科夫的女儿。——原编者注

② 1819年普希金在奥列宁家与А·П·凯恩相遇。——原编者注

是，轻浮永远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的。看到有颗为您的尊严和荣誉而饱受磨难的心，你们大家都在摇头晃脑地暗自开心。

再会，千娇百媚的仙女；我疯狂了，我拜倒在您的石榴裙下。请向叶尔莫拉伊·费奥多罗维奇①转达我的千种温情，并向武尔弗②先生致意。

于7月25日

无聊得要死，我能想到的只有您，只好再次提笔给您写信。希望您能秘阅此信。能否将此信藏在您的怀中？能否给我回封长信？凡您能想到的都写信告诉我——求您啦。若担心我会有失检点，若不想毁掉自己的名声，就请您换一种笔迹写信并署上假名，我的心会猜出您的。假如您的话语能像您的目光那样含情脉脉该有多好啊！我将尽量相信您的甜言蜜语，或者尽量欺骗自己，这反正都一样。您知道吗，重读这几行字时，我为字里行间的感伤情调而羞愧——安娜·尼古拉耶芙娜③会说什么呢？唉，您这位创造奇迹的神女，或者创造奇迹的女人！您可知道？无论您给我写些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可爱的。④

145. 致П·А·奥西波娃

1825年7月25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夫人，随信寄上刚收到寄给您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附在给我的信里。

但愿您收到这几封信时已经愉快、顺利地抵达里加。彼得堡的朋友们都深信我要与您同行。普列特尼奥夫来信告诉我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他们对

---

① А·П·凯恩的丈夫。——原编者注

② 即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武尔弗。——原编者注

③ 即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陛下的圣裁不甚理解，并决定为我的事再次上书皇上。朋友们为我如此费心，结果只能把我关进施利谢尔堡要塞。当然，那儿已不再是与三山村毗邻的地方了。虽然三山村现在已是人去楼空了，毕竟给我以慰藉。

急盼得知您的消息，请写信来，恳求您了。我对夫人的仰慕与毕生的感戴之情无须赘言。谨致以衷心的问候。

于7月25日[①]

146. 致Л·С·普希金

1825年7月28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如果普列特尼奥夫把我的信给你看过，你就会理解我的处境。今来信实属迫不得已。你知道我需要钱，一心指望你这个弟弟。然而，时过一年，却未收到一个戈比。如果我和某位书商打交道的话，早就有1.5万卢布到手了。

你从普列特尼奥夫那里取走了我手稿的赎金2000卢布，还了500卢布，是否补还了另外的500卢布？其余的1000卢布所剩几何？

所欠维亚泽姆斯基的600卢布是否还清？

我早在3月就把手稿寄给你了，这些手稿尚未收齐，也未经审查，你就把它们朗诵给你的朋友们，直至他们把这些诗背诵给莫斯科公众。实在感谢你。

杰尔维格函尚未收到。我的几部长诗出版尚无进展，我又拒绝了与扎伊金[②]洽谈。如今，只要可能，我便要求与他恢复谈判。

总之，我等钱用，不然，只能去上吊。这你是知道的。一年前你答应过寄资金来，我也指望过你。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А·И·扎伊金或И·И·扎伊金，这两兄弟书商之中的一个。——原编者注

我不想责备你，又实在没什么好感谢你的。

于7月28日

另：随信附上扎伊金信。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只求你把我的境况彻底向普列特尼奥夫解释清楚。我指望他的友情。既然你想用口述笔录的方式将《茨冈人》送审，我就暂时不寄自己的抄本了。我这样做很有必要。

147. 致И·Ф·莫伊耶尔[①]

1825年7月2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德尔普特

甫接大札，方知В·А·茹科夫斯基为在下动脉肿瘤一事致函于您并请您来普斯科夫做手术。无疑您会同意的。但我恳求您看在上帝的情分上千万别来，也别为我担心。动脉瘤所需手术微不足道，不足以有劳您这位名家丢下工作和家室远来。您的恩情令我良心不安和痛苦。我不该，也不能领受这份深情厚意。容在下斗胆依据您本人的思想方法和您那心灵高尚的为人准则这样做。

请允许向您这位名家和我的朋友茹科夫斯基表示我最深切的敬意。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5年7月29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① И·Ф·莫伊耶尔（1786—1858），著名外科医生，德尔普特大学教授，娶茹科夫斯基的外甥女М·А·普罗斯塔索娃为妻。——原编者注

148. 致 П・А・奥西波娃

1825年7月2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夫人：从普斯科夫给您寄来一封无关紧要的信件，我已把它销毁。现寄去另一封从巴托夫寄来的信，还有一封是家母所写。从家母的信中您可以看出，这位茹科夫斯基的心有多好啊。不过，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让莫伊耶尔给我动手术，因此我刚给他写了封信，求他别来普斯科夫。不知家母还指望什么，我本人早已不抱任何希望。

您走后的第二天，罗科托夫[1] 来看我。他要是能让我寂寞于孤独之中，我会更加领他的情的。昨天，我参观了三山城堡、公园和图书馆。这个世外桃园真正富有诗意，因为它到处都洋溢着您的气息，处处都让人勾起对您的回忆。它的女主人们理应尽快回到这里才是。然而，这一愿望过于带有我个人的利己主义的色彩。假如你们在里加很开心，那就尽情地娱乐吧，请你们有时也想到三山村（即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流放犯吧——您瞧，由于老习惯，我又记混了我们的住所。

于7月29日

又及：夫人，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对我母亲提起我拒绝莫伊耶尔的事，不然，只能惹出不必要的吵闹。[2]

① 罗科托夫，地主，普希金的邻居。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149. 致H·H·小拉耶夫斯基

1825年7月下半月（19日以后）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别洛戈洛德城或别洛采尔科夫

（草稿）

您现在何处？从报上得知您已调往别的团队。但愿这能让您开心。令兄好吗？您在5月13日的来信中只字未提他的情况，他在治病吗？

现将本人情况告之如下：为了我能获准出国治病，朋友们曾竭力相助，四处奔走。家母也曾上书陛下。在此种种努力之后，我被恩准前往普斯科夫治病，甚至于在那里定居。但我不想这样做，只想在那儿呆上几天。目前，我生活在绝对的孤独之中，就连我常去拜访的唯一的女邻居也去了里加。于是，除了老奶娘和我的悲剧外[①]，再也没有任何可与之交往的人了。我的悲剧已有进展。对此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在写悲剧的同时，我开始考虑有关悲剧的一般性问题。这也许是最易曲解的一种诗体。无论古典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都把自己的规则建立在逼真上面，其实，这正是被戏剧作品本身的性质所排斥的。至于说时间等等，就更不用说了。活见鬼，在一个分成两半的剧场里，其中台下坐着两千人，而这两千人似乎是台上的人看不见的。在这样一个剧场里又能有什么逼真可言？其次，是语言。例如，拉哈尔普[②]的菲罗克忒忒斯听了皮勒斯[③]的一段冗长的高谈阔论后，用最地道的法语说："啊！我听到了希腊语言的悦耳的声音了"，云云。请回忆一下古代剧作家们的情况吧：他们的悲剧面具，他们的双重角色——这一切不都是程式化的不

①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② 即弗朗索瓦·拉哈尔普（1739—1803），法国戏剧家和批评家。

③ 菲罗克忒忒斯和皮勒斯，是拉哈尔普根据希腊神话写的悲剧《菲罗克忒忒斯》中的主人公。

逼真吗？第三，时间、地点等等。真正的悲剧天才从来不关心逼真问题。请看高乃依是如何巧妙地处理《熙德》的吧。"啊，您愿意遵守二十四小时的时间一律么？那么请吧。"于是他写了一大堆事件，时跨4个月之久。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对业已确定的规则小修小改更无益的了；阿尔菲耶里对**旁白**的荒谬惊愕不已，把它给废除了。但同时却把独白拉长了，并且他自认为对悲剧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何等地天真幼稚啊！

情景的逼真和对白的真实是悲剧的真正准则（我既没读过卡尔德隆的[①]作品，也没读过维加[②]的作品）。不过，莎士比亚是何等地令人叹服！一提起他，我就不能不为之神魂颠倒。与他相比，悲剧作家是何等渺小啊！拜伦仅仅塑造过一种性格（女人是没有性格的，她们有的往往是青春的情欲；正因为如此，描绘她们才那么容易），这位拜伦把自己性格的某些特点分配给自己的剧中人物：有的赋予傲慢，有的赋予憎恨，有的赋予忧郁，等等。他就这样用一个阴沉而刚毅的完整性格塑造了几个渺小的人物——这根本不是悲剧。

还有这样一种风气：作家构思一个人物的性格时，无论他让这个人物说什么，即使是最不相干的东西，总要打上这种性格的烙印（菲尔丁的旧小说里的学究先生们和水手们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物）。一个阴谋家说道："请让我喝点吧。"作为一个阴谋家，这简直可笑。回忆一下拜伦笔下的**愤世嫉俗者**吧："他付了钱！"这种千篇一律，这种被过分强调了的简练，这种无休止的狂怒，难道这一切是自然的吗？这种对白的牵强附会和生硬拘谨便由此而生。请回忆一下莎士比亚吧。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吧，他从不怕损害自己剧中的主人公，他任凭他的主人公如同在生活中那样无拘无束地讲话，因为他确信：在特定的时刻和特定的场合，他能给他找到符合人物性格的语言。

您问过我："您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还是风俗悲剧？"我选择了最容易的一种，却尝试把二者结合起来。我边写边思考。大多数的场次需要的只是推理；但是，当我写到需要灵感的场次时，我就恭候灵感的到来，不然，就放过这

①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② 维加（1562—1635），西班牙作家、诗人、戏剧家。

场戏。对我来说，这种写作方法是全新的。我感到我的精神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能写作了。[1]

150. 致П·A·奥西波娃

1825年8月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我刚从您府上回来。马柳特卡[2]身体非常健康，并用最殷勤的方式接待了我。我们这里的天气很可怕：大风、雷雨，等等诸如此类的恶劣天气。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全部新闻。我认为，您的管家提供的消息会更丰富多彩。夫人，你们全家人的深情厚意我将终生不忘。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忠诚。

于8月1日[3]

151. 致H·A·波列沃依

1825年8月2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阁下：

诸事缠身，难有片刻的安静，久未复信，多有得罪。对所寄《电讯》和在我孤寂之中您给在下带来的欢乐尚未致谢，此罪难恕。

拙诗能适用贵社杂志(当然，是我们所有刊物中最好的杂志)，不胜荣幸。在下曾致函维亚泽姆斯基公爵，请他代劳，将拙诗转呈阁下——他那里有我许多荒诞无稽之歪诗。乞望宽容，也诚望我们的读者公众能够喜欢它们。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马柳特卡，即奥西波娃两岁的女儿E·И·奥西波娃。——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谨致以诚挚的敬意！

亚历山大·普希金

8月2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152. 致П·A·奥西波娃

1825年8月8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夫人：

您于31日，即在您到达里加后的第二天所写来信已于昨日收到。夫人厚爱关怀，令我感至肺腑，之深之切，夫人难以想象。在下自心底感激夫人。

我在三山村收到您的大函。安娜·波格丹诺芙娜[①]告诉我：她们盼您8月中旬回到这里，对此我不敢奢望。

不知凯恩[②]先生对您所说阿杰尔卡斯先生对在下进行父亲般的监视是否属实？此令是否明确？凯恩先生本人对此持何态度？或者，这仅仅是谣传？

在下以为，夫人在里加要比在下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更能了解欧洲的情况。至于彼得堡，我对那里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在等待秋天到来。不过，我们这里也有许多美好的时光，并且，承蒙夫人关怀，在下的窗台上总有鲜花盛开。

再会，夫人。谨致以深情、敬慕和忠诚。请相信，人世间没什么比友谊和自由更可靠、更令人愉快的了。是您教会了我首先要珍惜一切美好的事物。

于8月8日[③]

---

① 奥西波娃的女管家。——原编者注

② 指叶尔莫拉伊·费奥多罗维奇·凯恩，A·П·凯恩的丈夫。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15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8月1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雷瓦尔

海水浴洗够了吗？离开雷瓦尔又想到什么地方去？来信。我还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哪儿也没去。你的《拜伦》写得如何了？付梓前请寄来一阅。难道再也看不到“已故的诗人”①维亚泽姆斯基的诗歌了吗？连讽刺短诗也看不到吗？你可知道他的这首好诗吗：“需要什么？老谋深算的人问道，”②等等。对不起！我擅自把其中诗句的顺序改动如下：1，2，3—7，8—4，5，6。就因有一句“不，我要通过有利可图的途径去前厅”之后，不能发表了吗？即使书刊检查机关不放过第八句诗③，那我们没这句也行。最妙的是“我不是诗人，而是贵族！”④这句。《沃依纳罗夫斯基》中献辞后面的诗句写得更妙。我的杰尔维格对此献辞大为光火。他生气的样子真能把人笑死。

卡拉姆津一家好吗？我想给他们写信，又唯恐失礼。不过，我一直由衷地爱他们。茹科夫斯基把我害得好苦，⑤他既让人生气，又让人不能不爱。我们文学界的情况如何？真正的……！我很遗憾，丘赫尔别凯对杂志不再感兴趣了。⑥尽管他是个狂妄的人，他手中的那支笔却能生花。我在恭候他评希赫马托夫的文章，⑦不知又要有什么谎话，我拭目以待。刚看过波列沃依的反

① 指维亚泽姆斯基不再写诗。——原编者注

② 维亚泽姆斯基发表于1818年献给阿拉克切耶夫、讽刺П·П·斯温因的讽刺诗《格鲁吉诺之行》中的起首句。——原编者注

③ 即“我最好还是通过有利可图的途径去格鲁吉诺。”（格鲁吉诺是阿拉克切耶夫的领地，也是军屯中心。）——原编者注

④ 引自《格鲁吉诺之行》中的诗句，该诗句几乎与雷列耶夫《沃依纳罗夫斯基》的“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一句诗相吻合。——原编者注

⑤ 指茹科夫斯基为普希金治疗动脉肿瘤四处奔走。——原编者注

⑥ 丘赫尔别凯试图谋得一官半职，但未能如愿。——原编者注

⑦ 指评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的长诗《彼得大帝》的文章。

批评文章。[1]不，亲爱的，写得不伦不类！《评寓言的新诗学》[2]——才是真正的评论。什么时候我们也来办个杂志吧。我都快憋不住了。可眼下你还是把波列沃依看好。现在，我用什么款待你呢？还是把我的一句俏皮话送给你吧(图的是风趣，这是我对那26岁多愁善感的姑娘说过的一句俏皮话)：何谓激情？激情是一种气质的补充。

你更喜欢什么？是蔷薇的芳香，还是木犀草花的香味？——鲱鱼的味道。

于8月10日

154. 致П·А·奥西波娃

1825年8月1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需要对您诉说我的感激之情吗？夫人，真的，承蒙夫人不忘我这个隐士之恩，不胜感激。您的封封来信都使我欣喜若狂，只有您这慷慨无私的关怀才能使我如此激动。我不知道将来的命运如何，但知道我对夫人怀有的感情将永志不渝。今天我又去了三山村。马柳特卡非常健康，她乖极了。夫人，我和您一样，也认为传到凯恩先生耳朵里的谣言不足信。然而，您是对的；对这些流言蜚语不可掉以轻心。前两天我去见了您称之为老奸巨猾的那位监视人佩休罗夫。他以为我在普斯科夫(注意)。我打算再去看望我的堂祖父——一位眼看就要入土的老黑奴，同时，我必须从他那里找到有关我外曾祖父的回忆录。

谨向您热情好客的全家致敬，夫人，永远忠诚于您。

于8月11日[3]

---

① 指由和《北方蜜蜂》论战所引发的反批评文章《致〈电讯〉的读者们》。

② 指维亚泽姆斯基的《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寓言的新诗学》一文。——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155. 致B·И·图曼斯基[1]

1825年8月13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敖德萨

暴风雨似乎已平息下来，我才敢从自己的巢穴中探出头来。我亲爱的图曼斯基，有一事相求，希望你别拒绝帮助我。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离开敖德萨的前几天，萨维洛夫和我在卢契奇[2]处赌牌：卢契奇输给我900卢布，其中300卢布他在第二天已付给了我，其余600卢布转到萨维洛夫名下，对此萨维洛夫也同意。由于走得匆忙，我向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转借了这600卢布（经萨维洛夫同意）。后来得知他居然赖帐。这笔钱没了也就算了，但我担心我那些朋友们歪曲此事。我有许多朋友，他们都爱说三道四。请你通过交谈或其他方式[3]将此情况告诉卢契奇，他是个诚实的人，事关荣誉，他绝不会说谎。我再重复一遍，我不需要这些钱，也不想再和萨维洛夫交往。来信把卢契奇的反应告诉我。就这些。

有关敖德萨的情况，除报上的消息外，我别无所知，请来信谈谈。现将我的情况告之如下：我现在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皇上恩准我去普斯科夫作动脉瘤手术，并且，莫伊耶尔也想前来为我手术，但我求他不要担心。我想我不会离开自己的村子。朋友们违背我的意愿替我四处奔走，看来，他们只能毁了我的名誉。你的情况如何？诗写得怎样了？有时，得到你的诗实在不易。请行行好，别忘记自己的天赋。真担心你那生活的散文抑制了你那心中的诗歌。《热恋中诗人的姑娘》[4]写得好极了！唯有一句欠妥："和诗人们一起坐着"，可否这样：

---

① B·N·图曼斯基（1800—1860），诗人，普希金在敖德萨之友人，曾在M·C·沃隆佐夫办公室任职。

② 卢契奇，当地的一位商人。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图曼斯基的诗。

您在和我倾谈，
我诗中的败笔
也令你感到绝妙无比，
您那无神的目光……

向我从前所有的同事们致敬。
向瓦尔瓦拉·德米特里耶芙娜和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致敬。
再会，我亲爱的。

于8月13日

我的地址：奥波奇卡县三山村，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夫人转。

156. 致А·П·凯恩

1825年8月13和1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您的来信，并一再说："可爱的人！亲爱的人！仙女！……"但是，后来我又说："哎，可恶的女人！"——请原谅，美丽而又温柔的人，这是真的。毫无疑问，您貌若天仙，但有时你缺乏健全的头脑；再次请您原谅，也请您宽心，因为这会使您更美。比如，谈到印章钻戒时，我说它定会适合您，您定会喜欢它（幸运的印戒！），您想说什么？您请我解释它的含义？既然这里没有某种隐秘的含义，那我不懂，您还期望什么。或许您想让我为您想出一句格言？这完全是涅蒂[①]玩的把戏。够了，还是留着您以前的那句格言吧："不求早日相逢，但求你我无恙。"但愿这不是您到三山村

① 指А·И·武尔弗。

来的格言。现在我们来谈点别的。您一再要我相信我不了解您的性格。然而，您的性格与我有什么相干？它对我来说是很需要的。难道好女人都要有性格吗？重要的是，她要有明眸、皓齿、纤手和秀足（我还要补充一句，还要有好心肠，但您的表姐[1] 已完全玷污了这个词）。您说您是很容易了解的；您是想说爱上您很容易吧？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甚至我本人对此可以作证：在您面前，我的言行举止如同一个14岁的男孩，真是岂有此理。但是，自从我再也见不到您以后，我渐渐为自己找回了已经失去的优越感，并想用这种优越感责骂您。倘若有朝一日您我重逢，请答应我……不，我不想要您的承诺：何况，您信中的语气是那样地冷漠。邮局转来您的请求言辞，既苍白无力，也毫无激情；拒绝言辞，既不高雅，也不荡人心魄。既然如此，也只有再会了。现在谈点别的吧。您丈夫的痛风病见好否？但愿在您走后的第二天他就犯病（他活该如此）。对此人我既厌恶又有几分敬意，如果您能知道我对他有这种感受该多好啊！我的天仙，请您看在上帝的情分上，千方百计地让他赌牌，让他痛风病猝然发作！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再次重读您的来信时，我才从中发现“假如”这个字眼，起初我没留意。您说：“假如我的表姐能留下来，那我就秋天来”等等。看在上帝的情分上，千万让她留下来！您要想办法让她开心，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了。请您命令一位当地驻军的军官爱上她，临走时，再把她的倾倒者夺回来，搞得她心烦意乱。这同样是轻而易举的事。只不过千万别让她看出来，不然，她会由于固执做出与此刚好相反的事来。您将拿您的那位表哥[2]怎么办？来信告诉我。但要十分坦诚。尽快把他打发回大学去；不知为什么，我和凯恩先生一样不太喜欢这些大学生。这位凯恩先生是位最值得敬佩的人、理智的人，等等。美中不足的是：他是您的丈夫。怎么能是您的丈夫？我真难以想象，如同我不能想象天堂一样。

这都是昨天写的。今天是邮差送信的日子。不知何故，我总认为能收到您的来信。然而，此事并来发生。于是，我的心情坏透了。虽然这样做是极

---

① 即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

② 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武尔弗。——原编者注

不公平的：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上一次，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恳求您，我的仙女，宽恕我的弱点吧。给我写信，爱我，到时候我会成为一个可爱的人。再会。吻您的小手。

于8月14日[①]

157. 致O·C·普希金娜

1825年8月10至15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朋友，我想你已到了彼得堡。告诉我，你打算何时去莫斯科，并把你的地址给我。我所发生的事[②]让我很伤心，不过，这也是我预料中事，这一点倒使我感到极大的安慰。我不怪母亲，相反我感激她。她想为我做得更好。办此事她很热心，即使她受了蒙蔽，也不是她的错。我那些朋友们却做了恰恰是我要求他们不要做的事情。他们把我当成傻瓜，使我蒙遭不幸，而这不幸又是我预料到的并对他们指出过的。哪有这样热心的？他们是在激怒陛下，是在延长我流放的时间，是在嘲弄我的存在。当我为这种种荒唐的做法感到惊讶时，他们就恭维我的诗写得好，有意回避。我伤心和沮丧是自然的事。去普斯科夫的想法对我来说是极为可笑的；然而，我离开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会让某人得到很大的满足。我在等候这一命令的下达。这一切都是由轻率和难以想象的残忍造成的。再补充一点：我的身体需要易地调治，需要换换气候，这些他们对陛下却只字不提。陛下对此一无所知，岂能怪他？我听说上流社会被激怒了，我也对那些插手我事情的人的粗心和轻率感到愤慨。啊，主啊，让我摆脱我的朋友们吧！

奥莉加·谢耶盖耶芙娜，奶娘代问你好，吻我亲爱的人之小手。[③]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参见第130封信。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158.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 年 8 月 14 和 15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雷瓦尔

我亲爱的，凭口音听得出来，你的诗就像你说母语一样，但这又能怪谁呢，你的俄语说得毕竟太少，就像 1807 年的太太们很少说斯拉夫-俄语一样。你上头又没有哪位希什科夫，或谢尔盖·格林卡①，或另一位奶娘瓦西丽萨②对你这样吆来喝去的："你吵架骂人要押韵，要用诗歌发牢骚。"多谢你的《瀑布》。让我们现在来把这瀑布搅浑吧。

狂怒的水分之主宰——

此句中，水分和主宰两个词头的发音非常悦耳。但是，岂能把闪电说成是天火之主宰？瀑布本身是由水分构成，就像闪电本身就是火一样。无论如何要改改，让瀑布从某个峭壁或山颠之类的地方泄落下来吧。

第二诗节写得非常好！

你们那些内讧的波涛
彼此撞击喷溅出水雾，

Междуусобный 意思是 mutuel（彼此的），但不包括有争吵、谩骂之意，这里必须补充这一层意思。

第五和第六诗节写得好极了。

---

① 谢尔盖·格林卡，模仿古代作品的诗人。——原编者注

② 奶娘瓦西丽萨，引自 И·克雷洛夫的喜剧《女儿们的教训》中人物。——原编者注

但你是神秘的暴风雨之养子。

与其说是养子，不如说是养母（否则不好）。不是对手吧？用“神秘的”一词来形容喧啸的瀑布不当。用它来形容自然界的暴风雨同样不当。“听从明争暗斗摆布的奴隶们”一句不够准确。“你不是铠甲上的护心镜……”可否说得更明确、更生动些：“你容纳不下碧空苍穹……”（其实，我这是在吹毛求疵）。准确地说，应为“你反映不了碧空苍穹”。不过，此处需要叠用一个你字。

“在威严的征兆下”等等，“保护着”等等，整个诗段不连贯。“瀑布之中孕育着恶劣天气”：晦涩难懂。“永远耀眼的火焰”，三重比喻。能否将这段诗句删掉？

“闯入”一词用得好极了，“像荒漠之中”……此处不该用双重比较来引起人们注意。再说，比较得也不恰当。把“龙卷风”和“荒漠”这几个字删掉吧。你瞧，这样就成了：

像你一样，猝然烧成熊熊烈火。

你发现了没有？你用火比喻瀑布，即“瀑布似火”，可是你把瀑布之火本身转意成为“激情热烈”不是更好吗？（我的说法是再糟不过了，但你懂我的意思）。

这样不更好吗：

像你一样，猝然烧起熊熊烈火，

这样行吗？或者换个写法。不过，“猝然烧起熊熊烈火”过于生硬。你同意我的哪种写法，来信告诉我。我的智慧需要你的来信，远比我的动脉肿瘤需要手术更为迫切。你的封封来信如同充满智慧的交谈、宛若俄罗斯乐曲、犹如淫荡的意大利女郎卖弄风情一般令我振奋。来信。在普斯科夫，对我来说，

这无疑是一种恩赐。我招来了一些不速之客,[1]好极了——没有比不速之客更好的了。没有! 但愿这是明智之举。[2]

随信附上公函一件,千万要把它用于官司之中。

(见另页)

1811年,我的伯父瓦西里·利沃维奇,承蒙他看得起我和我们全家,从圣彼得堡至莫斯科旅行期间,从我处借去纸币100卢布,这是我已故祖母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奇切琳娜和已故姑母安娜·利沃芙娜给我的零用钱。德高望重的伊格季是该笔债务的见证人。瓦西里·利沃维奇本人精神高尚,对此并未否认。十余年来,我对上述债款并未索取或提出偿还,如同我已丧失一切合法权利一样,对上述100卢布(14年本利应计200余卢布)也未追还。在此恭乞尊贵的伯父大人还我200卢布,以了此债。今全权委托著名文学家彼得·安德列耶维奇·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代收此款。

十等文官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825年8月15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159.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5年8月17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3] 我的血管瘤使你们大家如此不

---

① "不速之客"(所说的是关于普希金《黑色披巾》中诗句的改动),见维亚泽姆斯基于1825年8月4日致普希金函。——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援引《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

安，我深感遗憾。动脉肿瘤做手术毫无意义。但愿普斯科夫首屈一指的兽医能够手到病除。深秋前我不会去普斯科夫，但是到了那里后，我要给你写信的，我的好心人。前几天，我在佩休罗夫那里见到一位粗通医术的人，他一再安慰我。只不过在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像读丘赫尔别凯的诗一样。我承认，我的生活有时就像一首讽刺短诗，一般说来，它是一首孔申式的哀歌。提到哀歌，顺便告诉你，我的悲剧[①]有进展，我想在入冬前写完。为此，我只看卡拉姆津的作品和编年史。卡拉姆津新出的两卷[②]真是妙极了！就像生活本身那样，就像昨天刚看过的报纸一样。[③]我给拉耶夫斯基写了封信。我的好人，现有一事相求：能否给我搞一顶苦行僧的铁帽，或者某位疯修士的评传！我在殉教传中查找过瓦西里·布拉热内的评传，结果一无所获。我又非常需要。

由衷地拥抱你！我从报上得知，佩罗夫斯基在你们那里。他真是个幸运儿，见过罗马和维苏威火山！

普·

于8月17日

160. 致А·П·凯恩

1825年8月2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您真有本事让我绝望。我刚想给您写几句能把您笑死的粗话，就突然收到您的来信。这封信让我在最有灵感的时刻伤心。请您千万别再玩这种疯疯癫癫的把戏了，尽管这些把戏使您变得很有趣，却一点也不高明。您要相信这一点才对。干吗非要我骂您不可呢？既然您的手吊着绷带，就不该给我写

①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② 指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第10卷和第11卷。——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信。唉，您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

请告诉我，他，您那位可怜的丈夫，为您做了什么？当真他连一个小时的醋都不吃吗？也好，我向您发誓，但愿他并没错；您不会，或者（比这更坏）不想宽容人。一个娇媚的女主人[①]当然是任性的……随心所欲的。我的上帝啊，我可不想对您进行道德说教，不过，毕竟应当尊敬自己的丈夫，不然谁也不想为人夫婿了。请勿过分贬低这一行业，当今的世界是需要这一行当的。真的，我是非常坦诚地同您说这番话的。您竟然能在四百俄里之外的地方激起我的醋意，不知在四步之内又该如何？（注意：我很想知道，您那位表兄[②]为何要在本月15日离开里加？在您的来信中，他的大名为什么三次跃然纸上？要是不太失礼的话，能否告之个中缘由？）请原谅，我的仙女，我开诚布公地道出了自己的心曲，这是我对您一片真心的佐证。我爱您，要比您想象的强烈得多。请您尽量同那位令人诅咒的凯恩先生搞好关系，哪怕是好一点也行。我非常理解，他不是什么天才，但也绝不是一个很蠢的人。对他要多一点温存体贴，多卖弄一点风情（主要的是，看在上帝的情分上，要多一点拒绝，拒绝，再拒绝）——这样他才会拜倒在您的脚下——我一心羡慕的地方，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安涅塔[③]的离去使我伤心不已。无论如何，您应在秋天来这里，或者到普斯科夫去也行。可以借口给安涅塔看病。您看如何？回信，求您啦，千万别对阿列克谢·武尔弗提及此事。您来么？当真？——在您来之前，别对您丈夫做出任何决定。您还年轻，您面临整个人生，而他……最后，您要相信，我毕竟不是那种从不劝人采取断然措施的人——有时，这样做也在所难免。但在事前您要三思，不可制造不必要的丑闻。

再会！现在是夜晚，您的音容笑貌又浮在我的眼前，如此忧伤，又如此甜蜜；仿佛我又看见了您那目光、您那半启的双唇。

再会，我仿佛拜倒在您的石榴裙下，揉搓着您那双秀足，抚摸着您的双膝；——要是能用我这整个的一生换取这片刻的现实该多好啊。再会，并要

① 这是原文（法文）的一种文字游戏：maîtresse一词既有女主人的意思，也有情妇的意思。

② 即A·H·武尔弗。

③ 指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

相信我的梦呓；它既可笑又真实。[①]

161. 致А·П·凯恩

1825年8月28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随信附上给您姨妈的信；如果她们已离开里加，您可把此信自己留下。告诉我，怎能如此轻率？写给您的信为何没到您的手里却落到他人手里？该发生的都已发生了。现在谈谈我们该怎么办吧。

假如您对自己的夫婿已经非常厌恶，那就甩掉他。可是，您知道怎么甩吗？把您的全家都留在那里，到奥斯特罗夫租上几匹驿马就到……到哪儿呢？到三山村？完全不是；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来！这可是我用了25分钟左右的时间的想象力提出来的最佳方案。您想想看，我该是多么幸福啊！您会说："要是张扬出去怎么办？要是出了丑闻怎么办？"真见鬼！抛弃丈夫，这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丑闻了，以后的事就无所谓了，或者无关紧要了。您得承认，我的方案很浪漫！性格的相同，对绊脚石的仇恨、丰富的想象力，等等，等等。您能想象出您那位可爱的姨妈惊奇的表情吗？接着就是断绝关系。您将同您的表妹暗中见面，这是把友谊变得平淡一些的好办法。有朝一日，凯恩先生命归西天，您就像空气一样自由了……您看如何？我不是对您说过吗，我能提供您一个大胆而又颇具说服力的忠告的！

我们严肃地，即冷静地谈谈：能否再见到您？一想到"不"字，我就不由地浑身一颤。您可能对我说："您想开点。"说得好，不然又能怎么样呢？去谈恋爱？不可能。先要忘掉您那些疯疯癫癫的把戏。离开家乡？悬梁自尽？结婚？这一切都太麻烦，我也没兴趣，顺便问一句：我通过什么方法能得到您的信件？您那位可爱的姨妈反对我们如此纯洁、如此天真无邪的通信（您我相隔400俄里之遥，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我们的信件可能被人截获、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拆看、招人议论，然后再被别人郑重其事地付之一炬。要尽量变换您的笔迹，别的事我来操心。只不过要给我写信，多写，横写、竖写、沿着对角线写都行（对角线是几何学术语）。主要的是别让我失去再见到您的希望。要不然，说实话，我可要爱上别的女人了。差点忘了：我刚给涅蒂写好一封充满柔情、逢迎讨好的信。没有涅蒂我会疯的。她十分天真烂漫，您却不然。为什么您就不能天真一些呢？通信时，我要比我们当面幽会时殷勤得多，难道不是吗？您若能来，我答应您，我要做一个再可爱不过的人：礼拜一我要快快乐乐；礼拜二我要兴高采烈；礼拜三我会温柔体贴；礼拜四我会顽皮活泼；礼拜五、礼拜六和礼拜天您要我怎么样都行。整个礼拜我都会拜倒在您的脚下。再会。

于8月28日

请勿拆看随信寄去的附信，这样不好，您姨妈会生气的。一切都在上帝的帮助下乱了套，请欣赏一下这样的情景吧：奥西波娃女士拆看您的信件，您拆看她的信件，我又拆看写给涅蒂的信件——我们都没从中找到对自己有教益的东西——这实在是妙得很啊！①

162. 致П·А·奥西波娃②

1825年8月28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是的，夫人，让那些对此怀有邪念的人感到羞愧吧。唉，这些人哪，他们以为（男女之间）书信往来③定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这难道不是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吗？但是，我宽恕他们，也请您宽恕他们，我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这封信写的是奥西波娃的地址，却注明写给凯恩的，见第168封信。——原编者注

③ 与А·П·凯恩通信。——原编者注

们继续通我们的信。

您最后的一封（写于午夜的）来信写得真好，不由地让我发笑。您对您的那位可爱的侄女[①]过于严厉，她也确实风流放荡，但要耐心，她毕竟才18岁。我向您担保，她会改邪归正的。至于说她招蜂惹蝶，您是说对了。她这种作风实在让人绝望。她的夫君凯恩先生很喜欢她，她有这个福气难道还不满足吗？不，她还要把自己的表哥，您的儿子[②]，弄得神魂颠倒的！来到三山村后，她想征服我和罗科托夫。这还不算，她到里加后，在她那该死的要塞里经常和一位该死的囚犯幽会，被这个罪大恶极的苦刑犯奉若风流女神！但是，这还不算，您告诉我说，还有那些穿军礼服的家伙也搅了进来！不，这实在是太过分了：要是罗科托夫先生得知这一情况，他会怎么说？让我们瞧吧。不过，夫人，您是否认真想过，她风流浪荡得倒还冷静。她相信不会出事。我情愿相信这一点，但我更多的是在自我安慰。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同一种方式献殷勤，但愿那些人都是正人君子，但愿他们都能胆怯和克制。我别无他求。您没把我的信转交给她，我感谢您，因为这封信写得过分多情，在目前情况下，这对我来说是可笑的。我要给她另写一封，要用我特有的粗暴无礼的言辞来写，并且坚决和她断绝一切关系。免得人家说我在想方设法制造别人的家庭纠纷，免得人家说叶尔莫拉伊·费奥多罗维奇[③]可能控告我道德败坏，说他的妻子可能嘲笑我。您认为肖像很像"大胆泼辣的B"等等，这真让人感到亲切。她连这个都要否认，不是吗？当然，我再也不会相信她了。

再见，夫人。万分焦急地盼您回来……到时候，我们好好谈谈关子北方涅蒂的坏话，对她我始终感到懊悔，见到她时没能更多地讨她的欢心。请原谅一位对您一往情深之人的这种过分的坦诚，虽然这另当别论。

子米哈伊洛夫斯克村[④]

---

① 指A·П·凯恩。

② 指A·H·武尔弗。——原编者注

③ 指叶尔莫拉伊·费奥多罗维奇·凯恩。——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163. 致K·Φ·雷列耶夫

1825年6月下半月至8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草稿）

我很遗憾，雷列耶夫没理解我的意思①——不知何故。

怎么能说我国文学没受到庇护呢？干吗要谢天谢地？干吗要这样说？想唤醒沉睡的猫吗？② 没用。我们当前文学在精神上受恩于政府的冷漠和检查机关的压制。你还要怎么样呢？翻翻杂志吧，看看六年里有多少次谈到我，有多少次"赞扬"我自作自受和枉费心机——而对我们那位朋友③却只字不提，仿佛他在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是为什么？真的不是出于新闻撰稿人的傲慢或者是激进主义思想吗？不是。众所周知，尽管他逢迎谄媚、卑躬屈膝，也没人对他称谢，没人给他5卢布。看来，还是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好些。我为自己600年的贵族家世（注意：我的贵族家世还要早些）妄自尊大，你为此动怒。你怎么就看不出来，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文学方向取决于作家的社会地位。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作品奉献给权贵，这是因为，凭出身我们认为自己和他们是平起平坐的，傲慢等禀性便由此而生。不应像判定外国作家那样来判定俄国作家，在国外，写作是为了金钱，在我国（除我而外），写作是出于图慕虚荣。在国外，靠写诗谋生，在我国，赫沃斯托夫伯爵却为诗歌倾其所有，④在国外，没饭吃就去写书，在我国，没饭吃就去为官，绝不会去舞文弄墨。亲爱的，你是诗人，我也是诗人，但我讲究实际，这样做绝不会错。再见，亲爱的，你在写什么？

---

① 是指雷列耶夫不理解普希金的信（第135封）。——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指亚历山大一世。——原编者注

④ 指赫沃斯托夫本人买回了自己的销不出去的作品。——原编者注

164. 致A·H·武尔弗

1825年8月底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德尔普特

亲爱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

我还未来得及感谢您为我那该死的诗文[1]所做友好的努力。让我的诗文和书刊检查机关见鬼去吧，让排字工们，让一切的一切[2]都见鬼去吧。现在我们不谈这些。我的朋友们和父母总是给我惹麻烦。现在，我已派四轮马车去接莫伊耶尔，好让他坐我的马车到这儿来，再坐我的车离去，然后再把这可怜的马车打发回来。请您开导开导他，把我的实话转告他：我不想做这个手术，尽管我很高兴与他结识。请行行好，来信写两句我的马车，它怎么样？现在何处？等等。

再会，我的圣子[3]。向雅济科夫致意。前几天我仿他的哀歌《你走开》写了一首哀歌。

165. 致П·A·卡杰宁

1825年9月上半月（不晚于14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科洛格里夫

亲爱的和尊敬的巴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

① 信中的“诗文”、“检查机关”、“排字工们”、“四轮马车”，均为普希金出逃国外计划的约定暗语。——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原文为拉丁文。

收到你的来信，你这始终不渝的友谊……之象征，你想象不出我有多么高兴。我们的交往不是建立在同样思想方法基础上的，但是，却是建立在对同一事业的热爱基础上的。你放弃了诗歌——我们共同的情人，这使我很伤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还有什么能让你得到宽慰，还有谁能让我们的情人开心？我本以为你在自己的荒野之居进行创作，可你没有，你在瞎忙，岁月却在流逝。

啊，悠悠岁月，转瞬即逝。[1]

最糟糕的是：热情和想象力也随这些岁月流逝。亲爱的，听我说，请关起门来，着手写一部十八幕的悲剧吧（就像索菲娅·阿列克谢耶芙娜公主[2]那样）。你要对我国文学做出改革，没人能比你更配做这件事了。我在布尔加林的杂志上看到了你的第三幕[3]，写得好极了：庄严肃穆，质朴浑厚。它让我生动地回想起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夜晚；还记得在沙霍夫斯科伊公爵的阁楼上……？

《斯拉夫帝王》的第一幕你认为如何？依我看，实在是好极了。我得承认，罗特鲁[4]老人的作品我没读过，也不懂西班牙文，我是从令人起敬的让德尔[5]的赞美中了解这位作家的；整部的悲剧你写完了吗？

关于我本人和我正在忙的事情对你说什么好呢？我暂且把诗歌放下，在写自己的笔记，就是把笔记本上枯燥的、互相不连贯的草稿誊抄一遍。《奥涅金》我已写完4章，还有许多片断尚待完稿，但我已顾不上它们了。第4章能合你的心意，我很高兴，自己也喜欢它；其实，我对自己所有的诗看得都

---

①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圣经·新约·哥罗西书》。

② 传说她为宫廷写戏。普希金可能从格列奇的《俄国文学简史试编》看到这一史料。——原编者注

③ 指卡杰宁的悲剧《安德罗玛克》中的片断，载于布尔加林的《俄罗斯的塔利亚》。——原编者注

④ 罗特鲁（1609—1650），法国剧作家。《斯拉夫帝王》的作者。

⑤ A·A·让德尔，俄国剧作家、翻译家。

很淡漠，如同看待同K君[①]和剧场中的那位少校[②]的恶作剧一样。我不多写了！再会，诗人，后会有期，但何时再相逢？……[③]

166.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9月13日和15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你自己吃！”[④] 你是否注意到，我们杂志上的所有反批评家们都把“你自己吃！”作为依据？布尔加林对费奥多罗夫[⑤]说：“你撒谎！”费奥多罗夫则对布尔加林说：“你自己才撒谎。”宾斯基[⑥] 对波列沃依说：“你不学无术！”波列沃依则对宾斯基说：“你自己才不学无术。”一个叫喊：“你偷窃！”另一个则喊：“你自己才偷窃！”——到头来大家都对。亲爱的，我也要回敬你一句：“你自己吃，你才不识时务。”皇上的恩典[⑦] 令我伤心，亦属自然，因为我不敢奢望新的恩典。对我来说，普斯科夫还不如乡下。起码我在乡下不受警方监视。你闲得无聊，骂我不知感恩戴德是很容易的。假如诸君处在我的地位（但愿别处在我的地位），你们很可能比我还要暴跳如雷。朋友们为我四处奔走，可我心里越来越不好受。一时怒起，骂了他们。可又一想，应该像耶稣基督一样，该感谢他们的良苦用心才是。但我心里总不能轻松。五年来，我一直重视我的动脉肿瘤，如同珍视能使我摆脱困境、求得解放的最后一个

---

① K君可能是指卡维林。

② 即杰尼谢维奇少校，普希金于1819至1820年冬曾在剧场中同他吵过架。——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拉丁文。

④ 在俄国，一方侮辱另一方，习惯于将拇指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在做这一下流动作的同时，向对方说：“给你吃！”受辱一方则回敬说：“你自己吃！”

⑤ Б·M·费奥多罗夫，平庸的文学家。——原编者注

⑥ M·M·卡尔尼奥林-宾斯基，《祖国之子》的撰稿人。

⑦ 指沙皇恩准普希金前往普斯科夫治疗动脉肿瘤。

借口。然而，我这最后的一线希望却突然被令人诅咒的恩典所破灭，居然恩准我在流放中治疗！亲爱的，我的头不由地一阵昏眩。他们关心我的生活，我感激他们。但是，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呢？真不如不治、死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好。至少我的坟墓会成为对社会不公的有力的谴责，你也好在墓碑上写上令人愉快的和有裨益的碑铭。不，友谊在与独断专横沆瀣一气，友谊本身在替独裁专制开脱罪责，在阻止愤慨发泄。他们写信替我请来莫伊耶尔（当然，即使在西伯利亚的矿坑里他也能完成手术）。他们剥夺了我发牢骚的权利（不是用诗歌，而是用散文，这可是有天壤之别的！）他们不准用散文发脾气。绝不能这样！我知道，发牢骚的权利同其他权利一样微不足道，但这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请稍安勿躁，魔鬼，你别发威，听我说，你对尘世总的看法，比如说，对荣华富贵的追求和沽名钓誉的看法是公正的。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是我的信条；我已不再是宗教狂了。不过，我毕竟还是笃信上帝的。不要剥夺一个苦行僧对天堂的向往和对地狱的恐惧。你问我为什么不想让莫伊耶尔到我这里来?就因为我还远远没富有到能给自己聘请名医和支付他们为我治病的费用的地步。虽然说莫伊耶尔是茹科夫斯基的朋友，但他不是茹科夫斯基。我不想得到他的恩惠。就为这个。

你得承认，你在《瀑布》中写狂热的人比写水还多。因而有些说法也欠准确。我由衷地感谢茹科夫斯基给我寄来疯僧铁帽。为此，作为答谢，要把我戴了很久的花帽寄给他。事实上，我真的要疯了，也许，我比苦行僧还要傻里傻气！今天，我写完了悲剧的第二部分（我想，共计有四部分）。我的马琳娜是位挺可爱的娘们儿，是位不折不扣的卡捷琳娜·奥尔洛娃[①]！你认识她吗？此事不可对任何人说。我感谢你，还由于卡拉姆津关于鲍里斯性格的意见，[②] 这意见对我大有裨益。我是从政治观点上去看他的，并未注意他的艺术方面：我把他关在福音书里，迫使他阅读犹太国王伊罗德的故事，如此而已。你想要（《俄国史》[③] 的）提纲？把第10卷的结尾和11卷全卷拿去，

① E·H·奥尔洛娃，M·Φ·奥尔洛夫（见第13封信注释）之妻。

② 据维亚泽姆斯基说，卡拉姆津劝普希金“在刻画鲍里斯的性格时，应注意其古怪的双重性：笃信上帝和犯罪的欲望”。

③ 即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一书。

这就是我给你的提纲。

啊，亲爱的，现奉上写我动脉肿瘤的一句双关谐语：朋友们为我的血管奔忙，我关心的却是住房。你看如何？

于9月15日

又及：你们认为皇上恩准鄙人前往普斯科夫是前进了一步，我却认为是倒退了一步。好了，不再谈脉管瘤了，因为它像我们的杂志一样，已使我感到厌烦了。

我很遗憾，穆哈诺夫写了关于斯塔尔夫人的文章（既然他是拉耶夫斯基的副官），他也是我的友人，我不会碰他的，但是，他毕竟不对。斯塔尔夫人是我们的人---别去碰她——其实，我已经饶了他。我真遗憾，你不在时波列沃依居然搞起了反批评！他的文章又臭又长，他墨守陈规，不学无术。请你看在上帝的分上，给他戴上马嚼子，勒紧点，闲来无事，应骑上他，好好调教调教才是。你要的诗会有的，但请稍候。

戈尔恰科夫使我清楚地想起了皇村学校。他变化不大，虽然成熟了，也瘦了许多。你给他灌输了不少我饱尝迫害之苦的信息，哎，亲爱的，我厌恶极了……得过且过吧。

167. 呈亚历山大一世[①]

1825年7月初至9月（22日前）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草稿）

轻率之言辞、讽刺之诗章将社会之注意引向微臣身上，一时谣言四起，似

① 此信未发。——原编者注

乎微臣当真被押送秘密办公厅①，并受到鞭刑。此类谣言传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最后才为微臣所知。臣甚感为公众舆论所辱，陷于绝望。臣曾与他人决斗（1820年，为臣年仅20），事后思之再三、反躬自问：是当自我了断，还是杀害B君。

臣以为，臣若自杀身死，只能证明那些败坏微臣名誉之流言蜚语属实；若杀害B君，臣也不能雪耻，因为原本并无侮辱性言辞与行为，微臣反而犯下大罪，致使一位诸事所赖、其才气不由令微臣敬重之人成为微臣所不齿的世俗偏见之牺牲品。

此即为臣所思，臣亦曾向一位友人袒露上述想法，此君全然同意并建议微臣向当局采取行动，以求恢复名誉，然臣以为此举无益。

于是，微臣便决定在自己言论和诗文中添加如此有失体面、如此粗鲁不恭之言辞，致使当局迫于无奈最终将臣视同罪犯。微臣曾乞望发配西伯利亚或囚禁于某一要塞，以此作为恢复名誉之手段。

当局宽大为怀、宽容温和之行动方式，令臣感至肺腑，亦使微臣彻底摆脱令人啼笑皆非之诽谤。此后，直至微臣流放前夕，纵然微臣对现行制度时有怨言，惑迷于少不更事、夸夸其谈而偶有微辞，然微臣可以保证，无论在自己的诗文中，还是在自己的言谈之中，微臣对陛下崇敬之心则永世可鉴。

陛下，世人曾指摘为臣仰仗吾皇仁慈。在此，臣以对任何一位君王不曾有过的坦诚向陛下禀陈全部真相。

而今，臣再次吁请陛下仁慈、宽大为怀。微臣少时身受大损；心脏动脉瘤急需手术或长期治疗。居于为微臣指定的普斯科夫城，于微臣无任何益处。故恳请陛下恩准微臣或定居两都②之一，或前往欧洲某地，使微臣得以照料自己的身体。③

---

① 为审理阿列克谢太子叛国案，彼得一世于1718年设立该厅，1726年撤销，以后改头换面复又设立。

② 指彼得堡和莫斯科。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168. 致A·П·凯恩

1825年9月22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您在包裹中找到的那封信[①]，千万别寄给奥西波娃夫人。难道您看不出来它是专为教训您本人而写的？把信留在您那儿，不然就会惹我们吵架。我本想让你们和好，可是由于您最近的不良行径，我绝望了……顺便提一句，您凭所有的圣像起过誓不跟任何人调情，然而您与自己的表兄[②]却亲热地以"你"相称，对他说："我瞧不起你母亲。"这真可怕；应该说："您母亲。"或什么也不说——就更好，因为这句话引起极坏的后果。姑且不论嫉妒之心——我劝您停止这类书信往来，作为一个真正忠实于您的朋友我劝您，既不装腔作势，也不夸大其辞。我不懂，您与一位年轻的学生（何况又不是诗人）调情，双方相距那么遥远，又是为什么？他在您身边时，我认为这是完全自然的，这您是知道的，因为应当谨慎。说定了，不是吗？别再书信往来了，我向您保证，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太迷恋您了。您叫我相信您赞同我的计划，此话当真？为此事阿涅塔[③]曾不寒而栗，我却高兴得晕晕糊糊的。可我不信会有幸福，这是完全可以谅解的。可爱的天使，您想强迫我这不信神又萎靡不振的心相信什么呢？不过，您无论如何要来普斯科夫，对您来说，这很容易安排的。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便狂跳不已，两眼发黑，浑身慵倦。莫非这是奢望，如同其他种种奢望一样？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首先要有借口：阿涅塔有病——对此您有什么话要说？也许您要去一趟彼得堡？这您会让我知道的，不是吗？可爱的天使，别瞒我。了却此生之前，能让我体验到幸福，我会感激您的！别说您的惊叹，这可不是我需要的感情。对你谈爱情，这才

① 第162封信。——原编者注

② 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武尔弗。

③ 指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

是我渴望的。最要紧的是别跟我谈诗歌……您让我上书陛下，我很感动，这证明您想着我——为此我要跪着感谢您，然而我不能从命。就让机缘决定我的命运吧；不想过问这……想见到您的热望依旧是青春期的、美妙的——是我唯一珍贵的。再一次求您，别骗我。

9月22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①

169.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9月下半月（不晚于24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戈尔恰科夫将把我的信带给你。我们见了面，又相当冷淡地分了手——至少我这方面如此。他憔悴极了——何况也该如此；我们北方人没有成熟，或者枯萎，或者腐烂；前者总要好点。由于无事可做，我把我的悲剧给他念了几场，你请他别对旁人讲这几场戏，要不然，人们就会谈论它，这会让我对该剧生厌，就像《茨冈人》那样，就因为如此我至今没能写完。不过，我的歌《砍了我吧！》②的命运让我高兴。这是极其近似原文的译文。现将原来的粗犷曲调寄给你。请你给维耶利戈尔斯基③看看，这似乎是一个大有成功希望的旋律。把它连同歌词交给波列沃依。姐姐从莫斯科写信给我，你能见到她吗？千万要向瓦西里·利沃维奇说清楚，为安娜·利沃芙娜之死写的挽歌并非我作，是某位不法之徒写的。他高声感叹道："她为他妹妹留下1.5万卢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砍了我吧！》，是《茨冈人》中泽姆非拉唱的歌，并附有狂热的曲谱，发表于H·A·波列沃依《莫斯科电讯》1825年第6期。

③ M·Ю·维耶利戈尔斯基，当时的业余音乐家。

布！……"这让人想起他为米洛诺夫斟的茶。[①]问题在于杰尔维格当然比我更有错。亲爱的，像为兄弟那样为我费费心吧。

你是讽刺作家，你是爱情诗人……[②]

另一种说法：瓦西里·利沃维奇为人精细、尖刻。[③]

向公爵夫人和姐姐致意——我再没时间写信了。

这些曲子切勿丢失，要是不能把它们刻印出来，就给维尔斯托夫斯基看看。

170.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5年10月6日自三山村寄往彼得堡

窗外已见秋色，日前我乘马车去了一趟普斯科夫。省长非常亲切地接见了我，我向省长谈了我的血管病，又向一位非常善良的医生请教后才回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家中。现对我的动脉瘤的病情心中有数了，现在再来详细谈谈这一问题。现住里加的П·A·奥西波娃满怀友好的关切，向手术医师鲁兰德讲了我的情况，医生说，做手术事关重大，后果非比寻常；病人要一动不动地躺上几个礼拜，等等。亲爱的，悉听尊便吧，但无论在普斯科夫，还是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我都不同意做手术。寂寞而死也好，害动脉瘤死去也罢，反正都是死。不过，前一种死比后一种死更切实可信。躺在床上无论如何我受不了。其次，普斯科夫的大夫说，也可以不做手术，但要有严格的

① M·B·米洛诺夫在一首诗中曾恶意嘲讽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据说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曾向熟人抱怨说"我还请他喝过茶"！——原编者注

② 全诗见《摘自致维亚泽姆斯基函》。

③ 指信中诗句的另一种写法。原诗中有"你这位作家——温和、精细、尖刻"一语。

预防措施：别多走路，别骑马，别作剧烈运动，等等，等等。在此我引用了所有人的意见。如果什么体育运动都不能做，那我在乡下或在普斯科夫干什么？省长也持有这样的看法：我不可能在普斯科夫治好。于是，我们只好等待，说不定有朝一日皇上会作出某种有利于我的裁决。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绝不要莫伊耶尔给我做手术。你在信中写道："要像接持我那样接待他。"很难。我还远远没富有到能给自己聘请名医的地步，也无意让人白给我治病——他不是你。当然，我会满怀喜悦和感激之情让你砍断我的脊梁骨，甚至头颅；接受你的恩赐我的心情并不沉重，然而，我却不想接受他人的施舍，即使他是你的挚友，即使他是卡拉姆津的公子。

我亲爱的，让我们静观其变吧；我不会死的；这是不可能的；上帝也不想让《戈都诺夫》和我一道消亡。等着吧：我在如饥似渴地接受你的预言；让悲剧赎我的罪吧……可是，我们这冷酷的时代还顾得上悲剧么？至少请给我留下一线希望。我觉得手术将剥夺我的希望。手术会使我再受十年流放生涯的折磨。我不再会有希望，也不再会有托词借口了——想起来都可怕。主啊！别骂我吧，也别生气，当我暴怒之时，请你想想我的处境吧。遭人议论绝非好事。能把人整疯的。

10月6日

于三山村

171. 致A・H・武尔弗

1825年10月1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德尔普特

亲爱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下所托之事您都友好地照办，不胜感激。承蒙尊敬的莫伊耶尔先生垂青，有意救助在下，如此深情厚意，在下十万分珍重，也不胜感激。然而在下决然再重复一次：无论在普斯科夫，还是在我这穷乡僻壤，在下都无意接受治疗。现就马车一事，不揣冒昧，向您提出一个最卑微的请求。您若有钱（这有可能），就请派人租几匹马将车拉回

奥波奇卡，若没钱（这也有可能），所需几何，请来信相告。为防万一，事不宜迟，须赶在道路毁坏之前……有何新闻可奉告于您呢？安娜·彼得罗芙娜[1]来前种种，您定已知晓。其夫是位很可爱的人，我们相识并成了朋友。在下极欲满足您模仿雅济科夫大作之心愿，然而手上没有他的作品。启首是这样：

何其宽广……[2]

不知雅济科夫此类作品还写了哪些？是否还有？请寄来一阅，我们将不胜感激。

于10月10日

17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11月7日前后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在穷乡僻壤，受着斋戒般生活之煎熬，……[3]

感谢你，亲爱的，亲吻你那富有诗意的……自从回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至今，我仅有两次开怀大笑；一次是在评论《寓言的新诗歌艺术》[4]时，一次是在欣赏你的……献辞之时。让我怎能不爱你？又怎能不对你献媚逢迎？——不过，逢迎拍马我倒是准备好了，要我重抄手稿我可不干。罪大莫过一死，听凭你发落吧。

① 即安娜·彼得罗芙娜·凯恩。——原编者注

② 全诗见《何其宽广……》一诗。

③ 全诗见《摘自维亚泽姆斯基函》一诗。

④ 指评维亚泽姆斯基的文章《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寓言的新诗歌艺术》一文。——原编者注

亲爱的，祝贺浪漫主义悲剧大功告成吧，剧中的主角便是鲍里斯·戈都诺夫！我的悲剧已经完成了。我把它朗诵了一遍，有个人拍手喊道："真不赖，普希金！狗崽子，真不赖！"我那傻乎乎的小家伙可真滑稽可笑。像玛琳娜……因她是波兰人，相当漂亮（像卡捷琳娜·奥尔洛娃，这一点我好像对你说过？），其他人也很可爱，除了马尔热列特上尉，他还是满嘴粗话骂个不停，检查机关不会放过他的。茹科夫斯基说，皇上会因悲剧宽恕我——怕未必，亲爱的。虽然说该剧是在我心情好的时候写成的，但我怎么也不能把自己的两只耳朵藏在疯修士的铁帽[①]下面，它们还是露了出来！你批评克雷洛夫批评得滑稽可笑；住口吧，"我自家知道这母老鼠是我的亲家母"[②]。我曾称他为俄国人民的精神代表，但我并未担保他不放点臭屁。在古代，我们的百姓被称之为自由农民（见卡拉姆津先生的作品）。问题是克雷洛夫是个十分奇特的大块头，奥尔洛夫伯爵是个傻瓜，而我们是马大哈，等等，等等……

在普斯科夫我给你写过一封可笑的信，后来又烧了。当地高僧叶甫盖尼神父接见了我，就像接见叶甫盖尼他爹一样。省长也十分亲切地接见了我，还答应为我改诗。仅此而已！再见，亲爱的。

173. 致A·A·杰尔维格

1825年10月至11月上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沙皇皱起眉头……[③]

亲爱的，现寄上替埃里斯托夫[④]的讽刺诗中所增写的诗句。替我亲吻他

① "两只耳朵"是诗人暗指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

② 引自克雷洛夫寓言《老鼠开会》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③ 全诗见《沙皇皱起眉头》。

④ 埃里斯托夫，普希金皇村学校的低年级同学。他是从波洛茨克耶稣会学校转学到皇村学校的，他的讽刺歌未能留传下来。——原编者注

的额头。我依然记得这位从波洛茨克耶稣会士中冒出来的少年。我以福玻斯和圣博博利[1] 的名义为他祝福。

有关《安德列·谢尼耶》之事，我已写信告诉舍弟。不过，还是由你做主。我担心《杂诗集》过于单薄。搞一幅达吉雅娜的全身肖像，插在“她爱理查逊爱得着迷”该诗节结尾之后和“回到自己家乡”之前，意下如何？趁你尚未成婚，回信。

替我问候尊敬的、聪慧之极的阿尔扎马斯的伙伴、你未来的岳丈，把你那未来的娇妻变成阿尔扎马斯的伙伴吧——千万千万！

盼复。

174.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11月下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我以为你早就从列夫·谢尔盖伊奇[2] 那儿收到萨维洛夫赖去的600卢布。现在才得知这笔钱让列夫挥霍掉了，原谅他吧。过几天等收到圣彼得堡我那小庄子的租金就给你寄去。

亲爱的，我都厌烦给你写信了，因为我不能身着长袍、敞着怀、邋邋遢遢地去见你。同你交谈如同读雷蒙特先生的序言一样令人乏味。我和你只能谈波列沃依和布尔加林，他们都令人讨厌，又都是包在书皮里的家伙们。你才智过人，无论谈什么，在你面前我都是个大傻瓜。我们说定，你要给我写信，但别指望我回信。

你评论拜伦《修道院》[3]的文章写得如何？《唐璜》可谓奇文！我只知道

---

① 圣安德列·博博利，17世纪天主教圣僧，在喀山之战中殉难。

② 普希金的弟弟。

③ 指《新斯季达修道院》一文；维亚泽姆斯基在该文前言中提到T·穆尔销毁拜伦《杂记》之事（载《莫斯科电讯》，1825年第20期，署名“B”）。——原编者注

前五章，读前两章后我就对拉耶夫斯基说，这是拜伦的杰作，后来看到瓦尔特·司各特也持和我同样的观点，我非常高兴。我需要英语，这是我遭流放的一个损失：正该学习的时候却没办法学习。这都是我的那些迫害者们作的孽！我也应该像谢尼耶那样敲着自己的脑袋说：这里面本来还有点什么……。请原谅这种富有诗意的自吹自擂和散文似的心情忧郁。一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要生气……

拜伦的《杂记》丢了，你惋惜什么？让它见鬼去吧！幸而丢了。由于诗兴冲动，他才不由自主地在自己的诗中透露出心迹。在冷静的散文作品中他说假话、耍滑头，不是竭力显露其真诚坦率，就是向对手们泼脏水。应该像揭露卢梭那样揭露他，要不然恶毒和诽谤就会再次抬头。让凡夫俗子们去好奇吧，与天才们志同道合才对。穆尔的所作所为较其《拉拉·鲁克》要好（在其理想方面）。我们够了解拜伦的啦。当其登峰造极时我们见过他，当其伟大的心灵受到折磨时我们见过他，在获得新生的希腊的墓地里我们见过他。你何必非要看见坐在马桶上的他呢？凡夫俗子们在贪婪地阅读名人的忏悔录和回忆录。出于卑鄙的心理，他们喜欢看到高贵者的卑贱和强者的弱点。一旦发现什么龌龊的东西他们就窃喜不已，心想：“他和我们一样渺小，他和我们一样卑鄙！”卑鄙的小人们，你们在胡说八道！他们卑鄙、渺小，但他们和你们不同，截然不同。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是令人神往的、令人愉快的。谁也不会像爱自己那样去爱别人，谁也不会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别人。写作的素材是取之不尽的。不过，写好也难。不说假话可以，然而，要作一个心胸坦荡的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鹅毛笔有时也会停止不前，就像临到深渊突然止步一样，停在局外人读了会不感兴趣的地方。轻视人们的评判不难，不理会自己的评判却办不到。

175. 致A·A·别斯土舍夫

1825年11月3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你的来信令我非常高兴，我还以为你在生我的气呢，亲爱的。你在学习，这也让我高兴。现在，应当研究当代各种语言以取代拉丁语和希腊语——这正是时代的精神及其要求。你，啊，好像还有维亚泽姆斯基，都是我们的文学家，都在学习；不然，本来会的东西也会忘记，那该多可惜呀！卡拉姆津杰出的榜样也该使文学家们清醒了。你要去莫斯科，去跟维亚泽姆斯基谈谈办杂志的事，他本人也觉得需要办份杂志，这本来就是件大好事。你责备我不发表作品，出版作品让我厌烦了：勘误、评论、批驳……等等，烦透了。但是，我的长篇叙事诗很快要出版了。长诗也让我烦了；《鲁斯兰》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儿，《俘虏》也太幼稚。在富有诗意的高加索的大自然风光面前，我的长诗也不过是格利科夫式的散文而已。顺便问一句：《蜜蜂》上那位写（高加索）山民的作者是谁？这才是诗啊！是我心目中的英雄雅库鲍维奇[①]吧？我跟女人们胡扯时，对她们说，跟他在高加索一块当过强盗，开枪扫射格里鲍耶陀夫，埋葬了舍列梅捷夫……等等。实际上，在他的作品中浪漫主义才多呢。可惜，我在卡巴尔达未能碰上他。要不然，我的长诗会更好些。了不起的作品！我写完了一部悲剧，对它也很满意，但要付梓问世，却又感到害怕——我们古板的鉴赏力忍受不了真正的浪漫主义。在我们这里，人们把拉马了的风格理解为浪漫主义。不管我读过多少谈浪漫主义的文章，但都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就连丘赫尔别凯也在胡扯，他那《精神》[②] 写得如何？我到

---

① 雅库鲍维奇，十二月党人，参与了A·П·扎瓦多夫斯基与B·B·舍列梅捷夫1817年的决斗（格里鲍耶陀夫为第二见证人）。一年后与格里鲍耶陀夫决斗时击穿后者胳膊。——原编者注

② 指剧本《莎士比亚的精神》。

现在也未看过。我在盼你的新小说，还是写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吧，要完全放开去写，就像交谈或写信那样写，不然就会像科采布的笔调一样。向提纲的撰写者雷列耶夫（如已故的普拉托夫多次所说）致意，不过，说真的，我更喜欢没有提纲的诗作，却不喜欢写不出诗的提纲。朋友们，祝愿你们身体健康，灵感常在。

于11月30日

176.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5年11月底至12月初（不晚于3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你命我寄去几首诗，以供某丛刊①（见它的鬼吧）使用，现寄上几首讽刺短诗，这种东西我多的是，所选的几首是最无可非议的：

建议

请你相信：当期刊的虻虫和飞蚊……

夜莺和杜鹃

树林中，悠闲的黑夜里，……

运动

大胡子贤哲说过：运动是不存在的。……

友谊

何谓友谊？酒后容易冲动的情感，

① 指《1826年的乌剌尼亚》。

情诗

你处处不走运，……

177. 致Π·A·卡杰宁

1825年12月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来信在诸多方面使我高兴：1）来信是在彼得堡写的；2）《安德罗玛克》终于搬上舞台；3）你准备出版自己的诗集；4）（应当列在1）点内）你依然爱着我。也许，目前的变化将使我和朋友们接近。身为忠心之臣仆，我当然为皇上的驾崩[①]而悲痛，但作为诗人，我又为康斯坦丁一世登基[②]而欣喜。他身上有许多浪漫主义色彩；蓬勃的青春活力，与苏沃洛夫一道远征，与德国人巴克莱为仇，这一切令人想起亨利五世，而且又极有头脑，而与有头脑的人在一起总要好些；总之，我期待着他广施仁政。要是今冬我能成为你大功告成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该有多好啊！说参与者，是因为你的成功对我来说并非是外人的成功；可是人们会想到我吗？天知道。说真的，人们如此经常地对你谈到我的《茨冈人》，我感到问心有愧。这对公众是合适的，但我希望能向你提供一部值得你注意的作品。《奥涅金》已让我厌烦了，销声匿迹了，其实，我并未抛弃他。卡拉特金[③]的成功让我高兴，祝贺他得到你的称赞。我得承认，想上你那儿去，想得不得了。再见，亲爱的，令人尊敬的人。《安德

---

① 亚历山大一世于1825年11月19日驾崩。

② 指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1779—1831），俄罗斯大公，保罗一世次子。参加过A·B·苏沃洛夫的意大利进军和对拿破仑一世的战争。1812至1813年指挥禁卫军，1814年任华沙波兰军队总司令，实际上是波兰王国总督。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后，他应为皇位继承人，但在其兄的坚决要求下放弃皇位，只是于1825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成为名义上的皇帝，因他拒绝称帝，造成皇位空悬，诗人当时对此并不知道。

③ B·A·卡拉特金，演员，卡杰宁称赞他翻译索兰的悲剧《布兰卡和吉斯卡尔》的剧本。——原编者注

罗玛克》首演时别忘了我。

于12月4日

178. 致B·K·丘赫尔别凯

1825年12月1至6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在感谢你之前，想骂上你一顿。收到你的喜剧剧本后，原希望能从剧本中找到来信。我使劲地拍呀，抖啊，指望能从剧本中掉下哪怕是一小块信纸来，结果，白费了力气，一无所获。憋了一肚子火，一口气读了你的《精神》①，先是默读，然后大声读。你需要我的评论吗？不需要！真的吗？管你需要不需要，反正我要评论一番。你定会意识到，诗人②的性格是不逼真的；承认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但还必须在喜剧的正文中，而不是在序言里使这种不逼真得到弥补和谅解。若诗人本人能为自己的迷信抱愧就好了：由此会产生新的喜剧特征。然而，凯列班③却写得非常好。我不懂，你何苦模仿茹科夫斯基的作品来讽刺他呢？采尔捷列夫④这样做尚可原谅，你这样干却不行。你也许会说，嘲笑是针对那些模仿者的，并非针对他本人。亲爱的，你回顾一下吧，想想你都干了些什么，如果你为我们写作，那你就在为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发表作品，而这些人是从字面上接受作品的，看到你对茹科夫斯基不尊重，他们会高兴的。

---

① 剧本全名为《莎士比亚的精神》。

② 诗人是指丘赫尔别凯《莎士比亚的精神》一剧中的人物。

③ 丘赫尔别凯的《莎士比亚的精神》剧中出现的莎士比亚喜剧《暴风雨》中的人物。

④ H·A·采尔捷列夫，公爵、文学家。他在《文学的新流派》（载1823年《好心人》杂志）一文中，嘲笑了一些浪漫主义诗人，主要针对茹科夫斯基。——原编者注

“СИР”一词陈旧。现在人们会读成“Сыр”等[①]——好听、合理。我们应当抛弃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文风。比如：“在我头上放牧牲畜”（是虱子吗？）。不过，在诗人念念不忘莎士比亚的那些地方，他那“轻松异常的作品”，爱丽儿[②]的语言，以及最后一大段诗——都写得妙极了。我要谈谈作诗的技巧。作诗太不严谨，并非总是天然浑成，用语也并非总是地道的俄罗斯词语，例如：“слушать в оба уха”（“双耳恭听”），“брось ВИД угрюмый”（“抛弃那副忧戚的神态”），“взгляд унылый”（“沮丧的目光”），“молодец ретивный”（“勤奋的小伙子”），“сдернет чепец на старухе”（“把老太婆头上的压发帽扯下来”）等等。为了凯列班，这一切我都原谅，他可爱极了。亲爱的，你看得出来，我对你以诚相见，一如既往，也相信你不会因为我如此评头论足而生气。不过，我还是要惹你生气的：无论有没有你的评论，希赫马托夫依然是个冷酷无情、没肝没肺、妄自尊大、索然寡味、废话连篇的空谈家……唉，好了，我再也不说了！别骂我。

179.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25年12月4至6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我已顾不上谈诗了——现请你“竖起双耳”听着：如果我的上书没有使我的朋友们弃我而去，也许他们会想到我……“要吃就吃得饱饱的，不然，又何必弄脏自己的良心呢？”[③]——千万别乞求皇上恩准我住在奥波

---

① “СИР一词陈旧”（参见茹科夫斯基的《穷人之歌》）和“在我头上放牧牲畜”，以及后面所引运用不当的词语，均引自丘赫尔别凯的《莎士比亚的精神》剧中用语。——原编者注

② 丘赫尔别凯的《莎士比亚的精神》一剧中出现的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中的人物。

③ 套用克雷洛夫寓言《小乌鸦》中的诗句，原句为：“要吃就吃得饱饱的，不然，又何必弄脏自己的嘴呢？”。

奇卡或里加；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好去的？要求就求准我进京，或去别的地方。为了你们——我的朋友们，我很想去首都，还想在这有生之年和你们海阔天空地瞎扯一阵子。当然，若能去海外就更明智。在俄国我能有什么可干的？请把此信给茹科夫斯基看看，他也许正在生我的气。他会有办法办妥此事。亲爱的，能否不惊动女士们?！……我是个预言家，真的是预言家！为了圣父和圣子等人的名义，我让他们用教会斯拉夫字母印刷《安德列·谢尼耶》。请来信把我召去吧，美男子们！不然，我就给你们读不成自己的悲剧了。顺便说一句，鲍尔卡[①]在他的长篇小说中也刻画了一位癫狂的苦行僧，他也在学拜伦，在写他自己！——其实，我的苦行僧人比鲍尔卡的可爱得多，这你能看得出来的。现寄上给另两位癫狂的苦行僧人的信。[②]沃耶伊科夫没做出什么淘气的事吧？他九月号的小册子[③]我没看过。不知为什么他总有点怕我。丘赫尔别凯的《精神》精透了；好的诗句太少；没有一点虚构。只有前言还像个样子。此话可别对他说，不然，他会伤心的。

《伊利亚·穆罗梅茨》真的是扎戈尔斯基写的？如果不是，又是谁的笔名？如果是，那就太遗憾了：他已经死了！

180. 致А·П·凯恩

1825年12月8日自三山村寄往里加

我万万没料到您会想起我来，您这迷人的巫神，为此我衷心地感谢您。在我看来，收到拜伦的作品是得到了新的诱惑——在我的想象中，拜伦所有女主人公都会有新的、令人难以忘怀的容貌。不论是久利娜拉的形象，还是莱

① 指即Б·М·费奥多罗夫。

② 指给В·К·丘赫尔别凯（即第178封信）和А·Ф·沃耶伊科夫两人的信，后一封信未流传下来。——原编者注

③ 指沃耶伊科夫办的杂志《文学新闻》。——原编者注

拉[1]的形象，我都认定是您，因为拜伦自己理想中的人物不可能比您更貌若天仙。命运之神每次都把您，恰恰是您，送到我身边来，好让我在孤独中得到快乐！您是令人慰藉的天使，我却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居然还敢对您抱怨……您要去彼得堡，我被流放也就比任何时候更痛苦。也许，不久前的事变[2]能让我接近您，不过，我对此不敢抱以奢望。希望之神是不足以信赖的，它不过像对待自己年迈的丈夫那样来对待我们娇媚的少妇而已。您的夫婿，我心目中那位性情温顺的天才，在干什么？要知道，我把他的形象想象成拜伦的对头，其中也包括他的娇妻。

于12月8日

再次拿起笔来，为了告诉您：我拜倒在您的石榴裙下，我对您一往情深，我有时又恨您，我前两天说了您的坏话，我亲吻您那双可爱的小手，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期望着更加美妙的事情发生，我实在受不了啦，我把您奉若神明，等等。[3]

---

① 久利娜拉是拜伦《海盗》的女主人公；莱拉是拜伦《莱拉》的女主人公。

② 指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1826年

181. 致П·A·普列特尼奥夫

1826年1月下半月（不晚于25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为替《亚历山大·普希金诗集》①所做的一切谢谢你。书印制得很可爱；有的地方虽有错误，并无大碍。再次由衷地感谢你，朋友般地拥抱你。

你们彼得堡那里出了什么事？对此我一无所知。谁都不给我写信了。你们认为我去了涅尔琴斯克②，有道理。其实没去，我无意去那里——一度与

① 普希金的第一部诗集，由普列特尼奥夫监督出版；1825年12月30日面世。——原编者注

② 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为边远城镇，是政治犯流放地。

我关系密切的人们如今音信全无，这使我难过。乞望皇上对他们开恩[①]。顺便问一下，茹科夫斯基能否打听一下，我能否指望皇上开恩？我遭黜已达六载，不管怎么说，我才二十六岁。为了两行不敬宗教的文字[②]，先皇于1824年把我发配到乡下，不知我自己有无其他不良行为。既然无论如何不得去彼得堡，难道我们的新皇就不能恩准我到稍许暖和的地方去吗？

亲爱的，原谅我，寂寞死了。

182. 致A·A·杰尔维格

1826年1月下旬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男爵！诸位为我担心，实属多余。我是平和之人。可我担心——愿上帝保佑，但愿这担心也是多余的。听说A·拉耶夫斯基被捕。[③]他政治上是清白无辜的，对此我确信无疑。他腿患风湿，囚室的潮湿对他是致命的。打听一下，他关在何处，也让我放心。再见，我的好友。

普·

① 普希金于1825年12月15日已得知十二月党人起义之事，12月19日政府公布了关于这次事件的报告。此时诗人可能已经猜出自己昔日的同窗、好友、同仁们惨遭不幸，故在本信中“乞望皇上对他们开恩”。

② 见第73封信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③ A·H·拉耶夫斯基于12月29日被捕，随即释放。——原编者注

183.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6年1月下旬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没给你写信，一是因为我顾不上自己，二是因为没有恰当的时机。事情是这样的：我很难要求你向皇上为我说情；我不想让你为此替我受苦。可能，政府已经查明我与谋反无涉，与12月14日的暴动者没有政治联系，政府已在杂志上公布将贬黜那些知悉密谋而未报警署者的名单。但是，除政府和警署外，谁又不知道这件事呢？就连街头巷尾都在高声议论密谋之事，此即我清白无辜的原因之一。然而，我并未摆脱宪兵的监视，他们很可能轻而易举地告发我同某位被告进行过涉及政治的言谈。在这些被告中我的朋友又相当多（注意：两位拉耶夫斯基[①]都被捕了吗？他们真的被关在要塞里吗？行行好，请来信）。假设现在政府想停止对我的贬黜，我准备同政府谈好条件（条件是不可少的），但我要坚决告诉诸位，切不可为我负责，也不可为我担保。我未来的举动取决于环境，取决于政府对我的态度等。

这样一来，剩下的便是你只能指望我的理智了。你可以要求我对这一新的身份加以说明，现告如下：

在基什尼奥夫，我跟拉耶夫斯基少校[②]、普欣将军[③]和奥尔洛夫交友。

我是基什尼奥夫共济会分会会员，俄国所有共济会分会正是因基什尼奥夫分会之故才予以取缔的。

最后，我与大多数现今的谋反者均有过交往。

当年先皇流放我时，只能指摘我不信教。

---

① 指A·H·拉耶夫斯基和H·H·小拉耶夫斯基。

② 指B·Φ·拉耶夫斯基（1795—1872），俄国诗人、政论家、少校。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幸福同盟”和“南社”的重要成员，被誉为“第一个十二月党人”。

③ 普欣（1788—1865），驻基什尼奥夫旅旅长，少将。十二月党人，“幸福同盟”成员。

当然，这封信写得不够明智，不过，有时也应相信幸运之神。原谅我，祝你幸福，目前这是我的最大心愿。

此信烧毁之前给卡拉姆津一阅并和他商量一下。看来，可以这样禀奏皇上：陛下，若普希金未卷进去，可否恩准他返回（京城）？

听说，你以亚历山大驾崩为题写了一首诗[①]——这可是大有写头的题材！——不过，先朝十年间你的七弦琴都在沉默。这是对他最有力的谴责。没人比你更有权说：七弦琴的琴声乃民众之心声。因而，我吹着口哨把他一直送进坟墓亦并非全错。

184. 致A·A·杰尔维格

1826年2月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来信写得很勉强，又无条理。想想看，我身处穷乡僻壤，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我的各路通信均已中断，你却写信给我，似乎我们昨天全天都呆在一起，并且尽情地畅谈了一番。当然，我没卷进任何事件中去，如果政府有暇顾及到我，他们也会证实这一点。不过，要我求情，却难以启齿，尤其是目前。我的思想方法是尽人皆知的。身遭放逐整整六年，蒙受了开除公职之辱，为了被人截获的信中的两行文字[②]，被流放到偏僻的乡下，我对先皇当然不可能怀有好感。虽然我对他真正的德政也给予十分公正的评价，却从未鼓吹过起义和革命，而是相反。正如阿尔菲耶里所指出，作家阶层宁愿进行抽象的议论，也不愿付诸行动。既然我们12月14日事件证明了另一种结论，就一定有特殊的因由。不管怎么说，我想真诚地、彻底地与政府和解，当然，除了政府，这不取决于任何人。在此心愿中，更多的是理智，而

① 指茹科夫斯基《叶卡捷琳娜学院少女合唱团……》一诗，其中有两行诗句是献给亚历山大一世的。——原编者注

② 指第73封信中的两行文字。——原编者注

不是我的骄傲。

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对不幸人们的命运之裁决和将密谋真相公布于众。我坚定地期望我们新皇的仁慈。我们既不迷信，也不会像法国悲剧作家们那样一厢情愿，而是以莎士比亚的眼光来看待悲剧。再见，亲爱的。

普希金

你拿走了我2000卢布[①]，做得好，不过要这样做：在大斋之前要让这笔钱再回到普列特尼奥夫那里。

185. 致П·А·卡杰宁

1826年2月下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现对你信中所问逐一答复如下：在你未收到的那封信里，有描写科洛索娃的诗句，我未点出你的全名，因为通过诗句和卡杰宁只谈我与女演员的争执会令人莫名其妙。

未来的丛刊若能激励你作诗的话，我会高兴得难以言表。心灵在企求你的诗歌；这你知道吗？我们可否搞个《爱丁堡评论》那样的杂志替代丛刊？我们需要真正批评的声音；除了你，还有谁能左右公众的舆论并为我国文学指出新的、真正的方向？除了你，我们暂时尚无批评家。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对你期望甚高；是你使我摈弃对文学片面性的见解，而片面性是思想之大敌。你若同意把你的言谈见诸笔端，你就会为俄罗斯文学带来莫大的益处，不知意下如何？你的《安德罗玛克》和诗集进展如何？

① 杰尔维格从普列特尼奥夫那里借走了普希金的2000卢布。——原编者注

186. 致 A·A·杰尔维格

1826 年 2 月 20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的男爵朋友，我并没生你的气，看在你的《婚庆曲》的分上，我宽宏大量地原谅你长时间的沉默。

哟，婚庆曲，
哟，婚庆曲！

就是说，让你们的婚礼见鬼去吧，见鬼去吧，你们的婚礼。每逢我的朋友们结婚，他们是欢声笑语，我却痛苦不堪；不过，只好如此了，因为圣徒保罗在自己的一篇行传中说道：娶妻比下地狱要好，——拥抱你，恭喜你，请把我介绍给杰尔维格男爵夫人。

感谢你报道的消息，条顿人丘赫尔别凯原不是斯拉夫人[①]——他是代人受过，我很高兴。米哈伊尔大公对丘赫尔别凯的举止太高尚了。[②]伊凡·普欣如何？听说他们的命运将在 20 日，即今天决定——这使我坐立不安；只有一心指望皇上慈悲为怀。政府的举措证明了它的決心和强大。看来无须更多的证据了。政府会无视某些被揭发者的顽强……

我已给茹科夫斯基去了信——在等回信。目前我完全是一个人。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③]已去了特维尔，我正要给她写信，并把《埃达》给她寄去——这《埃达》写得真是妙极了！我们的批评家是不会懂得新颖的叙

① 暗指丘赫尔别凯不是秘密团体“联合的斯拉夫人协会”的成员（实际上，他于 1825 年 12 月初已加入该会）。——原编者注

② 丘赫尔别凯（在 12 月 14 日广场起义时）枪击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大公，大公后来为拯救后者生命说情。——原编者注

③ 即 П·А·奥西波娃。——原编者注

事方式的。实在丰富多彩！骠骑兵、埃达和诗人自己，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话。对芬兰大自然的描写妙极了！初夜后早晨的描述妙极了！跟父亲相会的那个场面的描写妙极了！——绝了！——我也见过斯列普什金[①]。难道没人为他修改《圣诞节节期》、《谢肉节》、《茅舍》吗？他具有真正的、特有的天才。请你以我的名义给他寄去一份《鲁斯兰》和一本《诗集》——希望他不要模仿我，继续走自己的路。盼寄《花朵》。

187. 致П·А·奥西波娃

1826年2月2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特维尔

夫人：

这是巴拉丁斯基的新诗[②]，是杰尔维格刚寄来的；这是优雅、精致和灵感的典范。它会使您欣喜若狂。

夫人，料您此时在特维尔；祝您过得愉快，但也别过得把三山村全忘了，在这里，我们因想念您而难受，已开始盼您回来。

夫人，请相信我对您的深深的敬重和一片忠诚。

夫人，请劳驾向令爱，还有涅蒂小姐转致我的问候。

于2月20日[③]

① Ф·Н·斯列普什金（1783—1848），俄国农民诗人，主要写田园诗。

② 指《埃达》。——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188. 致Π·A·普列特尼奥夫

1826年3月3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卡拉姆津病重！——亲爱的，这可是诸多不幸中最不幸的事情——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别让我担心，不然，打开报纸时我会双倍地害怕①。在《伊里昂纪》完成之前，或者在他"自己的心河"干涸、诗才枯竭之前，格涅季奇是不会死去的。你知道我是个预言家。在你们把我召到彼得堡之前，你们是不会得到《鲍里斯》②的。实际上这是什么意思？是见不得人的勾当。给斯列普什金又是长衫，又是钟表，又是半个勋章，可普希金呢，什么也没有。即或是我拒绝燕尾服、裤子，甚至科学院的四分之一卢布③（这是我该得的），至少也该让我离开这可恶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啊。问题是：我有罪还是无罪？不管有罪还是无罪我都早该去彼得堡了。他们给忘了，就完事了，叫人还怎么作忠诚的顺民呢？！不知我的朋友们是否收到我的工作信，即公函？为何不回信？——你真是好样的！你来信叫我雇几个奥波奇卡抄写员，把《奥涅金》誊抄一遍再出版。我已顾不上《奥涅金》了，让《奥涅金》见鬼去吧！我想我自己出版，或者上市出售。老兄，你们救救我吧。

于3月3日

---

① 指对等待十二月党人命运的结果和卡拉姆津健康情况的消息时的担心。——原编者注

②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③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每开一次会便可得25戈比的领款牌。——原编者注

189. 致B·A·茹科夫斯基

1826年3月7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为求你看在友谊的分上替我说情，在此略述我受贬的前后经过。1824年，由于沃隆佐夫伯爵公然不友善，我不得不提出退职。早染沉疴的身体和动脉肿瘤顽疾急需医治，如此种种便是我充足的理由。先皇不愿尊重这些事实。三年前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有对无神论轻率的、当然要遭到种种指摘议论的看法。陛下以此为由将我革除公职，下旨把我发配乡下。

尼古拉·帕夫洛维奇皇上登极使我有了愉快的希望。也许新皇陛下会愿意改变我的命运。不论我的政治思想和宗教思想形态如何，我都将暗自藏在心里，对必然要发生的事件和公认的制度无意予以反对。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6年3月7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190. 致П·A·普列特尼奥夫

1826年3月7(?)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非常感激你提供的消息。除你的消息外，我还收到扎伊金[①]的信，他把《亚历山大·普希金诗集》的销售情况通知了我，信中还附有建议。亲爱的，你说有些短诗检查官是不会放过的，究竟是哪些诗？《安德列·谢尼

① 书商。——原编者注

耶》么？既然如此，新版我们就等等再说吧；时间还来得及，一切都会过去，总会有出头之日的——到那时我们再出第二版、增补版、修订版（不过，请你告诉我，对我的《诗集》是否有什么不满意？或者这只是你个人的建议？），你知道吗？要出版，我们就从《茨冈人》开始。希望弟弟起码把它们重抄一遍，你再把手稿寄来，我写前言，或许再加些注释——就可脱稿了。不然，每当我想到这些诗或看到杂志上的文章，就会生气。在我新的叙事长诗的诗集中，我们要插进另一部中篇小说[①]，类似《维纳》[②]，我已准备好了。盼复。

随信附上致头戴三角帽、脚穿矮腰皮鞋的茹科夫斯基的信。若能从茹科夫斯基手中，而非他人手中获得自由，我将是幸福的，但我不敢对此抱有奢望。何况，我信奉清心寡欲的名言：失之不悲，得之不喜。

你们想要哪种版本的《鲍里斯》[③]？上什么课用？在我的《鲍里斯》中，有用各种语言文字骂娘的粗话，该剧可不是为女性写的。

再会，我的朋友，把我的钱看紧点，谁也别给。我要用这些钱。也可以向杰尔维格逼债。

191. 致 И・Е・韦利科波利斯基[④]

1826 年 3 月（不晚于）11 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伊凡・叶尔莫拉耶维奇先生：

来信拜收，承蒙厚爱，不胜感激。所寄斯列普什金《诗集》收悉，越读越觉惊异不已。先生想改善农民诗人境况的美好想法，在下甚望如愿以偿。不知能否再次去普斯科夫拜见先生；先生令在下仍怀有一线希望在此荒野山村

① 指《努林伯爵》。

② 拜伦的作品。

③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④ 伊凡・叶尔莫拉耶维奇・韦利科波利斯基（1797—1868），军人、诗人、普希金之友人。

拜见先生；为此，先行致谢。

问候齐齐阿诺夫[1]公爵，可惜未从他那里要回鄙人的肖像。贵区有何新闻？

谨致以真诚的敬意。

忠实的仆人　亚历山大·普希金

19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6年4月底至5月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我亲爱的维亚泽姆斯基，你沉默不语，我也不吭一声，咱们都干得不错。待有闲工夫时，我们好好聊聊。现在无暇闲扯。此信由一位非常可爱又很善良的姑娘[2]带给你，你的一位朋友不慎使她怀有身孕。我指望你的仁慈和友谊，先把她在莫斯科安顿下来，视其所需，给她些钱，然后打发她到鲍尔金诺村（我的领地，那儿养了些母鸡、公鸡和狗熊）。你会发现，此中也有些东西，可写一首完整的茹科夫斯基风格的有关神甫的寄语诗。你我的仁爱之举无须后人知晓。

在此也请求你以父亲般的温情关怀未来的孩子，要是生个男孩的话。我不想送他去儿童教养院，可否暂时把他送到某个乡村？——奥斯塔菲耶沃[3]如何？亲爱的，我真惭愧……可此时也顾不上良心了。再见，我的天使，你是否病了？我们都生病了——各有各的病。回信可要详细。

---

① Ф·И·齐齐阿诺夫（1801—1836），公爵。

② 指О·М·卡拉什尼科娃，普希金领地的农奴。——原编者注

③ 维亚泽姆斯基在莫斯科近郊的领地。——原编者注

193. 致 A·H·武尔弗

1826年5月7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或奥斯特罗夫）寄往德尔普特

您答应过要从德尔普特给我写信的，可您没写。好吧。不过我在等您，可爱的“庸夫俗子”，我指望上月初能拥抱您。您真的要给我们带来一位才气横溢的人吗？请转告他，我以俄罗斯的光荣和荣耀之名义求他一定来。请您先告诉我，茹科夫斯基去卡尔斯巴德是否经过德尔普特？雅济科夫想知道这一点。您收到安娜·尼古拉耶芙娜[①]的信吗（注意：在她行前，我们已与她完全和好了）？荡妇安娜·彼得罗芙娜[②]在干什么？据说鲍尔金巧妙地设圈套让尊敬的叶尔莫拉伊·费奥多罗维奇[③]往里钻。这与我无关；不过，对此您有何想法？我写信对她说：您把自己的孩子们安顿好了——这非常好，可是您把自己的丈夫安顿好了么？他可是腼腆得多呀。[④] 再见，亲爱的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请您把雅济科夫和他的诗歌带来。

予5月7日

我在辛斯克读一些六音步扬抑抑格的诗，我真嫉妒他们。

---

① 指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武尔弗。——原编者注

② 指安娜·彼得罗芙娜·凯恩。——原编者注

③ A·H·凯恩的丈夫。——原编者注

④ 原文为法文。

194.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26年5月下半月（不晚于24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命运是不会停止捉弄你的，[1]别为它生气，因为它也不知自己在干什么。[2] 你要把命运想象成一只大猴子，生性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谁能给它带上镣铐呢？不是你，不是我，没人能够。毫无办法，也无话可说。

你见到我的"埃达"[3]了么？我的信她带给你了么？她很可爱，不是吗？

我不感谢你为奥莉加写斯坦司一诗。你怎么能对我在当前境况下的固执和倾向[4]感到惊奇呢？——我比安德烈·谢尼耶幸运——我真切地听到了灵感的呼唤。

你写给臆想中的美人儿（噢，请原谅，是幸运儿）的诗过于聪明，恕我直言，诗么，应该写得傻一点才对，评论应该尖刻。唉，你这个不安分的家伙，就像我奶娘说的那样。《一个礼拜七个礼拜五》是你最好的独幕轻喜剧。

亲爱的，给我写点什么吧，看不到你的信我人都变傻了：虽然我也是诗人，这也有损健康。

巴拉丁斯基成婚了，真的吗？我为他的聪明才智担忧。合法的婚姻……是一种带护耳的暖帽，它会把头脑全给罩住的。也许你是个例外。可我仍然相信，你要是再打上十年光棍的话，会更聪明得多。婚娘可是要阉割精神的。

---

① 1826年春，维亚泽姆斯基又丧一子。——原编者注

② 套用《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23章的诗句："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③ 巴拉丁斯基叙事长诗《埃达》中被军官诱骗的女主人公，此处指O·M·卡拉什尼科娃（见第192封信）。——原编者注

④ 指普希金以身为流放者而骄傲。——原编者注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于5月

195.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6年5月27日自普斯科夫寄往彼得堡

你说得对，缪斯的宠儿，我利用“流浪女婿和未来老爷”①的权利，凭一纸空文便解决了全部事情。告诉我，是否欠你什么？因不良举止和越轨行为，② 从我自己身边打发到你那儿去的那位女人没拿走你什么吧？我们也早该把布尔加林、《好心人》和我的朋友波列沃依打发走了。现在顾不上此事了。什么时候我们办个杂志倒是真的。我遗憾的是，你和卡杰宁怎么也合不来，可他却是个办杂志难得的人才。我从报上看到朗斯洛在彼得堡，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看到有30位文学家宴请他。这些万古流芳的人是谁？我屈指数也数不过来。你去彼得堡时，把这位朗斯洛控制住（他的诗我一句也记不得了），别让他在我国文学的小酒馆里乱窜。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我们不卑不亢才对。此前，我们曾在英国人面前拿瓦西里·利沃维奇开心；在斯塔尔夫人面前我们逼迫过米洛拉多维奇③跳马祖卡舞出丑。一位俄罗斯贵族高声喊道：“孩子，来逗（丹麦摇篮里的）赫克托耳④ 玩啊！”我们则哈哈大笑，还把这位老爷的话翻译给一位好奇的旅行者听。这一切均收录在他的杂志里在欧洲发表——这实在可恶。当然，我从头到脚鄙视我的祖国——但要是哪个外国人要来分享我的这一感受，我就不愉快。你又没让绳子拴着，干吗还留在俄罗斯？要是皇上给我**自由**，我连一个月也呆不住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悲

① 引自巴丘什科夫《致И·М·穆拉维约夫》一诗。就如何安顿О·М·卡拉什尼科娃一事，普希金听从了维亚泽姆斯基的忠告。——原编者注

② 指О·М·卡拉什尼科娃身怀有孕，见第192封信。

③ М·А·米洛拉多维奇，彼得堡总督。——原编者注

④ 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一译《伊利亚特》）中的一位英雄。

衰的世纪，但是，一想到伦敦、铁路、轮船、英国的刊物和巴黎的戏院……我这荒僻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就让我犯愁、发疯。我在《奥涅金》第4章描写过自己的生活；有朝一日你读了就会笑容可掬地问道："我的诗翁何在？他才气横溢"——亲爱的公爵，你会听到这样的答复：他已溜到了巴黎，永远不会再回到可恶的罗斯——唉，真聪明。

于5月27日

再见。

我料你已去了彼得堡，故将此信寄往那里。一想到要和卡拉姆津一家人分别，①我心里就难受。天知道我们何时才能再相见。我如今在普斯科夫，一位年轻的大夫醉意朦胧地对我说，不作手术我活不到30岁。死在奥波奇卡县可真没意思。

196. 致И·E·韦利科波利斯基

1826年6月3日自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寄往普斯科夫

我又该和你清一笔账了……

所欠500卢布不必还我，请费心交给加夫里尔·彼得罗维奇·纳济莫夫，为此谨致以衷心谢忱。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6年6月3日

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克

① 卡拉姆津准备去国外，但死于1826年5月22日；普希金对此尚不知道。——原编者注

197. 呈尼古拉一世

1826年5月11日至6月上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圣明的陛下：

为臣不幸，1824年，为臣一封信中涉及无神论轻率之言论，使先皇震怒，被褫夺公职、发配乡下，至今仍在省长监管之下。

而今为臣已翻然悔悟，痛改前非，决意不再对公认制度持有异端（臣亦甘愿对此立誓具结）。今斗胆上书，乞望陛下恕罪，恩准贱臣乞奏。皇恩浩荡，不胜惶恐。

为臣少年时代已身染沉疴，加之动脉肿瘤，身体大伤，急需常年医治。此言属实，有医士证明可资鉴证。现斗胆奏请圣上恩准微臣或去莫斯科，或赴彼得堡，或前往异域他乡寻医求治。

圣上明鉴

至恭至顺之臣

亚历山大·普希金

（另页书写）

臣立誓：而后决不参与任何秘密团体，不论其名目如何；为臣保证，过去不曾，如今也未参与此类团体，对其内情亦从不知晓。

此据[①]

十等文官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6年5月11日拜上

① 由于十二月党人一案侦讯要求，故立此据。见第181、183、184、189封信。——原编者注

198.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6年7月10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短短的一封来信让我伤心不已，原因甚多：第一，不知你认为我针对卡拉姆津的题词[1]所指何物？当卡拉姆津离弃我、使我的虚荣心和我对他的由衷信赖深受伤害之际，我写上一则题词也就够了。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不能平静。我的题词很俏皮，却无半点羞辱他人之意，其余的，尽我所知，全是蠢话、疯话，莫非你把这些全栽在我头上不成？第二，不知你称为胡闹者和下流坯所指何人？唉，亲爱的……你偏听原告一面之词不听被告分辩之言，便行断案：这可是贪赃枉法的审判。就连维亚泽姆斯基此君尚且如此不公，何况他人？此情堪忧，兄弟，我愁得恨不得马上悬梁自尽。

看到杂志上有关卡拉姆津谢世的文章，我气得发疯。他们是何等地冷漠、愚蠢、下贱。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有头脑的俄国人能提供像样的贡品来悼念他吗？祖国有权要求你这样做。你把他的生平给我们写出来吧，这将是《俄罗斯国家史》的第十三卷；[2]卡拉姆津是属于俄国历史的。但是你要说出一切；为此，有时你需要使用加利亚尼[3]在一封谈书刊检查的信中所定义过的辩才。我给你往彼得堡写了封信，当时尚不知卡拉姆津的死讯，不知你收到否？盼复。你的劝告我觉得颇有道理，侦讯一完我便上书皇上，呈文结尾完全用你的话。我在等待圣旨。不过希望渺茫。暴动和革命从来不合我的心意，这是真话；然而，我几乎同所有谋反者有过联系，同其中许多人有书信往来。所有带煽动性的手稿都曾以我的名义流传，就像所有的下流话都以巴尔科夫

① 已知普希金为卡拉姆津的题词有二则："他的史书优美、质朴……"和"听着，我开始给你们讲……"。——原编者注

② 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写了12卷。——原编者注

③ 《未发表的信札》（1818年，巴黎）一书作者Ф·加利亚尼。——原编者注

的名义在流传一样。如委员会传讯我，我当然要辩护，然而并未惊动我，看来，这是不祥之兆。不过，到底如何，鬼才知道。再见，来信。

于7月10日

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①]好吗？

199.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6年8月1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难道是大海，这古老的凶犯，……[②]

衷心感谢你的诗。而今每一次来自现实世界的冲动——对于灵感都是异常珍贵的。我们下次再评论吧。不知用船把尼古拉·屠格涅夫押解回彼得堡[③]是否属实？这就是我们被大肆吹捧的大海！我居然还在一直指望加冕礼呢；被判绞刑的给绞死了，[④]120位朋友、兄弟、同学服苦役，太可怕了。我的笔记[⑤]只留了几页，现把它们给你寄去，只供你看。再见，亲爱的。

于8月14日

① 卡拉姆津遗孀。——原编者注

② 维亚泽姆斯基于1826年7月13日（5位十二月党人临刑之日）在致普希金的信中赋诗《致大海》相赠。普希金于1826年8月14日回信以此诗作答。见《致维亚泽姆斯基》一诗。

③ 尼古拉·屠格涅夫在十二月党人起义时尚在伦敦；他被缺席审判后便长期留在那里。其时谣传他被强行押解回俄国。——原编者注

④ 普希金于7月24日才获悉有5位十二月党人被处死。——原编者注

⑤ 此前不久，普希金销毁了笔记。——原编者注

你会发现我的信[①]写得冷漠、枯涩。不能不这样。好在写出来了。若是现在，我的笔可就动不了啦。

200. 致Π·A·奥西波娃

1826年9月4日自普斯科夫寄往三山村

夫人，我料定，我随同信使一道突然离去[②]定会让您大为惊讶，就像我本人惊讶不已一样。问题在于，我们这里有罪之人没有信使便什么事也办不成；他们也给我派了个信使，为的是尽可能的安全，况且，从季比奇男爵无比亲切的信函看来——我也只好以此为荣了。我将直接去莫斯科，预计本月8日可达。一俟获得自由，我要立即奔回三山村，自此以后我将永远心系该村。

9月4日

于普斯科夫[③]

① 指呈尼古拉一世信（第197封信）。——原编者注

② 奉尼古拉一世之命，普希金于9月3日夜启程去莫斯科。据格罗斯曼著《普希金传》载：当夜普希金从奥西波娃家回来，正逢普斯科夫省省长派的信使赶到。省长冯·阿杰尔卡斯在短简中通知普希金，皇上已恩准其“奏请”，命诗人立即去普斯科夫。此外信使还带去总参谋长И·И·季比奇写的公函副本。公函写道：“普希金先生可乘坐自己的马车，自由登程，不再作为犯人，但必须有信使陪同；抵达莫斯科后，须即刻到御前总参谋部值日将军处报到。”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201. 致П·А·奥西波娃

1826年9月16日自莫斯科寄往三山村

我到莫斯科已经8天了，一直没时间给夫人写信，这可以证明我有多忙，夫人。皇上以最亲切的方式接见了我。莫斯科正忙于庆典①，热闹非凡。我劳累不堪，开始思念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以及三山村。我预计最迟再过两个礼拜便离开此地。——今天是9月15日，这里有大规模的民众庆祝活动；在处女地广场上，条桌摆了3俄里长，馅饼做得有9俄丈长，像一段大木头，因为是几礼拜前烤成的，所以既难吃又难消化，不过，上流社会的人们则用酒罐把馅饼先泡湿了再吃；这便是——大众关心的焦点。明天，奥尔洛娃伯爵夫人②将举办舞会，把偌大个练马场变成舞厅；她花了4万卢布租借青铜器皿，邀请了一千位客人。人们对新颁布的异常严格的决斗规定和新的书刊检查章程议论纷纷，因非亲眼所见，所以我什么也说不上。我的信写得很乱，请原谅，——这也充分反映了我这几天的生活之混乱。我想两位安涅塔③小姐已到了三山村。我在这遥远的地方衷心地欢迎她们，如同你们可爱的一家欢迎她们一样。夫人，请相信我对您的深切敬意和不渝的眷恋，此情此意将终生永怀。

普希金

9月15日

于莫斯科④

---

① 尼古拉一世加冕礼。——原编者注

② 奥尔洛娃，宫廷女官。——原编者注

③ А·Н·武尔弗和А·И·武尔弗。——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普希金记错了日期，该信写于9月16日。

202. 致B・B・伊兹麦洛夫[①]

1826年10月9日自莫斯科

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

亲爱的先生:

大札收悉，至今奉复，敬请鉴谅；种种令人伤心麻烦之事缠身，令我不能动笔。我很高兴，终于能有点东西来报答我诗歌的首位庇护者。[②] 我一定把诗歌交瓦西里・利沃维奇给您的丛刊发表。

在此离开莫斯科之际，无缘恢复我们的书信往来，万分遗憾。

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和真挚的忠诚。

普希金

1826年10月9日

于莫斯科

---

① B・B・伊兹麦洛夫（1773—1830），普希金的亲戚，1814年为《欧罗巴导报》的出版人、主编。——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首次发表的诗作《致友人》即刊于伊兹麦洛夫的丛刊《1814年的文学博览馆》。

203. 致B·A·穆哈诺夫[1]

1826年9月9日于莫斯科

你好；明晚8时请来我处。——我们一起读《戈都诺夫》。[2]

204. 致B·A·穆哈诺夫

1826年9月9日至11月1日于莫斯科

晚上来我处，请把霍米亚科夫兄弟领来一聚。

亚·普希金

205. 致B·Π·祖布科夫[3]（?）

1826年11月1至2日（?）于莫斯科

原指望行前见到你，再和你谈谈，无奈无论我想干什么，厄运无不追随着我、与我作对。再见，好友。——我走了，在乡下躲到一月初，——我怀

① B·A·穆哈诺夫（1805—1876），外交部莫斯科档案馆翻译。——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祖布科夫（1799—1862），普希金在莫斯科之友人。

着一颗已死去的心走了①。②

206. 致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26年11月3日自托尔若克寄往莫斯科

公爵夫人，我赶忙把腰带给您寄去。您看得出，以维纳斯腰带等为由，我又有了绝好的机会为您献上一首短诗。——不过，短诗与感情都已变得同样可笑了。有关我此次旅行③不知对夫人说点什么好？除了道路险恶和驿站车夫令人讨厌之外，此次旅行倒也福星高照。一路之上摇摇晃晃、臂肘部相撞等让我的两位旅伴不得安宁，唯恐失礼，我请他们原谅，不过，一道旅行总得互相谅解才是。C. П.④——是我的一位好天使，但另一位女士⑤——却是我的恶魔；在我情与诗的沉思中，这使我好不尴尬，尴尬的又最不是时候。

再会，夫人——我要去躲在我的邻居们⑥中间了。请为我心灵之安宁向上帝祈祷吧。要是夫人肯赏光往奥波奇卡来一封4页长的短信——这将会使您更加娇媚动人。——较之我已故的姑母，夫人更善信牍，——难道夫人就不能一发您的善心么？（注意：信牍今后将是音乐之同义词）。好吧，再见吧。我拜倒在夫人裙下，照英国人的方式摇摇夫人的手，因为夫人无论如何不肯让我亲吻它。

11月3日

---

① 普希金曾向祖布科夫的妻妹索菲娅·费奥多罗芙娜·普希金娜求婚，后者婉拒。——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自莫斯科去彼得堡，然后回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原编者注

④ 这自然不是谢尔盖·普希金，而是C·Φ·普希金娜（见第206封信注释）。——原编者注

⑤ 指A·H·武尔弗。——原编者注

⑥ 指П·A·奥西波娃一家。——原编者注

于托尔若克

圈子绕得够大了吧？千万别把谜底告诉尊夫。我坚决反对这样做。[1]

207. 致C·A·索博列夫斯基

1826年11月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索博列夫斯基——我现在又回到自家的茅草房了。路上走了八天，坏了两个车轮，最后坐驿站的马车回来的。途中我狠狠地骂了你一顿；但是，为证明友谊（这一神圣的感情），现将我的莫斯科至诺夫哥罗德的旅行指南寄给你，可作你旅行的指南。第一，储备些酒，因为像样的酒到处都找不到，然后你就大声高喊：

"从前有只公火鸡……"[2]

到特维尔时，你可以给自己
在加利亚尼或科利奥尼餐馆……[3]

我劝你每到一站便从马车里扔出一个空酒瓶，这样一来寂寞之中你便有事可做，再见，来信。

于11月9日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C·A·索博列夫斯基和巴拉丁斯基合写的《鹅》一诗中的诗句。——原编者注

③ 全诗见《致索博列夫斯基函摘录》。

208.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6年11月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我已回到乡下。没发生什么大的意外，平安到达。最让人不愉快而又让人可笑的事情就是坏了两个车轮子，是我的朋友和好友索博列夫斯基在莫斯科颠掉的。不知何故，乡下很合我的脾胃。我有一种作为自由人重返已经告别的监狱的诗意般的享受。你知道，我并非多愁善感，但是，见到我的仆人、下人和我的奶娘——要比荣誉、自尊心和悠然散漫都更能使我心旷神怡。我的奶娘太招人笑了。你想想看，都七十岁的人了，她还能把感动上苍、平息他心中盛怒的新祈祷文背得滚瓜烂熟，说不定这祈祷文写于伊凡一世临朝之时。现在几位牧师正在她那里祈祷，弄得我干不了事。不知公爵夫人收到腰带和我从托尔若克寄去的信[①]否？我在这儿不会呆多久，也不会去彼得堡；1日前……要去府上，是她[②]吩咐的！亲爱的，莫斯科给我的印象不好，但去见你们总比书信联系好。何况杂志[③]……对于你执意要跟波列沃依联合一事，我什么都没对你说过，可千万别伤心。总之，我们的正派文人在一起是永远也搞不出什么名堂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单干。波列沃依、包戈廷[④]、苏什科夫、扎瓦利耶夫斯基[⑤]，无论谁出版杂志都一样。问题是我们应当掌握一种杂志，要大权独揽。搞翻译、搞摘抄、搞文告等等我们又都太懒，这都是办杂志的粗活，所以才出现出版商；不过，出版商一要懂俄文语法；二要能正确写作，即让名词与形容词一致，再让它们与动词连用。——然而，波列沃依连这点都不会。看在基督的分上，请你把他写的《鲁缅采夫和拉斯托

---

① 指第206封信。

② 指С·Ф·普希金娜。

③ 指1827年创办的《莫斯科导报》。——原编者注

④ М·П·包戈廷（1800—1875），历史学家、文学家、杂志编辑。

⑤ Н·С·扎瓦利耶夫斯基，普希金在敖德萨的朋友。

普钦祭》第一段看完，你就会同意我的看法，不能委托他出版以我们的名义办的杂志。何况还来得及。很可能，不是包戈廷，而是我当新杂志的老板。到那时你怎么想？还想把波列沃依打发到……再见，心浮气躁的公爵。请代为问候维特兰娜公爵夫人，愿她早日康复。伙伴们都好吗？“绝世的玫瑰”①好吗？蒂玛舍娃②呢？真遗憾，没来得及跟她光明正大地来上一手。不过，还有机会。

于11月9日

我刚看完我写卡拉姆津的几页东西——看来，没什么好发表的。鼓起精神来，写吧。你为德米特里耶夫做的事情③（注意，只有你一个人不支持他），我们要求你也为卡拉姆津的阴魂去做——他是德米特里耶夫不能比的！在这里我找到了雅济科夫的诗。看到他才华显露、脱颖而出时，你准会大吃一惊的。要说嫉妒，这才是我值得嫉妒的人。阿门，阿门，我要对你们说的是，他会让我们这些老头子们难以望其项背的。还是说句双关的笑话吧！请告诉公爵夫人：系上我寄去的腰带，她会让全莫斯科的美人都难望其项背的。

209. 致H·M·雅济科夫

1826年11月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德尔普斯

亲爱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我刚从莫斯科回来，刚看到您的《三山村》。现急忙来拥抱您，祝贺您。您写得最好不过了，不过，您要写出更多

① 指E·П·洛巴诺娃-罗斯托夫斯卡娅公爵夫人；维亚泽姆斯基为她写了一首献诗，题为《绝世的玫瑰》。——原编者注

② E·A·蒂玛舍娃（1798—1881），莫斯科社交界中的美人儿，普希金在1826至1827年间时常去访问她，并在其纪念册上为她写上一首献诗《给叶·亚·蒂玛舍娃》。

③ 指维亚泽姆斯基写的《德米特里耶夫生平》一文。——原编者注

的好作品来。上帝保佑您健康、谨慎、生活幸福、安康！皇上已经赦免我不再受书刊检查机关的检查，皇上屈驾躬亲，当我的检查官。好处当然不可估量。这样一来，《戈都诺夫》我们就可以发排付印了。关于书刊检查条例下次再谈吧。来信，拥抱您和武尔弗。我的诗[1] 收到否？我手上没有这些诗。请给我寄来，顺便把给您的第一首寄语诗[2] 也寄来。

我要给您写许多有关莫斯科的东西。

210. 致M·П·包戈廷

1826年11月29日自普斯科夫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和尊敬的人，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尽快把署有我名字的全部作品从莫斯科书刊检查机关撤回来——这可是最高当局的旨意；我暂时连你们的杂志也不能参加了，不过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会苦尽甘来的。没时间解释，但愿我们能很快见面。可惜我们的商谈[3]没能进行。

亚历山大·普希金

11月29日

于普斯科夫

---

① 指《致雅济科夫》（“雅济科夫，是谁给了你启示……”）一诗。

② 指《致雅济科夫》（“古往今来，有条美好的纽带，……”）一诗。

③ 谈参加《莫斯科导报》一事。——原编者注

211. 致A・X・宾肯多夫[①]

1826年12月29日自普斯科夫寄往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大人华函在下拜领，感戴莫名。在下对公文程序全然无知，不知当否奉复[②]。皇恩浩荡，更有大人垂爱，在下自然感至肺腑。

在下确乎在莫斯科为几位非凡人物朗读过悲剧剧本[③]（当然绝非无视圣上旨意，而是对圣意体会失当），今将所读原件恭呈大人审阅以尽在下职守，望明察在下撰写该剧之心境；在删除某些淫词秽语之前，在下委实不敢呈献皇上御览。此件并无副本，乞望大人阅后掷还。

大人乃国家重臣，日理万机，在下竟以卑微文字烦扰大人清怀，不胜惶恐；应书商之约，在下曾将一些微不足道的短小诗文供各杂志丛刊登载，未能及时呈报检查机关审查，不周之过，亦望大人海涵。

谨致崇敬、感戴和忠诚之意

恭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6年12月29日

于普斯科夫拜上

---

① A・X・宾肯多夫伯爵（1783—1844），宪兵司令、帝国办公厅第三厅长官。

② 宾肯多夫第一封函写于9月30日；普希金未复。此信是对其第二封、申斥性的信函的复信。宾肯多夫通知普希金：不经尼古拉一世御览，不得发表任何作品。——原编者注

③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原编者注

212. 致H·C·阿列克谢耶夫[①]

1826年12月1日自普斯科夫寄往基什尼奥夫

哦，来吧朋友，拿出往日的灵感，
让我那逝去的生命扬起风帆！……[②]

来信收悉，感慨万千，难以言喻。你那一丝不苟的一手好字、基什尼奥夫喧闹声响、贝克河岸、叶芙列伊卡[③]、索洛芙金娜[④]、卡吕普索斯[⑤]，又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你又让我回到了比萨拉比亚！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废墟——在那黑暗的房屋里，站在窗栅前，亲爱的，或者在你那明亮洁净、用摩尔达维亚的……砌成的小房子里，既有莱茵葡萄酒，又有香槟，有普欣、瓦尔福洛麦，还有……等等。你先给我来信，真聪明！我就从来想不出这种好主意，即使常常牵挂，即使也常为不能惹你生气、不能欣赏你在城堡周围操练而惋惜。我去了莫斯科，心想说不定在什么地方，或在剧院的池座，或在饭店隔着酒瓶子看到我那位正襟危坐、郁郁寡欢的朋友，然而却没见到——于是我便来到普斯科夫，我要去那白石砌成的小房子……也许，"没有希望，或者希望渺茫。"[⑥]起码你要给我常写些信来，把基什尼奥夫的新闻告诉我，我则用莫斯科的新闻轶事将你犒赏。我要撮合你和你的者相好们幽会——我想，她们都已人老珠黄了吧。告诉我，她们都是谁？至今我仍准备步你的后

① H·C·阿列克谢耶夫（1789—?），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友人和同事。——原编者注

② 引自茹科夫斯基《十二个睡美人》的序诗。

③ M·E·艾希菲尔德。——原编者注

④ E·Φ·索洛芙金娜，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熟人。——原编者注

⑤ 波利赫罗妮·卡吕普索斯，希腊女子（见第46封信）。——原编者注

⑥ 套用普希金童话诗《沙皇尼基塔和他的四十个女儿》中的诗句。——原编者注

尘，幻想给朋友戴绿帽子，借此聊以自慰。

我友好地拥抱利普兰季①，我们都用公款跑了一趟，可惜时间不同，没能相遇。

再会，比萨拉比亚的隐士，
我心目中的滑头朋友——
可别用阿拉伯童话让我开心，
我要的是你那俄罗斯的真情。

亚·普·
于12月1日

21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6年12月1日自普斯科夫寄往莫斯科

我的天使维亚泽姆斯基，或我的蜜糖饼干维亚泽姆斯基，尊夫人的信和你的附言均已收到。感谢二位，想去见你们，却没去成，你道为何？是人家押着我走的……以后再详加说明。在乡下我写过一篇令人鄙视的散文，②却不见灵感。在普斯科夫本该写我的《奥涅金》的第七章，却打牌输了25卢布，心里很不痛快。收到各地来信，再给各地复信。再见，看上去如此轻率的夫妇，再见，③维尔托普拉欣公爵和维尔托普拉欣娜公爵夫人。④你看得出，我连自己通信时的所特有的朴实都已经不多了。

① И·П·利普兰季，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朋友，为十二月党人案受到追究，同普希金一样跟信使一道到首都，很快获释并得到赏金。

② 奉尼古拉一世之命撰写《论国民教育》一文。——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普希金对维亚泽姆斯基夫妇的谑称，取自俄文“Вертопрах”（“轻率的人”）一词。

12月1日
于普斯科夫

随信附上给阿列克谢耶夫（类似我的苏什科夫那一类的朋友）的信，让基谢廖夫、基谢廖娃、基谢廖夫家的人，或随便让什么人送去好了。

214. 致B·П·祖布科夫

1826年12月1日自普斯科夫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祖布科夫，你未收到我的信——原因解释如下：我原想在12月1日，即今天，突然去登门拜访你们，由于道路极差，五六天前就离开了我那令人诅咒的村子坐驿车出发了。在普斯科夫，除了能把我摔出车外的车夫，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车夫了；我的肋部给撞坏了，胸口疼痛，连喘气都痛。一气之下便打牌，又老输。不谈这个了。等我的情况稍见好转便继续坐驿车赶路。

你的两封来信都很动人；但愿我的到达是对思考、议论等最好的回答。既然不在索菲娅身边，而是呆在普斯科夫的小酒馆里，咱们就聊聊天，就是说，咱们好好思考一番。

亲爱的朋友，我27岁了，该好好生活了，就是说，该享受一下幸福了。你对我说幸福不是永恒的，真是新鲜之谈！我操心的倒不是个人的幸福，在她身边我能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么？——然而，一想到将来可能有厄运在等着她，我就不寒而栗，一想到不能使她变成我所期望那样的幸福之人，我就不寒而栗。我的生活至今如此漂泊不定、如此动荡不安，我的性格反复无常、嫉妒、多疑、急躁、生硬，同时又脆弱——凡此种种有时不能不令我进行痛苦的思考：是否应当把如此温柔、如此美好的人间尤物的命运和我这如此悲惨的命运、如此不幸的秉性联结在一起？……天啊，她太好了！我对待她的

举动多么可笑！[①] 亲爱的朋友，请你努力消除我的举动使她产生的恶劣印象吧。请告诉她，我比看上去要理智，证据么——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好了……这个卑鄙的帕宁[②]迷恋她两年了，才打算在复活节后的礼拜里向她求婚——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包厢里，另一次是在舞会上，第三次我就向她求婚！要是她认为帕宁是对的，就必然认为我是个疯子，不是吗？——你可要向她解释清楚，就说我是对的，即使见了一次面，我就不能犹豫不决了，就说我不敢抱有让她迷上我的奢望，就说我直接步向结局是明智的，就说既然爱上了她，就不可能爱别人胜过爱她，就像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比她更美好的女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有比她更美好的女人……

亚·普·

到了莫斯科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我珍惜我的绿松石，[③]不论它多么难看。祝贺萨莫伊洛夫伯爵。[④]

215. 致C·A·索博列夫斯基

1826年12月1日自普斯科夫寄往莫斯科

是这么回事：我虽然被解除书刊检查机关检查，但是不论发表什么作品，即使无关紧要的微末之作，发表前须先呈奉最高当局审阅。已经给我（非常客气、极有礼貌地）洗了脑筋。当然，我要不折不扣地遵奉上谕，为此，我已致函包戈廷，让其知会书刊检查机关：我的作品一概不予放行。我已看出，此举将使我受益匪浅：我得以免受丛刊编者们、杂志编辑们、吹毛求疵的文

① 指普希金向B·П·祖布科夫的姨妹索菲娅求婚遭拒绝一事。

② B·A·帕宁，后为C·Φ·普希金娜之夫。——原编者注

③ 绿松石，普希金的一个绿松石（土耳其玉）戒指。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人墨客们纠缠之苦。我们要和包戈廷重新商量才是。

请尽快把信转致祖布科夫，不得有片刻耽搁。你的推测令人生厌，我的预想顺理成章。日内可去你们那里，暂时只好坐在或躺在普斯科夫。有人来信说你病了：吃什么撑的吧？我要住在你们那里。

216. 致И·E·韦利科波利斯基

1826年12月上半月自普斯科夫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伊凡·叶尔莫拉耶维奇——要是您已将我忘怀，我就提醒您，我还活着。我想在普斯科夫碰上您，跟您吵上一架，赌上几局——可命运之神却另作了安排。如果能很快搞到钱，很快下雪的话，我就去莫斯科。雪倒是在下了，可天上并未掉下钱来。

再会，来信请寄莫斯科。

您常见到杰尔维格吗？

亚·普·

217. 致H·M·雅济科夫

1826年12月21日自莫斯科寄往德尔普特

我在普斯科夫收到您的来信。本想在诺夫哥罗德给您这位当之无愧的歌手复信，然而，此刻却在莫斯科给你写信。昨天我把您的《三山村》一诗也带到了这里。您从报上得知我参与筹办《莫斯科导报》，因此您也参加了。请把您的诗作寄至莫斯科莫尔恰诺夫卡·连凯维切娃寓所。我再从此地将其奉献永恒的殿堂。您一定要助我们一臂之力。包戈廷诚恳地问候您。

我累了，也病了，所以不再多写了。代为问候武尔弗，我答应给她最大

的优惠。

于 11 月 21 日[①]

请允许把您的《三山村》刊登于《莫斯科导报》第 2 期。

杂志令您高兴否？是该剿杀丛刊的时候了。杰尔维格是自己人。只有维亚泽姆斯基一个人还在对《电讯》坚贞不移、忠心耿耿——遗憾，可也没办法。

① 此乃诗人笔误，应为 12 月 21 日。——原编者注

1827 年

218. 致 A·X·宾肯多夫

1827 年 1 月 3 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华函拜收，感戴何似！皇上对微臣悲剧长诗①评点之旨②臣已叩领，不胜惶恐。比起悲剧，拙诗确乎更似历史小说，皇上圣明，为臣悦服。然业经写就之作在下无力改写，憾甚。

在下几首小诗欲近期奉命呈上，荣幸之至。

不胜敬慕、感戴与忠诚。

忠仆

---

①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原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劝诫普希金将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改写成“类似瓦尔特·司各特式的历史故事或长篇小说”。这本是布尔加林的意见，这一点普希金并不知道。——原编者注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1月3日
于莫斯科拜上

219. 致П·П·卡维林[1]

1827年2月18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这是给你的琥珀[2]。我亲爱的卡维林，你在那肮脏的小镇过得如何？这里寂寞如旧。过几天祖布科夫要去自己的下人们那里[3]，我们的看守所[4]完好无损——区警察所长索鲍列夫斯基照样骂人、打人，密探、骠骑兵……和酒鬼从早到晚在我们这里挤来挤去。

再见。

于2月18日

220. 致В·И·图曼斯基

1827年2月（不晚于23日）于莫斯科

我亲爱的图曼斯基——你一定给我写过信，因为你一定依然爱我，然而我没收到你一行字的来信。会不会是邮局出了问题？——查查看，再想点办

① П·П·卡维林（1794—1855），骠骑兵团禁卫军官，驻扎在皇村。

② 可能指琥珀烟嘴。——原编者注

③ 到自己的领地去。——原编者注

④ 指索博列夫斯基寓所（位于莫斯科索巴奇亚广场），普希金此时住在这里。——原编者注

法。必要时，来信请寄莫斯科的书商希里亚耶夫，由包戈廷[1]收转。顺便说一下，我就像背依石墙那样仰仗你——包戈廷不外乎一个“名字，空洞的声响”[2]，我可是有灵魂的人，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东正教的信徒。写点文章来支持一下我们，写点诗来安慰安慰我们吧。再见，请把我写的那段《敖德萨》[3]寄来。

亚·普·

221. 致A·A·穆哈诺夫[4]

1827年2月下半月（18日以后）于莫斯科

亲爱的穆哈诺夫，我们到底何时一道去见我的伯父[5]？请到雅尔[6]来，我将在那里用餐，请你留下便条。

亚·普·

---

① 包戈廷是《莫斯科导报》正式编辑，普希金想把该刊办成自己文学团体的刊物，吸引维亚泽姆斯基、普列特尼奥夫、茹科夫斯基参与该刊工作（请比较第222封信）。——原编者注

② 引自《安德列·谢尼耶》一诗中的诗句，引文有改动。

③ 《奥涅金旅行记》中的片断。——原编者注

④ A·A·穆哈诺夫（1800—1834），文学家，普希金之友人。——原编者注

⑤ 指B·Л·普希金。——原编者注

⑥ 莫斯科一家饭店。——原编者注

222. 致A·A·杰尔维格

1827年3月2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亲爱的，因为生你的气、生你音信全无的气，几天前我给维涅维季诺夫[①]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请原谅：春天到过我们这里，也有过冰雪消融的天气，然而，近两个月我没收到你的只言片语，换了你，你也会发疯的。现在这里又是春寒天气。我们把春天这个蠢婆娘再次打发走了。来信收到了，谢天谢地，一切都顺利。我在等待《茨冈人》，一俟审查通过马上发排付印。你为《莫斯科导报》责备我，你为德国的玄学责备我。上帝可以作证，我是多么憎恶和鄙视这种玄学啊，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群热情、固执的小伙子聚在一起，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对他们说：先生们，你们何必说空话耗费时光呢？——这一切对学识渊博的德国人倒挺合适，可我们……——《莫斯科导报》坐在牢房里还在问：绞索是什么东西？[②]（注意：其实这一玄学问题本可以回答）我是不会为任何"导报"白白浪费时间这种东西的。若不听我的话，他们可要吃苦头。

列夫来过这里，他是个利索的小伙子，可惜好酒贪杯。他借了你们安德列耶[③]400卢布，还跟驻军少校之妻乱来。他认为自家的产业已经败落，生命之杯已经见底，妄想去格鲁吉亚振奋他那萎靡的精神。实在可笑。

我们那位厌世之士普列特尼奥夫给我写了一封动人的信；他抱怨我，也抱怨你和你那纸牌占卜。他还说：我一想便怕：还算是人吗?!我亲爱的普列特尼奥夫！这有什么可怕的？人么——本来就是，是坏蛋……唾他们一口就

---

① Л·В·维涅维季诺夫（1805—1872），俄国诗人、文学评论家、哲学家。

② "绞索是什么东西……我是不会为……浪费的"，这是套用И·И·赫姆尼采尔寓言诗《玄学》中的诗句，引文有改动。此处也暗示十二月党人受绞刑。——原编者注

③ 彼得堡的饭店老板。——原编者注

完了。

快把《茨冈人》寄来，还有你的花、花骨朵[①]。

于3月2日

223. 致A·X·宾肯多夫

1827年3月22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杰尔维格男爵所呈大人之诗作，早已不在卑职手中，已交男爵供《北方花朵》发表，理当年初刊出。遵奉圣旨，已通知杰尔维格男爵停载，并将诗作先呈大人审阅。

大人对短诗《10月19日》之美誉令卑职感戴非常。卑职定当致信杰尔维格男爵，令其将名字大写字母及所有可能使人们对卑职有不利结语、议论之处一概删去。

大人最近赐信误送普斯科夫，故复奉为迟，惶恐之至。

谨致无限敬仰与一片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3月22日

于莫斯科拜上

---

① 指杰尔维格主编的《1827年的北方花朵》。——原编者注

224. 致B·Д·索洛米尔斯基[1]

1827年4月15日于莫斯科

既然您有此意，请速带证人前来。[2]

亚·普·

于4月15日[3]

225. 致M·П·包戈廷

1827年4月（23日前）于莫斯科

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让“切尔克斯姑娘”[4]安静吧；您若把它登出来，会把我害苦的。《致雅济科夫》[5] 在您那里，请插进去，不然，下两期肯定排不下。

亚·普·

---

① B·Д·索洛米尔斯基（1884年卒），军官。——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对乌鲁索夫家一位公爵小姐有情，索洛米尔斯基吃醋。本信是对后者由于争执意欲决斗的复函。决斗并未进行。——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指普希金《答Ф. T. ＊＊＊（“不，她不是切尔克斯姑娘……”）》一诗。该诗是写给C·Ф·普希金娜的。——原编者注

⑤ 即《雅济科夫，是谁给了你启示……》一诗。

226. 致A·X·宾肯多夫

1827年4月24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卑职因家务急需料理欲去彼得堡，故斗胆恭请大人俯允。

致以深切的敬意和一片忠心。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4月24日

于莫斯科拜上

227. 致A·A·穆哈诺夫

1827年2月至5月上半月于莫斯科

请寄彼得堡的计划。我们何时见面？

亚·普·

你病了？今晚我将登门过访。[①]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228. 致Л·С·普希金

1827年5月18日自莫斯科寄往梯弗里斯[①]

为什么不给我写信？为什么你的长官[②]也不给我来信？明天我将去彼得堡看望最亲爱的父母双亲，如俗话所说，[③] 还要清理我的账目。尔后或许去异邦，即欧洲，或打道回府，即去普斯科夫，不过更有可能去格鲁吉亚，倒不是因为喜欢你，而是为了拉耶夫斯基。此信由М·И·科尔萨科娃带给你，这是莫斯科特别可爱的代表人物。你去高加索与她认识一下——可我求你别爱上她的女儿。

你们那里[④]仗打完了吗？见过叶尔莫洛夫吗？他去后你们那里如何？来信请寄姐姐处，不管到哪里她都会转寄给我的。

亚·普·

于5月18日

229. 致П·А·奥西波娃

1827年6月（不晚于）10日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实在对不起夫人，不过在下之罪过并不像夫人可能觉得的那么重。一到莫斯科我便给您写信，我的几封信是通过邮政总局寄您名下的，看来您未收

① 梯弗里斯即现格鲁吉亚首都梯比里斯的旧称。

② 指Н·Н·小拉耶夫斯基，在高加索当团长。——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与波斯的战争。——原编者注

到，这真让人扫兴，后来也就没再提笔了。多承夫人关怀，我留居莫斯科，现来到彼得堡，关于此行不知该对夫人说些什么才好。——两座京城之低级庸俗、愚昧无知尽管有别，然而彼此不差上下。在下一向自认公正，所以我说，若让我二者择其一的话，我宁愿选择三山村——这差不多像阿尔列金[①]了，此人在回答"你愿车裂还是绞刑"的问题时答道："我要奶汤。"——我明天即将起程。一定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安排住上几天。先在此由衷地欢迎您和您全家光临寒舍一聚。[②]

230. 致M·П·包戈廷

1827年6月1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非常感谢您，现将校样[③]匆忙寄上。好一个索博列夫斯基！好一个贪睡的土拨鼠！你看堆放了多少东西！——

我收到他的一封信，近日复信。现在我在贪婪地想着那11个卢纸币一瓶的锡耶里[④]。

于6月10日

① 阿尔列金是意大利民间喜剧的丑角。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指C·A·索博列夫斯基监督印制《叶甫盖尼·奥涅金》第2章的校样。——原编者注

④ 一种香槟酒。

231. 致 A·X·宾肯多夫

1827 年 6 月 29 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在下一到圣彼得堡便立即去府上拜谒，然而不幸，未能寻到贵府所在。愚意以为，何时宣召，由大人亲自酌定为当，故而，迄今为止，在下未敢烦扰大人清净。而今冒昧恳请大人俯允拜见，何时何处为宜，全望大人俯定。

谨致最崇高之敬意，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 年 6 月 29 日
于圣彼得堡

232. 致 C·A·索博列夫斯基

1827 年 7 月 15 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昨天得知你的不幸①，又收到你的两封来信。对你说什么好呢？无谓的安慰话我就不多说了；常言道，得之勿喜，失之勿悲。现将手中的现钱寄上，其余 2500 你随后可收到。我的《茨冈人》一本也不卖；这些钱可是劳动所得，是我辛辛苦苦从我的朋友波尔托拉茨基②那里赢来的。如有可能，请未波得

① 指索博列夫斯基丧母。——原编者注

② C·Д·波尔托拉茨基（1803—1884），普希金之友人、图书分类学家、藏书家。——原编者注

堡一聚，我想见你，谈谈将来的事。你要勇于去承受命运的无常，换言之，你要节哀顺变——会苦尽甘来的。你看得出来，除了谚语我一点有用的话都不会说。再见，我的朋友。

233. 致E·M·希特罗沃[1]

1827年（?）7月18日于彼得堡

夫人：

夫人对在下健康表示关切，感激莫名。在下自我感觉如此良好，几乎令在下自觉惭愧。今日无缘前去夫人身边，只因一件颇为使人懊丧之事。敬请接受在下的遗憾与抱歉，也请接受在下对夫人崇高之敬意。

普希金

于7月18日[2]

234. 致A·X·宾肯多夫

1827年7月20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1824年，五等文官奥利杰科普未经在下同意即将拙诗《高加索的俘虏》翻印，致使在下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即丧失二版之全部收益。其时书商本已同意付3000卢布欲出二版。有鉴于此，家父，五等文官谢尔盖·利沃维

---

① E·M·希特罗沃（1783—1839），M·И·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之女，普希金之友人。——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奇·普希金曾上书求助，却未获任何满意结果。得到的答复是：奥利杰科普先生翻印《高加索的俘虏》是为核对德译本，况且俄国并无不准翻印书籍之法规，五等文官普希金除非以欺骗罪对奥利杰科普起诉。出于对其官职之尊重及对丧失名誉要付出代价之担心，在下对此实在不敢苟同。

除力所能及之劳动所得外，在下无力保护自己的财产，时下既蒙大人垂青，故冒昧吁请大人赐予最高庇护，以求今后免受对在下自有财产类似之侵犯。

谨致崇高之敬意，并奉上一片感戴与忠诚之心。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7月20日
于彼得堡拜上

235. 致A·X·宾肯多夫

1827年7月20日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谨将在下新诗作[①]奉上，恭请大人审阅。若大人恩准，肯替在下给检查机关出一字据，则在下斗胆恳请大人将全部诗稿转至在下作品出版人七等文官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

现谨关于在下与奥利杰科普先生一案之便函[②]附上。

谨致崇高敬意，并奉上一片感戴与忠诚之心。

---

① 新诗作：《天使》、《斯坦司》（“殷切期待着光荣和仁慈……”）、《叶甫盖尼·奥涅金》（第3章）、《努林伯爵》、《浮士德一幕》、《斯金卡·拉辛之歌》（后几首尼古拉一世禁止发表）。——原编者注

② 指第234封信。——原编者注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7月20日
于圣彼得堡拜上

236. 致A·A·杰尔维格

1827年7月3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雷瓦尔①

哀诗

在自己祖国的蓝天下……②

亲爱的，此即我答应给你的哀诗。现在你手中有了《奥涅金》的几节、《鲍里斯》的一段，还有一首短诗。再想办法给你寄去点什么。别忘了我手上有《莫斯科导报》，我不能把它丢给命运和包戈廷任意摆布。一俟我把给你的描写你祖父头骨的寄语诗写好，我们也将该诗付排。我指望在乡下能多写些东西，秋末到你们那儿去。时下尚无灵感，暂时写些无韵文字。来信告知你的活动。你的散文和诗歌写得怎样了？素有骑士遗风的雷瓦尔是否激起了你那潜在的诗兴？布尔加林在你们那边？顺便提一句，索莫夫对我谈了他的《卡拉姆津家的晚上》。可别把它登载在你自己的《花朵》上，不然定会有失体面。当然，狗放任起来，对大主教都要狂吠的，不过，要让它在院子里叫，别让它在你的房间里吠。对卡拉姆津我们沉默不语，也是有失体面的。别让布尔加林来打破这一沉默。这会更加不体面。你妻子好吗？大海对她有益吗？奶娘亲吻她，我向她致意。来信啊。

7月31日

① 雷瓦尔即现在的塔林。
② 随此信转寄的《在自己祖国的蓝天下》一诗。——原编者注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237. 致 M·Π·包戈廷

1827年8月下半月（不晚于）30日
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奥涅金》片断
有生之初主宰我的是……①

您在干什么？我们的《导报》② 怎样了？寄上《奥涅金》的一小段作《导报》的通栏标题。《浮士德》③ 和别的诗作尚未走出皇上的检查机关，一旦收到，随即寄上。我为感受诗韵躲到乡下来。

当阿波罗尚未要求诗人……④

请给这些诗句定名、付印。再见。

我可怜的土拨鼠⑤ 在做什么？现在何处？

① 随此信附有《叶甫盖尼·奥涅金》第4章第1—4节。这几节诗未纳入长诗定稿之中。

② 指《莫斯科导报》。

③ 指《浮士德一幕》。

④ 即《诗人》一诗。

⑤ 指索博列夫斯基。

238. 致M·П·包戈廷

1827年8月3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胜利，胜利了！《浮士德》①放行了，除了那句“还有你不久前得过的时髦病”外。请以我的名义将此讯转告那位先生②，即不久前曾训斥我们竟敢将此诗呈送他过目的那位大人，把此信也拿给他看看，并以我的名义请这位大人今后对我们客气些、宽容些。普列特尼奥夫将把《一幕》③连同宾肯多夫的公函副本带给您。倘若莫斯科检查机关仍旧执拗不从，请来信相告，我再去上书皇上，告个小小的御状，告他们抗旨不遵之罪。

现在我们来谈另一件事。您想出版《乌剌尼亚》!!!（您呀，布鲁图斯!!）您不想想，这会像什么？您，一位在亚洲式的莫斯科办欧洲式杂志④的出版人，您，诸多文学店铺老板中的正派文人，您！……不，您不想让丛刊垃圾弄脏自己双手的。您说，您手上积累了“许多不能上杂志的文章”。到底是些什么文章？《乌剌尼亚》能登的，《莫斯科导报》更可以登；不仅可以登，而且应当登。您说“还有其他原因”，是什么原因？钱么？钱会有的。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丢下《导报》；我答应您明年无条件地真正地参加《导报》的出版事务：为此我一定终止与彼得堡和莫斯科丛刊编者的一切联系。我们的主要错误就在于想成为过于能干的人；诗歌是我们的强项，散文可能会更好；不过，糟糕的是散文中的废话太少。您那里当真有可供《乌剌尼亚》刊用的中篇小说吗？把它们给《导报》吧。说到中篇小说，顺便说一句：中篇小说肯定应当成为杂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电讯》的时装一样。我们跟欧洲不

---

① 指《浮士德一幕》一诗。

② 即И·М·斯涅志廖夫，书刊检查官。

③ 指《浮士德一幕》一诗。

④ 指《莫斯科导报》。

同，——中篇小说初次上杂志。中篇小说已为卡拉姆津赢得了最初的声誉，我们却还在纸上谈兵。

你们在欧洲杂志上的那篇印第安童话《过河》，作为极为有趣的、有价值的科学性的发现，将会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这里只把它看成中篇小说，一本正经地认为它不能登大雅之堂。您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吗？若不偏不倚凭心而论，我认为《莫斯科导报》是俄国杂志中最好的。《电讯》唯一值得称赞的只有勤勉和热心——好的只是维亚泽姆斯基的文章，为维亚泽姆斯基在《电讯》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可献出《莫斯科导报》上的三篇好文章。他的评论肤浅，有失公正，然而，他的一些次要的思想方法与这些观点的表述却是极其独特的。他在思考、让人忿怒，逼人思索，引人发笑，这是主要的优点，尤其是对办杂志的人而言！您若见到他，请对他说，我对不起他，但我一直想弥补自己的过失。不知现在能否见到您。起码期望今冬能在白石寓所住上几日。再见，亲爱的，可爱的。

您的不拘礼节的朋友

8 月 31 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又及：再说几句：出版《乌剌尼亚》肯定使您在上流社会舆论中受到伤害，虽然这是不公正的。读读维亚泽姆斯基对《好心人》出版人的丛刊都说了些什么吧。他完全是对的。我们的公众是愚蠢，但不该愚弄他们，这就像监视杂志的密探谢廖莎很蠢，但打牌也许就不该赢他。杂志出版人应当全力以赴，以求自己的杂志办得尽善尽美，切不可去追逐利润。还是停止出版的好；不过，这样做会难为情的。我对您是坦诚直言，因为我是真心地敬重您。再见。

《致皇上的斯坦司》[1] 皇上恩准了。《斯金卡·拉辛之歌》未被放行。

---

① 指《斯坦司》（“殷切期待着光荣和仁慈……”）一诗。

239. 致A·П·凯恩

1827年9月1日自三山村寄往彼得堡

安娜·彼得罗芙娜，我向您告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她没遵照您恩允的那样亲吻我的眼睛。再见，美丽的夫人。①

您的

苹果馅饼②

240. 致A·X·宾肯多夫

1827年9月10日自奥波奇卡寄往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大人宣示皇帝陛下之评语，在下拜悉。不胜敬仰与感戴。诸事悉圣意是听，乃臣之幸也。

至于在下与奥利杰科普先生一案，在下不敢再以此事烦扰大人清怀。大人明鉴之至：即使在对书刊翻印有明确立法之邦，译文连同原文一起出版也未受禁。然而，此说仅涉及古代和已故作家之作品，倘若我国准许翻译作品有权翻印原文，则不能保护文学作品所有权免受窃贼侵犯。

今伏陈愚意供大人钧裁。在下以为，制定保障文学作品版权正式法规之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这一开玩笑的称呼起因是阿列克谢·武尔弗谈到核桃时说的一句话："这核桃真合我口味，就像苹果馅饼合我口味一样。"——原编者注

时，译本、注释与前言出版时有否翻印原著之权利问题至关重要。[①]

谨表崇高敬意和一片赤诚之心。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9月10日

于奥波奇卡拜上

241. 致А·Ф·斯米尔金[②]

1827年10月25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费利波维奇阁下：

谨遵阁下大愿，在下叙事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可以再版，印数1000册。

您的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10月25日

于圣彼得堡

242. 致Ф·В·布尔加林

1827年11月（18日以前）于彼得堡

最最亲爱的法杰伊·维涅季克托维奇，您以为我们会失信，您算想错了

① 普希金关于文学作品版权的意见被置之不理。——原编者注

② А·Ф·斯米尔金（1795—1857），出版人兼书商。——原编者注

——杰尔维格和我于今日三点半到府上请罪。我的脑袋和我的心早已属于您。

亚·普希金

243. 致Л·С·普希金

1827年11月（17日以前）自彼得堡寄往梯弗里斯

告诉拉耶夫斯基，给我来信用父亲的地址。你也应这样。①

244. 致С·А·索博列夫斯基

1827年11月（10日以后）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你这个没条理的人！别再给安娜·彼得罗芙娜②写蠢话啦，给我写几句中肯的话吧。哪里有《奥涅金》的第二章？这里有人要。由于缺第二章，其余各章销售也都停了。谁的错？你，你这个大肚皮家伙，你这个卡列班③等等。——再说几句：你把职责推给了特鲁别茨基，他却忍着，忍了整整一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才突然来找我说："拿钱来！"钱，到哪儿去弄呢？你们的人，即我们的人这是怎么啦？包戈廷给我写了信，我呢，罪过，懒极了，也没回信，也没寄诗去。他们自己把我也弄得灰心丧气的。在彼得堡这里，人家给我一行诗10个卢布，真的，而在你们莫斯科还想逼着我白干，并且还只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А·П·凯恩。

③ "大肚皮"、"卡列班"都是索博列夫斯基的绰号。卡列班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放纵、淫荡的粗人。——原编者注

能为杂志办事。还说："他有的是钱，他要钱干么？"即使如此，我也是靠做诗歌生意发的财，不是靠谢尔盖·利沃维奇管理下的祖籍产业致的富。

亚·普·

男爵夫人①问候你——并温柔地亲吻你。

245. 致M·Π·包戈廷

1827年12月（不晚于）17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久未去信，为此我现在向您多多赔罪。都怪这难以言喻、无法抗拒、不可思议的懒惰控制了我，这是我最好的辩解。现将图曼斯基的作品（从杰尔维格那儿弄来的《蓝眼睛》除外）、《奥涅金》的几段和未获准发表的《斯坦司》寄上，过几天再寄《莫斯科》和别的诗篇。请代我向卡莱多维奇致歉。在此地的丛刊收割之后，我已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了，也无时间写作。

您的亚·普·

我并未被剥夺公民权，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接受我们的检查机关检查，然而我不能带上每一首劝善的四行诗去晋见最高检查官。请将此意转告他们。

① 指C·M·杰尔维格男爵夫人，诗人杰尔维格之妻。——原编者注

246. 致C·A·索博列夫斯基

1827年12月（?）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如果你到莫斯科后直接来信告诉我不能寄来第二章，我本可以不慌不忙把它印出来。可你总是许诺，许诺——多亏你，所有书店第一、三章的销售都停下来了。真该千恩万谢啊。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

你真是个没条理的人。

你怎么能用奥利杰科普的办法、用沃耶伊科夫的办法[1]翻印我们这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麦尔兹利亚科夫、两位普希金[2]、韦利科波利斯基、波多林斯基[3]、波列沃依等人的作品呢?

你真行!

---

① 沃耶伊科夫在《俄罗斯新诗集》(1826年)中载入普希金的作品片断。——原编者注

② 指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和诗人本人。——原编者注

③ A·И·波多林斯基（1806—1886），俄国诗人。

1828 年

247. 致Π·A·奥西波娃

1828 年 1 月 24 日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夫人，这么长时间未给您写信，令人惭愧之至。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拿起笔来。此时此刻，赋予我勇气的只是对您那令我永世觉得甜蜜的友情之回忆和对您那慈善仁厚之信心。杰尔维格放弃了自己的花朵[①]去解决外交上的难题了[②]，他会把我们在彼得堡的生活讲给您听的。我得承认，这种生活极为空虚，期望能以某种方式加以改变，正为此事痛苦。不知能否去（来哈伊洛夫斯克村）。不过，我是非常想去的。我承认，彼得堡的喧闹和忙乱已全然不合我的脾胃——我艰难地忍受着。我宁愿去您那美妙的花园和索罗基那迷人的海滨。您知道，夫人，虽然我现今生活极其单调乏味，却诗兴犹存。当

① 指《北方花朵》。——原编者注

② 杰尔维格原供职内务部，此时已被派去调查军用食品采购一案。——原编者注

然，给您写信时不当诗人更明智。

夫人，请接受我对您的敬意与忠诚之保证。衷心问候您全家人。叶甫普拉克西娅夫人[①]对在托尔若克的逗留满意么？她在那里获得了诸多成功吧？

亚·普·

于1月24日[②]

248. 致E·M·希特罗沃

1828年2月6日于彼得堡

多承夫人关怀和为囚禁中的我消愁解闷的厚意！种种烦恼、痛苦和不快等使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远离上流社会。获悉公爵夫人之不幸[③]，惦念不已。我也病得不轻。承蒙阿伦特[④]一片好心，把公爵夫人的情况通知我，又说她已见大愈——一旦身体状况许可，望能有幸尽快向夫人表达我的敬意。时下，我只能苦闷惆怅，甚至连排解病体之苦的消遣也被剥夺了。

普希金

礼拜一上

不揣冒昧，现将刚出版的《奥涅金》第四、第五章寄上，夫人。衷心希望它们能让您面有笑容。[⑤]

① 指E·H·武尔弗。——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即E·M·希特罗沃之小女，E·Φ·蒂森豪森生病。

④ H·Φ·阿伦特，名医。——原编者注

⑤ 全信原文为法文。

249. 致E·M·希特罗沃

1828年2月10日于彼得堡

像我这样一个枯燥无味的病人，根本不配有您这般可爱的护士，夫人。我万分感激您那纯粹是基督式的真正令人心醉的善心。您庇护着我的朋友《奥涅金》，您的批评，如同您所说的一切，既精辟透彻，又不偏不倚，令人赞叹，令人钦佩。若不是腿还有点瘸怕爬楼梯，我早就直奔府上恭听您的全部高见。暂时我只能让自己呆在楼下。

请允许我向您表白感激与崇敬之意。①

普希金

于礼拜五上

250. 致M·П·包戈廷

1828年2月1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这太严重了"②，请见《莫斯科导报》出版者关于《莫斯科电讯》出版者注释的注释（《莫斯科导报》，1828，No2）。真让它们不得安宁！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这太严重了"，此语是写在包戈廷（经普希金认可）在《北方蜜蜂》重载《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片断《莫斯科》原稿上的。此前，普希金在《莫斯科导报》上发表了这一片断，有些印刷错误（Финмуш 印成 Флимуш、Магазины Моды 印成此两词中间多了个逗号等）。普希金劝包戈廷像他早先对《莫斯科电讯》那样只加简要注释（《莫斯科导报》，1828，第2期）。本信最后一行是答复包戈廷的一句话，包戈廷说诗"已按作者原稿"印毕。——原编者注

怎么能是该死的“Флимуш”[①]？怎么会是“Магазин，Моды”[②]呢？

251. 致M・П・包戈廷

1828年2月1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您肯定是对的，所料亦然。我完全没参与布尔加林的注释[③]——既未作，也没说，又没同意，更不知道。我若见到校样，定不会允许出现让您如此不安的怪事。您若以为《北方蜜蜂》值得您这样做，那您就写一篇反驳文章，我不干涉，因为我的准则是：不去碰不了解的事情，更何况这里没人注意评论。

英雄啊，舍维廖夫[④]！啊，胸怀博大的勇士！——冲吧！勇敢地冲吧！——您呢，亲爱的米哈伊洛・彼得洛维奇，别难过，要像特列季阿科夫斯基[⑤]所说的那样，朝那《北方蜜蜂》母狗唾上一口就是了。

于2月19日

日内将寄给您一篇散文——可千万别再出印刷错误来委屈我那些无依无靠的小诗啊。

我要专门给舍维廖夫去信。他何苦不买巴拉丁斯基的账呢——让上帝做他的裁判吧。

---

① Финмуш（芬姆舍），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诗中人物佩拉盖雅・尼古拉耶芙娜的朋友的名字，见《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第45节。

② 普希金原诗中为“时装商店”，误印成“商店，时装”。

③ 对重新发表《叶甫盖尼・奥涅金》片断的注释。——原编者注

④ C・П・舍维廖夫（1806—1864），俄国文学评论家、诗人。

⑤ B・K・特列季阿科夫斯基（1703—1768），俄国诗人、语言学家。

252. 致C·A·索博列夫斯基

1828年2月下半月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没条理的人：

来信对我欠你2100卢布只字不提，却大谈凯恩太太的事。上帝保佑，我几天之内……她。问题是，想从《莫斯科导报》那里得到此款么——那你就问问他们年内能否付我2100卢布，并来信告我。若不能，可从斯米尔金那里分几次收取。我亲爱的卡列班，意下如何？合你的意么？来信告诉我你的活动和计划。你们那里谁在生产，谁在消耗？这位把第四章、第五章评论得如此之好的阿特纳奥斯式的智者是谁？是祖巴列夫？还是伊凡·萨维利伊奇[①]？亲爱的，我打算去你们那里，不知能成行否，至少我绝不呆在彼得堡了。

253. 致A·X·宾肯多夫

1828年3月5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夫人：

华函拜收，不胜感激。

皇上宽厚，褒奖为臣[②]，臣之万幸；惟圣命是从，亦臣之幸也。

不胜敬重和忠诚。

忠仆

---

① И·С·萨利尼科夫，В·А·霍凡斯基公爵的侍从小丑。——原编者注

② 尼古拉一世称赞《叶甫盖尼·奥涅金》第6章和《给朋友们》（“不，我不是一个佞人……”）一诗。——原编者注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8年3月5日
于圣彼得堡敬上

敢问大人，不知对在下将来有何任命①。贸然相求，多扰清听，不胜惶恐。

254. 致П·А·奥西波娃

1828年3月（?）（不晚于）10日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现将《奥涅金》最近出的三章寄上，冒昧得很；乞望得到夫人的首肯。随此附上给叶甫普拉克西娅②夫人的一份。她简洁明了地回复了在下所问，感谢之至。不知年内有幸面见夫人否。听说您欲来彼得堡，当真？不过，在下依旧期望与三山村和祖耶沃③为邻。——为与命运作对，我们最终要在索罗基的花楸树下相聚。夫人，请接受在下对您和您的全家所表示的敬重、依恋、抱愧及满腔忠诚。④

① 普希金想去高加索参加作战部队，未能如愿。
② 指E·H·武尔弗。——原编者注
③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俗称。——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255. 致 И·Е·韦利科波利斯基

1828年3月底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伊凡·叶尔莫拉耶维奇：

我开了个玩笑，您便为我写了一首很好的诗作①，布尔加林给我看了。他对我说，作为个人，没有我的同意，检查机关是不会放行的。可惜，我没同意。

《奥涅金》的第二章
已乘方块爱司号轻装靠岸。

还有您的注释，——当然，有失您的身份。整首《斯坦司》与您的文笔也不相配，其余都很可爱。我觉得您对我有点不满，真的么？至少您最近的诗有点苦涩。莫非当真要与我争吵，迫使我，您的爱好和平的朋友，把不友好的诗行写进《奥涅金》的第八章吗？注意：我并未输掉第二章，而是把印好后的第二章的几册拿去还债，就像您用令尊令堂大人的钻石和35卷集的《百科全书》偿还欠我的赌债一样。我要是把这好心反对我的意见登出来，又会怎么样呢？不过，我不希望失去您的友谊，希望下次见面能和和气气地打牌、写诗。

请原谅。

您的亚·普·

① 《一看派头我便认出……》一诗，讽刺普希金。

256. 致A·X·宾肯多夫

1828年4月18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奉大人之命在下于今日府上拜谒，只为力求明了对在下委用一事，然而既不让进府，也不容恭候。

再次有烦清听，务请大人海涵。在下命运全由大人掌握，大人一贯仁厚为德，在下才敢如此不恭，诚惶诚恐。

谨表真诚与无上敬意，并奉上一片赤诚之心。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8年4月18日拜上

257. 致A·X·宾肯多夫

1828年4月21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心愿未遂，甚是遗憾。皇上圣裁，为臣谢恩。大人御前说项，万般感激。

尔后六七个月在下可能赋闲，极欲去巴黎消磨此段时光，实因以后难以成行。若大人肯奏请皇上恩准，则大人又行一大善事①。

借此最后机会，恳请大人重申口头允诺：准许在下将已出版之诗集再

① 普希金请皇上恩准去巴黎，宾肯多夫并未将此事呈禀沙皇。——原编者注

版。[①]

在下命运全仰仗大人关照。谨致以无上敬意、无上忠诚及由衷感激之情。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8年4月21日

于圣彼得堡拜上

258. 致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28年4月26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公爵夫人！虽然满怀醋意，爵爷仍首肯在下给您写上几首诗（亦即几行字）。首先，请俯允在下拜伏于夫人脚下。您亲手在十字布上绣下小狗（我对您忠心之象征），并将其寄到这楚赫纳人[②]之穷乡僻壤[③]，在下诚惶诚恐，感戴之至。无与伦比的公爵夫人，您在萨拉托夫草原上何干？帕维尔爵爷之来信于我是绝无仅有的慰藉，他又在何干？

其次，惠赐华函，感激非常。此刻此信不在我心上（即不在口袋里），只好下次与夫人畅谈，像夫人要求的那样向夫人进行愉快的、充分的、全面的忏悔。多保重。

亚·普·[④]

① 指再版《高加索的俘虏》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原编者注

② 对芬兰人的蔑称。

③ 指麦谢尔斯克村。

④ 末段原文为法文。

259. 致Н·М·雅济科夫

1828年6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德尔普特

我早就准备看你一趟……①

寄些诗来，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寄点诗来！心灵在呼唤。请原谅，我本想说再见。

6月14日
于彼得堡

260. 致М·П·包戈廷

1828年7月1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久未去信，请原谅。亲爱的米哈伊洛·彼得罗维奇，真的，我每天都在自责不容宽恕的懒惰，每天都打算给您写信，却总是没写成。也正因为如此，也就没给您，也没给《莫斯科导报》寄点什么，本来也没什么可寄，真的。不过，请给我些时间——秋天快到了；我到乡下去，把"租子"给您交足。务必要让我们的杂志明年也出版才是。但是，当然这只是您我之间说说，神圣俄罗斯唯一的杂志。为不负文学界朋友们的厚望和伟大的歌德的赞誉②，必须坚忍不拔、严谨认真、光明正大，尤其是顽强。赞歌和荣誉属于我们亲爱

① 全文见《致雅济科夫》一诗。

② 歌德在〈致歌德自传编者Н·И·鲍尔哈尔德的〉信中称赞俄国文学，尤其称赞С·П·舍维廖夫对《浮士德》的评论。——原编者注

的舍维廖夫。您把咱们日耳曼长老的信发表出来[1]，做得太好啦！但愿此信能在社会舆论中为舍维廖夫提高威信。这也正是我们需要的。是该用聪明才智把布尔加林和费奥多罗夫[2]挤出去的时候了。我在这里闲暇之时挑逗他们与歌德意见不合。当今文坛上最优秀的一首诗《思想》已经受到咱们的克雷洛夫放出的雄蜂的评论[3]，克雷洛夫指摘过他们和舍维廖夫，一个个都让他好好地收拾了一顿。前进！《莫斯科导报》万岁！您对《电讯》的人讲清楚了吗？说他们是傻瓜没有？克谢诺丰特的《电讯》若在圣彼得堡时，也会同意我的看法的（这一点只是您我之间说说；《电讯》的人都是好人，正派人，我无意跟他们吵架）。请问候卡列班。过几天我给他写信，给他寄些钱去，也给您寄点诗去。在此衷心地拥抱你们。

于7月1日

另：顺便说一句：请夸夸《斯拉夫人》，我们需要它，如同种田需要粪肥、厨房需要猪、俄国科学院需要希什科夫一样。几天前我读了雅济科夫谈自己诗作的一首：

上帝保佑我去那白石寓所，
去《莫斯科导报》作事如何？
——难啊，兄弟，人家可是
等级森严、挑人求全责备、
为人严厉、是显赫的贵族。
与我这诗坛上的蛊惑家共事
他们也不会感到愉快、和谐。
那就去《阿特纳奥斯》吧。
——何谓《阿特纳奥斯》？
一家刻板的哲学性杂志，

① 指歌德致Н·И·鲍尔哈尔德的信（发表于《莫斯科导报》，1827年第21期）。
② Б·М·费奥多罗夫，平庸文学家。——原编者注
③ 可能指克雷洛夫寓言《剃刀》。——原编者注

普希金的背信者、恶棍，
莫斯科的《好心人》杂志。

261. 致C·A·索博列夫斯基

1828年7月3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凡暂时能收罗到的全部寄给你：1750卢布。其中250卢布按照上帝的旨意付给了祖布科夫。暂时没时间写作。再见，尽情地吃喝吧。

于7月3日

我的地址：叶卡捷琳娜学院，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收转。

262. 致A·X·宾肯多夫

1828年8月下半月（不早于）17日于彼得堡

（草稿）

奉上谕：警察总监先生要求在下具结：今后不经事前例行检查不得……对于在下，此旨意实属神圣，在下必当从命；不过这一举措实令在下伤心。皇帝陛下于在下永志难忘之时刻曾恩准在下免于书刊检查，在下亦向皇上作出在下不得背信之保证，故且不谈事关贵族荣誉和在下对皇上、对人类深刻而又由衷的依恋。警方要求具结，在下看来，是对在下之侮辱，在下决然觉得不该受到如此待遇。如果在下还敢相信诺言有价值的话，在下也许会作出保证。至于检查，若皇帝陛下有意免去对在下所赐之恩典，在下自当痛心地领悟皇上这一震怒之先兆，并恭请大人明示，在下之作品尔后当如何处置。大人明鉴，在下之诗文乃是在下一项财产。

乞望大人明察，切勿将在下斗胆呈辞误解为胆大妄为。此乃对自认为是……者无上尊重之标志。

26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8年9月1日自彼得堡寄往奔萨

多谢来信——正当我为种种忙碌与不快缠身之际，我收到了你的来信。现就你提出的全部问题立即答复如下：

也许无暇为我哭泣

格涅季奇（现正在这里的）译伏尔泰《唐克雷特》中的诗句：

有朝一日她会哭泣哀悼她的情人，
哭她失去的心，哭她折磨过的心。①

你放心了吧？现基谢廖夫和波尔托拉茨基兄弟在这里，我仍维持我曾吟咏过的这种生活方式：

他们常在阴雨天里
　　　　聚会。
追求着，……从50
　　　　到100。
赢了，就用粉笔记下
　　　　战绩。

① 普希金援引的诗句不太确切。

他们在阴雨天就干
这事。

不过，现在已各奔东西。听说基谢廖夫已经从军；小的[1]去了乡下；戈利岑[2]与格林卡打交道，已经创办了同族贵族假日活动会。我四处游荡，因为无处栖身[3]。要不是你的维纳斯铜像[4]，我都愁死了。此像既可笑又可爱，可爱得令人心慰。我正为她写诗。她却把我变成了她的皮条客（我那位“好心人”一向的喜好和如今的状况也诱使我去这样做，可以用他那位印刷业同名人的话来说他；真的，心眼好，品行差[5]）。

你叫我去奔萨，当心我走得更远。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往东走。[6]

一句愚不可及的笑谈给我惹了麻烦。《加百列颂》到底还是落入政府手里。他们认为是我写的，告发了我，若是德米特里·戈尔恰科夫公爵不回阳转世来保护自己的财产权，我必将为他人的恶作剧承担责任。这只是我们两人说说。凡此种种令人不快，帕维尔公爵的评论却让我开心，就像眼看就会结果的一朵艳丽的花儿一样。请他把自己的说明寄给我，我一定会恭复的。为佩拉格娅·尼古拉耶芙娜的肖像我真心实意地、用我的鉴赏力和自尊心感谢你。不给她寄诗了，这样遥远，土耳其人也打不着。在维拉公爵夫人面前我连眼都不敢抬。不过，我要问她对敖德萨发生的事件（拉耶夫斯基与沃隆佐娃公爵夫人）有何感想？

---

① 指A·A·奥列宁。

② C·Г·戈利岑（1806—1868），文学爱好者、音乐家。《黑桃皇后》的题材就是他讲给普希金的。曾涉及作曲家M·И·格林卡一案。——原编者注

③ 可能指向A·A·奥列尼娜求婚未果（奥列宁一家的庄园叫Приютино（普里尤季诺），该词字面意思为“栖身之处”）。——原编者注

④ 指A·Ф·扎克列夫斯卡娅（1799—1879），普希金《肖像》一诗是为她而作。

⑤ 诗人M·B·米洛诺夫针对《好心人》杂志说的一句俏皮话。——原编者注

⑥ 茹科夫斯基《旅行者》一诗中的诗句。

再见，我的偶像[①] ——只管往彼得堡给我写信——暂时这样——

9月1日

264. 致E·M·希特罗沃

1828年(?)8月至10月上半月于彼得堡

我的天哪，夫人，我虽然言谈轻率，可绝无意暗示什么不体面之事。不过，你们全都这样，所以我最怕上流社会妇女和高尚情感。轻佻的姑娘万岁！跟她们在一块简单得多、方便得多。我未去府上造访是因为太忙，只有晚上很晚才能出门，还得去拜访总是见不着的上千的人。您希望我完全开诚布公、直言不讳么？也许作品中的我举止优雅、彬彬有礼，而我的心却非常庸俗，习气么完全是小市民式的。阴谋诡计呀、情感爱情呀、情书往来呀，等等，等等，我经历的够多了。不幸的是我交上了一位才思敏捷、体弱多病、又充满热情的女士，虽然我全心全意地爱她，可她却让我发疯。凡此种种实在够我操心的了，主要是——对我的气质而言。

您不会为我的坦率生气吧？不是吗？请原谅我这些词不达意的话语，主要是这番话与您毫无关系。[②]

265. 致E·M·希特罗沃

1828半(?)8月至10月上半月于彼得堡

见鬼，您从何处获知我在生气？我这里事情堆积如山。请原谅我这如此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简练和雅各宾式的写法。

于礼拜三①

266. 致H·B·普佳塔②

1828年(?)1月至10月中旬于彼得堡

昨天，我到一位女士那里，正值她和德·拉格列奈先生谈话，那位先生嗓门相当大，目的是想让我听见，他对她说："把他赶走。"在下务必要求他对这句话作出解释，故请您不吝面见这位先生商谈此事。

普希金

请赐复。③

267. 致A·H·武尔弗

1828年10月27日自马林尼基寄往彼得堡

特维尔的洛弗拉斯④ 祝愿圣彼得堡的瓦尔蒙⑤ 身体健康、事业有成。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此信中邀请普佳塔作决斗证人，与法国使馆秘书德·拉格列奈决斗。决斗未进行（德·拉格列奈解释说是普希金听错了）。——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洛弗拉斯，理查逊著名小说《克拉丽莎》中奸淫克拉丽莎的阔少。

⑤ 瓦尔蒙，法国作家拉克洛《危险的交往》中淫棍式的人物。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处处都在思念您的本省诸事平安，对我也有恰如其分的尊敬和友善。人家都说您比我差远了（在道德方面），所以我不敢奢望取得您那样的成绩。人们要求我对您在彼得堡的行为举止作出解释，我已直言不讳、老老实实地作了解释，为此有人落了几滴眼泪，还冒出几句不敬之辞，诸如："真是坏蛋！""真是个下流坯！"不过，我假装没听见。借此良机，我向您报告：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鲍里索娃乃是荒漠上的一朵鲜花、野林中的一只夜莺、大海里的一颗珍珠，所以我打算几天之内爱上她。

您好；问候安娜·彼得罗芙娜，友好地握男爵夫人的手，等等。

10月27日

268. 致П·А·奥西波娃

1828年11月3日自马林尼基寄往三山村

夫人对忠仆关心，在下千恩万谢。本来一定要去拜访夫人的——正当我想入非非之际，天突然黑了。在下身体令人非常满意。

那么，明天见，夫人，请再次接受在下温情的谢意。

于11月3日上[1]

[1] 全信原文为法文。

269. 致A·A·杰尔维格

1828年11月中旬自马林尼基寄往彼得堡

答卡杰宁

热情的诗人啊，你枉然地……

这是给你登在《花朵》①上答复卡杰宁的，替代尚未写成的《答戈托夫佐娃》②。我已完全不顾情面了：情诗写起来如此之难……都怪索菲娅·奥斯塔菲耶芙娜③。我在等巴拉丁斯基的复信，不知我在这里还要呆多长时间。新年前也许能到丘赫兰季亚府上去见你。在这里我很快活。我打心底里喜爱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可惜她在生病，并且总是不安。邻人们来看我，如同看一只穆尼托狗。这一点请转告赫沃斯托夫伯爵。彼得·马尔科维奇④在这里很开心，殷勤得可爱。前几天一家邻居聚会，我应当去的。他的一位女亲戚的孩子们、宠坏了的小家伙们也闹着要去。于是，母亲就给他们拿来葡萄干和黑李干，想自个儿悄悄溜出去。可彼得·马尔科维奇惊动了他们，他跑来对他们说："孩子们！孩子们！母亲把你们骗了——快别吃黑李干啦，跟她一起去，普希金在那儿呢，他浑身都是糖做的，屁股像苹果，大家去把他分了，你们每人一块。"——于是孩子们大叫起来："我们不要黑李干，要普希金！"母亲没办法！只好把他们带上。他们舔着嘴唇朝我跑来——可是看见我不是糖做的，是皮做的，一下子愣住了。这里有许多漂亮的小丫头(或像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命令的那样，叫她们女郎)，我同她们纯属精神

---

① 即《1828年的北方花朵》。

② 参见第270封信注释。

③ 彼得堡一家妓院的鸨母。——原编者注

④ 指П·М·波尔托拉茨基，А·П·凯恩之父。——原编者注

上的交往，因而我长胖了，身体也渐渐好起来。再见，要是你能做到的话，就亲亲你的肚脐眼吧。姐姐为了她的情人向我要《乌鸦》[1]，你看如何？就让内兄刻印吧，发表你的吧。像叶甫盖尼·奥涅金那样，您要保重，爱我。我不对男爵夫人说什么了，但要亲亲她的小手。不过，是拘礼古板地亲。

270. 致A·A·杰尔维格

1828年11月26日自马林尼基寄往彼得堡

我既多疑又贪婪地……[2]

这就是给您的《答戈托夫佐娃》(让她见鬼去吧)，就是你正在找的那些冷漠却又流畅的小诗[3]。我的维亚泽姆斯基为她写了点什么？她从我这儿讨不到什么便宜的。她真的要责备我什么呢？是责备我对女性无礼，还是下流无耻，或是行为不轨？天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你真的要去斯摩棱斯克躲进雪花之中么？看，都是你干的好事。你打发我来找巴拉丁斯基，自己却拔腿跑了。我该拿你怎么办呢？在这里我很快活，因为我非常喜欢乡村的生活。这里的人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给《奥涅金》增添新诗行的。还拿我当怪物吓唬小孩子们。我在雪地散步，玩惠斯特牌，80戈比银币一圈——我就是这样热衷于道德修养、厌弃淫逸之束缚的。——请你把这点转告我们的女士们。等我的身体变得年轻后再去见她们……够了。今天算是对你瞎吹了一通。

11月26日

---

① 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普希金娜，嫁给H·И·帕夫利谢夫，她为他的丛刊《1829年抒情诗纪念册》向普希金索要《两只乌鸦》一诗。——原编者注

② 全诗见《答安·伊·戈托夫佐娃》。

③ 原文为法文，引自伏尔泰致德·圣-儒利安女士函中的一句诗。

《伊利昂纪》怎样了？格涅季奇好么？

271．致《1829年的北方花朵》出版人

1828年12月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П·А·卡杰宁授权本人处理这首美妙的诗作①。我相信诸君会愉快地用它来为贵刊《北方花朵》增色生辉。

① 指卡杰宁的《陈年往事》一诗。诗中影射普希金，把他描写成一位为沙皇们歌功颂德之希腊歌手。普希金试图用杰尔维格发表于《1829年的北方花朵》的这封信件拒绝类似的说法。——原编者注

1829 年

272. 致 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9 年 1 月 5 日或 7 日于莫斯科

巴拉丁斯基现在我处——我过三个多小时就走，等不到午餐了，然而，我们的早餐将是一顿像小小的慰劳[①]似的会餐。我们要尽情畅饮，要像鞋匠们那样，不是像一个了不起的鞋匠那样[②]喝个烂醉如泥，而是要喝个痛快[③]，无拘无束。来吧，我的天使。

①②③ 原文均为法文。

27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29年1月25日前后自彼得堡寄往奔萨

你离开莫斯科没有？料你还没有离开——所以我把此信寄到奔萨，以防万一，到时你总能看到我的信。我去过茹科夫斯基家，他对你有着热情、强烈、阿尔扎马斯人的、非宫廷式的关心[①]。他原想一得到你的消息便直接上书皇上，却又改变了主意，现在看来是对的。茹科夫斯基的意见和话语应当很有分量，但要消除成见却要多做解释，如有证据——则更好，因为德米特里公爵[②]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茹科夫斯基一再向我谈到他对宾肯多夫的劝告。我也知道，对你来说这是不愉快的，令你痛心的。当然，他对你是不公正的；他不该理会警察署的流言，更不该把这谣言告诉流言所及之人。但此君事实上是位诚实的正人君子，不念旧恶，不会害你，你不要怀有敌对情绪，去开诚布公地跟他谈谈吧。[③] 行行好吧，忘掉他那淫佚好色的言行举止吧，它们毫无意义。茹科夫斯基笑着说，听说好像你在姑娘们那里喝得酩酊大醉，他证实说，我们的菲利蒙诺夫[④]的《蝴蝶》（编辑部）之行和有失体面的"科洛姆纳"[⑤] 之行为这种指摘提供了口实。菲利蒙诺夫，当然……，而他的《蝴蝶》，当然是只值1个卢布的诗坛上的瓦柳什卡[⑥]，上那去令人遗憾

---

① 维亚泽姆斯基被指控行为腐化、毒害青年（包括普希金），茹科夫斯基为恢复他的名誉四处奔走。——原编者注

② 即Д·В·戈利岑公爵，莫斯科总督。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В·С·菲利蒙诺夫，《蝴蝶》杂志出版人，由于希望拉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和普希金参与编务工作，有一次邀请了他们做客。他们离开很晚，成了流言蜚语之口实。——原编者注

⑤ 一家妓院。

⑥ В·Л·普希金的长篇叙事诗《危险的邻居》中的女主人公。

和厌恶，也玷污了我们的……其实，如果你走进了……，也并没什么。

我走进了你们亲切的房舍，
如同自由思想家走进了教堂。[①]

政府并非女士，并非长小胡子的公爵夫人[②]：不该有损它的尊严。阿门，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我在彼得堡大约呆上一个礼拜，不可能多呆。我发现这里整个上流社会出奇地焦躁不安。都在尽情地、不停地寻欢作乐，即使在这里颇为流行的不跳舞的大型招待晚会上也是如此。我们早该有所醒悟：我们是为这种招待晚会才被造物主造出来的，因为这里毋需智慧，毋需心情愉悦，毋需共同的交谈，毋需政治、毋需文学。你信步而行，就像走在地毯上，道声歉，于是便改变了话题。在我看来，我赞成不跳舞的盛大招待会，我要离开季娜伊达[③]（叫她不得好死，就是说叫她既到不了意大利，又见不着里奇伯爵！）的万恶的宴会休息。杂志我尚未翻看。据说布尔加林称赞过你。有什么原因吧？——看过《花朵》没有？你认为茹科夫斯基的《海》写得如何？他的《荷马》如何？格涅季奇在为此生气，就像包税人对走私货生气一样。再见。

274. 致M・希曼诺夫斯卡娅[④]

1828年7月至8月或1829年1月底至2月于彼得堡

我十分情愿地接受您令人神往的邀请。我从侧面打听到了维亚泽姆斯基

① 引自巴拉丁斯基的寄语诗《致＊＊＊＊》。
② 指Н・П・戈利岑娜。——原编者注
③ 即З・А・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
④ M・希曼诺夫斯卡娅（1790—1831），波兰钢琴家，密茨凯维奇的女友。——原编者注

的消息，目前他应当在公爵夫人身边。

仁慈的夫人，请接受我由衷的敬意。

亚·普希金①

275. 致某女士

1828年底至1829年3月4日于彼得堡

（草稿）

当然，夫人，您方便的时刻将永远是我方便的时刻。那么，明天见，让《奥涅金》的第七章为您效劳……

276. 致С·Д·波尔托拉茨基

1829年3月25日于莫斯科

你把我全忘了，亲爱的。

亚·普·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277. 致И·М·斯涅吉廖夫[①]

1829年4月9日于莫斯科

伊凡·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我提供给《莫斯科电讯》的评论，您有何理由不准刊登？有劳大驾对此做出解释。我务必要它登出来，如遭拒绝，我将被迫向最高长官控告先生偏心，无论偏袒谁。

拜托您了。请相信我真心的敬意和忠诚。

亚·普希金

278. И·А·雅科夫列夫[②]

1829年3月下半月至4月于莫斯科

亲爱的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

罪过，实在对不起你，因此心情沉重地向你赔罪，尤其获知你那绅士风度之后。近日你要走了，我一直欠你的债。债务人也不还我的债，愿上帝保佑他们千万别破产，我（只是你我之间而言）已经输掉近两万了。无论如何你都会是第一个收回债款的人。我希望行前能付给你。要不然请你准许我将此款付给令尊大人，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你先说一声，并请你行行好，把这6000就当成你给我的借款。5月底6月初我会有许多钱的。但暂时我境况

---

① И·М·斯涅吉廖夫（1792—1868），莫斯科大学教授、书刊检查官。

② И·А·雅科夫列夫(1804—1882)，普希金之友人，工厂主兼地主、赌徒。——原编者注

极端艰难。

你的亚·普·

279. 致Н·И·冈察罗娃[①]

1829年5月1日于莫斯科

当托尔斯泰伯爵向我转达了您的答复[②]（这一答复并非全然拒绝。您让我还有指望的余地。）后，此时此刻，我当双膝跪地、感激涕零地给您写信。若我仍有怨言，若在此幸福的感受之中杂有哀伤与悲痛之情，请您不要责怪我不知感恩；我理解一个母亲的谨慎、温纯和担心！——但是，请您原谅一颗无缘得到幸福的病态的焦急之心。我此刻即将启程，生命受恩于您的那位天上美女的容貌留在我心底，亦将随我而去。您若对我有何旨意，敬请交托尔斯泰伯爵转达，他会转告于我。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敬爱的夫人。

普希金

于1829年5月1日上[③]

① Н·И·冈察罗娃，娘家姓扎格里亚日斯卡娅（1848年卒），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普希金娜之母。——原编者注

② 指对普希金向其女求婚的答复。——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280. 致Б·Г·奇利亚耶夫[①]

1829年5月24日自科贝寄往克维舍提

（草稿）

因公务赶路的几位旅人在此陷入极端困境，闻知您心地仁厚，故冒昧求助。

劳驾速派人来找犍牛车队司务长。

炮兵中校鲍曼、穆欣·普希金伯爵及敝人恭求。

281. 致Ф·И·托尔斯泰

1829年5月27日至6月10日自梯弗里斯寄往莫斯科

（草稿）

我刚得知这里有我的信件，以为是你写来的，亲爱的伯爵。万分遗憾，信件已送往作战部队，我不能轻易、也不会很快到那儿去——没有办法。我这次旅行[②]相当枯燥。一开始去奥勒尔，不是直去沃罗涅日，多走了200多俄里的冤枉路，不过倒是见到了叶尔莫洛夫。虽说你不甚看重此人，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发现他与你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仅在思维方式与观点上，甚至脸形与表情也是如此。他极为可爱。途经高加索：道路崎岖，危机四伏——白天护送兵陪我艰难跋涉，晚上宿营过夜——我看到了卡兹别克山和捷列克

① Б·Г·奇利亚耶夫（1798—1850），格鲁吉亚军用大道的“监督官”。

② 从彼得堡至梯弗里斯。——原编者注

河。这山，这河恰好配得上叶尔莫洛夫。我现在正在梯弗里斯等待帕斯凯维奇伯爵① 的批准。

282. 致M·П·包戈廷

1829（?）年9月底至10月12日于莫斯科

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原谅我——这是所谓的神圣义务②……再见，请再次原谅我。

亚·普·

283. 致А·Н·武尔弗

1829年10月16日自马林尼基寄往彼得堡

从阿尔兹鲁姆到彼得堡的途中，往右拐我去了斯塔里察县收点欠款。亲爱的洛夫莱斯·尼古拉耶维奇，太遗憾了，我们在这里竟未碰上！不然我们可以气气男爵们和呆头呆脑的贵族们！起码我可以荣幸地向您详细报告我们的和别人的事情。

1）我在马林尼基碰见了齿龈发炎、打呼噜的安娜·尼古拉耶芙娜一个人。她待我一如既往地客气，对我讲述了以下请事：

a）叶甫普拉克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和亚历山德拉·伊凡诺芙娜去斯塔里察看新到的枪骑兵去了。

① И·Ф·帕斯凯维奇（1782—1856），陆军元帅、侍从将军、埃里温伯爵、华沙特级大公。

② 指从高加索回来后，要呆在未婚妻（Н·Н·冈察罗娃）身边。——原编者注

b)亚历山德拉·伊凡诺芙娜有时在想象库索夫尼科夫的后腰和臀部,有时又在想象尤尔格涅夫[1]的络腮胡子和发音不准的口音。

c)格列特亨长漂亮了,也越来越天真了(安娜·尼古拉耶芙娜马上说她没发现这一点)。

2)弗里杰里卡·伊凡诺芙娜在帕夫洛夫斯克村正在饱受齿龈脓肿之苦;帕维尔·伊凡诺维奇作诗大有长进。几天前他把我们合写的诗改成这样:

来到伊若雷附近,
我抬头仰望苍天,
想起您的眼神,
和您那蓝眼睛。
这很可爱,不是吗?

3)在别尔诺沃我没碰到胖……米涅尔娃。她跟她那醋劲大的人儿去了萨拉托夫。不过,涅蒂,温柔娇慵而又狂热的、微微发胖的涅蒂——正在这里。您知道,由于失望,米勒已拜伏于她脚下,可她却不为所动。今天已是我迷恋她的第三天了。

4)别的消息:波波芙娜(您的克拉丽萨)在特维尔。有人把皮萨列夫狠狠揍了一顿,让他申请退役。马克休托夫公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堕入情网。伊凡·伊凡诺维奇在按严格规定进食(他的姬妾一礼拜一次……)。不久前我们才得知涅蒂去睡觉之前有对着床周围所有东西画十字的习惯。我尽力设法把她祝福过的物件搞到手(作为我纯洁爱慵的纪念品)……就此停笔,结束这一说教式的信函。

10月16日

① 库索夫尼科夫和尤尔格涅夫均为特维尔的地主。

284. 致A·X·宾肯多夫

1829年11月10日于彼得堡

将军大人：

适才得知，在下阿尔兹鲁姆之行令圣上颇为不悦，在下诚惶诚恐，痛心不已。大人素有仁爱、开明及慈善之德，对在下又一向关心挂怀，致使在下斗胆再次相求，并对旅行一事直言禀报。

到高加索后，面见而今于尼日哥罗德龙骑兵团服役且分别五年之久的舍弟之欲望令我无法抗拒。原以为有权去梯弗里斯。到了那里并未找到驻军，在下便致书儿时好友尼古拉·拉耶夫斯基求助，请他为在下费心搞到去军营的证明。在下恰于俄军翻越萨甘卢格山当天到达梯弗里斯。既已到了那里，我就觉得要回避随后发生的事已是不可能，这就是在下当时以非军非民（旅行者）之身份参加此次战斗的缘由。

如今在下方知，当时在下的处境和所为何等荒唐、何等轻率；不过，至少说，除轻率而外，别无他意。在下所为另有图谋之说，在下万万不能容忍。在下宁可恩宠尽失，也不愿被人视为忘恩负义之徒。在下一切本属圣上，也准备为圣上奉献生命。此乃绝非空话。

在此恭请将军大人为在下主持公道。谨致最崇高之敬意。

最卑微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9年11月10日

于圣彼得堡拜上[1]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285. 致С·Д·基谢廖夫

1829年11月15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

几天前我到了彼得堡，特此相告，也许你的委托人朋友在我到来之前已在这里了。我的住址在杰穆特[1]附近。你怎么样？我们的人都好么？彼得堡令人寂寞、无聊……

如再见到维亚泽姆斯基，请你逼着他到这里来。我们大家都在焦急地等他。请问候我们难以分开的两位乌沙科娃[2]。天哪，我很快就要离开彼得堡经卡尔斯[3]去"英吉利旅馆"了！起码我想得要命。

你的普希金

11月15日

于彼得堡

---

① 彼得堡的一家小饭馆。

② 指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乌沙科娃和伊丽莎白·尼古拉耶芙娜·乌莎科娃。普希金在莫斯科的女友。诗人曾一度追求前者，后者嫁给了基谢廖夫（她的纪念册里保存了不少普希金的素描，诗人也曾以《给伊·尼·乌沙科娃》一诗相赠）。——原编者注

③ 土耳其要塞，此处指Н·Н·冈察罗娃家。——原编者注

286. 致O·M·索莫夫[1]

1829年12月上半月于彼得堡

寄上《叶甫盖尼·奥涅金》片断，第八章。此页请寄回给我。

287. 致某女士

1829年12月底（26日前）于彼得堡

（草稿，片断）

请勿念前嫌，给奥莉加[2]去信吧。她很爱您，您这种回忆的表示，她定受感动。[3]

① O·M·索莫夫（1793—1833），俄国文学评论家、作家。

② 普希金的姐姐，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普希金娜。——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1830年

288. 致E·Φ·蒂森豪森[①]

1830年1月1日于彼得堡

我突然失去了智慧和言语的能力，……[②]

伯爵夫人，您理所当然将是真正的库克罗普斯[③]。请把这几句平淡的赞词当成我恭奉雅命之证据。我纵有百首百心，也要为您效劳。

请相信我对您的无上敬意。

普希金

于1月1日[④]

---

① E·Φ·蒂森豪森（1803－1888），伯爵夫人，E·M·希特罗沃之女，普希金之友人。

② 见《库克罗普斯》一诗。

③ 库克罗普斯，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289. 致Н·И·格涅季奇

1830年1月6日于彼得堡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为《文学报》草就的几行文字①能让您如此感动，我很高兴，也很幸福。我对希腊文一无所知，无法全面评论您的译作。您的名望也无需这一评论，但俄罗斯却需要。衷心拥抱您。您若去安德列耶②那里，我会去看望您的。我要先同您会面。

您的普希金

290. 致А·Х·宾肯多夫

1830年1月7日于彼得堡

将军大人：

在下曾去府上求见，然无幸谋面。承蒙俯允，斗胆呈书，以陈在下之求。

在下暂未成婚，亦未担任公职，故欲去法国或意大利旅行。③若此请不获俯允，则请求允许在下随同去中国之使团访问中国。

在下还有一事斗胆相求，不知当否？茹科夫斯基先生曾欲出版在下悲剧剧本，其时在下已经离去，未能获正式批准。鉴于在下身无财产，实难割舍这一剧本可能为在下带来1.5万卢布之收益。此乃在下久经思考的得意之

---

① 格涅季奇所译《伊利昂纪》问世，普希金在《文学报》上发表一篇短文予以评论。

② 彼得堡一家饭店老板。

③ 出国请求未获批准。——原编者注

作，若未能获准出版，实令在下痛心。

一切仰仗大人。

最最卑微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于1830年1月7日拜上[1]

291. 致M·H·扎戈斯金[2]

1830年1月11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米哈伊洛·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惠寄《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收悉，承蒙垂青，荣幸之至。为表由衷谢意，特中断阅读如此引人入胜的一部小说，来祝贺先生全面的、当之无愧的成就。祝贺读者有了当今一部最优秀的小说。大家都在看这部小说。茹科夫斯基看了一个通宵。女士们也为此书赞叹不已、心醉神迷。《文学报》即将发表波戈列利斯基的一篇评论此书的文章[3]。上帝保佑您长命百岁——即愿上帝保佑为我们写出许多部长篇小说。

谨致真挚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之心。

忠仆

亚·普希金

1830年1月11日

于圣彼得堡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M·H·扎戈斯金（1789—1852），俄国作家。长篇小说《尤里·米洛斯拉夫斯基，或1612年的俄罗斯人》的作者。

③ 《文学报》上发表的评论短文不是波戈列利斯基（笔名A·A·佩罗夫斯基）写的，是普希金本人写的。——原编者注

292. 致E·M·希特罗沃

1830年1月上半月于彼得堡

您该把我当成不知感恩、品德恶劣之人。不过请您切勿以貌取人。今日不能如命造访——姑且不论登府造访是我的幸福，单单是好奇之心也足以吸引我前往。基督徒、俄罗斯大主教的诗句① 是对怀疑论者讽刺歌② 的答复！——这当真是一大成功。

亚·普·③

293. 致A·X·宾肯多夫

1830年1月18日于彼得堡

将军大人：

所赐华函④，适才拜收。于臣有浩荡之恩者，上帝保佑，其旨为臣不敢一句有违。若能得知圣意对微臣并未不悦，则微臣遵旨反会欣然。

在下不识时务，又有一事不得不拜求大人，确因在下义不容辞，务请大人慈悲。友谊与感激之情令在下与当前处境极为艰难之一家有着荣辱与共之联系。拉耶夫斯基之未亡人求助在下，请在下务必替她向能将其心志禀呈御前之人美言几句。此夫人不得已选定在下替她求情，足见其无友可求、无望

① 指菲拉列特大主教对普希金《枉然的馈赠……》一诗的答诗。

② 指普希金《枉然的馈赠……》一诗。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宾肯多夫1830年1月17日函，拒绝批准普希金去国外。——原编者注

可依，求救无门至何等地步。夫人府上，一半家人遭放逐，另一半则债台高筑、濒临破产，收入仅够抵付巨债之息。拉耶夫斯卡娅夫人请求，将其抚恤金额定为其亡夫全俸之数，当其百年之后，容将此款转至其女儿们之名下。若能如愿，足以使其免堕赤贫之水火。在下之所以拜求大人，实因在下希望，1812年之英雄、生前如此辉煌、身后如此凄凉之伟人遗孀之命运能引起大人关注。在下以为，军人要比大臣、善良而又富同情心者要比国家政要，更富关切之心。

谨表无尚之敬意！

卑微恭顺之至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1月18日
于彼得堡拜上[①]

294. 致M·O·苏季延科[②]

1830年1月22日自彼得堡寄往奥奇金诺[③]

亲爱的苏季延科，欠你的钱至今未还，都怪我的委托人把你的委托人的地址丢了。我也全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你那4000（卢布）放在封好的信封里已恭候你半年多了。

到彼得堡后，我给你（往切尔尼戈夫）去过信，想打听你的确切地址、恭贺你新婚之喜，请你领取50卢布。你回信说胃口不好，仍然像从前那样不吃早饭。真可怜，要多做体操，或者骑上驿马来彼得堡吧，到时候就会有好胃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M·O·苏季延科（1802—1874），富有的地主、赌徒。——原编者注
③ 属诺夫哥罗德省谢韦尔斯克县。

口了。[1] 我们这里实在寂寞无聊：没玩的，我打牌总是输得精光。我听到雅科夫列夫一些不好的消息。他在巴黎，不赌，也不去找姑娘们玩，学英国人的派头。前几天多尔戈鲁基来了。此人带来了希望。恰好我寂寞得要死。来吧，亲爱的，要不然，难受时我就到你那里去。再见，亲爱的，祝你幸福，原谅我无意之中的失信。

亚·普希金

1830年1月22日

于圣彼得堡

295.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30年1月底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你若自己不来，就快点把杰尔维格给我打发来。由俄瑞斯忒斯[2]这个令人讨厌的朋友和同事帮助，我一个人办报，太没趣了。所有俄瑞斯忒斯们、皮拉得斯[3]们全都一个面孔。非常感谢你的文章——多写点。你骂《米洛斯拉夫斯基》，我却夸它。哪里有残暴，哪里就有慈悲么。当然，小说中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也有许多优点：充满活力、欢快，这是布尔加林做梦也办不到的呵。你认为波列沃依如何？茹科夫斯基不看御前大臣穆拉维约夫的作品，而看他的《俄国人民史》。不过，包戈廷的评论却不伦不类。怎样才能激怒卡切诺夫斯基呢？我们要让他跟波列沃依争吵。

我的冈察罗娃[4]要嫁给管理档案的麦谢尔斯基，是真的吗？我的乌沙科娃在干什么？我打算去莫斯科——可不能错过机会。我不顾茹科夫斯基的心

[1] 原文为法文。

[2] 俄瑞斯忒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在此是指O·M·索莫夫。由于杰尔维格离去，普希金暂时与他一道办《文学报》。

[3] 皮拉得斯，希腊神话人物，俄瑞斯忒斯的朋友，以忠诚友谊著称。

[4] 指娜诺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原编者注

愿，把你的《致他们》一诗发表了。当然啦，我本不愿发表任何过于让人伤心、过于凶狠的东西。但一个高尚的人在忍无可忍时也可以说哀诗般的……。请代我向你所有的人和我那位严厉的批评者帕夫卢沙致意。我本来以他为题，写了一篇尖刻的反批评文章，用《伽拉忒亚》[1]风格写的，题词为“帕夫卢沙，铜铸的额头，体面的称号。”[2]准备给他寄去，不知当否。

296. 致K·A·索班斯卡娅[3]

1830年2月2日于彼得堡

（草稿）

今天是我第一次见到您后的九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曾是我一生中具有决定性的日子。

我越这样想，就越相信我的一生与您有缘。我为爱您、追求您而生——我每一次旁顾他人都属于误入歧途或丧失理智；远离您，只有对不曾饱尝的幸福的思念在折磨着我。早晚有一天我不得不抛弃一切拜伏在您的脚下。有朝一日在克里米亚（?）拥有一小块土地，唯有这一念头使我在令人惆怅的懊悔中受到诱惑、得到振奋。在那里我才能朝圣、向您顶礼膜拜，才能在您的寓所周围徜徉徘徊，才能经常见到您，对您匆忙地看上一眼……[4]

---

① C·E·拉伊奇主办的杂志，曾与《莫斯科电讯》进行激烈的论战。——原编者注

② A·E·伊兹麦洛夫寓言《说谎者》的一行诗句，该寓言是针对卖身文人П·П·斯温因的。——原编者注

③ K·A·索班斯卡娅（1794—1885），普希金在敖德萨的熟人，普希金在1821至1823年间曾追求过她。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297. 致K·A·索班斯卡娅

1830年2月2日于彼得堡

（草稿）

您嘲笑我没耐性，还让我空怀希望，这似乎令您满足。这么说，我只好明天见您了——只能如此了。此前这段时间里我只好思念着您了。

虽然目睹您的芳容和聆听您的声音是我的幸福，但我更愿给您写信，不愿和您当面对谈。您的讥讽、耍滑使我不能平静，也让我绝望。这种感受使我日渐痛苦。在您面前，我的肺腑之言都要变成无谓的笑谈。您是个恶魔，就是《圣经》记载的那个疑心重重、否定一切的恶魔。

最后一次见面时您无情地谈起了往事。你所说的一切，在这整整7年的时间里，我都竭力不去相信。为什么？

造物主赐给我的幸福如此之少，甚至使我对来到自己面前的幸福都看不清楚。千万别再对我谈什么幸福了。在良心受到折磨时（要是我能感到愧疚的话），在良心受到折磨时，也有某种享受——而类似的懊悔只能引起心底暴怒的、诅咒神灵的念头。

亲爱的埃列诺拉，请允许我用这个名字称呼您，它使我想起少年时代激动人心的朗诵会，使我想起当时诱惑我的那个含情脉脉的幽灵，使我想起您这个如此残忍、如此狂热、与其本来面目如此不同的尤物。亲爱的埃列诺拉，您知道，我已彻底领略了您的种种威力。我得以体验到爱情痴迷之中最令人焦躁不安、最令人痛苦不堪的一切感受，体验到如痴如狂的情爱之中一切令人惊愕的情感，这一切的一切多亏了您。在有了这种种体验之后，我所剩下的只是初愈病人的虚弱，只剩下异常温情、异常真挚的眷恋，以及无法克制的一点点胆怯。

我深知读完此信后您会怎么想。您会想："他多么难堪"，"他在为往事羞愧"，仅此而已，或者想："他又一次让我给嘲弄了，活该"，"他自命不凡，就

像他受摆布的那个撒旦”。不是么?

不过,我此次提笔是想求您点事,什么事?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啊,对啦,是事关友情的事。这一请求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很有点像一个乞丐在乞讨面包——话又说回来,您的友情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您还像从前那样美,就像在渡口那天一样美,就像在洗礼时您用手指触摸我的额头时一样美。这一触摸我至今记忆犹新——清爽、湿润。这一触摸就把我变成了天主教徒。但是,有朝一日您会人老珠黄的,您的天姿国色会像洪水一样消退。在您那令人销魂、婀娜多姿的身段中,您的灵魂尚能持续些许时光,随后便会消逝。而我,您的怯懦的奴隶,我的灵魂,也许会在无穷尽的永恒之中永远不能与您的灵魂相会。

可灵魂又是何物?它既无目光,也无旋律,而旋律能……[①]

298. 致K·M·鲍罗兹金[②]

1830年2月(不晚于)4日于彼得堡

(草稿)

不久前,分派谢格洛夫教授代替K·C·谢尔比诺维奇当《文学报》出版人的检查官,这位教授的评语不免让人时刻想起皮鲁科夫和克拉索夫斯基在职的那段美好时期——请允许我从千百个实例中为您举出一例予以证明:达维多夫在致扎伊采夫斯基和卡扎尔斯基的一首寄语诗中写道:

啊,您二位将成为祖国之盾,
成为永远强盛的国家之雷神!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K·M·鲍罗兹金(1781—1848),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主席。

检查官一看，顿生疑窦：岂能如此称呼两个海军大尉？于是大笔一挥，蛮不讲礼地把这两句祝词抹去。今出版人决意吁请您给予庇护，若不能再派谢尔比诺维奇先生担任此职，则求您在可能情况下另派一位不太固执的检查官来。

299. 致M·O·苏季延科

1830年2月12日自彼得堡寄往斯塔罗杜布

亲爱的苏季延科，来信如此客气，使我诚惶诚恐。自7月份起，这4000卢布便装在封好的信封里恭候你的大驾了。我丢失了你委托人的地址，你本人的地址我又没有。一个月前莱尔赫先生来取此款，我当即给了他。本想把我开具的收条给你寄去，又不知弄到哪儿去了。再次请你原谅，也请接受我的歉意，让你等了这么久。

几天内我将离开彼得堡，可能去乡下消夏。也许顺路去你们地区，希望你能允许我到贵府登门造访。此前若想来函，请寄叶卡捷琳娜学院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转。再会，别了。

亚·普希金

于1830年2月12日①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300. 致 B·Φ·维亚泽姆斯卡娅[1]

1830 年 3 月 1 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公爵夫人，多有得罪，敬请海涵，日内将亲自登门赔罪。吻帕夫鲁沙[2]。

亚·普·

301. 致 Π·A·维亚泽姆斯基

1830 年 3 月 14 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是前天到的莫斯科，一下马车便直奔音乐会场。全莫斯科的人都在那里。我迎面碰到的第一批人就是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3] 和维拉公爵夫人[4]，接着便是波列沃依兄弟。圣驾亲临给这里的人们留下强烈印象。当时拿获的肇事者们[5] 被带到宾肯多夫面前，此君当着沃尔科夫[6]和舒尔金[7]的面，以皇上名义宣布说这一切均出于不理智，圣上对此深感不悦，说错在舒尔金，云云。沃尔科夫补充说，他高兴的是能在莫斯科的贵族面前被证明无罪，但他仍然请求波将金娜伯爵夫人原谅，或者，能言归于好是最好不过。于是诸事方休，皆大欢喜。

---

① B·Φ·维亚泽姆斯卡娅，Π·A·维亚泽姆斯基之妻。

② 维亚泽姆斯基之子。

③ 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

④ 指维亚泽姆斯基之夫人。

⑤ 指在 C·B·卡尔佐娃的私人剧院里打女演员阿尔弗雷德耳光的人。

⑥ A·A·沃尔科夫，宪兵将领。——原编者注

⑦ Д·И·舒尔金，莫斯科警察总长。——原编者注

维拉公爵夫人对宾肯多夫非常客气，她非常巧妙地同他谈到你。宾肯多夫向波将金娜道歉。至于卡尔佐娃夫人，不论她说什么，都像在唱歌……[1]尊夫人说："将军，您可能已经查觉，她在作伪证。"[2]接着又说："既然我们已经开诚布公地把话挑明了，就请让我再次向您提出波将金娜夫人有关恢复我丈夫名誉的请求"。[3]将军告诉尊夫人说，他不满意你的纪要。你的纪要是什么作品？我没看过。你为当时不在莫斯科惋惜，我可不。你知道平射炮和"独角兽"炮[4] 有何区别么？平射炮是平射炮，"独角兽"炮是"独角兽"炮，各是各。波将金和西别列夫，也是各是各，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不该把这两码事扯在一起。当然，你也会在大赦之列，不过，你值得、也应该要求特别昭雪才对，而不是像这次这样靠人家的顺水人情。不过，这都是小事一桩。要紧的是：基谢廖夫要娶莉扎维塔·乌沙科娃为妻了，卡捷琳娜也说他们幸福得叫人恶心。昨天我在德米特里耶夫家和日哈列夫一道吃的饭。德米特里耶夫在生波列沃依和检查官格林卡的气。我对在论战中为他辩护并没失去信心，等着瞧好了。再见，你要在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5] 的晚会上为我祈祷，来信寄到科普[6] 那里。

3月14日

请把便条封好，交给剧院的加加林[7]。

这还有一封是给你的。

---

①②③ 原文均为法文。

④ 16至18世纪帝俄的一种火炮。

⑤ 卡拉姆津的遗孀。

⑥ 莫斯科一家旅店的老板。

⑦ 加加林，1829至1833年任帝国剧院院长。

30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0年3月1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桌子上有一封信，是我早就给你写好了的①，但我怕通过邮局寄。尊夫人大概已详尽、充分地对你说了这是为什么。皇上起驾前，在莫斯科留下设立对彼得大帝革命进行反革命的新机构的一个方案②。这可是你撰写政治性抨击文章的好机会，因为政府正在或者打算在欧洲式的教育方面采取行动：贵族阶层的隔离、压制官吏、小市民和农奴的新权利——这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主题。意下如何？我在考虑转而改写政治性文章。你身体好么？跟大臣们处得如何？会担任新的公职么③？你知道在莫斯科谁反对的调门儿唱得最高？是索恩采夫④。是何许人也？他声称要为西别列夫抱不平，不顾伊丽莎白·利沃芙娜的眼泪和奥莉加·玛特维耶芙娜的恳求，驾上马车便会他去了。莫斯科平息下来了，安静了。我在等待为方案举办的音乐会和即将掀起的风彼。我会告诉你对莫斯科俱乐部的特性的考察结果的。再见。问候你全家人。不在她们中间度过晚上我还不能习惯。我觉得我给宠坏了。

于3月16日

① 可能是第301封信。——原编者注

② 指有关确定"身份"的一项新法的机构方案。这是堵塞通过官职提升进入贵族阶层之路的新法律机构方案。该法与彼得大帝《官级表》相抵触，其压制官吏的倾向使贵族知识分子高兴。——原编者注

③ 在离职十年后，维亚泽姆斯基又于1830年4月担任公职（在财政部）。——原编者注

④ 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索恩采夫，普希金的姑父，伊丽莎白·利沃芙娜之夫。

303. 致A·X·宾肯多夫[①]

1830年3月2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1826年卑职获得皇帝陛下恩准留居莫斯科之谕旨，翌年又得到大人允许去彼得堡。此后，卑职每年冬季都是在莫斯科度过，而每年秋天则是在乡下度过，从未事先申请批准，也未曾受到任何批评。这是卑职无意所犯过失的部分原因，致使阿尔兹鲁姆之行不幸招致上峰不悦。去年冬初卑职打算去莫斯科时，有次散步幸遇大人，大人垂问卑职有何打算，卑职曾荣幸地回禀上述打算。大人甚至示意卑职：将永远是条条大路任你行。[②]

卑职希望自己的言行并未成为政府对我不满之理由。

谨致真诚、深切之敬礼。

无限忠诚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3月21日

于莫斯科拜上

① 宾肯多夫3月17日致信普希金，申斥他莫斯科之行。此信是对宾肯多夫信的复信。——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

304. 致A·X·宾肯多夫

1830年3月24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将军大人：

大函拜收，不胜痛心。在此，恭请大人腾出片刻时光予以关照。在下恭谨修身长达四载，仍未得到当局信任。卑职痛心地发现，本人的一举一动都会招致怀疑与恶意。在下放肆，口出怒言，乞望将军大人鉴谅，亦请大人务必为在下设身处地地想想，这种处境何其令人难奈。在下处境变化莫测，时刻觉得自己面临无法预知也无法躲避之不幸。时至今日，在下尚未失去恩宠，多亏在下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无知，也全靠大人厚爱。可是，一旦大人明天不在其位，在下后天便会身遭不测。那位断言能对大人施加某些影响的布尔加林先生，认定有篇评论[①]是在下所写，他成了在下一个穷凶极恶的敌手。他那篇写我的文章发表之后，在下便认定此人无所不能。只得事先禀告与此人之关系，因为此人能为在下招致无穷的祸害。

在下拟将从莫斯科去自己普斯科夫乡下之领地，若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在波尔塔瓦，恳求大人恩准在下顺路前往一会[②]。

将军大人，请接受在下崇高敬意和无上忠诚。

至恭至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3月24日

于莫斯科拜上[③]

---

① 对布尔加林长篇小说《僭王季米特里》的评论是杰尔维格写的。——原编者注

② 此行未获批准。——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305. 致H・A・波列沃依

1830年3月27日于莫斯科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不知该如何对待皮萨列夫①、他的协会和我的证书，请赐教。这一切实在让我为难。

你的

亚・普希金

306.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30年3月下半月（不早于18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给你寄去一件珍贵文物：苏马罗科夫告密罗蒙诺索夫的信件。亲笔署名的原件我是在伊凡・伊凡诺维奇・德米特里耶夫那里见到的，是在米勒②的文件中发现的，可能办公时**撕坏了的**，也可能米勒把它作为罗蒙诺索夫淫佚放荡的证明文件保存下来的，因为他们是仇敌。用这个材料搞篇文章在《文学报》上发表吧。此信由冈察罗夫③，我的美人儿之兄带给你，现在你可以猜出是什么事使我在莫斯科惶恐不安了吧。如果你能让叶莉扎爱上你，那你就为我做了件大好事。我保住了自己的贞节，却把自己的内衣而不是外套留在了她手里（不信，可问麦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在这里她又是信又是包裹

① A・A・皮萨列夫，"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协会"主席。普希金选为该会正式会员；波列沃依早已参加该会。——原编者注

② 米勒（1705—1783），原籍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

③ 指И・H・冈察罗夫，普希金未婚妻的二哥。——原编者注

地还在追我。把我从片捷弗莱哈[1] 手里救出来吧。布尔加林的狂妄行为[2]让我吃惊，生气不必，打倒他是可以的，我想，也该打倒他——但是，道路泥泞、加之懒散，冈察罗娃又不放我出莫斯科。在俄国，除帕宁伯爵外，再也没人能铺 8 俄里长的木头路了。尊夫人我常见，即天天见。我们的日子过得马马虎虎。伯父健在，德米特里耶夫可爱，祖布科夫是俱乐部成员，乌沙科夫瞎了一只眼。有一事相求，包戈廷打算去国外，没人帮忙他也能应付，有人帮忙毕竟好些。此事你跟布卢多夫[3]谈谈，谈激烈点，斯特罗耶夫写了一本谈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的内容指南的书，是我们需要的书。此书应当出版，你跟布卢多夫也谈谈此事。再见，向你全家致以衷心问候。

告密信漏掉欺辱一词。

巴丘什科夫要死了。[4]

307. 致 Н・И・冈察罗娃[5]

1830 年 4 月 5 日于莫斯科

仁慈的夫人，自从准许我给夫人写信以来，一拿起笔我就惶恐不安，仿佛夫人就在身旁。有许多心里话要向夫人陈述，然而，此事想得越多，就越有苦闷无望的思绪涌上心头。在此我要完全真诚、详细地向夫人一一禀明，只

---

① 埃及大臣片捷弗莱之妻，她依照《圣经》传说的办法追求美男子约瑟夫。此处指叶莉扎。

② 1830 年第 30 期《北方蜜蜂》载文诽谤普希金，说普希金的脑袋属“叮当响的小玩具”之类。——原编者注

③ Д・Н・布卢多夫（1785--1864），伯爵，1832 年至 1837 年间任内政大臣。“阿尔扎马斯社”创始人之一。——原编者注

④ 有关巴丘什科夫之死的传言不实。——原编者注

⑤ Н・И・冈察罗娃，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之母，普希金未来的岳母。

求夫人耐心，只求夫人宽容体谅。

我初次见到令嫒时，上流社会刚发现她那沉鱼落雁之美貌。我爱上了她，我头脑发昏，不能自持，向她求了婚。夫人令人不知可否的答复使我顿时失去了理智，当天夜里我便去了部队。夫人定会问我这是为什么？我向夫人起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有那么一种令人不能自主的苦恼逼使我离开莫斯科。在这里，有夫人在，有她在，我都受不了。我给夫人写了信，期望回信，盼望答复，然而不见回音。于是使我想起了自己少不更事时的谬误，这些谬误原本就够沉重，加上诋毁中伤，更是雪上加霜。不幸的是，如此谬误的流言蜚语又广为流传，使夫人不能不信。对此我不敢抱怨，只能陷入绝望。

回来后我又受了多少苦啊！夫人沉默、冷淡，娜塔丽娅小姐对我漫不经心、不冷不热……使我没有表白的勇气，只好满怀绝望的心情去了彼得堡。我觉得自己扮演了一个很可笑的角色。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胆怯了。我这种年龄人的胆怯，绝不可能博取令嫒那个年龄姑娘之好感。我有位朋友到了莫斯科，他从莫斯科捎来一句好话，这句话让我起死回生。而今，只要夫人肯赏赐几句仁慈之言，定使我心里充满欢乐。然而，此时此刻，我却觉得比任何时候都不幸。在此我要说说心里话。

只有经常见到夫人的千金、长期地接近令嫒，才能助于我博得她的青睐。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起她的眷顾。不过，能取得她欢心的，我一无所有。令嫒若同意我的求婚，我会认为这是她那平静的和无所谓的心态之证明。由于她一直置身于一片赞美之中，置身于崇拜者前拥后护之中，置身于种种诱惑之下，她那平静心情又能保持多久？人们会对她说，只有不幸的命运才会妨碍她获得另一次更平等、更美满、更般配的婚姻。可能，这些见解是真诚的，她肯定会觉得别人说得有道理，她不会懊悔么？到那时，她能不视我为障碍、视我为阴险狡诈的大盗么？对我不会反感么？上帝为我作证，我准备为她而死，但是，抛下这个光彩照人的寡妇、他日可随意选择新夫，对我而言，这一念头无疑是地狱之灾。

我们再来谈谈财产问题。钱财之物我看得很淡。至今我的财产够我用了。您可能担心我婚后财产是否够用。只要我尚在人世，就绝不容忍让我的妻子吃苦受穷，绝不会不让她去她能出人头地、欢乐开心之所在。她有权要求得

到这一切。为使她称心如意，我甘愿牺牲自己的爱好，甘愿牺牲生活中所酷爱的一切，牺牲逍遥自在、充满意外事件的生活。如果她在上流社会的地位不如她应得的那样辉煌、不如我期望那样显赫，她真的不会怨天尤人么？

这就是我的部分担心。一想到您认为上述担心之事千真万确，我就不寒而栗。我还有一件担心事，对能否相信……函件，我犹豫不定。

亚·普希金

于礼拜六[①]

308. 致Н·О·普希金娜[②] 和С·Л·普希金[③]

1830年4月6至1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草稿）

我热爱的双亲大人，在此决定余生命运的时刻，我给你们写信。

我打算娶一位已爱恋一年之久的年轻姑娘——娜塔丽娅·冈察罗娃小姐为妻，现已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及其母亲的认可。我恳求你们祝福，不是那种毫无意义的形式上的祝福，而是真心确信我的幸福所需要的那种祝福——这样才会有比我那不幸的青年时代更能使二老感到慰藉的后半生。

冈察罗娃太太家业破败为甚，部分依赖其公爹的财产维持生计。这是我幸福的唯一障碍，这种幸福我连想拒绝的勇气都没有。对我来说，指望你们来帮助我要容易得多。我恳求你们，来信告诉我，你们能为……做些什么。[④]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即娜杰日达·奥西波芙娜·普希金娜（1775—1836），普希金之母。

③ 即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1770—1848），普希金之父。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309. 致A·X·宾肯多夫

1830年4月1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将军大人：

为纯属私事烦扰当局，惭愧之至。然而，在下之处境和大人一向给予的关照，我这样做理所当然。

在下要娶冈察罗娃小姐为妻，大人也许在莫斯科见过她。我已征得她和她母亲的同意。无奈此时出现对我不利的两种情况：我的财产状况和我跟政府的关系。说到财产，则在下可以说够了，承蒙皇上宏恩，使微臣得以自食其力。关于我的处境，无须隐讳，这种处境是容易引起人们误解怀疑的。1824年在下被开除公职，这一烙印至今尚存。1817年我以十等文官官衔毕业于皇村学校，两次理应得到的提升均未得到，只因长官们上报呈文时不给在下晋级，在下也曾以为无须提到自己。而今，纵然在下有万般良愿，也极难恢复公职。按在下的官级能够担任的属员职务，于在下并不适宜。此类职务会使我离开能为我提供谋生资金的文学活动，并且也会给在下招致无益无谓的不快。故在下对此无可考虑。冈察罗娃夫人担心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可能不幸被列入皇上黑名单的人……在下之幸福只有仰仗我打心底无限忠诚和感戴之人的一句美言了。

在下还有一事求大人恩典：我在流放中写成的有关戈都诺夫的悲剧，早在1826年已呈送莫斯科，该剧本原封未动地恭送大人审查，目的只在于替自己辩护。承蒙皇上赏脸，通览剧本，并就一些写得过于随意之处对微臣做过几次指点，在下须承认，皇上确乎圣明。也有两三处引起陛下关注，因为这些地方似乎是在影射当时发生不久的事件①。而今重读这些地方，我怀疑当时那样解释是否得当。一切叛乱造反都彼此相似。剧作家不可能为以历史人

① 指十二月党人起义。

物之口说出的言词承担责任。剧作家必须让历史人物说出符合为他们所确定的性格之语言。因此，应当注意的是贯注全书的精神实质，是全书应该产生的印象。我的悲剧剧本——是完全真实的作品，凭心而论，我不能删去我认为最要紧的东西。我恳求陛下饶恕我斗胆陈述异议。我明白，一个诗人如此抗旨是可笑的。不过，迄今为止，在下仍在执意拒绝出版商们的种种提议。在下以为，为最高当局作出这无言的牺牲是幸福的。但是，迫于当前的形势，恳请皇上解除对在下的束缚，恩准为臣照自认为应有的模样出版该剧本。

在下在此再次表明，久占大人宝贵时光，不胜惭愧。此乃大人仁厚之德宠爱在下的结果。在下虽然无德无能却依然乞求陛下恩典，对陛下一直心存厚望，相信陛下恩典之心始终未泯。

谨致崇高之敬礼。

至恭至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4月16日
于莫斯科拜上

卑职之信，恭求大人密存。[1]

310. 致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30年4月（？）15日至18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公爵夫人，我噙着眼泪将书奉还于您。您怎么想起来要今天走，[2]丢下我们，要去见谁？我这就去见您。[3]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311. 致E·M·希特罗沃

1830年4月中旬（15至20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夫人，求您千万次地原谅我这不知羞耻的懒惰。毫无办法，它比我强大。对我来说，邮局简直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请让我把内兄①介绍给您，请您把对我的好意分给他一些。

请相信我对您的一片忠诚，夫人。

亚·普希金②

312. 致Д·Ф·菲克利蒙③

1830年4月24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伯爵夫人：

夫人天姿国色，如此迷人，远离夫人沙龙又如此令人痛苦难耐，从夫人方面来说，这实在是过于残酷了。不过，请您看在上帝的情分上，千万别以为，我是为夫人使之增色生辉的那些地方感到惋惜，才需要得到夫人大函这一天降之福。但愿令堂微恙未影响您，未让您担忧。很想亲自前去感激夫人惦念之恩，无奈归期难定。

夫人，有些话不知当讲否，夫人对我的责备如此不公，如同夫人华函如

① 指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冈察罗夫。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菲克利蒙（1804—1863），伊丽莎白·米哈伊洛芙娜·希特罗沃之女。——原编者注

此迷人一般。请夫人相信，我永远是夫人如此清纯之魅力、如此令人亲切、令人心醉之谈吐的最痴心的崇拜者，虽然夫人不幸成为我们上流社会女士中光彩照人的佼佼者。

请再次接受我的感激之情和深切的敬意。

亚·普希金

1830 年 4 月 25 日

于莫斯科①

313. 致 M·П·包戈廷

1830 年 4 月 26 日于莫斯科

普希金前来恭贺乔迁之喜。

314. 致 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30 年 4 月底（不晚于 28 日）自莫斯科寄往奥斯塔菲耶沃

您发觉《驴子》② 写得很好，是对的。这是当代最出色的一部作品，说是雨果写的，依我看，作品中流露出的才气比《末日》③ 更高，虽然说后者写得也颇有才气。至于使您颇感困惑的那句话，我首先要说，作者所讲的一切全不必当真。人人都把初恋称颂，他却津津乐道第二次恋情。也许他也是对的。初恋往往是一件使人敏感的事情：爱得越蠢，就给人留下越多奇妙的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法国作家让·热内的长篇小说。

③ 指雨果的中篇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

回忆。第二次恋情，您看出没有，是一件性欲强烈的情爱。本可以对这二者进行更多的比较，可我一点时间也没有。我娶娜塔丽娅（要用括号加以注明的是：这是我第113次爱情）已成定局。家父分给我200农奴①，我要抵押出去。亲爱的公爵夫人，求您作我的主婚人。

夫人足下的

亚·普·

更正：换一种说法：在"200农奴"之后应为："我正在把他们抵押出去。而您，美若天仙的公爵夫人，求您作我的主婚人。"②

315. 致С·П·舍维廖夫③

1830年4月29日自莫斯科寄往罗马

亲爱的斯捷潘·彼得罗维奇，也请接受我衷心的问候。我们这些散文一般莫斯科的居民斗胆给诗一般罗马的您写信，期望着您的友谊。满载种种回忆、新的知识和灵感归来吧，归来振兴我们昏昏欲睡的北方文学吧。

亚·普·

① 鲍尔金诺村附近的基斯捷涅沃村的农奴。——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С·П·舍维廖夫（1806—1864），诗人、文学评论家。

316.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0 年 5 月 2 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亲爱的，谢谢你的祝贺和恭维话[1]——我都原封不动地转给了未婚妻。你打算来莫斯科，是真的吗？我怕菲克利蒙伯爵夫人会把你拴在彼得堡。听说你在坎克林[2]那里受命处理特别事务，你在部里的职务很有实权。我亲爱的，来吧，来迷上我的妻子吧，我们也好谈谈报纸或丛刊的事。杰尔维格确实太懒了，不过他办的报好极了，你已使此报活跃多了，支持这份报吧，我们暂时还没有别的报纸。把地盘让给布尔加林是我们的耻辱。问题是我们不可能有纯文学的报纸，应当把时装或政治纳为盟友。与拉伊奇和沙利科夫竞争与抗衡是有点过意不去。但是，难道要把政治新闻的垄断权拱手让给布尔加林么？除《北方蜜蜂》外，难道我们就没一家杂志敢于公布墨西哥发生了地震、议会一直关闭到九月么？难道就不能争取到这一许可么？你向年轻的大臣们，还有宾肯多夫打听一下吧。这不是谈论政治见解的问题，只是单纯地说明所发生的事件而已。还有，政府结盟也不得体——跟谁呢？跟布尔加林和格列奇。劳驾谈谈这件事，不过要密谈：要是布尔加林疑心此事，那他就要按自己习惯去告密，去说三道四——到那时你就对付不了他了。

《喷泉》第三版为什么不登我给你的献词？莫非是我的检查官不准？这太让我难过了。请打听一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今天我要把索恩采夫带去见我的未婚妻。可惜，我要引见的这位已经没有昔日谋得高级侍从职务的风采了，要不然，她对这位大腹便便的亲戚会更敬仰三分的。瓦西里·利沃维奇伯父得知我订婚后哭了。他准备为我们的婚礼赋诗。前几天他差点死了，又勉强活过来了。天知道他怎么还活着，为什

---

① 指 1830 年 4 月 26 日维亚泽姆斯基致普希金函。——原编者注

② E·Ф·坎克林（1774—1845），伯爵、经济学家。

么活着。我订婚的事你告诉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没有？我相信她会同情的，不过，要把她的话告诉我——我的心，如今并不太幸福的心，需要听到这些话。再见，亲爱的，拥抱你和茹科夫斯基。

5月2日

317. 致H·O·普希金娜和C·Л·普希金及O·C·帕夫利谢娃[①]

1830年5月3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父母双亲大人，我又收到了你们两封信。能对你们说的只有你们已经知道的事：诸事已办妥当，我是最幸福的人，我全心爱着你们。

陛下皇恩浩荡，对我缔结的婚姻表示满意。陛下还恩准照我需要的样子出版我的悲剧剧本。[②] 请把此事转告弟弟，让他再转告普列特尼奥夫，他也像杰尔维格一样把我给忘了。

我已将你们的来信转交给冈察罗娃夫人。我想她今天会给你们回信的。马特维·米哈伊洛维奇姑父前天来看望过她。他和姑母对我的幸福（使用这种用语我都惊得不已）抱有最亲切的同感。我已经有几天没见瓦西里·利沃维奇伯父了。我知道他觉得好些了。

亲爱的奥莉加，谢谢你的友谊和祝贺。我把你的信读给娜塔丽娅听——她又看了，边看边笑，她拥抱你。

我也拥抱你们，亲爱的双亲。过几天我可能要去卡卢加拜见娜塔丽娅的祖父。我很想在斋期前完婚。再一次说再见。

5月3日[③]

---

① 即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帕夫利谢娃，普希金的姐姐。

②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318. 致 A·H·冈察罗夫

1830年5月3日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大人：

晚辈怀着由衷敬仰之情，向您，向您这一家之长（晚辈今后也要成为这一家庭成员）恭呈此信。大人为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祝福，又为我祝福，非常感激。晚辈今后的生活也全仰仗大人了。令孙女的幸福，是我唯一神圣的目的，也是我回报大人厚爱的一切之所在。

谨致以最崇高敬意、无限忠诚与无比感激之情。

您的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5月3日

于莫斯科拜上

319. 致 П·A·普列特尼奥夫

1830年5月（不晚于）5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胜利了！皇上恩准我原封不动地出版《戈都诺夫》了，宾肯多夫信上是这样写的：

关于您的悲剧剧本《戈都诺夫》，陛下恩准您出版，责任自负。①

听我说，我的衣食父母，现将剧本和修改之处寄给你——而你，我的恩

① 原文为法文。

人，去找冯-福克[1]要批文（需要批文么?）。

我想把前言写出来，手发痒，想把布尔加林打垮。但不知我，亚历山大·普希金，与《鲍里斯·戈都诺夫》一起出现在俄罗斯面前时，谈起法杰伊·布尔加林是否体面？看来不大体面，你是怎么想的？你拿主意好了。

来信谈谈《北方蜜蜂》的评论[2]对《奥涅金》[3]的销路有否影响？我对此感兴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手头有《法杰伊·维日金》小说极其有趣的材料[4]。现在没时间，过一阵子可以写出来。尤其是写维多克的那篇文章[5]总的看来作用如何？请来信相告。

哈，亲爱的，我给自己娶到一个多么漂亮的妻子啊！——

———

刚收到你的来信——谢谢你，亲爱的。条件由你订，你想怎么订就怎么订吧[6]——只是能否把4年改成3年，哪怕少6个月也行啊。我们要不要把悲剧[7]也卖给斯米尔金？你托付给我未婚妻的事已办好。她在信上向你和你妻子作了自我介绍。至于我今后的去处，我自己也不知道——看来，离不开彼得堡。皇上对我很客气。

① 冯-福克（1777—1831），帝国第三办公厅主任。——原编者注

② 布尔加林就《叶甫盖尼·奥涅金》第7章写的否定性的评论。——原编者注

③ 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第7章。

④ 普希金在《略谈布尔加林先生的小拇指及其他》一文中用上了这些材料。——原编者注

⑤ 普希金《评维多克的札记》一文。——原编者注

⑥ 指同书商斯米尔金签约，出售普希金作品4年的再版权。——原编者注

⑦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320. 致A·X·宾肯多夫

1830年5月7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将军大人：

多承大人庇护、御前说项，使在下再受圣上恩泽①，务祈大人接受在下最深切之谢忱。陛下对微臣所表可谓真正父亲般的善意，微臣心里总是万般珍重。对大人一向賜予的关照，在下从未心存邪念。在下之所以有求大人，唯一目的在于安慰惶恐之中又受诽谤惊扰的母亲②而已。

将军大人，请接受在下崇高敬礼。

至卑至恭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5月3日上③

321. 致E·M·希特罗沃

1830年5月18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能否去彼得堡，我也不知。夫人盛情賜予我的两位保护人④，对我可爱的娜塔丽娅过于荣耀。

---

① 指尼古拉一世对《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意见。——原编者注

② 指普希金未来之岳母。——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指希特罗沃的两个女儿：达丽娅·费奥多罗芙娜·菲克利蒙伯爵夫人和叶卡捷琳娜·费奥多罗芙娜·蒂森豪森伯爵夫人。——原编者注

我拜伏在两位保护人和夫人您的脚下。

5 月 18 日[①]

322. 致 М·П·包戈廷

1830 年 5 月 15 日至 20 日于莫斯科

请告诉我，5 月 30 日前，我能否指望贷到 5000 卢布，年息 10%，或半年息 5%[②]？第 4 幕[③] 进展如何？

亚·普·

323. 致 Е·М·希特罗沃

1830 年 5 月 19 至 24 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夫人，首先请允许我为《欧那尼》[④] 向您致谢。这是我怀着最满意的心情读完的一部现代作品。雨果和圣伯夫[⑤]无可置辩地是绝无仅有的当代法国诗人，尤其是圣伯夫，顺便说一句，如在彼得堡能搞到他的《安慰集》，请行行好，务必给我寄来。

至于我的婚事，您对此事的想法实在公允，如果对我本人的评论少些恭维的话。问题是，我是个平常之人，绝不反对增加点脂肪和当个有福气的人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此款已向 Н·И·纳杰日金贷到，包戈廷为中人。——原编者注

③ 指包戈廷的悲剧《市长夫人马尔法》第 4 幕。

④ 雨果的剧本。

⑤ 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评论家。

-—前者容易后者难。(请原谅，夫人，写到这儿才发现我是在一张破损了的纸上写的，我没耐心重写了。)

在我与主人[1]的关系上，夫人能设身处地同情我，真是太好了。不过，依夫人看来，在此君治下，我能担任何职呢？我看不出有一个合适的。我对公务和公文抱有反感，就像兰热隆伯爵说的那样。当低级侍从，已非其年，何况，我在宫廷又能做什么呢？无论是我的家产还是我的职业，都不容我这样作。内人的亲属很少顾及到她和我，我也如此回报他们，这种关系令人非常愉快，我永远不会改变这种状况。[2]

324. 致 М・П・包戈廷

1830 年 5 月 19 至 24 日于莫斯科

有劳大驾，帮帮我。礼拜日以前我急需钱用，全仰仗您了。

亚・普・

325. 致 И・Ф・安季平和 Ф・И・阿巴库莫夫[3]

1830 年 5 月 27 日亚麻厂领地

承蒙尊敬的同胞伊凡・福米奇・安季平和法杰伊・伊凡诺维奇・阿巴库莫夫之厚意，亚历山大・普希金不胜感激。

---

① 指尼古拉一世。——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安季平和阿巴库莫夫是卡卢加的地主，曾到亚麻厂(Н・Н・冈察罗娃祖父的领地)向当时在亚麻厂的普希金祝贺生日。——原编者注

1830年5月27日
于亚麻厂

326. 致A·X·宾肯多夫

1830年5月29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将军大人：

卑职如此相烦，恭求大人再次宽宥。

很久以前，卑职未婚妻之曾祖父获准将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纪念像供奉于自家亚麻厂领地。这尊于柏林定制的铜质半身巨像，铸得极不成功，故而不能陈设，已在庄园地下室内埋没35余年。商人们按铜价出过4万卢布，但而今铜像的物主冈察罗夫先生无论如何不同意出售。此像虽说铸得不尽如人意，但作为伟大女皇隆恩之纪念物，他依然视如珍宝，唯恐毁掉后失去重铸女皇金身之权利。孙女突然定下的婚事，使身无任何家产的老人措手不及。除当今圣上外，莫非惟有仙逝的女皇老人家才能拯救我们出困境么？冈察罗夫先生虽然心有不甘，也只得同意出售铜像，但又恐丧失他至今珍视的权利。因此，恭请大人务必替卑职求得下述谕旨：其一，允许重铸铜像；其二，恩准冈察罗夫先生保有陈设此像之权利，一旦财力能及，准许他供奉一家恩主之纪念像。

将军大人，请接受卑职一片忠诚和崇高之敬意。

至恭至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5月29日
于莫斯科[①]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327. 致 M·П·包戈廷

1830 年 5 月 29 日于莫斯科

如有可能，请您救救我。我会为您和尊夫人、您那可爱的小宝贝们向上帝祈祷。明天能见到您么？还没写好么（我说的是悲剧）？[1]

亚·普·

5 月 29 日

328. 致某君

1830 年 4 至 5 月于莫斯科

奉上悲剧剧本，原想亲自送上，然而，这些天我表现得如同一个婴儿，即成天酣睡。[2]

---

① 指包戈廷的剧本《市长夫人马尔法》。——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是写在《鲍里斯·戈都诺夫》上的附言。

329.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6月初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草稿）

总之，我在莫斯科实在忧伤寂寞，因为您不在这里。我没勇气走过尼基塔街①，更无勇气去向阿格拉费娜（?）打听消息。您想不到离开您我多么想念您。真后悔离开亚麻厂——我的种种恐惧又涌上心头，而且更为强烈，更为忧伤。但愿此信寄到时您已不在亚麻厂——我在计算着把您我分开的分分秒秒。②

330. 致M·II·包戈廷

1830年5月下旬至6月6日于莫斯科

纳杰日金③靠得住么？纳多乌姆科令人捉摸不透，您怎么看？

亚·普·

---

① 冈察罗夫宅位于尼基塔大街（今赫尔岑街50号）。——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И·И·纳杰日金，著名批评家、撰稿人，笔名为纳多乌姆科，包戈廷打算替普希金向他借钱。——原编者注

331. 致 M・П・包戈廷

183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于莫斯科

能去见您么，何时？钱搞到了么？当然，上帝有钱，可他不借，他只送给他想送的人。所以我更指望您，不指望上帝（愿上帝恕我不敬）。

亚・普・

注意附言：鲁缅采夫[①] 废除了铁项圈[②]，创建了喀古尔方阵[③]。

332. 致 M・П・包戈廷

183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6 日于莫斯科

既然可以得到一块，那就看在上帝的分上要大的[④]。

亚・普・

① П・A・鲁缅采夫（1725—1796），俄国统帅、陆军元帅、伯爵。

② 惩罚违纪军人的一种刑具，给违纪军人戴的一种铁颈圈，圈上有又长又尖的刺。

③ 鲁缅采夫 1771 年在多瑙河支流喀古尔河南岸采用的战斗序列，大败土耳其军队。

④ 指借款一事。

333. 致M·П·包戈廷

1830年5月30日至6月6日于莫斯科

纳杰日金虽说有时把我们砍得够呛，有时也替我们搔痒搔得舒舒服服[①]。不过，要是他此时此刻砍砍我们就更好了。两千比一千强，礼拜六比下个礼拜一好。[②]

您的亚·普·

334. 致A·H·冈察罗夫

1830年6月7日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我无日不在盼望收到人家答应给我的钱和需要的文件，可至今尚未收到。这就是我不得已沉默的原因。我想本月底去彼得堡几天，去料理一下自己的事情。

至于纪念像一事，我到莫斯科后当即对宾肯多夫说了。但不知他是否已随皇上出巡，也不知他现在何处。也许，他不会拖延复信。您对我和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恩重如山，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大人。但愿有朝一日能得到您的赏识。至少，从此我的生命将献给垂青于我、与大人之心又如此贴近之人的幸福。

谨表最崇高敬意和一片忠心。

---

① 指纳杰日金发表了几篇评普希金的文章。——原编者注

② 指借款数额和时间。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6月7日

于莫斯科拜上

335. 致M·П·包戈廷

1830年6月8、9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和令人尊敬的人！多谢天上的上帝、地上的先生您。1800卢布纸币收到，非常感激，余款您搞得越快，我越感激您。

您的

亚·普·

336. 致M·П·包戈廷

1830年6月12日于莫斯科

我觉得，我让您烦了，可又没办法。请劳驾告诉我，我到底何时能期望得到余款。

亚·普·

于礼拜四

337. 致A·H·冈察罗夫

1830年6月28日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您的委托人寄来的文件刚刚收到，还未顾得上看。现冒昧地把我已对佐洛托夫①说过的话向先生重复一遍：关键的是不能为坎克林②提供武器来反对我们自己，我怎么也看不出您有何办法能避开坎克林。皇上收到您的申请③后，定会下交财政大臣审查，大臣既然上次已经驳回申请，这次也会坚持己见的。申请临时补助（二三十万）虽非易事，毕竟要容易些，因为这仅凭皇上个人意旨即可裁定。我过几天要去彼得堡，若您的呈文未获如意结果，（如您同意）我准备去向宾肯多夫和坎克林活动，去争取这笔补助津贴。至于抵押亚麻厂领地一事，虽然我相信您的晚辈④会同意、会遵从您的意愿，但没有他们在场，我不能绕开他们贸然行事。但愿我的直率无损于我如此珍视的您对我的厚爱。我觉得，坦诚地直言相告，比光许愿而不见请行动要好。

我等待您下一步的指示。诸事拜托先生关照。谨致最崇高之敬意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6月28日

于莫斯科拜上

---

① 即A·H·冈察罗夫的委托人。——原编者注

② 财政大臣。

③ 指贷款申请。

④ 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的两位哥哥。——原编者注

338. 致 M・П・包戈廷

1830 年 6 月下半月于莫斯科

亲爱的米哈伊洛・彼得罗维奇，衷心地感激您，过几天您就会收到借据。您以为恰阿达耶夫的《信》[1]如何？何时能见到您？

亚・普

339. 致 M・П・包戈廷

1830 年（?）5 至 6 月于莫斯科

何时有空，请一清早来找我，我总在家。

亚・普・

① 指恰阿达耶夫著名的《哲学书简》中的第一封信。——原编者注

340. 致B·C·奥贡-多加诺夫斯基[1]

1830年5至6月于莫斯科

（草稿）

本来我很乐意赎回您的借据，然而，如您所言，此票据为期两年，而我欠您的24800卢布当在4年内还清。由于目前手头周转不灵，无论如何我无力突然付出25000卢布。您那25000的票据我只能付2万，尚须扣除每年百分之十的利息——就是说，我只能付18000卢布。您若同意，请回信，我即刻给您或通过您认为合适的人转给您。

341. 致A·X·宾肯多夫

1830年7月4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上月26日大函拜收。卑职奏请[2]得获圣上恩准，多承大人关照。谨向大人奉上卑职一贯怀有的由衷谢忱。

卑职因私事日内须去彼得堡，将有幸晋见大人。

谨致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

① B·C·奥贡-多加诺夫斯基（1776—1869），卡卢加富有的地主、赌徒——原编者注。

② 参见第326封信。——原编者注

1830年7月4日
于莫斯科

342. 致M·H·扎戈斯金[①]

1830年7月14日于莫斯科

尊敬的米哈伊洛·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前奥地利皇帝谢平[②]之弟极想进入戏剧学校，拜托先生对殿下多多关照。

今明两天在下将去彼得堡几日，希望回来能见到先生及先生全家身体健康。

您的
亚·普希金
7月14日
于莫斯科

343.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7月2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我荣幸地把舍弟介绍给您（出于自己的利害关系，他认为您是个非常好的人，虽然如此，我还是求您善待他）。我的旅行[③]无聊得要死。尼基塔·安

① M·H·扎戈斯金（1789—1852），作家，曾任莫斯科剧院管理处主任。

② 指曾扮演奥地利皇帝的歌剧演员谢平。

③ 从莫斯科去彼得堡。——原编者注

德列耶维奇[1]给我买了一辆轻便的四轮马车，在头一站路上就坏了，我用小锤子勉强修了修又走（下一站又得重复这同样的活），一路上都是这样走的。在离诺芙哥罗德几俄里的地方，终于赶上了您的弗谢沃洛日斯基，他的车坏了一个轮子。我们一块到了终点，路上详细谈论着戈利岑公爵家晚会的情景。我已觉得彼得堡让人寂寞得可怕，所以我想尽量缩短在这里停留的时间。明天起我就去拜访您的亲属。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住在别墅，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住在帕尔戈洛沃（波莉耶伯爵夫人住的那个芬兰小村庄）。非常漂亮的妇人当中，我只见过马林诺芙斯卡娅夫人和小姐，昨天我偶然跟她们一道吃了午饭，连我自己都奇怪。

我还有事要忙——吻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的双手，我还不敢叫她妈妈，同样吻您的双手，天使，因为您不让我拥抱您。向您的两位姐姐致意。

亚·普·[2]

344.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7月不晚于2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不知舍弟把我的信转交给您没有，收到了为什么不给我寄张收条来，就像您答应过的那样？我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收条，我收到它的那一刻算是对我呆在这里孤苦寂寞的酬谢吧。应当对您谈谈我拜访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的情形。我去了，通报了，这位上个世纪的可爱的妇人把我当作她的一件服装般地接见了我。

“是您要娶我的侄女吗？”

“是的，夫人。”

“原来是这样。这太让我吃惊了，也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娜塔丽娅信上没

① 尼基塔·安德列耶维奇·科兹洛夫，农奴，普希金的仆人。——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说这件事。”(她指的不是您，是妈妈。)对此我告诉她，我们的婚事完全是不久前才定下来的，还告诉她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和娜塔丽娅[1]衰败的家业等等。她不接受我的解释，她说：“娜塔莎知道我多么爱她，娜塔莎总是写信告诉我她生活中的一切情况，娜塔莎一定会给我来信的。现在咱们成了亲戚，先生，希望您常来看我。”

后来，她又详细询问了妈妈、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2]和您的情况。她一再重复皇上对您的赞语。分手时，我们已结成好朋友。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一定会给她写信的，是吗？

我尚未见到伊凡·尼古拉耶维奇[3]，他参加演习去了，昨天才回到斯特列利纳。我将和他一块去帕尔戈洛沃，因为我既不想，也没勇气去那里。

前几天，家父应我请求给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去过信，他本人也可能来彼得堡。亚麻厂的老祖母（自然是青铜老祖母[4]咯）在干什么？连这个问题也不能使您给我来信么？您在干什么？常见哪些人？在哪儿玩？要去罗斯托夫么？能给我来信么？不过，可别让我这些问题吓着您，您最好不理睬它们——因为您总把我当成作家。前几天，我去见过自己的那位茨冈女人，她对您很感兴趣，非要我画您的侧面像，表示希望能认识您——我斗胆请您关照她，请多关照她。为此向您致敬。向妈妈和您的姐姐们致敬、问候。再见。[5]

---

①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的母亲。——原编者注
②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的父亲。——原编者注
③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的二哥。——原编者注
④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半身铜像。——原编者注
⑤ 全信原文为法文。

345.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7月3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这就是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刚给我带来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写的信。您很难想到这封信使我处于多么为难的境地。他会得到孜孜以求的批文的。至于亚麻厂，我既不具有他认定我具有的那种影响，也无意违背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的意愿，不经您长兄同意我也不能采取行动。最糟糕的是又要延期。这真让我忍受不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尚未见到，她在帕尔戈洛沃波莉耶伯爵夫人那里，后者几乎疯了——一觉睡到下午6点，谁也不见。昨天，巴格列耶娃夫人，即斯佩兰斯基[①]之女，派人来找我，想痛骂我一顿，说我没履行手续——不过，我真的没力量做这件事。我很少出入上流社会，上流社会的人们都在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您。一些非常好的夫人们求我给她们看看您的画像，我没有，她们就不饶我。我常常几个小时地站在跟您一模一样的浅色头发的圣母像前，借此聊以慰藉。要不是这尊圣像要价4万卢布，我就买下了。既然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至今未能重铸"老祖母像"，不如以不中用的"老祖母像"换这尊圣像。假如只是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不同意我操办您的嫁妆，我担心这要延误咱们的婚期，那就严重了。我的天使，请您尽力争取。

我真马虎，我的天使：重读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来信时，才发现他不打算更多典押自己亚麻厂领地的产业，而是想按照我的劝告申请一次性补助金。这是另一回事。既然这样，我马上就去见自己的表兄[②]坎克林，请他接受这一申请。我尚未见到宾肯多夫，这更好，尽量在一次会见时把一切都办妥。

① M·M·斯佩兰斯基（1772—1839），俄国国务活动家、伯爵。

② 普希金谑称坎克林为自己的表兄。

再会(我的天使)。向您全家致敬,恕我冒昧,我把这个家视为自己的家。

于7月30日

给我寄收条否?①

346. 致B·Φ·维亚泽姆斯卡娅②

1830年8月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您好,公爵夫人。您在莫斯科未见到我,真让我懊丧。我有那么多心里话要对您说。不好意思,我得承认,我在彼得堡很开心,所以我还说不准何时回去。③ 可能和公爵一块回去。无论如何,我们会再见的。④

亚·普·

347. 致M·Я·冯-福克

1830年8月9日于彼得堡

马克西姆·雅科夫列维奇阁下:

阁下大人,兹奉上冈察罗夫先生一事之便函。

谨致最崇高之敬意和感激之情。

您至恭至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这是写在致维亚泽姆斯基信上的附言。——原编者注

③④ 原文为法文。

1830年8月9日

348. 致Φ·H·格林卡

1830年8（?）月12、13日于特维尔（?）

亚·普希金请求占用Φ·H·格林卡几分钟的时间。

349. 致A·H·冈察罗夫[①]

1830年8月14日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遵奉雅命，在下已拜见坎克林伯爵[②]，已转陈先生申请救济金一事。在下发现，这位大臣反应颇为冷淡。据此公所言，此事全凭皇上圣裁。在下恳求这位大人，设若陛下愿恩赐先生救济金，至少请他毋持异议，大臣对此予以允诺。

至于请求允准重铸纪念像一事，先生即将收到宾肯多夫将军致先生之公函。在下之命运全仰仗先生，再次不揣冒昧恳求先生金诺[③]，在下将终生感激不尽。

谨致崇高敬意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仆

① A·H·冈察罗夫（约1760—1830），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普希金娜之祖父。——原编者注

② 财政大臣。

③ 普希金请求毋因嫁妆一事推迟婚礼。——原编者注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8月14日
于莫斯科拜上

350. 致E·M·希特罗沃

1830年8月2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承蒙夫人告知欧洲所发生的事件①，虽然消息不多，然夫人盛情满怀，不知如何感激才好！我们这里没人能看到法国报纸。至于对整个事件的政治诠评，俱乐部已经判定。他们认为德米特里·戈利岑公爵不久前颁布禁止纸牌赌博之敕令是不对的。我命中注定要在这群猩猩中间度过本世纪中最有意义的时光。除种种不幸不快外，又雪上加霜：我可怜的伯父近日谢世②。应该承认，没有哪位叔伯死得如此不是时候。这样一来，我的婚礼又要推迟一个半月。天知道我何时能回彼得堡。

《巴黎女郎》③比不上《马赛曲》，这是轻歌剧的讽刺歌。我很想拜读夏多布里昂为波尔多公爵④辩护的演讲词，想得要死。他再次显示出卓越的才能。无论如何，如今他又一次沦为反对派。《时代报》⑤反对的实质何在？它不是追求共和么？不久前还在对共和政体孜孜以求的那帮人已为路易·腓力提前加冕。他应封他们为高级侍从，应赏赐他们养老金才是。让利斯夫人同拉斐

① 指1830年7月法国大革命。—— 原编者注
② 指В·Л·普希金于1830年8月20日逝世。——原编者注
③ 卡齐米尔·德拉文所作七月革命的颂歌。——原编者注
④ 即亨利五世。——原编者注
⑤ 法国的激进报纸。

德[①]如能结百年之好，那可是再恰当不过了。塔列朗主教[②]会在教堂为他们主持婚礼的。革命到此也就大功告成了。

夫人，请允许我拜伏于令嫒伯爵小姐们足下，请夫人相信我对您的一片赤诚和崇高敬意。

普希金

8月21日

于莫斯科[③]

351. 致A·H·冈察罗夫

1830年8月24日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我的种种努力尽付流水，不胜遗憾。我人微言轻，对我们大臣们的影响甚微，虽说能为先生略尽微忱是我的福分。

家伯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谢世和操办丧事，又使我在经济上濒临破产，旧债未了，又添新债。过几天我要到尼日哥罗德乡下，去亲自管理产业。我的命运只有听凭先生一人裁决了[④]，我的一切希望全寄予先生了。

谨致最崇高的敬礼和一片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

① 拉斐德（1757—1834），法国将军，背叛革命转而支持路易·腓力，为此，普希金讥讽他该与路易·腓力的养女、作家让利斯“结百年之好”。——原编者注

② 塔列朗（1754-1838），法国政治家、外交家，在大革命时期、拿破仑时期、波旁王朝复辟及路易·腓力时期屡任要职。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指最后同意举行婚礼。——原编者注

8月24日
于莫斯科

352.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8月底于莫斯科

我即将去尼日哥罗德，不知前景如何。如果令堂决定解除你我婚约，你又决定听从母命——不论何种借口，只要是令堂提出的，我遵命就是，即使这些借口像昨日她为我安排的那场争吵那么严厉，即或是她想污辱我的人格也罢。

或许令堂是对的，我错了，刹那间竟相信幸福降临。不管怎么说，你是完全自由的。至于我么，我要竭诚向你保证，我只属于你，非你不娶。

亚·普·①

353. 致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30年8月底于莫斯科

我要走了，我跟冈察罗娃②闹翻了。舞会之后的第二天，她为我上演了一幕荒唐的闹剧，亏她想得出。她说了我许多坏话，我的人格受不了。不知我的婚事是否会告吹，借口倒是现成的，所以我有思想准备。我不想跟公爵③谈此事，请夫人转告他吧。请你们二位保守这一秘密。唉，幸福是多么可恶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的母亲。

③ 指П·A·维亚泽姆斯基。

的玩笑！再见，可爱的公爵夫人。请给我写几句吧，来信请寄卢科亚诺夫县鲍尔金诺村。①

354. 致П·A·普列特尼奥夫

1830年8月3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你真行！……既不想和我告别，也不给我写一个字来。我即刻去尼日哥罗德，即去卢科亚诺夫县鲍尔金诺村。你想写信，就寄到那儿去。

亲爱的，我要把一肚子苦水向你倾诉：苦恼、烦闷、寂寞！一个30岁未婚男人的日子，比《三十年的赌徒生涯》②还难熬。我跟未来的岳母闹翻了，婚期一拖再拖。我在想着一个拖家带口的男人的辛苦操劳和单身汉日子的美妙。我的心在冷却。加之莫斯科的种种流言蜚语传到未婚妻和她母亲耳中，由此生出种种不快和冷嘲热讽，双方和解又不彻底——总之，不是我不走运，就是至少是我没福气。秋天来了——这是我最喜欢的季节，可我要张罗嫁妆和婚礼的事，天知道婚礼何时能举行。这一切都叫人心烦意乱。天知道我去乡下有没有时间写作、心情能否平静。没有平静的心情你什么也写不出来，只能写写讥讽卡切诺夫斯基的讽刺短诗而已。

就这样吧，亲爱的，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活见鬼，我居然胡扯起幸福来了，好像我生来就是幸福的。能够自立，也该知足了，这多亏了上帝和你。③好不心烦啊，亲爱的。拥抱你，亲吻伙伴们。

于8月31日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В·久康日所作风靡一时的传奇剧。——原编者注

③ 普列特尼奥夫自20年代中期开始主持出版普希金的著作。——原编者注

355.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9月9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我亲爱的、心爱的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我拜伏在您脚下感激您,求您原谅我为您惹了麻烦。

您的来信太好了，它让我彻底放心了。由于一个事先没料到的情况，我在这里耽搁的时间要长些。我以为父亲分给我的是一座单独的庄园,原来是个有500农奴的村子的一部分，要划分开来。我设法尽快办好此事。我更担心的是这里在开始设立检疫站。我们这附近出现了——霍乱，可能要耽误二十来天!真够我忙的!毕恭毕敬地问候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非常恭顺、非常温柔地亲她的双手。我这就给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写信,恕我直言,他老人家可能等得不耐烦了。多谢卡特琳娜小姐和亚历山德拉小姐惦记着我的一片盛情。再次请您原谅，请您相信，只有跟您在一起我才幸福。

9月9日

于鲍尔金诺[①]

356. 致A·H·冈察罗夫

1830年9月9日自鲍尔金诺寄往亚麻厂领地

敬爱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来函拜收。我发现先生认为我办事不力,抱歉之至。万望先生听我解释: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我所以未曾冒昧为先生之事四处游说，完全是出于担心，担心时机不到贸然去晋见陛下或大臣们会遭拒绝。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有如春季里的天气：忽阴忽晴。这段时间正逢满天阴云……如何把申请临时救济金呈文送到御前，您要是愿意听听我的忠告，则我认为：最好、最便捷的途径是通过A·X·宾肯多夫。这是一位宽厚、慈善的君子。皇上的恩惠能经其手及予你我之辈者，惟有这位宠臣了。

请先生多加关照。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0年9月9日

于鲍尔金诺村

357.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0年9月9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我给你去了一封无比伤心、无比凄苦的信[①]，然而，如此忧伤也未能打动你的心，可见你对此多么老道。现在，我忧伤的思绪已经烟消云散。我来到乡下，在休息。周围在流行霍乱。你可知道霍乱是何种洪水猛兽么?说不定它就要窜到鲍尔金诺来，把我们统统咬死，说不定我得去见瓦西里伯父，真有那么一天，你可要给我写传记啊。我可怜的瓦西里伯父啊！你可知道他老人家临终前留下什么遗言？我去见他时，他正昏迷不醒，清醒后他认出了我，伤心了好一阵子之后他说：“卡杰宁的文章[②]太枯燥了！”此外再没说过一句话。怎么样？这才是一个忠诚的战士临死

① 即第354封信。

② 指《思考与分析》，载《文学报》（1830年）。——原编者注

的样子，临死嘴里还发出战斗的号召！① 躲开未婚妻坐下来写写诗，你想不到这有多么愉快了。妻子跟未婚妻不一样，大不一样！妻子就像亲兄弟，当着她的面你愿写多少就写多少，而未婚妻比书刊检查官谢格洛夫还要严厉，她束缚着你的舌头和双手……我今天收到她一封非常之好的来信，她答应我，没有嫁妆也要嫁给我。嫁妆是少不了的。她让我去莫斯科，过了这个月我就去，到时候再由莫斯科去看你，我亲爱的。杰尔维格在干什么？常见他么？你叫他把钱②准备好。钱的事可不能开玩笑。钱是重要之物——向坎克林③ 和布尔加林要。嘿，我亲爱的！这儿的农村真美！想想着吧，草原连着草原，四周一个邻居都没有。骑马想骑多久就骑多久，想写多少家信都行，没人会打搅你。散文、诗歌，我多给你准备点。请原谅，我亲爱的。

1830年9月9日

于鲍尔金诺

我的悲剧④怎么样了？我写了一首很短的哀歌当前言，要不要给你寄去？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事：写一封言之有物的长信来。悲剧的价钱是多少？1万，还是1.2万？

358.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0年9月29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刚收到你的来信就给你回信。你怎么好意思这样理解我的苦闷心情？你这是怎么理解的啊？杰尔维格真行，茹科夫斯基真行。可能我表达得不好，不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发表在《文学报》上的文章的稿酬。——原编者注

③ 当时的财政大臣。

④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过这也不能使你们得到谅解。事情是这样的：是我的岳母为嫁妆一事推迟婚礼，当然不是我。我气疯了，于是岳母便对我无礼，跟我又吵又闹，气得我发疯。于是便产生了忧郁和消沉的情绪。怎么是我想拒绝呢？但是我看出婚礼无望，也就灰心丧气不能自拔了。有关上流社会的事，你说得都很对。我的担心更有道理，我担心祖母外祖母们，婶母、姑母们和姐妹们拿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我年轻的妻子弄糊涂了。她爱我，可是你看，阿列科·普列特尼奥夫，"在那辽远的天空中荡漾着一轮自由的月亮……"[①] 巴拉丁斯基说得好：未婚夫中只有傻瓜才幸福，善于思考的人被未来弄得焦躁不安。迄今为止他和我一样，很快他就和我们一个样了。笑话！因此我才催岳母，可这位头发长见识短的老妇人，不理解我，光张罗嫁妆的事，让嫁妆见鬼去吧。现在你理解我的心情了吧？明白了，就谢天谢地！你好，亲爱的，日子过得好吗？我办完事后，还要经过一连串的检疫站才能去莫斯科，路上至少要走一个月。在这里我住了一个月，没见着一个有头脑的人，也没看到报刊杂志，所以不知道腓力[②]在干什么，波利尼亚克[③]身体是否健康。我很想把我在这里向农夫们讲霍乱病的布道文稿给你寄去，你会笑死的，不过你不配得到这份礼物。再见，亲爱的，替我问候你的妻子和女儿。

9月29日

子鲍尔金诺

---

① 长诗《茨冈人》中茨冈老人的话。老人接着又说："谁能对一个少女的心说：只爱一个人，别三心二意。"普希金引用老人的话，暗示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也会像"自由的月亮"那样爱上别人。在引用这两句诗时，普希金开了个玩笑，称普列特尼奥夫为阿列科·普列特尼奥夫，阿列科（一译阿列哥）是《茨冈人》中的人物，是个小伙子，诗人则以老人教训年轻人的口吻向普列特尼奥夫倾诉自己的担心。

② 指法国国王路易·腓力。——原编者注

③ 指被推翻的查理十世的大臣。普希金与维亚泽姆斯基打赌说，波利尼亚克定会被处死。——原编者注

359.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9月30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事情没办完，我就已经完全灰心了，真想坐上车一走了之。您估计我在博戈罗茨克只会耽搁6天，你实在太善良了。我刚听说，由这里到莫斯科一路共设了5个检疫站，每个检疫站都得呆上两个礼拜。您算算看，然后再想想我的心情有多坏吧。除了这些殊遇，又下起雨来，自然，这雨不到坐雪橇的季节是停不下来的。如果说还有什么可资慰藉，那就是由此地到莫斯科居然还修了一条路，这是英明的。想想看吧，路基两侧既没有排水沟，也没水渠，道路也就一片泥泞。步行的人们在干干的便道上舒舒服服地走着，嘲笑我们这些坐在车上陷在泥泞之中的旅客。为来到这泥泞肮脏、鼠疫肆虐、火灾不绝（因为我在这里看不到别的东西）美不胜收之所在，当初决定离开你的那个时辰实在是不吉利啊。

您这时在干什么呢？一切都好吗？祖父[①]说什么没有？您知道他来信对我说些什么吗？用他的话说，人家为老太太[②]只给7000卢布，所以不必为此惊动她的安宁。值得这样兴师动众么？您别笑我，我给气疯了。我们的婚礼简直是在躲着我，还有这鼠疫和检疫站，这岂不是命运对我的最恶毒的嘲弄吗？我的天使，您的爱是这世间阻止我自缢于伤心城堡门框上的唯一的力量啊（我要在括号里注明：此处是我祖父把他不满意的一个天主教徒法国籍家庭教师尼科尔吊死的地方[③]）。别剥夺我的爱情吧，请相信，我的幸福全系于此爱之中。能否让我拥抱您？相距500俄里之遥，又隔着5个检疫站，这毫

---

① 指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冈察罗夫。——原编者注

② 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半身铜像。——原编者注

③ 传说"暴躁而又残酷的"禁卫军炮兵军官、诗人的祖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希金，怀疑妻子玛丽娅·马特维耶芙娜·沃耶伊科娃与法国籍家庭教师有私情，把妻子关进监狱，把法国教师吊死在后院。

无意义。我满脑子都是检疫站。再见吧，我的天使，向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致以诚挚的敬礼，衷心向您的姐姐们和谢尔盖问候。您有其他人的消息吗？

9月30日①

360.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10月11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禁止进入莫斯科②，我也就被囚禁在鲍尔金诺了。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请给我来信，即使您不想这样做。告诉我，您现在何处？离开莫斯科否？有路能使我绕到你的脚下么？我心情十分沮丧，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显然今年（这该诅咒的年份）我们的婚礼是不能举行了。您当真离开莫斯科了么？情愿冒传染上疾病的危险，真是不可原谅。我知道，灾情和死亡人数总是被夸大。有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少妇对我说过，只有平民百姓才死于鼠疫，这可太好了，不过，上流社会的人也应采取预防措施，因为也只有这些措施才能救他们，而不是他们高雅的身段和翩翩的风度。也好，您在乡下不会有染上霍乱的危险，不是吗？请把您的地址给我，把您的健康状况告诉我。至于说我们，都让检疫站给困住了；不过病毒尚未传播到我们这里。鲍尔金诺形同周围是悬崖峭壁的一座孤岛，没有邻居，没有书籍，天气恶劣。我全靠在纸上乱写乱画和发脾气消磨时光，不知尘世间发生何事，不知我的朋友波利尼亚克过得怎样。来信谈谈他的情况，因为这里看不到报纸。我都蠢得把这当成一大乐趣了。③祖父和他那铜祖母好么？两位都活着，都健康无恙吧？现在我面前摆着一张地图，我在琢磨如何经恰克图或者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绕道去看您。问题是为了朋友绕点弯路不要紧，而直奔莫斯科便意味着绕远路只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普希金听说莫斯科开始流行霍乱。

③ 原文为法文。

是为了一口粪（何况是什么粪啊，是莫斯科的粪！）。这可是真正不高明的玩笑。我开玩笑好比集市上的女贩子们说的“我人都变黄了”（即“我在苦笑”）。再见，让我叩拜令堂大人，衷心地问候全家人。再见，可爱的天使。就像伏尔泰对那远不如您的人说的那样，亲吻您的“翼尖”。①

10月 11日

361. 致 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0年10月（不晚于）29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本想溜进莫斯科去，但听说那里任何人也不准进城，又回到鲍尔金诺坐等天气好转。唉，这鬼天气！我知道，妖魔鬼怪并不像传说得那样可怕；我知道，霍乱并不比土耳其人的枪炮齐射更危险。然而路途遥远、音讯杳无，这才折磨人呐。动身那天，我写信给自己人，让他们25天后等我回去。未婚妻也不再给我写信了，她现在何方，身体如何，至今一概不知。怎么回事？这就是说，亲爱的普列特尼奥夫，我虽说不是外人，这么说吧，我还没进入人家的圈子里。虽然时值秋天，雨雪交加，泥泞过膝，脑子里毫无诗兴。不知我的未婚妻现在何方，但愿她已离开鼠疫流行的莫斯科，可到底去了何处？卡卢加？特维尔？还是去卡尔洛沃②找布尔加林去了？一无所知。你们的杂志我没看过；谁胜谁负？请转告杰尔维格，让他坚持住，我一定会去帮他的，我冬天去，只要我不在这里断气。暂时他不妨先雕个木像，雕一个赤身裸体的我，雕成双肩托着《文学报》阿特拉斯③的样子。我的悲剧④怎么样了？保护它，勇敢的朋友们！别让那些杂志的走狗们咬伤它。这部悲剧我想献给茹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布尔加林的领地，这是一句玩笑话。——原编者注
③ 希腊神话中肩扛天宇的提坦神。
④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科夫斯基，再附上下面的话：我原想把悲剧献卡拉姆津，鉴于他已不在人世，故转而献给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的两个女儿要我可爱的著作来纪念他们的父亲。如还有可能，请将这段话印于卷首：

谨以景仰感戴之情，用我灵感之作

真诚缅怀俄罗斯人所珍爱的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

亚·普希金

362.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10月（不晚于）29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女士，我不会用法语骂人，请让我跟您说俄语，而您呢，我的天使，哪怕是用楚赫纳语[1]，只要回信。您10月1日的来信26日才收到，这封信有许多原因让我伤心：1）这封信路上走了整整25天；2）您10月1日还呆在早已有鼠疫传染的莫斯科；3）我的几封信您均未收到；4）您的信比名片还简单；5）看来您还在生我的气，不要这样我都已经是最不幸的动物了。您现在何处？身体如何？我写信到莫斯科，都不回信。弟弟也不来信，以为他的信我总是不感兴趣。鼠疫流行期间另当别论，我喜欢收到扎了眼儿的信[2]；你知道，起码我还活着，这就很好了。您若在卡卢加，那我就经奔萨去看您；您若是在莫斯科，我是说，在莫斯科乡下，我就途经维亚特卡[3]、阿尔汉格尔斯克和彼得堡去看望您。真的，不是开玩笑——不过您要告诉我现在何处。来信寄卢科亚诺夫县阿勃拉莫沃村，转鲍尔金诺村即可，这样快些。再见，亲吻妈妈的手；向姐姐们致鞠躬大礼。

---

① 楚赫纳是旧时对芬兰人的蔑称。

② 指检疫站为了给信消毒扎的孔洞。

③ 基洛夫市的旧称。

363.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11月4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您9日还在莫斯科！这是父亲来信告诉我的，还说我的婚礼吹了。这不是逼人上吊吗？我还要补充一句，从卢科亚诺夫到莫斯科还有14个检疫站。懂吗？现在我给您讲个故事。我有位朋友追求一位颇有姿色的太太。有一天他去看她，见桌子上有本纪念册，他从未见过，便想看看。那位太太扑过去一把抢了过去。有时我们男人也像你们这些美丽的女士们一样好奇。我的这位朋友说尽了好话，调动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想让那位太太交出纪念册，太太坚决不给，他只好作罢。没过多久这位太太居然死了。我的朋友去参加葬礼，去安慰不幸的丈夫。他们一块翻检死者的箱匣时，我朋友发现了那本神秘的纪念册，抢过去打开一看，除首页外，全是空白。首页上抄有《高加索的俘虏》中的4句歪诗：

> 无情的分离不会长久地、
> 长久地折磨女子的情怀；
> 爱情过去了，苦闷将到来。……①

现在我们谈谈别的事吧，我是想说言归正传。传染病流行期间呆在尼基茨卡亚，你不难为情吗？您那位做好事的邻居阿德里扬才可以这样做。但是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却不行，您不能！老实说，我真看不透您，不知该如何接近您。我觉得维亚特卡还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所以我要去维亚特卡。在此之前，来信请寄阿勃拉莫沃转鲍尔金诺——您的信我总会收到的。

再见，上帝保佑您。请允许我拜伏在令堂大人的足下。

---

① 前文所提及的4行诗，在本信中只引了3行。

于11月4日

问候全家。[①]

364. 致A·A·杰尔维格

1830年11月4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男爵先生，兹将在下俯首称臣的贡赋[②]，即花税献上，称之为花税的原因是缴纳此税是在11月，正逢鲜花盛开的季节。现向您、我的主宰禀告：时值秋令，是生儿育女的季节，若大人的恭顺之仆未死于萨拉泰人[③]的瘟疫，即由十字军（也即纤夫）传染给我等疫病（又称霍乱），那么，游吟诗人将在大人的城堡中、在《文学报》[④]上常年吟唱不息。亲爱的，我已写了为数可观的辩论文章，但因为收不到杂志，落伍于时代，也不知该抨击谁，是波列沃依还是布尔加林。有关你的情况家父信中只字未提。这令我不安，因为我毕竟是他的儿子，虽然疑心很重、郁郁寡欢（说法如何？）。告诉普列特尼奥夫，他要是看到我在秋天如此勤快，一定会热烈亲吻我的。再见，亲爱的，下个邮班可能还要给你寄点什么。

于11月4日

我住在乡下，如同住在检疫站包围的孤岛。我在坐等举行婚礼和去彼得堡的好天气——不过，对此我连想都不敢想。

---

① 全信除引文外均为法文。

② 指普希金为杰尔维格的丛刊《北方花朵》写的诗，普希金开玩笑称自己的诗为贡赋，自称为杰尔维格的属臣。

③ 中世纪初欧洲各国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后来泛指伊斯兰教徒。

④ 普希金当时不知《文学报》已暂时停刊。——原编者注

365. 致М·П·包戈廷

1830年11月初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尊敬的米哈伊洛·彼得罗维奇，在我能得到的唯一的刊物《莫斯科新闻》上，看到您没丢下我们的老母亲①不管。我两次想跑去看您，可两次都被检疫站挡回这讨厌的小孤岛。在此我向您伸出乞援的双手，高声呼救。请看在上帝的情分上，来一封生动活泼的信吧。没人来信给我写点什么，都以为我得了霍乱，或在检疫站里给整得面黄肌瘦。不知我的未婚妻现在哪里，情况如何。您知道么？能打听到她的消息么？看在上帝的分上去打听一下，回信请寄卢科亚诺夫县阿勃拉莫沃村转鲍尔金诺村。若能同时寄来您写市民大会的悲剧剧本，您就是我的恩人、真正的恩人。有空我要评论一下您的大作，不然我什么也不干；连个吵架的人都没有。愿上帝保佑波列沃依身体健康！我身边的他的第2卷②也算是对我的慰藉。我从这巴弗莫斯岛③给您寄去启示录式的诗④。您爱在哪儿发表就在哪儿发表吧，哪怕是在《新闻》⑤上发表也行——只是看在我们友情的分上，求您别对任何人说出我的名字。如果莫斯科检查机关不放行，就把它寄给杰尔维格，也别署我的姓名，不要用我的手抄原稿……呵，要紧之事我还没说：欠您的债下月到期，我不敢指望到时能还您：不是我失信，也不是我的钱袋失信，是霍乱不守信用，是把我们隔开的5个检疫站使我不守信誉。再见，祝您安康。

舍弟好么？

---

① 指莫斯科。——原编者注

② 指波列沃依的《俄罗斯人民史》第2卷。

③ 传说岛上刻有启示录。——原编者注

④ 指《英雄》一诗。

⑤ 指《莫斯科新闻》。——原编者注

366.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0年11月5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我正要去流行鼠疫的莫斯科，就得到消息说未婚妻离开了莫斯科。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她的胸膛是"用坚硬的橡树皮、外加三层布拉特钢（制的胸甲）保护着"[①]，就像贺拉斯笔下的航海家那样。她给我写的信非常亲切，虽说没有热情。舍弟列夫把你、巴拉丁斯基、霍乱……的消息告诉了我，最后又从你那儿得到消息。你说：咱们该倒霉了。可不是！难道你没看出来，人家简直在给我们乱发牌[②]，我们却还在一个劲地下注！上家一张牌都不叫了，可我们还在一个劲地要牌。要是我们输得像红方块那样光溜溜的一个钱不剩，那才活该呢！我在这里写了点东西，可惜收不到杂志。很想骂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告诉你说吧，论战中我们也加了一滴蜜[③]。你已经开始写冯维辛了，我很高兴。不论是有意说他什么，还是顺便提到他，都好，因为到底是把话说出来了。不必担心是否真实（即道理讲得是否准确透彻）。枪打恶人么。在你所有的文学评论中，打飞的子弹太多。把您的批评文章搜集成册，再看密集射击的威力吧。我们何时见面？来到这尼日尼的穷乡僻壤，连我自己也不知怎样才能脱身，就像云杉果掉进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顺便说一句，纯洁的丽莎[④]杳无音讯，还有波利尼亚克[⑤]。该谁付香槟酒钱，是你还是我？如果是我，就太遗憾了。早知道在这儿呆这么长时间，就该和她多通几封信亲热亲热，每个邮班都给她写上满满的一页信。在这荒

---

① 引自德米特里耶夫评贺拉斯一首颂诗歌中的诗句。——原编者注

② 指发牌时作弊。此处暗示尼古拉一世的政治。——原编者注

③ 套用克雷洛夫寓言《鹰和蜜蜂》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④ 即E·M·希特罗沃。——原编者注

⑤ 指普希金与维亚泽姆斯基就波利尼亚克打赌一事。——原编者注

山野岭要能看看《时代报》和《地球报》[1] 就好了。陛下如何？好样的！说不定会赦免我们这些苦役犯——愿上帝保佑陛下圣体康泰。朋友们，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健康无恙。没什么更好的可以指望了。这里的农民高喊你的爵位、祝你贵体安康；爵位是令人羡慕的，没有爵位别的都毫无意义。

于11月5日

367. 致П·А·奥西波娃

1830年11月5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奥波奇卡

我在荒僻的鲍尔金诺一下子收到您两封信，夫人。要想充分珍视我们亲人的亲切的话语和所写的几行文字，必须像我这样体验孤独才行。多亏夫人的帮助，家父心里才不过于沉痛地承受了瓦西里·利沃维奇死讯的打击，为此我非常高兴。应当说，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和他那衰弱的神经。他老人家给我来过几封信，看得出来，他对霍乱的恐惧胜过悲痛。可恶的霍乱病！唉，能说这不是命运在捉弄人么？我做了一切努力，还是到不了莫斯科。我陷入了检疫站的重重包围之中，因为尼日哥罗德省是传染病的正中心。不过，我后天还是要走。天知道这500俄里要花去我几个月的时间，通常这段路只用两昼夜。

夫人，您问某封信中一句话里的"永远"一词何意，我记不得那句话了，夫人。不管怎样，这个词都只能是我对您，对您的全家感情的表达和座右铭。如果这个词被误解为不友好、不友爱之意，那就太让我痛心了——我恳求您改正过来。您所说的好感，用语非常准确，并且非常精辟透彻。由于特有的私心我们同情不幸的人；我们发现，实际上不光是我们不幸。对别人的幸福抱有同情感的只能是极其高尚、极其无私的心灵。但是，幸福……就像拉伯

① 《时代报》和《地球报》均为当时的法国报刊。

雷谈到天堂和永恒时所说的那样，是个伟大的“可能”。[①]在幸福问题上，我是无神论者，不相信幸福，就是在老朋友们圈子里也开始有点怀疑了。

一到彼得堡，我便立即寄上已发表的东西，夫人。在这里我没法给您寄什么。由衷地向您、向您全家致敬。再见，再见吧。请相信我的一片赤诚之心。

亚·普希金[②]

368.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11月18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我在鲍尔金诺，还在鲍尔金诺！一得知您未离开莫斯科，我便租了驿马出发了。一上了官道就发现您说得对：14个检疫站只是前哨而已，真正的检疫站只有3个。我大胆地走进了第一个检疫站（在弗拉基米尔省西瓦斯莱卡），站长要求检查驿马使用证，声称只耽搁6天。[③]然后，打量一下驿马使用证就和我开始了下面的谈话："先生不是因公出差吧？""不，因为有紧急私事。""那就劳驾先生从另一条路返回吧，这里是不让通行的。""早就不让走了么？""三四个礼拜了。""这些混账省长们怎么不发个告示呢？""这可不是我们的过错，先生。""没过错！这对我来说容易么？"没办法，我又折回卢科亚诺夫，去申请证明我不是来自鼠疫流行区的证明。当地长官不知在我已经走过一趟后能否再出具这类证明。我就给省长写信，在鲍尔金诺坐等回信，等待他们寄来证明和新的驿马使用证。一边等一边犯愁。就这样我走了400俄里却没离开窝一步。

这还不算完：回来后，我想至少能看到您的来信。肯定是穆罗姆的邮政

① 据说，拉伯雷临终前说过：他要去那“伟大的可能”之地。——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局长搞混了邮包，结果是寄往喀山的邮件却寄到了阿尔扎马斯，尼日尼却收到寄往卢科亚诺夫的信件。您的信（要是有的话）还不知在哪儿游荡呢，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收到。我灰心极了，因为斋期又到了（告诉妈妈，我永远忘不了这个斋期）。我再也用不着忙了；让一切都顺其自然吧，我坐着闲等就是了。家父再次来信说，我们的婚礼吹了。过几天，说不定他会告诉我您嫁人了……真让人不知如何是好。多谢沙利科夫公爵，他终于告诉我霍乱病快过去了。这是三个月来我得到的第一条好消息。再见吧，天使，祝您健康。请别嫁达维多夫先生，原谅我心情不好。请允许我拜伏在令堂大人的脚下，祝大家好。再见。

11月18日

于鲍尔金诺[1]

369.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11月26日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从您10月19日的来信中我看得出，我需要好好解释一番才是。本该10月1日离开鲍尔金诺，临行前一天我去了30多俄里外的戈利岑娜公爵夫人家，想进一步了解有几个检疫站，有无最便捷之路等等。因为公爵夫人的庄园在官道上，她能清楚了解到这些情况。

第二天，10月1日，回到家里才知道霍乱已传播到莫斯科。皇上还驻跸京城，但全城居民都走了。此条新消息让我多少放心了。同时还得知正在发放通行证，或发放去检疫站的短期通行证。为此我写信到尼日尼。回信说可以在卢科亚诺夫发给我证明（这是因为鲍尔金诺未受到传染之故），并且，他们还告诉我莫斯科禁止出入。这条新闻，尤其是加上不知您在何处（谁也不给我来信，就连把我看成老皇历的弟弟也不来信），我困在了鲍尔金诺。我为

① 原文为法文。

您担心，准确地说，希望到了莫斯科也碰不到您。我深信即使让我去莫斯科，八成这里也不会放我出去。何况莫斯科已是一座空城的谣传得到了证实，我也就放心了。

突然收到您的一封短信，通知我说您连想都没想过要离开莫斯科。我便租了驿马去卢科亚诺夫，仍然不发给我通行证，借口是已推举我监管本区的检疫站。往尼日尼写了封抱怨信，决定继续赶我的路，进入弗拉基米尔省才知道官道禁止通行，可谁都不知道这一禁令，这里凡事都是这样。我又返回鲍尔金诺，坐等通行证和证明，换句话说，一直等到上帝开恩。

因此，您看得出来（如果您能相信我的话），我呆在这里实出无奈，我并未住在戈利岑娜公爵夫人那里，虽然我拜访了她一次。舍弟竭力为自己开脱，说霍乱一开始就给我写过信，您嘲笑我是不公道的。为此向您鞠躬道歉。

于11月26日

阿勃拉莫沃根本不是您以为的戈利岑娜公爵夫人的村子，而是距鲍尔金诺12俄里的一个驿站，卢科亚诺夫距鲍尔金诺有50俄里之遥。

看来您不会相信我的话，故将证明我被迫困在这里的两份材料寄上。

上述种种还不到我不得不忍受的所有不快的一半。不过，我没白来，要不是我到乡下时心情极坏，早在来时的第二个驿站就折回莫斯科了，当时我在那儿就已得知尼日尼的人躲霍乱都跑光了。但是我并未想到拐回去，我也并未指望能有比传染病还好的东西。①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370. 致A·H·维尔斯托夫斯基[1]

1830年11月下半月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本来我该今天离开鲍尔金诺。阿尔扎马斯再次被封锁的消息又使我耽误了一天。要查明情况，又要为办证明去奔波。你在什么地方搞到指甲油的？你告诉纳肖金，让他一定活下来：1）因为我需要他；2）因为我希望他需要我；3）如果他死了，在莫斯科就没人听我讲生动的，即聪明、友好的话了。所以让他洗洗氯水浴、喝喝薄荷水，要听从扎克列夫斯基伯爵[2]的命令，不可灰心丧气（为此，他跟那位让人灰心丧气的人，跟那位帕夫洛夫[3]吵吵架，对他来说，并不是坏事）。

你都想象不到，收到扎了眼儿的信件让人有多不愉快，信纸粗得连屁股都要擦破的。

371. 致M·Π·包戈廷

1830年11月底自鲍尔金诺寄往莫斯科

本想再到您那儿去，已经到了谢瓦斯莱卡（第一个检疫站）。可是在卡子上站长见我是紧急私务，便不让我通过，逼着我立即返回鲍尔金诺。有什么

① A·H·维尔斯托夫斯基（1799—1862），作曲家。

② A·A·扎克列夫斯基（1783—1865），伯爵，1823年起任芬兰总督；1828至1831年间任内政大臣。

③ H·Φ·帕夫洛夫（1803—1864），俄国作家、翻译家。

办法？为了寻求慰藉，翻出您的信件和《马尔法》[1]，一口气连看了两遍。太好了！我承认，我本来担心到后来最初的印象可能减弱，但却没有——我还是先前那个意见：《马尔法》有欧洲式的、高雅的优点。我一定要尽可能广泛地评论这部作品。对我来说，这将是一种学习、一种享受。唯一糟糕的是文体和语言。您错到了极点。您运用语言，就像伊凡[2]对待新城一样。违反截短句、缩略语规则的语法错误数不胜数。可您知道吗？这点错误算不得什么。应当给我们的语言多一点自由（当然要符合它的特点）。比起我们墨守陈规来，您的随心所欲更合我心意。您的《马尔法》快出版了吧？我个人的评论不寄给您了，因为需要修改之处您又无暇修改。到第二版时再说吧。先告诉您，我觉得只有一处违反戏剧要求，就是鲍列茨基与约翰的对话。约翰没有保持自己的尊严（不是指谈话的方式，而是指他对叛徒的态度）。鲍列茨基（哪怕他是诺夫哥罗德人也罢）对约翰过于随和，他可以同约翰的大臣讨价还价，难道同约翰本人就不行吗？你不喜欢约翰。您戏剧性地（即合理、真实而深刻地）阐述了他的政策，却未把您那迷人的情感赋予他，您甚至不得不迫使他用多少有些夸夸其谈的方式说话。这就是我的主要评论。别的……别的要在钟王伊凡的轰鸣中予以称赞才对。这要由您那毕恭毕敬的圣堂工友去努力完成。

亚·普·

使节们的那场戏写得真绝了！您是怎么懂得古文献学的？市民大会？地方行政长官？叔伊斯基大公？封邑公爵？我告诉您，这都是官衔——莎士比亚式的！……

我再简单地提提文体，写给杂志，他们可能要呈献皇上（倒也应当），您听命就是了。我把详细的评论写在每行的上边，寄给您。请原谅，再见吧。向雅济科夫致敬。

---

① 即《市长夫人马尔法》。

② 指伊凡三世。——原编者注

372.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不晚于）12月1日自普拉塔瓦寄往莫斯科

这还有一份证明[①]，请让我翻过一页。

我被困在普拉塔瓦检疫站里，不让过去，因为我坐的是驿车；我的马车坏了。恳求您把这不幸的遭遇告诉德米特里·戈利岑——求他利用他的一切影响让我进莫斯科。衷心问候您，问候妈妈和全家人。前几天给您去过一封不大客气的信，这是因为昏了头，原谅我吧，我已经后悔了。离您75俄里远，谁知道75天后我能否见到您。

又及：或者派辆马车来，轿式马车也行，四轮马车也行，派到普拉塔瓦检疫站来接我。[②]

373. 致H·H·冈察罗娃

1830年12月2日自普拉塔瓦寄往莫斯科

派车来接我没用，人家告诉我的话不对头。我在检疫站要当上两个礼拜的俘虏——然后才有希望见到您。

求求您，给我往普拉塔瓦检疫站写信来。我担心惹您生气了。您要是知道这种瘟疫使我不得不忍受种种麻烦，您会谅解我的。正当我想走时，即十月初，任命我为当地监督。当时我要是得知莫斯科流行霍乱，一定接受这一

① 指普希金的邻居Д·雅济科夫的信，证明普希金停留在鲍尔金诺是迫不得已。——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职务。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摆脱这个差事。后来有消息说莫斯科被封锁了，禁止入城。接着便是我种种不幸的出逃尝试。后来有消息说您没离开莫斯科。终于盼到了您最近的来信，使我绝望极了。您还有心情写这封信？您怎么能以为我是因可恶的戈利岑娜公爵夫人才呆在尼日尼的？您认识这位公爵夫人么？她胖得就像你们全家人绑在一起，还要加上我。是的，我又要说点刻薄话了。就这样我最后被困在检疫站里，此时此刻我不再抱有更好的期望了。我们都落到了这步田地：人家把我们关在织布工人住的肮脏的破屋子里，关了两个礼拜，只要给面包和水我们就高兴。

尼日尼不再封锁了，在我离开前夕，弗拉基米尔的检疫站也撤了。这不妨碍我被关在西瓦斯来卡，因为省长并不关心是否通知站长撤销检疫站之事。您要是能想象得出检疫站上的混乱情景的四分之一，您就会明白要摆脱这些检疫站有多难啊。再见，恭恭敬敬地问候妈妈，衷心地问候您的两位姐姐和谢尔盖。

12月2日

于普拉塔瓦[①]

374.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0年12月9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我是5日到的莫斯科，发觉岳母大人对我满腹怨恨，好不容易才把她制服，谢天谢地，总算把她对付过去了。好不容易才冲过了这重重的检疫站——两次离开鲍尔金诺，又两次返回鲍尔金诺，谢天谢地，终于也对付过去了。请尽可能多寄点钱给我，这里的当铺都关门了，我是一筹莫展。《戈都诺夫》怎么样了？我（偷偷地）告诉你我在鲍尔金诺写了些什么。很长时间没动笔了。我带来了：《奥涅金》最后两章，即八、九章全写好了，可以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出版了。八行诗节写成的小说（约400行）[①]，咱们来个匿名出版。几个剧本，或者说是小悲剧剧本，有《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利耶里》、《瘟疫流行时节的宴会》和《唐璜》[②]。此外还有30余首小诗。好吗？还不止这些呢（绝密，只对你一个人说），我写了5部中篇小说[③]，巴拉丁斯基为此笑得发抖，这些小说我们也匿名发表。不能用我的名字，不然，布尔加林要骂街了。总之，俄国文学算是卖身于布尔加林和格列奇了！遗憾——不知杰尔维格在追求什么？他何必出版令人讨厌的德拉文虽然甜蜜蜜却毫无价值的诗呢？不过，杰尔维格该在皇上面前辩白清楚。他可以证明他的《文学报》上从未鼓吹过暴动，也没有对政府不友好的行为。你去和他谈谈这件事，不然的话，那些内奸文人会把他当成绵羊吃掉，他们才不会管他什么男爵呢。再见，亲爱的，多保重——这才是主要的。

12月9日

375. 致E·M·希特罗沃

1830年12月9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夫人，我回到莫斯科后，在多尔戈鲁卡娅公爵夫人那里看到您寄来的包裹（法文报和仲马的悲剧[④]）。这一切对我这个不幸染上鼠疫的尼日哥罗德人来说，都是新闻。真是非比寻常的一年！非同小可的事件！波兰起义的消息令我极为震惊。这样一来，我们的宿敌将灭绝，于是亚历山大所造就的一切将荡然无存。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基于俄罗斯的实际利益的，这一切所凭借的仅仅是个人的虚荣、戏剧效果等……您可知道令尊[⑤]元帅大人令人胆寒的话

① 指《科隆纳的小房》。
② 即《石客》。——原编者注
③ 即《别尔金小说集》。
④ 指大仲马的悲剧《斯德哥尔摩、枫丹白露和罗马》。——原编者注
⑤ 即米哈伊尔·伊拉里昂诺维奇·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统帅、元帅。

语么？大人进入维尔诺时，波兰人一齐跑来跪在他的脚前。"起来吧，"大人对他们说，"记住你们是俄罗斯人。"我们只能可怜波兰人。为仇恨他们，我们是过于强大了，业已开始的战争将是一场灭绝人性的战争——或者说至少应该是这样的战争。波兰人心中对祖国之爱一直是忧郁的绝望的感情。想想他们的诗人密茨凯维奇吧。——这一切都让我伤感。俄罗斯需要安宁。我刚在俄罗斯各地漫游过。皇上仁慈地出京巡幸鼓舞了莫斯科，但他不能同时巡幸流行瘟疫的16个省，民众灰心丧气，义愤填膺。1830年——是我们伤心的一年！我们将期待着——我们总是怀有良好的愿望。

12月9日[①]

376. 致E·M·希特罗沃

1830年12月1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家父刚把您给我寄到乡下的信件转来了。您应该相信我的感激之情，就像我相信您对我的命运所抱有的同情一样。所以，夫人，我不想对您说我的感激之情了。至于有关我与未婚妻婚约破裂之传闻，是不真实的，只是由于我长期不在，对朋友又通常保持沉默所致。现在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欧洲所发生的事件。您说法国选举[②]走上了良好的方向——您称之为良好的方向是什么呢？我担心的是胜利者过于热衷于选举，路易-腓力是个"傻头傻脑的国王"[③]。新的选举法把不受拘束的一代新人推上了议席，他们没受过共和革命过激行为的惊吓，只是从回忆录上认识这场革命而并未亲身经历。所寄报纸尚未翻阅，因为无暇旁顾。至于俄国报刊，我得承认，查封《文学报》令我异常震惊。毫无疑问，出版人犯了个错误，刊登了卡齐米尔·德拉文虽然甜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巴黎议院选举。——原编者注

③ 拉封丹的寓言《要求派皇帝的青蛙》中的人物。——原编者注

蜜却毫无价值的诗歌，但是，这家报纸是无辜的，由于傲漫而孤寂，以至于读此报的只有文学家们。这家报纸丝毫没有政治性。我为杰尔维格，这位安静之人，极好的一家之主抱不平，在政府看来，他一时的糊涂和疏忽就应受到惩罚——又恰值他正在为他母亲、杰尔维格将军之遗孀向皇上陛下申请养老金之际。

夫人，行行好，请允许我拜伏在几位令嫒伯爵小姐的足下，我极为珍视她们的垂青，也请夫人允许我对您的厚爱怀有同样的感激之情。

于12月11日[1]

377. 致H·C·阿列克谢耶夫

1830年12月26日自莫斯科寄往布加勒斯特

我亲爱的，你来信责备我健忘和懒惰“实在不公正”[2]！从来信中得知你没收到我的信，亲爱的，不知该怪谁，我也不敢怪任何人，不过，我是给你写过几封信，(不瞎说的话)是两封。信中有诗有文，颇有古风味道。你来信说，你老了，我永远年轻的朋友，我倒是很想看看你那秃顶和皱纹。也许，你也认不出我来了：满脸络腮胡子，自己用小梳子一边梳一边剪。我变得老成持重了，皮肤也松弛下来了，不过，也无所谓。我订婚了，亲爱的，我订婚了，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我一定让你知道什么是有家室的生活。来信谈谈你的苦恼和烦闷。在我的想象中，你的这些烦闷和苦恼都变得可亲可爱了。谈谈贝克河岸、基什尼奥夫，谈谈那些美人儿吧（也许，她们都人老珠黄了吧），谈谈那位犹太女郎[3]吧，你把她藏得那么久，不让她见我这个黑朋友，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引自普希金《给阿列克谢耶夫》(1821年）一诗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③ 指M·叶芙列伊卡·艾希菲尔德。——原编者注

你当时那么固执。谈谈普莉赫里娅[①]、斯塔莫[②]、胡多巴舍夫[③]、英佐夫、利普兰季吧，总而言之，谈谈我容易想起来的那些人，男的、女的、活着的、死去的。我在比萨拉比亚呆了那么久，至今未留下一点痕迹，既没留下诗一般的痕迹，也没留下散文一般的痕迹。不过，再过一段时间，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惊奇地发现，我什么都没忘记。再见吧，来信，亲爱的。

于12月26日

378. 致П・В・纳肖金

1830年12月（5日以后）于莫斯科

我现在就去祈祷上帝并带上最后的100卢布。劳驾打听一下我那位魅魍人现住何处，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请给我摘2000卢布吧。

379.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0年12月底（不早于27、28日）自莫斯科寄往奥斯塔菲耶沃

我打算去你那里。不过照例要在未婚妻家度过今明两天。《北方花朵》尚未收到。《鲍里斯・戈都诺夫》已在这里而市，但我手头还没有。我向你们诸位致意。

① 普莉赫里娅，即П・С・瓦乐福洛麦。

② Е・З・斯塔莫，普希金一度迷恋过的女友。——原编者注

③ А・М・胡多巴舍夫，М・С・沃隆佐夫的副官。——原编者注

1831年

380. 致H·A·波列沃依

1831年1月1日于莫斯科

尊敬的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所寄《电讯》收悉，衷心感谢。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证明，证明我们文学观点的分歧[1] 并未完全破坏我们以前的关系。《鲍里斯·戈都诺夫》业已问世，但我尚未收到，故不能随信奉上。深表遗憾。

谨致真诚之敬礼。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于1831年1月1日

① 普希金曾批评波列沃依的《俄罗斯人民史》一书。

381. 致П·Я·恰阿达耶夫[1]

1831年1月2日于莫斯科

我的朋友，这就是我心爱的作品，寄上一阅，因为这是我写的，读后有何高见，请不吝赐教。拥抱您，一并恭贺新年。

于1月2日[2]

38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1月2日自莫斯科寄往奥斯塔菲耶沃

你的诗[3]好极了——我不想把它们交给丛刊[4]发表。咱们最好还是给格涅季奇寄去。《车队》、《小猪》和《队长》都写得非常有趣。雅科夫列夫[5]谢肉节前要出版《发面煎饼》丛刊。如果他的头一张煎饼煎成软面团那就太可惜了。你不把《车队》给他，而把《少女之梦》给马克西莫维奇，是么？雅科夫列夫更是好样的，非常勇敢，他准备在他的"煎饼"上抹上布尔加林的油脂和波列沃依的鱼子。如果你有讽刺文章，就给他寄去。你可知我都收到了些什么新年贺礼吗？收到了《电讯》书票和《望远镜》的书票[6]——这是

① 这是写在赠给恰阿达耶夫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上的题词。——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指维亚泽姆斯基的《冬天的漫画》一诗。——原编者注
④ 指M·A·马克西莫维奇主编的丛刊《朝霞》。——原编者注
⑤ П·А·雅科夫列夫（1798—1868），普希金皇村学校同学之弟，诗人、音乐家。
⑥ 指免费领取《莫斯科电讯》和《望远镜》的书票。——原编者注

出版家们为表示由衷的敬意寄来的。如何?《蜜蜂》也载文要与我和解，同时又指摘我们（我和你）既对永恒的涅墨西斯怀有不可抑制的敌意，又为她效力。这一切都太好了，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民众场面的描写，以及用法语或国语骂人的粗话给删掉了；而且，印出来后，有许多地方读起来令人莫名其妙。《北方花朵》有点平淡。不知杰尔维格在开什么玩笑，整整一年了，既不写一个字，也不出版自己的丛刊，可我们却满头大汗地替他干。日内我将去你那儿，欣然奉上香槟，我很高兴，有一瓶是为我喝的。我与波利尼亚克和好了。他再度被关进樊尚监狱，牢房的地板上有他画子午线，阅读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和诗歌，这一切浪漫得令人感动。议院到底还算公正。辩护人们[①]的言辞我不满意，他们都太胆小。只有拉默内[②]一人也许能勇敢地处理这一问题[③]。没有波兰的一点消息。我看过奇切林给父亲的信，信上说：有理由可以指望不开战即可解决[④]。这里没人敢拿V.C.P.[⑤]同1000卢布打赌：不放一枪一炮便可攻下华沙。丹尼斯[⑥]在此。他为拉耶夫斯基写了生动有力的赞美词。我们建议他写拉耶夫斯基的生平传记。我们的基列耶夫斯基[⑦]在这里，昨天晚上我见过他。单纯的丽莎[⑧]给我写了一封绝望的政治性的信，显然，最近发生的事件[⑨]对彼得堡的影响很大。我若是光棍一个的话，我就会去那儿的。我是和茨冈人、和塔纽莎[⑩]，一个真正的酒鬼塔吉娅娜，一块迎接新年的。她唱了一首茨冈人营地上编的歌，是用《雪橇车来了》的调子唱的：

---

① 指查理十世大臣们讼案的辩护人。——原编者注

② 拉默内（1782—1854），法国作家、宗教活动家、神甫。

③④ 原文为法文。

⑤ V.C.P.，一种香槟酒。

⑥ 指丹尼斯·瓦西里耶维奇·达维多夫。

⑦ И·В·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俄国哲学家、政论家、文学评论家。

⑧ 指E·M·希特罗沃。

⑨ 指波兰起义。

⑩ 指茨冈女郎塔吉娅娜·杰米扬诺芙娜。她唱的是一首关于酒鬼塔吉娅娜的古老歌曲。——原编者注

达维多夫长着一个大鼻子，
维亚泽姆斯基戴着一副眼镜子，
加加林留着一撮小胡子，
达——米秋沙，
维——彼得鲁沙，
加——费久沙，
他们把姑娘们吓坏啦，
把大伙都给赶跑啦……

你唱过这首歌吗？再见，问候你们大家，再见。

383. 致 M · П · 包戈廷

1831 年 1 月 3 日于莫斯科

奉上《鲍里斯 · 戈都诺夫》。劳驾送一册给尼科季姆 · 纳多乌姆科，此人曾送我一张《望远镜》的书票。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或大转折（怎样说更好些?）时代。彼得堡来信说《鲍里斯 · 戈都诺夫》获得成功。对我来说，这可真是怪事。出版《马尔法》吧。

刚才有人从我这里把给纳杰日金的那本抢走了，明天另寄一本吧。

384. 致 П · A · 普列特尼奥夫

1831 年 1 月 7 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你是怎么啦？自从九月在我苦闷消沉时骂过我后，再也没听到你的一点消息。钱（2000 卢布）已收到。《鲍里斯 · 戈都诺夫》看到了，版

式非常漂亮。致格涅季奇函我看过了，复函没看—— 知道你还活着，可就是总收不到你的来信。不是总督又禁止你和我通信吧？很可能！你不生气了吧？看来用不着生气。回信，不然我会不安的。

现在咱们谈正经事吧。《花朵》我看到了，亲爱的。“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①]杰尔维格自己却一行字也不发表。他对待我们就像地主对待自己的农民一样。我们都在干活，他却坐在船上骂我们。这样不好，也不合理。他让我们睁开眼，我们才发现自己当了冤大头。“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可怜的格林卡干起活来像个雇工，可总是得不到好处。我仿佛觉得他痛苦得发了疯，竟然想起让谁当自己的亲家来[②]！想想看吧，他要把神甫、执事、亲家母、老太婆，还有人们叫他别再装神弄鬼、随地吐痰、当人面吹气、拉帮结伙，以及其他不良行为的那位亲家公本人引向何处。纳肖金让人相信先皇把大家都宠坏了，先皇给所有人的孩子都洗了礼。由于格林卡的粗鲁举动，我至今还未能回过神来。“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

有人来信告诉我，说我的《鲍里斯》大获成功，“莫名其妙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东西！”，至少说我没料到。原因何在？是瓦尔特·司各特作品朗诵会的评价？是百里挑一的行家评价？是朋友们的喝彩？还是宫廷的看法？不管怎么说，我对我的悲剧在你们那儿获得成功不理解。在莫斯科怎么会截然不同呢？这里，人们在为我完全的失败感到惋惜，他们认为，我的悲剧是在模仿维克多·雨果的《克伦威尔》；他们认为没韵的诗不是诗；认为萨莫兹瓦涅茨不该如此贸然地向玛丽娜公开自己的秘密，认为这是他轻率和太不理智；他们提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尖锐的意见。我在等待德国人的译本和评论[③]，法国人的译本和评论我不关心。他们要在《鲍里斯》中寻找对付华沙暴动的政治办法，他们会像我们的人那样对我说：“哪儿话，老爷……！”我很想知道我们的施莱格尔们的评论，他们之中只有卡杰宁一人在行。其余的全是学舌

---

① 引自Ф·Н·格林卡的《莫名其妙的东西》诗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② 格林卡《贫穷与欢乐》一诗中有“上帝送来了孩子？……那有什么？就让他当我们的亲家公吧。”等语句。——原编者注

③ 冯·克诺林格的德译本《鲍里斯·戈都诺夫》于1831年问世。——原编者注

的鹦鹉，或者是英佐夫之流的多嘴多舌之徒。他们口齿不清地在反复弹唱他们死背下来的老调……再见，天使。向你致敬，向你们大家致敬。另外：巴拉丁斯基的叙事诗[1]好极了。再会。

于1月7日

385.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1月10日至13日自莫斯科寄往奥斯塔菲耶沃

我设法请假[2]去你那里过命名日。不过我不能保证能否去成。舍弟可能要来。托尔斯泰准备去你那儿。昨天我见到了优素波夫公爵[3]，完成了你的嘱托，向他详细询问了冯维辛的情况，获知如下：他很了解冯维辛，后者跟他在一幢楼里住了些日子。谈起话来，此公可谓博马舍第二……[4]，知道他许多俏皮话，可就是回想不起来。他暂且给我讲了下面一条：悲剧作家迈科夫碰见了冯维辛，他习惯地结结巴巴地问道："你看了我的悲剧《阿格里奥帕》么？""看了。""请你谈谈对我的悲剧有何看法。""我要说，《阿格里奥帕》么……写得很俏皮，出人意外！不对么？"你要把这一情节写进冯维辛的传记里，我会感谢你的。至于《望远镜》上的另一部《阿格里奥帕》）我手头上暂时没有。你写信给萨拉耶夫，让他把这所有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寄给你。你写我伯父的文章，我要把它寄给杰尔维格。你干吗给人家添食加料呢？自己的人还在挨饿呢。不过，马克西莫维奇忍着一肚子气还是把《车队》交了出来。向公爵夫人致意，感谢她盛情邀请。听不到波兰的消息。据传英国发生了暴动。黎民百姓焚烧了威灵顿宫。巴黎倒平静，莫斯科也是。

---

① 指巴拉丁斯基的长篇叙事诗《妍妇》。——原编者注

② 指离开未婚妻。——原编者注

③ Н·Ъ·优素波夫（1750—1831），公爵，曾任枢密官、国务会议成员。

④ 原文为法文。

386.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1月13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请寄来20册《鲍里斯》，是给莫斯科的滑头们的；不然，向希里亚耶夫[①] 买我会破产的。

亲爱的，我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本月结婚[②]，在莫斯科住半年，夏天去你们那里。我不喜欢莫斯科的生活。这里的生活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要按大娘大婶们的意思过。我那岳母就是这样的大娘。在彼得堡就大不一样了！我自个儿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一切自己做主，用不着理会玛丽娅·阿列克谢耶芙娜会说什么[③]。咱们的《文学报》怎么样？我们应当考虑一下办《报》的事了。不然到后来它会半死不活的。不这样也不行。《报》反映着俄罗斯文学。到了最后，报上只谈布尔加林一个人；也只能这样，因为在俄国只有布尔加林一人在写作。这可是光荣的愤慨指摘的演讲词啊。要是我不懒、也不是新郎、心不过于善良、会读会写的话，我就每个礼拜都写上一篇文学评论——可就是没耐心，心没那么狠，没工夫，也没兴趣。最好等着瞧吧。

钱，钱：要紧的是给我寄钱来。我会向你道谢的。你为什么不给我来信，你这没良心的！

于1月13日

---

① 书商。

② 普希金的婚礼是在1831年2月18日举行的。

③ 引自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中的语句，引用不准确。

387. 致A·X·宾肯多夫

1831年1月18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皇帝陛下对微臣历史悲剧赏评①，在下何幸，感戴之至。写于先皇当朝之作《鲍里斯·戈都诺夫》得以问世，不仅当感恩于陛下对微臣个人之庇护，亦当感恩于吾主恰值各国政府竭力压制束缚出版业之际慷慨赐予俄国作家之自由。

大人一向对在下仁爱宽厚，现又宣达圣谕嘉音，容在下致以深切之谢忱。

谨致以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1年1月18日

于莫斯科拜上

388.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1月19日自莫斯科寄往奥斯塔菲耶沃

我们昨天收到彼得堡传来的噩耗——杰尔维格死于创伤热②。我今天到萨尔蒂科夫③那儿去，可能他已全知道了。请把《阿道尔夫》④留在我这儿

---

① 宾肯多夫1831年1月9日致信普希金传达沙皇的意见。——原编者注

② 杰尔维格死于1831年1月14日。——原编者注

③ M·A·萨尔蒂科夫，“阿尔扎马斯社”名誉会员，杰尔维格的岳父。

④ 维亚泽姆斯基所译法国作家贡斯当的长篇小说。——原编者注

——日内我将把所要的评论转寄给你。

389. 致П·A·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1月2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能对你说些什么呢，亲爱的！礼拜日得到可怕的消息，第二天就得到证实。昨天我去见了萨尔蒂科夫，把一切都对他讲明了——我心绪不宁。晚上收到你的来信。令人难过，痛心。这是我头一次痛哭哀悼亡灵。卡拉姆津毕竟跟我志趣不同，我是作为一个俄国人对他深表惋惜。然而，世上没谁比杰尔维格跟我更亲近了。童年种种关系中，只有他一人最有地位——他周围聚集了一小群人。没有他，我们孤苦无依。屈指数数看，我们才有几个人？你、我、巴拉丁斯基，就这么几个。

昨天我是和纳肖金一起度过的，纳肖金为他的死深为震惊——我们谈论他，称他为故人杰尔维格，这种称呼既陌生又可怕。毫无办法！只好如此。故人杰尔维格，就这么着吧。

巴拉丁斯基悲痛欲绝，我也很难摆脱痛苦。多保重——我们都要努力活下去。

于1月21日

390.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1月2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您责备我在莫斯科耽搁，夫人所言极是。在莫斯科，人不变得愚蠢是不可能的。您知道，有一首讽刺一个庸人伙伴的诗这样写道：

我不是一个人，我们也不是两个人[1]。

这也是为我的生活所写的题词。您的信函是欧洲照射在我身上的一缕阳光。

您还记得报纸令人乏味的那段好时光么？对此我们抱怨过。真的，要是现在我们还不满意的话，那就很难让我们满意了。

波兰问题不难解决。能够拯救波兰的只有奇迹，而奇迹却是没有的。拯救波兰是毫无希望的。**唯一的生路就是不再指望生路**[2]，这是一句废话。只有全社会迅猛奋起也许能让波兰人有些希望。因此，青年们是对的，不过温和派会占上风，因而我们定会得到华沙省的，这是33年前就应当做到的。在所有波兰人中，唯有密茨凯维奇使我感兴趣。起义初期他在罗马，我担心他要去华沙，为的是在祖国临终前痉挛时送终。

我不满意我们的官方文章。这些文章中，充斥着于一个大国很不体面的冷嘲热讽的调门儿。文章中所有好听的话均出自皇上的坦荡胸怀。全部难听之语，即狂妄自大和挑衅的腔调均出自御前录事之手。鼓动俄国人反对波兰纯属多余之举。我们的想法早在18年前就已完全明确了。

法国人几乎已不再使我感兴趣了。革命该结束了。然而每天都在撒播新的革命火种。他们那位腋下夹着伞的国王[3]过于市侩气。他们想要共和国，也得到了共和国，——可是欧洲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到哪儿去找个拿破仑呢？

杰尔维格之死令我孤寂。除了非凡的天赋外，还有极有条理的头脑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是我们中间的佼佼者。我们的队伍在开始减员。

夫人，伤心地向您致敬。

于1月21日[4]

① 引自法国诗人勒布伦的讽刺中的诗句。

② 引自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引文不确。原文为拉丁文。——原编者注

③ 指路易·腓力。——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391.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1月3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所寄2000卢布刚收到，我的恩人。够了，天哪，足够了。① 今年我不再需要钱了。把所余4000卢布交给索菲娅·米哈伊洛芙娜②吧，我就不再麻烦你了。

可怜的杰尔维格！我们用《北方花朵》来纪念他吧（如果这会伤害索莫夫③ 的话，我很遗憾），他对死者是真心地依依不舍，我们的朋友之死对他来说怕是心情最沉重的了：内心的感受正在减弱、在改变，生命的需求正在警醒。

巴拉丁斯基打算撰写杰尔维格的生平事迹。我们大家都来回忆吧，帮他写出来，对吗？早在皇村我便了解杰尔维格，我是他那高尚的心灵悄然发展的第一个见证人，也是他那非凡的天才发展的第一位见证人，对他的天才我们尚未作出应有的、公正的评价。我曾和他一起阅读杰尔查文和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与他无话不谈，"凡有激动心灵之事，凡有令人陶醉之事"④，我都要和他倾谈。总之，我非常了解他的青少年时代；不过，你和巴拉丁斯基对他的早熟更为了解。你们是他思想成熟期的见证人。我们三人一道来写我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索菲娅·米哈伊洛芙娜·杰尔维格夫人，替普希金还过债。——原编者注

③ О·М·索莫夫（1793—1833），文学家，杰尔维格之友，杰尔维格《北方花朵》的助理编辑。杰尔维格在1830年10月28日的《文学报》上刊登了法国诗人卡齐米尔·德拉文为七月政变烈士纪念碑写的四行诗，表示对法国七月革命英雄们的同情和对推翻波旁王朝的法国的欢呼。宾肯多夫下令查封《文学报》。后经过各方努力，第三厅终于同意该刊恢复出版，条件是主编换人，由索莫文担任。

④ 引自席勒的叙事诗篇《哈布斯堡伯爵》中的诗句，有改动。该诗由茹科夫斯基翻译。——原编者注

们朋友的生平吧。他的一生不是充满浪漫的趣闻轶事，而是充满高尚的情感、清醒纯洁的智慧和希望。此事请答复我。

从来信中得知图曼斯基在彼得堡，替我拥抱他。爱他吧，要是你还未爱上他。他身上有许多美德，虽说也有那么一点小俄罗斯人的禀性特征。

格涅季奇怎么突然想到把自己的诗作给《北方蜜蜂》呢？我很高兴格列奇拒绝了，这也难怪，厕所里怎么能画具有古希腊罗马遗风的装饰画呢？一个诗人格涅季奇和……纯粹的警察法杰伊[①] 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亲爱的，还有一事相求，去一趟圣弗罗伦（即他的继任人）处替我还债。我记得欠他1000卢布，代我向他致歉，我简直把他给忘了。

遗孀[②]好吗？

于1月31日

392.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2月（不晚于）9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您多么幸福啊，夫人，因为您有一颗对万事都能理解、对万事都感兴趣的心。在此诗人之死[③]令全欧洲为之震惊之际，您所流露的不安便是这种情感无所不容的有力证明。我朋友的遗孀[④] 境况艰难，为此我只能向您求助，请相信我，夫人。杰尔维格还丢下两个弟弟，他是他们二人的唯一靠山，不知夫人能否把他们安置在贵族子弟军官学校？……

我们在等待命运的裁决——皇上最近所颁诏书[⑤]实在圣明。显然，欧洲

---

① 指布尔加林。

② 即索菲娅·米哈伊洛芙娜·杰尔维格。——原编者注

③ 指杰尔维格之死。

④ 指杰尔维格之妻。

⑤ 1831年1月25日诏书，批复华沙议会关于废除罗曼诺夫家族在波兰的王位之决定。——原编者注

为我们提供了行动的自由。1830年革命之腹地产生了伟大的原则— 不干涉原则，该原则将取代被欧洲各地破坏的王朝正统主义的原则。坎宁[①]的办法不是这样。

那么说，莫蒂马先生[②]到了彼得堡，成了你们圈子里一位最快活、最具历史性的人物了。我真忍不住想出现在你们中间——莫斯科这种鞑靼人式的贫乏真让我受够了！

您谈到《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成功，说实话，我无法相信。在写这部作品时，我极少想到成功。这是1825年的事。我的悲剧能够问世，多亏亚历山大一世驾崩和当今圣上恩典、仁厚，以及对待事物的宽松、自由的观点。其实，剧中所有成功的地方，非常不利于感染尊敬的公众（即评断我们的黎民百姓），从而很容易让人从理性上抨击我。当初，只想让那些能够讥讽我的傻瓜们满足罢了。可是，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全靠机遇，华沙应当摧毁。[③]

393. 致Н·И·克里夫佐夫

1831年2月10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朋友，把我自己心爱之作[④]寄给你。你对我的早期作品无暇见爱，就请你赏识我较为成熟的作品吧。你离群索居在干什么？去秋我曾住得离你不远，当时打心眼儿里想见你，聊聊往事，可是检疫站不让我如愿。这样一来，不知命运之神让我们何时何处再次聚首。如今你我都不是说走就能走的人了：你没有脚，我又成了家。成了家——或者说差不多成了家。你可能要对我说的赞成独身反对结婚的种种看法，我都反复考虑过。我对自己选择的

① 坎宁（1770—1827），英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

② 法国将军、外交家，曾以路易·腓力私人代表身份到彼得堡。——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指《鲍里斯·戈都诺夫》。

处境权衡利弊想得不多。我的青春年华已逝，当年喧喧嚷嚷，-事无成。至今，仍过着与常人迥然不同的生活。我并不幸福。走老路才能找到幸福。[1]我已年逾三十。通常人们是在三十岁以内结婚。我也就像一般人那样做了，或许我不会为此后悔。何况，我的婚事毫无欢乐，毫无孩子般兴高采烈的心情。我的未来不会如花似锦，将是一贫如洗。但灾难吓不倒我；种种不幸和灾难已经列入我的家庭预算之中。任何欢乐对我来说都将是意外。

今天我已厌倦了，我想把信撕了，免得把我的烦恼传给你，你自己的烦恼已经够了。来信请寄阿尔巴特街希特罗沃寓所。日前我收到维亚泽姆斯基转来的信，是1824年写的。谢谢，但我不回信了。

2月10日

394.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2月（不晚于）1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过几天我就要结婚了。向你提交一份家庭开支状况的报告：我抵押了我的200农奴，得到38000卢布。这笔钱是这样安排的：给岳母11000，她非要女儿有嫁妆不可，毫无办法。给纳肖金1万，把他救出困境，金钱是忠实的。剩下17000用于购置日用品和安排一年的生活。6月我要去你们那里开始过小市民生活，要想对付这里几个老大娘是不可能的——她们的要求既愚蠢又可笑——真让人没办法。现在你明白嫁妆意味着什么和我为什么生气了吧？妻子买不起啊，我倒是买得起，可为她的穿着服饰去负债我却不能。不过，我坚持，而且也该坚持至少要举行婚礼。无奈只好出版我的小说集[2]。下礼拜给你寄去，要在复活节后那个礼拜前赶印出来。

---

① 原文为法文，引自夏多布里昂《勒内》中的语句。

② 指《别尔金小说集》。

男爵夫人[①]好吗？我给希特罗沃去信谈了杰尔维格两个弟弟的事。你去问问她进展如何？我父亲欠杰尔维格的债还了没有？她能否把我的画像[②]卖给我？有人来信说她身体不好，可她给米哈伊洛·亚历山德罗维奇[③]去信说她身体健康。谁说的对？关于撰写《杰尔维格生平》之事你为啥不答复我？巴拉丁斯基在认真考虑此事。你写他的文章好极了，我越看越喜欢。不过还需要一些细节，要陈述他的观点，要有轶闻趣事，要评价他的作品……等等。

395. 致А·Н·冈察罗夫

1831年2月24日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祖父大人：

身为祖父大人的掌上明珠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之夫君，我急于向您禀告我的新婚大喜之事，同时把我的一切托付于祖父大人。去乡下探望大人理所当然，也是我们的心愿，然而，唯恐打搅大人，又不知时间是否合宜。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④]多次对我说大人仍以嫁妆为虑。在此务求大人断不可为了我们把本已不景气的领地搞得更加败落。我们可以等待。至于说铜像，只要我在莫斯科，我是绝不会出售的。此事全由大人定夺。

谨向祖父大人致以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我们儿孙辈之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1年2月24日

---

① 指索菲娅·米哈伊洛芙娜·杰尔维格。——原编者注

② О·А·基普连斯基1827年为普希金所画的肖像，普希金卖给了С·М·杰尔维格。

③ 索菲娅·米哈伊洛芙娜·杰尔维格之父。

④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冈察罗夫，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之弟。

于莫斯科拜上

396. 致П·A·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2月24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我很担心你。听说彼得堡在流行感冒，也很担心你的小女儿。总之，我盼着你的来信。

我结婚了——也很幸福；我唯一希望的是我的生活不再有什么变化，更大的幸福我是不指望了。对我来说，这种境况是全新的，仿佛再生一般。寄上一张名片给你们——妻子不在家，所以她不能向斯捷潘妮达·亚历山德罗芙娜[①]作自我介绍。

朋友，对不起。男爵夫人好吗？对杰尔维格的怀念是我幸福生活中唯一的阴影。拥抱你和茹科夫斯基。从报上得知格涅季奇获得新的职务[②]。这一任命为皇上增了光。每当皇上言行举止表现出睿智和帝王风范时，我总是爱戴他，总是为他高兴。

2月24日

各位要多保重。

---

① 普列特尼奥夫之妻。——原编者注

② 格涅季奇被任命为中等学校总署成员。——原编者注

397. 致 Н·И·赫梅利尼茨基

1831 年 3 月 6 日自莫斯科寄往斯摩棱斯克

尊敬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阁下：

阁下之建议如此见惠，颇能满足在下之自尊心，速复为幸。拙作若能惠存斯摩棱斯克图书馆，实在三生有幸。怎奈限于与彼得堡书商所订条款，在下手中竟一册无存，书价腾贵，又不容在下作购买之想，遗憾之至。

谨致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1 年 3 月 6 日

在对阁下正式来函正式奉复之后，祈容在下感激阁下念记之恩，亦请阁下鉴谅，如此请求并非为在下本人，实为在下之书商者流。他们竟违背在下之嘱托，未将在下每年之贡品奉上，此贡定当为阁下、在下深为喜爱之诗翁奉献的。请勿离间在下与斯摩棱斯克省长之情谊，其实，在下对省长之尊重犹如对阁下之爱戴。

您的仆人

398. 致 E·M·希特罗沃

1831 年 3 月 26 日于莫斯科

本月奔波忙乱，根本不能称之为我们的蜜月，忙得没法给夫人写信。我给夫人的这封信本应充满道歉与感激之语，然而夫人根本不容道歉与感激，

我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总之，舍弟[1]今后的升迁全仰仗夫人了。他满怀感激之情离去。我时刻盼着冥肯多夫的决定，以便及时通知舍弟。

我希望再过一个月，顶多两个月，就能出现在夫人面前。这确实是我的心愿。莫斯科乃贫乏之城，城门上写着："你们，进城之人，抛弃一切见解吧。"[2]政治新闻总是姗姗来迟，要不然就是走了样。我们已经快两个礼拜听不到波兰的一点消息了，而且也没人表现出不安和焦虑！如果我们还是那样无忧无虑、肤浅轻狂，那就大错特错了。已变得赤贫如洗、灰心丧气的我们正在笨拙地筹划缩减我们的开支。

夫人谈到拉默内先生，我知道这是一位报刊界的波舒哀[3]。不过，他的报纸到不了我们这里，让他随心所欲地去预言吧，不知巴黎是否是他的尼涅维亚城[4]，不过，我们无疑是大南瓜[5]。

斯卡里亚京刚告诉我说他行前见过您。夫人心地如此宽厚，既惦记我，又要送书来，真让人不得不感激您，即使这样做又要惹您生气也罢。

请接受我深深的敬意，向您的女儿、伯爵小姐们致敬。

我的地址：阿尔巴特街，希特罗沃寓所。[6]

---

① Л·С·普希金想通过希特罗沃说情批准他参加在波兰的作战部队。——原编者注

② 套用但丁《神曲》中的语句："凡来此之人，放弃一切希望吧……"——原编者注

③ 波舒哀（1627—1704），法国教会活动家、演说家。他反对17世纪正在萌生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反对民权论，坚持天命论思想。

④ 《圣经》故事载，先知约拿预言该城灾难将临，居民闻之纷纷逃避。——原编者注

⑤ 传说凭上帝旨意，南瓜一夜间长大又死亡。——原编者注

⑥ 全信原文为法文。

399. 致Π·A·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3月2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这是什么意思？你全然不吭声了。整整一个月见不到你一行字。莫非总督大人再次大发慈悲禁止你与我通信不成？未必吧？你是不是病了？你那里诸事顺利么？或者，你纯粹是偷懒，平白无故地吓唬你的朋友们？现在向你详细禀报我、我的家庭状况和打算。莫斯科我是无论如何不打算久住的，个中缘由你已知悉——天天都有新人来。复活节后再过一个礼拜我便去彼得堡。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是去你们那里，而是住在皇村。这可是个绝好的主意！在那能激发灵感的幽静之地消夏度秋，京城近在咫尺，置身于甜蜜的回忆以及诸如此类的方便之中。那里的房价现在可能不贵：骠骑兵没了，皇室也不在了——空房子很多。亲爱的，每个礼拜都能跟你见面，和茹科夫斯基也能这样，因为离彼得堡很近，生活费用又低，用不着马车，看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是吗？有空你考虑一下这个方案，有何想法来信告我。别利扎尔[1]的书收到了，非常感谢。请你让他再把克雷布[2]、华兹华斯、骚塞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给我寄到阿尔巴特街希特罗沃寓所（为纪念我的伊丽莎[3]我租下了这幢房子，请把此事告知南方的燕子[4]，我们那位晒得黑里透红的美人）。如可能的话，让索莫夫把《文学报》给我寄来（今年的我不要，我会自己去取），还有，把咱们杰尔维格最后的纪念物《北方花朵》也寄来。关于丛刊之事我们另行商谈。我不反对与你一道出版最后一期《北方花朵》，但是，我打算做另一件事[5]，此事我们也可以再谈。一些

① 书商。

② 克雷布（1754—1832），英国韵文故事作家。

③ 即E·M·希特罗沃。——原编者注

④ 即A·罗谢特。——原编者注

⑤ 指打算出版《日记报》。——原编者注

人对我说，茹科夫斯基对《市长夫人马尔法》很满意。既然如此，就请他费心向宾肯多夫，或者他认为合适的人请求批准出版全剧。这部作品极为出色，虽然诗写得无力，与总的优点不相称。包戈廷是个非常能干的正派的年轻人，他是个真正热爱科学、热爱劳动、平和稳重的地道的德国人。应当扶持他，也应当扶持舍维廖夫，把他安置在那位心地善良的酒鬼、不学无术到极点的麦尔兹利亚科夫空出来的教授位置上不是很好么？这将是对大学，即对陈规偏见、对摧残文化行为的一个胜利啊。

关于我重商主义的情况，我要对你说的是：多亏了家父我才得到了38000卢布，结了婚，好歹把日用家什准备齐全而又未举债。岳母和我内人的祖父很难指望，一来是因为他们已经家道中落，二来是因为空话信不得。起码我这方面办事正派，也较少私心。我既不吹嘘，也不抱怨——因为我内人绝非徒有其表。该我做的一定做，我不会认为是在牺牲。就这样，再见，亲爱的。

3月26日

400. 致С·Д·基谢廖夫

1831年3月底（28日前后）于莫斯科

兹将你的书给你寄去，非常感谢。你好吗？该恭喜你有继承人了吧？

亚·普·

401. 致Л·С·普希金

1831年4月6日自莫斯科寄往丘古耶夫

要不是宾肯多夫在莫斯科听到了对你的不良反映，一切都已经解决，只

等帕斯凯维奇伯爵的答复了。我不打算进行道德说教了。要不是你多嘴多舌、在雅尔[①]跟法国演员狂饮，可能你已到了维斯拉[②]了。你不能在丘古耶夫磨蹭了，马上回团里等待命运的决定。愿上帝保佑不会为这个玩笑让你永世呆在格鲁吉亚。

4月6日

402. 致П·A·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4月1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随你的便吧，你真让人受不了，盼不到你一行来字。你死了还是怎么的？如果你已离开人世，就请你那可爱的鬼魂替我问候杰尔查文、拥抱我的杰尔维格吧。要是你还活着，请看在上帝的分上，给我回信。我能否去你们那里？住在皇村行吗？或者马不停蹄地直奔彼得堡或雷瓦尔[③]？莫斯科实在令我厌烦了。你会说，彼得堡也好不了多少，那我就要像阿尔图尔·波托茨基[④]那样：人家劝他钓钓鱼，他说我宁可换个法子无聊[⑤]。我觉得，要是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文学不会不热起来，不会搞不出什么名堂的，丛刊、杂志，说不定还有报纸，都可能办起来！维亚泽姆斯基要把《冯维辛的生平》带给你，那恐怕是自从有人写书以来最出色的一本书了（卡拉姆津的作品[⑥]可要除外）。彼得·伊凡内奇[⑦]漂到了莫斯科，在这里显然受到了相当冷淡的接待。是怎么回事？莫非是我们诱导过读者？还是读者公众自己醒悟了？显然，布尔加

① 莫斯科一家饭店。
② 波兰的一条河流。
③ 塔林旧称。
④ 伯爵，普希金在敖德萨的熟人。
⑤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⑥ 指《俄罗斯国家史》。——原编者注
⑦ 指布尔加林的长篇小说《彼得·伊凡诺维奇·维日金》。

林简直是为这些读者而生的，这些读者是为布尔加林而生的，他们会同生共死的。我尚未伤害过维日金二世。都说这部作品没有一句话是涉及我的，那我也不去侵犯他了。我的意思是，不去看，但骂还是要骂的。索莫夫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我尚未回信。请你转告他，我自己会把德洛尔姆[①]给他送去，所以就不寄了。男爵夫人[②]好吗？日哈列娃[③]向我谈过你。有关书票的笑话——太有趣了。

4月11日

基督复活了！

403. 致Π·A·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4月（不晚于）14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你是对的，缪斯的宠儿[④]"——应当成为一个认真仔细的人，虽然说这也是德国人的美德。做一个有节制的人也没坏处，虽说"恰茨基也在嘲笑这两位天才[⑤]"。那么，我就来答复你质询[⑥]。杰拉留[⑦]作为一个年轻的皇村学校的学生，写得过于平稳流畅，过于正确，过于拘谨。我看不出他有一丝一毫的创造性，而技巧却很多。这是波多林斯基的第二卷。不过，他很可能会发展成熟的。关于果戈理我对你说不出什么，因为迄今为止我尚未看过他的作品，没时间。他的作品我到皇村再看。请务必在那里给我们租一处住所——

① 普希金评圣伯夫《约瑟夫·德洛尔姆……生平》的文章。——原编者注

② 杰尔维格的遗孀。——原编者注

③ 日哈列娃，C·Π·日哈列夫（见第301封信注释）之妻。

④ 巴丘什科夫给И·M·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的寄语诗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⑤ 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中的语句。

⑥ 1831年2月22日信中的问题。——原编者注

⑦ M·Д·杰拉留（1811—1868），俄国诗人、翻译家。

一共：我们两个、三个或四个人、加上三个娘儿们。自然住所越便宜越好。不过，多花400卢布我们也垮不了。我们不需要小花园，因为大花园近在咫尺，要有厨房和板棚就够了。务必快点！要马上让我们知道这样的消息：一切就绪，敬请光临。我们就飘然而至。

请替我拥抱茹科夫斯基，为的是我从未怀疑过他对我的关心。我不给他写信了，因为我不习惯和他通信。我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新抒情诗问世。这么说，他又故伎重演了，谢天谢地！不过，信上你没说清楚，是他的抒情诗、译著，还是文集。德米特里耶夫本想对茹科夫斯基的作品进行评论，反而给他出了个好主意。他说，茹科夫斯基在自己的村子里逼着一些老太婆给他按摩双腿和讲故事，然后再把这些故事改写成诗。在荒诞离奇的幻想方面，俄罗斯的口头传说丝毫不比爱尔兰和日耳曼的口头传说逊色。如果还有灵感，不妨劝他看看日读月书[1]，尤其是基辅奇迹创造者的传说。质朴、虚构，异常美妙！

重看此信，发现对你的下述问题我答得不认真：1）租何处房子？2）租多久？3）住宅要有几个房间？答复是：

1）皇村任何一条街上的房子均可；

2）住到一月，所以住宅要有火炉；

3）要有专门书房，别的都无所谓；

为此我拥抱你，并先致谢意。

404. 致A·H·冈察罗夫

1831年4月25日自莫斯科寄往亚麻厂领地

尊敬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祖父大人：

承蒙大人接见我的委托人，又赐以宝贵信函以示关怀，晚辈向您致以真

① 东正教教徒每日阅读的书，主要内容为圣徒行传，每月一册。

诚的谢意。不论何事，只要大人认为适当，晚辈绝对同意[1]，恭请大人对此务必相信。只是我不能接受委托书，因为这会增加债务和税款，也会使领地最终完全丧失。如大人方便，不妨将许诺分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300农奴改为领取这些农奴收入的委托书和凭据，条件是大人健在时此据无效（愿上帝保佑永不生效！）。有鉴于此，需要农奴事务局开具票据，款额为大人想分给的农奴个数那么多个10万卢布，以求在债权人大会上确实得到300农奴，而不是此数的十分之一。这样的票据，大人也可以放心地开给别的孙儿孙女，委托书只能在他们成婚时才能给他们。乞望大人恕我直言。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唯大人之命是从。

谨致最崇高敬意，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仆、愚孙
亚历山大·普希金
4月25日拜上

405.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5月8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兹将您要的《旅行家》[2]奉上，夫人。在这种稍嫌稀奇古怪的消闲之作中，流露出真正的才气。最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已经35岁，这是他的处女作。扎戈斯金的长篇小说尚未面世。描写1812年的波兰人的那几章，他只有重写。1831年的波兰人麻烦事实在太多，写他们的长篇小说还不能结束。这里盛传好像是发生在4月20日的战事。肯定是讹传，至少数字方面是如此。

由于与我关系不大的一些事情缠身，我搬家推迟了几天。但愿月底前能

① 同意把尼日哥罗德的领地分给三个孙儿孙女（包括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条件。——原编者注

② 俄国作家A·Φ·维尔特曼的作品。

办好这些事情。

舍弟是个轻浮懒惰之人，夫人如此关心他，实在太善良、太客气了。我苦口婆心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我也不知为什么把他臭骂了一顿。此时他该在格鲁吉亚了。夫人的信，不知是否该转给他，我倒宁愿把此信留在自己身边。

5月8日①

406.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5月下半月（20日前后）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我们已平安到达杰穆特旅馆，过几天去皇村。我在那儿租的小房子尚无家具（我的新地址是：基塔耶娃寓所②）。波利瓦诺夫③刚才还在我这儿，他好像在热恋。他明天去见你们。我的事办得比想得要顺利。过几天我把欠戈尔恰科夫的2000卢布给你寄去。维亚泽姆斯基的1000卢布不知你收到否。我要和他通信。亲爱的，你在干什么？你的内当家④好吗？玛丽娅·伊凡诺芙娜⑤呢？你把她打发走了么？有关我房子和你的债务之事忙得怎么样了？委托书的初稿我至今尚未拿到，又不能自己写，请快点寄来。

我妻子衷心问候你。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宫廷侍臣的寡妻安娜·基塔耶娃的一座普通的木房。

③ A·Ю·波利瓦诺夫，后来娶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姐姐亚历山德拉为妻。——原编者注

④ 与纳肖金同居的茨冈女人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原编者注

⑤ 普希金家的女管家，曾为清理他们家在莫斯科的住宅事务帮过忙。——原编者注

407.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5月下半月（18至25日）于彼得堡

夫人，谨将所借书籍奉还。请寄《红与黑》第二卷，我非常喜欢。《普洛克和普利克》[①] 糟糕透顶，全是废话和胡扯，可谓一无是处。《圣母院》[②] 可能收到了吧？再见，夫人。

亚·普希金

408.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5月25日（?）于彼得堡

我马上要去皇村，不能与夫人共度良宵，遗憾之至。夫人何等聪明——请满足一下休利万[③]的自尊心吧，随便想点什么办法安慰安慰他吧。祝夫人万事如意，主要的是——再见。[④]

① 欧仁休的中篇小说。

② 指雨果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

③ 休利万，荷兰使馆秘书，普希金曾约他在希特罗沃家会面。——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409.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6月1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我搬到皇村已一个礼拜了，只是前天才收到你的信。此信保证没有风险，我同警察局、邮局打过交道。委托书立即给你寄去。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给你添了友好的麻烦，太感谢你了。恭喜你家庭大战停息。我每天都在等我的行李、等你的信。本想满怀感激之情把欠戈尔恰科夫的债款立即寄去，但由于这两个礼拜需要开销2000卢布，只好推迟。现在看来一切都搞好了，可以开始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躲开了岳母，用不着马车，所以也就节省了大笔开支，也避开了流言蜚语。你跟堕入爱河的波利瓦诺夫相处得如何？他会追随恋人去卡卢加么？他在我这里时，和我妻子的姨母К·П·扎格里亚日斯卡娅见过面，我介绍说他是我未来的侄子。我担心祖父惹他生气，你照顾他一下。你家里情况如何？那位女士还没找到未婚夫么？我可能从皇村去参加这次婚礼，去祝贺你获得解放，恭贺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的合法婚姻，再把你带回彼得堡，那才算过上好日子呢！又有黑奴，又有小矮人，又有索丹白葡萄酒，等等。再见，来信，别太想我。有人说过：如果失去朋友，就去俱乐部，就再给自己找一个。我和妻子每天都在想到你。她问候你，暂时，在这儿没有熟人，所以她很想你。

6月1日

我刚在《文学报》上看到对维尔特曼的评论，评论写得过于冷淡和不公。但愿他别以为我在这里面插了一手。问题是我也有错：答应过的事又不办。我自己没写评论，不过也没工夫。拥抱戈尔恰科夫。维亚泽姆斯基1000（卢布）怎么样了？

410.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6月1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我住在皇村官道上的基塔耶娃寓所，你却不来看看我，真是罪过。彼得堡我们所有相熟的女士都向你致意，盼你来。这里的客厅[①]妙极了，人们可以自由发表议论，令我惊奇不已。季比奇[②]已受到公开的、非常严厉的抨击。那位埃里温人[③]还在彼得戈弗。看到5月14日最新战事消息否？某些细节只字未提，不知何故。我从私人来信和看来是可靠的人士口中得知这些细节的：据说克尔涅茨基[④]参加了这次战役。我们的军官们看见他骑着他那匹白马跑来，然后换上一匹栗色马指挥部队作战，看见他肩部受伤、马刀落地跌下马来，卫兵们见状冲上去扶他上马。就在这时他唱起了《波兰尚未亡国》。身边的人也随声和唱起来。这时一颗子弹恰好击中了人群中的一位少校，歌声便戛然而止。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一切实在太好了。不过，还是该镇压他们，我军动作迟钝得令人惊奇。对我们来说，波兰暴动是家庭内部事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老纠纷。而且，不论我们的思维方式如何，我们都不能照欧洲人的印象来判断这一纠纷。可对欧洲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共同关注的目标和热衷的事物，人民需要，各国政府也需要。当然，在此情况下，几乎所有国家政府的利益，都要求保持不干涉原则，即免替别人吃亏；然而各国的民众却如此急切、如此呐喊起哄，弄不好欧洲会缠住我们。好在去年我们没有卷入法国新的麻烦[⑤]中去。不然这次他们就会以怨报怨了。我们还是把话题从政治上转到文学上来吧，即转到布尔加林身上来吧。你知道他为什么被遣出彼

---

① 指上流社会的沙龙。——原编者注

② И·И·季比奇（？—1831），驻波俄军总司令。

③ 即И·Ф·帕斯凯维奇。——原编者注

④ Я·斯克日涅茨基（1787—1860），波兰将军，1830年波军总司令。

⑤ 指法国1830年革命。——原编者注

得堡吗？据说，好像是因为出现了“江湖艺人就是典型的波兰人”的题诗[①]。他伤心极了，径直叩见皇上，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告我。他说：恭求陛下降恩、降旨，让普希金安分些吧，他一个劲地写打油诗欺负为臣哪。然而，皇上已顾不上诗了。布尔加林的控告和告密不是第一次让皇上厌烦了，于是便降旨打发了这个不安分的人。看吧，布尔加林无耻、无礼到何等地步？他骗取了给彼得·伊凡诺维奇·维日金[②]的诏书，以皇袍作掩护，兜售其猥亵的流言蜚语。对此他还不满足，查理十世好端端地坐在爱丁堡，布尔加林这个恶魔却要求俄国沙皇为他提供辅助力量！天哪，我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茹科夫斯基真的写了12首美妙的抒情叙事诗和许多别的佳作。再见，问候公爵夫人。

6月1日

411.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6月9日（?）于彼得堡

不能与夫人共度良宵，我很遗憾。有件事很无聊，却是义务，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承蒙夫人美意，借书一阅，现随信奉还。夫人对《圣母院》的赞许容易理解。这部虚构的作品不乏优美之处。不过，不过……我不敢把我对这部作品的所有看法都说出来。不管怎么说，神甫的道德堕落，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写得非常之好，扣人心弦。《红与黑》是部好小说，尽管有些地方修辞上牵强附会，不够自然，有些话语趣味低下。

礼拜二

① 普希金未题此诗，布尔加林也未被逐出彼得堡。

② 布尔加林的长篇小说《彼得·伊凡诺维奇·维日金》中的主人公；信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小说得到批准出版。

412.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6月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兹将一千寄去，另一千我收到的是金币。替我向戈尔恰科夫道歉。全部欠款，他会提前或如期收到——不会更晚。见到维亚泽姆斯基问问他，他那一千如何转他？他在这里有无债务？或者他本人来取？再见，亲爱的，保重，别发愁。

413.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6月11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委托书和钱都已给你寄去，从莫斯科运来的全部行李也收到了。但未收到你一字回音，而且，莫斯科谁也不给我来信，既不给我、也不给我妻子来信。难道是所寄信件都丢了不成？请别再懒散了，别再跟帕夫洛夫[①]玩牌了，尽快跟拉赫曼诺夫[②]了账，向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求婚，再轻轻松松地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平静、快活，如同住在偏僻的乡下。勉强能听到一些消息，又是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消息。季比奇之死，似乎没什么可悲伤的，他在欧洲面前丢尽了俄罗斯的脸，在土耳其迟迟不能获胜，镇压波兰暴乱分子又处处失利。这里在盛传攻克和焚毁维

① Н·Ф·帕夫洛夫（1803—1864），俄国作家。

② А·Ф·拉赫曼诺夫，普希金的委托人。——原编者注

尔诺[1]的消息，传说好像把赫拉波维茨基[2]给绞死了。太可怕了。但愿这不是真的。传说霍乱尚未得到控制，特维尔已设立检疫站，是真的吗？今年真是流年不利啊！再见，亲爱的，我妻子很爱你，衷心问候你。

亚·普·

6月11日

于皇村

414. 致П·A·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6月11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这岂不是见鬼吗？我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可是谁也不回信。你收到我的信没有？再给你写一封，以防万一。你那1000卢布尚在我这里。给你寄往莫斯科还是等你来取？听说特维尔正在流行霍乱，还设了检疫站，那你怎么来我们这里？毕竟你不能像帕斯凯维奇伯爵去军中上任那样坐小火轮啊。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无所知。季比奇之死的影响波兰人肯定会有所察觉。算起来，托尔[3]要代理20天总司令的职务，在这段时间里，或许他能为自己和我们做点什么。此间盛传已攻克维尔诺和赫拉波维茨基被绞死的消息[4]。各方面的传闻都很可怕！愿上帝保佑这些传闻不是真的。

我见到了屠格涅夫，我发现他变化不大，稍有白发，可还是那么生气勃勃，至少，最初见面给人的印象是这样。我等他到皇村来。他要去见你，如果检疫站拦不住他的话。你要想方设法打开他那装满欧洲宝物的皮包，这对我们有益处。茹科夫斯基仍在写作，他译了骚塞、席勒、古兰德的一些抒情

---

① 今拉脱维亚维尔纽斯。

② M·E·赫拉波维茨基，维尔诺和格拉德诺的俄国总督。——原编者注

③ K·Φ·托尔（1777—1842），俄国伯爵、步兵上将。

④ 消息不实。——原编者注

叙事诗，其中有《水中女妖》、《手套》、《波吕克拉特的指环》[①]等等，还译了瓦尔特·司各特未完成的《皮利格利姆》，并且还把它续完了，妙极啦。现在他正在写六韵脚诗的童话，有点像他的《红宝石》，依旧是那些角色：祖父、露易莎、烟斗等。这都将收入斯米尔金为他出版的两卷集的抒情诗全集里。而今令人痛苦的形势下，我们能聊以自慰的仅此而已了。我们这里收不到杂志，不知在我们这个泥潭中人们都在干些什么，也不知谁输谁赢。

再见，问候公爵夫人和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要是她已经到了奥斯塔菲耶沃[②]的话。你们要是团聚了，就很难把你骗到我们这里来了，不过也是应该的。索菲娅·尼古拉耶芙娜[③]好吗？她骑在马上还能称王吗？马呀，马呀！我的王位可以换马！[④] 再会，再见。

亚·普·

415.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6月中旬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斯维斯图诺夫告诉我，今晚他要去拜见您；夫人，我想借此机会求您帮个忙；我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如果可以的话，恭请夫人将梯也尔[⑤]和米涅[⑥]的书给我寄来，这两部著作都是禁书。我这里只有《革命回忆录》[⑦]。近几天我打算花几个小时去彼得堡到黑溪去看看。[⑧]

---

① 这几首诗均为席勒所作。——原编者注
② 维亚泽姆斯基家在莫斯科郊外的领地。——原编者注
③ 卡拉姆津之女。——原编者注
④ 原文为英文，引自莎士比亚悲剧《理查三世》。
⑤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⑥ 米涅（1796—1884），法国史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⑦ 指基佐的《法国革命回忆录集》（1821—1825年）。——原编者注
⑧ 全信原文为法文。

416.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6月（不晚于）20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我通过诺沃西利采夫①得到了米涅的《革命》，多谢夫人。——屠格涅夫要离开我们，且又如此突然，这是真的吗？

这么说，你们那里出现了霍乱，不过别怕。这跟鼠疫事件一样；正像一个希腊小女孩说得那样，上流社会人士不会死于此病的。应当相信，流行病并不那么厉害，就是在老百姓中间也这样。彼得堡空气通畅，而且还有大海……

夫人所托，我已照办——确切地说，我没办。我连法文都不会写，竟然让我把俄文诗译成法语散文②——您可真是出了个好主意！况且要译的又是平庸之作。同样题材我另外写了一些诗，不会比这些诗更好，一有机会便给你带去。

请多保重，夫人，这是我要对夫人说的最要紧的话语。③

417.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6月（不晚于）20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非常非常感谢你6月9日的来信，不知这封信我写过回信没有。为防万

---

① П·П·诺沃西利采夫，莫斯科总督Д·В·戈利岑的副官。——原编者注

② 指Д·Ю·斯特鲁伊斯基纪念希特罗沃之父库图佐夫的诗《库图佐夫陵墓》。普希金的献诗是《致统帅的坟墓》（又译《在这神圣的坟墓之前……》）。——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一，我重读了此信后才写的回信。我和包运人[1]已结清运费，他一再说你答应给他加钱，为此盼告。我可是一个子儿也不加。你和拉赫曼诺夫订的什么条款，我不太清楚；在俄罗斯尚无人寿保险惯例，以后会有的；我们暂时还没投保，只好提心吊胆了。在我们这里，即在彼得堡，流行霍乱，皇村却被封锁了——这就像历代皇室常干的那样：亲王闯祸，侍从挨鞭子。我估计物价行将飞涨，遗传和后天形成的吝啬的禀性令我惶恐不安。有关我妻子的事我没得到任何消息，祖父和岳母缄口不提，他们在为上帝给他们塔申卡安排了如此温顺的丈夫高兴。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要出点什么事吧？你讲的有关他的消息让我们笑得要死。我能想象得出，他在亚麻厂与耳聋的老头[2]四目相对、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3]在两个给看管得严严实实的女儿身旁坐立不安的情形。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好吗？冷静下来没有？你自己如何？钱快有了吧？一有了钱，我就去，管它什么霍乱不霍乱的。对于能否见到你，我都绝望了。再见，回信。

418.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6月26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来信收到，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你得的什么病，这么快就好了？我写信告诉过你，彼得堡在流行霍乱，它就像一位新客人，所以在这里要比在你们那些冷漠的莫斯科人那里更受尊重。前几天谢纳亚的暴动[4]助长了霍乱流行；聚集了六千之众的东正教徒，打开了医院，（据说）打死了人；皇上驾临暴动现场，亲自平定了暴动。没有开炮便把事变平息了，要是连鞭子也不用

---

① 替普希金把家具从莫斯科运到皇村的人。——原编者注

② 指А·Н·冈察罗夫。——原编者注

③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之母。——原编者注

④ 1831年6月23日发生在彼得堡的暴动。——原编者注

就更好了。时世艰难啊，帕维尔·沃伊诺维奇！皇太子的遗体要运走，还有季比奇的也要运走[①]。帕斯凯维奇已到了13军团。尚无军队行动的消息。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社会新闻；现在来谈谈我的痛苦吧。来信告诉我，我何时能去莫斯科拿钱？多加诺夫斯基在你们那儿吗？如果在，就尽量和他好好谈谈，即尽量和他讨价还价，把事情了结，别等我——不过，我一定要去莫斯科看望你，不管霍乱如何，我亲爱的。我收到维亚泽姆斯基一封信，他留了1000（卢布）在我这里，以备后用。过几天我把欠戈尔恰科夫的1000给你寄去。霍乱坑了我们。皇村物价飞涨。我这里没有马车，没有甜点心，可钱花得总是很快。请想想看吧，自从那天我们分手后，我只喝了一瓶香槟酒，而且还不是一次喝完的。你已解除痛苦了吗？问候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不寄丝围巾给她了，因为像我说过的那样，通往彼得堡的交通均已中断。基于同样原因，你也不能很快收到我的肖像。布柳洛夫[②]此时在彼得堡并成了家，因此他不会很快去意大利的。请问候施奈德[③]；我在这里谁也见不上，也没法向谁打听他的情况。也要问候安德列·彼得罗维奇，请把他的浪漫曲，即第二版改过的浪漫曲寄给我。再次问候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塔季娅娜·杰米扬诺芙娜、马特廖娜·谢尔盖耶芙娜和所有的人。再见，亲爱的，内人衷心问候你，她为你绣的东西，因为没有黑绸子而停下来了，都怪霍乱。

6月26日

① 皇太子（康斯坦丁·帕夫洛夫维奇大公）和季比奇（伊凡·伊凡诺维奇，波兰俄军总司令）均死于霍乱。——原编者注

② 布柳洛夫，建筑师、肖像画家。

③ 施奈德，名医。

419. 致Н·И·冈察罗娃

1831年6月26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夫人：

波利瓦诺夫先生的意图我禀告过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①，从您给娜塔丽娅的信中可以看出您对此很不满意。我觉得此事已先和您谈过。嫁不嫁女并非我的事，波利瓦诺夫先生求婚获准与否，对我来说完全无所谓。可您却说我的行为有失体面。这是侮辱性言辞。容我斗胆直言，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这种言辞的。

为逃避不快，无奈之中我只得离开莫斯科，这种种不快，使我最终失去的不仅仅是安宁；有人对我妻子说我是下流之辈、贪婪之徒、卑鄙无耻的高利贷者，说她太傻、对自己的丈夫姑息放纵，等等。您一定会看出这是在鼓动离婚。为了维护尊严，我妻子是不能容忍别人说她的丈夫是无耻之徒，她的天职是顺从我，让我做想做的事。32岁的男子不是18岁的女子能管得了的。我表现出极大的忍让和温顺，然而，看来这一切均属徒劳。我很看重自己的安宁，也一定要保障自己的安宁。

我离开莫斯科时，您并不认为有必要和我谈正事；您宁愿拿可能离婚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开玩笑。可我必须彻底弄清您有关我的决定。别人打算为娜塔丽娅做些什么，我不想说三道四，这与我无关，也从来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我贪婪，可我借出的11000卢布，并未要求归还，也从未催过您。只想确切地知道，夫人打算怎么办，以便我酌情行事。

谨致最崇高之敬意！

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①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祖父。——原编者注

1831年6月26日
于皇村[1]

420. 致П·А·奥西波娃

1831年6月29日自皇村寄往奥波奇卡

我时刻都在期盼着夫人的光临，所以把给夫人写信之事一推再推。不过，形势已经不容我对此抱有奢望。所以，夫人，我在信上恭喜您，并祝愿叶芙普拉克西娅小姐，祝这位如此高贵、如此温柔的尤物得到她应该得到的人世间的一切幸福[2]。

时世堪忧：彼得堡瘟疫流行、民众数次暴动、谣言四起。医生向居民放毒之事已经证实，其中两个医生让愤怒的贱民打死。皇上亲临暴民之中。有人来信[3]说：皇上与百姓交谈，贱民们跪地恭听（静得出奇），只听见皇上的话语像圣音在广场上回响。皇上的智勇和口才令人不能不信服。此次暴动平息了，过了一些时日骚动又起。可能他们不得不使用霰弹镇压。我们等待皇室到皇村来，这里尚未染上瘟疫，我看也用不了多久啦。求上帝保佑三山村避免这场大难吧，让夫人幸福安宁地过日子吧。总有一天我会与夫人再次为邻！顺便问一句，要是我不怕成为一个纠缠不休的人，请您，我的芳邻好友，告诉我，我能否住到萨夫基诺村[4]，有何条件？我要在那里修座茅屋，摆上自己的书籍，在好心的老朋友们身旁，每年度过几个月的时光。夫人想对我的空中楼阁，即萨夫基诺村的茅屋说点什么吗？这主意令我兴奋不已，也使我念念不忘。夫人，请接受我崇高之敬意和一片赤诚，问候夫人全家，并请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奥西波娃之女Е·Н·武尔弗举行订婚礼。——原编者注
③ Е·Ф·罗津男爵1831年6月27日的来信。——原编者注
④ 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与三山村之间的村子。——原编者注

接受我妻子的问候，她在等待着我荣幸地把她介绍给您呢。

1831年6月29日

于皇村①

421. 致M·П·包戈廷

1831年6月底（27至30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来信和《老统计学》②均已收到。衷心感激您。从彼得堡寄来的书已如数收到，但不知如何把应当奉送给几位大公和茹科夫斯基的书给他们送去。您知道，我们这里霍乱流行，皇村幸免于难，可能将是皇室暂时避难之地。这种情况下，茹科夫斯基要来这里。我在等他到来，好把您的邮包交给他。你为他的沉默生气，没用，他是最不守时的撰稿人，不跟任何人通信。我可以向您保证，他是真心诚意地敬重您。您的悲剧剧本居然还未上市，真让我吃惊。维涅维季诺夫几次对我说书已经出来了，所以我才没为它张罗。一定要卖出去，一有机会我就给宾肯多夫写信。霍乱和皇太子的逝世使我格外不安。让我们都回过神来吧。

您要写《彼得》，别怕他的大棒。您要是生逢其时，定会成为他的辅佐之臣。如今，您应该成为描写他的写生画家。可惜您还没有摆脱莫斯科大学，这所大学迟早会把您赶出自己的圈子，因为任何机体都不允许异物存留其中啊。博学多识、种种活动和智慧都与莫斯科大学格格不入。

我们有笔账：我提成225卢布，其中75卢布给您——总共剩余150（卢布）。我一旦收到斯米尔金的租金，您就会收钱的。

来信请直寄皇村，检疫站把我和斯米尔金隔开了。您有关书籍的嘱托，由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包戈廷出版的伊凡诺维奇·基里洛夫著的《全俄繁荣景象》(1727)。——原编者注

于诸多原因，不能照办。原谅。再见。

亚·普·

422.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7月3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请劳驾相告，你是否尚在人世？你打算做什么？我们的人呢？

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让斯米尔金给我寄点钱来，不然，我就亲自去见他，管它检疫站不检疫站。

我活着，也健康，你知道吗？

再见。

7月3日

我把我的五部中篇小说和前言，即亡人别尔金这个好小伙子的作品重抄了一次。这些作品怎么处理，你有何吩咐？是我们自己出，还是跟斯米尔金作交易？劳驾回信。

我妻子问候你妻子，并祝你们健康。

42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7月3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来信收到了（可能是费多谢伊·西多罗维奇[1]写的，至少图章上刻有十

① 指费多谢伊·西多罗维奇·托尔马切夫，维亚泽姆斯基家的家庭教师。——原编者注

字架和锚，还刻有："上帝是我的希望")。你要讨回自己的家具，唉，亲爱的！我在皇村很难找到新的，没办法，拿回去吧。那点价钱就把家具卖出去了，我真替你惋惜，真的，该多值几个钱的，大人。我是偶然的机会通过熟人才弄到手的，说实在的，应该再添百把卢布才对。从报上得知屠格涅夫去莫斯科见了你，你不和他一道回来吗？要是能这样就好了。我们要办个丛刊之类的东西。要把屠格涅夫撕成碎块。关于你的《阿道尔夫》我没有任何消息；霍乱把我和普列特尼奥夫隔开了，他一个字也不给我写。本来我期望茹科夫斯基能来这里，但是普尔科夫出现了霍乱，皇室不来皇村了。彼得堡人心不稳；放毒的谣言四处流传，就连上流社会的人也在认认真真地重复这些荒唐话。百姓们打死了两个医生。皇上平息了暴乱，不过还不太安宁。我们没有军队的消息。我知道的就是这些，都告诉你了。文学方面的消息你别问了：我一本刊物也收不到，只有《圣彼得堡新闻》报，我又不看。我看完了《罗斯拉夫列夫》，很想知道你是怎么骂它的。《关于〈鲍里斯〉的谈话》我既没听说过，也没看到，我不参与别人的谈话。暂时我什么也没写，等到秋天再说。伊莉莎[1]对不幸殉难已有准备，她给我写了一封令人断肠的诀别信。你怎么样？《冯维辛》走出了检查机关没有？开印了吗？到检查机关顺便说一句，谢格洛夫[2]死了：他不是我们一伙的，是人家一伙的。——家父在离我不远的帕夫洛夫斯克村受苦，总之，相当寂寞。

7月3日

问候你们所有的人，包括屠格涅夫，要是他已经到了你们那里的话。

---

① E·M·希特罗沃。——原编者注

② 书刊检查官。

424. 致П·Я·恰阿达耶夫

1831年7月6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我的朋友，我要用一种欧洲语言和你说话，我更习惯于这种语言。我们继续进行当初开始于皇村、后来常常被打断的交谈吧。

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彼得堡的民众认为有人在毒害他们。报纸又是规劝训诫，又是郑重保证，干得异常精明，可惜民众不识字，血腥场面还会再现。我们被围困在皇村和帕夫洛夫斯克村，和彼得堡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既未见到布卢多夫，也没见到别利扎尔。您的稿子还在我的手里，要我还您么？可是您在涅克罗波尔[①]又能把它怎么样呢？在我这儿再放一段时间吧。稿子我刚刚看完，我觉得，开头部分过于受以前谈话的束缚，过于受以前业已阐明了的、对您来说已经非常明确、毫无疑义的、然而读者却不熟悉的一些观点的束缚。因此，前面几页不太好懂。我认为，如果把这部分改成简明扼要的前言，或搞成摘要，那就好了。还想提请您注意的是，整个作品结构层次稍嫌不足。但考虑到这是书信，我认为这种形式写起来可随意自然、无拘无束。关于莫西亚[②]、罗马、亚里斯多德、真正上帝的主旨、古代艺术、基督教，你都谈得精辟透彻、极其实在、辞令雄辩。人物场景的刻画和描写，都很豪放、气势恢宏、雄伟壮观。您对历史的理解，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也不能总同意您的见解，比如：您对马可·奥里略[③]怀有敌意，却热衷大卫[④]（如果圣诗真是他写的，那我就用他的圣诗赞美他），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我不懂，为什么荷马作品中对多神教生动质朴的描写竟让您愤慨。除

---

① 恰阿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称莫斯科为涅克罗波尔，意为“死亡之城”。——原编者注

② 罗马帝国行省，辖境约为前南斯拉夫东南部、保加利亚北部。

③ 马可·奥里略（121—180），161年起为罗马皇帝。

④ 大卫，传说中的以色列-犹太国国王。

它的诗艺方面的造诣而外，您自己也承认这是一座历史丰碑。难道《伊利昂纪》中的血腥场面在《圣经》中就没有么？您看到了基督教统一于天主教，即统一于教皇。这种统一不也包含在基督思想之中么？这一思想我们在新教中不也发现了么？最初，这一思想是君主制的，后来才演变为共和制的。我的想法表达得不好，不过您能懂我的意思。请来信，我的朋友，就是骂我也行。传道书上说得好：智者的训诫要比狂人的歌声悦耳。

7月6日

于皇村[①]

425.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7月（不晚于）11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皇室一来，皇村就热闹了，变成了首都。听茹科夫斯基说你不来了，我很伤心。也只好如此了：呆在你自己的别墅里吧，多多保重。黑眼珠的罗谢特[②] 想给你写信，不放心你，茹科夫斯基劝她说："他活着，你们还希求什么呢？"不过她托我转寄给你500卢布，一笔迟发的抚恤金。如果你那里有我的钱，就从中扣除500卢布——并来信告诉我，我好收下她这500卢布。

前几天，我让埃斯林格[③]把我亡友别尔金的小说集[④]带给你，收到了么？随后把前言再给你寄去。请送当地检查机关，别送皇室检查机关，——我们再和斯米尔金[⑤]串通一气，我的想法是，这部小说集可为我们挣1000。一办法是这样的：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А·О·罗谢特，随丈夫姓斯米尔诺娃（1809—1882），宫廷女官，П·А·普列特尼奥夫的学生和女友，普希金在第399封信中称她为"南方的燕子"。

③ Н·Н·埃斯林格，皇村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原编者注

④ 《别尔金小说集》印刷时未署普希金的名字。——原编者注

⑤ 书商。——原编者注

出2000册，每册6个卢布=12000

——印刷费1000

——提成1000

共余10000

你为杰尔维格的弟弟设想的《北方花朵》的计划怎么样了？我出《莫扎特》[①]和几个小作品，茹科夫斯基提供他的六音步扬抑抑格的童话。给巴拉丁斯基去信，他会把宝贝寄给我们的，他现住在自己的领地里。——盼不到你的诗作，你要是能集中精力写点有关杰尔维格的东西该多好！那就太好了！无论如何要有散文，你要是什么也拿不出来，那就难办了。不要文学评论，我们的文学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能骂骂波列沃依和布尔加林。杰尔维格墓碑上的赞美词搞好了吗？——这一切你要好好筹划一下，安排一下——该出版了，就是说，到准备出版的时候了。望大家多保重。基督和你们同在。

426.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7月（不晚于）16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我老写信，让你厌烦了吧，也不知你有伤心事。昨天人家才告诉我，说我们善良、睿智的盲者与世长辞。你此时此刻的感受我能清楚地想象到，因为我知道你对故友莫尔恰诺夫难舍难分的情谊。而今，人世间日渐空旷，我们面前的路上日渐无人。艰难的时世，艰难的岁月啊。得知你在自己的帕特莫斯岛[②]上安然无恙、超然自得，我多少感到慰藉。似乎传染病在彼得堡已失去势头。我们这些在莫斯科和尼日尼见过世面的人，听到日渐临近的浩劫心下漠然；可是多少个熟人故友蒙难而去啊！不过，除了莫尔恰诺夫，看来

① 指《莫扎特和萨利耶里》。

② 古罗马时期的流放地，传说最著名的流放者为第四福音的作者约翰（中文版《圣经》译为拔摩）。普列特尼奥夫为躲避霍乱“自囚”于彼得堡附近别墅之中。

并未失去什么知心的人。在我们皇村这里，一片忙碌、欢乐的景象，都在期盼着皇后分娩，期盼着帕斯凯维奇的捷报，祈盼着霍乱停息。可我却盼着你的来信。我深信你和你的家人都健康无恙，就像我一直相信自己的生命、自己和全家人健康无恙一样。

427.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1年7月19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米哈伊洛・卢基扬诺维奇，在普列特尼奥夫那儿有我的钱，劳驾跑一趟吧。这是一位认真的人，故请带上我的票据并注明利息已领。请他给我写几句话来，并请他把我需要的钱寄来。如果他为躲霍乱呆在别墅里不跟任何人打交道的话，那就请你来信谈谈他的情况，他身体好么？全家人身体都好么？

衷心问候索菲娅・米哈伊洛芙娜[1]，未能和她话别，非常遗憾。愿上帝保佑她身体健康，心力旺盛。如需钱用，请她别和我客气，这不仅仅指我欠她的债，请她任何时候都别客气。《北方花朵》如何？我可是准备好了。前几天我把手边杰尔维格的信函又细看了一遍，过一阵子也许可以发表。她那里有我给他[2]的信么？我想把它们汇集起来。还有一事相求：我们的丘赫利准备出版的两部悲剧剧本在杰尔维格那里，还有他的《伊若尔斯基》、我的抒情叙事诗《爱上圣母的骑士》[3]。索菲娅・米哈伊洛芙娜能否把这些作品留在你那里？普列特尼奥夫和我，我们该想办法用这些材料干点什么。

朋友们，你们在干什么？我们的朋友当中有谁上了天国，一去不返？再见，再见吧。

---

① 杰尔维格的遗孀。

② “她”指杰尔维格的遗孀，“他”指杰尔维格。

③ 即《世间有个贫寒的骑士》一诗。

亚·普
7月19日
于皇村

428.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7月21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我那可怜的教女[①]啊！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以后我再也不给你的孩子当教父了。我时运不好。你的心愿一定会不折不扣地得到满足[②]，要是你突发奇想欲追随优素波夫[③]而去的话。但这事办不到，至少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你会成为一个亡人。一直想去看你，又怕途中的检疫站。现在要是上路，通过检疫站的时间肯定没有把握。三天的路程说不定在检疫站就要呆上三个礼拜，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把给恰阿达耶夫的包裹寄给你，劳驾你给他送去，他住在教堂对面的德米特罗夫卡。你们那里好像都还风平浪静，没听说有霍乱，没发生暴动，也没打死医生和上校们。难怪皇上把莫斯科树为彼得堡的榜样！皇村都还太平，周围却一团糟，糟透了。你来信说的批评性谈话我尚未看到。如果你看过我们的杂志就会发现，我们这里称之为批评的东西，无不愚蠢可笑。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退缩了，认真反驳——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想在读者面前像丑角似地插科打诨。况且，批评也罢，读者也罢，都不值得认真反驳。今秋我要搞文学，冬天我要钻进档案堆里，皇上已恩准我使用档案。皇上对我非常宽厚客气。说不定我能当上个宠臣，就连祖布科夫和帕夫洛夫都要张开双臂向我扑来。舍弟已调入驻波兰军队，人家不

① 纳肖金和茨冈女人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所生之女，普希金写此信时刚死不久。——原编者注

② 关于处理家产一事。——原编者注

③ Н·Б·优素波夫（1750—1831），死于霍乱。——原编者注

满意他纵酒胡闹；不过这不会受到追究。你知道我军已渡过维斯拉河，没遇到一个敌人。我们时刻在盼着波兰和巴黎的重要消息。看来，不打欧洲大战就可以解决问题，愿上帝保佑。再见，亲爱的，别偷懒，多保重。

7 月 21 日

又及：光顾跟你闲扯了，把正事给忘了。是这样的：我的钱在彼得堡，在普列特尼奥夫或斯米尔金那里，由于霍乱他们二人都和我断了联系。不知 8 月 1 日前能否收到我的这笔钱，若能拿到，我就把欠戈尔恰科夫的 1000 寄给你；不然的话，就请以我的名义借钱替我如期还上。不是我的错，都怪霍乱，是霍乱把我与近在咫尺的彼得堡隔开了，莫斯科又不准进。我和多尔加诺夫相处得不错，老弟，我们不是会谈就是谈判，— 因为我的第一张期票快到期了。

429. 致 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 年 7 月 22 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你 19 日的来信使我五内如焚，你又要哀伤不已了。唉，瞧，忧伤比霍乱更坏，后者消灭的是躯体，前者扼杀的是心灵。杰尔维格死了，莫尔恰诺夫死了，说不定茹科夫斯基也要死，我们也要死。但是生活仍然丰富多彩，我们还会遇到新的熟人，他们会成熟起来，成为我们新的朋友，你的女儿将长大成人，长成新嫁娘，我们变成老家伙，我们的妻子变成老太婆，而孩子们将会长成可爱、年轻、快乐的小伙子们；男孩子们开始放荡，女孩子们变得多愁善感。这一切也都让我们喜欢。

废话少说，亲爱的。别犯愁——霍乱几天就会过去，我们也许能活下来，有时也会快乐的。

让我遗憾的是，我的信你都未收到。其中有些信是谈正事的。不过也不要紧。这位埃斯林格你不认识，是我皇村学校的晚辈，看来是个好小伙子，我

托他把我的故事[1]带给你，看看吧，也好排遣霍乱给你带来的寂寞，可发表却不急。除了《鲍里斯》的那2000外，我再也没收到斯米尔金一个子儿。我想，我在他那里的薪水已积攒了2000了，这就给他写信，让他把罗谢特的500交给你，余款给我寄来。顺便告诉你个新消息（鉴于诸多原因，只限于你我之间说说）：皇上让我担任公职[2]——不过，不是担任刀笔小吏，也不是近臣或军职，不是，是他发我薪俸，对我开放档案，好让我钻进故纸堆里，别的什么也不干。这在皇上来说已经很不错了，不是吗？皇上诏曰：此人既有家室，又不富裕，理当发给生活之资[3]。他对我真的很好。老弟，我们何时能见面？唉，这该死的霍乱！我的优素波夫死了，我们的赫沃斯托夫[4]死了。也许死神对这两个牺牲品会满足的。再见，问候你们全家人，望你们多保重，上帝保佑你们。

7月22日

430.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7月29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上次信上我请你把包裹送给恰阿达耶夫，可是邮局不收包裹。信上我还求你把欠款1000付给戈尔恰科夫，现随信寄上这1000，请把这笔钱和我由衷的感激之情送给我那可爱的债主。

你在做什么？在等自己的钱吗？能否把我从多加诺夫斯基的罗网中救出来？需要我前去吗？我得承认，我非常想去，也很想留在皇村，因为这里生活费用低、安宁一些。

① 指《别尔金小说集》。
② 尼古拉一世让普希金撰写《彼得一世史》。——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赫沃斯托夫之死传闻不实。——原编者注

谢天谢地，我们这里总还平静。彼得堡的骚乱平息了，霍乱也过去了。皇上驾幸诺夫哥罗德，那里的移民区本来要造反，一片恐慌。皇上驾临使一切都平静下来了。前天皇后顺利生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尚未听到波兰的任何消息。

别了，再会。

431. 致П·А·奥西波娃

1831年7月29日自皇村寄往三山村

亲爱的好心肠的普拉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的沉默已开始让我不安了，您这封信来得非常及时，让我放心了。再次祝贺您，并衷心祝愿您阖家幸福、安宁康泰。我把您的信亲自送到了巴夫洛夫斯克，因为极想知道信中的内容；可家母不在。您知道他们那里出了事么？知道奥莉加胡闹和检疫站等等的事么[①]？谢天谢地，现在一切总算结束了。我父母已解除关押了。霍乱再也没什么可怕的了，彼得堡的霍乱即将结束。诺夫哥罗德军屯发生风潮的事您知道吗？在有人毒害他们这一不可思议的借口下，士兵们造反了，将军、军官和医生们通通给极其残忍地杀害了。陛下驾临那里，以惊人的勇气和镇定自若的气概平息了哗变。但是，百姓动不动就造反，造反者动不动就要见皇上，这是不能允许的。看来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您对疾病的判断比医生和政府更为准确。这是流行病，不是瘟疫，设检疫站实属多余，只须在衣着饮食上采取预防措施即可。要是人们早点得知这一真理，我们本可以避免许多不幸。现在，人们用治疗一般中毒的方法来治疗霍乱病——用**植物油**、**热牛奶**，也没忽视蒸汽浴。上帝保佑你们在三山村不至于用这种方子。

---

① 普希金的姐姐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秘密前往由检疫站封锁的巴夫洛夫斯克，被认出后由警察解回彼得堡。——原编者注

现将我的需要和计划告诉您。在萨夫基诺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这并不重要，我只想做您的邻居，成为一小块好土地的主人。此类庄园的价钱如何，盼告。看此形势，我陷在彼得堡要比我想呆的时间更长，不过这不会改变我的打算和希望。

请相信我对您的忠诚和无限敬仰。向您全家致意。

7月29日

于皇村[1]

432. 致H·M·孔申[2]

1831年6、7月于皇村

多谢您的指点，狗找到了，内人甚为感激。不过，捉到狗的人却让我为难，给他10个卢布酬谢，他不收，说少，照我看连他带狗都不值这个数，可我内人不这么看。先生身体还好吧？我们能很快见面吗？

亚·普·

433. 致H·M·孔申

1831年6月底至7月于皇村

这是现存我这里的各期，随信奉上。衷心感谢您提供的消息，虽然是不愉快的消息。您那里有否《文学报》？您和阿芙多季娅·雅科夫列芙娜[3] 健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H·M·孔申（1793—1859），皇村总管办公室主任，二流作家。

③ 孔申之妻。

康无恙否？再会。

亚·普·

434. 致 M·Π·包戈廷

1831 年 7 月底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尊敬的人，来信我无暇回复。今去信只有一事相告，您关于《彼得一世通鉴》之嘱托我已照办；茹科夫斯基为大公和他自己领取了几册，应送康斯坦丁大公的一册他另作安排。茹科夫斯基将把它呈奉皇后陛下。请劳驾正式呈文伊凡·帕夫洛维奇·尚博大人（皇后陛下的秘书）："谨奉某某精妙之书于陛下，不揣冒昧之至，云云。"[1]我为您去过宾肯多夫将军府上[2]，可是将军不在：他正留在皇村，过几天我再和他详谈。先拥抱您。

亚·普·

435. 致 П·B·纳肖金

1831 年 8 月 3 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我的神父和恩人！前几天把欠戈尔恰科夫的 1000 卢布寄给了你，帕维尔·沃伊诺维奇老弟，如数收到了吗？回信。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向科罗特基[3]打听一下，向抵押银行借贷 4 万我该付多少利息？支付期限多长？多

---

① 原文边注有写信人"并把信交我"之语。

② 为包戈廷争取出版他的悲剧剧本。——原编者注

③ Л·B·科罗特基，曾任职于贷款银行。——原编者注

罗霍夫的期票[1]用得上吗？科尔尼利昂-平斯基身体好吗？亲爱的，您还好吧？过得怎样？家人都好吗？你干吗不把耶萨乌洛夫修改过的第二版浪漫曲给我寄来？我们可以让他在宫廷内宫中间走红的。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内人问候你。画像没寄，因为没有画家。为此我们请求原谅。

8月3日

又及：劳驾，如何向抵押银行付款，望来信详加说明。需要我亲自去吗？委托书应寄给谁？款是通过邮局寄吗？

436.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8月3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文学报》有点沉默了，当然，索莫夫病了[2]，也许订阅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你那篇写布尔加林小拇指的评论[3]并未白写，我答应让你发笑的，不过我们暂时还顾不上笑：你一定听说过诺夫哥罗德和旧罗斯的骚乱了吧[4]。真可怕。将军、上校、军官100余人在诺夫哥罗德被砍，手段极为残忍。暴民们鞭打他们，扇他们耳光，凌辱他们。暴民们打家劫舍，奸污妇女。15名医生给打死了，在医院病人们的帮助下，只有1人获救。暴徒们把自己的长官们杀光后选了另外一些人当长官——只在工程师和传令兵中选。继奥尔洛夫

① Р·И·多罗霍夫出具给普希金的期票。普希金想用它来偿还为买基斯捷涅沃村向抵押银行的贷款。——原编者注

② 《文学报》最后一期是杰尔维格逝世后由О·М·莫索夫编辑的，1831年6月30日出版。"当然，莫索夫病了"一句套用И·И·德米特里耶夫寓言《麻雀和苍头燕雀》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③ 普希金在《略谈布尔加林的小拇指及其他》一文中有"遗憾的是，布尔加林不是用一根小指头在写作"一语。——原编者注

④ 两地的军屯暴动。——原编者注

之后，皇上驾临乱民之中，陛下行动勇敢，甚至可以说是鲁莽，他大骂杀人凶手，当即宣布他不能饶恕他们，令他们交出主谋。暴民答应了，于是骚乱平息了。但是旧罗斯的暴乱并未停息，军官们还不敢在街上露面。那里曾把一位将军四马分尸，把人活埋，等等。各团里的人把自己的长官出卖给农夫们，农夫们行动了。真糟糕啊，大人。当这种悲剧满目皆是之时，就顾不上我们文学狗屎般的喜剧了。波兰的战事好像快结束了；我仍然担心：大决战乃一触即发。我们要是包围华沙（这需要大量军队），欧洲便会有机可乘，便会干涉他们的分外之事。但是，只有法国不会插手。英国也犯不上和我们翻脸，这样我们也许能脱身。

皇村暂时既无暴乱也无霍乱，俄文刊物递送不到我们手里，外国的能收到，所以，我们的日子还很过得去。茹科夫斯基牙疼，他跟罗谢特吵架，她要把他撵出自己的房间，他就给她写了首阿尔扎马斯式的道歉诗，是六音步扬抑抑格诗：

……我恳求您，我的天帝呵，
请您剥下我的珍皮做您的套鞋，
　　您意下如何？
请您割下我的双耳做蝇拍等等，
　　您意下如何[①]？

这首道地的阿尔扎马斯式的作品我寄给你。

感谢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的宗教哲学的附笔。我不明白恰阿达耶夫一伙人干吗要攻击宗教改革[②]，即攻击众所周知的基督精神的表现形式。在其统一方面，基督教的基督精神丧失多少，则基督教在人民性方面便增加多少[③]。希腊教会则不同：它停滞了，与基督精神总趋势分道扬镳了。恰阿达耶夫又出现在社交界，我很高兴。你告诉他，我本想把他的手稿给他寄去，可

---

① 引自茹科夫斯基为A·O·罗谢特写的戏谑诗《仁慈的女士……》。
② 《哲学书简》中对宗教改革有抨击性言词。——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邮局不收包裹，替我向他道歉。问候你们大家，并祝健康安宁。

8月3日

于皇村

437.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8月3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普列特尼奥夫，来信和1500卢布均已收到。你做得非常明智，乖乖呆在自己的小窝里，在我诅咒的彼得堡连面也不露。可怕的不是霍乱，可怕的是当前这种恐怖局势下控制着所有能思维的生物的担心、道德状况和人心沮丧。再过一个礼拜，霍乱也许就停息了，可皇村却要长期被检疫站封锁着，所以，我们见面还早着呢。《花朵》怎么样了？我真不知该怎么办。雅科夫列夫来信说《花朵》暂时不能办了，到底为什么？莫非印刷厂停了？莫非没有纸张？莫非索莫夫病了，或者拒绝出版？另外，《文学报》出了什么事[①]？它比《墨丘利》[②]出得更不按时。顺便再问一句，别斯土舍夫-柳明没死吧？听说霍乱专门断送酒鬼。我得知赫沃斯托夫还活着，心情十分沉痛。在如此众多的棺材之中，在如此众多的英年早逝、无比高贵的牺牲者之中，赫沃斯托夫居然厚颜无耻地还𡚒立在那里。前几天我再次翻阅了杰尔维格的信件，他在一封信中对我谈到Л·维涅维季诺夫之死时写道："就在那天，我碰见了赫沃斯托夫，差点骂了他，他干吗还活着？"——我们可怜的杰尔维格！赫沃斯托夫居然比他命还长。你记住我的预言：赫沃斯托夫也会比我命长。在此情况下，我以我们友谊的名义恳求你把他杀了——哪怕用讽刺短诗也行。再见，

① 《文学报》停刊了。——原编者注

② М·А·别斯土舍夫-柳明（卒于1832年）主办的《北方墨丘利》。——原编者注

多保重。我的故事[①]没到你手就给退回来了。

8月3日

我常见罗谢特，她很爱你，我们常常谈到你。她宣布订婚了，皇上也向她贺喜。

438.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8月14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维亚泽姆斯基，诗人和宫廷高级侍从……[②]

欣闻使“阿尔扎马斯社”高兴的这一事件后[③]，我们，住在皇村的“阿尔扎马斯”社的伙伴们，决定隆重集会。全部与会者顷刻聚齐，到会者共两人。根据抓阄儿选定茹科夫斯基为主席，我，蟋蟀，为秘书。会议记录即呈“阿尔扎马斯”的和宫廷的高级侍从大人（亦即公爵大人）。与会者再三询问：为什么阿斯莫杰伊在刊物上一次面也不露？秘书应声答道：他把自己的文章不署名送给“商报”[④]了。与会者又问：他从商多久了？在商界赚了么？主席

① 指《别尔金小说集》。——原编者注

② 见《摘自致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一诗。

③ 1831年8月5日维亚泽姆斯基获得“宫廷高级侍从”官职。普希金风趣地称这是“使‘阿尔扎马斯社’高兴的事件”和“政治事件”，并戏称维亚泽姆斯基为“高级侍从大人”。

④ 这是俏皮话。“商报”指“商业式”的玩牌，下文中“银行”一词还有赌博中“庄家的赌本”之意（也是玩牌术语），也指赌博的一种方式。信中所指为维亚泽姆斯基任职的国家借贷银行。——原编者注

应声答道：他赢了一把钥匙[1]，现在要转银行了。

抛开"阿尔扎马斯社"的政治事件暂且不提，现有一事相告，谢天谢地，我们在波兰的战事总算有了进展：华沙被围，克尔日涅茨基让不耐烦的爱国者撤了职。偶然从立陶宛去华沙的登宾斯基[2]被推举为总司令。哗变者指摘克尔日涅茨基消极无能，无所作为。可见这些人想战斗，可见他们将被击毙，自然法国的干涉也会推迟，自然，帕斯凯维奇伯爵福星高照。荷兰国王发火了，但是，他似乎不得不把对比利时的关心搁置一旁[3]，因为他已顾不上普鲁士了。如果全欧大战爆发，那我可就后悔结婚了，总不能把妻子拴在马鞍上啊。茹科夫斯基的诗歌腹泻[4]虽然停止了，但他毕竟还有……六音步扬抑抑格诗。我们在等你。我们真的应当着手办个杂志了，可办个什么样的呢？三个月出一本小册子，不，在上帝和单纯的莉莎[5]的帮助下，出一大本。顺便说一句，莉莎原打算给我写封类似遗嘱之类的信：请相信即使在棺材里也会爱您的那位的柔情[6]等等。后来就沉默了下来。我还心情平静地以为她死了呢，可你知道我后来弄明白的是怎么回事吗？伊莉莎爱上了旅行者莫内，还和他调情！如何？唉，女人哪，女人！又柔弱又靠不住的造物……[7]再见，宫廷高级侍从大人。衷心问候你和你全家。

8月14日

---

① 旧俄时代，宫廷侍从官的大衣后背上有钥匙形状的衔职标志，故普希金在本信开始部分的诗中有"高级侍从装饰着钥匙，象征他的信念和忠贞"，"在你的屁股上同样也闪耀着一把钥匙"的诗句。

② 登宾斯基（1791—1864），波兰政治活动家、将军。

③ 指荷兰国王不承认比利时独立。——原编者注

④ 戏语，指茹科夫斯基诗作在前一时期颇丰。

⑤ E·M·希特罗沃。——原编者注

⑥⑦ 原文为法文。

439. 致П・И・米勒[1]

1831年8月上半月于皇村

所寄书籍和客气的来信收悉，衷心感谢。您何时能履行自己的另一诺言——光临寒舍？若师弟能来，我这个早几年毕业的老师兄定会感激不尽。

亚・普・

440.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1年8月（不晚于）15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今将果戈理的来信和我的朋友Ив・П・别尔金的小说集随信寄上，请你送普通检查机关，我们准备出版。前言随后寄到。出版时我们将遵循如下规则：

1）尽量多留空白，行距尽量留宽些；

2）每页不超过18行；

3）人名用全称，如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不用И.Ив.Ив-ъ。城市3乡村名称亦然；

4）数字（除年份外）用字母表示；

5）小说《驿站长》中的骠骑兵叫明斯基，书中各处均需用此名更正过来；

6）把我的名字悄悄告诉斯米尔金，让他透露给买主；

7）每本只向极其令人尊敬的读者收取7卢布，不是10卢布——这是因

① П・И・米勒（1813—1885），皇村学校第5期毕业生。——原编者注

为当前时世艰难，又是招募新兵，又是设立检疫站。

我想，读者会绝对毫无异议地交纳此额合理租金，不会迫使我采取严厉措施的。

重要的是我们要活下来，要保重身体……再见，我的天使。

又及：题诗[1]应印在小说的最前面，小说集的目录另页单印（显得宽绰醒目）。顺便再说几句题诗，《射击》的题诗应另选，从A·别斯土舍夫发表在《北极星》上的《七封信的小说》中选："在他射击之后，我还可以开一枪"等。请改过来，亲爱的。

441. 致Н·В·果戈理

1831年8月25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

惠寄大函，又替我把包裹送给普列特尼奥夫，非常感谢，尤其感谢您的来信。您的学术批评的方案非常之好。不过，为实施这一方案，你显得太懒。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的文章[2]尚未登出来，不知何故：不知这是否意味着纳杰日金怕法杰伊·维涅季科托维奇发怒？祝贺您首战告捷，您的作品赢得排字工们不由失笑和管理人的解释说明[3]。我急切地期待着您的另一成功：撰稿人的议论和有点苛刻的领班[4]的反应。我们这里诸事顺遂：暴动、洪水和霍乱均未发生。茹科夫斯基写得很起劲，我已感觉到了秋天的气息，也

---

① 普希金指的题诗选自A·A·别斯土舍夫的《露营之夜》中的语句（手稿上的题诗选自《叶甫盖尼·奥涅金》第6章的诗句："好了，往前行进！"……）——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友谊的庆典》一文，署名为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发表在Н·И·纳杰日金的《望远镜》上（1831年8月号）。——原编者注

③ 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在排字工中引起哄堂大笑。——原编者注

④ 指Н·А·波列沃依。——原编者注

打算坐下来埋头写作了。您所说的纳杰日塔·尼古拉耶芙娜[1]，即内人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感谢您的惦念，衷心问候您。替我拥抱普列特尼奥夫，你们在彼得堡要活下来，多保重，看来这才是非常明智的。

亚·普·

8月25日

442.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8月底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只限你我知道)杰尔维格给他的遗孀丢下两个一文不名的弟弟，他那块不大的领地业已失去大部分。今年我们要为这两个孤儿出版《北方花朵》才是。你把诗文寄给我，到时好用在我们的刊物上。

8月20日是瓦西里·利沃维奇的忌日，此间的"阿尔扎马斯社"的伙伴们用卷边饼[2]纪念自己的班长，每张卷边饼都插上一片桂叶。斯维特兰娜[3]致悼词，他满怀特殊感情地回忆了当初接收此君参加"阿尔扎马斯社"的仪式。

443.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9月3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最近一封信使我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

① 果戈理在8月21日信中把普希金妻子的名字弄错了。——原编者注

② 卷边饼是一种抹奶渣、果酱的薄饼，是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在"阿尔扎马斯社"的绰号。他在社里年龄最大，被称为"班长"。

③ 茹科夫斯基在"阿尔扎马斯社"的绰号。——原编者注

情。因等候你答应过的下封来信（此信尚未收到），故此信未复。上帝保佑你史料考证圆满成功！我在等待多加诺夫斯基的决定，心里不免有些忐忑不安。你那里一切顺心否？你那痉挛病、头疼病、去见叶莲娜·季莫菲耶芙娜之行等等风波都过去了吧？托上帝洪福，我这里一切均好，妻子健康，皇上赐以公职（只是你我说说），即赐我薪俸，恩准使用档案材料撰写《彼得一世传》。愿上帝保佑皇上龙体康泰！我家里已另行组阁[①]；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夫[②]账目管理出现差错，我要他交出账本。会议非常激烈，如同伊凡·格里戈里耶夫被整得无地自容的那次会议一样。结果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夫把部皇事务移交给瓦西里（此人毛病性质不同）。厨子当天向我辞职，人家要此公去当兵，他要去莫斯科为此事奔波，也许会去见你。他的离去令我难过，不过，可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忘了告诉你，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夫离职时挨了我一耳光，这是他应得的服务证书。为此，他要造反，并对我动用了武力，即找来了警察分局局长，结果适得其反，店铺老板们弄清事情原委后，要扭送他去坐牢，我宽大为怀，救了他。我那岳母大人吵闹不休，没什么能让她改变，无论是时间、分离，还是天各一方[③]；骂起我来无休无止——一切都是为了我的朋友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④]。祖父则一声不吭。至今尚未为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做成一件事[⑤]；我自己的事进展缓慢。我的中篇小说集[⑥]不署名发表。首册即将给你寄去。再见，亲爱的。别忘了详细打听一下抵押银行的事。

亚·普·

9月3日

---

① 普希金以风趣的口吻谈他的家事，此处及下文多为玩笑话。

② 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夫、伊凡·格里戈里耶夫和瓦西里均为普希金家的仆人。——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指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波列瓦诺夫。

⑤ 指嫁妆一事。——原编者注

⑥ 指《别尔金小说集》。——原编者注

444.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9月3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先谈正事：纳肖金那里没我的钱了，他本人可能也弄不到钱。由于霍乱之灾，我进款艰难。一俟与通信人联系上，你马上会收到自彼得堡寄去的你那500卢布。来信谈到办刊一事，是啊，根本不可能！谁来批准我们办刊呢？冯-福克死了，说不定Н·И·格列奇接替他的位置。我们会好的！政治性报纸想都不要想，但是月刊或四月一刊，一年出四期，我们倒可以试试——同样难办：不带时装办不起来，带时装吧，我们将成为沙利科夫、波列沃依之流同样的货色——这样做我们问心有愧。你看如何？要不要赶时髦？我们单辟个栏目，刊登阿夫拉姆和伊格纳季的通信[①]；这可是经典之作。茹科夫斯基仍在写作，已写完了六个本子，又同时开始写六首诗，他就是如此"腹泻"[②]的。很少有一天他不给我念点新东西。今年他真的写了整整一大本。这对杂志来说是件好事。我也开始……前几天，我修改了上千行故事诗[③]，另外一个故事正在肚子里咕咕叫呢。然而，霍乱……关于《罗斯拉夫列夫》[④]你说得极为实在，我看到我们杂志上的评论就觉得可笑，有的从荷马写起，有的从摩西写起，有的则从瓦尔特·司各特写起；你用三行字足以评论的那部长篇小说，人家一写就是几本书，不过，对这些书还可以补充三行：立论牵强附会却不失趣味，对白虚假却不失生动，尚可一读（共两行半）。

---

① 显然是指С·Л·普希金与农奴伊格纳季·彼得罗夫的通信（维亚泽姆斯基1831年8月24日信中提到过）。——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曾多次与维亚泽姆斯基开玩笑，把诗歌称为"大粪"，把写诗称为"出恭"，把短时间写出很多诗作称为"诗歌的腹泻"等。

③《沙皇萨尔丹的故事》。——原编者注

④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扎戈斯金的长篇小说。——原编者注

昨天我去了唐娜·莎尔[①]那里，她那儿没你的信件，她无意烧毁你的信，她责备你的纨袴习气[②]。问题在于她太聪明，太可爱，能维妙维肖地模仿兰贝特将军夫人和在宫内当奴才的那个德国人。你对俄国谚语的议论并非无益。下面这条谚语属于最好的谚语之例：别自寻烦恼。说到烦恼，顺便问一句：你看过《望远镜》上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的文章么[③]？再见，问候你和你的家人。昨天我和茹科夫斯基在唐娜·莎尔那里时，她收到她弟弟的一封信，他替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征求茹科夫斯基的意见：她来彼得堡还是留在莫斯科？茹科夫斯基说，他要是有一百张嘴，张张都会说：到我们这儿来，到我们这儿来，到我们这儿来！且不说私心如何，我也是这个意见。霍乱在彼得堡停息了，我们这里又开始流行了。这是什么年月啊！华沙本该在上月25日或26日攻克，却仍不见消息。

9月3日

445. 致П·И·米勒

1831年9月（不早于）4日于皇村

亲爱的米勒，为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的文章（我已看到了这篇文章）非常感谢您。也为攻克华沙的消息衷心感激您。祝贺您和我的全体校友。忠实于您的老校友。

---

① 唐娜·莎尔是雨果小说《爱尔那尼》中的女主人公，成了A·O·罗谢特-斯米尔诺娃的绰号。——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普希金的文章《友谊的庆典》，署名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载《望远镜》1831年第13期），参见第460封信。——原编者注

446. 致П·А·奥西波娃

1831年9月11日自皇村寄往三山村

夫人，与萨夫基诺村领主谈判辛苦了，不胜感激。如对方其中一人坚持不让，能否绕开他同另外两人谈定？其实并不急：新的差事要把我困在彼得堡至少两三年。为此我很难过，因为我希望在三山村附近度过这段时光。

我妻子非常感激您为她写的几行字。她心地极为善良，定会全心爱您的。

有关华沙攻克之事无须和您多谈。在9个月的惨遭挫折之后，得到这一喜讯①我们是何等地欣喜若狂，夫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欧洲舆论如何？这是我们关心的问题。

霍乱在彼得堡已停止肆虐，却在外省蔓延开来。请多保重，夫人。您的胃疼病让我惶恐不安。请别忘记用治疗普通中毒的偏方治疗霍乱：牛奶和植物油——还要忌生冷。

再见，夫人，请相信我的敬重与真心的依恋之情。问候您全家。

9月11日

于皇村②

447. 致А·О·罗谢特

1831年9月中旬（10日以后）于皇村

尽管您见过这些诗作，鉴于我已寄送兰贝特伯爵夫人一册，为公平起见，

① 指俄军1831年8月26日攻克华沙。——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我也想让夫人手上有这样一本。

我从您那儿知道了华沙就擒……①

一旦我为您选好第二行诗句，您便会收到。②

448.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9月中旬（10日以后）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在这神圣的坟墓之前……

这些诗句写于情有可原的灰心丧气之时——感谢上帝，这段时光已经过去。我们又占据了本不该失去的地位。的确，这不是我们靠令尊公爵大人之手所获得的地位，但还是相当好的。我们没有表示绝对恭顺这个意思的单词，尽管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或者说（如果您更喜欢这样说的话）是俄罗斯人所固有的美德。“呆若木鸡”一词，也许最能准确地表达这个意思。

在此多难之秋，虽然我无意用信件惹您心烦，但我还是不能放过任何能打听您消息的机会。我已得知，您玉体安康，开心快活，当然，这是十足的《十日谈》里所描写的生活。在瘟疫流行期间，您不去听人讲故事，而是读书，此举也是明智的。

我想，舍弟也会参加华沙战役的，但没有他的消息。早该攻下华沙了！茹科夫斯基和我的诗③料您已看过，请看在上帝的情分上，把“是否会让自己

① 这是普希金在送给阿·奥·罗谢特《为攻克华沙而作》的小册子上的题诗，全诗用俄文写的，共四行，缺其中第二行，诗人用省略号代替，故短笺中有“一旦我为您选好第二行”之说。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中的诗句。——原编者注

所有城池圣地”这句诗中的“城池”一词改成“坟墓”一词。是指雅罗斯拉夫和洞窟修道院圣徒们的坟墓，这样改有教育意义，有一定的含义，而“城池”一词却没什么含义。

但愿本月底能去您那里。皇村能让人发疯；在彼得堡，隐居却容易得多。①

449. 致П·И·米勒

1831年9月上半月于皇村

如果《祖国之子》上有给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的答复，请劳驾寄给我。多谢您寄来《电讯》。

亚·普·

450. 致M·Д·杰拉留②

1831年9月28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米哈伊洛·达尼洛维奇，多谢您的来信和提供的消息。我去过彼得堡，不知为什么没见到您。听说您很苦恼，愿上帝保佑您——这是什么年月啊！——当心，别让霍乱在撤退时逮住您。我们需要您。

随信附上给埃斯林格的信（他现在何处？好吗?），劳驾转交给他。多保重。

亚·普·

① 本信除地名、诗句及个别词原文为俄文外原文均为法文。

② M·Д·杰拉留（1811—1868），诗人、翻译家。皇村学校第5期毕业生。

9月28日
于皇村

451.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9月底至10月初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夫人，多谢您出色地译出我的颂诗，我发现译文中两处有欠准确，有一处誊抄笔误。иссякнуть意为tarir（耗尽、枯竭），скрижали意为tables（碑文），измаилскии штык意为la bayonette d'lsmaël（伊兹马伊尔的刺刀），而不是d'lsmailof（伊兹麦洛夫的刺刀）。

彼得堡有您的一封信，这是对我收到您的第一封信的回信。请允许呈寄于您，信上附有我献给已故的令尊公爵大人的颂诗。

奥波奇宁①先生曾光临寒舍——这是一位值得称赞的年轻人——多谢夫人让我们结识。

过几天将拜伏在夫人的足下。②

452.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10月7日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我很遗憾，居然花了5000卢布事情才了

① К·Ф·奥波奇宁，希特罗沃之侄。——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结。辛苦了，我仍然感谢你，也感谢多加诺夫斯基和热姆丘日尼科夫的宽容。[1]你别生气，他们不信任你是因为不认识你，这是自然的。不过，谁要是认识你，又不相信你拿自己领地作保，那他自己就不值得任何信任。最后一次请你与他们再联系一下，把你那15000现金给他们，剩下的5000我3个月内付清。我没能守约，非常抱歉。我很伤心：我原以为结婚要花费过去费用三倍的钱，结果花了十倍的钱。莫斯科传说我现在拿年薪10000，可至今我半个子儿也没见着，能得4000，也就谢天谢地了[2]。请尽快回信，回信请寄彼得堡德米特里耶夫寓所，О·С·帕夫利谢娃转А.С.П.。再见。保重。问候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和你的后代。

你的亚·普希金

1831年10月7日

于皇村

453.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1年10月（15日前后）自皇村寄往莫斯科

我马上从皇村去彼得堡，你的家具完好无损地留在这里，可以直接运往你要去的地方。钱未给你寄去，因为我等你来这里。但是，你何时才能来？我们等啊，等，就是等不来。请你为《北方花朵》操点心，把诗歌和散文寄给我们。雅济科夫那儿没什么可寄来的吗？我听说，他和基列耶夫斯基要办杂志，愿上帝保佑他们。有时装吗？这可是件大事。起码我们也有地方露露脸——科西奇金对此也会感到高兴的。不然的话，他就无藏身之地了！栖身于《望远镜》么？谈何容易！皇宫在你们那里。茹科夫斯基和罗谢特在彼得堡。

① 纳肖金帮助普希金结算欠В·С·奥贡-多加诺夫斯基和Л·И·热姆丘日尼科夫的债务。——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任职外交部，年薪5000卢布。——原编者注

茹科夫斯基写了一大堆好东西，现在还在继续写。正在翻译《玛密恩》的一章[1]，好极了。果戈理好吗？我的小说集正在印刷。《北方花朵》将会很有趣的。别了，再见啦。我的地址：沃斯克列先斯克街伊兹麦洛夫桥别尔尼科夫寓所。

454. 致A·X·宾肯多夫

1831年10月中旬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三年来，在下陆续发表了一些诗作，今欲合编为一集出版，故而斗胆恭请大人俯允[2]。

早在1829年，大人已示知在下：圣上指望在下今后出版我自己的诗集。皇上恩宠，令在下有责任成为自己作品之最严格检查官，自此以后，若再将诗作呈奉御览，实属不敬。大人于在下一向有恩，故而心怀奢望，乞望大人俯允在下事先申请。

谨致最崇高之敬意，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包戈廷先生给我送来一函[3]，在此一并转呈大人过目。

---

① 瓦尔特·司各特的长诗《玛密恩》。茹科夫斯基译的第2章《地下室里的审判》。——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出版《诗集》第3卷，得到批准。——原编者注

③ 包戈廷申请出版悲剧《市长夫人马尔法》和《彼得》。——原编者注

455. 致C·C·乌瓦罗夫[1]

1831年10月21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谢尔盖·谢苗诺维奇大人：

敦杜科夫[2]公爵送来一部诗章[3]，美妙异常，确实充满灵感，大人竟称其为模仿之作，何其谦逊。

在下小诗，对于大人一展诗才，不过抛砖引玉而已。大人对在下之关照，大人赋予该诗博大的精神和丰富的思想，对在下过于宽厚慷慨，令在下感戴不尽。

谨致无上敬意，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1年10月21日

于圣彼得堡拜上

---

① C·C·乌瓦罗夫(1786—1855)，一译乌瓦洛夫，1818年起任科学院院长，1834年起任国民教育大臣；与普希金为敌。年轻时曾参加"阿尔扎马斯社"。——原编者注

② M·A·敦杜科夫（1794—1869），公爵、检查委员会主席。——原编者注

③ 乌瓦罗夫的诗，是指他把普希金《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们》一诗译成法文。——原编者注

456. 致П·В·纳肖金

1831年10月22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我已到了彼得堡，在此我不得不另租一所房子。来信请寄：加列尔街布里斯科恩寓所。我已见过热姆丘日尼科夫，他们同意收下我的5000期票，并想马上得到另15000。此事如何处置？要不要我亲自去莫斯科？有些事很想和你谈谈，我自己还有些事要办，比如我妻子的一些钻石，要想办法在岳母破产后从谢苗·费奥多罗维奇[1]的爪子里救出来。祖父是个不知好歹的人；他把自己的第三个姘妇嫁出去时，给了她10000卢布的嫁妆，我那12000却不给——就连自家的孙女什么也不给。现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已有身孕——五月份生。凡此种种将会大大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须通盘考虑一下才是。

莫斯科在干什么？你们如何为陛下接驾的？谁又来表现莫斯科古已有之的慷慨好客的风尚？富豪贵族们绝迹了。没钱，我们顾不上喜庆之事了。莫斯科只不过是个能收到杂志的一个省城而已。真糟糕。我在等维亚泽姆斯基；不知能否办个文学的东西，杂志、丛刊之类的东西。懒哪。顺便告诉你，我在出版《北方花朵》，是为我们已故的杰尔维格的两个弟弟出版的。要让人们想到他们才是。我们要做件好事。我的小说集已经出版了，过几天你就会收到。问候你们全家人，由衷地拥抱你。

10月22日

---

① 指谢苗·费奥多罗维奇·杜申，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冈察罗娃家领地的总管。——原编者注

457. 致Д·H·布卢多夫[1]（?）

1831年（?）10月下半月于彼得堡

（草稿）

承蒙大人盛情关照，感戴莫名。原拟今日上午因公晋见大人——现遵台命晚上拜访便是。

谨致无上真诚……

458. 致П·И·米勒

1831年10月24日以后至11月初（?）自彼得堡（?）寄往皇村

我这里的小说集别人拿去看了，我很快就会收到后就给您寄去。

亚·普·

① Д·H·布卢多夫（1785—1864），伯爵，1832至1837年任内政大臣，“阿尔扎马斯社”创始人之一。——原编者注

459. 致E·Φ·罗森[1]

1831年10月至11月上半月自皇村寄往彼得堡或莫斯科

亲爱的男爵，随信奉上《瘟疫流行时的宴会》[2]，是从那专求效果的悲剧中选出的。由于我的短诗第三卷正在出版，其中一些诗就不寄给您了，因为它们可能比您的《金牛星座》面世更快。我急不可耐地想看到您为《鲍里斯》写的序言[3]。我想为第二版给您写封信，如蒙容许，我想谈谈写悲剧时的一些想法及我所遵守的原则。

您的亚·普·

460. 致H·M·雅济科夫

1831年11月18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衷心感谢您，感谢您和基列耶夫斯基的友好信件和美妙的诗章，如二位再附上你们的地址，那我就完全心满意足了。向全体兄弟们祝贺《欧洲人》诞生，我这方面已准备好了，随时为你们效劳，要什么都行，散文、诗歌、讲良心的、违心的，什么都行。费奥菲拉克特·科西奇金为您给予的关照感动得热泪盈眶；前几天他收到A·奥尔洛夫的感谢信，正打算给他写回信；劳驾，请您找到他（奥尔洛夫），把朋友的信（或

① E·Φ·罗森（1800—1860），男爵、诗人、歌词作者、翻译家。——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替罗森的丛刊《1832年的金牛星座》写的诗。——原编者注

③ 罗森为自己未竟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德文译本写的序，该序单独发表。——原编者注

者如包戈廷信上所说，把他朋友的回信）给他。茹科夫斯基来了，他带来的消息令人颇感慰藉。您垫补的1000（卢布）的缺款，将大为改善我们可怜的文学的家境状况。我寄希望于霍米亚科夫[1]：他的《僭王》已不再是个大学生了，他的诗章依旧美妙如昔。请您催催维亚泽姆斯基，请他把自己的诗作和文章给我寄些来；他应该感到害羞，巴拉了斯基也该感到害羞。我们在为杰尔维格准备弥撒[2]。他们居然如此追悼自己的人！他们是谁呢？是他的朋友们！真让人感到害羞。赫沃斯托夫给我写了一首寄语诗来，诗中他年轻了，表现出了当年的劲头，他写道：

> 行近生旅的界碑之时，
> 我成了黄道带[3] 的盟友，
> 我不喜欢治霍乱的药丸，
> 渐近老境却歌唱七月。

如此等等，依然是那个老样子。我打算好好回敬这位宝瓶座、巨蟹座和摩羯座的盟友。别的方面我们诸事顺利。

461．致Φ·H·格林卡

1831年11月21日自彼得堡寄往特维尔

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

① A·C·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诗人、政治家。著有悲剧剧本《僭王德米特里》。

② 为杰尔维格的两个弟弟编辑出版《1832年的北方花朵》。——原编者注

③ 赫沃斯托夫毫无才气、写作成癖，作品都很拙劣，本信中所引的寄语诗同样令人费解。诗中的“黄道带”为天文学术语，下文所说“宝瓶座、巨蟹座和摩羯座”皆为黄道带的星座。

我们在这里想用出版最后一期《北方花朵》纪念我们的杰尔维格。在这诗歌弥撒上，我们发现，在他所有的朋友中只缺您和巴拉丁斯基，正是皇村校友外的朋友中他最为依恋的两位诗翁。人家告诉我说，您在生我的气①；这不是理由，生气归生气，友谊归友谊。天知道，那些人用哪些谣言离间我们，他们可真行。就我而言，我真诚地、自内心深处敬重您和您杰出的天才，在您面前，我是完全清白无辜的。

我依然指望您的关照和您的诗章，也许能很快见到您，起码要用我的这一愿望来愉快地结束这封信。

您不拘礼节的亚·普希金

于11月21日

462. 致A·X·宾肯多夫

1831年11月24日于彼得堡

将军大人：

卑职有急事需去莫斯科，不得不暂离两三个礼拜。由于尚未正式担任公职，故而仅向警察分局长求得允准。此事理应禀告大人。

借此机会为一件私事告求大人。由于一向承蒙大人关照，卑职才敢斗胆禀陈。卑职是万分信赖大人的。

大约一年前，我国有家报纸登了一篇讽刺文章，讥刺某位自以为出身高贵而不过是一个贵族出身的平民文人。该文还点出此人之母是个黑白混血儿，母亲之父是穷黑孩子，是水手拿一瓶罗姆酒换来的。虽然彼得大帝绝不是好酒贪杯的水手，这也明明白白指的是我，因为俄国文人里面先辈中有黑人者只有我一个。该文载于堂堂大报，导致淫词秽语流传颇广，连纯文学的

① 可能是因普希金的讽刺短诗《昆虫集锦》中的一行诗（“这儿是瓢虫格林卡……”）。格林卡参加了出版《1832年的北方花朵》事宜。——原编者注

报刊上的讽刺小品栏也在谈论我的母亲。鉴于撰稿人不得参与决斗，所以我有责任像诗中所言严厉回击这位匿名讽刺作者。卑职已把答复寄给已故的杰尔维格，请他发表在自己办的报纸上。杰尔维格劝卑职不要发表，说是用笔自卫、对付这类攻击、夸耀贵族出身是可笑的，因为本质上讲，自己若非贵族出身的平民，那就是平民出身的贵族。卑职让步了，事情就此结束。不过，我回击的文章有几份抄本却流传开了，卑职对此并不遗憾，因为我不会对那文中的言语听之任之。卑职承认很看重人们称之为先兆的东西，很看重当个与别人一样的好贵族，虽然这对我并无多少好处。还有，卑职最敬重先人的姓氏，这是卑职得之于先人的唯一遗产。

不过，对本应予猛烈回击的挑衅，这是卑职极为克制的回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卑职的诗可能被视为对某些著名家族的某种讽刺。为此，卑职理应禀明大人，并随信奉上所言之诗。

请大人务必相信卑职极为崇敬大人的保证。

卑贱、恭顺至极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1月24日

于圣彼得堡[①]

463. 致E·M·希特罗沃

1831年10月下半月至11月于彼得堡

谢谢夫人寄来的《外科医生》[②]，此书流露出真正的才气——可是《巴纳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贝尔·德·居尔日的长篇小说《歌剧院名角和外科医生之子》。——原编者注

夫传》[1]么……兹寄上给利塔伯爵的《曼佐尼传》，请夫人寄给他，别管我以前说过什么。[2]

464. 致某君

1830年12月5日至1831年（?）11月于莫斯科、皇村或彼得堡

我确实一个钱也没有，求您等一两天。

您的亚·普·[3]

465. 致H·H·普希金娜

1831年12月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刚到普列奇斯坚城门伊丽英斯卡娅夫人寓所纳肖金下榻之处，明天再给你写信吧，今天没有力气了，累啦。亲吻你，贤妻，我的天使。

12月6日

① 儒勒·热内的长篇小说。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466. 致H·H·普希金娜

1831年12月8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你好，贤妻，我的天使。前天只给你写了三行①，别生气，实在太累了。现把我的旅行路线和日记告诉你。我原想坐冬季驿车，人家却说解冻天气，该坐夏季驿车前去，趁此多要我30卢布，把我和两个旅伴安顿在一辆四座轿车上。我本想独自旅行，一个人也不带。旅伴中有一个是里加的商人、和气的德国佬。他天天早上都让痰堵得透不过气来，一到站便躲在角落里咳上半天。另一个是梅梅尔② 的犹太人，花前面那位的钱旅行。你看，多快活的一对。德国佬白天三次、夜里两次准时喝醉。一路上，犹太人都讲开心话让他快活，比如用德语给他讲《伊凡·维日金》③，妙极了。我尽量不听他们的，装成睡着了。我们车后跟着一辆四轮驿车，坐着三个商人、戈利岑娜公爵夫人（兰斯卡娅）④、我的朋友热姆丘日尼科夫、内廷女官科切托娃等人。都凑到一块啦，没有片刻安静。我们只好在瓦尔代换上轻便马车，才勉强到了莫斯科。在纳肖金的旧居没有找到他本人，好不容易才在普列斯坚城门伊丽英斯卡娅家找到他（这个地址别忘了）。他还是老样儿：非常讨人喜欢，非常聪明，原先赢钱，现在输了，拖着债务忙活。你的嘱托已经照办：替你吻过他，又告诉他："纳肖金傻瓜，傻瓜纳肖金。"他的房子（还记得吧?）在整修，多漂亮的烛台，多漂亮的成套餐具、茶具！他订了一台钢琴（蜘蛛可以弹琴了），订了一只船（斑鳌也有地方拉屎了）。我见到了维亚泽姆斯基夫妇、麦谢尔斯基夫妇、德米特里耶夫、屠格涅夫、恰阿达耶夫、戈尔恰科夫、丹尼斯·达维多

① 第465封信原文只有三行。

② 今立陶宛克莱佩达。

③ 布尔加林的长篇小说。

④ A·B·戈利岑娜娘家姓兰斯卡娅。——原编者注

夫。大家都问候你呢，都详细地打听你的情况、你的成功。我开始澄清谣言，谣言很多。我还没有见到莫斯科的夫人们。舞会、聚会也许去不成了。跟纳肖金、多加诺夫斯基的事也许快了结啦。正在等着你钻石的消息。此间人们说我是可怕的高利贷者，他们把我和我的钱袋搞混了。顺便说一句：我把小钱包换成大钱袋：我要年年过生日、年年办洗礼宴，该有的命名宴更不用说了。皇室迁来后，莫斯科充满欢天喜地的气氛，人们还未从皇上驾临的喜庆和众多舞会中缓过气来，齐霍列尔①一个月净赚8万。A·科尔萨科娃将嫁给维亚泽姆斯基公爵。我们的消息都告诉你了，希望过两礼拜能见到你。离开你太寂寞，一离开你我就替你担心。你在家里呆不住，要进皇宫，卫戍室前一百零五级台阶，弄不好要让你流产。我的心肝，我的贤妻，我的天使！对我行行善吧：每昼夜在房间走上两小时，多多保重。让令兄照顾自己，别胡来。布柳洛夫在给你画像么？希特罗沃、费克利蒙上你那儿去过没有？要是参加舞会，除了卡德里尔舞外，你什么也别跳。告诉我，没人欺负你吧？你能和他们合得来吧？为此，热烈亲吻你。我来客了。

12月8日

467. 致H·H·普希金娜

1831年12月10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一直担心你没有把票据寄到纳肖金旧居，要耽误我的事。分手已经一礼拜，我的假②也快满了，还想办一件事，不过不会为此把我困在这里。莫斯科我给你讲点什么好呢？莫斯科还在激动，我倒没参加过舞会。昨天在英国俱乐部吃的午饭，一上午都在弗拉索夫的拍卖行③，晚上是在住处消磨的，

① 莫斯科的一家时装店。——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已在外交部任职。——原编者注

③ 普希金拍卖物品偿还巨额债务。——原编者注

来了个傻乎乎的大学生，是你的崇拜者。他给我送来一部小说《特奥多尔和罗扎莉娅》，写的是我们俩的浪漫故事。太可笑啦。不过这些并不让人开心，彼得堡让人牵肠挂肚——我不喜欢你的莫斯科。你的家，也就是尼基塔的家，我还没去过。不想让你家的奴才知道我来了，也不想问他们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1]来了没有，弄不好还得去见见她，又要跟她上演一场免不了的对台戏，她满城抱怨我自私自利。够啦，我不爱听她的。亲吻你，请你在客厅走动走动，别去皇宫，舞会上别跳舞。上帝保佑你。

12月10日

468. 致Д·Н·班蒂什-卡缅斯基[2]

1831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

尊敬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在下拜识小俄罗斯卓有名望的史学家之宿愿，今日万难实现了。遗憾之至。期望下次能有此幸。姑祈接受最崇高的敬礼。

忠仆 亚·普希金

12月14日

---

① 普希金的岳母。——原编者注

② Д·Н·班蒂什-卡缅斯基（1788—1850），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普希金1834年才见到此人。

469. 致 H·H·普希金娜

1831 年 12 月 16 日前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突然收到你两封信，两封信都让我既伤心又生气。瓦西里[①]说为我花了 200 卢布，他在撒谎，我没让给阿廖什卡钱做那些蠢事。伙食费我到后即付，没人要你替我还债。告诉佣人们，就说我说的：我对他们很不满意。我没有让他们去打搅你，看得出，我不在家他们很高兴。既然你不想见福明[②]，他们怎敢让他去见你？你可真行，竟然顺着他们的心思办事，只要有人伸手你就给钱。这样管不好家的。今后有人找你，就说你管不了我的事，让他们明白你的话就是圣旨。我回来后再跟阿廖什卡算账，可能不得不把瓦西里和他的恋人打发走——把仆人全换了。这一切真让人恼火。不要看我生气就去生气。

我的事很麻烦，纳肖金搞得比我们意料得还要糟糕[③]。他有三四种计划，一个也没有定下来。我不想去见你祖父，他的事我得尽量阻止。我的天使，我爱你，爱得无以言表。一到这里，我心里想的只是如何跑回彼得堡——去见你，我的贤妻。

可爱的朋友，为给你回信，我又把信拆开了。请别把腰缠紧了，别盘腿坐，不要跟那些在公开场合不便打招呼的公爵夫人们[④]交朋友。我不是开玩

---

① 指 B·M·卡拉什尼科夫，普希金的农奴。——原编者注

② H·И·福明，没有才气的作家。——原编者注

③ 纳肖金为普希金的赌债奔走不力。

④ 可能指 E·M·伊维利奇和 A·П·伊维利奇。——原编者注

笑，是认真地、不放心地对你这样说。宾肯多夫的信[1]你寄出来了，做得好，虽不关乎礼节，但实属必要。我在等此信。过几天给你写写我在纳肖金那里的日子，索尔丹[2]家的舞会、维亚泽姆斯基家的晚会——只谈这些。你的诗我不看，见它的鬼吧，连自己的诗我都烦了。最好给我写写你自己——身体情况。别去合唱团——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

470. 致H·H·普希金娜

1831年12月1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可爱的朋友，你真可爱，给我写信很勤。只有一样不好：你的信不让我高兴。你说“头晕”是什么意思？昏厥还是恶心？你去看过产婆没有？给你放过血没有？这都让我担心得不得了。越想我越后悔，离开你真是犯傻。我不在家你总要做些蠢事，说不定弄得流产。为什么不走动走动？不是向我保证过每昼夜来回走两小时么。这样做好吗？天知道我在这里的事完得了否，节前我一定去会你。戈尔康达[3]的钻石我不等了，新年一定让你戴上项链就是了。在这里我太寂寞，纳肖金忙的那些事，他房内乱成一团，让人头晕脑涨。从早到晚他身边总有一群形形色色的人：赌徒、退伍的骠骑兵、大学生、讼棍、茨冈人、密探，特别是债主。人人都可随便进出，有事都找他，个个都大喊大叫、抽烟、吃、喝、跳、唱，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人——有什么法子？其实他也没有钱，借贷无门——一天天过去了，我的事却尚无头绪。这一切弄得我心火直冒。加之手又冻了，信纸都可能有月桂油膏气味，像你的名片那样。我过得单调乏味，难得出去。到处都有人请我去，可是只去过索尔丹那

① 1831年12月10日信，宣达了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我的家世》一诗的谕旨。——原编者注

② 索尔丹，荷兰使馆秘书之妻。——原编者注

③ 戈尔康达是印度古城，盛产钻石。

儿，再就是维亚泽姆斯卡娅家。在她那里我见到了你的达维多夫[1]——还是单身一个（你别难过）。昨天，纳肖金为我们办了一场茨冈式晚会。这种场合我不习惯，客人的叫喊，茨冈女子的歌声，这会儿还让我头疼。想你，我的天使——再见。

12月16日

① 可能指B·达维多夫，大学生。——原编者注

1832年

471. 致П·А·奥西波娃

1832年1月8、9日前后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夫人为我的书费心张罗，盛情感人，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我在滥用夫人的好心和时间，不过还是要最后一次恳求夫人慈悲，请夫人派人去问问米哈伊洛夫斯克我家的仆人，家里有没有一口大箱子，和我几个书箱一道运到乡下去的？我疑心是阿尔希普或别人应我仆人（现在是列夫的仆人）尼基塔请求给藏起来了。它（我指的是大箱子，不是尼基塔）装有他的衣物和零星用品，还有我的东西和没有找到的几本书。再次恳求夫人宽恕我一再相烦，这都是你的友谊和仁厚把我惯成这样的。

夫人，现寄上《北方花朵》，不才便是该杂志不体面的出版人。这是该刊最后一期了，是祭奠我们朋友的供品，他的早逝将使我们刻骨铭心地长久地

痛苦。随信附上不像样的小说集[1]，希望能让夫人稍展欢颜。

获知令嫒[2]有了身孕，不胜心喜，愿上帝保佑她顺利生产，彻底康复。据说年轻妇女生育头胎后更漂亮，愿上帝保佑令嫒如此。

夫人，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和永志不渝的依恋之情的保证。

亚·普·[3]

472. 致A·A·奥尔洛夫

1831年11月24日、1832年1月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先生：

华函拜收，不胜荣幸，感激非常。我为毋需任何庇护的天才所作力所能及的辩护，竟然受到先生赏识，我很高兴。先生器重的是我的勤勉而非我的成就。我们一伙人成就甚微，我的藤杖要能击中戈利亚弗·菲格利亚林那冥顽不化的额头，应该感激造物主！先生新作《维日金》[4]第一章便是您无穷才气的又一证明。但是，尊敬的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请克制这种高贵而正义的愤懑，请控制您创作灵感的爆发！请您勿以盛怒的笔使已经安静下来的《蜜蜂》的出版人陷于绝境。今后让我当个旁观者和看守人吧。我向先生保证，只要他们稍有动作，Φ·科西奇金便会大闹一场，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在《传闻》上看到先生一则广告，说打算撰写《俄罗斯民族史》——这则好消息是可信的吧。

谨致以真诚的敬礼。永远热心为先生效劳。

亚·普希金

---

① 即《别尔金小说集》，1831年10月出版。

② 即E·H·武尔弗。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A·A·奥尔洛夫不高明地模仿布尔加林《伊凡·维日金》的诸多粗俗作品之一。——原编者注

1831年11月24日

于彼得堡

又及：尊敬的亚历山大·安菲莫维奇先生，这封信早该送到您手上了。可是去莫斯科动身前没有发出此信，指望能面见先生。命运却不让我们相会，十分遗憾。在此再次申述我的请求：让那些不值得、也不配让您生气的人们安静吧。似乎波列沃依先生还在攻击您，也在攻击我[①]，我想以后再对他发发脾气。暂且么，由沃耶伊科夫和化名H·卢戈沃伊的索莫夫跟他周旋——跟我不相关。

亚·普·

1832年1月9日

于圣彼得堡

473. 致П·В·纳肖金

1832年1月8日、1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你好，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我一直盼着你的消息，急不可耐地想知道使命[②]完成如何，令弟的最后通牒是什么？有希望办好你自己的事么？请别偷懒，把全部情况写信详细告诉我。再劳驾把我的**监护证**寄来，我丢在你抽屉的暗匣里了。暗匣里我还掉进一个银戈比，找到后也寄给我，它会给我带来运气，你不信，可我信。拉赫曼诺夫好吗？钻石一事办得如何了？我是否有必要跟他通信？你看怎么样？另外，别忘了寄来《巴黎评论》。你那位

① 波列沃依在评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的文章中攻击奥尔洛夫和普希金。在A·Ф·沃耶伊科夫《俄罗斯残疾人文学增刊》第94期，O·M·索莫夫化名H·卢戈沃伊发表过反击文章。——原编者注

② 指A·X·克涅尔采尔找B·B·纳肖金要钱一事。——原编者注

德国佬交涉的情况如何，详细告诉我，这件事很有趣。你想何时要回自己的钱，不起诉么（千万别，不过，其实也没什么可怕）？我妻子虽然漫不经心，看她身体倒没什么不好，舞会上总跳个不停，还跟皇上调情，从台阶上往下蹦。应当把老婆抓在手里才是。她问候你，还在刺绣，盼着你许诺的好处。我在此拥抱你。我要给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1]寄些绸围巾和手帕。

1832年1月8日

于圣彼得堡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我的事几天便可了结。如果钻石可以赎回，请把拉赫曼诺夫的地址告诉我，先寄给他5500卢布，让他以这个价钱把钻石寄给我（作5500的抵押）。我再次抵押后赎回其他东西。劳驾回信，别偷懒。

你的

1月10日

474. 致M·O·苏季延科

1832年1月15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米哈伊洛·奥西波维奇，我担心长期天各一方会使我们完全断绝往来。这次去信是让你想到我的存在，再谈谈我一件大事。

应该告诉你，我成家约有一年啦，因此个人生活方式也彻底改变了，这让索菲娅·奥斯塔菲耶芙娜和近卫重骑兵寄生虫们伤心得难以名状。已经两年多不摸纸牌骨牌了，因为老输，戒了，不幸得很。结婚开销加上赌债，使我破产。我现在求你：要能借我25000，三年、至少两年为期，就可以让我衣食无忧。如果我死了，有领地可以为你的钱作抵押。

问题在于，你能否为我做这种称得上是行善之事？实际上大财主中天底

① 与纳肖金同居的茨冈女子。——原编者注

下只有三位或多或少跟我有往来：你、雅科夫列夫和另一位[1]。后者不久前刚把我录用于外交部，（传说）给我6000年薪，我无权再求他。雅科夫列夫么，以前我倒曾找他喝过几杯，请他吃吃清淡的早餐。但此人太吝啬，我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向他借钱。剩下的只有你啦，我只能对你一个人率直相求。我知道，要是你也拒绝我，那实在是出于无能为力，不是吝啬或者不信任。

再说一句：如果我的希望不会落空，请讲明利息多少。并不是你需要利息，不然，对我来说，你的钱就太沉重了。盼复。友爱地拥抱你。

你的普希金

1月15日

我的地址：加列尔街布里斯科恩寓所。

475. 致Д·Н·布卢多夫[2]

1832年1月20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华函拜收，荣幸之至。盼先生指示，以便在下着手办理受托之事[3]。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恭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2年1月20日

① 指尼古拉一世。——原编者注

② Д·Н·布卢多夫供职于外交部，与国家档案馆有联系。——原编者注

③ 指撰写《彼得一世史》一事。——原编者注

476. 致 A・Д・巴拉绍夫[1]

1832 年 1 月 23 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德米特里耶维奇大人：

再次感激大人。又有一事相烦，甚望宽宥。在下遵奉台命陪克涅尔采尔先生前来晋见大人，其人自行陈述似较在下代言为佳[2]。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恭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2 年 1 月 23 日

于彼得堡

477. 致 П・В・纳肖金

1832 年 1 月（不晚于）29 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你的事已经办妥。安德列・赫里斯托福罗维奇[3]从我这里拿了 1000 上路。我还欠你 2000 多一点，要是你在……我就可以还清你了。

请看在上帝分上尽快把信交给拉赫曼诺夫。你要不想回我的信，这定会使我感到莫大的痛苦。

非常感谢你送来的“黑人”[4]。绸围巾、绸手帕由安德列・赫里斯托福罗

---

① A・Д・巴拉绍夫（1770—1837），侍从武官。

② П・В・纳肖金想购买巴拉绍夫一块土地。——原编者注

③ 指 A・X・克涅尔采尔。——原编者注

④ 做成黑人模样的墨水瓶。——原编者注

维奇给你带去了。过几天布留洛夫要给我画像[1]。你写令弟的信好极了，没有跟他一刀两断么？别了，再见吧。

478. 致E·M·希特罗沃

1832年1月底（31日?）于彼得堡

大使夫人[2]的舞会我当然忘不了，还求夫人允许带上内兄冈察罗夫。夫人喜欢《奥涅金》，我很高兴，夫人的高见我十分珍视。

于礼拜天[3]

479. 致И·В·基列耶夫斯基

1832年2月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先生：

收到《欧洲人》至今未表感谢，也没送上我那菲薄的贡礼，深表歉意，甚望先生宽宥。怪都怪这该死的彼得堡的闲散生活和丛刊耗尽了我的存货，连描写艰难日子的两行诗也没剩下，留下的只有一部中篇小说[4]，其中一段随即奉与先生的杂志。上帝保佑先生的刊物长命百岁吧！照前两期看，《欧洲人》要长寿。时至今日，我们的杂志都干巴巴的没内容，有些文章道理是有，但是写得干巴巴的。《欧洲人》显然是第一个把道理和魅力结合起来了。现就

① 普希金的像后来不是А·П·布留洛夫画的。——原编者注

② 奥地利大使的夫人达丽娅·费奥多罗芙娜·菲克利蒙是希特罗沃之女。——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④ 指《科隆纳的小房》。——原编者注

如何经济地办杂志说两句：前两期先生就登载完茹科夫斯基两部重要剧本和雅济科夫的许多诗，实属不当，这太浪费了。从《十二个睡美人》到《老鼠斯捷潘尼达》，至少可以刊载三期。有雅济科夫两首短诗也就够啦，他的诗要节省点用，留给困难日子里用，不要挥霍光了，只好靠拉伊奇和帕夫洛夫过日子了。先生评论《戈都诺夫》和《姘妇》[1]的文章[2]，使大家都高兴，我们好容易才见到真正的批评。注意尽量避免学术用语，学术用语要尽量翻译过来，就是说译写成俄文词汇。这能让文化不高的人也感到高兴，也有益于我们幼稚的语言。巴拉丁斯基的文章很妙，但是太含蓄，太长（我指他的反批评）。先生把巴拉丁斯基和梅里斯[3]进行比较，比较得出奇地鲜明和准确。他的哀诗和叙事诗犹如一整套美妙的工笔画。但是这种雕琢的美、细微处的清晰、色彩的精确忠实，所有这一切能保证他在悲剧上取得成功么？悲剧也和舞台写生一样，要求线条分明、大刀阔斧的技法么？但愿《欧洲人》能把他从无所作为中唤醒。衷心问候您和雅济科夫。

32年1月4日[4]

480. 致A·X·宾肯多夫

1832年2月7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毒树》一诗何以未经圣上御览即发表于丛刊，大人命卑职作出解释。卑职赓即如命，说明如下：

卑职一向深信，荣获圣上意外恩典[5]，并未剥夺陛下赐予普天下臣民之

---

① 巴拉丁斯基的叙事诗。——原编者注

② 《1831年俄国文学评述》。——原编者注

③ 荷兰小型彩画家。——原编者注

④ 笔误，应为2月4日。——原书边注

⑤ 1826年沙皇示意愿为普希金审查诗文。——原编者注

权利，即获检查机关批准后即可出版之权利。六年来，卑职之诗作在各种杂志、丛刊均登载无阻（不论是否知会本人），对此，卑职与检查机关均未持丝毫异议。屡屡打搅圣躬，卑职心怀愧疚。有两次是检查机关不明所致，卑职曾恭求大人庇护，幸而大人比检查机关仁厚得多。

卑职理应将此类为难之事面陈，斗胆恭请大人吩咐，何时晋见为便。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2年1月7日[①]

于圣彼得堡

481. 致П·В·纳肖金

1832年2月上半月（不晚于11、12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给你寄去十条绸头巾、绸手帕，希望能为你家带去十天安宁。不必考虑钻石[②]了，如果明后天得不到拉赫曼诺夫的回信[③]，我就把钱还了。这事以后再办。我们一切都顺遂正常。真诚地拥抱你。

① 笔误，应为2月7日。

② 原打算赎回钻石。——原编者注

③ 拉赫曼诺夫是普希金的委托人，回信写于2月9日。——原编者注

482. 致И·И·德米特里耶夫

1832年2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先生：

华函拜收，这是您关心我的最珍贵的纪念物。谨表最深的谢意。在不明内情者的漠然相待之中，您的关怀是对我莫大的慰藉。碰巧我的诗[①]让您喜欢，派得上用场，我很高兴，虽说是自由体诗。您是应该喜欢诗的，诗是一个忠实仆人，永远不会与主人争执，任何时候都能满足主人的任何要求。看到先生活动积极、热情关注，每个国人都会感到欣慰。用生物学的话说，这是健康长寿的保证。活到百岁吧，先生！活过我们这一代人吧，如同您那雄浑有力、严谨和谐的诗章胜过当今那些孱弱之作一般。

先生可能已经知道，由于别人告密，《欧洲人》杂志已被查封。政府把基列耶夫斯基，善良谦和的基列耶夫斯基，看成捣蛋分子、雅各宾分子！这里的人们都希望他得到昭雪，希望诽谤者感到羞耻，起码让诽谤受到揭露。

谦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2月14日

于圣彼得堡

① 指普希金的诗《莫扎特和萨利耶里》。——原编者注

483. 致A·X·宾肯多夫

1832年2月18—24日于彼得堡

（草稿）

谨遵台命，卑职从丛刊撤回检查机关已经批准的一首诗①，随信奉上。该诗卑职已让停印，静候大人指示。

借此机会，冒昧恳求大人俯允坦陈下情。皇上1827年曾经降旨：除圣上而外，卑职不再接受任何检查官的检查。如此旷古之恩，实令卑职将所有作品，纵一无长处而内容立意不辱皇上视听者，一一恭呈御览。为不足挂齿的区区小诗烦扰圣上，卑职总是愧怍于心。此类作品，仅仅对卑职有点价值，可以有20000（卢布）收人，也只为此，卑职才享受皇上特赐之权利。

而今，大人尊重卑职之……命卑职将自己或杂志编者要发表的诗文呈送。望大人容禀：此举实在多有不便。1）大人并不常住彼得堡。书籍生意如同其他的交易，均有时限，都有行情。该1月出版的要是拖到3月，作者得损失数千卢布，编者也会失去几百订户。2）所有作家中，专受大人之最严格检查者，唯有卑职一人。此与皇上所赐卑职之权利相悖。此种检查将会对卑职抱有成见，使人们到处寻找卑职含沙射影、暗示和制造事端之口实。对暗示和影射的指摘，既无定界，又令人无法辩解。比如把“树木”一词说成“宪法”，又把“箭”说成“独裁”。

冒昧恳求大人：容卑职微末之作继续接受普通检查。

---

① 指《毒树》一诗。

484. 致A·X·宾肯多夫

1832年2月24日

尊敬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陛下赐书[1]，微臣拜收，感铭斯切！圣上如此隆恩，令微臣竭智尽力，肝脑涂地，完成受命撰写之书。此作若不能证明臣下之才力，也足以证明微臣勤勉与尽心尽职。

卑职受大人关怀之鼓舞，再次斗胆有烦大人清怀：卑职欲查阅现存于埃尔米塔什的伏尔泰的藏书，并参阅舒瓦洛夫[2]为伏尔泰编撰《彼得大帝传》提供的种种珍本和手稿。

今奉台命，将卑职送丛刊发表、且经检查机关批准的小诗呈上。卑职已撤回该诗，静候大人审批后再印。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2年2月24日

于圣彼得堡

① 《俄罗斯帝国法典大全》，55卷本。——原编者注

② И·И·舒瓦洛夫（1727—1797），俄国国务活动家、首席侍从、中将、侍从将军、枢密官。

485. 致В·И·基斯捷尔[①]

1832年2月下半月（18日后）于彼得堡

（草稿）

九等文官普希金恭请基斯捷尔先生光临加列尔街布里斯科恩寓所，收领1820年开具票据上应属先生之款项。

486. 致Г·Г·切尔涅佐夫[②]

1832（?）年4月于彼得堡

你原想见见梯弗里斯的彩色写生画家。请你跟他约好，我们一道前去会他——明早能否来敝舍一聚？便饭相酬。

亚·普·

487. 致А·Х·宾肯多夫

1832年5月3日于彼得堡

将军大人：

---

① В·И·基斯捷尔，高利贷者。——原编者注

② Г·Г·切尔涅佐夫（1801—1865），画家。

承蒙陛下洪恩，赐微臣以年俸。然卑职愚钝，不知自何时起、于何处恭领此俸，故冒昧恳求大人解救于昏聩。祈望大人以特有之仁厚原谅在下相烦。

永世敬重大人的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2年5月3日①

488. 致П·А·奥西波娃

1832年5月16日（?）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殷勤、善良、尊敬的普拉斯科菲娅·亚历山德罗芙娜，阿雷莫夫②先生今夜动身去普斯科夫和三山村，多承他的好意同意给您带信去。夫人喜添外孙，我还没有贺喜呢。愿上帝保佑他们母子健康，保佑我们大家——能出席您外孙的婚礼，如果赶不上洗礼宴会的话。说到洗礼宴，我就快办了③——在富尔什塔特街，阿雷莫夫寓所办。如想来信，就别忘了这个地址。政治、文学方面的新闻不多说——这类消息也让您烦透了，就像让我们大家烦透了一样。没有比呆在家乡浇浇白菜更明智的了。这是我在忙碌的红尘之中每日都信守的古老真理。此夏不知我们能见面否——这是我最甜蜜的一个希望，但求能遂愿！

再见，夫人，温情地问候您和您全家。④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阿雷莫夫，奥波奇卡县首席贵族。——原编者注

③ 普希金之妻快分娩了。——原编者注

④ 信中人名、地名原文为俄文，其余均为法文。

489. 致A·X·宾肯多夫

1832年5月27日于彼得堡

将军大人：

今有少女丘赫尔别凯[1]求问卑职能否负责出版其兄留给她的几首叙事诗。愚意以为，此稿仅由检查机关批准是不够的，尚需得到大人审批。容卑职斗胆陈明，但愿替他人说几句好话不会损害卑职自身。卑职是丘赫尔别凯在皇村学校时之同学，其妹此时求助于卑职而非他人，纯属自然。

此外，尚有些私事，烦求大人开恩。此前卑职极不重视挣钱途径，如今对此却不能不顾，对家庭不能不担负责任，必须考虑设法增加收入，求陛下恩准。陛下所赐官职及卑职的文学活动，使卑职必须留居彼得堡。然而卑职之收入仅限于自己劳动所得，长此以往，势必难以为继。唯文学事业能够保障我的境况得以改善，故恭请允许进行文学活动，即担任茹科夫斯基先生已向大人呈报之（如该人对卑职所言的）报纸负责人。如蒙恩准，卑职生活定有保障。

永世尊敬大人之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5月27日[2]

---

① 指B·K·丘赫尔别凯之妹尤莉娅·丘赫尔别凯。——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490. 致B・Φ・维亚泽姆斯卡娅

1832年6月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此刻我是在希特罗沃家中给您写信。巴丘什科夫的病情[①]令她万分不安和焦虑。她本人提出要去他那里，试试最后的办法。这种献身精神令人叹服。说到献身精神，顺便说一句，请想想看：贱内生下一个跟我如出自一个模具的女儿，我真失望，尽管我一向自负，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作罢。[②]

491. 致A・X・宾肯多夫

1832年6月8日于彼得堡

将军大人：

冈察罗夫先生即贱内之祖父，两三年前需钱用时欲将叶卡捷琳娜二世巨型铜像熔毁，其时卑职曾恭求大人恩准。本以为只不过一块难看的青铜，故不曾讲过其他。原来这半身铜像却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仅仅为区区几千卢布毁掉，卑职颇感不忍和惋惜。大人一向仁厚为怀，令卑职心存奢望，盼政府能将铜像买下，为此已把铜像运来此地。私人是无力出钱收购珍藏的。然而这尊铸像却可以在女皇创立的某个官署占一位置，或在皇村有一席之地——女皇为有辅弼之功的重臣们建的碑林中正缺此宝呢。卑职私意只要25000卢布，不过其价值四分之一而已（该像是一位柏林雕塑家在普鲁士铸成的）。

① 巴丘什科夫1822年精神失常。——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铸像现时在卑职住处（富尔什塔特街阿雷莫夫寓所）。

永世为大人卑贱、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2年6月8日

于彼得堡拜上①

492. 致И・В・基列耶夫斯基

1832年7月11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先生：

没再与先生通信，因为担心会给您惹来不应有的不满和无谓的猜疑，虽说我深信煤炭不是烟炭染黑的。今天给您去信，是因为有人捎带，我们可以坦陈心曲。您的刊物遭禁在此间影响强烈，大家都站在您一边，即站在全然无辜者一边。据我所知，袭击不是来自布尔加林一伙，实际上来自天上。茹科夫斯基以其特有的率直为先生鸣不平，维亚泽姆斯基给宾肯多夫写了一封大胆雄辩、令人信服的信。先生不是单枪匹马。在此情况下，先生所为全不对头。作为国民，您给政府剥夺了赋予普天臣民的一项权利；出于自尊，可以说也是出于对陛下的尊敬，您也应当辩解。因为这不是波列沃依、纳杰日金的攻击。现在不知是否为时已晚，不过要是我处在先生的地位，即便此时我也不会放弃辩解。您的信函开头可以这样写："由于长时间等待政府质询，至今未曾陈述意见，不过……"这些言辞确非多余。

另外，对先生、令弟和雅济科夫，我有一项诚挚的要求。前几天批准我办一份政治性和文学性的报纸，别不管我，兄弟们！要是看罢什么书，劳驾写点什么扔进我的讨饭碗里，上帝不会不管你们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

① 信中人名、地名原文为俄文，其余均为法文。

奇[1]太懒。不过，我尽力少要点诗，我的要求也难为不了他的。有关计划中的报纸，请你们写几句（别担心这会损害我的政治清白）。

7 月 11 日

不开玩笑了。您认为您写信会为别人招灾惹祸，这种想法实属多余。与您通信令我愉快，就像您的友谊令我引以为荣一般。急盼赐复——过几天我可能去莫斯科。

493. 致 M·П·包戈廷

1832 年 7 月 11 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米哈伊洛·彼得罗维奇先生：

您有关斯米尔金的嘱托[2]我照办了，尚未得到他满意的答复，故而一直犹豫着，不知是否应该相告。我们野蛮的文学交易快让我发疯了。斯米尔金债务缠身，小说之类的版权买了许多。现在他什么条件也不接受。他说着行话，说“悲剧剧本而今不抢手了”。我们只好等待。有人告诉我，因为《市长夫人马尔法》您在某地给人大骂了一顿，但愿这对您的作品不会有一点影响。还记得吧，人们把我一直吹捧了 10 年，又为《戈都诺夫》和《波尔塔瓦》把我贬得一钱不值，鬼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的文学批评甚至比读者水平还低，更不用说与文学相比了。生它的气倒没什么，要是相信了它说的，那就是不可原谅的弱点。您的《玛尔发》、您的《彼得》都具有真正戏剧性力量，如能得到戏剧检查机关批准，我估计定能得到民众欢迎。观看斯克里布[3]的

① 指 H·M·雅济科夫。——原编者注

② 与书商斯米尔金谈判出售包戈廷不成功的剧本《市长夫人马尔法》版权一事。——原编者注

③ E·斯克里布（1791—1861），法国剧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

独幕轻喜剧和季德洛托夫①的芭蕾舞剧的我们这群冷漠的北方观众，是想象不到这种欢迎的。

皇上已恩准我办一份政治性报纸，您知道么？这可是件大事，因为格列奇和布尔加林的独霸地位垮了。您看得出，此事离了您办不成。但是办刊物是商业活动，没认识环境前，报价、拟订条款等一切我都不敢动手。我不想还没把熊打死就把皮卖给您。我对脑瓜中的《俄罗斯人民史》，暂时还不能征订……另外，请转告纳杰日金，他那些轻率的断语是不可原谅的②。不久前，在他的杂志上看到把我和波列沃依相提并论，说是两个家伙都在蒙骗读者：一个把《奥涅金》分章卖，坑骗读者的钱，另一个把《人民史》分册卖；不同的是征订时一个许诺一年出12卷（其实三年间用骗来钱的利息出了3卷）；一个把诗作分章出版，并在前言中明说，此乃诗之开篇，此诗或许永远写不完。纳杰日金可以随意地认为我的诗低劣，但是把我和骗子相提并论，就太卑鄙下流了。今后，高贵者们怎么好再和我这个平头百姓打交道呢？要是我们还要看重布尔加林、波列沃依、纳杰日金的高见，会有什么结果？每看他们一期杂志，都得举枪自杀一次！值得庆幸的是，普遍的意见（且不论我们的普遍看法如何）把我们从这种烦恼中救了出来。

我没有给希什科夫回信，也没有向他道谢③。请替我拥抱他。为了《福尔图纳特》④，上帝会保佑他的健康！您不来我们这里么？喂，来吧。

7月11日

---

① 即季德洛。

② Н·И·纳杰日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第8章发表过评论（载《望远镜》1832年第9期）。——原编者注

③ А·А·希什科夫将所译《德国剧本选集》寄给普希金，1831年10月6日还写过信。——原编者注

④ 希什科夫译德国作家J·蒂克（1773—1853）的童话剧本。

494. 致Д·И·赫沃斯托夫

1832年8月2日于彼得堡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伯爵大人：

承蒙惠赠可爱而又意外的礼物①，贱内衷心感激！请允许在下向大人表示由衷的谢意。在下还欠您的情：两次惠赐书函和无愧于永远年轻诗才之诗章②，真是荣幸之至！在下将于日内携贱内拜望德高望重、和善慈祥的长者。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495. 致М·П·包戈廷

1832年9月上半月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不知您想看到什么提纲③？政治部分——确实毫无价值；文学部分——真正毫无价值。商业行情、迎来送往之消息，便是我要告诉您的全部提纲。我想打破垄断，也成功了④，别的事我不太感兴趣。我的报纸要比《北方蜜

① 赫沃斯托夫把自己写的《塔夫里达花园的夜莺》这首赞美普希金的诗寄给了后者之妻。——原编者注

② 1831年，赫沃斯托夫写过《寄语А·С·普希金……》一诗。——原编者注

③ 指普希金计划中报纸《日记报》的提纲，普希金想鼓动包戈廷参与其事。——原编者注

④ 指打断布尔加林《北方蜜蜂》独霸地位。——原编者注

蜂》差点，无意取悦读者。5年时间跟各家杂志吵一架多好，这是对科西奇金好，不是对我好。不打算刊登诗歌，因为基督也不让向公众对牛弹琴，对粗劣文章也是如此。有件事让我恼火：很想展示现代法国文学所有的丑恶并消灭这种丑恶。要大吼一声：拉马丁比扬格[1]更枯燥无味，还不如扬格的深刻；贝朗瑞不是个诗人；雨果没有生活即没有真实；维尼的长篇小说比扎戈斯金的还不如；他们的杂志没有知识性，文学批评也几乎不比我们《望远镜》上的公爵们的批评强。我打心底里相信，与18世纪相比，19世纪真是一塌糊涂(我指的是法国)。他们称之为诗歌的东西，那丑陋勉强被散文抵偿。

有关您的当事人戈都诺夫[2]，我们以后再谈。过几天我去莫斯科，希望能见到您。

496. 致H·H·普希金娜

1832年9月22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今天是礼拜四。贤妻，你一定要答应我，别生气。昨天，礼拜三，我到了莫斯科。坐的维洛西费尔，俄文意为匆忙的公共马车，写起来一长串，跑起来却像个乌龟，有时慢得像只虾。有一昼夜，我们居然只走了三站路。马掌都跑掉了，还是上路后才钉的，真是闻所未闻！我在官道上奔波了10年，这种事还是头一回见。好容易才到了这……让淫雨和皇室驾临弄得不安的莫斯科。现在听我说说跟我一路同行、度过五天五夜的是些什么人吧。这才值得跑一趟呢，是五个外国女演员，穿黄色裘皮上衣、戴黑面纱的。如何，亲爱的？我可没跟她们调情，真的，是她们和我谈情说爱，想要一张免费书票。不过我以不懂外国话为词谢绝了，如同小约瑟夫[3]那样面对美色洁身自好。

① 扬格(1683—1765)，英国诗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

② 包戈廷以鲍里斯·戈都诺夫生平为题材写了一个剧本。

③《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原编者注

一到莫斯科，便飞快去找纳肖金。他照旧为家事忧心忡忡，与那位萨拉[1]的关系倒缓和些了。他这个戴绿帽子的人，也看出这种状况既令人高兴又不依赖旁人。他跟我上过澡堂，在我这儿吃的饭，顺便又陪我上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家。公爵夫人带我上法国剧院，戏剧没有趣味，加上劳累，我差点睡着了。我去了奥别尔[2]家，晚上10点睡觉。这便是我的一天，没时间写信，体力也不支。皇上20日驾幸此地，今天起驾回彼得堡，所以我没见上宾肯多夫，虽然必须见他。大公夫人病势沉重，昨天稍好些，皇室仍然忧心忡忡。皇上一天欢乐的日子也没过上。在剧院见到了恰阿达耶夫，他招呼我跟他四处走走，可是我在打瞌睡。我的事[3]看来快办完啦，一俟办完，我一刻也不耽搁便奔向彼得堡，我的天使。你想不到，离开你我真寂寞。我一直放心不下，我离开你到底是为了谁！为了那个昏昏欲睡、睡过去便醒不来的酒鬼彼得[4]，因为他是个酒鬼、蠢货？为了那个跟你吵闹的伊琳娜·库兹米尼奇娜？为了那个勒索你的涅尼拉·阿努弗里耶芙娜？玛莎[5]怎么样？她的淋巴结核怎样了？斯巴斯基[6]好么？哎，亲爱的贤妻！你不会有事吧？再见，来信。

497. 致H·H·普希金娜

1832年9月25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你真聪明，真可爱，写了多长一封信啊！写得真好，拜谢了，贤妻。既

① 指与纳肖金同居的茨冈女子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萨拉是巴拉丁斯基叙事诗《妍妇》中女主人公，二者类似。——原编者注

② 奥别尔，旅馆老板。——原编者注

③ 向监护委员会再次抵押基斯捷涅沃领地（未办成）。——原编者注

④ 普希金家的厨子。——原编者注

⑤ 指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1832—1919），普希金夫妇的长女。——原编者注

⑥ 斯巴斯基，普希金家的医生。——原编者注

然开了个好头，就这么做下去吧，我一辈子都祈求上帝保佑你。厨子什么条件你都同意好啦，只求不要弄得我在家吃了午饭，晚饭要在俱乐部才吃得上就行。我找的那个修马车的人是个滑头，拿了500卢布修车费，不到一个月马车就不能用了。这对我是个教训：不能和半吊子工匠打交道。弗里别利乌斯和约希姆[①]想多要我100卢布，可他们并未坑我。不要把乳脂呀、油膏什么的往玛莎身上抹。你那个乌特金娜，我不大信得过。而且，当心点，你不是有身孕了吗，那一开头就得保重。别骑马，调调情么又当别论。这里人们谈到你都很赏识。听说你那个达维多夫要娶个丑女人。昨天有人给我讲个笑话，我说给你听：1831年2月18日耶稣升天节前，尼基塔教堂的婚礼[②]上，两个年轻人在切切私语，一个在安慰另一个——新娘不幸的爱慕者。那不幸的恋人满眼泪水，不住叹息，指望时间能让他忘却痴情等等。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听到还以为那不幸的爱慕者就是达维多夫[③]。我却认为是佩图什科夫或布扬诺夫[④]，更可能是索罗赫京。你怎么看？这不是有趣的笑话么？你想去普列特尼奥夫那儿，这想法值得称赞，可拿定主意了么？去吧，爱妻，我得说声谢谢。仆人们怎么样？跟他们处得如何？昨天我上维亚泽姆斯卡娅那儿去了，整整一个车队从那儿开走了，本想给你带封信，可我把信忘了。我这就给你寄去，以求我给你、给后人的信一封也不漏掉。纳肖金可爱极了，他的家奴中又有两个陌生人。一个是扮演过几次第二恋人角色的演员，现在得了麻痹症，成了一个全然木呆呆的人啦。一个是犹太再洗礼派教徒，身挂苦行僧的枷锁，有声有色地给我们介绍犹太教堂，讲莫斯科的修女勾引男人的风流韵事。纳肖金对他讲：你可以天天吃午饭、晚饭，可以追逐我的女仆，但是不准为奥库洛娃[⑤]拉皮条。像不像个隐士？他让我笑得要死，我不明白，在

---

① 修车匠。——原编者注

② 说的就是普希金的婚礼。——原编者注

③ 达维多夫，大学生，倾慕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后文的索罗赫京也是这样的人。——原编者注

④ 佩图什科夫，《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人物。布扬诺夫，瓦西里·利沃维奇·普希金《危险的邻居》中人物。——原编者注

⑤ 皇宫高级侍从A·M·奥库洛夫之女。——原编者注

这么一群下流坯中他是如何过日子的。我让人把那绺鬈发给马林诺夫斯基他们送去了，他们邀请我参加家庭晚会，我可能不去。我的事有进展，明天便开始办。要是一礼拜完不了，我就全推给纳肖金去操劳，自家回到你身边，我的天使、爱妻。暂时告别吧，基督与你、与玛莎同在。你常见到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么？衷心问候她，亲吻她和你的小手，我的天使。

礼拜日

重要发现：伊波利特[1]能讲法语。

498. 致H·H·普希金娜

1832年9月27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昨天刚把信送去邮局，就收到你厚厚的三封信，谢谢你，贤妻。你早早就睡下了，为此也谢谢你。不好的是你百般卖弄风情，真不该接待普希金[2]。第一是因为我在家时他从未来过，第二，虽然我是信赖你的，可也不能让人说闲话。因此，我要轻轻扯你耳朵，温柔地吻吻你，就算什么事也不曾有过。我在这里过得平静、规矩，忙着做事，听纳肖金闲扯，读狄德罗的《回忆录》。昨晚在维亚泽姆斯卡娅家，见到美男子别佐布拉佐夫[3]，他对我亲亲热热的，就像亚历山德罗夫[4]在鲍布琳斯卡娅家对我那样，你还记得吧？这深深感动着我的心。再见，有人进来了。

不必要的打扰：伊波利特送咖啡来了。今天要去听达维多夫演讲，不是你那位倾慕者，是一位教授[5]。不过我跟他们哪一个达维多夫都扯不上，除

① 普希金的男仆。——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妻的亲戚Ф·М·穆辛-普希金。——原编者注

③ С·Д·别佐布拉佐夫，侍从武官。——原编者注

④ П·К·亚历山德罗夫，康斯坦丁·帕夫洛维奇大公的私生子。——原编者注

⑤ 指И·И·达维多夫，数学家、哲学家、语文学家，曾任莫斯科大学教研室主任。——原编者注

了丹尼斯[①]。不是我自愿去的——我在莫斯科大学形同疯子，一露面就引起喧哗，招人耳目，这可让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

又一次打扰：穆哈诺夫打发小贩送水果糕来了。再见，基督与你、与玛莎同在。

礼拜二

吻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小手，别忘了。

499. 致H·H·普希金娜

1832年（不晚于）9月30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你看，我是对的：你本来用不着接待普希金[②]。你还是在伊达莉娅家呆一阵子的好，不要生我的气。现在来谢谢你那非常非常可爱的信，我原以为你会电闪雷鸣。照我算来，不到礼拜天你收不到我的信的；你却如此温柔、如此宽容、如此愉快，真是罕见。这怎么回事啊？我没戴绿帽子吧？注意！谁说我不常去巴拉丁斯基家？今天就要在他那里消磨一晚上，昨天也在那里，我们天天见面，没有拈花惹草。你不该疑心我对你不忠、疑心我在朋友们的妻子面前多嘴多舌。我只是羡慕他们有些人。他们的妻子算不上美貌，不是迷人的天使，比不上圣母，等等。有支歌你知道吗：

上帝别赐我美貌娇妻，
娇妻常须应召侍宴。

可怜的丈夫在别人的宴席上酩酊大醉，在自己的宴席上恶心呕吐。我这

① 指Д·В·达维多夫。——原编者注

② 指Ф·М·穆辛-普希金。

儿丛刊出版人刚走，好不容易才把他打发走。他为丛刊来约诗稿，我在为报纸写文章，就这样扬镳分手。前几天乌瓦罗夫邀我去大学，碰见卡切诺夫斯基（应该告诉你，原先我跟他像女小贩那样在闹市吵过几架），此时此地交谈得非常友善、非常满意，看到的人无不流下感动的眼泪。此事请告诉维亚泽姆斯基。你在学象棋，太好了，亲爱的。在家具齐全的所有家庭中，象棋绝对是不可少的，以后我会证明这一点。前几天我参加了一次舞会（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家，我自然来对了），有索洛古勃伯爵小姐、普希金娜（弗拉基米尔）伯爵夫人[1]、阿芙罗拉[2]及其妹妹、娜塔丽娅·乌鲁索娃。我言谈举止十分得体，对索洛古勃伯爵小姐和她的婶母，自然讲了几句恭维话。舞会正热闹的时候，我就去亚尔饭店吃饭去啦。我的事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天天见到纳肖金。在他的小房子里办了次宴会，上的佳肴是做成乳猪模样的酸奶洋姜幼鼠，可惜没有来宾。他在遗嘱中把这房子给你啦。在我脑海里已出现一部小说[3]，也许我得动手写了。此时我一想到报纸就头痛，这报怎么才办得好？上帝保佑奥特雷日科夫身体健康，也许会有办法的。吻玛莎，为她祝福，对你也一样，亲爱的，我的天使。上帝保佑你们。

500. 致 H·H·普希金娜

1832 年 10 月（不晚于）3 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现在就你的责备，逐条答复如下：（一）俄罗斯人旅途中不换衣服，到了地方脏得像猪，往澡堂一钻，澡堂便是我们的第二母亲。莫非你没接受洗礼，连这都不知道？（二）莫斯科的邮局 12 点以前收信——我进特维尔城门时正 11 点，自然把给你写信的事推到第二天。明白了吧，我是对的，全都是你错

---

① 指 B·A·穆辛-普希金伯爵的夫人。——原编者注

② 指 A·K·舍伦瓦莉，维堡省省长之女。——原编者注

③ 指《杜勃罗夫斯基》。——原编者注

了。错在，1）什么荒诞无稽之事都往脑瓜里装，2）因为你对我不满，把宾肯多夫的公函（可能很重要）让人不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3）跟整个外交使团的人调情，还抱怨有孕在身，日子过得像纳肖金[①]！贤妻呀，贤妻……不谈这些了。我似乎觉得，趁我不在家，你大吵大闹，赶走仆人、搞坏马车、查账、骗奶妈的钱。好一个能干的婆娘！我在这里可没有这份好精神。终于写成了两份委托书，却等不来钱用。我把没办完的事交给纳肖金去操心吧。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大哥[②]在这里，证明父亲[③]病情的文件，他在卡卢加一份也没有搞到，才来这里张罗。他和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④]和好了，管理庄园的事她不想插手，什么事都指望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父亲谈到遗嘱，过几天他要接受省长检查。他们会把委托书寄给你签字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⑤]会教你处理这类事情。维亚泽姆斯基一家14日以后走。我就在这几天内回去，所以也用不着给你写信了。离开你，我寂寞极了，寂寞极了，简直坐立不安。想听听小道消息么？戈尔斯特金娜昨天嫁给了谢尔巴托夫公爵、一个黄口孺子。美男子别佐布拉佐夫让那些由家庭理发师把头发梳成尼农式样的当地的小脑袋瓜们[⑥]弄得晕头转向。乌鲁索夫公爵迷上了玛莎·维亚泽姆斯卡娅（别对父亲讲，他会不安的）。都说另一位乌鲁索夫要娶鲍罗兹金娜-索洛维卡。莫斯科人盼望皇上入冬前驾临，看来是白费心了。再见，我的天使，吻你和玛莎，再见，亲爱的，基督保佑你。

---

① 指纳肖金和茨冈女子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的纠葛（参见第496封信）。——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妻子的长兄。——原编者注

③ 患精神病的尼古拉·阿法纳西耶维奇·冈察罗夫。——原编者注

④ 普希金的岳母。

⑤ 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扎格里亚日斯卡娅，普希金妻子的姨母。——原编者注

⑥ 指当地的女人们。

501. 致П·В·纳肖金

1832年12月2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本信也是对我不守信约的辩解词：来到这里后，我发现家中一塌糊涂，无奈，才把仆人们赶走，把厨子换了，最后又另外租下房子，因此把本来可以积蓄下来的钱花了。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但愿再次抵押需要的文件你已经办齐，但愿抵押银行的钱你已经顺利拿到手。如果是这样，请在费奥多尔·丹尼洛维奇面前（尽你所能）为我分辩几句，把欠他的1000还了，另1000你自己收下，用得着的。余下的债款你一月份会收到的——我已经安排好了，把《奥涅金》二版[1]卖给了斯米尔金。下面咱们谈正事：我荣幸地向你宣布，《奥斯特罗夫斯基》[2]第一卷已经完成，过几天寄往莫斯科供你审阅，请科罗特基先生批评指正。该书我是两礼拜写成的，由于严重的风湿病犯了，停了笔，让我難受了两礼拜，不能动手，脑子里两个念头接不上茬。你的回忆录怎样了？希望你别放弃，用跟我通信的体裁来写吧。这样对我会愉快些，你也会轻松一点。一本书不知不觉间就写成了，过一阵子一瞧，又是一本书。我的报纸停了，因为久久等不到批文下来，今年是出不了啦，我也高兴。我可以从容不追地为今后的成功环顾四周，认清形势，作好准备。暂时我得在一个角落里躲开伤害。我的半身铸像还没有卖掉，但无论如何是要卖的。入夏前我很忙。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又有了身孕，身体很沉重。你不来为加弗里尔·亚历山德罗维奇[3]施洗礼么？我觉得彼得堡应当是你的避难所和诺亚方舟。请转告巴拉丁斯基，斯米尔金在莫斯科，我和他谈过《叶甫盖尼·巴拉丁斯基诗歌全集》出版一事。我要价8000至10000，斯米尔金怕巴

---

① 该书第一种全本，1833年出版。——原编者注

② 即《杜勃罗夫斯基》。——原编者注

③ 普希金打算给长子取此名。——原编者注

拉丁斯基不同意，所以巴拉丁斯基跟他定能谈成。让他试试。维利特曼[1]怎样了？他情况如何？歌剧怎么样？再见。问候你一家人——吻帕维尔[2]。

普·

10月2日[3]

新地址：莫尔斯卡娅街扎季米罗夫斯基寓所

502. 致E·M·希特罗沃

1832年8月至9月上半月或10月底至12月于彼得堡

说实话——可爱的内兄病情很不妙。昨天我把他接回来了。他介乎疯癫与死亡之间，过个把小时我们就能见到病情恶化——您会知道他的消息的。

您怎么好意思如此轻慢地评论卡尔[4]呢？他的长篇小说才气横溢，他足以与你们的巴尔扎克的精巧细致相匹敌。再见，美艳善良的夫人。[5]

---

① 维利特曼，为A·П·耶萨乌洛夫的歌剧《夏夜》写过脚本。——原编者注

② 帕维尔，纳肖金与茨冈女子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所生之子。——原编者注

③ 笔误，应为12月。——原书边注

④ A·卡尔（1808—1890），法国记者、作家。

⑤ 全信原文为法文。

1833年

503. 致П·С·桑科夫斯基[1]

1833年1月3日自彼得堡寄往梯弗里斯

实在对不起您，我如此忘恩负义，给您写信颇觉无颜。卡扎西[2]先生送来您那十分客气的信，信上为计划今年出版的丛刊索取诗作。由于极为正当的理由迟迟未能奉复：我无诗可寄，一直在等待所谓灵感出现、即信笔涂鸦这种毛病发作。可是灵感总不见出现。近两年来，我一行诗句也没写出来——所以，把可怜小诗奉献给您的善良心愿也就付之流水啦。千万别生气，最好是可怜可怜我，因为我从来都不曾照应该的那样，或者随心地顺利做过事。

我托希里亚耶夫[3]把自梯弗里斯回来后发表的诗歌都带给您——不知

---

① П·С·桑科夫斯基(1790—1832)，伊凡·费奥多罗维奇·帕斯凯维奇属下官员，官方报纸《梯弗里斯报》编辑。普希金写此信时不知他已经亡故。——原编者注

② И·А·卡扎西，军官。

③ 希里亚耶夫，书商。

他是否这样做了。您寄来《梯弗里斯报》，我颇为感激。该报很有特色，是唯一能看到有真正的、欧洲意义上有趣味文章的俄国报纸。您要能见到A·别斯土舍夫，请代我致敬。在古特山我跟他见过一面，彼此都未认出来，以后只是在他经常发表美妙小说的杂志上得知他的消息。此间传出他的死讯，我们伤心得都哭了，他前两天复活又让我们欣喜若狂。

此信由罗谢特先生送上。他是位极好的青年，告别了花花世界，抛弃了对格鲁吉亚士兵这种严酷职业而言的轻浮懒散的生活。我把此君介绍给您，深信你会为结识此人而感谢我的。

请接受我崇高的敬意，先生。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3年1月3日[①]

504. 致某女士

1832年12月至1833年1月6日于彼得堡

（草稿）

夫人惠寄的便函收悉，您太客气了。复信昨日寄出，今天竟由一个酒鬼送了回来。我是多么失望——夫人可以想见。[②]

---

① 全信原文中地名、人名以及个别词语为俄文，其余均为法文。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505. 致 A・И・切尔内绍夫[①]

1833 年 2 月 9 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伯爵大人：

在下相求之事，承蒙大人关照，不胜感激。

有关苏沃洛夫伯爵生平的下列文件，应当在参谋总部档案馆：

1）侦讯普加乔夫的案卷；

2）苏沃洛夫伯爵 1794 年作战报告；

3）苏沃洛夫伯爵 1799 年报告；

4）苏沃洛夫伯爵军令。

甚盼大人恩准在下查阅上列珍贵资料。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3 年 2 月 7 日[②]

于圣彼得堡拜上

① A・И・切尔内绍夫（1798—1850），军机大臣。普希金索要档案材料，其时正在构思 A・B・苏沃洛夫传。该书是普希金创作《普加乔夫史》的早期之作。——原编者注

② 笔误，应为 2 月 9 日。——原书边注

506. 致П·В·纳肖金

1833年2月（不晚于）25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怎么样？需要的文件①弄到了？自己那点钱拿到了？费奥多尔·丹尼洛维奇的，还给他了？从抵押银行拿到1000余款么？有什么要寄给我的？如果一件也没有办成，那就这么着：费心送2525卢布给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萨尔蒂科夫②参议员，他住在马罗赛卡·布布卡寓所，请他开张收条。这事非办不可，对我也是很不愉快的事。

你的事情如何？我一直暗自为你担心，总觉得你会让他们害死的：维耶尔③害你，拉赫曼诺夫又不断坑你。上帝保佑我赚点钱吧，也许能救救你。到那时或许可以把你和姘妇④分开，我们在丘弗利开座磨坊，过过快活日子，写写日记。我在彼得堡过得不死不活，成天为生计操心，也顾不上发愁了。我已经没有作家需要的那种闲暇、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自己四处奔波，内人却赶时髦大出风头——这一切都得要银，我挣钱全靠写作，而写作又要求幽静。

未来的事我是这样安排的：夏天，待内人产后，送她去卡卢加乡下她姐姐那里。我去下诺夫哥罗德，也许去阿斯特拉罕。顺便我们见上一面，畅谈一番。我需要旅行，既是精神方面的需要，也是体力上需要。

---

① 再次抵押基斯提涅沃庄园所需文件。——原编者注

② 萨尔蒂科夫，已故杰尔维格的岳父。——原编者注

③ 维耶尔，商人。——原编者注

④ 指与纳肖金同居的茨冈女子奥莉加。

507. 致 А・И・切尔内绍夫

1833 年 2 月 27 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伯爵大人：

以大人名义所送书籍，在下拜收，不胜感激。大人之命[①]，在下全然懔遵照办。今后诸事，还祈大人关照。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于圣彼得堡

508. 致 М・П・包戈廷

1833 年 3 月 5 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密

是这么回事：根据我们商量的结果，我早想抽空奏请皇上恩准您为编辑人员，可一直未能如愿。终于在谢肉节那天，皇上不知为什么跟我谈起彼得一世。我当即禀告皇上，我单独一人无法深入研究档案材料，务必有位学识渊博、聪慧睿智、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协助。皇上问我到底要谁，听到您的大名，皇上皱了眉头（务请海涵，皇上把您和波列沃依搞混了，圣上尽管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英明皇帝，却远不是一位好的文学家）。我赶忙介绍您的情况。

① 切尔内绍夫要求归还写作苏沃洛夫传所需的档案材料。

Д·Н·布卢多夫也一再说您和波列沃依只不过是姓氏头两个字母相同。此外，宾肯多夫的美言也起了作用。这么一来，事情也就办妥啦。档案材料(机密件除外)也供您使用。现在还须定下来，您准备在什么条件下着手工作。我看，在您整个工作时期——也只是在工作时期，该要求给您副教授的薪俸。您的辛劳，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会白费。如果出版的话，您也是在为自己出版，这对您既愉快又实惠。可以写成多少单行本呵！会涌出多少创作构思呵！您富有灵感，热情真挚——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我们和子孙后代都会为您、就像为施莱格尔和罗蒙诺索夫一样向上帝祈祷的。

务请回一封我能拿给布卢多夫过目的正式信函。我也要赶快结束此地一切事务。我在张开双臂等候看您呢。

3月5日

509. 致А·И·切尔内绍夫

1833年3月8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伯爵大人：

总监档案馆莫斯科分馆遵大人之命所送案卷，在下已经收到。不胜感激。仰仗大人青睐、恩典，在下斗胆再以一事相烦。

此前在下收到的有关普加乔夫的公文中，只有比比科夫[①]上将任职以前的材料，后者致陆军部的呈文、戈利岑公爵、米赫尔孙[②]以及苏沃洛夫本人的报告却没有。大人如能差人送来上述呈文和报告(1774年1月至年末)，对在下将是莫大的恩惠！

---

① А·И·比比科夫(1729—1774)，俄国国务活动家、上将。1773至1774年被授权镇压普加乔夫起义。

② И·И·米赫尔孙(1740—1807)，俄国骑兵上将。1773至1774年镇压普加乔夫起义。

谨致以最诚挚的敬礼及无限感激之情。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3年3月8日
于圣彼得堡

510. 致B・Φ・奥陀耶夫斯基

1833年3月28日于彼得堡

原盼今天到府上拜访、接着去听完亚基莫夫先生的悲剧[1]——然而不能如愿，有人为我8点前安排有一次公务会晤。只能割舍先生和莎士比亚去听那小吏讲话。不过，后会有期。

衷心尊敬先生的
亚・普希金

511. 致A・Π・叶尔莫洛夫[2]

1833年4月初自彼得堡寄往奥索尔基诺
（草稿）

在下搜集我国历史文献时一直企盼见到颂扬大人在外高加索所建功勋的著作，不幸未能如愿。拿破仑人侵使一切黯然失色，以至于而今——只有

① B・A・亚基莫夫所译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原编者注

② A・Π・叶尔莫洛夫（1777—1861），1816至1827年曾任高加索独立军团司令。

为数不多的几个军人知道当时东方发生的事件。

今有一事烦扰大人清怀——此事对在下十分紧要。在下明白大人不想满足这一要求，然而大人的荣耀属于俄国，自己无权掩藏不露。如大人拨冗撰写光辉的回忆录、整理战争笔记，则在下恳求大人赏脸，容在下当大人的出版人。[①]如果大人不愿自己动笔，则恳求大人恩准在下为大人立传，并惠赐必不可少的一些资料。

512. 致И·Т·卡拉什尼科夫[②]

1833年4月初于彼得堡

（草稿）

惠书拜收，衷心感谢。我们所尊重的读者们满意便是最好的奖赏。

先生询问对《堪察加女郎》[③]的看法，我下笔的坦率可以表明对先生纯真的敬意。我看，不如向您重复克雷洛夫这位伟大的行家、真正的天才和公正不倚的鉴赏家的话。读完《若洛鲍夫之女》后他对我说："还没有一部俄国小说我是怀着比这更满意的心情阅读的。"《堪察加女郎》真的不比先生第一部小说差。据我所知，一些读者不是照报刊的介绍评判您的大作，而是凭自身感受喜欢上您的、满怀热情地接受您的两个剧本的。今后，您不必为波列沃依的意见[④]忐忑不安，此君是位明哲、热心肠并且聪明之人，但肯定不是个好作家。身为作家，他全无才气；作为批评家，又一再重复别人的观点……

他的小说我没有看过，不过照他的《民族史》看来，那部小说肯定不如《堪察加女郎》和《若洛鲍夫之女》。

---

① 普希金希望经手出版的叶尔莫洛夫的《笔记》、《回忆录》，出版于1863年。——原编者注

② И·Т·卡拉什尼科夫（1797—1863），官员、二流作家。

③ 《堪察加女郎》和《若洛鲍夫之女》都是卡拉什尼科夫的小说。——原编者注

④ Н·А·波列沃依激烈批评上述两部小说。——原编者注

公众喜欢他，仅仅是因为他言辞粗鲁。傻瓜会诚惶诚恐地听一个什么都敢骂的人讲话，还以为这才是聪明人！

513. 致П·А·奥西波娃

1833年5月（不晚于）15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请夫人原谅我、千百次地请求原谅我，亲爱的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收到您那客气的来信和信上可爱的花饰图案没有立即致谢。种种操心事妨碍着我，不知何时才能有幸拜访三山村—— 我想去，真想得要死。彼得堡一点不合我的心意，不论是我的情趣爱好，还是我的财力，都不适于在彼得堡生活。无奈还得忍耐两三年。我妻子向您、向安娜·尼古拉耶芙娜[1]致以千百次的问候。近五六天，小女[2]让我忧心不已，我看她要长牙了，可至今还一颗没长。虽然竭力用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可是这些小生命太柔弱，眼见着她们难受，让人不能不战栗。家父家母刚从莫斯科来到这里，打算在米哈伊洛夫斯克住到7月。我真想跟他们一起去。[3]

514. 致И·И·德米特里耶夫

1833年5月底至6月初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一向多蒙关照，今又冒昧为区区小事烦扰先生……我偶然接触到涉及普

① 指А·Н·武尔弗。——原编者注

② 指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普希金娜（1832—1919）。——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加乔夫的一些重要文件（叶卡捷琳娜[1]、比比科夫、鲁缅采夫、帕宁[2]、杰尔查文等人的亲笔信件），我已把它们整理出来，相机发表，列入《历史札记》（上帝保佑我们尽量晚点读上）。先生讲过普加乔夫的事，作为目击者，还描写他死时的情况。一些有名之士用他们自己的大名、文章抬举我的作品，先生可否侧身其中，恩准我把先生的大作选入伟大叶卡捷琳娜朝代妙趣横生的轶事集之中？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及一片忠心。

忠　仆

515. 致П·И·索科洛夫[3]

1833年5月末（27日后）至6月初于彼得堡

（草稿）

大人关于选举参议员巴拉诺夫先生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的通知拜收。在下之选票随即奉上。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

① 即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

② П·И·帕宁（1721—1789），伯爵、元帅。七年战争（1756至1763年）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俄土战争（1768至1774年）中犯了一系列战略错误，引起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满，1770年呈请辞职，成为政府内反对派"帕宁党"首领之一。普加乔夫农民起义（1773—1775）节节胜利的关键时刻，叶卡捷琳娜二世被迫委任他为讨伐司令。

③ П·И·索科洛夫（1764—1835），语文学家、翻译家，俄罗斯科学院终身秘书。普希金1833年被选为科学院院士。——原编者注

516. 致A·A·阿纳宁

1833年6月26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先生：

曾去府上拜访，无缘谋面。为防万一，我只好把信带回。承蒙先生允诺几天内寄来2000卢布，不胜感激。照我算来，所需不过1500卢布，斯米尔金准备为此作保。如果不便送到我城内家中，请通过邮局寄来，我敬候佳音：我住黑溪，米勒别墅。

谨致以最真诚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6月26日

517. 致A·A·阿纳宁

1833年7月上半月（12日前）于彼得堡

亲爱的阿勃拉姆·阿列克谢耶维奇[①]先生：

前几天斯米尔金从莫斯科来了，他同意为我担保。请先生定个日子，我们好到府上办理此事。

谨致以最诚挚的敬礼。

忠　仆

① 笔误，应为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原书边注

亚·普希金

518. 致M·A·科尔夫[1]

1833年7月14日（?）于彼得堡

我刚才去过斯米尔金那里，看来事情办成了。尼古拉·莫杰斯托维奇[2]可以去他那儿谈谈最后条件；我倒是想劝劝他先弄清译文通常一印张多少钱，就要这个价。较之按年支付，这样他肯定要多得一些。碰到困难时，让他依靠我就是了，我准备一心为他效劳。

对你那友好的来信，我满意地写了回信，又完成了你的命令，非常高兴。你的祝贺[3]令我非常高兴。

你的

亚历山大·普希金

519. 致Г·И·斯帕斯基[4]

1833年7月14至23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先生：

---

① M·A·科尔夫（1800—1876），男爵，后晋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普希金皇村学校同学。

② 指H·M·巴库宁。科尔夫要求把斯米尔金的《读者文库》上的译文寄给巴库宁。——原编者注

③ 祝贺普希金之子亚历山大出生（1833年7月6日）。——原编者注

④ Г·И·斯帕斯基（1784—1864），矿业工程师、西伯利亚史学家。

今有一事冒昧相求。我获知雷奇科夫有关普加乔夫时期的有趣手稿在先生您处，如蒙惠借几日，先生对我可称有恩矣。先生一旦需要，定当完好奉还。务请先生相信。

谨致以最真挚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礼拜二，于黑溪

520. 致A·X·宾肯多夫

1833年7月22日于彼得堡

（草稿）

将军大人：

诸多事务使得卑职必须尽快去尼日哥罗德领地耽搁两三个月——并欲借此机会顺路去从未去过的奥伦堡和喀山。恳求陛下恩准查阅该两省的档案材料。①

521. 致A·H·莫尔德维诺夫②

1833年7月30日于彼得堡

（二稿）

尊敬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大人：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A·H·莫尔德维诺夫（1792—1869），第三厅长官。

承蒙大人垂询，卑职赓即坦陈奉复如下：

近两年来，卑职只进行历史研究，不曾写过一行真正的文学作品。卑职极需过上两个月真正单居独处的日子，为的是办完诸多事务后得到稍事休息，同时借机写完开始已久的书，该书将会为我挣来需要的款项。终日空忙，光阴虚度，卑职深感惭愧，可又有何事可做？唯有这些活动才能让我不依靠他人而自食其力，这也是我在彼得堡养家之手段。托陛下洪福，卑职身在彼得堡著述，有着更为重要、更为有益的宗旨。

除皇上恩赐之薪俸外，卑职并无其他固定收入，且都城生活费用昂贵，卑职家口渐增，开支渐大。

大人也许乐于知道，卑职在乡下究竟想写完什么书：这是一部长篇小说[①]。该书情节大部分发生在奥伦堡和喀山，这便是卑职想去这两个省的原因之所在。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7月30日

于黑溪

522. 致П·В·纳肖金（?）

1833年（?）7月于彼得堡

我把自己的丑像寄给你。来信谈谈你的马车要价多少？已有几个买主？

亚·普·

① 指《上尉的女儿》。——原编者注

523. 致 H·H·普希金娜

1833 年 8 月 20 日自托尔若克寄往彼得堡

贤妻，现在写信把我的历险故事详细告诉你。还记得么，离开你时正值大雨滂沱。我的历险始于特罗伊茨克桥。涅瓦河涨大水，桥板都拉起来了，绳子绷得紧紧的。警察不准车辆过河，我差点折回黑溪。不过还是在上游过了涅瓦河出彼得堡而去。天气糟透啦。皇村大街上的树木都让风刮倒了，我数过有 50 来棵。沼泽嚣声如雷，浊彼翻滚。好在是顺风，所以一路之上我始终安安稳稳地坐在车里。你们彼得堡的人出什么事没有？没再发洪水么？我出来又错过了一次机会①，如何是好？那可太遗憾了。第二天转晴，我跟索鲍列夫斯基步行 15 俄里，路上打死了糊里糊涂爬到沙地晒太阳的几条蛇。昨天平安到达托尔若克。索鲍列夫斯基嫌彼单太脏，发了一通脾气。今天 8 点醒来，美美吃了一顿早餐，现在我要走另一条路，去亚罗波列茨——撇下了索鲍列夫斯基独自吃他的瑞士干酪。这就是我旅行的详细报告，我的天使。车夫在四轮马车上套了六匹马。泥泞的乡间土路一直让我提心吊胆，如果我没有像安列普②那样淹死在沼泽里的话，到亚罗波列茨后再给你写信。希望到辛比尔斯克能收到你的回信，把你乳腺炎的病情等情况告诉我。别溺爱玛莎，自己保重身体，26 日那天③别卖弄风情。呵，想起来了，你也没法跟人调情。不过，还是别卖弄为好。问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④，叶尔莫洛夫般温柔地吻她的小手。起劲地亲吻你，为你们大家、你、玛什卡和萨什卡祝福。

见到维亚泽姆斯基请问候他，告诉他，因为暴风雨我没法跟他告别，讲

---

① 指彼得堡 1824 年 11 月 7 日那场洪水，当时普希金被流放于米哈伊洛夫斯克。——原编者注

② 安列普，军官，精神病发作后淹死在沼泽中（1830 年）。——原编者注

③ 8 月 26 日宫内有例行舞会。——原编者注

④ 指 K·И·扎格里亚日斯卡娅，普希金娜的姨母。——原编者注

讲我要在路上张罗办丛刊的事。

礼拜日

于托尔若克

524.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8月21日自帕夫洛夫斯克寄往彼得堡

我的天使，你猜不到我是在哪里给你写信：在帕夫洛夫斯克，在别尔诺沃和马林尼基之间——这两个地方的情况，以前我可能给你讲过不少。昨天拐上通往亚罗波列茨的乡间土路时，令人高兴地打听到要经过武尔弗的庄园，于是便拿定主意去拜访她们。晚上8点就到了那好心肠的帕维尔·伊凡诺维奇的家。见到我，他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我发觉这个地方变化甚大：五年前，巴夫洛夫斯克、马林尼基和别尔诺沃，到处都是枪骑兵和小姐们；而今，枪骑兵调防了，小姐们也各奔东西了。老相识中只见到一匹白马，当初上马林尼基骑的就是它，就连这白马我骑上也不再跳来跳去地乱动了。阿涅塔、叶夫普拉克西娅、萨莎、玛莎等人已经不在马林尼基，只有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的管家赖赫曼，他拿烧酒招待我。我歌颂过的维利亚舍娃[①]就住在邻村，知道你会不高兴，我也就没去会她。我在这里吃了许多果酱，打二十四圈惠斯特牌输了3卢布。你看得出，我这里各方面都很安全。他们问了许多有关你的情况，问你是不是像传说的那么美——你长的什么样儿：是黑发女郎，还是金发女郎，苗条还是敦实？明天天一亮，我便动身去亚罗波列茨，在那儿呆上几小时再去莫斯科。可能在莫斯科停留两三天。忘了告诉你，胖子波扎尔斯卡娅夫人，就是酿得一手好克瓦斯、煎得一手好肉饼那位，在亚罗波列茨（不对，是在托尔若克），她把我送到自己开的小饭店

---

① E·B·维利亚舍娃（1812—1865），1828年普希金在特维尔省武尔弗庄园与之结识，为她写过《当驿车驶近伊若雷》、《我曾造访您》二诗。

门口，为回报我的温柔之举，她说："你自己家里就有一位让我见了一定会惊叫的美人儿，你哪还有心思发现别的美女呀。"你该知道，波扎尔斯卡娅和乔洽太太长得一模一样，只是稍见老相。瞧，你的美名传遍各县啦，我的贤妻，满意了吧？祝大家健康，玛莎还记得我吗？她没闹出什么调皮的事吧？再见，我敦实的孕妇（是么？）。我表现很好，你不必生我的气。这封信在你的命名日后才会收到。你仔细照过镜子没有，你能弄准天底下没什么比得上你的面容么？与你的容貌相比，我更爱你的心。再见，我的天使，使劲吻你。

525. 致 H·H·普希金娜

1833年8月2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在我的天使生日之际，我向你祝贺，我的天使。我坐在你们尼基塔家的阁楼上，在信上亲吻你的眼睛——再继续给你写我的旅行记。我昨天从亚罗波列茨平安抵达这里，礼拜三很晚才到亚罗波列茨。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1]接待我再好不过啦。我见她身体健康，虽然旁边放有一根拐杖。她离了拐杖走不了多远。礼拜四我在她那里过的，谈到你、玛什卡和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许多事。显然，她对你的态度让母亲吃醋，虽然她照例要抱怨以前的事，却不再那么伤心了。她很希望明年你上她那儿去消夏。住在自己那破旧的宫殿里，她既孤独，又安静。她在你外曾祖父多罗申科[2]旁边开辟了个菜园，我去向遗骨致过哀。我那位好友谢苗·费奥多罗维奇把我领到他的墓地，并带我看了亚罗波列茨的各种名胜。住宅中我发现一间旧的藏书室，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同意让我把用得着的书籍选出来。我挑了30来册，我要把这些书连同果酱、露酒一起运回家。这样一来，到亚罗波列茨就算没有白

① 普希金的岳母。

② 多罗申科（1627—1698），1665至1776年任乌克兰右岸盖特曼（统领），1676年臣服俄罗斯后，任维亚特卡总督（1679—1682）。此处指他的墓地。

跑。

贤妻，现在再来看看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情况如何吧。他听说纳杰日达·切尔内绍娃伯爵小姐是位敦实健壮、黑眉毛红脸庞的村姑，就像一位世袭亲王似的，凭着画像便迷上她啦，他去过亚罗波列茨，指望见见她，结果还真的在教堂碰上了。他激动得要命。从亚麻厂领地写信回来说，他为可爱的、天仙般的伯爵小姐神魂颠倒，夜不能寐，还说她那可爱的容貌等。他一定要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把这位可爱的、天仙般的伯爵小姐许配给他。于是，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去克鲁格利科娃家执行使命，把那位天仙般可爱的人叫了来，可人家断然拒绝。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担心这一消息会招致某种后果，我看他不会开枪自杀，你怎么看？你应该知道，去年冬天他就有些想法，他很疑心天仙般的、可爱的伯爵小姐有意于穆拉维约夫（圣徒）。为此，有一天他还用十足的外交的含蓄方式仔细讯问过穆拉维约夫，斯科季宁在自己侄儿那里怎么样。他问："米特罗凡，你不想结婚么？"瞧这个滑头！可他对我们什么也没说。穆拉维约夫答复说：他快当修士了。二哥一听，高兴不已，马上就向伯爵小姐求爱，写信请她相信，她使他六神无主。读他的信，我笑得要死，可惜没有替你把信要过来。

离开亚罗波列茨是夜间，到莫斯科是昨天中午。父亲没有见我，都说他相当安静。纳肖金对我说过，已经把尤里耶夫的钱寄给你了，我现在放心了。索鲍列夫斯基在这里化名躲债，像个真正的绅士，他在赎回自己开出的借据。这位亲爱的人举止正派，我提出的条件他满足得相当忠实，即 1）驿马差旅费各支一半，不得克扣同学，2）明里暗里，半夜梦中，白日中午，都不得……我在莫斯科要呆上一段日子，也就是两三天。马车得修理一下，乡间土路糟透了，六匹马拉着都很吃力。3日内到喀山，再从喀山去辛比尔斯克。再见，多保重。亲吻你们大家，问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

526. 致 H·H·普希金娜

1833 年 8 月 27 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昨天是你的命名日，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贺你、也祝贺自己，我的天使。昨天，我在基列耶夫斯基家，和舍维列夫、索鲍列夫斯基一起为你的健康干杯；今天，要去苏坚科家喝酒。我后天走，再早马车是修不好的。昨天很晚才回来，看见桌上生养了两个美人儿的布尔加科夫[1]的名片，还有邀我参加晚会的请柬，他夫人也过命名日。我没有去，因为没带舞会服装，没有刮胡子，胡子是为上路留着的。你看，到莫斯科很难不跳舞，然而莫斯科寂寞，莫斯科空虚，莫斯科贫乏。寂寞的莫斯科街上连马车也少见，特维尔林阴道上只有三两个乞讨的女人，一个鼻梁上架着眼镜、头上戴制帽的大学生，以及沙利科夫公爵。我去过包戈廷那里，都说他娶了个美人儿，可我没见着，到底怎么样，没法禀报。一整天都没看见纳肖金了。恰阿达耶夫胖了点，也长漂亮点了，体质也好点了。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在这里，他和他弟弟都没有死——死的是一个拉耶夫斯基准将。告诉维亚泽姆斯基，跟他同名的彼得·多尔戈鲁基死了——刚刚继承一笔遗产，还来不及在英国俱乐部里挥霍就死了，此间的上流社会对此感到极为惋惜。我没有去俱乐部——差点把我除名，因为我忘了更换证件，得交 300 卢布罚金，照我看，整个俱乐部也只能卖 200 卢布。奥尔洛夫、鲍布林斯基，还有别的老相识都在这里。可是老相识我厌烦了，谁也不想见。有一件重大新闻：罗斯托普钦[2]在你出生那年取掉的法文招牌，又挂在库兹涅茨大桥上了。我还是习惯逛书铺，可是一本有用的也没找到。带在路上看的书在大箱子里颠坏了，磨坏了。今天正为此

---

① A·Я·布尔加科夫，莫斯科邮政局长。两个女儿是 E·A·布尔加科娃和 O·A·布尔加科娃。——原编者注

② Φ·B·罗斯托普钦（1763—1826），俄国保罗一世宠臣、伯爵。

生气，气得我也不劝玛什卡别跟奶妈耍脾气、斗嘴了：我要打人。吻你，问候姨母——为玛什卡和萨什卡祝福。

527.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9月2日自下诺夫哥罗德寄往彼得堡

离开莫斯科前我顾不上给你写信了。纳肖金用香槟、热糖酒[①]为我饯行，还为我祈祷。车夫好容易把车赶来，我跟他们都没有缘分。道路很好，可是莫斯科城外没有马匹，不论走到哪一站都得等上几小时，好容易今天才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就是说路上整整走了五天五夜。刚从澡堂回来。关于该城我能告诉你的只是街道宽阔，精心用石块铺成，房屋修得结实牢固[②]。我这就去市场，正有最新的玩意儿在那里展览。明天启程去喀山。

我的天使，看起来我干了件蠢事，扔下你又开始漂泊不定的生活。我眼前活生生地浮现出每月1日的情景：债务困扰着你，厨子、车夫、药店老板、席勒太太[③]等人缠着你。你的钱又不够用，斯米尔金请你原谅。你心中不安，又生我的气——当然啦。这还是我想到的好一点的呢——要是你又长了脓疮，玛什卡又病了，那怎么得了？再出点别的、意外的事……普加乔夫值不得这些。说不定我扔下普加乔夫就回到你身边去了。还是得去辛比尔斯克，我在那里等你的信。天使，你要是聪明，就是说身体好好的、安安静静的，我就从乡下给你带衣料，债100卢布，说定了。这里天气妙极啦，大热天的早上还有点冷——真美！你们那里也是这样么？你在黑溪边上散步，还是闭门不出？无论如何要多保重。告诉姨母，虽说她爱你使我嫉妒，还是祈祷上帝和基督别让她离开你，请她照顾你。再见，孩子们，到喀山再谈。同样起劲

① 把罗姆酒或白兰地酒和糖一起加热，待糖融化后加水果和香料做成的酒。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指时装店老板。

地亲吻你们大家，尤其是你。

528．致 H·H·普希金娜

1833 年 9 月 2 日自下诺夫哥罗德寄往彼得堡

我的天使，今天一钻出马车就给你写了信，旅行累得我昏头昏脑，信上什么也没说清楚，什么也没有禀报。现在从娜塔丽娅生日① 那天说起。早上去向布尔加科夫道歉、致谢②，并且讨一份证明来对付驿站长。尽管我写得出美妙的诗章，他们对我却极少尊敬。在他府上见到他两个女儿和那位戴绿帽子的弗谢沃洛日斯基，他将乘车从喀山去你们彼得堡。他们约我到帕什科夫别墅参加晚会，我舍不得刮去刚长起来的胡子，所以没去。午饭是在我朋友、打单身时的同伴苏季延科家吃的。他现在也有了家室，养了两个儿子，不再赌博了——他有 12 万 5 千的进项，可我们，天使，这还是将来的事。他的妻子是个温和质朴的丑女人。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吃完饭，我便不客气地要为我那位过命名日的人干杯，于是大家快活地每人喝了一大杯香槟酒。纳肖金家的晚会，那可真是晚会呵！香槟、拉斐特酒、热过的加菠萝的潘趣酒——这一切都是为了祝你健康，我的美人儿。第二天在书铺碰到尼古拉·拉耶夫斯基，他温情地对我说：狗崽子，干么不来见我③？我也满有情感地回敬一句：畜生，你把我写的有关小俄罗斯的文稿弄到哪儿去了④？此后，我们便若无其事般一道坐上马车，他公然揪住我的衣领，怕我跳车。我们面对面吃完午饭（罪过，三个人才一瓶马德拉葡萄酒），后来，为了热闹，又去纳肖金家消磨了一晚上。第二天，他为我设宴饯行，有鲟鱼和热糖酒。把我安顿上

---

①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普希金娜的生日是 8 月 27 日。

② 莫斯科邮政局长布尔加科夫曾邀请普希金参加家庭晚会，普希金未去（参见第 526 封信）。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法文。

了马车，上了官道。

唉，可怕，贤妻！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对你坦白，要对你说句心里话，你的心儿承受得了么？我讲讲在莫斯科就餐的情况，故意拖长这封信，为的是尽量晚一点讲这件不吉利的事情。也只好说啦。你知道，第二站没有为我安排马匹。我看到一位市长夫人，由她姨母陪着从莫斯科来，去探望丈夫的。她每站都受人欺负，对我也极为粗鲁，拖着嗓门羞辱我："您怎么不害臊！这像话么？马房现停着两辆车，从昨天到现在都不派给我！""真的？"我问，说完我便去租这两辆车用。市长夫人发现我不是驿站长，非常难为情，开始不住地赔礼道歉。我大为感动，就让给她一辆本来是她有充分权利使用的马车。我自己租下别的即第三辆走了。你一定会以为这算不上糟，别忙，贤妻，没完呢。市长夫人和她姨母大为赞赏我的骑士风度，决定不离开我，要在我的保护之下旅行，我也慨然允诺。就这样我们几乎一直走到下诺夫哥罗德——她们比我落后三四站路，现在我才摆脱她们，一个人自由自在了。你一定会问市长夫人漂亮吧，呵，不，不，不漂亮，我的天使娜塔莎，为此我难过呢——哎，完了，不说了。

今天我拜访过省长布图尔林[1]将军，他们夫妇接待我非常客气、非常亲热，说服了我明天去吃顿饭。集市散了，我顺着无人光顾的店铺漫步，当时的感觉如同舞会后冈察罗夫家的马车离去了一般。你看得出，虽然有市长夫人和她姨母陪伴，可我还是爱着娜塔莎·冈察罗娃，不论我身在何方，都会远远地亲吻她。再见，我的美人儿，我的偶像，绝代佳人，何时才能见到你呵……[2]

9月2日

① M·П·布尔图林，下诺夫哥罗德总督。——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529. 致 H·H·普希金娜

1833 年 9 月 8 日自喀山寄往彼得堡

你好，我的天使。5 日我便到了喀山，一直没工夫给你写上几句。我马上动身去辛比尔斯克，但愿到那里能看到你的信。我在这里遍访了书中主人公①的同代人老头们，走遍了喀山城四郊，仔细观察了当年战场，详细询问了当年情况，作了记录。我非常满意不虚此行。天气好极了，太吉利啦。但愿在淫雨之前跑完计划中要到的所有地方，9 月底去乡下②。你身体好吗？你们都好吗？路上看到个一岁多的小女孩，像小猫一样满地爬，长了两颗牙……把这个讲给玛什卡听听。巴拉丁斯基在这里，呵，他进来了。辛比尔斯克再见，再详细给你谈谈喀山的情况。亲吻你。

9 月 8 日

于喀山

530. 致 A·A·富克斯③

1833 年 9 月 8 日于喀山

亲爱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芙娜夫人：

我怀着深切的感激之情把自己彼得堡的地址寄上，乞望夫人光临的诺言不是一句客气话。多蒙热情款待，在喀山的短暂停留将永远留在我这个旅行

---

① 指普加乔夫。——原编者注

② 指鲍尔金诺村。——原编者注

③ A·A·富克斯（1853 年卒），女诗人，喀山医学教授 K·Φ·富克斯的夫人。

者心中。为此，请接受我深切的感谢，夫人。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1833年9月8日

531.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9月12日自雅济科沃寄往彼得堡

我在诗人雅济科夫的庄园给你写信。我来找他，他却不在家。我是前天到辛比尔斯克的。在扎格里亚日斯基[①]那里收到你的信，这封信让我高兴，我的天使——可我还是要骂你。你长着疮，却给我写了满满四页，真好意思！不能只写上三四行谈谈自己和两个孩子么？唉，算了。现在求上帝保佑你健康。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要跟你在一起，我很高兴。他这人很可爱，不会让你厌烦的。对伊凡·尼古拉耶维奇没什么话说，我希望他办不成婚礼。从种种迹象看，全家都趁他萎靡不振要引诱他上圈套。如果事情闹到上头去，也许会引起上头注意。到那时肯定要破费钱财的。如果那姑娘尚未怀孕，还不大要紧。看来不会跟她父亲和鞋匠叔叔决斗。要是房子方便，最好把他管住，起码得让他呆在屋子里。你的处境很让我挂心，你手头钱太少了，弄不好，旧债未了又欠新债。我旅行显然有收获，不过还不到时候，还没写出什么。我做梦都想到鲍尔金诺去关起门来写作。

我在喀山给你只写了几行字——没时间，成天都在城外，田野上、小酒馆里游荡。有天晚上去见一位（女学究），一位令人讨厌的40来岁的婆娘，牙齿蜡黄，指甲肮脏。她翻着一个本子，心不在焉地为我念了200来首诗作。巴拉丁斯基为她献过诗，厚着脸皮吹捧她美丽、有才气，真令人吃惊。我就这样等着在她的纪念册上留言的时刻到来——不过上帝饶恕了我。但是她仍然

① A·M·扎格里亚日斯基，辛比尔斯克省长，冈察罗夫家的亲戚。——原编者注

要去了我的地址，说要跟我通信，要去彼得堡，为此我恭贺你。她的丈夫是位睿智的德国人，很迷恋她，惊奇她的才气；我倒很感激他，很高兴与他结识。我今天去辛比尔斯克，要在省长家吃顿饭，傍晚动身去此行的最终目的地奥伦堡。

我在这里遇见雅济科夫的哥哥、一位卓越之士，我准备像爱普列特尼奥夫和纳肖金那样地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消磨了一个晚上。我要把他介绍给你，现在先把你介绍给他。再见，我的贤妻、天使。亲吻你和你们大家——衷心为孩子们祝福。多保重。我很高兴你没有怀孕。问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和谢尔盖弟弟。

回信寄到鲍尔金诺。

9月12日

于离辛比尔斯克65俄里的

雅济科沃村

532.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9月14日自辛比尔斯克寄往彼得堡

我又到了辛比尔斯克。前天夜里动身上奥伦堡，刚拐上官道就见一只兔子从车前跑过。见它的鬼，要能抓住它，我什么都舍得。在第三站，给我牵马套车时才发觉没有车夫——一个是瞎子，另一个醉醺醺的，还躲着我们。我大闹一顿之后，拿定主意拐回去另走一条路，那条路每站都给派6匹马，邮车一礼拜发四趟。于是把我往回拉——我睡着了，早上醒来一看——怎么回事，还没有走出5俄里。遇到山路，马拉不上去，一旁站着20来个庄稼汉。鬼知道上帝怎么帮助我们上去的，就这样又回到辛比尔斯克。如果我是一条善跑的狗，一定能逮住那兔子。现在要走另一条路，也许不会有什么意外。

我一直盼着能在辛比尔斯克得到你的消息聊以慰藉——可是就是没有。你好么，贤妻？你和孩子们都好么？亲吻你们，祝福你们。常来信，与你相

关的种种说道都写。问候姨母。

14日

于辛比尔斯克

533.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9月19日自奥伦堡寄往彼得堡

我昨天到达此地，一路上拼命往前赶，非常寂寞，天气又冷。明天去访问亚伊克河[1]两岸的哥萨克，跟他们一块儿呆上三两天，再经萨拉托夫、奔萨去乡下。

你怎么样，贤妻，寂寞吗？离开你，我非常寂寞。要是有那脸皮，不等写完这行字我就奔到你身边去。可是不行呀，天使。既然干开了，就没法说干不了——换句话说，就只好去写，一部小说接着一部小说，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连我自己也觉得犯了傻——甚至坐在马车里也在想象被窝里要做什么。有件事让我伤心，有关我的仆人。你想想看那莫斯科小职员的德性吧：愚蠢、唠叨、终日里醉醺醺，不停地吃着我带着路上吃的榛鸡肉，不停地喝我的马德拉葡萄酒，弄坏我的书，到了驿站不是喊我伯爵、便是称呼我为将军——只会惹我生气。亲爱的伊波利特[2]，正好想起这个蠢货。你把家管理得如何？我担心仆人不够你使唤：没有再雇一个么？我指望那些女仆。你怎么才能跟男仆搞好关系呢？这些都让我放心不下，我多疑，像我父亲。孩子们就不说了——上帝保佑她们健康——还有你，贤妻。再见，贤妻，在我去乡下之前，别再等我的信了。亲吻你，祝福你们。

我表现得多好！你会十分满意的，既没向小姐们献殷勤，也没纠缠驿站长的老婆，更没有跟卡尔梅克女郎们调情——几天前还拒绝了一个巴什基尔

---

① 现称乌拉尔河。

② 普希金的仆人。——原编者注

女郎，虽然旅行者喜欢猎奇情有可原。有句俗话你知道么，流落异乡之人，见了老太婆如同见到仙女。真是这样，贤妻，你要向我学习才对。

9月19日

于奥伦堡

534.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10月2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可爱的朋友，我昨天到鲍尔金诺——满以为会看到你的信，可是一封也没有。你们怎么啦，你身体好吗？两个孩子好吗？一想到这些，我的心就跳不动了。快到鲍尔金诺时我有种极为不祥的预感。没有你的一点消息，我反而有些高兴——我真怕听到坏消息。朋友，有家室的男人外出旅行真不容易，单身汉就完全不同了！他可以无牵无挂，谁死了也犯不着伤心。你应当收到我在奥伦堡写的最后一封信。离开奥伦堡我去了乌拉尔斯克。当地首领和哥萨克接待我非常好，办了两次宴会，为了我的健康大家都喝得有点醉了，争先恐后向我提供需要的情况，请我品尝现场制作的鲜鱼子酱。我走的那天（9月23日）晚上，我上路以来下了第一场雨。你该知道，今年到处天旱，上帝只满足我一个人，一路畅行无阻。当我踏上归途才送我一场雨，半小时后道路便不能走了。不仅如此，还下了雪，我是最先踏上冬天之路的，坐雪橇走了五十来俄里。路过雅济科沃时去看望了雅济科夫，恰好三兄弟[①]都在。高高兴兴地和他们吃了饭，住了一夜，便动身奔这里。刚进鲍尔金诺地界，就碰上一群神甫，我真生他们的气，就像生那只西伯利亚兔子的气一样。遇到这些事，也并非不吉利。当心，贤妻，说不定一离开我，你就要染上坏习惯，就会忘了我，到处去打情骂俏。只有寄希望于上帝和姨母，他们或许可以保

① 诗人H·M·雅济科夫，他的弟弟A·M·雅济科夫和地质学家И·M·雅济科夫。——原编者注

护你不受种种诱惑。荣幸地向你禀报，就我而言，就像刚落地的婴儿那样清白无辜，对得起你。路上我追逐过一些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年轻些的……60岁的，我不屑一顾。在别尔德村（普加乔夫在此地驻扎了6个月），我顺利地找到一位75岁的哥萨克老太太。这段往事她还记得，如同你我记得1830年的事那样，我没有放过她……对不起，也没有思念你。现在我只希望把许多材料整理出来，写成很多作品，而后满载而归去会你。邮车每个礼拜天来阿勃拉莫沃，我盼着信——今天礼拜一，要等一个礼拜。请原谅——为了普加乔夫我要丢下你了。基督保佑你们，我的孩子们，亲吻你，我的爱妻。要懂事，要保持健康。

10月2日

535.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10月8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我的天使，刚才我突然收到你两封来信，这是离开辛比尔斯克之后头次收到你的信。信怎么送来的不得而知；你写到尼日哥罗德省阿勃拉莫沃村，再由那里……县名只字没写。别忘了加上阿尔扎马斯县、尼日哥罗德省也许不止一个两勃拉莫沃村，就像不止一个鲍尔金诺村一样。有两件事让我放心不下：我没有给你留钱，可能你又有了身孕。我能想到你该如何忙碌和烦恼。好在你身体健康，玛什卡和萨什卡也很活泼。你租下了房子，虽然贵了点。我的娇妻，别吓唬我，别对我说你到处向人调情卖俏。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写成便回去，那就不会有钱了，我们就处境艰难了。不如让我静下心来，我会抓紧干的。我来鲍尔金诺一个礼拜了，正在整理有关普加乔夫的笔记，写诗一时还谈不上。皇上要是恩准我的笔记出版，我们就有3万来卢布，把一半债务还了，过几天快活日子。你提供了新消息和谣传，非常感谢。要是见到茹

科夫斯基，替我吻吻他，祝贺他平安归来，又喜得一颗星①。他身体好么？来信谈谈。替我向卡拉姆津一家、麦谢尔斯基一家致以衷心的问候。你向索菲娅·尼克拉耶芙娜②解释一下，我没去德尔普特看望她们，完全是因为路费不足，没钱走这多出的500俄里路；没有给他们写信，是因为原来打算去的。可惜你没见到斯米尔诺娃③，她去了趟德国，变得非常滑稽可笑。别佐布拉佐夫干了件聪明事，他要娶希尔科娃公爵小姐。早该这样。一辈子都在追逐人家的妻子，把人家的诗文当成自己的，不如有个自己的家。别跟索鲍列夫斯基调情，别生纳肖金的气；多亏他送来1800卢布——别心疼那180卢布了，不值得，如此而已。我父亲寄给你50卢布，什么意思？莫非欠我550的利息？可能是吧。这里的人们一再劝我接受瓦西里·利沃维奇的遗产。我也很想。不过，第一得为此花钱，第二得花时间，这两样我都没有。克拉耶夫斯卡娅好么？奥特列日科夫可算没有白追她。我并不想被收进她的回忆录流芳百世。要是见到她的话，替我问候。还要问候所有可亲的人们：首先是希特罗娃。我不在时，她感觉如何？希望她坚强，无愧为库图佐夫公爵之女。菲克利蒙夫妇④到了么？为你高兴，我的天使。这么说，有时你也参加舞会？你真的没有怀孕么？你真是个傻瓜？再见，亲爱的。今天我有点不舒服，像亚历山德罗芙那样肚子疼。亲吻你们大家，为你们大家祝福。问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衷心感谢她的操劳。再见。

10月8日

---

① 茹科夫斯基回国后获得一级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原编者注

② 卡拉姆津之女。——原编者注

③ 指亚历山德拉·奥西波芙娜·斯米尔诺娃，娘家姓罗谢特。——原编者注

④ 菲克利蒙，奥地利驻俄国大使，夫人是达丽娅·费奥多罗芙娜·菲克利蒙（伊丽莎白·米哈伊洛芙娜·希特罗沃之女）。——原编者注

536.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10月11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我的天使，有件事请你跑一趟，找普列特尼奥夫，请他在我回来前叫人把《法律汇编》(1774、1775)中有关普加乔夫的所有政令都抄下来。别忘了。

你情况怎么样?你的身孕怎么样?这个月我回不去，要到11月底才能见到我。别打扰我，别吓唬我，保重身体，照看好孩子，别跟皇上调情，也别跟柳芭公爵小姐的未婚夫调情。我在写作、在奔波忙碌，谁也不见——要给你带回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作品。但愿斯米尔金守规矩，过几天寄点诗给他。你知道邻近的几个省份的人都在说我什么?他们是这样说我如何写作的：普希金写诗时，面前放着一俄升最醇最美的露酒，喝了一杯、一杯又一杯，喝完就动笔!真是荣幸之至。至于你，有关你美貌的赞歌都传到我们神甫夫人的耳朵里了，她逢人便说你美，什么都美，不光脸儿美，身段也美。你还想要什么呢。再见，亲吻你们，祝福你们，吻姨母的手。玛莎会讲话了么?会走路了么?长牙了么?我要和萨沙一起吹口哨。再见。

10月11日

537.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10月21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今天收到你10月4日来信，从心底感谢你。上礼拜天没看到你的信还犯傻生你的气呢。我昨天难受极了，不记得以前曾这样苦闷过。你没有身孕，也

没有什么可以妨碍你在而今的舞会上大出风头，我很高兴。看来奥加廖夫[①]是个喜欢普希金夫妇的人。但愿上帝让他不得好死！我不阻挠你打情骂俏，却要你冷静、注意体面、要自重——我并不是说要举止无可指摘，举止不是风度问题，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你想与索洛古勃公爵小姐争个高低，只要你高兴，贤妻。你是个美人儿，是个争强好胜的婆娘，她不过是个自私鬼。你何必跟她争抢崇拜者呢？这一切就像舍列梅捷夫伯爵抢我基斯捷涅沃庄园的农夫一样。除了奥加廖夫还有谁向你献殷勤？按字母顺序开个名单给我，再写明你常到何处。写写卡拉姆津一家、麦谢尔斯卡娅[②]和维亚泽姆斯基一家怎么样。告诉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夫人，维吉尔的画像她用不着；告诉她，就我这方面而言，我诚实的举止勿庸置疑；不过由于尊重她的要求，我把他的画像放在所有其他人画像的背后。另外，她答应过给我一张画像却至今不兑现，替我埋怨她几句。你也许见着了茹科夫斯基和维利戈尔斯基，茹科夫斯基好吗？有人来信说他身体好了，年轻了，真的吗？干吗你想让他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好么？常上我们家来么？你看，上个礼拜没有收到你的信，却收到索勃列夫斯基的信了，他需要钱做鹅肝酥皮大馅饼，突然心血来潮想办丛刊。他的信，索要诗作的请求（我是说请求就是命令、定货单）多让我生气，你明白吗？都是你不对。我那个还没长牙的普希金娜没出什么事吧？这些牙真让我伤脑筋！红头发萨什卡好么？他那一头红发像谁啊？我可没想到他是这样。现在来说说我自己吧，干得没劲，又慢又不细致。这几天总头痛，老发愁，这会儿好点了。许多事开了头，就是干不下去，对什么都没热情，鬼知道这是怎么了。人一老，脑子就不好使了。我的天使，我要去用你的青春振作一下精神。不过，11月底以前不要等我，不想空着两手去见你。既然干起来了，就不能说干不了。你也别责怪我。感谢我那无比高贵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是她不让我在你床榻之上随心所欲的。亲吻她的小手，求她千万别让你跟追逐者胡来。亲吻玛什卡、棕红头发的萨什卡和你，为你们祈祷祝福，上帝保佑你们。再见，我想睡了。

---

① H·A·奥加廖夫，军官。——原编者注

② 指E·H·麦谢尔斯卡娅，卡拉姆津之女。——原编者注

10月21日
于鲍尔金诺

538.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10月30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昨天收到你两封信，朋友，谢谢了，可我还想数落你几句。看起来你打情骂俏不得要领。注意，卖弄风情已不时兴、并且被当成品行不端的先兆，这不是没有缘由的。卖弄风情没有益处。别人像公狗追逐母狗那样追你，竖着尾巴，不时闻闻你的……你就高兴。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不用说你，就连帕拉斯科维娅·彼得罗芙娜[①]也能轻而易举地惹得单身的寄生虫们围得团团转，只需说一声"我喜欢……"这便是卖弄风情的全部诀窍。猪看见洗衣槽就会跑过来。对你大献殷勤的那些男人，答理他们干什么？你知道自己在伤害谁么？读读A·伊兹麦洛夫有关福玛和库兹玛的寓言吧。福玛招待库兹玛吃鱼子酱和鲱鱼，库兹玛还要酒喝，福玛没给，便被库兹玛狠狠揍了一顿，就像打骗子似的。诗人由此得出这样一条训戒：美人们哪，如果你们不想给酒喝，就别请人吃鲱鱼，要不然会碰上库兹玛的呀。你明白么？我求你，咱们家别搞那种无聊的早餐会。现在，我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地亲吻你，我的天使，并且感谢你，你详细坦率地向我写了你那不理智的生活。你玩吧，贤妻，只是别玩得过火，别把我忘了。我忍耐不住想见你，梳着尼农[②]式发型，你肯定非常迷人。从前你怎么没想到这种老式……没想到，也就没有改变她的发型吗？把你在舞会上的表现详细告诉我。从你的信上看来，那些舞会大概已经开过了吧。是呵，我的天使，请别再卖弄风情了。我不是吃醋，我也知道你肯定不会干更荒唐的事情。可你要明白，莫斯科小姐们的气味、那没

---

① 可能指维亚泽姆斯基之女。——原编者注

② 尼农，法国上流社会放荡的交际花。——原编者注

教养的样子、那粗俗的样子我总不喜欢。我回来要是发现你那可爱的、质朴的贵族风度没有了，我要大大生气、要伤心得去当兵。你问我过得如何、长漂亮了吗？1）我留大胡子了。小胡子和大胡子是男子汉的光彩。我出去，人家都叫我老大爷呢。2）七点醒来，喝咖啡，写作到下午3点。不久前才写顺手了，已写有一大堆啦。3点骑马，5点淋浴，然后吃饭，吃土豆和荞麦粥。读书看报到9点。这就是我的一天，而且天天如此。

请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1]别生我的气。你生孩子后，我没有多余的钱。我去另一个方向——怎么也去不了德尔普特。问候她、麦谢尔斯卡娅、索非娅·尼古拉耶芙娜[2]、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公爵小姐们。告诉波列季卡，我要亲自去让她亲吻。她们好像收不到邮件。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好么？她怎么能让你这样为所欲为呢？唉，上帝耶稣基督呀！亲吻玛莎，让她记住我。萨沙是出麻疹么？耶稣保佑你们。祝福你们，亲吻你们。

10月30日

539. 致В·Ф·奥多耶夫斯基[3]

1833年10月30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对不起，阁下，实在对不起！我来乡下原以为要写个不停，可是不行。头痛、家事烦心、懒散懈怠（地主老爷式的懒散懈怠）完全控制了我，糟透啦。不要等别尔金了，真的，他显然死了，戈莫泽伊卡客厅的乔迁酒宴他去不成了，潘卡的阁楼也去不成了。看来是不配加入他们一伙……进棺材总是可以

① 卡拉姆津遗孀。——原编者注

② 卡拉姆津之女。

③ 此为对奥多耶夫斯基1833年9月28日信中建议的答复。奥多耶夫斯基要普希金以别尔金的名字参加奥多耶夫斯基《戈莫泽伊卡》和果戈理《鲁迪·潘卡》丛刊的编辑工作。——原编者注

的。现在禀告阁下知悉，在辛比尔斯克我见到一位谦谦修女[1]，行前谈过此人。她人还不错。显然，跟自己夫人相比，省长更热心于保护她。我看得出来的就是这些了。看起来她的案子已经了结了。

阁下有关茹科夫斯基的消息颇令我高兴。上帝保佑他现在身体健康，让他多活五年，到时候怎么也得对付过去。

问候果戈理，他的喜剧怎么了？此剧颇妙趣横生。

你的亚·普希金

10月30日于鲍尔金诺

540. 致H·H·普希金娜

1833年11月6日自鲍尔金诺寄往彼得堡

我的爱妻，我的朋友，上次邮班给你写了什么，不大记得了，只记得有些生气——所以信显得有点生硬。再次委婉地告诉你：打情骂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虽然有趣，然而任何事情都不会像打情骂俏那样迅速地剥夺一位年轻妇女的一种品行，没有这种品行既不会有家庭幸福，也不会在上流社会交际中得到安宁，这就是自重。你的成功不值得高兴，你向……学发型（注意，你梳这个发型一定会漂亮极了，昨天夜里我还这么想）。尼农说：每个男人心中都写着：献给最温顺的女人。以后，你为男人心中的赞赏得意去吧。好好想想这一点，别为我瞎操心。我快走了，不过还要在莫斯科呆一阵子，有事要办。贤妻呵，贤妻！我在官道上奔波，在荒僻的草原上一呆就是3个月，在我憎恶的肮脏不堪的莫斯科停留，为了什么呵？都是为了你，贤妻，都是为你能生活安宁，为你能显现出青春年华应有的健康美貌。你也该疼疼我才是。

---

[1] 指B·И·克拉芙科娃。她离家出走，奥多耶夫斯基的继父П·Д·谢切诺夫途经辛比尔斯克时帮助她进了修道院。1833年夏，谢切诺夫写信把此事告诉了奥多耶夫斯基。克拉芙科娃的父母为她出走还打了一场官司。——原编者注

在我这男子汉分内的忙碌之外，别再给我增添上家庭纠纷、争风吃醋，等等、等等。更不用说戴绿帽子。有关这方面的事，前几天我读过布朗托姆[①]的长篇学位论文。

弟弟在干什么？我不劝他步入仕途，这方面他太没才干，就像当兵一样。可至少他……健康，骑在马背上到底可以比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走得远。我一定会言中，不发生欧战我们便过不去。这个路易·腓力是我眼中钉。有朝一日我们到了他那里——那时候，列夫·谢尔盖伊奇就会像我们的代表说的那样，扬鞭跃马去接受荣誉、宁静、和平与欢乐了。暂时我劝他游手好闲，做点快活的、有益身体的事情。我本想此时把瓦西里·利沃维奇的遗产接过来，可是监护机关拼命勒索，这件事我连想都不能想了。宾肯多夫也许帮得上忙，我去彼得堡试试看。随信附上给父亲的信，可能他已到咱们家了。我要带给你许多小诗，不要张扬：不然那些丛刊编者们会把我撕了。亲吻玛什卡、萨什卡和你，为你、萨什卡和玛什卡祝福，亲吻玛什卡等等七次。但愿姨母命名日前能回到你身边，天知道。

11 月 6 日

于鲍尔金诺

541. 致 A·C·诺罗夫[②]

1833 年 11 月 11 至 15 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诺罗夫，现把你的《斯捷潘·拉辛》给你寄去，你明天就能收到《斯特留斯》和《宫女》。你有韦贝尔论俄国的文集（《正在崛起的俄国》以

① 布朗托姆（1540—1614），法国军人，编年史学家，著有《皮埃尔·布尔代耶回忆录》。

② A·C·诺罗夫（1795—1869），俄国作家、诗人、珍本书籍收藏家。——原编者注

及诸如此类的书)么?而佩尔杜伊利奥尼斯的书是这样写的:"斯捷潘·拉辛,顿河暴动的哥萨克,由舒尔茨·弗莱什主持公审,被告约翰·尤斯特·马尔齐在场。"①

亚·普希金

542. 致A·C·诺罗夫

1833年11月10至15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诺罗夫,我把《萨蒂利孔》寄给你——神秘剧我不知放到何处了,找到后一定寄上。再见。

你的 亚·普希金

543. 致П·B·纳肖金

1833年11月2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帕维尔·沃依诺维奇,你好么?家中情况如何?一切都解决了么,实在想知道事情的结局如何。你的浪漫爱情发展到最精彩的时候我却离开了。我不敢奢望,但结局如何却是可以预料的。你多半是个满腔热情的人②——在激动的精神状态下,你能做出清醒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有一回你喝醉了,不会游泳的你却游过了一条河。而今事情与当时的情形相同——脱下衬衣,画个十字,就扑通一声跳下水去;我们呢,费奥多尔公爵和我,只好坐着小船跟在你后边,你无论如何也要挣扎到对岸。现在跟你谈谈我旅行的情况。一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原文为法文。

路顺风，廖列尼卡[①]并未妨碍我，他很乖，就是不大说话——我们的冲突不过是夜里他压住我肩时，我拿胳膊肘推了他一下。我把他健康无恙地带回来了——河上还没结冰、又没有桥，我就送他到列夫·谢尔盖耶维奇那里，这可能会让他感谢我的。我离开莫斯科时，加弗里拉喝得酩酊大醉，我气得把他从山羊背上喊下来，把他眼泪汪汪地丢在大路上，任由他大哭大闹，也没能打动我——我在想你……让你那个穿裙子、穿女式短棉袄的加弗里拉从山羊背上爬下来吧——他该闹够了。我发现家中一切井然有序，当时妻子参加舞会去了，我去找她，把她带回家，就像一个枪骑兵从市长夫人命名日酒宴上带走小县城来的一个妞儿一般。我不在家，收支情况更是混乱，但我要查个明白。我见到家父，接管鲍尔金诺的打算使他非常高兴，他没有钱。弟弟穿着燕尾服，体面得很。索鲍列夫斯基把官司打赢了，正准备去见你。有时间就给我来信，把笔记交给我的管家。问候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

11 月 24 日

544. 致 A·X·宾肯多夫

1833 年 12 月 6 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现将在下准备发表之诗[②]寄奉大人审阅，冒昧之至。借此机会，恳请大人对在下的一件大事作出裁定：书商斯米尔金出版杂志，邀请在下参与其事。此人之请，卑职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方能同意，即必须将在下的作品呈报检查机关，并且如同张罗出版其他作家作品那样为在下作品张罗出版。但是，如不经大人允许，在下不愿对此人作出肯定的答复。

虽然在下一直竭力避免领受皇上垂降之恩典、打搅皇上清怀，然而，此

① 纳肖金的侄子。——原编者注

② 指《铜骑士》，普希金逝世后出版。——原编者注

次实出无奈，只好再次斗胆恳求开恩：在下以为，无暇撰写普加乔夫时期的历史小说[①]，不过确乎又搜集了许多材料，故而放弃虚构杜撰，写了《普加乔夫叛乱史》[②]。恳求大人将此书恭呈圣览。不知在下能否出版此书。甚望皇上对此段历史、尤其是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当时的战事感兴趣。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3年12月6日

于圣彼得堡

545. 致П·В·纳肖金

1833年12月中旬（12日以后）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收到你两封心情忧郁的来信，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我盼着第三封信，迫切想知道你怎么样了，家事和心境在朝哪个方向发展。看来你过于忧虑；我也不知在盼望着什么：你的命运变化了吗？生活安定了吗？你要详细来信告诉我。

你命名日那天，我们全家（包括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③]）都为你的健康干了杯，祝你万事顺遂。我还没有廖列尼卡的消息。他在埃里斯托夫家，我收到从莫斯科寄给他的几封信，他那神经失常的父亲给我来了一封神经失常的信，要回信已经迟了；他担心儿子的书法课程，担心小孩哭，想不想家里人？尽量安慰安慰老头吧。

不知一月份能否去你们那里。伯父的继承人向我提了些愚蠢的建议，于

① 指《上尉的女儿》。

② 在书信中有时又简称为《普加乔夫史》等，以下不一一注明。

③ 住在冈察罗夫家的一个侏儒。——原编者注

是我拒绝了遗产，不知他们是否要进行新的谈判？我在此地遇到金钱方面的不愉快；我本来跟斯米尔金谈好了，又不得不毁约，因为检查机关不放过《铜骑士》。这对我是一个损失。要是不批准《普加乔夫史》，那我只好到乡下去。这一切都让人非常不愉快。我倒指望你的钱；打算春天动手编我的作品全集。

我们都很健康——你的教子[1]吻你；孩子很可爱。尚未和普列特尼奥夫谈帕维尔[2]的事，因为事情不急。再见——问候加加林公爵——祝愿二位都幸福。

亚·普希金

① 指普希金之子亚历山大。——原编者注

② 帕维尔，纳肖金与茨冈女子奥莉加·安德列耶芙娜之子。纳肖金想托普列特尼奥夫把他安顿在某个地方。——原编者注

1834年

546. 致Д·К·涅谢尔罗杰[①]

1834年1月30日于彼得堡

兹将《安热尔》[②]奉上，伯爵。为此书内人深谢希特罗沃夫人——请你原谅我，非常感谢您。

谨致以衷心的敬礼。

亚·普希金

1月30日[③]

---

① Д·К·涅谢尔罗杰（1816—1891），伯爵，外交大臣卡尔·瓦西里耶维奇·涅谢尔罗杰（1780—1860）之子。

② 大仲马的剧本，1833年出版。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547.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2月7至10日于彼得堡

（二稿）

在此将普加乔夫第二卷进呈皇上之际，斗胆恭请大人对有关在下之事予以一向之关照。

皇上若恩准出版此书，在下丰衣足食则有望。出售此书所得款项可使在下继承一笔遗产，由于缺少4万卢布曾一度不得不拒绝这笔遗产。在下若能不求助于书商而亲自出版，该书将能提供此款，15000卢布予我足矣。

在下所求二事：第一，批准在下自费出版著作，在斯佩兰斯基先生属下的印刷厂印刷，在下相信这是唯一不会骗我的印刷厂；第二，以二年期贷款方式贷15000卢布，这是能使在下为出版付出所需全部时间、精力的款额。

承蒙关照，在下已获得诸多恩惠。种种恩典使得在下有了再次祈求的勇气和信心，除此以外，在下无权希求其他恩赐。在下所求，卑微之至，务祈大人予以关照。

大人永远的最微贱之仆①

548. 致C·Д·涅恰耶夫②

1834年2月12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斯捷潘·德米特里耶维奇大人：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C·Д·涅恰耶夫（1805—1860），诗人、考古学家、圣教会总监。——原编者注

在下不揣冒昧，有一微末之事烦劳大人。

遵奉陛下旨意，皇村宫内教堂大辅祭办事颟顸，由内廷除名，调往女子神学校。按主教公会之令，该员当迁至其家乡的教区。然大辅祭年事已高，又有家室之累，此人恳求恩准留在本地教区。圣旨自当恭奉遵行，然并无只字言明定将此人遣往家乡的教区。

不知何故，大辅祭竟然光顾在下，希望在下微弱声音能乞得大人关照。无论如何，在下无法拒绝他人相求，故而转祈大人关照。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仁慈的大人最恭顺的奴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2月12日

549.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2月26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在下意欲自行出版写成之书，不烦书商。除祈求大人之外，而今别无他法。在下恳求以借贷方式、按规定利息从国库贷款2万卢布，此项债款，在下将照上司规定期限两年内按时偿还。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2月26日

550．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2月27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大人：

承蒙大人传旨，恩准微臣在M·M·斯佩兰斯基大人属下某印刷厂印刷《普加乔夫史》。在下尚有一事不清，不知应在何厂印刷，烦大人明示。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2月27日

551．致A·П·马林诺夫斯卡娅[1]（?）

1834年（?）3月（不早于）4日于彼得堡

请您，可爱的（安娜·彼得罗芙娜），把阿德特[2]给我带来，只是别对我父母提及此事。

亚·普·[3]

① A·П·马林诺夫斯卡娅（1770—1847），外交部莫斯科档案馆考古学家A·Ф·马林诺夫斯基之妻。——原编者注

② 一位名医。——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552. 致E·K·沃隆佐娃[1]

1834年3月5日自彼得堡寄往敖德萨

伯爵夫人：

兹将在下正在撰写的悲剧剧本之几幕寄上。不甚成熟之作，在下只望献于夫人足下；不幸的是全部手稿已有安排；在下宁愿得罪公众，也不敢有违抗夫人之命。

夫人华函拜收，念及夫人在成群仆从之中尚未全然忘怀我这最忠诚之仆人，在下就深感无比幸福。问夫人，这片刻幸福能否向夫人倾诉？

夫人最卑微、最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敬上

1834年3月5日

于彼得堡[2]

553.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3月5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承蒙大人宣达圣上洪恩，不胜荣幸。又蒙大人在御前为在下美言，感激万分。

---

① E·K·沃隆佐娃（1792—1880），女伯爵，娘家姓勃兰斯科伊，诺沃罗西亚边区总督沃隆佐夫的夫人。此信是对沃隆佐娃1833年12月26日自敖德萨来信的复信。普希金为《给穷人的礼物》丛刊寄了哪些作品，不清楚。——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谨致以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3月5日

554. 致Л·В·杜贝尔特[①]

1834年3月5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大人：

皇帝陛下恩准我在二等文官斯佩兰斯基先生属下一家印刷厂印刷拙作《普加乔夫史》之喜讯，我已荣幸知悉。特此禀报大人。

谨致以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2月5日[②]

于圣彼得堡

555. 致В·Ф·奥多耶夫斯基

1834年3月15至16日于彼得堡

你去格列奇处开会么？如果去，我们就一块走，一个人害怕，说不定要挨打。

---

① Л·В·杜贝尔特（1792—1862），1835年起任宪兵参谋长，1839至1856年为第三厅长官，书刊检查总局、分裂秘密调查委员会成员。

② 笔误，应为3月5日。——原书边注

556. 致В·Ф·奥多耶夫斯基

1834年3月16日于彼得堡

有关百科辞典之事，我探听出来了。大人您的高见我同意：今晚这个会既有讨厌的一面，又有趣味的一面。我要到格列奇那儿去，因为得到了普列特尼奥夫的许可，此君心地实在太善良了。我们去吧，有什么不好？这可是全国范围的世俗家的聚会。我们什么都可以看到、听到，但是，我们不会加入窃贼一伙的。

亚·普·

557. 致П·В·纳肖金

1834年3月中旬于彼得堡

你想不到你的来信让我多高兴[①]，我的朋友。首先，收到你的笔记本，证明你有闲暇、有纸张、心平气和，也乐于和我闲谈。看来信头几行文字我便知道，你非常安宁、非常幸福。字字句句都在扫清流言蜚语，那些流言蜚语，一半我是不信的，另一半让我非常不安。索鲍列夫斯基和列夫·谢尔盖耶维奇在我这里吃过饭。我先独自看了你的信，再听你的朋友们闲谈。我们都满意，都祝愿你幸福。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迫切想结识你的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求你在她们见面之前帮助她们交朋友，她由衷地爱你，祝贺你……我们还是先谈谈正事吧，就是谈钱。你记得吧，我离开莫斯科你送行时，我

① 信中纳肖金告诉普希金，他娶了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纳尔斯卡娅。——原编者注

们认定没有我的钱你也能对付过去，所以我就未作安排。就在不久前我手头还有相当大的一笔款子，可是花光了。九月底以前我没有钱——不过你的3000，我会在短期内视自己的情况分几次付给你。此间传说，从令弟那儿得来的钱你都输掉了。你想不到这让我多么不安，我现在盼望你改变自己的生活，再不能用肯兹-叶-利-瓦-普利耶[1]的刺激来排遣在家中所受的痛苦啦。常言道，不幸是一所好学校，也许吧。不过，幸福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崇尚善良和美好的心灵因为幸福而得到完美，你的心灵就是这样，我的朋友，我的心灵也是这样，这——你是知道的。当然我们谁也不欠谁的情。如果你为自己的婚姻感谢我——我也盼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爱我，如同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爱你。你想不到前几天我妻子差点丢了命。今年冬天舞会多得吓人。谢肉节前后她居然每天要跳上两场。好不容易到了大斋前那个礼拜天，我想，谢天谢地，舞会总算完了。她常常进宫。我突然发觉她的情况不妙，得把她送走——她要小产了。现在（可别让毒眼把她看坏了），谢天谢地，现在她好了，过几天去卡卢加她姐姐那里，她们深受我岳母固执之苦。收到你来信之前，我已经把维亚泽姆斯基的债务转到自己名下。安德列·彼得罗维奇的情况糟透了，他会饿死的，要疯了。我们，索鲍列夫斯基和我，帮助过他，给了他点钱，还多次规劝过他。现在我想把他打发到军团去当个军乐队指挥。在骨子里和习性上他仍然是个艺术家，也就是说，他生性无忧无虑、优柔寡断、懒散、高傲、轻率；他认为独立性高过一切，不过倒也是的，就连叫化子也比为衣食辛苦劳作的人更有独立性。我让他以那些备受艰难困苦只图显身扬名和一块糊口面包的德国天才们为榜样。你欠他多少钱？要我替你还么？——因为这件事我的情况更艰难了：前几天家父打发人来叫我，我去了，发现他泪流满面，家母躺在床上——家中一片狼藉。你知道出了什么事么？原来，庄园给查封了——得尽快还债。债已经还清了，这不，总管又来信了。"在为什么伤心吗？"因为十月前生活无着落。"那就到乡下去吧。"可两手空空呀。怎么办？得把庄园要回来，还要解决家父的赡养费用。新的债务和新的操心事又来了。我倒想给家父以慰藉，把列夫弟弟的事情办好，本性上他

[1] 赌博用语，源于法语，意为把最初赌注翻15倍。

也是安德列·彼得罗维奇一类的艺术家，不同的是他不懂什么艺术。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妹妹小产后又怀孕了，真是奇迹。

再告诉你一些消息。一月份我当了宫中低级侍从.《铜骑士》没有通过检查，这让我蒙受经济损失和心情不快！不过，好在《普加乔夫史》通过了，皇上出钱我出版。这实在让我得到安慰：皇上封我为低级侍从，当然皇上只是考虑了我的职衔，却没想到我的年纪——真没想到伤害我。一旦安排好自己的事，我便动手办你的事，你等着钱吧。

558. 致Д·М·克尼亚热维奇[1]

1834年3月22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德米特里·马克西莫维奇先生：

陛下洪恩，借贷在下2万卢布供出版《普加乔夫叛乱史》一书，该款两年后归还。承蒙大人宣达旨意，感激之至。

谨致以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3月22日

于圣彼得堡

---

① Д·М·克尼亚热维奇（1788—1844），文学家、官员。

559.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3月25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3月24日在下收到财政大臣关于以贷款方式恩赏用于出版《普加乔夫叛乱史》之款的通知，特此敬禀大人。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3月25日

于圣彼得堡

560. 致H·B·果戈理

1834年3月至4月上旬（不晚于7日）于彼得堡

您是对的——我当尽力而为。再见。

亚·普·

561. 致M·П·包戈廷

1834年4月不晚于7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能有机会跟您坦率地谈谈，我很高兴。爱好者协会[1]那样对待我，已经使得我无论如何不愿跟他们来往。协会把我和布尔加林一道推举入会，恰值后者在俱乐部（注意：在彼得堡）以“奸细”、“变节者”与“诬告分子”等罪名的一致意见落选之际，恰值为回敬他的谩骂我被迫发表文章评论维克多[2]之际。对我长期忍而不发表示惊讶的公众，我必须向他们证明：我有充分权利鄙视布尔加林的意见，耻于和这个奢谈良心道德的恶棍进行决斗。又能怎么样呢？恰好当时我在沙利科夫的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当代文学界两泰斗、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和法杰伊·维涅季克托维奇，荣获……等等，等等。悉听尊便：这是侮辱。我相信，协会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如同法穆索夫[3]一样，并无侮辱我的意思。

你知道，看见谁我都高兴。

本来我有义务当即奉还会员证，可没做到。因为当时我顾不上证书的事，也无精力与爱好者协会交往。

您问《铜骑士》、《普加乔夫》和《彼得一世》的事情如何。前者出版不了，《普加乔夫》将在秋季前问世，对《彼得一世》我心怀恐惧，就像您害怕上历史课的讲台一样。一般说来，我多半是为自己写作，不得已才出版，也

① 1829年，普希金被选入莫斯科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此信是对协会秘书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包戈廷1834年3月24日来信的复信。——原编者注

② 指《评维克多的札记》。——原编者注

③ 法穆索夫，格里鲍耶陀夫《聪明误》中的人物。以下诗句即引自《聪明误》。

仅仅图的是钱。去面对不理解您的公众，为的是让四个傻瓜随后在他们自己的刊物上把您骂上半年，只差没骂娘，这又何苦？曾几何时，文学是高雅的、贵族的地盘。而今这已是滋生虱子的市场了。就写到这儿吧。

562. 致A·B·尼基坚科[①]

1834年4月不晚于9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大人：

不知能否企求大人关照？在下出版《别尔金小说集》二版时，想加上《黑桃皇后》和已经发表过的另外几个短篇作品。大人可否一并批准？深为感荷。

谨致以最诚挚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563. 致Γ·A·斯特罗加诺夫[②]

1834年4月不早于14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我为年轻幼稚所犯错误向您赔罪，实在伤心之极。对我而言，廖列维尔[③]

①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普希金信中称呼有误）·尼基坚科（1805—1877），文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书刊检查官。普希金对尼基坚科不满意，很快将书稿转呈另一检查官谢苗诺夫。——原编者注

② Γ·A·斯特罗加诺夫（1770—1857），伯爵，国务会议成员，普希金的亲戚。诗人逝世后是诗人女儿的监护人。——原编者注

③ 波兰侨民，革命者。

之吻比流放西伯利亚更为痛苦。多蒙见爱将此事告诉我，不胜感激：这将是对我的教训。

伯爵大人，甚望准许我拜伏于大人夫妇足下。请接受我崇高的敬礼。

亚历山大·普希金[①]

564. 致И·М·片科夫斯基[②]

1834年4月13日自彼得堡寄往鲍尔金诺

老爷子乐意把他的产业让我全权管理。故而，他出具给您的委托书我予以确认，同时通知您，今后凡有关鲍尔金诺的事务，请直接与我联系。您管理领地后，凡向家父提供的账册、借还债务的账册、迄今尚未出售的粮食有多少、未收回的租子租金有多少、欠收（如果有）多少，请一并从速报来。还须准备鲍尔金诺户口清册，九月前造好。

亚·普希金

565. 致И·И·拉热尼奇科夫[③]

1834年4月上半月自彼得堡寄往特维尔

（草稿）

先生3月30日来信及有关《普加乔夫》的手稿一并收悉，感谢至深。手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И·М·片科夫斯基（卒于1885年或1886年），普希金家鲍尔金诺领地总管。——原编者注

③ 拉热尼奇科夫（1792—1869），作家。曾参加1813至1815年远征。

稿我原已知道，是雷奇科夫院士写的，其时他正在围困中的奥伦堡。先生的抄本我发现增加了几处有趣的东西，我定会用得上。

几次途经特维尔，都望有缘结识先生、向先生面谢，原因之一，是为先生首部小说给了我真正的满足、享受；原因之二，是为先生对我的关照。

急切盼望先生新作问世，其中一些妙不可言的篇章我已在马克西莫维奇的选刊上拜读。快出版了吧？先生打算如何销售——千万别拆开销售。分几次出版定会让先生之众多读者、仰慕者失去耐心的。

谨致以崇高的……

566.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4月17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你好么，贤妻？你干吗要走[1]？萨什卡和玛什卡没什么吧？基督保佑你们！愿你们朝气勃勃，健康无恙，快回莫斯科来。我在等你从诺夫哥罗德写来的信，不过先让我向你禀报自己单身汉生活：3日我从皇村回来已是午后5时，看见桌上有4月29日两张舞会票和利塔第二天的请柬——我猜是他要为我洗脑筋，因为我没去作日祷。其实当晚我向顺路来访的茹科夫斯基打听清楚了，许多侍从、低级侍从都没有参加日祷，皇上为此龙心不悦，下旨让人向我们讲明此意。利塔在宫内极为热心地解释说："不过嘛，在宫里，未婚男子有一定规矩，有一定规矩……"[2] 为此纳雷什金对他说了一句："先生您错了：这是对宫廷女官说的。"[3] 我书面认了错。都说我们要像贵族中学女生那样两个人一起走路。你想想看，我一脸花白胡须，举手投足还得像别佐勃

① 1834年4月15日，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带孩子回了娘家。——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原文为法文。

拉佐夫或赖马尔斯[1]一样。无论如何办不到！正如儒尔丹先生[2]说的："还不如当众剁了我。"[3]我一早就坐在书房，一边读着格里姆的作品，一边等着我的天使你拉铃叫门，正巧索鲍列夫斯基来问我去哪儿吃饭。这时我才想起该斋戒，可是已经开了荤。没办法，于是拿定主意上久梅[4]的饭店吃一顿。并且先把书房整理一下。姨母来问起你，她知道我穿着长袍不便出去见她，就自己进我房间来了——你托付的事我已照办，谈了你的情况，我们伤心了一阵子，担心了一阵子；决定向你强调的恳求和要求——多加珍重，别忘了我们的教诲。而后便去久梅的饭店，我刚一露面便使在座的人们大为欢喜，他们喊道："光棍！光棍普希金！"接着便让我享受香槟和潘趣酒，又问我去不去见见索菲娅·奥斯塔菲耶芙娜？[5]这些都让我难为情，所以，我想以后再不到久梅那儿吃饭了。今天就在家吃。给斯捷潘定了一份波特文尼亚汤和煎牛排。晚上在家。今天7点醒来，便开始给你打这份详细报告——把母亲3日的来信也寄给你——我要给她写回信，先拥抱你，亲吻你，为你们三个人祝福。

567.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4月1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我的心肝，现将出于好奇与吝啬而拆开的两封信（想少给邮局付点钱）寄给你，并寄去滴剂制作方法。请费心，别忘了仔细读读斯帕斯基[6]的说明，照着去做。贤妻，这会儿你该快到莫斯科了吧，你越往前走越轻松，我…… 你

---

① 低级侍从。——原编者注

② 莫里哀的喜剧《贵人迷》的主人公。——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饭店老板。——原编者注

⑤ 彼得堡一家妓院的鸨母。

⑥ 普希金家的家庭医生。——原编者注

的姐姐们盼着你，你们的欢乐我能想到。注意别像个小姑娘一样，别忘了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小产了一回。自己保重，小心点，跳舞要注意适度，少散点步，快到乡下来。起劲亲吻你，为你们大家祝福。玛什卡好么？想必她高兴得很，这段时间里她该闹够了吧。现在再向你报告我的表现。我在家里呆着，在家里吃饭，谁也不见，除了索鲍列夫斯基。3日那天我跟列夫·谢尔盖耶维奇开了个大玩笑。索鲍列夫斯基似乎无意间叫他来我这里吃饭。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来了，我向他道歉，就像向一位美食家道歉那样。我说没想到他来，只为自己订了一份波特维尼亚汤和一份牛排。就是这样，列夫·谢尔盖耶维奇也很高兴。我们坐下来，鲜美可口的汤送来了，列夫大口大口地一连吃了两盘，吃光了鲟鱼，最后要酒。回答说没有酒。“怎么？没有？”他问。“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没让上酒，”侍者答道。我便说，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走后我吃病号饮食——只喝水、不喝酒。看列夫·谢尔盖耶维奇失望的神情、听他那尖刻的笑声，他再也不会上我这儿吃饭啦。索鲍列夫斯基一个劲往玻璃杯、高脚杯、香槟大酒杯里倒水——请列夫喝。他呢，客客气气谢绝了。我那些无伤大雅的练习，我就给你举出一例。我急盼你从诺夫哥罗德写信来，会立即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送去的。暂且作别，天使。亲吻你们，祝福你们。昨天我们这里响过第一声雷，谢天谢地，春天总算过去了。

4月19日

568.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4月20、22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我的贤妻、天使！刚收到你从勃隆尼齐写来的信——衷心感谢你。我急盼托尔若克的消息，希望你能很快消除旅途的劳累。望你在莫斯科会健康、快活、美丽。你的信我寄给姨母了，不是自己送去的，因为我在装病，怕碰见

皇上。这几天喜庆日子[1]我都是在家里过的，无意去朝贺，去恭迎皇位继承人。皇位在等着他，我可能是活不到这一天了。我经历过三位皇上[2]，第一位下旨摘去我的便帽，为了我竟然数落了我的奶娘；[3] 第二位瞧不上我；第三位起码还在我渐近老境之时把我安插进宫内侍从的队伍，这顶乌纱帽我可不愿顶到第四位皇帝。身在福中不知福呵！我们倒要瞧瞧，咱们的萨什卡和他这位皇室同名人将来相处得如何，我和我的同名人没有处好。上帝保佑他别步我的后尘，也别去写什么信，别跟皇帝反目！在写诗方面他超不过他爹，马驹是跑不赢老马的。不闲扯了，来谈正事。要保重自己，特别是刚回莫斯科。莫斯科复活节后那个礼拜我不喜欢。别信姐姐们瞎说。不要从早玩到晚，不要在舞会上一跳就跳到晨祷。玩要有节制，早点睡觉。别让父亲接近孩子们，他会吓坏他们的，这种事还少吗。月经期尤其要保重——在乡下别看祖父书房里的坏书，别弄脏自己的心灵，贤妻。你想怎么卖弄风情我都允许。要骑马别骑烈马（此事我拜托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了）。此外，不要娇惯玛什卡、萨什卡。如果你不满意德国女子和孩子们的奶妈，立即解雇好了，不要觉得过意不去和不好意思。

今天是**复活节**。基督复活了。我亲爱的妻子，苦闷呀，我的天使。你不在，我好苦闷呵。你的信牢记在我心中。我觉得你太累。到莫斯科见到姐姐们，你很高兴，神经会很紧张，会以为自己非常健康，又要通宵祈祷。到时候直挺挺一躺，犯歇斯底里、寒热病。我不安的就是这个呵，我的天使。唉，我头昏得很，脑子什么也不能想。我能盼到你溜到乡下去么！此刻大公正在宣誓，我却没去参加典礼，因为装病，也真不大舒服。科丘别伊当了一等文官，许多人受到封赏，有六位宫内女官，其中有你的朋友娜塔莉·奥鲍连斯卡娅，咱们的玛申卡·维亚泽姆斯卡娅却没有。可惜，遗憾。皇位继承人很激动，皇上也一样。总之，都说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极深。从某方面说，我很

---

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成人庆祝活动。——原编者注

② 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原编者注

③ 有一次保罗一世在街上巡幸，走到普希金和奶娘跟前，奶娘没把刚满周岁的普希金头上的帽子摘掉，因此奶娘受到保罗一世亲自训诫。后来普希金把这看作他一生总跟沙皇不睦的预兆。

惋惜没有目睹这一历史性场面，老了就不能以目击者身份来谈论此事了。还有一条新闻：梅尔德[1]死了，这对大公还是个秘密，怕减少他童稚的乐趣。阿拉克切耶夫也死了，对他的死可能全俄国只有我一个人遗憾——我未能见上他，未能和他谈个够。姨母送我一个褐色弹子台——太妙了。她亲吻你，在替你发愁。再见，我所有的亲人。基督复活了，基督与你们同在。

礼拜五

569.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4月2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今天是礼拜二。谢谢你从托尔若克写来的信，我的天使。你很聪明，你很健康，你给孩子们喂粥，你住在莫斯科郊外——这一切都让我高兴，让我放心，若不然我就会魂不守舍、坐立不安。我们这里复活节后一礼拜鼓乐喧天、热闹异常。昨天，我在卡拉姆津娜家里和季米亚泽娃吵了一架，今天要带上你的信去见姨母。明天给你多写点，暂且亲吻你，为你们大家祝福。

570.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4月28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好一个妻子！我们好不容易才盼来你的信。照我算来，你应该是在斋期的礼拜四（确也如此）到莫斯科，整整9天没有你的消息。姨母吓坏了，我却冷静一些，因为已经知道你平安到了托尔若克，想到刚到时忙乱、见到亲

① 梅尔德，帝位继承人的老师。——原编者注

人的兴奋，头几天你顾不上写信。不过我却有点不好。谢天谢地！你到了，你和玛莎健康无恙，萨什卡更好，他可能已完全康复。他不是因为奶妈生的病吧？找人给他检查一下，暂时不让他吃奶。问候两位姐姐，替我求求她们别溺爱玛什卡，她哭闹时别理她，要不，她会让我不得安宁。保重自己，求求你，别感冒了。拿母亲怎么办呢？既然她不愿自己上门来看你，那你就上她那儿住一两个礼拜，尽管这样既增加开支，又劳累。家中吵嘴，我真替你担心。记住先知大卫王和他的风流艳事！[①] 别太接近父亲，别让他看见两个孩子。他那种情况是说不准的，说不定一下子把玛什卡的鼻子咬掉了。现在恭恭敬敬向你报告：复活节后一礼拜我是规规矩矩在家呆着的，只是昨天（礼拜五）晚上去过卡拉姆津娜和斯米尔诺娃家。没去打秋千调情，明天有场舞会，我也不会去。这舞会把人都迷住了，成了全城人的话题。有1800位客人。我算过，一辆马车一分钟，光进门就要10个小时。不过，一次到三辆，时间自然就缩短三分之二。昨天全城人都跑去看过跑马厅，我不在其内。索鲍列夫斯基在这里，可是借了我50卢布就再也没露面。列夫·谢尔盖耶维奇今天要从恩格尔哈德那里去见父母。我荣幸地向你指出，你的车夫要的不是莱茵葡萄酒而是莱茵酒（酸白葡萄酒都叫莱茵酒），另外，你对俄国民众教育的评论非常公道，为你增光，也让我满意。告诉我你喝什么，我就告诉你，你是怎么一个人。[②] 你喝甘菊浸剂还是橙叶汤？姨母3日那天来找我，打听你的身体情况，坐在车上向我卖了一会儿俏。今天我要把你的信给她带去。别了，天使，亲吻你，祝福你们大家。问候两位姐姐……唉，真想开个大大的玩笑，可又怕你。

再见。

礼拜六

---

① 《圣经》故事传说，以色列先知大卫王在大将乌利亚出征后，霸占了他的妻子拔示巴。拔示巴和大卫王生下一子，孩子几天后便死了。这是耶和华对大卫王的惩罚。普希金喻示妻子不要和人调情、不要上当，不然会遭报应，祸及子女。

② 原文为法文。

571.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4月3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昨天终于举行了贵族舞会。从6点开始便有车马进场。我在城里游逛，打纳雷什金家门外经过，见那里聚集了许许多多人，警察在跟他们嚷嚷。还备有彩灯。没等天黑我便上英国俱乐部去了，在那里我遇到从未遇到过的事。我在俱乐部让人偷走了350卢布，不是打津捷列牌、不是打惠斯特牌时被人偷的，而是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扒窃走的。我们的俱乐部真够可以的了吧？我们连莫斯科的也赛过啰！你以为我在生气么，一点也不。我憎恶彼得堡，彼得堡出的件件丑事都让我高兴。亲爱的天使，回家后看到你的信，谢天谢地，你健康无恙，孩子们健康无恙，你真是个乖孩子。不到跳马祖卡舞时你就离开舞场，回家路上也没有瞎逛。只有一样不对，你忍耐不住还是参加了戈利岑娜公爵夫人家的舞会，这恰恰是我规劝过你的。女主人认为自己可以轻慢和不尊他人的地方，我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到场。你又不是索恩塔格小姐①，让人叫去参加舞会，又受人家冷落。莫斯科的太太们我不仰慕，让她们去跟达官贵人往来好了，让她们去追逐那些连正眼也不看她们一眼的人好了。她们本该这样。贤妻呵，贤妻！这点点小事要是你都不听我的，我也不必想……唉，还是求上帝保佑你吧。你会说："我没找她，是她自己找我的。"这也不对。你可以、也应该去拜访她，因为她是宫中最大的女官，你只是一个小侍从之妻，这是品级所定。但是，她的舞会你就大可不必去的。这让人头疼。我连信也不想写下去了。

于复活节后第一个礼拜一

① 索恩塔格小姐，当时的歌手。

572.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4月3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我的爱妻，我的天使—— 今天已经给你写过信，不过写得不怎么好。开头写得很好，结尾很让人扫兴；以绵绵情话开始，以一记耳光终了。对不起，贤妻。我的债你还是让我来还吧，因为我也是自己的债主呀。你那戈利岑娜家的舞会我不再说了。我就说说全城都在议论纷纷的，据说十分成功的昨天那场舞会吧：盛况空前！也不太拥挤，冰冻食品很多，所以我觉得很不错。我站在人群中，全城的人坐着四轮马车从我眼前跑过（诗人库科利尼克除外，他坐的是旧式篷车，后脚蹬上站了个衣衫褴褛的小孩，实在是富有诗意的形象）。关于女士们衣饰的消息待我打听好了再告诉你。我上封信上说在俱乐部让人偷了钱，你可别信，这是低劣的把戏。钱找到了，又给我送回来了。你认为我是处在索鲍列夫斯基的魔爪之下，认为他在损坏你的家具，错了。我根本没见着他，我跟索菲娅・卡拉姆津娜[1]又交上了朋友，她今天参加婚礼去了，在巴库尼娜[2]那儿。还有一个美妙的婚礼：沃隆佐夫要结婚了—— 娶K・A・纳雷什金尚未出世之女。有钱的未婚男人现在只有诺沃姆连斯基，因为你说索罗赫京[3]要死了。他会看上哪个呢？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还是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你看呢？你收到此信时人可能已到亚罗波列茨，我已给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写过信，代我亲吻她的小手，多说点好话。再见，爱妻，亲吻并祝福你、你们。

亚・普・

---

① 卡拉姆津之女。——原编者注

② 指E・П・巴库尼娜，嫁给A・П・凯恩的表兄A・A・波尔托拉茨基。——原编者注

③ 诺沃姆连斯基和索罗赫京，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崇拜者，大学生。——原编者注

573. 致Д·Н·班特什-卡缅斯基[1]

1834年5月1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请允许我向先生表示最深切的感激之情，感谢表示先生厚意的宝贵来信以及取自僭王的出版物上的像片，该像马上交去刻版了，我也有他的肖像，也要制版。急盼普加乔夫传出版，请容我翘首以待。

本欲将拙作寄奉先生雅正，然时间不容，深感抱歉。如先生者之高见，我理应奉为指南，理应视为对自己第一部历史著作习作的鼓励。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5月1日

于圣彼得堡

574. 致Н·И·帕夫利谢夫[2]

1834年5月4日自彼得堡寄往华沙

尊敬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先生：

来函收悉，十分感谢。因为贵函很实际，故不难回复。

---

① Д·Н·班特什-卡缅斯基（1788—1850），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② Н·И·帕夫利谢夫（1802—1879），官员，文学家，普希金之姐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的丈夫。——原编者注

我在同意接管家父领地时曾要求清理公私债务及收支状况。

家父答复说，整个领地欠债约为10 万，应支付年息约7000，欠税约3000，收入约22000。

我请求更准确些定下这些数字，家父却未能来得及亲自完成此事。我去了抵押银行，弄清了大致情况，即：

欠公家债务	190750
债务年息	11826
欠税	11045
（我假定私人债务	10000）

有多少收入，连大概数字也不可能知道。不过，可以按家父所说为22000，因此支付欠公家债务之利息后尚余近1 万。

照家父定下的，余款中分给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1500，分给列夫·谢尔盖耶维奇也应这么多，那么可给家父剩下7000。给他这么多本来够了，但还欠着国家税赋、私人债务、列夫·谢尔盖耶维奇的私人债务，何况今年的收入家父已经领走一些花掉了。

这些杂乱事务，我尚未理出头绪、查明底细，故而，不能也不会对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作出什么承诺。照我的情况看来，家父领地收入我可以一点不要，但我却不能也无力拿我自己的钱来添补。

如果领地尚未查封，日内……未抵押之74 个农奴……我望能收到……千。我将从此款中把列夫·谢尔盖耶维奇的债款寄去。

谨致以真诚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普希金

1834 年5 月4 日

于圣彼得堡

我尚未得到家父的委托书，一个月内我却拿自己的钱替他支付了866 卢布，又替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支付了1330；再多我就无能为力了。

575.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5月5日前后自彼得堡寄往亚罗波列茨

你这是怎么啦，贤妻？我已经5天没得到你的消息了。但愿只是忙于准备动身和到达后的诸事你才没空给我写信，但愿你和孩子们身体健康才好。我把信寄到亚罗波列茨，不知该把钱寄到何处，莫斯科？沃洛科拉姆斯克？卡卢加？这几天我总得定下来。至于我本人，能对你说什么呢？我过得非常单调。2点前后在久梅的饭馆吃午饭，为的是不碰上那帮光棍。晚上常常去俱乐部。昨天去了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家，你那位索洛古勃伯爵夫人也在那儿。离开那儿又去奥多耶夫斯基家，他要去雷瓦尔了。我经常见姨母的。很久没有你的消息，她很挂念。这儿的天气好极了，你们那里可能还要好一些。是你下乡去吃药、做浴疗、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了。

我的天使，你5月1日的来信我才收到，你等待着自己暂时的困难过去，谢谢你。这向我证明你很懂事，为此我三倍地爱你。我很高兴你更加漂亮了，虽然已经太过分了。此时（5点钟）姨母正坐在我旁边，她亲吻你。夏园人满为患，大家都在玩乐。菲克利蒙伯爵夫人邀请我参加了晚会，这是你走后我第一次在社交场合露面。我没向索洛古勃献殷勤，千真万确，也没有追逐斯米尔诺娃。斯米尔诺娃肚子大得吓了，再过一个月就要生了。大家都问候你，明天我还要给你写信。

不准你下河洗澡——你疯了还是怎么的？后天我上斯帕斯基[①]那儿吃饭——再抱怨你。我没去菲克利蒙那里，留在家了，看完你的信就躺下睡觉。伊凡大哥在我这里。列夫·谢尔盖耶维奇和家父使我很生气，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已经开始气我了——我一概不理，要快快活活过日子。

① 普希金家的家庭医生。——原编者注

576.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5月12日自彼得堡寄往亚罗波列茨

我的天使，你真傻！我当然不会因为你三天没写信就不安，正像不会因为你接连跟军官跳上三曲华尔兹就嫉妒一样。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全然心平气和、没有想法。我把你送出彼得堡，心中十分不安，你从布朗尼查写来的信更让我放心不下。得知你平安到达托尔若克，我心上一块石头也就落地了，不愁了。你的信很可爱。我与索菲娅·卡拉姆津娜友谊的真正原因令你担心，这让我心中窃喜。现答复你的质询如下：斯米尔诺娃不去卡拉姆津娜家，她大着肚子上不了那楼梯，她好像去了别墅；索洛古勃伯爵夫人也没有去那里，我只是在维亚泽姆斯卡娅公爵夫人家见过她。女人嘛，我谁也没追过。我忙得晕头转向，着手管理领地。这种日子我不喜欢，可又有什么办法？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孩子们。姨母昨天来过这里，她亲吻你。昨天举行过盛大阅兵式，都说不成功。皇上把皇位继承人关起来了。大家都盼着普鲁士亲王和诸多别的贵宾光临。我倒希望一个节日也别过。你不在，对我倒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必坐在舞场边上打瞌睡、吃冰淇淋了。信我给你寄到亚罗波列茨，你前天就该到那里了。衷心问候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亲吻你和孩子们。基督保佑你们。

你知道麦谢尔斯卡娅公爵夫人和索菲娅·卡拉姆津娜要出国么?索菲娅已经哭了两礼拜了，也许，我得把她送到克琅施塔得去。

577. 致H·B·果戈理[①]

1834年5月13日于彼得堡

先生高见，我完全赞同。我今天就去教训乌瓦罗夫，顺便谈谈《电讯》一命归西及先生之事。由此不露声色、巧妙转入此君期待的长生不老的话题。也许我们能谈妥。

578.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5月16日自彼得堡寄往亚罗波列茨

我的天使，好久没有收到你的信，看来你没时间。这会儿可能你在亚罗波列茨，又准备动身了。你不在，我真孤寂，说不定哪天就去你那儿。我跟斯帕斯基谈过皮尔蒙特矿泉，他希望你洗矿泉浴。详细办法他讲了，这些办法我不想写在信上，因为不愿丈夫给妻子的信在警察局里传来传去。[②]写信告诉我你的身体状况、孩子们的身体状况。亲吻、祝福孩子们。问候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亲吻你。过几天你会收到请人捎去的信。再见，我的好朋友。

5月16日

① 这是对果戈理1834年5月上半月来信的复信。果戈理由于“健康原因”想就任基辅大学教授，请求普希金在国民教育大臣乌瓦罗夫面前说说情。——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知道了他的信（第568封信）被拆检。——原编者注

579.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5月18日自彼得堡寄往亚罗波列茨

我的天使，今天是玛莎生日，祝贺你，亲吻你和她。上帝保佑她长出小牙，身体健康。我也这样祝愿萨沙，虽然今天不是他生日。你很久很久没给我来信了，虽说我不喜欢无谓担心，可我在担心。我至少应该收到从亚罗波列茨写来的信。你身体好么？孩子们呢？你心境平静么？我没给你写信，因为我在生气——不是由于你，是由于别人。我有一封信落到警察局等地方去了。小心，贤妻。希望你不要让别人抄录我的任何信函。邮局拆看丈夫写给妻子的家信，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这其间有一点令人不快：充满丑恶、不光彩的家庭关系的秘密不可外扬，如果是你的错，我那就太痛心了。我们之间可能出什么事，谁也不该知道；我们的卧室任何外人都不能进。没有秘密，便没有家庭生活。我写信给你，不是要发表，你大可不必把众人视为挚友。不过，我知道这不可能，对任何人的卑鄙行径我都早已见惯不惊了。

昨天，我在纳雷什金富丽堂皇、实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听到了为穷人举办的音乐会。真可惜，你没能见见这个大厅。演唱的是维耶利戈尔斯基的新曲子，茹科夫斯基写的歌词。我谁也不见，哪儿也不去，我在写作，每天上午写作。离开你，我寂寞得很，时时刻刻都想去找你，哪怕和你在一起呆上一礼拜也好。我离开你已有一个月了，还要坚持到8月。你要善自珍惜，真怕你骑马玩。也不知你骑得如何，可能很勇敢，你坐得稳马鞍么？这是我想知道的。上帝保佑我看见你健康没病，孩子们平安活泼！我总是瞧不上彼得堡，总想退职，总想溜到鲍尔金诺去，总想悠哉游哉地过日子！仰仗他人鼻息让人很不愉快，尤其是二十来岁的人还要依赖他人。我这不是责备你，是在自怨自艾。祝福你们大家，祝福孩子们。

580. 致A·H·莫尔德维诺夫[1]

1834年5月26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大人：

为些微小事烦扰大人，冒昧之至。在下欲将已经出版之散文作品[2]汇成一集再版。同时将在下所有作品送威廉·丘赫尔别凯各一册，恭求大人批准。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5月26日

于圣彼得堡

581.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不晚于5月29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我的天使，为玛莎长出牙齿的好消息感谢你。现在只盼其余的牙都能顺利长出来，现在该萨什卡了。你胡说些什么，怎么能说“不写自己是因为没意思”呢？你写信谈谈自己总比谈索洛古勃更好。一谈起此人，你就满脑子的胡思乱想——这让一切老实人还有拆看我们家信的警察们发笑。你问我在

---

① A·H·莫尔德维诺夫（1792—1869），第三厅长官。

② 《别尔金小说集》、《彼得大帝的黑教子》、《黑桃皇后》合为《亚历山大·普希金中篇小说选集》，1834年出版。普希金的作品获准送给流放中的丘赫尔别凯。——原编者注

干什么。全是瞎忙，我的天使。在家一直坐到4点，进行写作，不去社交场合，尘封了燕尾服，在俱乐部打发晚上的时光。巴黎寄来的书收到了，我的图书室扩大了，更挤了。我们彼得堡来了一位能说腹语的人，让我笑得直流泪，真可惜，你听不上他的腹语。领地的事让我恼火。你要是同意，看来，我该退职，叹口气，脱下低级侍从的官服。穿那身服装颇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只可惜我还没穿过它炫耀一下呢。你很年轻，可是已经成了一家之母。我也深信你不难履行一位好母亲的义务，如同正在履行一位诚实的好妻子的义务一样。经济上的依赖与家庭气氛不好是可怕的，满足虚荣心的任何成功都抵不上生活的安宁和内心的满足，这也算是对你进行的道德说教吧。你让我8月前到你那儿去。我倒是想进天堂，可罪孽深重进不去呀。莫非你以为我不讨厌这肮脏的彼得堡么？认为生活在诽谤与告密之中会快乐么？你问我《彼得一世》写得如何？进展很慢，正在积累材料，正在整理，突然我又要铸造一座铜纪念碑，不可能把它从城这头拖到那头，从一个广场拖到另一个广场，从一条胡同拖到另一条胡同。昨天我见到了斯佩兰斯基、卡拉姆津娜一家、茹科夫斯基、维耶利戈尔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他们都问候你。姨母很宠我——我生日那天送来一箱甜瓜、草莓和麝香草莓——真让我担心在迎来我飘荡一生的第36岁生日时拉肚子。暂且再见吧，我的朋友。我很苦恼，所以原谅我几封生气的信。亲吻并祝福你们。

我把钱寄到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名下。

582.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6月3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我的朋友，你出什么事了？已经9天得不到你的消息，不由得让我心神不安，即使你离开亚罗波列茨，也有时间给我写上几行啊。我没写信给你，是因为邮局的卑鄙行径弄得我心灰意冷，连拿鹅毛笔都觉得没气力。一想到有人偷听我俩的谈话，禁不住要真的发狂。没有政治自由也很容易生活，没有

家庭的不受侵犯却不能生活：服苦役也比这好得多。这话不是写给你看的，下边才是给你的。那残酷的药浴你开始洗了没有？玛莎长新牙没有？先出的牙她觉得怎么样？猜猜此时谁住在我这儿？是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他本来是到皇村找哥哥的，却和哥哥吵了一架，不得已带着行李离开了那里。见到他，我很高兴，又可以下跳棋了。姨母带着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走了，我还没有去看望过她。多尔戈鲁卡娅·马林诺夫斯卡娅流产了，不过，看来身体还好。我今天要去维亚泽姆斯基家吃饭，他儿子过命名日。卡拉姆津娜也走了。我在信上告诉过你，麦谢尔斯基夫妇去了意大利，索菲娅一连三天以泪洗面，也许是责怪自己的心肠硬要扔下卡捷琳娜·安德列耶芙娜一个人吧？我把他们送上船。上礼拜日我晋见大公夫人殿下，我去石岛时心境好极了，像你见到我身着华美官服时心境一样。不过，殿下非常亲切，让我一时把自己的不幸角色与烦恼都置诸脑后了。书刊检查官克拉索夫斯基跟我一道去的，大公夫人对他说：要出版的一切均需审阅，这一职守可能劳累先生。[①]他答道，是的，殿下，且因现在人们写的东西又无健康的意义。[②]我就站在他身边。作为一位聪明的女子，她稍稍纠正了他的说法。斯米尔诺娃已经临产，她的肚子真可怕。我不知道她怎么生得下来，她还老是走动，不像去年那样。不久前我见过索洛古勃公爵夫人，她要我亲吻你，姨母要我亲吻她。大部分时间我呆在家里或俱乐部。我规规矩矩、品行端正，只有两样不好，自己吃坏了肚子，再就是老动肝火，这里也确实不能不动肝火。没什么新闻，即或有，还是不说为好。亲吻你们大家，基督保佑你们。近几天父母要去乡下，我忙得很。列夫上皇村是走着去的，索鲍列夫斯基要徒步去奥拉宁堡，看来他们是无事可作。再见，我的天使，我的信写得冷淡可别生气，我是咬着牙写的呀。

6月3日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583. 致Д·H·班特什-卡缅斯基

1834年6月3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大人：

有关普加乔夫的案卷，承蒙大人派人送来，不胜感激！虽说手上已有大量珍贵资料，从所送案卷中在下仍然获悉不为人知的有用的详情细节，一定用得着的。大人评论帕宁之美妙文章已交斯米尔金，其人见后深为感激。大人无意参与此人所编杂志的工作么？有何条件？

大人或许愿知道普柳沙尔①的商业与文学方面的企业、知道俄文的百科词典之事：大人撰写的不可胜数的人物传记均可载入。大人不与普柳沙尔交往么？大人如有意于此，恳求大人选在下为委托人，吾辈当以效劳为幸。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6月3日

于圣彼得堡

584.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6月8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我亲爱的天使，本来给你写好了四页的信，可是写得太痛苦、太忧郁，就

① A·A·普柳沙尔（1806—1875），书商、出版商，曾组织出版著名的普柳沙尔百科词典等工具书。

没寄出，要来另写。我苦闷万分，离开你，我过得寂寞，心中所想，甚至不敢全写给你。你谈到鲍尔金诺，躲到那里去倒是不错，却做不到呀。此事我们还有时间谈。别生气，贤妻，我的埋怨可别往坏处想。我从来不曾有过念头责怪你依赖我，我是该娶你为妻，因为没有你，我将终生不幸。但我不该当官，更糟糕的是债务缠身。家庭中相互依傍，人们才更加道德。由于虚荣心或贫穷，我们产生的依赖性降低了我们的人格。现在他们当我是奴才，想把我怎么样便怎么样。失宠比让人鄙视好受些，就像罗蒙诺索夫说的那样：甚至在上帝面前我也不愿当弄臣。①各方面你都没错，错的是我，心地太善良，心肠太软弱，软弱到了愚蠢的程度，有了种种阅历也是一样。

谢谢你的礼物——一台小天平，这是我那吝啬的豪华招牌。姨母打发人送来，也没有说明的便条。可能她现在忙，他要让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对科丘别伊公爵之死有点思想准备。公爵原打算去你们那里，没等走到便死在莫斯科了。钱还没有给你邮去，我要为自己的两位老人打点路费，他们毫不心软地纠缠我。也许我该听你的，迅速丢开领地的事。由他们想怎么糟蹋便怎么糟蹋好了，他们有这份本事的。我们只需给萨什卡和玛什卡留下一块面包就行了，不是么？没有新消息，菲克利蒙病重，烦闷极了。维耶利戈尔斯基要去意大利探望病妻。彼得堡没人了，都去别墅了。我在家呆到4点，写东西，去久梅那儿吃午饭，晚上去俱乐部，这便是我的一天。为寻开心曾想在俱乐部乐乐，无奈只好放弃。玩乐让我激动——却不见肝火下降。亲吻你们，祝福你们。再见。盼着你描写亚罗波列茨的来信，要小心……他们或许要拆看你的信件，国家安全需要这样啊。

① 引自罗蒙诺索夫1761年1月19日致И·И·舒瓦洛夫信。——原编者注

585.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6月11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你可找到理由吵架了……夏园和索鲍列夫斯基都成了理由。你要知道，夏园是我的菜园。一觉醒来，披上长袍，登上便鞋便去夏园。吃过午饭，我在里面睡觉、读书、写作。我在夏园便是在家里。索鲍列夫斯基么？索鲍列夫斯基他干他的事，我干我的事。他搞他的投机活动，我搞我的投机活动。我的投机活动便是溜到乡下去找你。有关卡卢加你会给我写点什么？你认为卡卢加如何呀？卡卢加比莫斯科稍微讨厌一点，莫斯科比彼得堡讨厌得多。你到底要在那里干什么？这准是姐姐们在烦扰你，肯定是这样。我亲爱的，这太像她们的做法了。我的朋友，请你别去卡卢加，呆在家里吧，这样会好点。姨母住在别墅，我还没去过，今天带上你的几封信去看望她。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已经知道科丘别伊去世的事了。"我不认为，"她说，"科丘别伊之死会让我有多伤心。"[1] 使她慰藉的是死的是他，不是玛莎。今天我的亲人去乡下，我得去送行，把他们送上车，不是送到皇村，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步行去的地方。把我麻烦够了。我想起了你，天使。可是没奈何，不接手领地管理吧，领地就白白荒废。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和列夫·谢尔盖耶维奇一直坐吃现成的，我只好收容他们。我受不完的苦，他们倒毫不在乎，还讽刺挖苦我。唉，家庭呀，家庭！

我的朋友，劳驾别去卡卢加。你在卡卢加跟谁往来呢？跟省长夫人？她人很可爱、很聪明，我可看不出你为什么要去奉承她。跟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未婚妻？这就是另一码事了。这场婚礼你来主持，我当男主婚人。来信告诉我，贤妻，你在亚罗波列茨过得怎么样，跟母亲等家人相处如何。但愿在吵一架前、不等彼此嫉妒便好好分手。我们这里正准备迎接普鲁士亲王。

① 原文为法文。

昨天奥泽罗夫从柏林回来，带着三人合抱那么粗的妻子。她真是个可爱的娘们，我一边看着她，一边想着你，希望你从亚麻厂回来也像这傻娘们一样。你骨瘦如柴，不能再这样了。再见，贤妻。我心情舒畅了，接连两天都收到你的信，在心里已和邮局与警署和好了。见他们的鬼去吧。孩子们在做什么？祝福他们，亲吻你。

6月11日

同日。

姨母马上要走了，她请你写信来，让我扯你的耳朵。她是去皇村，上科丘别伊公爵家去，带着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她可爱、善良得惊人，明天我去和她告别。为什么你不给姨母写信？你多没道理呵！她让我放你去卡卢加，可是你不经我同意就要去。这件事你干得可真不赖呵。我刚同父母分手，家父烦闷，满心愁苦。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不能到你那儿去消夏么？不，爱妻，有正事要干，我们还得忍耐半个月，到时候我自然而然会到你身边的，只要人家放我。你何苦要把姐姐们安插进宫呢？首先，人家可能不同意。第二，就算接收了，在这肮脏的彼得堡又会流传些什么样的肮脏议论呢，你想想吧。替他人求情，你实在好得过分了，我的天使。等着吧，等你守了寡，老了——到那时你或许能当个长舌妇、当上九级文官的夫人。我对你和姐姐们的忠告是：离宫廷远点，宫内没好事。你们都不富有，不能什么都靠姨母。我的天哪，亚麻厂要是我的，不论莫斯科给我什么好处，都不能把我引诱到彼得堡去，我就会自己悠闲自在生活了。可是你们婆娘们，不懂独立是种福分，总想成为他人永世的奴仆，只要人家说：某位太太在昨天舞会上绝对比别人漂亮，衣饰绝对比别人华丽。[1] 再见，你这某位太太。[2] 姨母把你的信送来了，为此信我很感谢你。祝你健康、聪明、可爱。别骑烈马，留心孩子们，让奶妈好好照看他们。常给我来信。随便亲亲姐姐们、还有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替我祝福孩子们，亲吻你。我要去船上送维耶利戈尔斯基，他也许见不上活着的妻子了。《彼得一世》正在前进，说不定入冬前能出版第一卷。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原文为法文。

对那位[1]我已不再生气了。因为从本质上讲，他身边的肮脏事又不是他的错。身处茅厕，不由得习惯了……这么一想，你就不会厌恶了，亏他还是位绅士。唉，我多么想到空气清新的地方去呀。

586.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6月（不晚于）19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我很犯愁，贤妻，你病了，孩子们也病了。天知道这一切到何时才是个头啊。这个地方，他们总是毫无良心地麻烦我，让我生气。自己的、别人的债务也弄得我不得安宁。领地破败，也得整顿一下，要缩减开支，可他们依然高兴得很，都来逼我，动不动要这个、要那个。我把斯帕斯基的信寄给你，如果你身体没病，就不必药浴。前几天我见过姨母，她要去皂村。再见，贤妻，普列特尼奥夫快进我屋子来了。

亚·普·

亲吻你们大家，为孩子们祝福。

587.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6月25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卑职为家事所累，有时须住莫斯科，有时须去外省，故不得不放弃公职，恭请大人明鉴，并望为卑职裁夺。[2]

---

① 指尼古拉一世。

② 后来普希金撤回退职申请。——原编者注

恭求大人最后一次关照，批准卑职查阅档案。此请已获陛下恩准，至今并未撤回。

永远尊敬大人之低贱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6月15日①

于圣彼得堡②

588.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6月（不晚于）27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多蒙夫人一向无缘无故骂街。"（《纨袴少年》）③

得了吧，你到底为什么骂我？就因为我误了一次邮班？可我们这里见天都有邮班，你想写多少就写多少、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不像在卡卢加十天才一次邮班。你最近那封信非常亲切，我真想好好吻你几下。这封信又如此杂乱无章，真想扯你的耳朵。你的问题我逐一答复如下：我晋见了大公夫人，值日女官不是索洛古勃，而是我远房表妹奇切琳娜，我并不喜欢她。但是要发生爱情，即使是索洛古勃就在守卫室……唉，贤妻！都是邮局作梗，要不然我会给你编一大堆瞎话。我在信上对你说过我已经冷落了燕尾服，你却以为这下可抓住我说假话了，就好像在玩波士顿纸牌术语一样，以此证明我见了这位，又见了那位。我自然是常去社交场合，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主要的是我不习惯去久梅那里和英国俱乐部了，这没有什么可吹嘘的。斯米尔诺娃顺产，你瞧，是双胞胎呀，真是一个好娘们。斯米尔诺夫这只红眼睛小兔子真有福气！——头胎没成，流产了，而今只好成双成对地生。好像今天

① 笔误，应为25日。——原书边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引自冯维辛《纨袴少年》第4幕台词。

是第9天了——听说母子平安。你信上说打算把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嫁给赫柳斯京，把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芙娜嫁给乌布里：全都不对。他们两个爱上的是你，是你在妨碍两个姐姐，所以他们应做你的丈夫，有了你再去追逐别人，我的美人儿。赫柳斯京在对你说谎，你还相信他，他怎么知道我8月份不去找你？莫非他喝加葱的波特文尼亚汤喝醉了？把我困在彼得堡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尼日哥罗德领地抵押一事，[①]我真想把普加乔夫留给雅科夫列夫去照料，[②]自个儿上亚麻厂去找你，我的天使。

离开生活，躲到你那儿去，逃到你那儿去！亲吻你和孩子们，衷心祝福你们。我看，你在乡下会更加漂亮，谁都比不上。谢谢你讲的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的趣事。他没堕人情网么？姨母住在皇村，过几天我去看她。再见，我的命根子，我爱你。[③]

589.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6月28日前后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我的天使，我刚给利塔伯爵寄去道歉信，因我称病没法参加彼得戈夫的庆典。可惜你见不着，真值得一看，我都不知道今后你有无缘分看到。我在认真考虑退职一事，得考虑我们孩子的前途了。家父的领地，我深信已破败得无可救药，只有厉行节俭才可能好一点。我能挣到大笔钱，不过我们也要花掉许多钱。我要是今天死了，你们怎么办？穿上条纹长衫，埋在拥挤的彼得堡公墓，不是像贵人那样体面地安葬在教堂的宽敞地方，这对我不是什么慰藉。你是个聪明的、好心肠的妇人，这种必要性你能懂，让我成个富翁——到那时我们便可随心享乐了。彼得堡极其无聊。据说，上流社会是生活在彼

① 抵押鲍尔金诺领地。——原编者注

② 委托雅科夫列夫监管《普加乔夫史》印刷。——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意大利文。

得戈夫的大路上的。住在黑溪附近的只有鲍布林斯卡娅和菲克利蒙，她们颇为好客——可谁也不去。彼得戈夫庆典后还有大规模庆祝活动。我可哪儿也不去。有件事把我拖在这里：印刷[1]。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抵押领地。可是抵押领地能行么？你说得太对了，我本不该揽上这件麻烦事，我奔波操劳没人会说声谢谢。种种麻烦消耗了我多少心血呵，咱们家的寄生虫要吸干我的血。谈到我们家，顺便说一句：告诉你，我跟我们房东吵了一架。原因是前天夜里我回来时大门关了，我又是敲门，又是拉门铃，好容易才把看门人叫醒了。我多次对他说过，要他在我回来前别插门——我一气之下，慈父般地收拾了他一顿。第二天，我得知奥利维耶在院子外有腔有调地攻击我，要看门人别理我，叫他10点插门，免得小偷偷了梯子。我当叫人在门口把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写的出租广告贴上　我给奥利维耶写了信，那傻瓜至今也未回信。跟看门人的战争还未打完，昨天又跟他干了一架，我可怜他，可也没办法。我很固执，想跟房子里所有的人吵架——也包括寄生虫们。在金钱方面，我实在对不起你，我有过钱……却输掉了。怎么办？我肝火太旺，该找点什么消遣一下才是。都是那位[2]不对，可上帝又护着他，他要放我回家该有多好呵。你的信没摆在我面前，好像我要回敬你点什么——等明天吧。再见，亲吻你和孩子们，祝福你们三个人。再见，亲爱的。问候姐姐们、哥哥弟弟们。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前几天升成军官，现在正忙着赶制军服呢。

亚·普·

590.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6月30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你那位希什科娃搞错了，我没有追她女儿波琳娜，因为见都没见过。我

① 指印刷《普加乔夫史》。

② 指尼古拉一世。——原编者注

是到科学院找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希什科夫去了,并且也不是去参加婚礼,是去领证章[1],非为别事。有关公爵小姐们的故事——完全真实,我看不出有什么可笑的。谢谢你那可爱、非常可爱的来信。当然。我的朋友,离了你我一生全无慰藉——跟你分开多么难过,又是多么愚蠢。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过了明天,我就开始印《普加乔夫史》,至今它还在斯佩兰斯基那里。此事还要耽误我个把月,8月份我就去你那儿。明天是彼得戈夫的节日。我去普列特尼奥夫别墅跟他两个人一块过节,我们要为你的健康干杯。我和房东奥利维耶大吵了一架,得另找房子,尤其是姐姐们和你要来。谢尔盖还在我这里,昨天穿着一身军官服来看我,好样的。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和尤里耶夫吵架又和好的故事真是滑稽可笑,说来话长。我打听到的乡下的消息并不令人快慰,派去的新总管发现家里全都乱了套,竟不接手,走了。我要步他后尘。他是个聪明人,鲍尔金诺还能糟蹋个五六年。

对不起,贤妻。谢谢你答应我不打情卖俏;虽然我允许你卖弄风情,不过你不利用我的允诺到底好些。萨什卡断奶了,我很高兴,早该断啦。至于奶娘睡前纵酒,这没什么不得了,小孩子惯于饮酒能长成一条好汉,如同列夫·谢尔盖耶维。告诉玛什卡别耍脾气,要不然我去了可没她的好。祝福你们大家,特别是亲吻你。

6月30日

别再要求我给你写温柔亲切的信吧。一想到我的信在邮局、警察署让人拆开、阅看等等——就让我心冷。我只好当个干巴巴的、毫无情趣的人了。等着吧,退了职,那时就用不着写信了。

---

① 参加会议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都发有证章,后来又发钱。——原编者注

591. 致M·Л·雅科夫列夫[①]

1834年7月3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米哈伊洛·卢基扬诺维奇先生：

鉴于上峰将在下书稿（名为《普加乔夫史》）交付先生印刷，现据在下亲自就此事对先生所作说明，特急告先生如下事宜：

1）望该书印成8开本，如《法规汇编》；

2）印数定为3000册，其中1200册纸张用公费支付，另1800册纸张费用，在下亲自送往工厂；

3）至于字体及一般印刷事宜，俱请酌定。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于圣彼得堡

592.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7月3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数日前卑职有幸恳请大人允准离职。此举卑职考虑不周，特恳请伯爵大人勿将卑职呈文交办。卑职宁愿负轻率冒失之责任，也不愿背忘恩负义之罪

① 雅科夫列夫（1798—1868），普希金皇村学校时的朋友；第二厅印刷厂厂长，《普加乔夫史》就是在他的厂里印的。

名。

有鉴于此，卑职亟需数月假期。

对伯爵大人，卑职永怀尊敬之情。

卑微、恭顺至极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①

593. 致B·A·茹科夫斯基

1834年7月4日自彼得堡寄往皇村

收到你的上一封信②后，我即刻给宾肯多夫伯爵去函恳请停止办理辞职一事，说明因为此举考虑不周；③并说宁背轻率冒失之名，也不负忘恩负义之罪。④随后我收到一份正式通知说我将获准退职，但不得进入档案处。这样我在各方面都受到了伤害。我是在烦闷、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恼恨之际递交辞呈的。我的家境艰难：我的状况令人不快，改变生活简直必不可少。我没有勇气向宾肯多夫伯爵解释一切——因此我的信一定显得冷冰冰的，简直是写得愚蠢。

其实，我确实无意造成这种局面。径直上书皇上，我真的不敢——尤其是现在。我的解释将会像求情，而皇上对我已有许多恩惠。利扎维塔·米哈伊洛芙娜刚离开我这儿，她还把你的两封信给我带来了，这当然让我感动。可我又该怎么办呢？我得再次致函宾肯多夫伯爵。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即7月2日信。茹科夫斯基在信中告诉普希金，尼古拉一世同意他撤回辞呈，并把皇帝的原话告诉他："朕……允准退职，然如此一来，朕与其一切均告结束。"——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

④ 原文为法文。

594.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7月4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大人6月30日华函，卑职昨晚拜收。家境难堪，无谓忙碌，令人懊丧，万般无奈之中，卑职贸然提出辞呈，实在欠虑。呈文可能被视为极不理智、忘恩负义、有违恩主意愿。迄今为止，无人能比皇上更有恩于微臣。然事已至此，卑职只有敬候命运裁决。无论如何，微臣无限忠诚皇上之心始终不移，子民对往日皇恩所怀感戴之情，始终不移。

谨致最崇高之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7月4日

于圣彼得堡

595.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4年7月5日于彼得堡

现寄上第一章，我的恩人，上帝保佑你。①

① 此即寄《普加乔夫史》第1章所附便条。—— 原编者注

596. 致B·A·茹科夫斯基

1834年7月6日自彼得堡寄往皇村

真的，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怎么了。请求退职是迫于情势，迫于我全家将来的命运，是我个人生活安定之所需——何罪之有？何谓不知恩义？皇上对此有些看法，我仍然难以领悟。既然如此，就不再要求辞职，只好请求留任。你问我的信函何以如此冷淡？可是，又何必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苦苦哀求？从内心深处我觉得在皇上面前并没有错；雷霆震怒，令我痛心。但是，我的境况越糟，就越难启齿，言辞也就越冷淡。我该怎么办？请求宽恕？好吧，又请求宽恕什么？我致函宾肯多夫，是向他说明我的心里话——不知我的信不体面在何处？我要写第三封信，再试一下。

597.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7月6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容卑职披肝沥胆、坦诚禀告。卑职呈请退职，唯一所虑，乃是艰难窘迫之家境。为家事所累，卑职须时常奔波在外，然公职在身，委实不便。凭上帝和自己的灵魂起誓，卑职所思所念，仅此而已，绝无其他。然而卑职痛心地看到，自己之想法让人曲解得令人胆寒。卑职自从能领悟皇上圣意之日起，皇上便对微臣恩宠有加。诸多恩典，至今想来无不心潮澎湃，感戴莫名。陛下洪恩，包含何等率直与仁厚。卑职一向奉陛下如神明。8年来，即或偶有些微怨艾，然对皇上所怀情感中，从未杂有悲哀的情绪，卑职对此可以起誓。此时此刻，令在下痛心的是，唯恐圣怀留下对微臣不宜有之印象，而非担心

丧失万能恩主。

伯爵大人，卑职考虑不周之呈文，再次恭求万勿交办为幸。

恭祈大人大力关照。斗胆向大人袒露卑职崇敬之意。

永远尊敬大人之卑微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7月6日

于圣彼得堡①

598. 致M·H·扎戈斯金

1834年7月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尊敬的米哈伊洛·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多承先生念顾，又惠寄美妙之新作，却未听到在下言谢：先生确乎有理由认为在下不学无术、野蛮无礼、不知恩义。但是，错在在下之友人索鲍列夫斯基。此人每天都去莫斯科，在下的信他拿去已6个多月了，当时他答应立即呈送先生。

在下有一事相求先生：亚历山大②先生是位杰出人士（甚至是位极为杰出的人士），打算去莫斯科演出，特向您提出如下条件：纪念演出之收入，他与经理处平分（他支付演出费）。盼赐回音，让亲爱的莫斯科高兴高兴。

谨致以最崇高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7月9日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指会腹语的法国独角戏演员亚历山大·瓦特马尔。

599.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7月11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你呀，我的贤妻，太不像话（我勉强写下此语）。一会儿为索洛古勃跟我生气，一会儿为信太短跟我生气，一会儿为信上话语冷淡跟我生气，一会儿为我不去找你跟我生气。只要好好想想这一切你就会发现，我对你不仅没有错，在你面前我可以说是圣洁的。我没跟索洛古勃调情，是因为我根本见不上她；信写得简短冷淡，是迫于你也知道的情况；没有去找你，是因为有正事要办，要付印《普加乔夫》，要典押家产，还要去张罗各种杂事——你的信让我难过，同时也让我高兴；你说你没收到我的信而哭了一场，这表明你还爱着我，贤妻。为此我亲吻你的双手和双脚。

但愿你能看见我是多么地勤奋，忙着看校样，催促雅科夫列夫！我8月份一定回到你身边。现在和你谈谈昨天的舞会，我到菲克利蒙那儿去了。你该知道，你走以后，除上俱乐部外我哪儿也没去。可是昨天，我走进灯火辉煌、挤满盛装女士的客厅，窘迫得像一位德国教授，好容易才找到女主人，好容易才说得出话来。随后仔细一看才看出人并不多，不过是平常舞会，并非正式招待晚会。有几位普鲁士太太（还是咱们的妇人好些，这可不是说你），穿得就像艰难日月的叶尔莫洛娃。吃够冰淇淋我就打道回府了——是午夜1时。显然没什么需要骂我的。社交界许多人士问到你，在盛情恭候你。我说你上卡卢加跳舞去了，大家都为此称赞你，都说：真是个好样的娘儿们！——我心中一阵窃喜。姨母昨天看我来了，我们是在马车里交谈的，我抱怨自己过的这种日子，她安慰我。前几天我差点闯了大祸，差点跟**那位**[①]吵架。我有点害怕，很苦恼。跟此人争执——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即或他有错，我也不能长久跟他斗气。今天我去普列特尼奥夫那里，他女儿过命名日。只是

① 指尼古拉一世。

我没见到他，只看到他那独眼的远房表妹——如此而已。他到奥拉宁包姆去了——去给大公夫人上课。令人懊丧，可也没办法。再见，我的贤妻——我想睡了。亲吻你、你们——祝福大家。基督保佑你们。

7月11日

600. 致П·А·奥西波娃

1834年6月29日、7月13日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衷心感谢您，可亲可爱的（普拉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感谢您一片好心写来的信，看得出您对我的友谊和同情一如既往。有关赖赫曼[①]的事，现坦率相告。我看这是一位诚实的人，此时此刻我要的一切便是这一点。我既不信任米哈伊尔[②]，也信不过片科夫斯基[③]，因为我了解前者，却不了解后者。我不打算迁到鲍尔金诺去，所以整顿庄园的事我想都没想，这只是您我之间说说。这片领地已濒于彻底破产，我唯一指望别让人偷光了，别老是向抵押银行支付利息。以后会好起来的，不过请放心。赖赫曼刚来过信，说农民已全然沦为乞丐，生产一塌糊涂，他无力承担管理鲍尔金诺的责任，说他其时正在马林尼基。[④]

您没法想象，经管这份产业已成了我多大的累赘。鲍尔金诺无疑值得挽救，哪怕只是为了奥莉加和列夫，他们将来有一贫如洗的危险、至少有受穷的危险。我也不富有，自己也有一家人，她们要靠我，离了我就会一贫如洗，我若接管领地，除了让我增添种种劳神操心与不愉快之外，我将一无所获。他们要是拿定主意在米哈伊洛夫斯克住上几年，情况可能好转——但他们绝不

---

① 奥西波娃介绍给普希金的总管。——原编者注

② 米哈伊尔、鲍尔金诺普希金家的农奴。

③ 领地总管。

④ 奥西波娃的领地。

会。

我打算夏天去见夫人，当然要在三山村住住。请代问全家好，请再次接受我的感谢，让我表示我的尊敬和矢志不渝的友谊。

亚·普·
6月29日
于彼得堡

7月13日。此信两礼拜前就该送到夫人手上，不知怎么搞的至今未寄出。我有事在彼得堡还要耽搁一些日子，但仍然希望出现在夫人面前。①

601.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7月（不晚于）14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你一定想知道我能否很快去见你，请原谅，我的美人儿。我在办理家父领地典押的事，这当然要一礼拜。我在印刷《普加乔夫》，这要占去我整整一月。贤妻呀，贤妻，耐心等到8月中旬吧，那时我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拥抱你、把孩子们亲个够。你还以为单身生活真让我乐不思归吗？睡梦中我都想上你那儿去，我要是能呆在你们莫斯科城外什么地方，一定会向上帝秉烛祈祷。天堂是想进，可是罪孽深重，进不去。让我挣点钱吧，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了你。我不太爱钱——但我尊重金钱是带来体面自立的唯一手段。你那调皮的信中写的是哪位芳邻？你这是拿谁吓唬我？从中我看得出事情的原尾。准是36岁左右的男子、退役军人或随意挑选的职员。他大腹便便，头带便帽，有农奴300，年头歉收——再去把他们典押。在离去的前夜，他面对你十分伤感。是这样么？你呀，你这个小妇人，因为缺少崇拜者，就选上了他，你可真行。你就那么不讨厌舞会，为了舞会还要去卡卢加。真怪！——应该对你谈谈我的苦恼了。几天来我心中忧郁得很，提出了退职，却受到茹科夫斯基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好一顿斥责。收到宾肯多夫极为冷漠的免职通知，我给吓着了，只好乞求基督和上帝别让我退职。莫非你高兴，是么？我要能再活上25年该有多好，要是过不了10年便病倒了，不知道你会做什么，玛什卡、尤其是萨什卡会说什么。他们的爸爸让人像埋小丑一样埋掉了。他们的妈妈在阿尼奇科夫宫的舞会上漂亮极了，这一切对他们不会有多少安慰的。唉，没办法。赞美上帝吧，我最不希望的一点就是让人疑心我忘恩负义，这比让人把我看成自由党还糟糕。保重，替我亲吻孩子们，祝福他们。再见，吻你。

亚·普·

602.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7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你们这些太太们，全都一个模样。小傻瓜Д·的行为举止和他的家庭纠葛太有趣了。你这么高兴，恐怕也太卖弄风情了吧。卡卢加有什么好玩的？你就在这里出风头吧！其实，贤妻，我不是为这个骂你。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你年轻，因为年轻你就得意，因为你艳丽。热情亲吻你——现在来谈正事。如果你真想把姐姐们送来这里，我们不可能留在奥利维耶的住宅里：没地方。你却想把两个姐姐都带在身边，唉，贤妻！小心……我的意见是：一家人应当单独住一所房子：丈夫，妻子，孩子——他们现在都还小；父母亲都已年迈。要不然就有忙不完的事情，家庭也得不到安宁。不过此事我们以后再谈。雅科夫列夫答应让我8月去会你——我把普加乔夫留给他去照顾。8月快到了，谢天谢地，好不容易盼来了。但愿你对得起我，行为端庄，冰清玉洁，我们就能像分手那样相会。我觉得萨什卡开始讨你喜欢了，我很高兴：他比玛什卡乖得多，跟玛什卡在一块够你受的。斯米尔诺娃又差点死去，她对大夫勃然大怒，怒不可遏。谢天谢地，好在没出事。她现在已能接待客人了，但我还没去过她那里。今天放烟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去看了，我留在城里。这里已经热了3天，受不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做梦

都想逃出彼得堡去找你，可你还不相信我，还责怪我。今天我要去找普列特尼奥夫，谈谈你的事。在鲍尔金诺我有很多事情要张罗，一年后这些我都扔下不管——只做自己的事。列夫·谢尔盖耶维奇表现很糟，现在，他虽然身无分文，却在久梅那里打多米诺牌，一局的输赢就是14瓶香槟酒。我对他无话可说，所幸他已是30岁的男人了，但我为他惋惜、懊丧。索鲍列夫斯基在指点他，只有天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两个人都很空虚。姨母现在皇村，我打算去看她，却一直没去成。再见，紧紧拥抱你——祝福孩子们，也为你祝福。你每天都站在墙角祈祷么？

7月14日

603.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4年7月6至15日于彼得堡

不太小吗？①

604.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4年7月17日于彼得堡

此即第2卷。②

---

① 这张便条说的是关于《普加乔夫史》出版事宜。——原编者注

② 说的是把《普加乔夫史》第8、9章合并为第8章。——原编者注

605.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7月（不晚于）26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娜塔莎，我的天使，你知道我租下了维亚泽姆斯基现在住着的一层楼房吗？公爵夫人即将去国外，她女儿病得不轻。她们担心是肺病，但愿她去南方有好处。昨晚我梦见她死了，给吓醒了。你千万多保重身体。加利亚尼说，*女人乃天生体弱多病之动物*[①]。你们算哪门子帮手和女工？你们不过是用小脚在舞会做事、帮助丈夫挥霍罢了，即使这样也要谢谢你们。迟迟没有去找你，请不要生我的气。说实在的，是我的心在恳求你，都怪我的钱袋不允许呵。我忙得天昏地暗，同时校对两部书稿、编写注释、抵押领地——还要把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打发到格鲁吉亚去，一俟办妥，就飞快跑去找你。校样刚送来，我得丢下你去照顾《普加乔夫》了。校样中我刚读过这么一句，说是普加乔夫命令赫洛普沙抢劫那些工厂，我却责成你去抢劫那些工厂[②]——你听见了吗，我的赫洛普希金娜[③]，抢了工厂满载归来吧。我是不出入上流社会的。斯米尔诺娃要我告诉你，她已将我列入不予接待的外国人之列。她身体健康，可差点死掉，是个*天生体弱多病之动物*[④]。亲吻玛莎，她那些别出心裁的花样让我发笑。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暂时我却不要求她聪明、而要求她健康。你满意那个德国女人和奶妈么？你干了件蠢事，没把奶妈赶走。怎么能相信酒鬼的许诺和眼泪、把酒鬼留在孩子们身边？别说，这一切我都会弄好的。你和我还隔着9个印张，也就是说我再校阅9个印张，签上“照印”二字，便马不停蹄地去找你，我暂时还得请假。除了可怜的麦佐元帅演

① 原文为法文。加利亚尼，天主教修道院院长，哲学家、历史学家。

② 双关语、俏皮话。——原编者注

③ 对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普希金娜的戏称。

④ 原文为法文。

习时差点给轧死外，什么新闻也没有。瞧咱们的人多么厉害！亲吻你和她们。上帝保佑你们。

606.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7月（不晚于）30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这是什么意思，爱妻？已经一个多礼拜没有收到你的信了。你在哪里？你怎么了？在卡卢加？在领地？回个音呀。什么事让你那样忙、那样开心？是些什么样的舞会？情场上又频频得手了吧？是不是病了？基督保佑你。莫不是想快点让我上你那儿去吧。贤妻，别再搞这些真真假假的把戏了，这可是实实在在地折磨离你几千俄里的我呀。雅科夫列夫一放手，我就立刻去找你。我的事情有进展了，两卷同时出版。为早一礼拜去见你，就扔掉这些，以后会后悔一年的，如果不说两年、三年的话。要乖，我很忙，一上午都在忙——忙到4点，谁都不接见。然后上久梅那里吃饭，再然后去俱乐部打台球——早早回家，希望看到你的来信——却天天受骗。寂寞、烦恼……

我跟维亚泽姆斯基公爵已经商定，我使用他的住宅，8月10日前为他准备下2500卢布——再让人搬走家具，我自己便奔你而去。等不了多久了。

再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亲吻你的画像[1]，这像似乎有点不对劲，当心——

---

① 可能是水彩画像，是A·П·布柳洛夫的作品。——原编者注

607. 致A·瓦特马尔

1834年7月下半月于彼得堡

尊敬的先生：

扎戈斯金先生复信尚未收到，一俟收到，当即转奉。

亚·普希金[1]

608.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8月3日自彼得堡寄往亚麻厂领地

你可真好意思，贤妻，不分青红皂白就生气，也不问是我的错还是邮局的错，弄得我两礼拜得不到你和孩子们的消息，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收到你的信，我放心了，却高兴不起来。你们的卡卢加之行，不管说得多么好玩，我却全然没有兴趣。何必到如此肮脏龌龊的小县城去看那些蹩脚演员们演的破歌剧呢？何必在小客栈里同那些商贾女儿们来来往往，又同一些不三不四的外省乡民去观看省城的烟火？彼得堡有的是好歌剧，你却从来不想去看卡拉特金夫妇的演出，再好看的烟火也都没能把你诱上马车。我求过你别老去卡卢加，可是，看得出，这大概是你的天性吧。你跟邻居搔首弄姿、眉来眼去，我无话可说。是我自己允许你卖弄风情的——然而，让我拜读满页描写这一切的来信却毫无必要。骂完你，再温柔地扯着你的耳朵亲吻你——谢谢你跪在房里祈祷上帝。我很少祈祷，希望你那纯洁的祈祷词比我的更好，

---

[1] 全信原文为法文。

但愿你是在为我、为我们祈祷。你盼我8月初去，今天已是3日，我还不能动身。雅科夫列夫要中旬才能放我走，即便到那时我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我租下维亚泽姆斯基的住宅，要搬过去，把家具书籍搬过去，那时才有希望启程。让上帝保佑我去你家领地，这样我才感到幸福。

现在维亚泽姆斯基一家在这里，可怜的波琳娜①非常虚弱，面色苍白。当父亲的也怪可怜的，就这样给整垮了。他们都要出国去，但愿良好的气候有益于她的健康。玛丽娅②长漂亮了，在贫乏、疲惫不堪的莫斯科很有名气。你在这里露了一下面后，有关你的说道还在广为流传，都发现你瘦了——我要把你变成又高又胖又粗鲁的傻娘儿们，是为还你的愿：可要当心！别以为我在瞎说。前几天我碰见乔治太太，站在大街上她就向我打听起你的情况。我说几天后就去找你，去给你生个孩子③。她一听便笑得蹲了下来，一边不停地说：哎哟，先生，你太让我高兴啦④。你流产后，我怕你再生孩子。不过，希望你休息过来了。我见过斯米尔诺娃，她已开始康复，仍然不太好，脸色蜡黄。姨母从皇村回来了，住在我这里，她很客气，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却十分厌烦她。娜塔丽娅·基里洛芙娜对谁都有气，尤其生科丘别伊公爵的气，怪他不该死，死了让她的玛莎受折磨。也生公爵夫人的气，说先生们，我们都失去了丈夫，不过，也都得到了慰藉。⑤姨母说你根本不给她写信。这样不好。她一直在为你忙碌。谢尔盖在军营里。没见上伊凡弟弟。再见，基督保佑你们。亲吻你们，尤其是你。校样⑥又送来了。

8月3日

---

①② 维亚泽姆斯基的女儿。

③④⑤ 原文为法文。

⑥ 《普加乔夫史》校样。——原编者注

609.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4年8月（不晚于）12日于彼得堡

到底为什么呢？伏尔泰是位很正派的人士，他与叶卡捷琳娜的交往是历史性的交往。[①]

610.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4年10月中旬于彼得堡

这是第18印张[②]。我查阅过别的抄本，也没有发现是什么意思。前言中伏尔泰的名字应当划去[③]（你是对的，你这缪斯的宠儿！[④]），尽管我很喜欢他。

No. 14[⑤]

---

① 请比较第519封信。这是普希金《普加乔夫史》前言里的话。在同一处有摘自前言的话（“我的著作固然不完善，但却是严谨的”），把“十分努力”一词勾掉了，边页上另注：“我对普加乔夫之热心此时已是多余。”以上是普希金对雅科夫列夫1834年8月12日便函（“可否不要伏尔泰？”）的答复。——原编者注

② 指《普加乔夫史》。

③ 见上封信注释。

④ 引自巴丘什科夫《致И·M·穆拉维约夫》一诗中语句。

⑤ 这是普希金在皇村学校的房间号。皇村学校的毕业生以所住房间号代名。

611. 致C·A·索鲍列夫斯基

1834年7月23日至8月13日或1834年4月至8月中旬于彼得堡

请午餐前光临寒舍，在下有要事相商。

亚·普希金
于礼拜天

612. 致И·И·拉热奇尼科夫

1834年8月20日前后（？）于特维尔

我仍然希望当面向您致谢，尊敬的、亲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感谢您对我的赏识、两次来信、又寄来小说及有关普加乔夫暴动的手稿①——可我总是不顺心。我乘驿车经过特维尔，这般模样，无论如何不敢到府上重叙短暂而过的旧情。我要到9月、即返回时再去府上拜望，暂时只得请您包涵。

由衷尊敬您的
普希金

---

① 指雷奇科夫的手稿。

613. 致Н·И·冈察罗娃

1834年8月（不晚于）25日自亚麻厂领地寄往亚罗波列茨

尊敬的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岳母大人：

小婿自彼得堡返回途中没能去亚罗波列茨，实在抱歉！不然，就能有幸拜望您，也可少走若干俄里弯路，还可以绕开我不大中意的莫斯科、不至于在那里浪费几小时了。此时我已到亚麻厂，除萨沙外，我见大家身体都很健康——我还得离开她们几个礼拜，为家父的事去尼日哥罗德乡下，我要妻子去您那里，我自己也会尽快赶去。她很难过，不能跟您一起庆贺你们母女俩的命名日，有什么办法！我也感到惋惜，又毫无办法，只好先向您祝贺8月26日的命名日，并为27日衷心感谢您。跟亲爱的妻子过得越久，我就越爱这可爱、纯洁、善良的、在上帝面前、在各方面我都无法般配的造物。在彼得堡我常见二哥伊凡·尼古拉耶维奇，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在我那里几乎一直住到我离开。他正忙着张罗自己的家当。谢天谢地，两位都健康。

亲吻岳母双手，我和一家人全靠关照了。

亚·普希金

614. 致А·И·屠格涅夫

1834年9月（不晚于）9日于莫斯科

内人已选中佩针，她打心底感谢您。当然，一俟《普加乔夫》出版，他

首先就会去拜见您。[1] 辛比尔斯克不是他[2] 围困的，是外号为费尔斯克的一个同谋者围困的。我把书留给内人，她会奉还您的。愿为您效劳——再见。

亚·普·

1671年，辛比尔斯克经受住了斯坚卡·拉辛和普加乔夫当年的进攻。

615. 致C·A·索鲍列夫斯基

1834年9月9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请告诉我妻子我们放高利贷的朋友住在何处。我寄希望于你的慢性子，我认为，你也许还在巴黎[3]——甚至希望我一到彼得堡就能碰上你。

9月9日于莫斯科

616. 致A·И·屠格涅夫

1834年9月9—10日于莫斯科

我已经什么都有了——这一切要载人附录。非常感谢波列沃依对普加乔夫史料研究者、低级侍从的好意[4] 等等。——我马上要出去，马都套好了。

---

① 《普加乔夫史》1834年12月末问世。这一句是说该书出版后，首先奉送屠格涅夫。

② 指普加乔夫。

③ 暗示索鲍列夫斯基行前准备时间极长（1837年才去巴黎）。——原编者注

④ 指波列沃依建议与普希金合作销售《普加乔夫史》一事。

617.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9月15、17日自鲍尔金诺村寄往彼得堡

下礼拜二有邮班，今天才礼拜六，所以此信不会很快就到你手上。我是3日即礼拜四清晨到的——外省道路走起来很慢，我几乎是处处加倍支付驿站的车马费。其实，各地的马匹都让皇上征用了，陛下要离开莫斯科巡幸尼日尼。我下乡后下了场初雪，此时窗外的院子里还白花花的，这太可爱了。[①]我还没有动手写作，第一次拿起鹅毛笔就是跟你交谈。好容易才到鲍尔金诺，我很高兴，似乎并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多麻烦事。我很想写出点什么，不知有没有灵感。我在这里碰上别佐布拉佐夫（干吗你那样惊奇？他不是你的那位崇拜者，是我堂妹玛尔加里特卡的丈夫）。他在忙着家事，也许会买下半个鲍尔金诺。唉！我手里要是有10万多好！我就能把一切都办好，我这个交代役租的农夫普加乔夫连这一半的钱都给我挣不来。就这点也足够你我挥霍一辈子了。不是么？哎，没法了。只要我活着，就会有钱……别佐布拉佐夫要来了——再见。

哈哈，终于把他打发走了。他在我这里呆了两个小时，我们俩都耍滑头——但愿行动上我能胜他一筹，言语上我已经胜过他了。我能想象到你那不相信的微笑，你当我是傻瓜、又上了他的圈套——等着瞧吧。我一到莫斯科，两天便能了结此事，回彼得堡我就是一条好汉了，就是鲍尔金诺一村之主了……

现在我这里有两个乡下人，带着状纸来找我。我不得不施展招数对付他们，这两位也许比我更狡猾……读了《诺尔曼人征服英吉利》后我已成了一位可怕的政治家了，这点事算得了什么？有个农妇求见。再会，我要去听她说些什么。

——嘿，贤妻，太可笑了。一个大兵的寡妻请求把她儿子登记为我的农

---

① 原文为法文。

民。说原先登记成……她送丈夫应征当兵13个月后生的，她的儿子到底是谁的呢……我要去为寡妇受污辱的名声操心了。

9月15日

也许你现在亚罗波列茨，说不定在考虑动身了。急盼你的来信，别忘了我的地址：阿尔扎马斯县，阿勃拉莫沃村，再转寄鲍尔金诺村。——我在这里很好，就是寂寞，一感到寂寞就想去你那儿，正像你一觉得害怕就往我身边挤那样。亲吻你和孩子们，为你们祝福。我还没有开始写作。

17日

618. 致H·H·普希金娜

1834年9月下旬（不晚于25日）自鲍尔金诺村寄往彼得堡

我来乡下快两个礼拜了，还没有收到过你的来信。寂寞得很，我的天使。既想不出诗句来，也没有抄小说。①我在读伏尔泰、司各特的书，还有《圣经》。总在想你。萨什卡身体好吗？奶妈你打发走了么？把那可恶的德国女人甩开了么？新来的人如何？许多事我都担心。看来这个秋天我在鲍尔金诺住不久长的。我的事勉勉强强办成了。还要等等看，看能否写顺手，如其不然——只求上帝保佑我离开了。我要在莫斯科停三两天，在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那里住一昼夜——然后去见你。莫非真的只有挨着你才写得顺手？废话。我等雅济科夫来，不过看来等不及了。

请告诉我，你有身孕了么？要是有了，我的朋友，求你小心点，不准跳，不准摔跤，别跪着照料玛莎（祈祷也不行）。别忘了你小产过。你要善自珍重。你要是在彼得堡就好了，不过照我算来，10月3日前你来不了。你在那里该怎么办？没钱，阿梅良又不在，和你一起的又是那几个笨蛋奶妈、那个邋遢

① 可能是《上尉的女儿》第1版出版前。——原编者注

姑娘（恕我直言，说的是佩列格娅·伊凡诺芙娜，我在信上亲吻她）。想来你晕头转向了。唯一的希望是让姨妈来。可一个姨母你不能当不了两个用——看来我得赶紧回去。再见，基督保佑你，热烈亲吻你——祝你健康。

619. 致H·M·雅济科夫

1834年9月26日自鲍尔金诺村寄往雅济科沃村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来到我这幽居之地，颇让我高兴，可惜他只呆了几小时，他请我一道去雅济科沃村为他证婚，我真高兴——可是不能去，妻子和孩子们……

在天南海北闲聊时，我们一致认为，我着手办个丛刊或者说办个杂志远非坏事，我也不反对，为此得让我确信能得到您的协助才行。先生意下如何？先生也能看得出来，蹩脚作家们正在控制我们，是该认真回击他们的时候了。几天内我去彼得堡，先生能有空为我写上几行，烦寄皇城滨河街洗衣桥巴塔舍夫寓所。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在催我——我要搁笔了，请先生多照顾。

崇拜先生的
亚·普希金
9月26日
于鲍尔金诺村

谨向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1]致以真诚敬礼与问候。

[1] 笔误。应为诗人雅济科夫之弟彼得·米哈伊洛维奇·雅济科夫。——原编者注

620.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4年（?）10月19日于彼得堡

我们要在你家庆祝校庆[1]吧，是么?

No. 14

10月19日

621. 致A·A·富克斯[2]

1834年10月19日自彼得堡寄往喀山

经过三个月寂寞无聊的外省旅行后，我昨天返回彼得堡时，收到从喀山寄来的意外的信件包裹[3]，真让我喜出望外。您那美妙的诗章和对我，一个不配领受夫人诗才的仰慕者的寄语诗，我是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的。作为洋溢着魅力、智慧和深沉感情的诗章的回报，我希望几天内我将寄上令人生厌的拙作《普加乔夫史》。看来我在做诗方面已是才智枯竭了。别责备我吧。我正全力撰写无韵的文字，这些没有韵脚的东西也不成样了！实在惭愧，尤其愧对夫人。

夫人信中说，卢塞罗德男爵[4]去年该带给我一封信，遗憾之至，我未能

---

① 10月19日是皇村学校建校日。1834年的校庆日是在雅科夫列夫家庆祝的。——原编者注

② A·A·富克斯（1853年卒），女诗人。

③ 《亚历山德拉·富克斯诗集》，其中有《A·C·普希金过喀山》一诗。——原编者注

④ 卢塞罗德，萨克森地区驻彼得堡大使。——原编者注

收到，可能是因为我刚从奥伦堡回彼得堡时未遇见卢塞罗德男爵，他被召回德累斯顿了。在彼得堡有一面之缘的佩尔佐夫说过，他手上有夫人给我的一封信．可是此信也未收到，他没把信送来便离开彼得堡了。对我而言，此信是夫人对我挂怀不忘的珍贵标志。在当时情况下，他一时疏忽，我能理解，现在我不仅不怨他，还宽恕他，只求他把忘了的信给我送来。

请夫人向卡尔·费奥多罗维奇[1]转致我最深沉的敬意，他的盛情与好心我永志不忘。

谨致以最深沉的敬意与一片忠诚。

1834年10月19日

于圣彼得堡

622．致H·B·果戈理

1834年10月下半月于彼得堡

再次拜读大作[2]，极为满意。看来全部都可以通过。可惜要删掉鞭刑的场面：我觉得鞭刑是晚会上收到马祖卡舞充分效果不可缺少的。也许上帝能受得了。上帝保佑你！

亚·普·

① 女诗人富克斯的丈夫。

② 指果戈理小说《涅瓦大街》。

623. 致И·M·片科夫斯基

1834年11月10日自彼得堡寄往鲍尔金诺村

10月30日来信收悉，谨忙奉复。欠监护委员会的债务由我自己偿还，鲍尔金诺的收入，一戈比也不能动。至于为支付家父过期债务所需1270卢布，先生如能筹划到这笔款子就请偿还。委托书[①]下次邮班寄上。粮食至今未卖，先生做得很对，粮价不可能不涨。幸好我还可以等待。

亚·普·

11月10日

624. 致A·X·宾肯多夫

1834年11月23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普加乔夫叛乱史》已经印出，卑职恭候大人钧旨以便发行。此外尚有微末之事相烦大人：卑职意欲将此书第1册以及卑职不敢付印而皇上有意圣览的某些说明一并恭呈陛下，冒昧恭求大人俯允。

书商斯米尔金想把卑职已经发表的诗作合并一册出版[②]，卑职已照以前程序送A·H·莫尔德维诺夫大人办公室。

谨致以最崇高之敬意并奉上一片忠诚。

---

① 经营鲍尔金诺和基斯捷涅沃领地的委托书。

② 《亚历山大·普希金诗歌和小说集》，1835年出版。——原编者注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11月23日
于圣彼得堡

625. 致А・И・屠格涅夫

1834年12月上半月（不晚于11日）于彼得堡

我这里没有法国的抄稿人，俄国的要多少有多少。明天就派去。巴黎的东西，除梅斯特[①] 的《教皇》外，我暂时不需要什么。

626. 致А・Х・宾肯多夫

1834年12月17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卑职本以为绝不会再烦大人，无奈适才斯佩基斯基先生见示，《普加乔夫叛乱史》奉圣旨在其属下工厂印刷，（若非皇上恩准）不能交付发行。特恳大人见谅，救卑职出此困境。

对伯爵大人永怀无上崇敬之

最卑微、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4年12月17日[②]

---

① 梅斯特（1754—1821），法国作家。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627. 致M·Л·雅科夫列夫

1833至1834年于彼得堡

亲爱的米哈伊洛·卢基扬诺维奇，我原指望今天与你共进午餐——已不可能了。怎样才能让埃里斯托夫[1]知道这事？务请宽宏大量。

No. 14

[1] Д·А·埃里斯托夫，公爵，普希金之友人。——原编者注

1835 年

628. 致A·A·鲍布林斯基①

1835 年1 月6 日于彼得堡

我们收到以鲍布林斯卡娅伯爵夫人名义给普希金先生、普希金夫人及其姐姐等人的请柬。内人为此十分不安（如同司各特《古玩家》② 所描绘的那样）：她不知“这是哪位夫人”发来请柬？我认为此乃误会，故斗胆致函阁下，以求摆脱困境，使舍下宁静。

伯爵，我一如既往地尊敬您。

最卑微恭顺之仆

---

① A·A·鲍布林斯基（1800—1868），叶卡捷琳娜二世之孙（其父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鲍布林斯基是女皇和Г. 莫尔洛夫的私生子），曾任侍从长官。

② 狄更斯《老古玩店》中人物奥克德布鲁克。——原编者注 此注有误。据译者考证，狄更斯《老古玩店》出版于1840 年（一说为1841 年），是普希金死后的事。普希金信中所言是指司各特于1816 年发表的《The Antiquary》（《古玩家》），1825 至1826 年出版俄译本《Антиквэрие》，故普希金所言是对的。

亚·普希金
1835年1月6日[1]

629. 致П·В·纳肖金

1835年1月（不晚于）8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

终于收到你的来信，你无法想象我多高兴。我们先谈谈正事：在金钱方面跟我有往来的索鲍列夫斯基很快会给你送去2000卢布，所以请你放心。本来我想了许多话要对你说，请体谅我无力还债，可写在信上又觉多余，但愿我那迟到的钱到你那里正是时候。恭喜你有了女儿卡捷琳娜·巴芙洛芙娜，愿产妇健康（你来信没有说何时生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国内漫游，可是到处都见不着你；因为火灾你离开图拉，我在莫斯科呆了一礼拜也没找到你；在托尔若克没人能告诉我你的去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看了你的信我知道了，你那惊人的善良、睿智和仁厚宽宏并未由于操劳全新的生活和我愧对你的友谊而有所改变。何时才能见到你呵！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说呵，一年来积留下多少心里话呵。我们要能坐在你家的沙发上，叼着烟斗，慢慢叙谈，远离那位茨冈人的疾风暴雨和拉赫曼诺夫的袭击。那该多好！给我来信吧，可能的话经常来信。请寄皇城滨河街洗衣桥巴塔舍夫[2]寓所（维亚泽姆斯基住过），别再寄到斯米尔金那里了，你的信他一放就是几个月，有时还会丢失。出于好奇，我想瞧瞧你的家庭生活和乡村生活怎么样。我一向是在暴风雨中、在颠簸的车船上了解你的。平静安宁的日子对你有什么影响么？你见过彼得堡货栈卸载后的马匹么？它们摇摇晃晃的，连走路都不会了。莫非你也是这样？不想对你谈我自己的事，因为我无意把莫斯科邮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笔误，应为巴拉绍夫。——原编者注

局当成知己，他们今年对我做了一些令人瞠目的卑鄙勾当；有机会我一定写信告诉你。暂且衷心拥抱你，吻产妇的双手。

630. 致П·В·纳肖金

1835年1月2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现寄去1500卢布，其余500卢布也该到你手里的，可是昨天叫一位把赌注加在别人赌注上的青年人借走了。你我都可能遇上令人十分同情的那种情况的，也许你会原谅我。不过，请把我的全部账单寄来。

内人衷心问候你的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还在席勒太太那里替她订做了一顶帽子，今天就寄往莫斯科。内人说：因为纳肖金夫人是黑头发，还因为她脸儿长得漂亮，[①]所以才为她挑选了这种颜色的帽子，没要别的颜色。不过这是太太们的事儿。

可能你见到《普加乔夫》了，但愿你没买，我专门给你留了一本。这是什么时代呵？普加乔夫竟成了认真支付代役租的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我那交代役租的农夫呵！他给我送来了不少钱[②]。近两年我却靠借贷过活，而且身上也是一个钱没有，不过欠的债都会付清的。现在，衷心拥抱你，吻过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的小手后，我就去邮局。

1835年1月20日

于圣彼得堡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指《普加乔夫史》一书为诗人挣了不少稿费。

631.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1月26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兹奉上不能载人《普加乔夫叛乱史》、却很有意思的一些史料，不胜荣幸。卑职曾恭求将这些材料呈奉当今皇上御览，并有幸得到恩准。

在此斗胆乞求大人开恩（这一恩惠于卑职至关重要），俯允查阅现存档案库有关普加乔夫之案卷。闲暇之余卑职可从中做些摘录，纵然不为发表，至少也可充实缺少这些史料则不能完善之拙作，亦可慰藉卑职无愧历史之良心。

谨致以崇高敬礼。

无限忠诚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1月26日
于圣彼得堡

632. 致Д·H·班蒂什-卡缅斯基

1835年1月26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大人：

我能在撰写拙作《史》一书时利用一些文章，多承见惠。现将这些文章如数奉还，不胜感激，同时奉上拙作《史》一本。大人对该书的评论实属珍贵：因为这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而非肤浅文人和誊文公的赞誉，它们使我引以为荣；从责备中我又将学会许多知识（大人自然知道，从我们那帮人

云亦云的批评家们口中能得到什么)。

《祖国之子》[1]上发现的两处错误，有劳大人自行改正：129页，"已经有15俄里远"，应为"50俄里"；第5章注释⑯中，把"托博尔斯克"改为"塔宾斯克"。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月26日

于圣彼得堡

633. 致某女士

1835年1月（?）于彼得堡

（草稿）

伯爵夫人：

此即众口议论之书，恳请夫人切勿让他人看到。如果说我不曾荣幸亲自将书恭呈夫人面前，也望夫人至少准许我亲自取回。[2]

634. 致И·И·德米特里耶夫

1835年2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阁下，小卡拉姆津把阁下的信给我看过，信上

① 指军事史学家В·Б·布罗涅夫斯基在《祖国之子》(1835年1月，署名П·К·)发表的评论《普加乔夫史》的一篇文章。——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责备我无礼得不可宽恕。现急忙澄清如下：至今我未向阁下进贡，是因为时刻在等候正在巴黎雕制的叶梅利扬·伊凡诺维奇[1]的那幅肖像，我想奉送阁下一本自己的完整无缺、又毫无差错的拙作。要不然，我不仅显得小气吝啬，而且简直是忘恩负义：拙作当得力于阁下那鲜明生动的作品，就连最苛求的读者也定会因阁下之作而多多原谅我的。

阁下嘲笑我们这一代人，阁下当然有充分权利这样做。在下无意为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诗人们辩护的；这样那样的人自古有之，有的不屑于冒充内行和招摇撞骗，学识较为渊博，也更为勤勉；有的则有较多的真诚坦率与内心的热情。至于谈到金钱的妙处，恕我直言，在巨额文学交易中，卡拉姆津首先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不知阁下是否操心我们科学院的命运。科学院不久前失去了自己的秘书；失去了一位鞠躬尽瘁，临终前还在校对所编词典最后一页的秘书[2]。不知接替他的将是何人，这一神圣职位不会空悬，但此常任秘书一职，纵令不予废除，也是毫无意义的。

阁下那位同代人[3]，恕我在致安德列·尼古拉耶维奇·卡拉姆津信中提到此人，谢天谢地，他身体健康，安然无恙、每日都要光顾斯米尔金的书铺子，礼拜六去科学院。他在书铺里收罗自己尚未售出的著作再散发给科学院的同事们，无私得令人感动。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2月14日
于圣彼得堡

---

① 即普加乔夫，全称为叶梅利扬·伊凡诺维奇·普加乔夫。

② 指彼得·伊凡诺维奇·索科洛夫，俄国科学院终身秘书、主编《俄语词典》。——原编者注。

③ 指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赫沃斯托夫。——原编者注

635. 致Д·Н·班蒂什-卡缅斯基

1835年4月2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得知早已交出的阁下的文章居然还在所托之人手中，不胜懊恼和遗憾。在下这种无意之过失，务望宽谅。不知阁下是否收到《普加乔夫史》，我将此书与阁下的文章一并托付给那位不经心之人转交。

甚望阁下关照。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4月2日

636. 致А·Х·宾肯多夫

1835年4月11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乞容卑职享用自己宝贵权利，将拙作[①]呈奉陛下御审。卑职甚望出版此作，诸多理由尽在前言中说明。

向蒙大人厚爱，故冒昧恭求大人俯允面见大人陈述自身情状。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无限忠诚。

忠　仆

① 即《安哲鲁》一诗，普希金想恢复被书刊检查官删掉的诗句再版。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4月11日
于圣彼得堡

637. 致П·А·卡杰宁

1835年4月20日自彼得堡寄往斯塔夫罗波尔

这么久没回你的信，实在对不起你。原因是没什么好消息可回信告诉你。你的十四行诗[①]实在是好极了，然而我不能发表。目前检查机关变得为所欲为、昏庸无道，俨然克拉索夫斯基和皮鲁科夫两个傻瓜在职之时，那些本来是痛斥他的东西却予放行，尔后，惊恐之中又任何东西都不放行。你的十四行诗倒数第二节[②]足以惊动整个检查委员会群起反对。

638. 致Л·С·普希金

1835年4月23、24日自彼得堡寄往梯弗里斯

来信迟复，因为没有要紧事通知你，自从我倾心于掌管父亲的产业以来[③]，连500卢布的进项都没有收到过，至于借贷所得13000，却已花费殆尽。与你有关的账目如下：

付恩格尔哈德[④]　　1330（卢布）

① 卡杰宁的十四行诗《高加索山脉》。——原编者注

② "你到底是上帝的造物，还是魔鬼的恶作剧？……"——原编者注

③ 普希金1833年开始管理父亲的领地，直到1835年。——原编者注

④ В·В·恩格尔哈德，普希金彼得堡家中的管家。——原编者注

付饭店	260
付久梅	220（酒钱）
付帕夫利谢夫[1]	837
付裁缝	390
付普列谢耶夫	1500
此外　你领用的纸币	280
（1834年8月）金币	950
	5767

你的借据（10000）[2]已经赎回。所以，除开对你来说算不得什么的住房、伙食、制衣费用外，你领用了1230卢布。

由于母亲的情况很不好，尽管我厌恶到了极点，我仍需料理家事，一有适当机会即当丢手。我将尽力让你得到自己那部分土地和农夫。但愿有朝一日你来经营自己的产业，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只顾自己无忧无虑、轻松自在地过日子了。从现在起你要常去看望父母双亲。你那些小额赌债，我没替你还，因为不想费心劳神去找你那些朋友——该他们来找我才对。[3]

639. 致И·И·德米特里耶夫

1835年4月26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阁下，承蒙所赐亲切话语并对描写片断历史的拙作令人快慰的勉励，谨表由衷谢意。该书受到咒骂理所当然：我写此书是为了自己，并未考虑出版，故而只是着力于把相当混乱的事件记录叙述清楚。

---

① 此人1835年1月31日致信普希金说，他为普希金的弟弟支付18000卢布债款。——原编者注

② 1833年11月27日出具给И·А·鲍尔金的借据。——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读者喜好轶事奇闻、地方特色之类，我却把这一切统统放在注释之中。至于那些由于我把普加乔夫写成了叶梅利扬·普加乔夫，而不是写成拜伦式的莱拉，而感到气愤的思想家们，我乐意奉劝他们去找波列沃依，此君可能会按合适的价码照最新模式将主人公理想化的。

阁下垂问谁来当我们科学院秘书？此事似乎尚未定下来。乌利斯·洛巴诺夫[1]和埃阿斯·费奥多罗夫[2]正为阿喀琉斯的兵器争执不休，可是这件武器恐怕要归雅济科夫-涅斯托耳[3]所有（起码要归出版商涅斯托耳所有）。阁下是我国的预言家。

我国科学院流年不利：刚来了位副院长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索科洛夫便长眠地下。乌瓦罗夫诡计多端，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不过是他的弄臣而已。有人说过，有主角必有配角；有一个在钢丝上翻筋斗，必有另一位在下边守着。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最深厚的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4月26日

于圣彼得堡

640. 致B·A·佩罗夫斯基[4]

1835年3、4月自彼得堡寄往奥伦堡

兹奉上《普加乔夫史》，以作我们在别尔德漫游之纪念；另3册劳驾转达

---

① 指M·E·洛巴诺夫，文学家。信中普希金戏称为希腊神话人物乌利斯。

② 信中普希金戏称费奥多罗夫为希腊神话英雄埃阿斯。

③ 指Л·И·雅济科夫，曾译施莱格尔的《涅斯托耳》，普希金戏称为希腊神话英雄涅斯托耳。

④ B·A·佩罗夫斯基（1795—1857），伯爵，茹科夫斯基的朋友，曾任奥伦堡省总督。

里[①]、波卡季洛夫[②]、与瓦伦施泰因[③]或与恺撒比赛打丘鹬的那位猎人[④]。但愿在彼得堡的舞会上我们能会面，希望能在草原上、乌拉尔山区重逢。

亚·普·

641．致И·M·片科夫斯基

1835年5月1日自彼得堡寄往鲍尔金诺村

您的全部安排和打算我完全赞同。我想7月份去你们那里。我在彼得堡的事已见难办，不过，希望能扭转过来。按照与家父商定的办法，基斯捷涅沃庄园的收入，今后只供弟弟列夫·谢尔盖耶维尔和姐姐奥莉加·谢尔盖耶芙娜用度。因此我的那一份收入全部寄到姐姐或姐夫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帕夫利谢夫要求之地点；另一半收入（除却付当铺利息）须寄到列夫·谢尔盖耶维奇要求的地点。鲍尔金诺庄园则留给家父。

几天内有更详细的通知寄给你。[⑤]

亚·普希金

于5月1日

① В·И·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语言学家。

② В·А·波卡季洛夫，哥萨克首领。——原编者注

③ 瓦伦施泰因（1583—1634），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中的德军统帅，“大洋及波罗的海”总督。

④ 指К·Д·阿尔丘霍夫，上尉工程师。——原编者注

⑤ 普希金不再管理父亲领地，拒绝直接支付姐姐和弟弟的费用。——原编者注

642. 致Л・С・普希金

1835 年5 月2 日自彼得堡寄往梯弗里斯

父亲同意让你全权管理基斯捷涅沃庄园一半产业，我那一份（只是收入）让给姐姐。此事我已通知管家。你的净收入约2000 卢布 —— 我建议你把提成部分付给管家，自己只收这笔款子，2000 卢布不算什么，不过还是可以维持生活。我们的母亲要过世了，她现今虽然好些，但并未痊愈。我想她活不了多久了。

亚・普・
5 月2 日

643. 致Н・И・帕夫利谢夫

1835 年5 月2 日自彼得堡寄往华沙

亲爱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阁下：

久未给阁下回信，因为没有什么肯定性的事情可奉告。现对阁下两次来信一并作复：除了无话可说的那部分外，阁下几乎全对。我们现在来谈正事。阁下索求我姐姐那份合法财产。我们的家庭状况阁下是知道的，我们家无论认真做什么都很难，这阁下也是知道的，对此我们另找时间再谈吧。前几天我向父亲提出家事安排，谢天谢地，他同意了。是这样安排的：他把基斯捷涅沃庄园一半给列夫・谢尔盖耶维奇，我那一半（即收入）让给姐姐，让她有进项并能支付当铺之利息。此事我已致信管家。鲍尔金诺庄园留给父亲。对我来说，这当然算不上牺牲和施舍，只是为将来着想。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事业情况也不妙。我打算离开彼得堡，到乡下去，只要不会为此招致不快。

项圈和扣针人家给过850卢布，阁下以为如何？阁下不妨来彼得堡，不过，这事我们还来得及联系。

庄园至今还由我管理，我想7月以前把它交出来。母亲轻松点了，情况全然不像她自己想象得那么好，大夫们对她康复已不抱希望。

衷心问候阁下与姐姐。

亚·普希金

5月2日

644. 致M·П·包戈廷

1835年5月初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草稿）

亲爱的米哈伊洛·彼得罗维奇阁下：

刚收到最近一期《读者文库》小册子，见上面有中篇小说，署名别尔金——也见到阁下大名。这篇小说[1]我还未拜读便急忙向阁下声明：那个别尔金，不是我这别尔金[2]，对他那些荒唐事我不负责。

此信由谢苗先生送上，他是《彩画年鉴》出版人，打算画画莫斯科，我刚打发他去见该城的热爱者。

请告诉观察家们[3]，请他们提供情况稍为准确点。

---

① 即О·И·先科夫斯基的中篇《世上失传的小说》，作者在书中讽刺了包戈廷的小说《莫斯科的马车夫》。

② 普希金曾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出版过《别尔金小说集》。

③ 《莫斯科观察家》的出版者。——原编者注

645. 致Н·И·冈察罗娃

1835年5月16日自彼得堡寄往亚罗波列茨

亲爱的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岳母大人：

我幸福地恭贺夫人喜添外孙格里戈里[1]，希望他能得到您的厚爱。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顺利分娩，不过折腾的时间较长——至今仍未全好，虽然谢天谢地并无任何危险。她是我不在家时分娩的，我有事不得不去普斯科夫乡下，孩子生后的第二天才回来。我到家时惊扰了她，所以昨天她颇为难受，今天好些了。她叫我请您为她、为新生儿祝福。

昨天收到夫人寄来的小盒子，里面有一顶帽子，还有一纸便函。我没拿给她看，免得病中伤心。看来夫人嘱托之事她办得不好，她看了便函会以为夫人在生她的气。

亲吻夫人的双手，并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仆、小婿

亚·普希金

646. 致С·С·赫柳斯京[2]

1835年5月25日于彼得堡

贱内突感不适，故在下不能前往贵府赴宴，务请多多见谅。劳驾将西尔

① 普希金之子格里戈里生于1835年5月14日。——原编者注

② С·С·赫柳斯京（1810—1844），"美洲人"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托尔斯泰伯爵之外甥。

库尔[1]先生之地址告我为盼。

普希金

5月25日[2]

647.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5年4至5月于彼得堡

阁下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在莫斯科我听信了一次傻瓜的话，就再也不会相信了。听是要听他的，不过要在《编年史家》[3]上臭骂他一通。所以订购吧，公爵！请先给钱。阁下习惯了，也就喜欢了。不要吝啬。我们何时才能见面呢？

亚·普·

648.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4至5月于彼得堡

今有一事斗胆恭请大人定夺。

陛下曾于1832年恩准卑职担任政治-文学性报纸之出版人[4]。办报非卑职本行，诸多方面也令人不快。此前曾希望不靠办报维持生计，但如今种种情势却迫使卑职不得不求助于这一手段。托陛下洪福，在彼得堡生活，卑职本可从事更为重要、更合自己兴趣的职业。然而维持生计所需之巨大开支与

① 法国政论家，赫柳斯京的姐夫。——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普希金为计划出版的报纸副刊选定的名字，该报未能出版。——原编者注

④ 指《日记报》。

极度破败之家业，迫使卑职或者放弃对自己如此宝贵的历史著作[1]之创作，或者再次乞求陛下圣恩。然而陛下对卑职恩宠已厚，自己再无任何权利妄求。

办报可使卑职在彼得堡生活下去、履行神圣职责。所以，敬望成为诸多方面与《北方蜜蜂》类似的报刊之出版人[2]；至于在小品栏中难有容身之处的那些纯文学作品（如长篇评论、中短篇小说、诗歌等），卑职想专集出版（像英国《评论》那样），三个月出一集。

不过，卑职之所虑，均须向大人禀明，务望大人鉴谅。如同招惹母亲娘科尔萨科娃那位敦杜科夫公爵不快一样，卑职又不幸招致国民教育大臣之恶感。两位大人均已用令人相当不快的方式让卑职领教过了，涉足完全由此二位执掌之领域，若无大人直接之庇佑，卑职断无生路。有鉴于此，冒昧恳求大人从部下之中为卑职报纸指派检查官。报纸须与《北方蜜蜂》同时出版，这于卑职尤为必要。卑职亦应有暇翻译那些新闻——否则不得不重登人家头晚已发表过的新闻，倘若如此，仅此一端也足以断送卑职之报业。[3]

649.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4、5月于彼得堡

（二稿）

卑职呈请担任（政治-文学）报纸出版人时，虽亦自感此事有诸多困难，然家事堪忧，万般无奈中只好如此。卑职与贱内均无财产，家父产业又如此破败。令卑职不得不接手管理领地，以图一家老小之未来生计有所保障。卑职之所以想当报人，唯求不因轻漫曾为卑职提供4万收入、曾救卑职于危难之中的手段而自责。卑职之设想未获皇上赞许，而今颇有如释重负之感。陛

① 普希金正在构思的《彼得一世史》。——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获准出版《现代人》杂志（1836年开始发行）。——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下乃是卑职唯一希望之所在，故而卑职自认务必祈求皇上恩典。伯爵大人，祈容卑职陈明窘境，赐以庇护。

卑职只需借贷10万卢布，即可偿还全部债务、能生存下去、安排好家事，最终可无牵无挂、无忧无虑地埋头创作历史著作、全心全意地干自己的事业。不过这在俄国是不可能的。皇上至今一再恩典微臣，微臣实感无颜再求皇上……而今皇上已赐微臣公职，并赏年俸5000。此款当为12.5万本金之利息。陛下若能恩准不发年俸而将此本金贷与微臣，10年为限，不取利息，则微臣福星高照、安枕无忧矣！①

650.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6月1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卑职屡屡相烦，甚觉惭愧。然大人一向宽容体恤，对卑职不知天高地厚之过定会原谅。

卑职身无财产，无论自己还是贱内，均未得到应得的那份财产。时至今日，卑职依然自食其力，固定收入——唯有皇上恩赐之年俸。为养家活口写作，当然无伤体面。卑职一向独立不羁，全然不为金钱写作，卑职一事无成亦缘于此。彼得堡生活费用昂贵，令人生畏，卑职对不得不开支的费用至今仍然不以为意，因为政治文学报纸——纯粹商业交易——可为卑职顷刻带来三四万收入。然而卑职如此厌恶此事，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着手办报。

现在，卑职被迫停止巨大的开支。这般花销只将使卑职债台高筑、终日劳作而不得安宁，甚至陷入一贫如洗、谋生无望之绝境。在乡下隐居三四年后，卑职便可能重返彼得堡，重操皇上恩定之事业，皇上这一恩典微臣感戴至今。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皇上恩重如山，如疑心微臣离开彼得堡除必要理由外别有用心，定将陷微臣于绝境。陛下表示丝毫不满与疑心足以令微臣陷于现今这种困境而不能自拔。无论如何，宁愿家境窘迫也不愿成为恩主心目中不仁不义之人。皇上有恩于微臣，并非作为君王的恩典，亦非缘于君臣职分与道义，而是出自于一种天然、高尚与宽厚仁慈的友善之心。

伯爵大人，卑职命运全仰仗您了。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最卑贱忠诚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6月1日

于圣彼得堡①

651. 致Н·И·帕夫利谢夫

1835年6月1日自彼得堡寄往华沙

亲爱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阁下：

阁下希望知道家父财产状况，特为阁下列出下表：

据第七次男性人口普查，鲍尔金诺村农奴564人；

基斯捷涅沃村（含季马舍沃村）476人；

已故瓦西里·利沃维奇曾拥有鲍尔金诺另一半财产，大约也是600农奴，继承人分割这份产业3年之后已经出售。我无法承担死者债务，因为我已拮据异常；舍弟列夫·谢尔盖耶维奇看来想也不曾想过这事，因为第一次至少就要支付6万。可惜当时您没跟我联系，若当时想到阁下能接管这个庄园就好了，我就不会推辞这份遗产了。

基斯捷涅沃庄园的收入，我转让给姐姐的那部分的委托书，阁下很希望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拿到，我欣然从命，只是劳驾相告：该委托书是给您寄去，还是阁下自己来取？我们如能通盘谈谈，不失是件好事。

您的　亚·普希金

1835年6月3日

652. 致B·A·杜罗夫

1835年6月16日自彼得堡寄往叶拉布加

亲爱的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先生：

来信收悉，大喜过望，令我回想到与先生亲密的老交情[①]，赶忙给你回信。如《札记》作者[②]同意将其大作托付于我，我愿意为之出版奔走效力。如想出售手稿，请她出个价。要是书商不买，也许我可以买下，看来此稿可望受到好评。作者的经历非同凡响，如此有名又如此神秘，披露此谜定会造成广泛而强烈的效果。至于风格，越简练越好，主要是真实、诚挚。题材本身就如此引人入胜，毋需任何粉饰，粉饰甚至有损这一题材。

先生开始了新的生活，谨此恭贺。我千方百计筹措的10万卢布，看来您一个子儿也没花，太可惜了。不过金钱是可以挣来的，关键是我们要活着。

再见，急切盼复。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献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普希金

1835年6月16日

---

① 普希金于1829年在高加索与杜罗夫结识。

② 指纳杰日达·安德列耶芙娜·杜罗娃（1783—1866），婚后随夫姓切尔诺娃，俄国第一位女军官，1806年女扮男装参加哥萨克骑兵团，曾参加普鲁士战争、1812至1814年战争，当过库图佐夫元帅的传令官；俄国女作家，笔名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著有《一个女骑兵的札记》。

于圣彼得堡

皇城滨河街巴拉绍夫寓所

653．致A·A·克拉耶夫斯基[1]

1835年6月18日于彼得堡

我没给莫斯科的朋友们写过任何作品。请费心将《乌云》诗中倒数第2行改正过来：

风儿抚弄着树上的枝条

654．致Г·诺尔金[2]

1835年（?）5、6月于彼得堡

先生，为您那可爱的私货，务请接受我最最真诚的谢意。如若再次麻烦先生，不知能否见谅？

我极需海涅那家伙论德国的那本书。[3]

亚·普希金[4]

---

① A·A·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撰稿人，普希金与莫斯科各杂志（包括《莫斯科观察家》）的中介人。《乌云》一诗即登载于《莫斯科观察家》上。——原编者注

② Г·诺尔金（1799—1867），瑞典外交家，瑞典-挪威驻俄使馆秘书，普希金在彼得堡的熟人。

③ 普希金需要在俄国列为禁书的海涅《论德国》一书（1835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版第5、6卷），此书似乎得到了。——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655. 致С·Л·普希金

1835年5月下旬（23日后）至6月于彼得堡

（草稿）

你们的收入22000，最后欠庄园176.

家用	11800
付列夫	1500
付奥莉加	1500
付管家	600
欠债	15400
欠税	……

所以你们需要再付：

你们已收	1600	
22000	16000	付清
15400	2500	……杂项
6600	2000	应付①

① 此即普希金移交父亲领地时的账单，全信原文为法文。

656.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7月4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在呈奉大人之函中，卑职曾荣幸恭陈：除非退职，否则卑职绝不可能在乡下住上几年。微臣命运全凭圣裁，唯求圣裁不会标志微臣失宠，并祈望留居彼得堡时切勿禁止微臣出入档案馆。

谨致以最深厚之敬礼、忠诚与感激。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7月4日

于圣彼得堡

657. 致H·И·冈察罗娃

1835年7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亚罗波列茨

亲爱的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岳母大人：

衷心感谢为小儿①寄来礼物，礼物来得太是时候了。我们原盼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②前来参加洗礼，可是没盼到。他来信说有事耽误了，有关N伯爵夫人的想法落空了，看来他还未绝望。按岳母吩咐的，我尽可能温柔地吻了妻子，她吻你双手，还要给你写信。目前我们住在黑溪边上的别墅，

---

① 普希金之子格里戈里。——原编者注

② 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大哥。——原编者注

打算离开这里去乡下，可能要住上几年：迫于形势。不过我还在等待皇帝陛下对我命运的裁决，陛下对我很好，陛下之意志便是我的法律。

今有一事求您，还要向您谈谈家事：时至今日我们主要的烦心事在于跟厨子处不好，他们在彼得堡过于骄纵，工钱也实在太高。如果岳母在亚罗波列茨家中有多余的厨子（只要人好、老实、没有不良行为），请岳母行行好打发到我们这儿来——尤其是我们去乡下以后。如此不客气地公然相求，务请原谅，希望您宽宏仁慈、特别照顾。

妻子、孩子们和两位姨妈，谢天谢地，都很健康，她们都亲吻您的双手。玛莎想参加舞会，说她已经向小狗们学会跳舞了。您看，转眼间她们就长大了，要做新娘了。

谨致以最深沉的敬意与忠诚。

忠仆、小婿
亚·普希金
7月14日

658.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7月22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卑职有幸造府拜访，却逢大人外出。遗憾之至。

卑职深荷陛下洪恩，又多承伯爵大人体恤，自当晋谒面谢，并想向大人恭陈自身境况。

留居彼得堡这五年间，卑职欠债已达6万卢布之巨，此外还被迫接手经管领地，致使身陷困境，无奈拒绝承继家产，唯一办法是将自己的事务理出头绪，或避居乡下，或一次性借贷一笔巨款。然而，后一办法在俄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法律为债权人提供之保障过于无力，借贷活动实际上总是朋友间凭口头协议办理。

卑职感恩戴德并无任何不快：当然，微臣忠于皇上也并非别有所图，所

以并不感到有何耻辱与愧心；不过卑职却有自知之明，决无任何权利企求任何赏赐，也不可能恳请什么。

有鉴于此，卑职再将命运托付伯爵大人，务请相信卑职对大人所怀无上敬意与感戴之情。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7月22日

于圣彼得堡[①]

659. 致B·Д·沃尔霍夫斯基[②]

1835年7月22日自彼得堡寄往梯弗里斯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我友好地、最恭顺地相求：扎别拉伯爵要去格鲁吉亚到你麾下任职，亲朋好友都替他向你求情，请求你的保护和赏识，这对他完全必要。我知道自己出面说情纯属多余，但是能借此机会在信上提醒你回忆起真诚忠心于你的皇村学校老同学也自感有幸。

现把我的新作《普加乔夫史》寄给你。该书中我竭力探求当时的军事行动，一心想把它们记述清楚。这耗费了我不少心血，因为长官们行事颇没条理，他们写的战报就更加混乱：夸大战功、掩盖败绩，乱作一团。这些都需核实查证，等等。你对此书的意见，从各方面讲对我都是宝贵的。

谨祝健康、幸福。

亚·普希金

1835年7月22日

于圣彼得堡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B·Д·沃尔霍夫斯基（1789—1841），普希金皇村学校同学、"幸福同盟"成员，其时任高加索独立军团参谋长。——原编者注

660.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7月26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在此拜领洪恩之际，另有两大恩惠祈求，为此，心情格外沉重。然则卑职决心竭诚求助于堪称卑职神明之人。6万卢布债务中，关乎卑职名声者有半。为了却此债，卑职无奈，或向高利贷者举债，进而势必令卑职陷于更为难堪之境地；或再次祈求陛下之恩赏。

为此，微臣恳请皇上赐我彻底之恩赏：首先，赐我偿还3万债务之能力；其次，恩准将此款作为借贷，下旨停发微臣薪俸，直至还清此款为止[①]。

一切全仰仗大人。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和最深沉的感激。

最恭顺最卑贱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7月26日

于圣彼得堡[②]

661. 致A·A·富克斯

1835年8月15日自彼得堡寄往喀山

为等待巴黎寄来普加乔夫肖像，贡品久久未能奉上；此像终于收到了，便急忙寄出拙作。冒昧把给雷布什金先生的一册也寄您转交，请原谅。我曾有幸向雷布什金先生学过有趣的喀山史。

① 普希金此请获准。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在下仰仗您那珍贵的厚爱和尊敬的卡尔·费奥多罗维奇①的友谊(拙著印制不佳，特向先生致歉)。

谨致以深深的敬礼……

1835 年8 月15 日

于圣彼得堡

662. 致E·П·柳岑科②

1835 年8 月19 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叶菲姆·彼得罗维奇先生：

给先生惹了麻烦，抱歉得很。斯米尔金自食其言，我认为确实是他把事情搞糟了。③出版先生诗作用不了1500 卢布，他弄错了。我去乡下，没有亲自承办此事。我刚给科尔夫男爵写了信，请他为您这位校友说几句好话。但愿他能尽力。

谨致敬礼。

忠 仆

亚·普希金

1835 年8 月19 日

---

① 指卡尔·费奥多罗维奇·富克斯，A·A·富克斯的丈夫。

② E·П·柳岑科 (1792—1869)，官员，文学家，1811 至1813 年任皇村学校总务主任。

③ 柳岑科翻译了维兰德诗体小说《佩尔冯蒂，又名心愿》，斯米尔金不给出版。该书后来更名为《瓦斯托拉，又名心愿》，未标译者，仅注明亚·普希金出版。——原编者注

663. 致B·A·波列诺夫[1]

1835年8月28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阁下：

今有一事恭求阁下。

皇上降旨恩准在下启封普加乔夫档案，供编写《历史摘要》之用。圣彼得堡参政院提供的8袋案卷中，在下没有找到最主要的文件：没有成立于莫斯科的侦查委员会所录普加乔夫亲口供词。故而冒昧恭请阁下示意A·Φ·马林诺夫斯基[2]，此人可能知道该要件保存何处。

谨致以最深的敬礼。

恭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664. 致E·Φ·坎克林[3]

1835年9月6日于彼得堡

尊敬的叶戈尔·弗拉采维奇大人：

在下不揣冒昧，先行陈明一事，恭求大人关照。

迫于家境，在下只好呈请辞职，欲去乡下避居数载，不意皇恩浩荡，降

① B·A·波列诺夫（1776—1851），文学家、语文学家，1834年起任国家档案馆馆长。

② A·Φ·马林诺夫斯基，外交部莫斯科档案处处长。——原编者注

③ E·Φ·坎克林，财政大臣。

旨：不得中断撰写史书，赐1万卢布以资救助。无奈此款无济于改善在下之窘境。若继续留居彼得堡，境况势必日渐恶化，进而只得吁请政府救济，或奏祈皇上赏赐。对此，在下又不习惯。幸而在下至今一直自食其力，从未仰仗他人。

有鉴于此，微臣斗胆奏请皇上恩典：1）与其救济，不如贷款3万卢布应急，支付必要开销；2）停发薪俸，直至抵销贷款完毕。或此或彼，全凭圣裁。

然国库仅发在下1.8万卢布，并非3万，已先行扣除种种利息以及此前用于出版书籍之1万。这么一来，在下境地较以前尤为窘迫：无奈中还得留在彼得堡，拖着还不清之债务，又失去了5千卢布薪俸。

今斗胆恳请大人，容在下领足万般无奈中向皇上奏请之款额，仅支付1834年贷款之利息，直至家境改善能够偿还本金为止。

在下一切全仰仗大人关照。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最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9月6日

665. 致H·H·普希金娜

1835年9月1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没告诉你我的地址，你也不问，你我可真行啊。我的地址就是：普斯科夫省奥斯特罗夫三山村。今天是9月14日，离开你已经一礼拜了，亲爱的朋友，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我还没有开始写作，也不知何时才能开始。一直在想念着你，可就是想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很后悔没把你一道带来。这儿天气真美！已经三天了，我都在游逛，不是散步便是骑马，就这样把秋天闲逛过去，等老天爷让这儿冷起来时，便一事无成地回到你那里去。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还没来，她可能在别基切娃的村子里，也可能正

在普斯科夫忙碌。这几天大家都在等她来。今天我从左边看见月亮了[①]，于是就为你担心起来，非常担心。我们的邮件到了吗？你见过坎克林娜伯爵夫人了？如何答复的？若坎克林伯爵为难我们，我们还有尤里耶夫伯爵呢，我介绍你去找他。尽量多来信，来信告诉我你都在做些什么，让我知道你在向谁卖弄风情，常到哪些地方去，举止是否端庄，搬弄什么是非，跟你的同名人[②]争风吃醋是否幸福。再见，亲爱的；吻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③]的双手，请她在你面前保护我。吻萨什卡的圆额头，祝福你们大家，衷心问候两位姨妈和阿齐娅和科科两位姨妹。你告诉普列特尼奥夫，让他谈谈我们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

666.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5年9月1—15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你劝我把《奥涅金》继续写下去，说没有写完……

667. 致А·И·别克列绍娃[④]

1835年9月11至18日自三山村寄往普斯科夫

我的天使，真遗憾没有碰上您。叶夫普拉克西娅·尼古拉耶芙娜说您又

---

① 俄罗斯人有种古老的风俗习惯，认为从左边望去看到月亮不吉利。

② 指З·К·穆欣娜-普希金娜。

③ 指普希金3岁的女儿。

④ А·И·别克列绍娃（1864年卒），娘家姓奥西波娃，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前夫之女。

打算来我们这偏僻之地，我高兴极了！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23日以前来都行。我要您认错、解释，等等，满腹心里话要对您说。有了空闲，我们也许会彼此迷上的。我给您写这封信时，玛丽娅・伊凡诺芙娜[①]就坐在我斜对面，宛如您的化身。您难以相信，她竟然提起了从前的时光：

还有那到奥波奇卡的旅行……[②]

原谅我说了许多友好的闲话。吻您的双手。

亚・普・

668. 致Н・Н・普希金娜

1835年9月21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我的爱妻，已经是21日了，还没有收到你的只言片语。这不禁让我提心吊胆。虽然我也知道17日前也许你不知道我在巴甫洛夫斯克的详细地址，对吗？何况彼得堡的邮件一礼拜才来一回，但我还是忐忑不安，什么也写不下去，时间却在流逝。或独坐斗室，或漫步林间，要没有人来妨碍我遐想，我可以想得头晕脑涨，思维之活跃，你不可能想象得到的。可我在想些什么呢？想的就是我们将来何以为生？父亲不会留给我财产，他已把家产挥霍过半，你们的家产也所剩无几了。皇上既不让我当地主，又不准我当撰稿人。我不能为金钱写书，这一点苍天可鉴。我们没有一点靠得住的收入，靠得住的开支却有3万，担子都压在我身上，压在姨妈身上，我和姨妈总不能长生不老呀。天知道那时候又会怎么样。所以我犯愁。吻吻我吧，说不定恶运会过去的。可

① 别克列绍娃之妹。——原编者注

② 引自普希金《承认》诗中一句。该诗是为阿琳娜・亚历山德拉・伊凡诺芙娜-奥西波娃（别克列绍娃）写的。

就是你的红唇够不着400俄里之外，只有干呆着发愁，有什么法子！现在且听我报告：我在弗列斯基家这是第三天了，就住在这里。我们都等着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1]，可她没来。弗列斯卡娅是位十分善良可爱的老太太，就是太胖，胖得像咱们普斯科夫的大僧侣麦福季。可她的肚子并不显眼，就像你见到她时那样。我向他们借一本瓦尔特·司各特的书重读。可惜没带英文书来，顺便说一下，如果可能，把蒙田[2]的《随笔集》给我寄来，是四册蓝色封皮的书，在我的长书架上，好好找找。今天天气阴沉，秋天来了。也许我不再出门了，坐等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来。她今天也许要去三山村。——我走路太多，骑马、骑劣马太多，它们很高兴让人骑，因为骑过后能吃上燕麦。它们吃燕麦还不习惯。我像芬兰佬那样吃烤土豆，像路易十八那样吃半生的鸡蛋，这就是我的午饭。9点睡觉，7点起床。现在我要求你也这样详细地向我报告。亲吻你，我的心肝。亲吻孩子们，衷心祝福你们，祝你们健康。问候妹妹们，该怎么称呼呢？妹妹们，还是姨妹们？再见。

669．致H·H·普希金娜

1835年9月25日自三山村寄往彼得堡

我在三山村给你写信。已经是25日了，也没见到你只字来信。怎么回事呵，贤妻？这让我生气，也让我担心。你把自己的信寄到哪里去了？要写上：普斯科夫，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夫人转亚·谢·普·那位著名作家即可。这么写，你的信肯定会送到我手里，不然，收不到你的信我要变傻的。亲爱的，你身体好吗？孩子们好吗？我们的家怎么样了？你管理得如何？你想想看，时至今日，我一个字也没写成，都怪心绪不宁。我

① 指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

② 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家、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

发现米哈伊洛夫斯克还是老样子，除了我的老奶妈离开人世外，还有就是我熟悉的那片老松林边上我不在时长出了一些小松树。望着这些小树我心里难过，如同我在自己已经不跳舞的那些舞会上望着年轻的禁卫重骑兵们时心里那般沮丧一样。可又毫无办法；周围的人都说我老了，有时人家还用道地的俄语明明白白地说出来。比如，昨天碰到一位熟识的妇人，我可不能对她说她全变了，可她却说："哎呀，老乡，你老啦，丑啦。"虽然跟过世的奶妈一起时我可以说：我从未漂亮过，却年轻过。这一切都算不上什么不幸，不幸的是你不注意，我可早就注意到了，朋友。我的美人儿，我不在时你做些什么？告诉我你忙什么？常去什么地方？又有些什么流言蜚语，等等。我听说卡拉姆津娜和麦谢尔斯基夫妇来了，别忘了告诉她们，我衷心问候她们。三山村的人都快走光了。叶夫普拉克西娅·尼古拉耶芙娜和亚历山德罗芙娜·伊凡诺芙娜出嫁了，不过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还是老样儿，我也很爱她。我举止谦和得体，或散步，或骑马闲逛，看看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这些小说让我赞叹不已，再不然就是唉声叹气地想你。再见，重重地吻你，祝福你，祝福孩子们。科科和阿齐娅在干什么？出嫁了？告诉她们，没得到我的祝福别嫁。再会，我的天使。

670. 致H·H·普希金娜

1835年9月29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昨天收到了你两封信。我难过极了。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害的什么病？你写的是重病，有危险么？亟盼你的通报。这一切都是因为她那非人能忍受的生活方式，看来波利耶伯爵小姐终于要嫁给自己的公爵了？坎克林在开玩笑——可我没心思开玩笑，陛下恩准我办报纸，他们却不许，逼着我住在彼得堡却又不给我手段谋生。我在白白浪费光阴与精神，抛撒血汗钱，看不到未来有何希望。父亲空耗家业，从不精打细算。由于去世的阿法纳西·尼古拉耶维奇的愚蠢和粗心，你们家也快把家产吃光了。天知道这会

有什么结果。失火可能是因为你那位宫女疏忽，我不在，她们可真快活！幸亏只烧了帘子。你把M-me Kern（法文：克恩太太）的条子转寄给我。这位傻瓜心血来潮，要翻译乔治·桑的作品，还求我为她和斯米尔金拉皮条。让他们这一对见鬼去吧！我托安娜·尼古拉耶芙娜替我给她回信，告诉她，如果译文能像乔治·桑的翻版一样准确，那她无疑是成功了，但我跟斯米尔金没有任何关系。——普列特尼奥夫好么？他在考虑我们共同的事业吗？可能没有。我的日子过得非常单调。上午无事可作，闲聊而已。晚上去三山村，钻进旧书堆里伤脑筋。诗歌呀，散文呀，都想写，告诉萨什卡，我这里有些白李子，不是他偷吃你的那种。告诉他，我让他来跟我一起吃。玛什卡好么？她跟小穆齐卡还相好吧？她又有什么得意事吧？来信告诉我一些政治新闻：这里看不到报纸——我没去俱乐部，希特罗沃也没见着，不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发生了什么事。皇帝们何时驾临，没听到点什么吗？如战争的消息等等。我为你们祝福——祝你们健康，吻你。地址你写得多糊涂，怎么能这样连起来写！寄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村！你呀，亲爱的！连什么县都没写。我想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肯定不只一个，就算只有一个，谁又知道在哪个县呢？这么粗心大意的人！你看我什么都唠叨个没完。又有啥办法？没有值得高兴的事。给我写点姨妈的情况——还有母亲的情况。

谢谢姨妹们，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是这么写的，其实并不为了什么。

671. 致H·H·普希金娜

1835年10月2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贤妻，我们这里有匹小骒马，既可套车，又可骑乘，样样都好。在路上只要稍稍加鞭，它便咬紧马嚼子在坑坑洼洼坎坷不平的地方一跑就是十几俄里——不到精疲力竭，没法让它停下来。

温柔美丽的天使，来信收到了！你咬紧马嚼子，在卡特琳夫人那里钉上了掌的优美可爱的那对小蹄子正在尥蹶子呢。但愿现在你精疲力竭，平静下

来了。我等着你正常的来信，可以让我看到和听到你的音容笑貌，而不是我全然不该受到的责骂，因为我行事为人犹如贞童玉女。昨天我才开始写作(但愿不会有什么不吉利的事发生)。这里天气变坏了，看来秋天真的到了。说不定我能写顺手。看了你那怒气冲冲的来信，我以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好些了，要是她不病得那么厉害，你也不会骂得那么来劲。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来信吧，什么都写，写详细点。为什么你只字不谈玛莎？虽然萨什卡是我的宠儿，我还是喜欢她那些古怪的念头。我眼望窗外遐想：若是能突然有一辆马车冲进院子，车上坐着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那该有多妙！可是别来，我的朋友，还是自己呆在彼得堡吧，我尽量提前赶回去就是了。普列特尼奥夫好么？卡拉姆津夫妇和麦谢尔斯基夫妇好么？等等。——来信什么都要写。吻你，为孩子们祝福。

于10月2日

672. 致П·А·普列特尼奥夫

1835 年10月11日前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收到你的来信(你惯用的公函体)，我非常高兴。我尽量逐项回答你：你收到了检查机关转给你的《游记》[①]，委员会对我那低三下四的呈文[②]作出什么决定没有？莫非小毛驴尼基坚科要踢死我、公牛敦杜克[③]要牴死我不成？其实，他们是不会如此轻易地摆脱我的。谢谢，十二分地感谢果戈理，谢谢他的《马车》，有了《马车》，丛刊就大有收获。不过我的意见是不能白用《马车》，要给点钱，果戈理需钱用。你要求给丛刊取个名字，我们就叫它《阿里

① 指普希金的《1829 年远征时游阿尔兹鲁姆》。——原编者注

② 见公函部分第14 项及第674 封信。——原编者注

③ 在讽刺短诗《敦杜克公爵在科学院获得一席》中，普希金称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书刊检查委员会主席)为敦杜克。——原编者注

翁》或《奥里翁》吧，我喜欢没有特殊含义的名字；开玩笑毫无好处，就请朗格尔画个卷头花饰，画个没有特殊含义的吧。要有小花朵、竖琴、酒杯、常青藤，就像果戈理喜剧[1]中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寓所中的景物那样的，这样就非常自然了。11月里我会高高兴兴上你们那儿去。有生以来，我从未有过这样没有成绩的秋天，写东西又慢又心不在焉。要有灵感，务必心中宁静，可我却心烦意乱。你办事不力，变得优柔寡断起来了。我一向认为，照你想出的主意办事我都很顺手。丛刊的事我们就从《游记》开始吧，你把校样寄给我，我把诗歌寄给你。谁将是我们的检查官呢？我很高兴先科夫斯基在拿别尔金的名字做文章，可是，能否（当然是背地里悄悄地，比如在《莫斯科观察家》上）宣布说，别尔金其人已经故去，不能承担同名人之罪？真的，这倒不坏。

673. 致E·Ф·坎克林

1835年10月23日于彼得堡

叶戈尔·弗兰采维奇伯爵大人：

卑职从乡下回来后获悉，大人已将圣旨宣示：卑职恭呈大人之奏请[2]已获恩准。多蒙大人厚爱，对卑职之事关照有加，谨向大人表示最最真诚、最最深切的感戴之情。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无限忠诚。

最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0月23日

于圣彼得堡

① 指《三等弗拉基米尔勋章》。——原编者注

② 见第664封信。——原编者注

674. 致A·X·宾肯多夫

1835年10月（不早于）23日于彼得堡

（草稿）

谨向大人提出申诉，并有一事恭求大人：

大人外出期间，书刊检查机关对卑职出版一册诗集①进行刁难，卑职无奈恭请书刊检查委员会释此疑难，委员会对卑职所求却不予答复。卑职不知为何受此冷遇——任何一个俄国作家都不曾受过这般欺凌。卑职之作已蒙皇上恩准，出版时却受到检查机关随意删改，申诉又被置之不理。卑职不敢出版作品，因为不敢……

675. 致П·А·奥西波娃

1835年10月（不晚于）26日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夫人，我已回到彼得堡。难怪内人没有消息，原来她把信件居然寄到奥波奇卡去了。您瞧，天知道她怎么会这样。无论如何，求您打发自己的人去告诉那里的邮政局长我已不在乡下了，请他把我在局里的信件都退回彼得堡。

几乎是在妈妈弥留之际我才见到可怜的妈妈。她从巴甫洛夫斯克来找房子，暂时停留在克尼娅日尼娜公爵夫人家时突感不适。拉乌赫和斯帕斯基②对她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在此悲苦之时，我更痛心地发现我那可怜的娜塔丽

---

① 指叙事诗《安哲鲁》，初版是尼古拉一世允许的。——原编者注

② 医生。

娅成了众矢之的。到处都在谣传，说她公婆一无所有，婆婆眼见着要死在别人家里，她还打扮得花枝招展，太不像话。您是知道事实真相的。当然不能说有1200农奴的人一贫如洗，应当说家父还有点家当，我却一无所有。但无论如何，娜塔丽娅对此没有责任，对家母负责任的应该是我。如果母亲决定住在我们家，娜塔丽娅自然会欢迎的。可是冷冰冰的屋子，到处是孩子，客人又多，这对病人未必合适。母亲住在自己家里更好些。我见到她时，她都搬了。家父处境也令人可怜。我么，苦不堪言，疲惫极了，悲痛万分。

亲爱的奥西波娃夫人，请相信我，虽然生活就是美好甜蜜的习尚，可是生活也隐藏着无限辛酸，因而令人厌恶，西社交界不过是一堆肮脏的垃圾。三山村对我更可爱。衷心向您致敬。①

676. 致И·И·拉热奇尼科夫

1835年11月3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阁下：

首先要祈求阁下原谅我的拖拉与疏忽。普加乔夫像一个月前就收到了，我从乡下回来后获知，《普加乔夫史》一书阁下尚未收到。现将雷奇科夫手稿奉还，多亏阁下我才用上这手稿。

我们大家都读过阁下美妙的小说，读得如饥似渴，欣喜异常，容我在此致谢。《冰屋》在艺术方面可能比《最后一个新贵》要好，不过历史的真实在书中未能得到遵循。沃伦斯基案件② 公开后，随着时间推移，阁下作品当然会受到损害，不过，诗歌终究是诗歌，阁下小说的许多篇章将随俄语一道永世长存。毋庸讳言，我要替瓦西里·特列佳科夫斯基同阁下争辩几句。阁下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А·П·沃伦斯基（1689—1740），俄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曾任喀山省省长、内阁大臣等职。1740年厄内斯特·约翰·比朗等人密谋陷害他，以叛国罪将他处死。

侮辱了一位在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尊敬与感激的人士。在沃伦斯基案件中他扮演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他给科学院的报告感人至深，读着这份报告，不能不对迫害他的人产生愤怒。对比朗[①]同样可以这么说。他不幸身为日耳曼人，安娜王朝的一切恐怖活动都诿过于他。那个时期自有其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民众习俗。其实，此人极其睿智、极具才华。

请允许向阁下提个语言学方面的问题，答案对我至关紧要：阁下在新作中使用的хольуг一词何意，是什么方言？

拜托阁下多关照、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 年11 月3 日

于圣彼得堡

677. 致П·А·克莱恩米歇尔[②]

1835 年11 月19 日于彼得堡

彼得·安德列耶维奇阁下：

旅行归来后卑职才见到阁下命令，随即前来听召。承蒙切尔内绍夫伯爵大人厚意所提供之书籍和文件，卑职已奉还陆军部。

卑职有一小事麻烦大人：总参谋部现存有尚未为人知的一本卷册，内有比比科夫将军最后（1774）一批信件和报告。卑职亟需查阅该卷册，斗胆请求大人允准。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① H·比朗（1690—1772），伯爵，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皇的宠臣。

② П·А·克莱恩米歇尔（1793—1869），伯爵，尼古拉一世近臣，1835 年起任陆军部监察署署长。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年11月19日

678. 致П·A·奥西波娃

1835年12月26日自彼得堡寄往普斯科夫

夫人11月27日来信收悉，我终于得到了安慰。此信在路上竟然耽搁4个礼拜，我们还不知如何理解夫人的缄默。我不知道，但我认定夫人在普斯科夫，于是把这封信寄往普斯科夫。家母病情好转，却远远谈不上康复，虽很虚弱，但病势见轻。家父十分值得同情。贱内谢谢夫人的惦记，她全指望夫人的友情了，孩子们也是这样。祝愿夫人身体健康、每个节日都过得快活开心。我对夫人矢志不渝的忠诚自不待言了。

皇上刚刚饶恕了1825年谋反的大部分人，我那可怜的丘赫尔别凯也在其中，命令他必须定居西伯利亚南部。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我却希望他离我们近点，也许会让他住在他妹妹格林卡夫人乡下的田庄里。政府对他一向温和、很迁就。①

这场不幸的暴动一晃10年过去了，我觉得如在梦中。各方面发生过那么多事，那么多变化，包括我自己的看法、境况等等、等等。真的，只有我对夫人、对夫人一家的友谊常留心底，一如既往，永远实实在在、难以割舍。

于12月26日

写给夫人的借据已备好，下次奉上。②

---

① 1835年12月14日发布命令，缩短一些十二月党人的监禁期限。丘赫尔别凯流放伊尔库茨克省巴尔古津城，他请求到其妹尤斯季娜·K·格林卡的领地的请求被驳回。——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679. 致A·X·宾肯多夫

1835 年12 月31 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赫里斯托福罗维奇伯爵大人：

谨将莫罗·德·布拉泽队长1711 年远征札记[1]恭呈皇帝陛下御览审定，微臣何幸。该书附有卑职所撰注释与前言。札记趣味横生，所记乃真人真事，确属重要历史文献，说成绝无仅有也不过分（彼得大帝御笔记事簿除外）。

有一小事相烦大人：卑职想于明年，即1836 年，出版4 卷纯文学（如小说、诗歌等）、历史性、学术性作品，以及国内外文学评论[2]，类似英国的季刊《评论》。卑职没有参加一家杂志的工作，没有收人；出版上述作品，可为卑职提供再次自立之机，同时也使卑职得以把已经动笔的著作写下去。如能遂愿，这将是陛下赐予的又一洪恩。

卑职一切全仰仗大人关照。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心。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 年12 月31 日

于圣彼得堡

---

① 载《现代人》1837 年第6 期。——原编者注

② 即《现代人》杂志。普希金最终获准出版。——原编者注

1836 年

680. 致 H·A·杜罗娃

1836 年 1 月 19 日自彼得堡寄往叶拉布加

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1] 阁下：

阁下 1 月 6 日最近一封来信……令我极度不安。阁下的手稿我没收到，我怀疑这是因为我原打算在乡下住 3 个月，却只呆了 3 个礼拜便不得不匆匆返回彼得堡了，手稿可能寄到普斯科夫去了。请千万别生我的气，我立即设法弥补耽误的时光。

我本来以为不希望得到《札记》，现在有了着落，谢天谢地。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热心忠挚之仆

① 普希金在信首称呼的是杜罗娃的笔名。

亚·普希金
1836年1月19日

681. 致П·В·纳肖金

1836年1月中旬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

我没有给你写信，因为与莫斯科邮局断绝了关系。听说你要去乡下找我，你没去，我很高兴，因为此时你去乡下找不到我。家母病了，我无奈又返回城来。你打赢官司的谣传五花八门，但是让我放心的是，众人异口同声地为你一个人说话。你既然未曾出发，我想你一定还在莫斯科。你那里有我住的地方么？如果有，我们就可以畅谈一番了！此处无人可以畅谈。我的收支情况糟极了——只好操起杂志这个行当来，还不知道发行情况会怎样。斯米尔金已经出1500，要我放下自己的事情再次当他《文库》的合伙人，虽然有利可图，可我还是没同意。先科夫斯基如此滑头，斯米尔金又如此可恶，不能跟他们搅和在一块。很想瞧瞧你现在的家庭生活如何，也好让我替你高兴高兴，毕竟我插手过你的家事，对你生活的转折关头有过影响。[①]我现在家中人丁兴旺，都一大家子了，身边是又吵又闹。如今看来，对生活无可抱怨，对衰老也无可畏惧。人世间的单身汉太孤寂：他看见年轻的新一代就要沮丧，但身为人父，望着身边的孩子们就无需嫉妒了。可见我们结婚成家是对了。你的情况如何？你那克涅采尔和那位犹太江湖术士好么？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极不喜欢他们，她的心极为敏感。还是小心地摆脱他们吧，这很有必要。这一切我们以后再谈。再见，我的朋友。

---

① 指纳肖金与В·А·纳尔斯卡娅结婚一事。——原编者注

682. 致A·H·莫尔德维诺夫（?）

1836年1月下半月至2月初于彼得堡

（草稿）

恳请大人原谅在下的固执，昨天实在无法在大臣面前辩解——

我的颂诗[①]未加任何说明便送往莫斯科，朋友们对此诗一无所知。然而种种暗示却从那里流传出来，可谓用心良苦。颂诗的讽刺部分是针对继承人[②]那令人憎恶的贪欲的，此人趁亲戚卧病之机，竟下令查封他垂涎已久的病人家产。我得承认，此类笑话流传已广，在下不过是用诗歌语言将闪现于脑海的笑话表现出来罢了。

讽刺诗的尖刻用语若不能很快使人领悟其所指，是写不出讽刺诗的。当年杰尔查文在《大臣》一诗中刻画出一个沉溺酒色、对民众哀嚎无动于衷的骄奢淫逸之徒，这个色鬼高声叫嚷：

> 片刻宁静更令我愉悦，
> 胜似历史上数百年之欢乐。

这些诗句被认为是针对波将金[③]等人的，所有这些词语都是重复千百次的老生常谈，讽刺诗中描写的最卑鄙、最普遍的恶习是用别的语言……

其实，这都是达官显贵的恶习，杰尔查文并未受到一点人身攻击的指摘，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

① 指《讽卢库尔病愈》一诗（该诗讽刺的是C·C·乌瓦罗夫）。

② 指C·C·乌瓦罗夫。他是彼得堡最大富翁之一德·尼·舍列梅杰夫伯爵的堂姐夫，伯爵膝下无子，又患重病，乌瓦罗夫居然以继承人身份乘机查封病人的财产。

③ Г·А·波将金（1739—1791），俄国统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

偷窃公家的木材、对妻子报假账的吝啬鬼、狡诈之徒、在显贵家当奶妈的马屁精等等角色中，据信公众已经悟出写的是权贵、有钱人、身居要职者。

我（不仅没有指名道姓）甚至也没有向任何人暗示我的诗……这让我感到满意，对读者诸公却不太好。

我只要求向我证明，我指名道姓写的是他——证明诗中何处是针对他的、或者我暗示了什么。

这一切都非常不明确，一切指摘都是泛泛而谈。

大众公道与否，对我无关紧要，最要紧的是证明我从来不曾用任何方式向任何人暗示过我的讽刺诗是针对何人的。[1]

683. 致C·C·赫柳斯京[2]

1836年2月4日于彼得堡

阁下：

我觉得有几点您误解了，请允许澄清事实如下：我不记得阁下从提及的文章中引用了什么。使我言辞激烈的正是阁下的言辞，您前一天说我把先科夫斯基的话过于当真是不对的。

当时我答复阁下的是："我不生先科夫斯基的气。可是有些体面的人一再重复猪猡和坏蛋的荒唐话，就不能不令我恼恨"。把阁下同（猪猡和坏蛋）混为一谈——当然是荒唐话。这种用语我既不会有存于心，激烈争吵中也不会冲口而出。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阁下反驳我，说您全然认为先科夫斯基的侮辱性文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此信是对赫柳斯京1836年2月4日信的复信，要求决斗，实际决斗未进行。争执是由于先科夫斯基对柳岑科《瓦斯托拉……》的评论引起的，先科夫斯基以为该文是普希金写的。——原编者注

章、尤其是他的用语（“欺骗公众”）是针对您自己的。

阁下的声明更出乎我的意料：“不论前天，还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您绝然没有对我说过跟杂志上的文章有任何关系的话。”我觉得没听懂阁下的话，故请不吝赐教：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当时我曾荣幸地向阁下指出：适才阁下所言，颠倒了事实。后来便没再说什么了，与阁下分手时我说过，对此事我不能置之不理。可以把这话看成挑战，却不是威胁。因为到头来我不得不再次说明：先科夫斯基其人的话我可以不予追究，但是像阁下这样的人士将这些言语拥为己有，我就不能掉以轻心了。因此，我已委托索鲍列夫斯基先生以我的名义要求阁下：或者收回前言，或者与我决斗。我已对索鲍列夫斯基讲明，不要求对方赔礼道歉，足见令我何等不快。然而，遗憾的是，索鲍列夫斯基以其惯有的漫不经心来对待这一切。

至于所谓分手时我未向阁下鞠躬的无礼，请阁下相信，这纯粹是偶然的忧忽，我诚心地请阁下原谅。

谨致敬礼。

卑贱忠诚之仆

亚·普希金

2月4日[1]

684. 致Н·Г·列普宁[2]

1836年2月5日于彼得堡

公爵大人：

在下无奈，有一事相烦，抱歉之至。作为贵族与一家之主，在下不得不维护自己的名誉——这可是要留给子孙的遗产。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即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列普宁-沃尔康斯基（1778—1845），国务会议成员，十二月党人С·Г·沃尔康斯基之兄。——原编者注

无缘向大人面陈，甚为遗憾。在下非但从未侮辱过大人，而且由于在下已知之原因，对大人一直深怀尊敬和感戴之情。

然而，有位鲍戈柳博夫[1]先生公然多次散布有辱在下之言论，似乎这些话语出自大人之口。故而敬请大人赐教，在下当如何为是。

自己与大人别同天壤，在下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大人非但是显贵重臣，而且还是在下忝列之古老贵族之代表。在下之所为，实出无奈，诚望大人体谅。

此致敬礼。

最卑微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2月5日[2]

685. 致B·A·索洛古勃[3]

1836年2月上旬于彼得堡

（草稿）

我并未要求您对我作出解释，是您自己枉费苦心，要去找我内人，对她讲些有失体统的话，还自吹“对她说了许多粗话”。

情况不允许我3月底以前去特维尔，敬请原谅。[4]

---

① B·ф·鲍戈柳博夫，乌瓦罗夫亲近之人，他告诉普希金，似乎列普宁公爵认为《讽卢库尔病愈》是针对自己的。——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B·A·索洛古勃（1814—1882），伯爵，作家，官员，19世纪30年代为侍从长官。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686. 致H·Γ·列普宁

1836年2月11日于彼得堡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公爵大人：

大人华函[①]拜收，谨表最真诚、最深切的感谢。

在下不得不承认，大人关于有辱个人名誉的作品的意见完全正确。该作即使写于伤心痛苦、莫名恼恨之际，亦难原谅。纵是空虚无聊、道德败坏的聪明人的游戏之作，亦难原谅。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恭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2月11日

687. 致A·A·富克斯

1836年2月20日自彼得堡寄往喀山

亲爱的亚历山德拉·安德列耶芙娜夫人：

在夫人面前我罪大恶极，岂敢辩解。不久前我从乡下回来才看到夫人来信。我的流浪汉叶梅利扬·普加乔夫[②]没到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喀山去，不

---

①. 列普宁1836年2月10日致信普希金，拒绝后者的指摘（参见第684封信），说“天才诗人只有歌颂俄罗斯的忠诚与信仰，而非侮辱人格”才会得到荣耀。——原编者注

② 指《普加乔夫史》一书。

知何故。看来是他生性喜爱闲逛，玩得忘乎所以了。现在请阿普拉克辛公爵把我的书转交夫人。①同时请让我奉上自己编辑的《现代人》杂志的领书证。亟盼夫人赐以佳作，使这份杂志增色生辉。

谨向卡尔·费奥多罗维奇致以我最崇高的敬礼。诸事多仰仗夫人和先生关照。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与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2月20日

于圣彼得堡

688. 致П·П·卡维林

1836年（?）2月于彼得堡

亲爱的卡维林，千万请你原谅，原谅我食言——未曾料及的事情迫使我必须立即离去。②

689. 致С·Д·涅恰耶夫

1827年6月至1836年2月（?）于彼得堡

① “到乡下去了”之说，是对长久没写信的托词，所言寄给富克斯的作品并未出版。——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亲爱的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请您把信件（不是包裹）赐还予我：信上我忘记写上这一件要紧事。您何时启程？

亚·普希金

690.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2月至3月初于彼得堡

我身体不太好——又很忙。您若能同萨哈罗夫先生一道光临寒舍，将不胜感激。急切恭候你们光临。

亚·普·

691.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2月至3月初于彼得堡

只要是合您心意的声明，我都准备排印。首期《现代人》里我想采用《奥秘》①。有关神话的书，尚未拜读。手稿几天后奉还。

① 奥多耶夫斯基对普希金办《现代人》杂志有所帮助。《奥秘》是作家萨哈罗夫（1807—1863）著《俄罗斯民间传说》中一章，该书由奥多耶夫斯基编辑，并未在《现代人》杂志刊载。

692. 致B·Д·苏霍鲁科夫[1]

1836年3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皮亚季戈尔斯克

最亲爱的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

我是在您的一位同胞、一位可爱的年轻人[2]的房间里给您写信。我常从他这儿听到有关您的消息。他刚告诉我说您结婚了。我衷心祝贺您,祝您得到各方面说来都当之无愧的幸福。在此也问候奥尔加·瓦西里耶芙娜。很遗憾,我不能当面向她说出我对您的看法和我对您这位杰出的人所了解的一切。

自阿尔兹鲁姆宫分别后,不知是否给您去过信,似乎没有。请原谅,我一直很忙,千万别对我的懒惰有什么其他想法。现在,我们来谈谈正事:您知道,我当上了杂志撰稿人(这使我想起没把《现代人》给您寄去,请原谅,我将尽力弥补这一过失),这样一来,我就成了布尔加林和波列沃依的同行了,于是就厚着脸皮来向您讨要文章。真的,请把您那些有实际价值、严谨而又有趣的作品寄些来。您与别什套山和厄尔布尔士山相邻而居,有的是灵感和闲暇。另外,在此不妨谈谈稿酬,一印张我给您出200卢布,如何?能成交么?

务请见谅。

您的亚·普·

1836年3月14日

于圣彼得堡

---

① B·Д·苏霍鲁科夫(1795—1841),俄国顿河史学家。

② 指Ф·И·舒姆科夫,后升至将军。——原编者注

693.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2月末—3月上半月于彼得堡

我非常非常满意、非常非常感激。一礼拜要能印5个印张，那就更好了——我们的事情也就万事大吉了。[1]不过请叫人把《游记》校样寄给我，手稿中错误甚多。您的小说《济济》怎样了？这可是本好书。

亚·普·

694. 致Π·A·维亚泽姆斯基

1836年3月（不早于）17日于彼得堡

乌拉！我们赢啦！科兹洛夫斯基的文章[2]顺利通过了，我现在就开始刊登。不过，可怜的屠格涅夫……他写的政治性材料全都卡住了。甚至菲耶斯基家族[3]和所有大臣的名字都给抹掉了，只剩下我们俄国天主教女教徒、女外交家名字的东正教的字母。不过我想找找宾肯多夫——看他能否设法通融一下。你向我谈过你致波托茨卡娅的诗；你收到了这些诗吗？至少，你能回忆起来吗？

亚·普·

---

① 讲的是《现代人》首期的准备工作。——原编者注

② 即Π·Б·科兹洛夫斯基公爵的《巴黎精确年鉴分析》。——原编者注

③ 菲耶斯基家族，意大利封建家族，在热那亚中世纪历史上曾起过显著作用。其中朱泽佩是刺杀路易·腓力（1835年7月28日，未遂）的主要参加者。

695. 致M·A·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

1836年3月18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大人：

蒙大人见爱，今不揣冒昧有一琐事相烦。

书刊检查委员会不批准《巴黎书简》，认为其中有政治性的消息。大人可否恩准在下为此文拜见宾肯多夫伯爵？抑或大人认为可将此文再呈委员会？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3月18日

于圣彼得堡

696. 致A·Л·克雷洛夫

1836年3月20至22日于彼得堡

（草稿）

亲爱的亚历山大·卢基奇阁下：

米·亚·科尔萨科夫公爵大人致函在下，称《巴黎书简》将在最高委员会审查。现将该信奉上。有一点需要说明：屠格涅夫的《巴黎书简》不是作为政治性文章、而是作为文学作品刊载于《莫斯科观察家》的。

697. 致A·若巴尔[①]

1836年3月2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阁下：

阁下《讽卢库尔病愈》一诗出色的译文及所附美好信函奉悉，我实在高兴。阁下的译诗既尖刻又美妙，这足以说明许多问题。如果真的像您信中所说，有人想用法律程序宣布您丧失了理智，那么，应当说，自那时起您是真正获得了理智。

阁下对我的美意，我常引以自豪，它让我得以推心置腹地讲话。在致人民教育大臣函中，阁下仿佛明白表示您打算在比利时出版大作，并加上您认为理解正文所必需的注释。我冒昧地恳求您以后千万别这样做。心情恶劣时写下的这首短诗，我自己至今还在懊悔不已。发表此诗已让某君[②]对我不满，他的意见对我至关重要。如果不想成为一个轻率的忘恩负义的人，就不能对他的意见漠然视之。请看在同行的分上，请牺牲您那发表自己译作的快乐吧。请不要用阁下的天才去再现那本应遭到遗忘的作品吧。甚盼阁下多多关照，同时也请相信我对阁下永怀崇高的敬意。

特此专奉。

忠 仆

亚·普希金

1836年3月24日

于圣彼得堡[③]

---

① A·若巴尔（生于1793年，卒于1845年后），古代文学史教授。

② 指尼古拉一世。——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698. 致C·H·格林卡[①]

1836年3月（不晚于）26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阁下：

惠书拜收，感激非常（法文式语句，请原谅）。《现代人》尚未出版——以后一定会出版的，阁下会第一个收到。

写给费奥多尔·尼古拉耶维奇的信，当寄往何处？盼告。

您的

亚·普希金

699. 致B·A·杜罗夫

1836年3月17、27日自彼得堡寄往叶拉布加

亲爱的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

您邮来的《札记》和您对我的信赖，令我非常感激。我的安排如下：1）我在出版杂志：本月（7日）第2期将刊登《1812年札记》（全文或部分），随后即将稿酬寄上，按1印张200卢布计算。2）待令兄其他笔记寄到，我打算与《1812年札记》合为一集，这能使书厚一点，自然也贵一点。

我在杂志上鼓吹后，《札记全集》可望好销。我准备买下文稿，再以有利于作者，即作者认为合适、有利的方式出版。无论如何请放心，我会全力争取共同事业的成功。

① C·H·格林卡（1775—1847），作家，1827- 1830年任书刊检查官。

令兄[1]来信说他今夏要来彼得堡，我翘首以待。再见，祝您幸福，祝您偕勇敢的亚历山德罗夫的好运大发其财，请替我吻他的小手。

您的

亚・普希金

1836年3月17日

于圣彼得堡

我刚读完誊清的《札记》，好极了！鲜明生动，新颖独特，文笔优美。毫无疑问会成功的。

3月27日

700. 致乔治・博罗[2]

1835年10月底至1836年3月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普希金拜收博罗先生的大作[3]，无比感激，不能面谢，遗憾之至。

701.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4月初于彼得堡

在我的杂志第1期上没有刊载您的只言片语，我十分忧虑；本来我们的

---

① 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杜罗夫之姐姐纳杰日达・安德列耶芙娜・杜罗娃，笔名为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故普希金戏称她为“令兄”。

② 乔治・博罗（1784至1845），英国学者，文献学家。

③ 《〈旧约全书〉，阿拉米文译释，或30种文字的格律翻译》，圣彼得堡1835年版。——原编者注

时间不够，可朋友们却替我向读者许诺说将于复活节后一个礼拜发行《现代人》。

我想在第2期的前面刊登您那论据翔实、思想深邃、极具说服力的文章——冠以《论对……教育之敌枧》的标题，该期我还想安排《大车店》的评析，标题是《谈几部长篇小说》，您同意否？

《谢吉耶》[①]一诗，显然检查机关还在犹豫，不过，我对该诗不太满意——何况登载一些段落也会妨碍您出版完整作品。

我将于礼拜一动身[②]，此前能否见到您？

您的

亚·普·

《不满意的人们的谈话》[③]我没刊登，因为在我这里的果戈理的几场戏[④]全登完了——而且，在效果方面，你们又会相互妨碍。

702. 致M·A·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

1836年4月6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公爵大人：

在下不揣冒昧，有一小事相求。

当然，检查机关过于苛刻，在下对此无权抱怨，在下杂志所要发表之文章审查均获通过，在下唯有感激大人宽厚仁慈之恩德。因为检查官克雷洛夫先生本人是无权决定批准这些文章的。在此深感大人庇佑恩德之际，在下仍

① 奥多耶夫斯基未完成的悲剧性叙事诗，普希金不愿刊出。——原编者注

② 4月7、8日普希金前往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参加母亲的葬礼。

③ 奥多耶夫斯基悲剧片断。

④ 指《一个精明人的早晨》。——原编者注

需禀明：第一，在下不断以区区琐事频扰大人清怀，委实于心愧怍，也失体统。其实，在下也亟愿在万般无奈、确需最高当局裁定之时享用大人所赐特权；第二，这种双重检查花费了在下极多时间，致使刊物不能如期出版。这并非在抱怨检查官多疑，在下深知此君肩负着书刊检查条例之外的责任。在此，冒昧恳求大人恩准另选一位检查官[①]。若能如此，对在下所办杂志审查之速度可望加快一倍，否则该刊行将停办或倒闭。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4月6日

于圣彼得堡

703. 致М·П·包戈廷

1836年4月14日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米哈伊洛·彼得罗维奇：

我是在乡下给您写信，迫于令人堪忧的家事[②]我来到这里。我的杂志出版时我不在，料您已经收到。评论阁下箴言的那篇文章[③]不是我写的，我没时间也没精力仔细审阅这篇文章。阁下若对此文不满意，请别生我的气。请问，阁下能否与我建立文学上的和生意上的联系？若能，有何要求请坦诚相告。您若见到纳杰日金，请替我感谢他的《望远镜》。我将给他寄去《现代人》，我今天去彼得堡，5月份才能去莫斯科——我要一头钻进那档案处查阅案卷，然后再去见您。

---

① 为《现代人》杂志任命了一个新检查官П·И·加耶夫斯基。——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丧母。——原编者注

③ 对包戈廷《历史箴言……》的评论文章是果戈理写的。——原编者注

您的 亚·普·
4月14日
于米哈伊洛夫斯克

704. 致H·M·雅济科夫

1836年4月14日自戈卢鲍夫寄往雅济科沃

亲爱的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您猜猜我在哪里给您写信，在"自由人生活之邦"①。

整整十年前这里是我们三人——您、武尔弗和我欢宴之处，这里回响着您的吟哦之声和斟满约姆卡酒②的杯子碰击之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这里回忆您和往事。我站在米哈伊洛夫斯克的山岗上，站在三山村的树阴下，站在蓝色的索罗季河的河岸上，站在叶芙普拉克西娅·尼古拉耶芙娜的身旁，我向您鞠躬致敬。曾几何时她还是一位体态轻盈的姑娘，如今已是臃肿的胖妇人了，肚子大了5倍。我正在她府上做客，我代表忠诚于您的、念及您的一切人和物向您致敬。

阿列克谢·武尔弗正在这里，这位前大学生、骠骑兵、小胡子农学家、特维尔的洛弗拉斯——仍然亲切依旧，只不过已是30出头的人了。如今我呆在普斯科夫，不如当年流放和亚历山大在位之时那么爱热闹和快活了。我极其想念您，不能不给您写上几句，指望您重新在这里露面。您能收到我的《现代人》杂志的，但愿能得到您的称赞。评论文章中有我的一篇，谈科尼斯基的。请您务必为刊物撰稿。您的诗歌犹如一池清水，我们的文章却像死水一潭，我们要用您的池水来冲洗一下《现代人》，请您将那晶莹的水珠喷洒在杂

① 引自雅济科夫《三山村》诗中的语句。——原编者注
② 可能是普希金与同伴们这么叫烧酒的。——原编者注

志上吧。致达维多夫的寄语诗[①]——写得妙极了。我们一头黑鬈发的斗士本想掩饰那绺白发，却弄脏了那绺白发。他看到您的诗章后又洗净了白发——也对，这是景仰诗歌的表示。再见，请来信。顺便说一句，我还要回复维亚泽姆斯基的寄语诗。（记得）该诗载于《新居》，至今您尚未答复人家只言片语。祝您健康。来信。您活着也让别人活着。[②]

您的　亚·普·

4月14日

行行好，请把有关天之骄子阿列克谢的诗和不论什么传说随便寄一篇来。需要。

705. 致A·A·克拉耶夫斯基

1836年4月20日前后于彼得堡

亲爱的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先生：[③]

在下昨日曾造访贵府，却无缘得识尊颜。明日再行趋拜。对先生、对奥多耶夫斯基公爵感激良深，无以言表。再见。

您的

亚·普·

① 载《莫斯科观察家》1835年第3期，诗中有"你/一头黑鬈发的斗士，额头上露出一绺白发"的诗句。——原编者注

② 引自杰尔查文《恭贺格列米斯拉娃公主降世……》诗中句子。——原编者注

③ 笔误，应是安德列·亚历山德罗维奇。——原编者注

706. 致A·H·莫尔德维诺夫

1836年4月28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大人：

兹将所收之信立即转呈大人，此信是在下约一礼拜前收到的，在下其时刚散步归来。这是一位不知姓名之人交给我的同事的，也无任何文字说明。在下还以为此信经大人同意后送来的。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4月28日

于圣彼得堡

707. 致M·A·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

1836年4月后半月（18日后）于彼得堡

（草稿）

大人惠寄华函和有关攻克德累斯顿之文章①拜收。

虽说检查机关不容发表达维多夫将军之辩解文章——然而，对在下的微末请求大人仍然予以考虑，如此厚意，不胜感激。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① Д·B·达维多夫的文章《攻克德累斯顿，1831年……》批评了某些将领，也为自己的举动辩护。故此文须转呈军事书刊检查机关（参见第717封信）审查。——原编者注

708. 致H·H·普希金娜

1836年5月4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的女皇，今向你详细禀报如下。我的旅行一路平安。5月1日在特维尔过夜，2日夜间到达此地。现住在纳肖金府上，他的宅第极为漂亮[①]。此人之妻十分可爱，他很幸福，有些发胖了。自然，我们见面双方都很高兴，昨天一整天都在天南海北地闲谈。我已经拜访过布柳洛夫，是在一个雕塑师的作坊里找到他的，他就住在那里。我很喜欢他。他忧心忡忡，害怕俄罗斯的严寒等等，渴望去意大利。莫斯科么，他很不满意。我在他那里看见刚开始制作的几幅画，就想到你，亲爱的。难道我不该有一幅他为你画的肖像么？他要是看到你，不会不想把你画下来的。你可别像赶走普鲁士人克里德涅尔[②]那样把他也给赶走。我非常想把布柳洛夫带到彼得堡。他可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一个善良的小伙子，他没有不想干的事。这里的佩罗夫斯基[③]想把他当作俘虏弄到自己家里关起来逼着他作画。布柳洛夫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纳肖金的小房子[④]收拾得尽善尽美——只是少了个活泼的小人儿。玛莎要有这么个小房子一定会欣喜若狂！现在把这里的新闻告诉你。那位鼻子长长的歌手奥库洛娃[⑤]，昨天嫁给了鳏夫季亚科夫。她妹妹瓦尔瓦拉害相思病疯了。她堕入了情网，一心想嫁人，可总不能遂愿成天地沉思默想，变得语无伦次。姐姐结婚使她神志不清，跑到特罗伊查去了。人们抓住了她，把她给带走了。我很同情她，大家都希望她得的只是震颤性谵妄病，实际上却不是这样。我

---

① 原文为法文。

② 应为A·克林德尔，艺术家。——原编者注

③ A·H佩罗夫斯基，作家，笔名A·波戈列尔斯基，布柳洛夫为他画过像。——原编者注

④ 纳肖金供小孩玩的小房子，至今尚在。——原编者注

⑤ E·A·奥库洛娃嫁给了A·H·季亚科夫。——原编者注

见到了咱们的亲家公托尔斯泰，他的女儿[1]也几乎是疯疯癫癫的。她终日里想入非非，眼前老出现幻觉，正从阅读希腊阿纳克里翁的作品疗法转而接受顺势疗法。恰阿达耶夫、奥尔洛夫、拉耶夫斯基与观察家们（纳肖金叫他们“十二点”）我还没来得及见到。我打算向观察家们和书商们卖弄一番，努力办好《现代人》。——纳肖金来了，为了他我只好把你丢开。吻你和孩子们，祝福你们。向你的女士们致敬。这里已经开始谈论玛丽娅·维亚泽姆斯卡娅[2]的婚事——暂时我要保密。原谅我——朋友，再次亲吻你。

5月4日

于莫斯科纳肖金寓所

——老皮敏的对面、伊凡诺娃夫人宅

709. 致H·H·普希金娜

1836年5月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我到莫斯科已经三天，什么事也没有干成：没查档案，同书商没做成生意，一次也没有拜过客，也没去晋见索恩采夫[3]一家。毫无办法。纳肖金起得晚，跟他聊一会——瞧，又该吃午饭了，过会儿又该吃晚饭了，过会儿又该睡觉了——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啦。昨天上德米特里耶夫、奥尔洛夫和托尔斯泰家去了，今天准备去看望其余的人。诗人霍米亚科夫要娶雅济科娃，诗人雅济科夫的妹妹。新郎是个阔佬，新娘也有钱。莫斯科有什么新闻该报告你呢？好像很多，可是一时记不起来了。你知道莫斯科人是如何谈论彼得堡的么？简直可笑极了。比如，莫斯科有个萨维利耶夫、近卫重骑兵团一个

---

① С·Ф·托尔斯泰娅，女诗人，死于肺结核。——原编者注

② П·А·维亚泽姆斯基之女，5月22日嫁给后来成为著名政治活动家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瓦卢耶夫（1814—1890）。

③ М·М·索恩采夫，普希金的姑父。

极好的年轻人，这位老兄迷上了伊达丽娅·波列季卡，替该女赏了格林瓦尔德[1]一记耳光。萨维利耶夫将在几天内挨枪毙，你看，伊达丽娅多可怜！这里还传播着有关你的一些闲话，亲爱的。我倒没有听全，因为丈夫总是全城最后了解妻子的人哪。显然是你的风骚和冷酷让某人碰了壁，他只好弄了一个戏剧学校的烂货作姘妇聊以自慰。我的天使，这不好。端庄持重才是女人的最佳装饰物。莫斯科人想从我这儿，就像想从一位过客那里听到一些新闻以饱耳福，我要提供点合他们脾胃的东西。我讲了亚历山大·卡拉姆津（史学家之子），由于和黑发美人的爱情失败，举枪自尽，幸而子弹只打掉了他一颗门牙。不闲扯了。你上果戈理那儿去一趟，把以下字句念给他听：我见到了演员谢普金，他诚心诚意邀请果戈理来莫斯科朗诵《钦差大臣》。他不在场，演员们演不好。他说该剧极为滑稽可笑，又太卑劣（这是莫斯科人存心追求的）。我呢，也劝他不能让《钦差大臣》在莫斯科演砸了，莫斯科的人爱果戈理胜过彼得堡的人。此信所附纸包是给普列特尼奥夫在《现代人》上用的，如果检查官不批准，就得报送检查委员会，务必在第2期登出来。很希望你写信来，你的身孕如何？孩子们怎么样？我来莫斯科并不后悔，只是想念彼得堡。你住在别墅么？跟房东相处得如何？孩子们呢？真让人痛苦！我知道一定得有8万收入。我也一定要搞到这些钱，不枉办杂志一场——这毕竟是在淘金。别佐布拉佐夫[2]的母亲想买它的专利权：她想净化俄罗斯文学，就是说，她想打扫茅厕和依赖警察局。弄不好就……见他们的鬼吧！我的一腔热血正变成满腔怒火。吻你，吻孩子们，为他们也为你祝福。向女士们致敬。

710.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6年5月7日于莫斯科

---

① Р·Е·格林瓦尔德，萨维利耶夫任职的那个团的团长。

② С·Д·别佐布拉佐夫，侍从武官。

事情是这样的：

梁赞省省长递了份呈文，有关该省土地丈量官斯捷潘·萨维利耶维奇·古巴诺夫遗孀抚恤金之事。该妇出于无奈，请求提前支领抚恤金。

亲爱的，请通过Д·В·达什科夫①来办妥此事，因为此事得由他决定。你也该好好感谢奥库洛夫，此条便是在他的住所写的，此君也求你办好这件事。

亚·普希金

5月7日

711. 致Н·Н·普希金娜

1836年5月10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你的来信刚收到，它使我顿生柔情，赶忙给你邮去900卢布——以后再写回信，现在，暂时再见吧，伊凡·尼古拉耶维奇② 就在我旁边。

712. 致Н·Н·普希金娜

1836年5月11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我能想象得到你有多忙，也请你原谅我和书商。他们是些没教养的无赖，他们比骗子还坏，正像果戈理说的那样。奥多耶夫斯基为印刷之事操劳，我也感谢他。告诉他：想怎么刊登便怎么刊登，先后顺序毫无关系。杜罗娃的札记怎么了？检查官放行了吗？我很需要这些札记

① Д·В·达什科夫，司法大臣，"阿尔扎马斯社"创始人之一。——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娜的二哥。

——没有它们，我就完蛋了。你提到科利佐夫[①] 的文章是怎么回事？是科利佐夫的还是果戈理的？——果戈理的文章可以发表，科利佐夫的却要仔细审阅。不过这无关紧要。昨天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到我这里来，要我相信他的事情进展顺利。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②] 比他本人更了解这一点。我日子过得琐碎极了，在家坐不住——查阅档案也静不下心来。今天是第二次去找马林诺夫斯基。前几天我在奥尔洛夫那里吃饭时，莫斯科的观察家们都聚齐了，新郎霍米亚科夫也在。奥尔洛夫是个聪明人，好小伙子，可是由于我们过去的那层关系，我怎么也不喜欢亲近他。拉耶夫斯基（亚历山大）上次我看他有点傻乎乎的，这次看起来他又有了精神，也聪明一些了。他妻子算不上美——听说非常聪明。现在除了别的头衔之外，我又加上了新闻撰稿人的头衔，因此对莫斯科人来说，我有新的可爱之处了。不久前传说切尔特科夫[③] 找过我。我们从没交往过。可是，他居然想起他妻子跟我沾点亲，就把他写的《西西里游记》捎给我一册。我能否亲戚般地数落他几句？昨天我在费奥多尔·加加林公爵府上吃的晚饭，下半夜 4 点才回来——就像舞会后那样心情舒畅。纳肖金是我在这里的唯一快乐，可是他一觉要睡到中午，晚上又去俱乐部玩到天亮。总共只见到恰阿达耶夫一次面。我的信很像屠格涅夫写的[④]——可以告诉你莫斯科和巴黎的不同。我常为《现代人》的事情奔走，怕书商们利用我的心肠软这一弱点要我作出种种让步，所以就顾不上你那些严格规定了。不过，我尽力表现出贵族的坚毅就是了。我去过索恩采娃[⑤]家。索恩采夫不在这里，去乡下了。她要父亲到乡下她那儿去消夏。库金卡姐妹[⑥] 老是像寒鸦一样尖叫。我上佩罗夫斯基那儿去过，他给我看了布柳洛夫未完成的画。布柳洛夫遭他控制过，跟他闹了一架，又从他手下逃走了。佩罗夫斯基一边

---

① A·B·科利佐夫（1809－1842），俄国诗人。

② 普希金娜的大哥。

③ A·Д·切尔特科夫（1789—1858），俄国著名古钱学家、档案学家，1842 年起为科学院院士。

④ 意为像发表于《现代人》上的屠格涅夫写自巴黎的《书简》那样的信。——原编者注

⑤ 索恩采娃，普希金的姑母。

⑥ 索恩采夫的女儿们。

给我展示盖泽里希[1]攻克罗马的画（此战是庞培的末日之战），一边对我说："瞧，这个下流坯把这个骑兵画得多神！这个猪猡多会表现他那精灵天才的想法呵，这个坏蛋，骗子。你看他怎么画这群人的，这个酒鬼，骗子。"真是滑稽。好了，再见吧。吻你和孩子们，祝你们健康。基督保佑你们。

5月11日

713. 致K·A·波列沃依[2]

1836年5月11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克谢诺丰特·阿列克谢耶维奇先生：

先生最近一次来信没有奉复，本望面见先生。书商法里科夫把您寄给我的书[3]送来了。至于《现代人》，法里科夫不想在我这里拿，他已亲自寄去了。信中写明的钱（275卢布）他也未交给我。日后有事，请直接与我联系，千万别再托法里科夫先生——此人显然不是一位可靠认真的人。

忠 仆

亚·普希金

5月11日

---

① 盖泽里希（一译亨泽里希，477年卒），汪达尔人国王（428至477年）。公元429年率领汪达尔人由西班牙入侵北非，并在该地建立自己的王国。455年攻克罗马。

② K·A·波列沃依（1801—1867），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列沃依之弟，文学家，著名《笔记》一书的作者。后开书店，《现代人》杂志销售代理人。

③ 指《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原编者注

714. 致H·H·普希金娜

1836年5月14、16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这是怎么啦，贤妻？开头你做得多好，到后来却真糟糕！见不到你一行文字，莫非你已经分娩了？今天是格里什卡的生日，祝贺他，也祝贺你，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他没有多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吗？等着我回去，我已在准备上你那里去了。我去了档案馆，没办法，还要在那里翻上五六个月的卷宗。这么一来，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在一起啊？今后要照你的意愿把你带在身边。我在莫斯科表现得规规矩矩、正正派派。只呆在家里——只见得着男人。不走不跳——所以长胖了。前几天切尔特科夫邀请我去吃饭，我去了——他妻子小产了，使我们饭也没吃好，毫无情趣，非常不快。我要尽力与莫斯科文学圈子调调情，可是观察家们不赏脸。喜欢我的只有纳肖金一个人，他可是我牌桌上的对手，人们让我为他牺牲自己。听了当地文人们的谈论，我很吃惊，他们在报刊上是那么高贵，谈吐却如此笨拙。你老实说，我也是这样吗？我真怕。巴拉丁斯基倒很招人喜欢，不知为什么我们彼此又都很冷漠。我想强邀布柳洛夫到彼得堡我们家——可他病了，心情忧郁。这里的人们想为我塑一尊半身像，我不愿意。我这个其貌不扬的黑人死后才会永垂不朽。我对他们说，我家里有位美人儿，有朝一日我们给她塑个像。霍米亚科夫的新娘子我见着了，只是光线太暗，看不清楚。已故的格涅季奇说过，她算不上美女，只是身段还不错。① 再见，等等：两个小丑进我房间来了，一个是信奉神秘论的少校，另一个是酒鬼诗人。只好丢开你去招呼他们了。

5月14日

好不容易才摆脱这两个小丑——一个是诺罗夫，他们都请我去赴宴，我

① 原文为法文。

都谢绝了。我在开始考虑离开的事。可能你已经到了郊外沼泽地了吧？你是怎么把我的孩子们和我的书籍弄去的？是拖去的还是运去的？你挺个大肚子怎么去的？祝福你，我的天使，上帝保佑你，保佑孩子们。祝你们健康。问候你的女骑手们[1]。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双手。再见。

亚·普·

你那非常讨人喜欢的信收到了——没空写回信了——多谢了，吻你，天使。

5月16日

715. 致H·H·普希金娜

1836年5月18日自莫斯科寄往彼得堡

贤妻，我的天使，虽然谢谢你那令人喜欢的来信，我还是要跟你吵几句。为什么你信上说"这是我最后一封信，你再也收不到我的信了"？你想逼着我26日以前到你那儿去么？这不行。上帝保佑，《现代人》没有我照样出版，你离开我却生不了孩子。收到的钱，你能拿出500卢布给奥多耶夫斯基么？不行？那就让他们等着我吧——就这么办。你想重新安排你的收入，这由你自己决定好了，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与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打交道，比和娜塔丽娅·伊凡诺芙娜打交道好些。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朱利叶先生和席勒太太的利益，[2] 我自己无所谓。你说的彼得堡的新闻太可怕了。信上你写的有关帕夫洛夫的事情使我跟他和解了。他要求和阿普列列夫决

---

① 指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姊妹们。

② 原文为法文，席勒太太等是时装店老板。

斗，[1]我很高兴——在我们这里，凶杀可能成为一种丑恶的报复措施；逃避决斗仅仅是受点处分——又不是死刑。斯托雷平[2]沉海自尽——可怕！难道帮不上他一把么？幸而咱们莫斯科一直平静：基列耶夫和亚尔的决斗在此地的守旧阶层引起极大的愤懑。纳肖金为基列耶夫鸣不平，非常简单又非常巧妙。他说："骠骑兵中尉喝醉了，打了还手的饭店老板，这算得了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在克拉斯纳亚小酒馆打了德国人都没受惩罚，难道德国人抄着手让你打么？依我看，现在有些青年人，脸上让人家吐了口水也只会掏出小手绢擦擦，生怕惹出事来有碍他们进出阿尼奇科夫宫。与近卫重骑兵们的豪华盛宴和这些年青人的谨小慎微相比，基列耶夫斗殴更可以原谅。"布柳洛夫要离开我去彼得堡了，他很不愿去，怕我们那里的气候，又担心去了不自由。我竭力安慰他、鼓励他；其实，一想到自己是个新闻撰稿人，就不免有点提心吊胆。我安分守己之时，何况还遭到警察局几次警告、申斥，他们说"您别狡辩（骗人）了"等等，现在他们又会如何对待我呢？莫尔德维诺夫会把我当作法杰依·布尔加林和尼古拉·波列沃依那样的奸细，谁让我这么一个能思考、有才气的血肉之躯诞生在俄国呢！祝你快活，暂时就写到这里，再见，祝你健康，吻你。

716. 致П·В·纳肖金

1836年5月27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我亲爱的帕维尔·沃伊诺维奇：

23日半夜我回到自家别墅，路上得知，就在我到家几小时前，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已顺利生下小女娜塔丽娅，她已入睡了。第二天才向她祝

---

① А·Ф·阿普列列夫诱骗帕夫洛夫之妹，前者在与另一女子的婚礼上被帕夫洛夫杀死。——原编者注

② П·Г·斯托雷平，1836年5月9日在芬兰湾淹死。——原编者注

贺，礼物不是金钱而是你送的项链，真让她惊喜不已。但愿上帝不为难，保佑我们一切顺遂。现在来谈正事。我在你那里留了没用上的两册《现代人》，请你把一册送给加加林公爵，另一册以我的名义寄给别林斯基（注意，避开观察家们），告诉他我来不及和他见上一面，很抱歉。第二，你的《笔记》我忘带了，请费心寄来，快点。第三，钱，钱哪！亟需要钱用，没钱活不下去。

我一路平安，虽说修过三次马车，谢天谢地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驿站修的，而且总共不超过两个小时。

第2期《现代人》好极了，为此你也会向我致谢的，我自个儿也开始喜欢《现代人》了，要好好干。再见，祝你打牌等走运。衷心问候维拉·亚历山德罗芙娜[1]，她托我办的事还来不及办，近几天就办。

5月27日

告诉你有关我的萨什卡[2]的一则笑话吧：人家不准他要他想要的东西。（我不知为什么），这几天他老对他姨妈说："阿齐娅，给我倒茶！我不会请求你的。"

717. 致Д·В·达维多夫

1836年5月下旬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草稿）

有关德累斯顿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我不能现在就把它从莫斯科寄给你，因为它是通过检查机关审查过的文件。不过，你会有机会把这篇文章高贵的伤口[3]看个够的。

---

① 纳肖金之妻。——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之子。

③ 暗指检查机关对此文章大砍大伐。

你同意照现在这样发表这篇文章，对此先行致谢了，可惜，我们不能把它塞进《现代人》第2期，因该期登的全是写拿破仑的文章。怎能如此随便地把温岑格罗德将军① 作为媾和的牺牲品钉在旺多姆圆柱② 脚下？我袖子都卷起来准备动手了，却让这些可恶的家伙们溜了，由他们去吧，见他们的鬼去吧。

维亚泽姆斯基对我说，毋需你同意便可出版《你那双眸》。我倒很乐意，不过有点担心。你看怎么样，可否——不署名……

我等着雅济科夫的来信。

718. 致Л·С·普希金

1836年6月3日自彼得堡寄往梯弗里斯

我们预定的家产分割③简告如下：

80个农奴和700俄亩土地都在普斯科夫省（假定每个农奴价500卢布，不是一般的400卢布），共值

	——40000	卢布
扣除其中1/7给父亲	5714	
再扣除1/14给妹妹	2857	
共扣除	8571	
父亲不愿接受自己那一份，他让给姐姐。		
你我剩下可供平分的	31429	卢布
你应得	15715	

---

① 费迪南·费奥多罗维奇·温岑格罗德（1770—1818），男爵，俄国和奥地利军事活动家，将军。

② 旺多姆圆柱建于巴黎旺多姆广场，以纪念拿破仑的功绩。

③ 普希金在母亲去世后，想把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留给自己，弟弟应有的份额，付钱给弟弟。——原编者注

9月份前我们来不及做什么。

你在梯弗里斯欠债多少，来信说明。如果来得及，就把自己的期票赎回来，趁你的债主们还不知道你接收产业一事。

看过你写给尼古拉·伊凡诺维奇[1]的信后才知道你对自己的产业情况一无所知：你写给鲍尔金诺村的期票我已赎回，欠普列谢耶夫的债替你还了（我不再管家后，他来信讲的那30个金卢布除外），欠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债也还了。小笔债务中，古特的债未还。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告诉我，还有你知道的一些其他债务。

6月3日

我的意见：这15000卢布分三年付给你。也许你要钱用，不同意接受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的一半收入。——我再和父亲谈谈他已替你安排好的事，也可能毫无结果。我把庄园交给他时，本来都替你争到了基斯捷涅沃村一半的单独收入。可是，显然父亲改变了主意。无论如何，父亲领地管理也好，破产也罢，我再也不想插手了。

719. 致A·A·克拉耶夫斯基

1836年6月6日于彼得堡

维亚泽姆斯基写裘力斯·恺撒和拿破仑的那篇文章[2]，人名中有文字错误。比如，塔奎尼乌斯[3]成了塔奎尼，帕提亚人成了帕提人，提比略[4]成了提维略，等等。找到后请费心改正过来。

---

① 尼古拉·帕夫利谢夫，普希金的姐夫。

② 指维亚泽姆斯基《拿破仑和裘力斯·恺撒》一文，供《现代人》第2期刊用。——原编者注

③ 古罗马第五代国王。

④ 提比略，见第78封信注释。

720. 致H·A·杜罗娃

1836年6月10日自彼得堡寄往叶拉布加

兹将您札记的开头部分寄上。各册俱已印好，正在装订。不知可否让出版停下来。我由衷的无私的意见是：完全停下来。《女骑手札记》有点矫揉造作、不自然，像德国小说。《H·A·杜罗娃笔记》——朴实、真挚、文笔优美。勇敢些——在文学舞台上，您要像在使您芳名远扬的疆场上那样勇敢才对。敷衍从事，毫无好处。

您的 亚·普·

寒舍随时供您使用：皇城河沿河街洗衣桥巴塔舍夫寓所。

721. 致И·И·德米特里耶夫

1836年6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伊凡·伊凡诺维奇先生，在下回到彼得堡即收到先生华函，荣幸之至。多蒙先生对在下家庭不幸[①]的关怀，家父命我向先生表示最深切的谢忱。

先生对《现代人》的赏识鼓励着在下投身这一新的天地，先生的美意将努力报答。

先生有关同音异义词的评论定为《现代人》第2期增色生辉，会一字不

① 指普希金母亲去世。——原编者注

少地登载出来。先生那位孪生兄弟[1]并非天帝之子，与先生同期相遇，在诸多方面对他都不利。

上帝保佑先生健康长寿！祝愿先生万寿无疆，活过当代年轻作家，如同先生的诗文流芳百世，胜过我国年轻的现代文学一样！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6月14日

于圣彼得堡

722. 致И·М·片科夫斯基

1836年6月14日自彼得堡寄往鲍尔金诺

我从莫斯科回来就看到您的来信。希望莫斯科的委员会的收据您已经收到了。不该加上租金。如果可以把基斯捷涅沃变成耕地，并且又有利可图，那就预示着成功啦。然而这未必可行。

家父打算今年上您那儿去，可未必能成行，他可能又不同意住在鲍尔金诺。要是不留在莫斯科，以我看，他会搬到米哈伊洛夫斯克去。

您对我们家领地那么关心，我非常感激。去年也是您打消了家父出售领地、从而剥夺我和孩子们最后一块靠得住的面包的想法，多亏了您。请您相信，此恩我会永世不忘。

亚·普·

1836年6月14日

于圣彼得堡

---

① 德米特里耶夫的侄子米哈伊尔，两人在同一期《现代人》上发表作品，分别署名为"И. Д."和"伊凡·德米特里耶夫"，故普希金有此戏言。

米哈伊洛[1] 和他全家的情况，我会写信告诉您。

723. 致Н·И·乌沙科夫[2]

约1836年6月14日前后于彼得堡

（草稿）

从莫斯科回来即收到阁下寄来的书[3]，何其荣幸。随即如饥似渴一气读完。

我无意将此书作为学识渊博的军人学者的著作妄加评论，只是对书中叙述之清晰、雄辩与生动赞叹不已。埃里温、阿尔兹鲁姆和华沙征服者的英名自此便同他那杰出历史学家的大名联系在一起啦。我十分惊讶地发现，阁下动动笔便把不朽之荣誉惠赐予我、置我于荣耀之殿堂，宛如埃里温伯爵恩准我随其纵马驰人刚刚攻克的阿尔兹鲁姆一般。

谨致以最崇高的……等等。

---

① 指米哈伊洛·卡拉什尼科夫。

② Н·И·乌沙科夫（1802—1861），将军，军事作家、历史学家。

③《亚洲土耳其1828、1829年作战史》。注释中有普希金参加过两军一次火器对射。诗人参战经过请参见第284封信。

724.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

1836年5月底至6月上半月于彼得堡

祝贺你顺利通过书刊检查①。现将《冯维辛传》寄给你。我手头没有赫沃斯托夫的《信》，也未见过。冯维辛写过抨击神学方面的文章《避居穷乡僻壤的隐修士阿瓦库姆》，②你知道吗？

725. 致А·А·克拉耶夫斯基③

1836年6月18日于彼得堡

我已准许印刷厂先排印《巴黎》，然后再印下边两篇：《论〈钦差大臣〉》和《论新书》。因为《巴黎》已经准备就绪，那两篇文章还未誊清，还未上过克雷洛夫的老虎钳。④ 请原谅，祝你健康，因为我们还得活着。

您的　亚·普·

6月18日

---

① 指维亚泽姆斯基的《冯维辛传》通过检查。——原编者注

② 《避居穷乡僻壤的隐修士阿瓦库姆》，被认为是冯维辛旨在反对古老信徒派教徒的辩论性作品《某位阿瓦库姆隐修士生平》，实为丘尔科夫所著。——原编者注

③ 克拉耶夫斯基，普希金与莫斯科各家杂志的中介人。

④ 亚·卢·克雷洛夫（1748—1853），彼得堡大学教授，书刊检查官。此语指尚未经过他的严格审查。

726. 致H·A·杜罗娃

1836年6月（不早于）25日自彼得堡寄往叶拉布加

收到您用语坦率、态度坚决的来信[①]，非常感谢。此信极为亲切，因为满纸都是您那火爆、缺乏耐心的脾气的痕迹。我将照书吏所言逐项答复。

1）您的札记尚未清誊，我只得托付信得过的人誊抄，所以就耽搁了

2）皇上愿意作我的检查官，这是实情；不过我拿别人的作品让他审查，您当然例外，这样做总得有个借口。我正想与您商谈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影响大事。

3）您荣耀地走下一个舞台，进入一个新的、陌生的领域。著作家的辛苦麻烦，您尚不了解。一礼拜之内不可能出版书籍，至少要两个来月。要誊清手稿、呈送检查机关审查、找印刷厂等等。

4）信上您写着："干吧，或者让我来干吧。"我一俟拿到誊清稿，就马上开始干。这不会、也不应该妨碍您那方面的行动。我的宗旨——为您提供尽可能多的利益，不让您成为那些自私自利、怠慢拖沓的书商们的牺牲品。

5）我不能要手腕去晋见皇上。我甚至想到，在检查机关不批准您的札记、万不得已时再去求见皇上。有机会碰到您时，我会当面解释这一点。

剩下的500卢布[②]我会在7月1日前寄上。通常（如同所有杂志出版人一样）我在所购文章发表之后才付稿费。

我知道有个人会乐于买下您的札记，不过他的条件对他自己更为有利。不管怎样，您卖手稿也好，自己出版也好，出版与校对等一切麻烦事统统交

① 杜罗娃催促普希金出版她的《札记》，建议想办法呈送尼古拉一世。——原编者注

② 500卢布是普希金欠杜罗娃的稿费，《现代人》第2期发表了《札记》片断。——原编者注

给我就是了。务请相信我的一片忠心，千万别急急忙忙地指摘我不卖力气。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又及：《现代人》第2期近几天面市，到那时我就有闲了，也有钱了。

727. 致A·A·克拉耶夫斯基

1836年6月后半月于彼得堡

穆拉维约夫在自己的剧作中发现一个大错，漏印了一个完整的句子：

谁赞成骑士团长的意见？

博埃蒙德答道：我！（163页）

我们怎么办？重印该页，还是刊登勘误？①

728. 致И·A·雅科夫列夫

1836年7月9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

实在愧对于您，我无言可辩。有了钱随手就花光了——替人家还债，帮

① 《现代人》第2期163页后来重印。——原编者注

别人赎回领地——可我自己依然一身债务。领地极度衰败，我没钱还债……所以，无奈中只好求您延期到秋天。①同时祝贺您来到首都。我们在何处见面？我正在服丧期内，②不外出，不过很乐意见到您，虽说您是我的债主。我求助于您那久经考验的宽厚仁慈了。

亚·普希金

1836年7月9日

于石岛

729. 致Н·И·帕夫利谢夫

1836年7月13日自彼得堡寄往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管家③是个骗子，这我十分清楚。我承认，从未想到他竟如此肆无忌惮。您赶走他，自己管理家业，做得好极了。只有一点不好：从来信得知，他竟不顾我的嘱咐，把家产都变卖光了。不知您目前靠什么生活。您那位波隆斯基没上我这儿来。不过我没有列夫·谢尔盖耶维奇出具的委托书④，所以没去找他。需要找他之时，我又不知上哪儿才能找到他？老爷子7月1日已离开彼得堡——我也没听到他什么消息，一知道该往何处给他写信，我就把姐姐的信转给他。姐姐身体好吗？我衷心拥抱她。还有，向可爱又可敬的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⑤致敬，她把我全忘了。我在这里忙得头昏脑涨，等我把自己的事稍作安排后，就尽快去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7月13日

① 普希金欠雅科夫列夫600卢布。——原编者注

② 普希金之母病故于1836年3月29日。——原编者注

③ 指米哈伊洛夫斯克领地的管家林格尔。——原编者注

④ 指管理田庄的委托书。——原编者注

⑤ 指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奥西波娃。

730. 致К·П·布柳洛夫

1836年6至7月于彼得堡

马利佐夫、索博列夫斯基和普希金向布柳洛夫致敬!①

731. 致Н·И·帕夫利谢夫②

1836年8月（不晚于）13日自彼得堡寄往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请费心把出售米哈伊洛夫斯克庄园的广告在当地写好后寄来，我好印出来。尽力在当地与最合适的买主谈妥。了解该地区及我们土地情况的这里的邻居，给我出2万卢布！说真话，未必有人肯多给一倍的价，6万我想都不敢想。您提出的那桩生意③，我不能同意，原因在于：家父无论如何不会同意分给奥莉加财产，我也指望不着鲍尔金诺。他坐吃山空，一半家产都耗光了，另一半还要卖掉。您信上说，米哈伊洛夫斯克对我不过是个小玩具。对我来说，是的。可我的孩子们丝毫不比您的廖利亚富有，我也不能拿他们的将来或财产开玩笑。如果您得到米哈伊洛夫斯克后又卖掉，那对我来说它连小玩具也算不上了。您估价64000，好价钱，不过，要知道别人会不会给这么高。我倒想给，可没这么多钱，就是有钱，也想图更多的利。问候奥莉加，上帝保佑她健康——保佑我们有个好买主。今年秋天我要去米哈伊洛夫斯克

---

① 此信是普希金等三人合写的便条。

② Н·И·帕夫利谢夫，普希金的姐夫。

③ 1836年7月11日，帕夫利谢夫致信普希金，提议自己全部拥有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领地，普希金应有的份额他付钱，估价25000卢布。——原编者注

村——可能这是最后一次了，希望能会到您。

亚·普·

732. 致А·Л·克雷洛夫

1836年8月前半月于彼得堡

普希金恭请亚历山大·卢基奇将此文呈递应该呈递之处审查。[①]

733. 致А·А·让德尔[②]

1836年7至8月于彼得堡

（草稿）

一位陌生的年轻人处境窘迫，亟需救助，故冒昧代他向您求情。赫梅利尼茨基先生前几天从小俄罗斯[③]来，他23岁，在这里既没有钱又没有靠山。听其谈吐，看其信件，可知此人气度高贵，聪明异常。问题是他想到海军谋个差使，可至今无缘晋见缅希科夫公爵[④]。我答应把他介绍给您，并保证只要您力所能及便会帮助他。

① 此话写在普希金《亚历山大·拉季舍夫》一文的抄件上。——原编者注

② А·А·让德尔（1789—1873），剧作家，高级官吏，格里鲍耶陀夫的友人，1836年为海军部办公厅主任。

③ 旧俄时代对乌克兰的别称。

④ А·С·缅希科夫（1787—1869），侍从将军，海军上将，海军部参谋总长。

734. 致A·A·克拉耶夫斯基

1836年7至8月于彼得堡

我即刻去检查机关——想把我的文章[1]转呈科尔萨科夫[2]公爵——再见。

735. 致Д·B·达维多夫

1836年8月自彼得堡寄往马札

（草稿）

你认为你那篇论游击战的文章将会完整无损地通过检查。你错了，它也未能幸免红墨水的践踏。我敢说，军事书刊检查官红笔涂鸦，无非是想表明文章他们已经看过。

真叫人痛心，又叫人无话可说。一个检查机关就够你受的，听命于四个检查机关[3]又会是什么滋味？我不懂，俄国作家究竟有什么错？他们不仅温顺，而且他们自己也符合政府要求。我知道，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压制：即使是在先皇在位最后5年，托克拉索夫斯基和皮鲁科夫的福，整个文学界也不过是变成了手抄书稿的工匠而已，

① 供《现代人》第3期刊登的两篇文章（《M·E·洛巴诺夫对文学精神……的意见》、《伏尔泰》）。——原编者注

② П·A·科尔萨科夫（1790—1844），作家、翻译家、书刊检查官。

③ 《现代人》杂志除接受普通检查而外，还要经过四个机关检查：军事检查机关、宗教检查机关、外交部检查机关和宫内检查机关的检查。——原编者注

书刊检查是地方当局的事务，然而又分出了皇上直辖部门，而侍卫们遵从的不是条令章程，服从的只是他们自己那极端的观点。

736. 致П·А·科尔萨科夫

1836年9月（不晚于）27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先生：

当我在文学舞台上走出最初几步之际，是先生向我伸出了友谊之手[①]，而今再次冒昧祈求先生庇护。

在我们这里，善于把书刊检查官的微妙职责与文学家（优秀者，而非现今的文人）的情感结合起来者，先生是独无仅有之士。先生百忙、公务繁重，我是知道的。此番相烦于心有愧。然而我只能以莫大信任和由衷尊重之情向您求助最终裁决。先生只能怨您自己了。——

冒昧奉上我的小说[②] 前半部，请先生裁决，本人名字务请保密。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您忠诚的

亚·普希金

① 科尔萨科夫1817年主编《北方观众》时曾发表过普希金几首诗。——原编者注

② 指《上尉的女儿》。

737. 致Н·И·格列奇

1836年10月13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先生：

先生对我《统帅》一诗的赞美之词，衷心感谢。巴克莱那个坚忍不拔的人物是我国历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在军事艺术方面，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完全证明此人亦具有帅才，不过他那种刚强性格永远值得赞叹与崇敬。

谨致以真诚敬礼与忠心。

您的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10月13日

738. 致М·А·科尔夫

1836年10月14日于彼得堡

昨天收到的你的邮件，它在各方面对我都无比珍贵，定会成为我的纪念品。老实说，国事重任抢走了我的历史学家，实在遗憾。我不希望别人代替你。所寄书目①看罢，不胜惶恐和惭愧：列出的大部分史书，我都一无所知，这些书我要千方百计搞到手。俄国这段近代历史是何等广阔的天地啊！你不以为这片领域全然尚未开拓、除我们俄国人外谁也不会从事这一工作吗？——然而历史长存，人生短暂，怕就怕生性懒惰（尤其是俄罗斯人）。

① 供普希金研究彼得一世时期历史的书目。——原编者注

再见，我们也许明天在米亚索耶多夫[1]家相会。

一心忠于你的

亚·普·

10月14日

739. 致 M·Л·雅科夫列夫

1836年10月9—15日于彼得堡

我同意 No. 39[2] 的意见。25周年纪念活动，皇村学校老规矩没什么可更改的。这也许是不祥之兆。我说过：即或只剩下一个皇村学校的学生，他一个人也要庆祝10月19日，[3] 不妨先提醒一下各位。

No. 14

740. 致 П·Я·恰阿达耶夫

1836年10月19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多谢您寄来的小册子[4]，我满意地重读了一遍，这本书居然翻译并且印出来了，我惊奇不已。译文也让我满意，原著强烈的表现力和无拘无束的自

① П·Н·米亚索耶多夫，普希金与科尔夫在皇村学校时的同学。——原编者注

② 指雅科夫列夫。在皇村学校的，雅科夫列夫住第39室。

③ 普希金曾于1825年作《10月19日》一诗，诗中写道："我们中间谁能活得最久，待到老年/他将独自把皇村学校这一日子隆重纪念。"

④ 此信谈的是恰阿达耶夫著名的《哲学书简》第1部，俄译文刊载于《望远镜》1836年第35卷15期，是 Н·Х·克特切尔从法文译出的。由于恰阿达耶夫受迫害，普希金此信未能寄出。——原编者注

然风格在译文中保存下来了。至于思想观点，您也知道，我和您是远非一致。毋庸置疑，分裂出来的教派（宗教分裂）把我们与欧洲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可是我们有自己特殊的使命。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她那广袤无边的领土化解了蒙古人的侵犯。鞑靼人也没敢越过我国西部边界进而把我国变成他们的后方。他们都退回自己的荒漠去了，于是东正教文明才得以拯救。为达此目的，我们有过完全独特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把我们变为基督徒、与基督教世界又完全不同的教徒。由于我们受苦受难，天主教的欧洲才能排除种种干扰从而得到大力发展。您说我们吸收基督教的来源不纯洁，应该鄙视拜占庭，拜占庭可鄙等等。哎，我的朋友，难道耶稣基督不是生就的欧洲人么？难道耶路撒冷不是众口谈论的话题么？由此产生的福音书难道就不令人惊叹了么？我们从希腊人那里得到的是福音书和传说，不是孩童吹毛求疵与吵架斗嘴的那种精神。拜占庭法典从来不曾被当作基辅的法典。我们的宗教界，直到费奥凡[①]之时，都值得尊敬，从未沾染上天主教的恶习，在人类最需统一之时当然也从未引起变革。我们的宗教界现在落后了，这点我同意。原因何在，您想知道吗？它长出大胡子了，老啦，这便是一切。它不属于美好的社会。要说我们历史贫乏，您的意见我是绝不能同意的。奥列格和斯维雅托斯拉夫的战争，甚至于公国间战争——难道不是各民族幼稚时期所特有的、充满激烈动荡和强烈的、目的不明确的活动过程么？鞑靼人入侵——何等悲壮的景象啊。俄罗斯的觉醒、国力的发展、走向统一（自然是统一为俄国）、两位伊凡、发端于乌格利奇[②]而终于伊帕季耶夫修道院[③]的辉煌戏剧，怎么样，这一切难道不是历史、只是模糊不清而又易于忘却的梦幻不成？彼得大帝一个人就是一整部世界史！把俄国置于欧洲门槛上的那位叶卡捷琳娜二世呢？把我们带进巴黎的亚历山大呢？再说（平心而论），俄国当今情况下，您就找不出显著的、能震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一点东西么？您以为史学家会把我们置于欧洲之外？虽然我个人由衷地依恋皇上，可我所目击的周围一切让我丝毫也

---

① 指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俄国宗教和政治活动家、作家、历史学家，曾任普斯科夫主教、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神学院副院长。

② 第聂伯河下游至黑海沿岸地区，10世纪中叶并入古俄版图。

③ 指14世纪中叶建于科斯特罗马附近的修道院。

高兴不起来。作为文学家——我感到愤慨，作为抱有主见的人，我感到屈辱，但是我以名誉发誓，地老天荒我也不会换一个祖国，除了我们祖先的历史，上帝赐予我们的历史，之外，我不会再有另一部历史。

写成了一封非常长的信，跟您争论一番后我应该对您说，您来信中的许多意见都是对的。确实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社会生活——是令人忧虑的现象。这种不存在社会舆论的现象，这种对任何义务、正义或真理都无动于衷，这种对思想、人类尊严的犬儒主义的鄙视，真令人绝望。您大声讲出这些话，干得好。可是我担心您那宗教的史学观点会害了您……最后，我很懊丧的是，您把文稿交付编者们时我不在您身旁。我哪儿也没去，没法告诉您文章引起了什么反应。我希望人们不要吹捧这篇文章。《现代人》第3期您看过吗？《伏尔泰》和《约翰·泰纳》——我写的。要是科兹洛夫斯基[①]永远当文学家的话，他便是我的上帝。再见，我的朋友。见到奥尔洛夫和拉耶夫斯基，请替我问候他们。他们是不太虔诚的基督徒，对您的书简他们说了些什么？

10月19日[②]

741. 致С·Л·普希金

1836年10月20日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亲爱的父亲，首先告诉您，这是我的地址：马厩桥附近莫依卡的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府邸。我不得不搬出巴塔舍夫寓所，他家的管家是个坏蛋。

您问娜塔丽娅和孩子们近况如何，谢天谢地，她们都很健康。我没有听到姐姐的消息，她离开乡下是带着病的。她丈夫来过一些毫无意义的信件，让我实在受不了，正该需要处理他的事情时，连个人影也见不着。您把分给奥

① П·Б·科兹洛夫斯基公爵在《现代人》第3期发表《论希望》一文。普希金直到受伤逝世之前还建议他为《现代人》写一篇文章介绍蒸汽机。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莉加的那份家产的委托书寄给他吧，这很有必要。列夫入伍了[1]，总向我要钱。不过我无力供养全家：我的情况更糟，全靠自己的力量养家，负担着一大家人口，将来的事连想也不敢想。帕夫利谢夫责备我乱花钱。既然我并不依靠别人生活，我除了对自己的子女外对谁都没有责任。他偏说反正我的孩子们比他的孩子有钱。我不懂，不过我不能，也不愿为他们慷慨解囊。

原打算去米哈伊洛夫斯克小住——没去成，这至少还要影响我的事情达一年之久。我在乡下能多做点事，在这里什么也干不成，只让人痛苦烦恼。

再见，亲爱的父亲，吻您的双手，衷心拥抱您。

1836年10月20日[2]

742. 致П·А·科尔萨科夫

1836年10月25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先生：

先生垂询，赓即奉复。女郎的姓氏米罗诺娃[3]是杜撰的。我的小说是根据从前听来的故事写成的，好像是背弃天职叛投普加乔夫的那帮军官中的某人讲的。当时他那垂暮之年的父亲跪在女皇脚下苦求，才免他一死。正如先生所见，小说离事实甚远。作者姓名，甚望先生勿予提及，只说手稿来自彼·亚·普列特尼奥夫，我已经关照过此人了。

您的忠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0月25日

---

① 列夫·谢尔盖耶维奇1836年7月入伍后去了格鲁吉亚。——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上尉的女儿》中的人物，即玛丽娅·伊凡诺芙娜·米罗诺娃，要塞司令之女。

743. 致A·H·穆拉维约夫[①]

1836年10月至11月初于彼得堡

您那让我盼望已久的文章收悉，衷心感谢。实在对不起您。不仅应该，也确实希望和您谈谈——何时可以见到您呢？

亚·普希金

744. 致E·Φ·坎克林[②]

1836年11月6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叶戈尔·弗兰采维奇伯爵大人：

受大人宽厚仁慈的鼓舞，再次冒昧以小事相烦。

大人部里周知的文件上载明，在下欠国库（不用担保）45000卢布，其

① A·H·穆拉维约夫（1806—1874），十二月党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之弟，作家。

② 头天晚上，普希金收到《戴绿帽子荣誉勋章证书》，该匿名诽谤材料暗示普希金"占用公款"，所以普希金下决心立即还债。该提议未被坎克林接受。——原编者注

另据列·格罗斯曼著《普希金传》记载，普希金是在11月4日（而非前注所言"头天晚上"即11月5日晚上）收到经邮局寄来的一封匿名信《戴绿帽子荣誉勋章证书》，此信也同时寄给普希金一些朋友。信中称，"在会长纳雷什金主持下，戴绿帽子协会会员一致推举亚历山大·普希金为'副会长'和'勋章史编纂家'"。纳雷什金的妻子是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所以普希金明白此信在暗示自己妻子与亚历山大一世的关系，也使诗人想到："原来是由于妻子跟皇上的关系才得到他给予的种种好处……"，于是决心"不领此圣恩"，立即将债款归还国库。

中25000该在5年内还清。

而今，在下打算立即还清债务，但有一个障碍，这障碍排除不难，但须借重大人之力。

在下于下诺夫哥罗德省有220名农奴，其中200名可典押4万卢布。家父已将该庄园交付给我，并规定在其生前不得出售，但可以向国家或个人典当。

不过，国家有权索债而毋需考虑个人支配权，只要支配权未获皇上御准即可。

在下冒昧以此庄园抵还上述45000卢布。庄园确值此额，也许还不止此数。

此外，还有一要事请求大人，恳请大人切勿让皇上知晓此事。因为抵债一事与别的事无甚关联，可当作普通事务处理。皇上仁厚慈善，也许不会同意这样还债（虽然绝不难堪），如若下旨赦免此笔债务，在下将不堪窘迫，势必辞谢皇恩，这样做又会让人视为粗鲁无礼、炫耀自己、甚至不知恩义。

谨致以最崇高的敬礼，并奉上一片忠诚。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11月6日

745. 致Н·Б·戈利岑[1]

1836年11月10日自彼得堡寄往阿尔捷克

亲爱的公爵，我要千百次地感谢您，感谢您无与伦比地翻译出我针对国家仇敌的诗文。我见过三种译文，有一种还是我朋友中一位身居高位者所译，

[1] Н·Б·戈利岑（1794—1866），音乐家、诗人，将俄文作品译成法文的翻译家。——原编者注

却没有一种比得上您的译文。当初您何以不译这首短诗呢？——要不然，我可以把您的译文寄到法国去，好好教训一顿议院那帮夸夸其谈的家伙。

阁下那里的克里米亚美妙的气候真让我羡慕不已。华函引起我种种的回忆。那儿也是我《奥涅金》的摇篮，所以，其中某些人，阁下当然是认得出的。

阁下答应用诗体翻译我的《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我相信定能成功，如同阁下巨笔取得所有成就一样，虽说阁下醉心的那类文学作品在我所了解的作品中是最难处理、也是最费力不讨好的。据我所知，没有把俄文译成法文更难的事了。因为我们的语言简洁精炼，再没有像俄文这样凝炼简洁的语言了。您如此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光荣和名望当然也就非阁下莫属了。

再见，我对在我们首都面见阁下依然抱有希望，因为我知道阁下高升在即。

您的　亚·普希金

1836年11月11日

于圣彼得堡①

746. 致B·A·索洛古勃②

1836年11月17日于彼得堡

我毫不犹豫地把本来可以口头宣布的声明写成书面声明。我要求与盖克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此信是给索洛古勃（普希金的决斗副手）和达尔沙克（丹特士的决斗副手）的复信。普希金11月5日收到匿名诽谤信后要求决斗。普希金考虑到丹特士同意娶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的姐姐，才允诺撤回挑战，并说明了不决斗的理由。照普希金的想法，这种“和解”理由当使丹特士在上流社会被当成懦夫。普希金凌辱丹特士的目的并未达到，丹特士出自懦弱与卑下目的之婚姻，在上流社会反而被视为拯救娜塔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名誉的“骑士般的自我牺牲”。——原编者注

伦先生决斗，他未作任何解释便接受了挑战。我从社会议论中获知乔治·盖克伦先生决定在决斗后公布娶冈察罗娃小姐之意愿，故请求决斗证人先生们权当没有这次决斗挑战这回事。我没有任何理由把他的决定看成一位高尚人士不配有的主意。

伯爵，请在您认为适当的时机使用此信。

请相信我的一片敬意。

亚·普希金

1836 年 11 月 17 日[1]

747. 致 M·Л·雅科夫列夫

1836 年 11 月 19 日于彼得堡

我亲爱的和尊敬的米哈伊尔·卢基扬诺维奇！对不起！本来是请你今天来寒舍便饭相聚，可我得外出。下次吧。请你海涵。别忘了给我这个罪人带一本有关圣人的札记[2]来。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可能是指 M·Л·雅科夫列夫和 Л·A·埃里斯托夫合编的《圣徒历史词典》，普希金想评此书。普希金的评论载《现代人》1836 年第 3 期。——原编者注

748. 致Л·盖克伦[1]

1836年11月17日至21日于彼得堡

男爵：

首先请允许我对不久前发生的事件加以总结。贵公子的行径，本人早有所知，因此我不能漠然视之。由于贵公子的行径尚未越出上流社会的规矩，也因我本人深知自己的妻子在这方面值得我充分信任和尊重，我本想作个旁观者，到必要时再进行干预。我很清楚，漂亮的仪表、不祥的狂热、两年不断的追逐最终会在年轻女子的心上留下某些印象，这时身为丈夫者，只要他不是傻瓜，就会完全自然地成为自己妻子的信赖之人，成为自己妻子行为的主人。我承认，我的心情并非十分平静。然而，一个在其他场合下本会使我极端不快的事件恰巧使我摆脱了困境：我收到几封匿名信。我认为时机已到，便利用了这一时机。想必你早已知道：我曾使您的儿子扮演了一个既滑稽又可悲的角色，当我的妻子看到他的卑鄙和怯懦时，不禁啼笑皆非。他那种伟大而高尚的激情也许在她心里引起过某种感情，现在却由于蔑视和厌恶而烟消云散了。

可您，男爵，恕我直言，在此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很不体面的角色。您身为某国君王的代表，身为人父，却在为自己的私生子或所谓的义子拉皮条；看来，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的行为是在您的怂恿下进行的。正是在您的授意下，他才敢做出如此卑鄙无耻的勾当，才敢写出如此荒唐下流的文字。您的所作所为，活像一个恬不知耻的老妇人，您到处窥伺时机，向我妻子诉说您那私生子的所谓爱情；当他因患梅毒而出不得家门时，您这个寡廉鲜耻之徒

---

[1] 盖克伦（一译盖克恩）（1791—1884），1823年起为荷兰驻俄国公使，是乔治·丹特士的义父。该信两份抄件残片保存至今。普希金写此信是要尽量羞辱盖克伦，普希金认为是他炮制匿名信的。可能由于尼古拉一世的要求，此信并未发出。

却谎称他是由于相思病重而奄奄一息；您还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居然要她还您的儿子。还远不止这些。

您看得出，我对此一切了如指掌，请稍安勿躁，这还没完。我曾对您说过，事情复杂了。我们再回到匿名信上来。您猜得好，这些信件是您感兴趣的。

11月2日您可能已从贵公子口中听说了令您称心如意的消息，想必他会对您说我怒不可遏，说我妻子害怕……，说她张皇失措。于是您决定进行显然是最后一击，于是就炮制了匿名信。

所散发的十份匿名信，我收到了三份。此信炮制得极不精心，我一眼便发现了作恶者的蛛丝马迹。对此我不再担心了，深信我定能揪出那老奸巨猾的阴谋家。事实上，经过不到三天的调查，我已完全清楚该如何行动了。

如果说外交只是探听他人的隐私、破坏他人计划的一种艺术，那么阁下定要还我一个公道并承认我已经把你们各个击破了。

现在我要谈谈写这封信的目的。也许您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迟至今日才让阁下在我国和贵国宫廷面前名誉扫地。我可以奉告阁下。

正如阁下所知，我乃善良诚实之人，不过，我的这颗心却异常敏感……对我来说，决斗犹嫌不足……不论决斗结局如何，不论贵公子是死是活，不论他那纯属是一场无耻的闹剧的婚姻（其实，这婚姻并未让我感到丝毫的难堪和窘迫）是否破灭，还是最终我有幸给您写的这封信函（此信抄件我将保存备用），都不足以雪我心头之恨。我想请您费心自己去找出足够的理由好让我不往阁下脸上唾上一口，从而消除这一可悲事件的影响，使我轻松地写出我戴绿帽子历史的最出色的一章。

阁下最卑微恭顺之仆

亚·普希金①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749. 致A·X·宾肯多夫[①]

1836年11月21日于彼得堡

伯爵大人：

卑职认为有权、甚至有责任将不久前家中所发生的事禀告大人。11月4日晨，卑职收到有辱本人及贱内名誉的三封匿名诽谤信。从信纸、遣词用语及炮制情况，我一眼便看出这是出自一个外国人、上流社会的人、外交官之手。我进行调查后，获知有七八个人当天都收到该信抄件。信封两面都印着我的姓名、地址。收到此信者大多鄙视这种下流行为，没把信转给我。

总之，对如此卑下无理的侮辱，他们无不愤慨，一致肯定贱内言行举止无可挑剔，他们说丹特士先生无休止地向她献殷勤便是这一卑贱下流举动的根由。

我不该看到贱内的姓名在这种情况下与任何其他人的姓名联系在一起。我已托人将此话转告丹特士先生。盖克伦男爵曾来寒舍，以丹特士名义接受决斗挑战并要求将决斗延期两个礼拜。

原来，在此期间丹特士却爱上了卑职姨妹冈察罗娃小姐并向她求了婚。卑职从众人议论中得知此事后，便托人要求达尔沙克先生（丹特士先生的决斗副手）撤回挑战。与此同时，卑职确定匿名信出自盖克伦先生之手，并认为有义务将此情况报告政府、公诸社会。

卑职作为本人及贱内名誉的唯一裁判人、保护人，并未要求对此进行公正裁判、并未要求报仇，所以不能、也不愿向任何人提供我所认定之事的证据。

---

① 由于宾肯多夫斡旋，尼古拉一世11月23日接见普希金，皇帝显然希望普希金不要卷入盖克伦的事件中去（参见第748封信），并要普希金答应不进行决斗。——原编者注

伯爵大人，无论如何，卑职都希望此信是对大人所怀敬意与信赖的明证。

卑微恭顺之仆

亚·普希金

1836年11月21日[1]

750. 致E·Ф·坎克林

1836年11月21日以后于彼得堡

（草稿）

大人复函[2]奉悉，不胜荣幸。卑职冒昧提出的办法似不妥当，遗憾之至。任何情况下卑职均以仰赖大人最终裁决为己任。

承蒙大人关照，谨致以真挚的谢忱与最崇高的……

751. 致B·Ф·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12月7日于彼得堡（?）

非常感谢。我一直在家，实在对不起您——鬼知道我怎么变得这样懒。

12月7日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坎克林复信，答复普希金对偿还国债的提议（见第744封信）。——原编者注

752. 致A·Г·巴朗特[1]

1836年12月16日于彼得堡

男爵：

阁下希望了解俄国文学作品版权法规，在此我从速奉复。

我国文学活动成为一个相当大的行业只是近二十年来的事。在此以前文学创作仅仅被当作贵族阶层的高雅活动。斯塔尔夫人1811年说过："俄国有几个贵族在搞文学"(十年流放)。除了用自己的作品博取社会上的称赞外，谁也没想过要谋得其他好处，作者们自己也鼓励别人重版，并以此为自豪。与此同时，我们的科学院也在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带头违法。第一次盗版诉讼案是在1824年提出的。原先，立法者并未预见到类似的情况。文学作品所有权已蒙当今皇上认可。现将相关法律表述如下：

任何书籍之作者、译者有权将该书籍当作私有财产（非继承性财产）出版、销售。

作者、译者之合法继承人(在所有权未被剥夺之前提下)有权在25年内出版、销售该作品。

自作者、译者死亡之日起25年后，其作品即成为公共财产。

1828年4月22日立法

同年4月28日法律附件对此立法进行解释补充，主要条款如下：

文学作品，不论已发表或尚为手稿，只要著作者本人不要求，不论在其生前死后，均不能将其出售用以偿还著作者之债务。

著作者不论以前承担何种义务，只要作品修改达三分之二或完全重写，有权将其重版。

---

① 此信是对法国作家巴朗特（1782—1866）1836年12月11日信的复信，巴朗特请普希金介绍俄国著作权的法律。

被视为侵犯版权的情况（非法重印）：1）重版时不履行法律规定之手续者；2）把手稿或手稿版权出售予两个或两个以上对象而又未达成一致意见者；3）出版发表于俄国的译作（或经俄国书刊检查机关批准之作品）而附原文于译作之后者；4）在境外重版发表于俄国之作品或经俄国书刊检查机关批准之作品而又在境内销售者。

这些规定远不能解决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法律上没有任何条款涉及遗著。法定继承人应当对遗著拥有全部权利，以及对著作者本人全部财产的全部权利。以笔名发表的作品或被认定为某知名作家之作品，著作者是否对这些作品丧失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遵循何种规定，法律对此全无规定。

重版外国书籍不受禁止，也没法禁止。俄国书商重版外国书籍总能获得高额利润。这些书籍毋需输出境外即有销售保障，而外国人却因为没有读者而无法重版俄文书籍。重版时效定为两年。

文学作品所有权问题在俄国大为简化，因为在俄国要不讲明作者是谁并因此把作者置于政府直接保护之下，任何人也不能向书刊检查机关提供自己的手稿。

谨致敬礼，男爵大人。

最卑贱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12月16日

于圣彼得堡①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753. 致H·M·孔申

1836年12月21、22日自彼得堡寄往皇村

亲爱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①]，来信收悉，我非常高兴，这是您未忘却我的明证。呈文我今日就写好归卷。见到茹科夫斯基我会亲自托他转呈。求乌瓦罗夫么——见他的鬼去吧！我和他还没有这份交情，不过可以指望茹科夫斯基办妥此事。您接替拉热奇尼科夫职务后，不像前任那样写小说么？那有多好！反正您把我忘了，虽然后来又想起来，我只能友善地抱怨几句。

您不能来彼得堡么？如能来，我也可以指望见到您了。呈文一有结果我会尽快相告。

亚·普·

754.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约1836年12月24日于彼得堡

维格尔[②]对我说过几次，他给您寄过评布尔加林文章的评论[③]。如果还在您手上，请寄给我。《现代人》第4期[④]收到了？还满意吗？

---

① 称呼笔误，应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孔申请普希金为他谋求空缺的特维尔中学和特维尔省专科学校校长之职，他遂愿了。——原编者注

② 维格尔（1786—1866），"阿尔扎马斯社"成员，1823年任比萨拉比亚省副总督。

③ Φ·Φ·维格尔对布尔加林《我的互教互学和再教育》一文的评论，布尔加林的文章是针对普希金的，但未发表。——原编者注

④ 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在该期发表。——原编者注

755. 致П·А·奥西波娃

1836年12月24日自彼得堡寄往三山村

亲爱的普拉斯科维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您没法相信来函让我多么高兴。我有四个多月没有得到您的一点消息，只是前天利沃夫先生才把您的情况告诉我，当天又收到您的来信。我原盼秋天能见到夫人，却未能成行，部分原因是忙我的事情，另一部分原因是帕夫利谢夫妨碍了我，此人令我心绪不佳，我不想让人觉得去米哈伊洛夫斯克是为了分家产。

无奈我不能与夫人为邻，非常遗憾。不过我仍然希望不失去这个地方，我看它比别处都好。是这么回事：起初，我提出独自经营整个庄园，按每个农奴500卢布计算，应分给他们的那些份额我负责支付。帕夫利谢夫按每个农奴800卢布对米哈伊洛夫斯克进行估价——我不想跟他争论，不过这么一来，我只好放弃经营并提议卖掉庄园。他离开前写信对我说，他把庄园让给我，每个农奴500卢布，因为他需钱用。我让他见鬼去了。我说要是庄园能值两倍的价，我也不想发姐姐和弟弟的财。事情就此作罢。夫人想知道我有什么打算么？我原想夫人成为米哈伊洛夫斯克的所有人，我呢——只留下房宅花园，加上十来个仆人。我最大的心愿是今冬能去三山村小住几天，到时候我们再仔细谈谈此事。就此搁笔，谨致以衷心的问候。内人多谢夫人惦念，是不是要我把她给您带去？替我问候您一家人，尤其是叶夫普拉克西娅·尼古拉耶芙娜。①

---

① 全信除个别词句外，原文均为法文。

756.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12月（不晚于）29日于彼得堡

文章[1]写得既有理有据又尖刻辛辣。不过我还是认为检查机关不会都删去的——以防万一，还是问问的好。我们能否在科学院敦杜克公爵主持会议之处见面？

757. 致A·A·普柳沙尔[2]

1836年12月29日于彼得堡

先生：

1836年12月23日来函中有关出版我的诗集的全部条件我都同意。这么说，事情就决定了。请先生安排印制2500册，自行选用纸张，委托先生一人销售，折扣为15%，销售诗集收入先偿付全部出版费用，此外还是预付1500卢布纸币[3]为好。

请先生接受我无比的敬意。

亚·普希金

1836年12月29日

于圣彼得堡[4]

---

① 指维格尔的文章，见第754封信。——原编者注

② 普柳沙尔（1806—1865），书商、出版商。

③ 由于普希金早逝，此事未果。——原编者注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758. 寄А·Ф·斯米尔金书店

1836年12月29日于彼得堡

请按此便条把《现代人》第4期25册发下去。

亚·普希金

1836年12月29日

759. 致某君

1827至1836年

此时此刻我还是什么事也做不成，希望一礼拜后能见到先生好好谈谈。万一我不能前去，恭请先生光临寒舍。

亚·普·

请勿将此信看成是我谢绝邀请。

760.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5至1836年于彼得堡

请行行好，将《观察家》[1] 借我用上几小时。

亚·普·

761.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5至1836年于彼得堡

我在家呆着，病了，着凉了。我准备在斗室接待贵客——出不了门。

亚·普·

762. 致A·Π·凯恩[2]

1835至1836年（?）于彼得堡

我的鹅毛笔太脏，希特罗沃夫人用不得，故而在下荣幸地给她当秘书。[3]

---

① 指《莫斯科观察家》杂志。

② 这是普希金在希特罗沃为凯恩与舍列梅捷夫的田产讼案写给凯恩的便条上的附言。——原编者注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763. 致A·Π·凯恩

1835至1836年(?)于彼得堡

兹寄上舍列梅捷夫的复信,希望此信你喜欢——希特罗沃夫人已竭尽所能。再见,绝色的夫人。请放心。希望你健康,请相信我的忠诚。①

764. 致A·Π·凯恩

1835至1836年(?)于彼得堡

(片断)

既然您什么都办不成,可爱的小妇人,那就得我来了——我也不是个漂亮的小伙子……我能向您建议的就是再找中间人……②

765. 致Π·A·维亚泽姆斯基③

1835年下半年至1836年于彼得堡

Apaб一词(没有阴性),居住或出生于阿拉伯地区的人均为阿拉伯人。商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③ 普希金评《俄罗斯科学院词典》和普柳沙尔编的《百科词典》。apaпник的释义是根据Φ·列弗的《俄法词典》。——原编者注

队遭沙漠地区阿拉伯人抢劫。

Арап，阴性为арапка，一般称黑人或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Дворцовые арапы，在宫内服役的黑人，黑奴。他带着三个衣饰华美的黑奴坐车出去了。

Арапник，源于波兰语 Herapnik（harap，猎人在夺猎犬口中猎物时的用语）。注意：harap来自德文Berab（往下，向下）。

766. 致某君

1835年底至1836年于彼得堡

（草稿）

男爵：

多蒙盛情相邀，内人及其姊妹自当从命。

谨借此机会向阁下表达我的尊敬之意。[①]

767. 致М·Л·雅科夫列夫

1836年（?）于彼得堡

陷我于不幸者是斯米尔金，
这奸人，总是朝令夕改，
他说星期四，实际上
不知是将来何年何月。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明天下午两点我能拿到钱，晚上给你送去。

你的　亚·普·

768. 致A·塔迪弗·德·梅洛

1836年（?）于彼得堡

阁下要我找出拙作之美，其实阁下已为拙作[1]穿上了高贵的外衣，有了这身外衣，这诗才真正成了仙子，于举首投足中她更现出仙子风范。多谢先生珍贵的包裹。

阁下是诗翁，教教青年人吧。在此双倍地祝福阁下。

亚·普希金[2]

769.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11月底至12月于彼得堡

当然《济济公爵小姐》比《气仙》[3]更具有真实性，也更引人入胜。不过所惠赠之礼品均属上乘之作。岳父来信很冷淡，实在可有可无。不过其他方面倒有不少很好的东西。有个地方我打了个问号（?）——我看它令人难解。不过《气仙》也好，《小姐》也好，写完后一定要寄来。离了您，《现代人》要

① 指《高加索的俘虏》一诗由塔迪弗·德·梅洛译成法文。——原编者注

② 全信原文除个别语句为拉丁文外，均为法文。

③《气仙》和《济济公爵小姐》都是奥多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普希金希望在《现代人》第4期刊载。——原编者注

倒闭的。

亚·普·

770. 致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11月底至12月于彼得堡

沃尔科夫先生的文章[①]确实写得出色，道理通畅，构思巧妙，谁看过都觉得趣味横生。不过我不敢刊登，因为政府全然不必干涉这位赫尔斯季涅尔的方案。俄国不会投资3百万做试验。修新路一事涉及一些个别人：让他们折腾去吧。能够许诺他们的不过是12年或15年的优先权。莫斯科到下诺夫哥罗德的（铁）路比莫斯科到彼得堡的路更需要（这是我的意见）。要是能从这条铁路开始修了，那就好了……

当然，我不反对修铁路，可是我反对政府经营铁路。对方案的某些反驳意见是无可辩解的，比如积雪，为此应发明新机器，无论如何是需要的。[②]别指望派民工或雇人清除积雪，这是荒唐的。

沃尔科夫的文章写得生动、尖锐，把奥特列什科夫骂得很可笑。可是不应忘记反对修铁路的人中有许多是国务会议成员，文章的语气总之应很温和才是。这篇文章我希望单独印出来，或者登在别的杂志上。我们可以大段大段地摘录，再加些有益的说明和注释。

我同意您的意见，文章前的题词沃尔科夫选得不当。[③]彼得一世的话最合适，不过我只想到下边这句：问问德国人，他想不想……

---

① M·C·沃尔科夫的文章是反驳H·И·塔拉先科-奥特列什科夫的小册子的，后者反对Φ·A·冯·赫尔斯季涅尔在俄国修筑铁路的方案。沃尔科夫的文章《现代人》未刊用。——原编者注

② 原文为拉丁文。

③ 题词是克雷洛夫的“要是鞋匠烙饼的话，那就倒霉了”一语。——原编者注

771. 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1]

1836年12月于彼得堡

你的信写得好极了，"亲爱的谢尔盖·谢苗诺维奇大人"与"呵"等，格式看来没什么意义，主要的是让文章得到批准、让文章更有影响。但是检查机关无论如何不会放行的，乌瓦罗夫是绝不会鞭打自己的。这事扯上宾肯多夫既不理智也不恰当。怎么办？文章我看就让它保留原样，过一阵子把文章中能用的材料都抽出来用，就像谢格洛夫那篇未获批准的文章你用在《文学报》上那样。可惜你没有照沃耶伊科夫为波列沃依发明的方式[2]评论乌斯特里亚洛夫，要不然，那才叫绝呢！我正替你抄诗呢。

772. 致В·Ф·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12月于彼得堡

老爷子，大人！要讲点良心，我跟利沃夫、奥奇金和他们的孩子们——

---

① 维亚泽姆斯基以致乌瓦罗夫信函的形式写的一篇文章（1879年才发表），反驳历史学家Н·Г·乌斯特里亚洛夫，后者在学位论文中推翻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的论点。维亚泽姆斯基在文章中把这一做法与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推行的政策联系起来。——原编者注

② А·Ф·沃耶伊科夫主办的《斯拉夫人》杂志《变色龙》专栏选登了Н·А·波列沃依诸文中不当用语，贯以《准将太太编的花环》的标题——猛烈抨击波列沃依。——原编者注

均无往来。[①]《儿童杂志》我为什么去瞎掺和？人家本来就在说我返老还童了。还不是为了钱么？唉，这绝非儿戏，这是正事。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吧。

773. 致С·Л·普希金

1836年12月底自彼得堡寄往莫斯科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您的消息了。维涅维季诺夫[②]告诉我，他发现您忧心忡忡、心绪不宁，还说您打算来彼得堡。是真的吗？我一定要去莫斯科一趟，无论如何我希望尽快见到您。新的一年又快到了——上帝保佑我们在新的一年比过去的一年更加幸福。不论我姐姐还是列夫，我都没有她们的任何消息。列夫也许作战远征去了，只有一点确定无疑——他既没死也没伤。他写的有关罗森将军的事毫无根据。列夫爱发牢骚，他的前任长官们对他不拘礼节，把他惯坏了。罗森将军从来不像他说的那样对待他像对待一条狗，可对待一位上尉则完全不同了。我们这里要举行婚礼了，我的大姨妹叶卡捷琳娜要嫁荷兰国王公使盖克伦男爵的侄子和养子。这是个很英俊善良的小伙子，衣着非常时髦，比未婚妻小四岁。[③]为缝制嫁衣我妻子和她姐姐忙得不可开交，这事让她们开心极了。我却气得不行，因为我们家都成了裁缝铺了。维涅维季诺夫呈递了库尔斯克省情况的报告，该呈文令皇上大为震惊，多方垂询维涅维季诺夫其人。他对某人说（我不记得是谁了）："我们要是碰到一块，请第一个把他介绍给我。"这可是个现成的升迁机遇呀。我收到佩休罗夫厨子的信，他提出要把徒弟带回去。我答复他说这件事我要等您老人家拿主意。您想留

---

① В·В·利沃夫和А·Н·奥奇金均是《儿童文库》出版人。普希金未参与该杂志的事务。——原编者注

② 指А·В·维涅维季诺夫，诗人Д·В·维涅维季诺夫之弟，曾被派往库尔斯克省检查国有资产。——原编者注

③ 叶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冈察罗娃与丹特士1837年1月10日举行婚礼。——原编者注

下他么？学徒有什么条件？我很忙，杂志和彼得一世[1]占去我许多时间，我今年的事办得相当不好，但愿明年会好些。再见，亲爱的父亲。我妻子和全家拥抱您。亲吻您的双手。问候姑母和她全家。[2]

① 指撰写《彼得一世史》。

② 全信原文为法文。

1837年

774. 致 B·Φ·奥多耶夫斯基

1836年12月至翌年1月初于彼得堡

兹寄上12月号。多谢大作，我立即拜读。请寄小说，小说！

775. 致 H·И·帕夫利谢夫

1837年1月5日自彼得堡寄往华沙

（片断）

那就卖掉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吧。如果有人出个好价钱，对您更有利。我看是否有能力把它留下来。

776. 致Φ·A·斯科别利岑[1]

1837年1月8日于彼得堡

亲爱的费奥多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您能借给我或替我搞到3000卢布吗，借期为3个月？如果能够，那您就是我的大恩人了，就能把我从书商们的爪子下解救出来了，他们都以压榨我为快。

亚·普希金

1837年1月8日

777. 致A·И·屠格涅夫

1837年1月16日于彼得堡

现将您的信函[2]退回。应该抹去公文套话，也要少些真诚，删去某些心里话，因为不能铸成大错，等等。要增加的内容，尽量写清楚。我想给这些信函加上标题：某人或A·И·屠格涅夫著作，罗马和巴黎档案文献成果。文章非常引人入胜。

现奉上我给维亚泽姆斯基的诗：

难道是海洋，这古老的
凶犯，点燃了你的才气？……

---

① Φ·A·斯科别利岑（生于1781年），有钱的地主，赌徒。他并未替普希金弄到钱。

② A·И·屠格涅夫的书信体著作，未在《现代人》上刊出。——原编者注

1月16日

778. 致A·O·伊希莫娃[①]

1837年1月25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德拉·奥西波芙娜夫人：

几天前在下曾荣幸登门拜望，未能面见夫人，遗憾之至。原望与夫人相商要事，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②]要我相信夫人很愿意参与《现代人》出版事务。此前在下已欣然同意夫人的全部条件，亟待得到夫人鼎力相助：在下极想向俄国公众介绍巴里·柯恩沃尔[③]的作品。夫人能否将其戏剧评论翻译几篇？为此，谨将他的书随信奉上。

忠 仆

亚·普希金

1837年1月25日

779. 致Л·M·阿雷莫娃

1833年3月至1837年1月（26日前）于彼得堡

柳鲍芙·玛特维耶芙娜夫人：

① 亚历山德拉·奥西波芙娜·伊希莫娃（1806—1881），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世纪30年代从事翻译工作。——原编者注

② 指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原编者注

③ 巴里·柯恩沃尔（1787—1874），英国诗人、剧作家，笔名普罗克特。

尤里耶夫先生要运走存放在夫人家中的半身铜像,[1]恭请夫人惠赐方便。

此致敬礼!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780. 致H·H·卡拉迪金[2]

1836年12月至1837年1月(26日前)于彼得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先生:

不意先生来访,正逢我一个钱也没有,多有得罪——我旋即遍寻自己的债务人筹措欠款,一旦如愿,即刻去面见先生。

先生怎么了?怎么才能见到先生?务必要见!

您的 亚·普·

781. 致某君

1836年12月至1837年(?)1月(26日前)于彼得堡(?)

我想对您提一个问题。但是这问题是否会白提呢?

---

① 普希金曾将叶卡捷琳娜二世半身铜像放在阿雷莫娃的哥哥家,他要把铜像卖给B·Г·尤里耶夫。——原编者注

② H·H·卡拉迪金,赌徒,帝国办公厅官员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迪金之子。普希金欠他的债款在诗人逝世后由监护人偿还。——原编者注

幸而没有。①

782. 致Л·盖克伦②

1837年1月26日于彼得堡

男爵：

请允许我对不久前所发生的事件予以澄清。贵公子的行径，本人早有所知，因此不能漠然视之。我本想以旁观者自居，待必要时再进行干预，然而，一个在其他场合下本会使我极端不快的事使我摆脱了困境：我收到了几封匿名信。我认为时机已到，便利用了这一时机。想必您早已知道：我曾使贵公子扮演了一个甚为可悲的角色，当我妻子看到他的卑鄙和怯懦时，不禁啼笑皆非。他那种伟大而高尚的激情也许曾在我妻子心里引起过某种感情，现在由于蔑视和厌恶而烟消云散了。我必须承认，男爵，您本人扮演了很不体面的角色。您身为某国君王的代表，身为人父，却为您的儿子干着拉皮条的勾当。看来，他的行为（可惜十分拙劣）是在您的怂恿下进行的。正是在您的授意下，他才敢做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才敢写出如此下流的东西来。阁下所作所为，活像一个恬不知耻的老妇人，到处窥伺机会，向我妻子诉说您那私生子或所谓的义子的"爱情"；当他身染梅毒服药出不得家门时，阁下却谎称他相思成病、奄奄一息，您竟然絮絮叨叨：要我妻子还您的儿子。

男爵，您很清楚，在此种种不快之后，我不能容忍我的家属同你们父子再有任何交往。以此作为条件，我才同意不让这件丑闻张扬出去，免得阁下在您我两国宫廷之中名誉扫地，对此我有能力，也有这个打算。但愿我的妻子今后再不会听到您的"开导"。我绝不允许您的儿子在干出这种卑鄙勾当之

---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此信是在第748封信的基础上写成的。盖克伦1月26日晨收到此信后，以丹特士的名义具衔向普希金提出决斗。——原编者注

后再敢跟我妻子交谈，更不允许他这个骗子和流氓对她散布流言蜚语，或者故作多情，假献殷勤。

因此，如果您想避免新的纠葛和丑闻，我要求阁下结束这一切阴谋，否则我绝不善罢甘休。

谨此奉告！

您的卑微恭顺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7年1月26日[①]

783. 致А·И·屠格涅夫[②]

1837年1月26日于彼得堡

我脱不开身。等您到5点。

784. 致К·Ф·托利[③]

1837年1月26日于彼得堡

卡尔·费奥多罗维奇伯爵阁下：

华函拜收，不胜荣幸！该信将是阁下对在下赏识的珍贵的纪念品[④]。阁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此信上屠格涅夫注有"普希金决斗前给我的最后一张便条"。——原编者注

③ К·Ф·托利（1777--1842），俄国伯爵，侍从将军，国务会议成员。——原编者注

④ 托利致信普希金，感谢后者寄去《普加乔夫史》。——原编者注

下对在下尝试创作第一部历史著作的关心，补偿了公众与批评家者流反应的冷漠。

阁下对早已被人忘却的米赫尔孙的评价[1]更令人欣喜不已。诽谤中伤掩盖了此人的功绩，人们不能不愤怒地看到，正是同龄人和长官们的无能和嫉妒使他遭受不幸。遗憾的是，阁下为这位功臣彻底昭雪的宏论在下未能载入拙著。不过，无论无知偏见多么顽固强烈，无论诋毁和诽谤多么顺耳中听，只需如阁下者一句话，它们统统都会烟消云散。《圣经》说：天才用一个观点就可揭示一个真理，而真理比帝王更强大。

忠 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1937年1月26日

785. 致O·达尔沙克[2]

1837年1月27日上午9时半至10时于彼得堡

子爵：

我绝不允许彼得堡的好事之徒探听我的家事。因此我不同意决斗副手们进行任何交涉，我只把自己的副手带到决斗场。因为提出决斗、受侮辱的是盖克伦先生，所以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为我选择副手。我会预先接受这位副手，哪怕是他的仆人也罢。至于时间和地点，我完全听从他的安排。照我们俄国的习惯，这已足够了。子爵，请相信这是我最后的意见，有关此事我

① И·И·米赫尔孙（1740—1807），俄国骑兵上将，参加过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1768年对波兰战争和1768—1774年的俄土战争。因镇压1773－1775年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而出名。

② 此信是对达尔沙克（丹特士的决斗副手）1月26、27日的信要求派副手商洽决斗条款的答复。普希金的决斗副手是皇村学校同学康斯坦丁·卡尔洛维奇·丹扎斯。——原编者注

再无别的答复了。我只要是走出家门，那就是上决斗场。

请接受我的敬礼。

亚·普希金

1月27日[①]

786. 致A·O·伊希莫娃

1837年1月27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德拉·奥西波芙娜夫人：

今天我不能应夫人之邀过府拜访，遗憾之至，只好把巴里·柯恩沃尔的书让人送去。书的后边，夫人可以找出铅笔勾出的几个剧本[②]，请译出来——您应当有信心，一定会译好。今天我偶然翻开您的历史故事，[③]不禁读得爱不释手。就该这样写！

恭顺之仆

亚·普希金

1837年1月27日[④]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剧本有《为宽容医治好的爱情》、《胜利的手段》、《畸形人温图奥特》、《鹰》和《路易·斯福查》，载《现代人》1837年第8期。——原编者注

③ 指《童话故事中的俄罗斯的历史》。——原编者注

④ 当天普希金同丹特士决斗。

有待考证的信函

1. 致Л·Я·恰阿达耶夫

1820年5月（?）26至28日自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寄往彼得堡

亲爱的，我去找过你，可你在睡觉；这区区小事值得把你叫醒么？

2. 致П·В·纳肖金

1821年自基什尼奥夫寄往莫斯科（?）

（片断）

我生活在奥维德久久游荡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家，他本不该像传说的那样苦闷忧伤。这里所有良家妇女都有丈夫，为了不至于寂寞无聊……除了丈夫和情人，她们还有别的什么人。

3. 致A·Π·波尔托拉茨基[①]

1822年1月于基什尼奥夫

我活着，
斯塔罗夫
也安然无恙，
决斗尚未结束。[②]

4. 致A·Π·凯恩[③]

1824年8月后半月至10月初自三山村寄往卢勃内

在我们面前一闪而过的那个形象，我们见过，今后再也不会见到了！[④]

---

① 阿列克谢·帕夫洛维奇·波尔托拉茨基（1802—1863），军官，普希金在基什尼奥夫的友人。——原编者注

② 便条说的是普希金与C·H·斯塔罗夫上校决斗一事，决斗延期后并未进行。——原编者注

③ 此信是安娜·H·武尔弗所写信上的附言。

④ 全信原文为法文。

5. 致E·K·沃隆佐娃

1824年8月中旬至1825年初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敖德萨

（片断）

您那粗暴无礼的丈夫好吗？[1]

6. 致A·A·杰尔维格

1825年3月中旬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彼得堡

杰尔维格，你还活着吗？[2]

7. 致П·A·奥西波娃

1825年7月底至8月前半月自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寄往里加

（片断）

您想知道凯恩女士是什么样的女人吗？她温柔顺服，无所不知，多情善感，也易于安慰，怯于交际而行动果敢。她实在迷人。[3]

---

①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全信原文为法文。

8. 致Д·В·达维多夫

1834至1836年寄往彼得堡（?）

先科夫斯基一样可以教你俄语，就像太监可以教授波将金一样。

呈文与供述

1. 呈外交部

1824年6月2日自敖德萨寄往彼得堡

全俄罗斯至尊之君王，宽宏仁慈之陛下，英明盖世和至高无上之亚历山大·帕维尔大帝陛下：

十等文官亚历山大·普希金启奏吾皇陛下：

1

臣自皇村学校毕业后，于1817年6月17日以十等文官职衔担任公职，在圣彼得堡外交部任职，直至1820年。而后，奉圣上谕旨前往比萨拉比亚省特命全权地方行政长官辖下任职。

2

而今，臣因贱体虚弱，无力继续担任公职，特此叩请圣上恩准微臣之辞

呈。[1]

3

务求吾皇陛下降旨接受微臣的辞呈，解除微臣前述职衔。

4

宽宏仁慈的吾皇陛下，臣奏请吾皇恩准卑职1824年6月2日于敖德萨上报之辞呈。呈文已经诺沃罗西亚总督和比萨拉比亚行省特命全权地方行政长官转呈帝国外交部。

十等文官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普希金谨奏

2. 关于哀诗《安德列·谢尼耶》一案[2]之供述

1827年1月27日于莫斯科

这些诗句确实是我写的，其时比最近这场暴动早得多，并将这些诗句收进《安德列·谢尼耶》一诗之中，后者经删节又载入我的诗集[3]。

---

① 与诺沃罗西亚总督M·C·沃隆佐夫的冲突是普希金提交辞呈的原因。根据沃隆佐夫建议，普希金被遣往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原编者注

② 在军官A·И·阿列克谢耶夫处发现的广为流传的诗抄《为12月14日而作》，被认为是普希金所作。此案由第三厅审理。实际上这些诗句是《安德列·谢尼耶》诗中未获检查机关批准的部分。——原编者注

③ 诗集1826年面世。《安德列·谢尼耶》一诗被检查机关共删去44行（从“欢迎你，我的太阳”到“黑风阴雨一定会过去”）。这些诗句政治性、针对性极强，也很有战斗力。政府发现这些诗句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尼古拉一世、帝国办公厅第三厅、警察总监和宪兵司令部很重视。案件审理达一年之久。

这些诗句显然是指法国革命.安德列·谢尼耶就是在这次革命中蒙难牺牲的，诗人说：

我颂扬过你那神圣的雷霆，
它把可耻的堡垒劈成瓦砾。

这是安德列·谢尼耶对攻占巴士底狱的歌颂。

我听到他把兄弟般的诺言，
还有他们表露博大胸怀的誓词
和对专制制度英勇无畏的回答--

这是在练马场的宣誓和米拉波的答复："回去，把这话告诉你们的主子。"等等。

而热情的代言人……

代言人指的就是米拉波。

神圣的流亡者的英灵
已经光荣跨入不朽的万神殿的殿堂，

指伏尔泰和卢梭的骨灰移葬于伟人堂。

我们推翻了几个皇帝……

指1793年（法国革命）。

又把杀人犯、刽子手

推上了王位……

指罗伯斯庇尔和国民公会。

上述所有诗句语义十分明显，并非模棱两可，不可能是指12月14日的事件①。

我不知道是谁给这些诗句贯以这一错误的标题。

我不记得曾把自己的哀诗《安·谢尼耶》送给什么人。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1月27日
于莫斯科

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再重复一遍：以《12月14日》为题而家喻户晓的诗句，实际上是我题为《安德列·谢尼耶》一诗的片断。

3. 关于哀诗《安德列·谢尼耶》一案的供述

1827年6月29日于彼得堡

哀诗《安德列·谢尼耶》是收在我的诗集里发表的，诗集中所有诗作均由检查机关在1825年10月8日审查通过，证据是检查机关在诗集校样首页上的批语：同意。

经检查机关审查通过的校稿，如同我发表的其他诗稿一样，因为用不着了，就丢弃了。

① "12月14日事件"是指十二月党人起义。

我再重复一次，在阿列克谢耶夫先生[1]处所发现的片断，是《安德列·谢尼耶》诗中由检查机关通过的，在发表的诗中是用省略号代替的。它们的位置在下列诗句之后：

然而青年歌手的竖琴
在歌唱什么？它在歌唱自由；
琴声依然如故，始终不变！
“欢迎你，我的太阳”……

我要指出的是，在此片断中，作者说的是：

关于在练马场的誓词，
关于流亡者的骨灰移葬伟人堂，
关于革命思想的胜利，
关于对平等的庄严的讴歌，
关于推翻几位国王。

与被三声炮响镇压下去的、所有造反者全部逮捕归案的12月14日的那场不幸的暴动有何共同之处？

最后，我声明，在此最后一次解释后，对事实真相的说明，我再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2]

十等文官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6月29日

---

① A·И·阿列克谢耶夫，因“私藏反动政治诗”（《安德列·谢尼耶》一诗手抄本）被处死刑。

② 直到1828年6月28日，国务会议才对此案作出决议：“根据他对1825年12月14日事件答复言辞不逊及其通篇诗作之精神，特此决定对他进行秘密监视。”此决议后经尼古拉一世批准执行。

于圣彼得堡

4. 关于哀诗《安德列·谢尼耶》一案的供述

1827年11月24日于彼得堡

说　明

圣彼得堡警察局局长德沙乌上校：

法院向我了解《安德列·谢尼耶》一诗片断何以未经检查机关审批在发表前很久便已家喻户晓。现应法院要求答复如下：因为我并不认为诗中有何不可告人的秘密。

十等文官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27年11月24日

于圣彼得堡

5. 关于密茨凯维奇的便函[①]

1828年1月7日于彼得堡

阿达姆·密茨凯维奇，科夫诺大学教授。17岁时因参加仅存在数月的文学团体被维尔诺市调查委员会逮捕（1823年）。密茨凯维奇供认知道有另一

① 便函是请求批准密茨凯维奇离开俄国——不是返回波兰而是去德国或意大利的申请书，是呈报第三厅的。——原编者注

文学团体，但不知道该团体的宗旨是宣传波兰民族主义思想。其实该团体存在时间很短，颁诏[①]前即已解散。密茨凯维奇被监禁七个月后获释，被遣往俄国境内。此前其家事需要他返回波兰时，皇帝陛下亦未恩准。[②]

6. 关于《加百列颂》案[③] 的供述

1828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

1. 不是我写的。

2. 我第一次见到《加百列颂》是 1815 或 1816 年在皇村学校时。我抄过这首诗，不记得放在何处了。此后再没见过。

3. 我没有。

十等文官
亚历山大·普希金

7. 关于《加百列颂》案的供述

1828 年 8 月 19 日于彼得堡

1828 年 8 月 19 日，十等文官亚历山大·普希金，恭奉由彼得堡和喀琅

① 指 1822 年 8 月 1 日颁发的禁止一切秘密团体的诏书。——原编者注

② 原函为法文。

③《加百列颂》作于 1821 年 4 月，很快在普希金友人之间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开来。直至 1828 年 5 月 28 日，二等步兵大尉 M·Φ·米季科夫向家奴朗读了该诗，遭告发。东正教首席大主教，彼得堡都府主教谢拉菲姆得知此事立即禀奏尼古拉一世，指控普希金犯有“国事罪”和“亵渎神明罪”。尼古拉一世亲自下令逮捕米季科夫，并责成专案委员会全权处理此案。结果普希金直接上书皇上承认此诗是他所写，此案才告结束。

施塔得总司令传宣之圣旨[1]，接受圣彼得堡总督传见和讯问。现就“究竟从何人手中搞到题为《加百列颂》长诗”一问供述如下：

这份手稿曾在骠骑兵军官当中流传，卑职从何人手中得到该抄本，已经记不清楚了。卑职抄的那份手稿约在1820年即已烧毁。

容卑职斗胆补充一点：在卑职著作中即或那些最令人懊悔的作品中也没有一篇杂有无神论或亵渎神明的痕迹。更令卑职痛心者，乃是认为该诗为卑职所作，这种想法实在可悲可耻。

十等文官

亚历山大·普希金

8. 致A·X·宾肯多夫[2]

1830年7月19日至8月10日于彼得堡

（草稿）

十年前，我国搞文学的只是极少数的爱好者。他们把文学看成是愉快而又高雅的事业，并未把它当成糊口谋生的行当；读者甚少，书籍交易也仅仅限于一些长篇小说的翻译，再不然就是翻印一些圆梦书和歌曲集。

对俄国教育事业有着重大影响、毕生献给学术著作之人卡拉姆津率先在文学领域进行商业性尝试。在此方面（如同在各方面一样）他摈弃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习俗。

先皇在位之时，文学家们受到恣意专横、为所欲为的检查机关的压制

[1] 彼得堡总督和喀琅施塔得司令П·A·托尔斯泰伯爵主持对普希金的第三次传讯并宣示圣谕。尼古拉一世的圣旨曰：“传见普希金，以朕之名义告诉他，朕认识普希金，相信他的话。不过希望他帮助政府查明是何人写出这等猥亵之作又用他的名义散发，从而使其蒙受不白之冤。”

[2] 1832年允许普希金办《日记报》，后来又撤回批文。1836年普希金才开始出版《现代人》杂志。——原编者注

——只有极少作品能够印制成书。整个作家阶级（在我们这里，这个阶级非常重要，因为它起码是由一些有知识的人士组成）已转向不满者一边。政府不愿看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出于宽容仁慈（不幸的是，人们不理解或不愿理解这一点），部分原因是由于不可容忍的冷漠态度。卑职敢说，先皇在位最后5年里，卑职对整个文学家阶层的影响要比政府的一个部对他们的影响要大得多，尽管双方采取的手段极不平等。

随着当今皇上登极而出现的不幸局势，①引起陛下对作家群的留意。陛下发现该阶层全然受制于变幻无常的命运和听命于恣意专横的检查机关。至今，我国连一部规定文学作品所有权的法律都没有。此前一年，卑职有部作品被他人盗印（这并非首次），损失3000卢布，也无处去讨公道。

保护文学作品所有权和制定检查条例②实属当朝一大善举。

于是文学有了生机，走上了正常轨道，即商业性的方向，如今已成为受立法保护的个人糊口谋生之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有各类文学作品中，期刊最能获利，内容越丰富多彩，就越容易销售。

政治性新闻能吸引更大数量的读者，因为人人都对政治性新闻感兴趣。

《圣彼得堡新闻报》、《莫斯科新闻报》、《敖德萨新闻报》和《梯弗里斯新闻报》，以及《北方蜜蜂》是当今仅有的登载政治新闻的几家报刊。

当纯文学性报纸仅能勉强收回出版成本之时，由两位知名文学家出版的《北方蜜蜂》却拥有3000来个订户，为出版者赢得8万之巨的收入，它自然对读者大众、进而也对图书交易应该更具影响。

对一本新出版的图书，任何一位撰稿人都有权讲出自己的意见，怎么说都行，只要对自己有利。《北方蜜蜂》就享有这种权利，并且干得很好。

制定法律要求撰稿人关照赏识、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公道的。受到指摘的图书作者只能等待读者大众的裁决，或者在其他刊物上寻求公道和保护。

然而，纯文学性刊物不会有3000订户，就连400个订户也未必有，因此

① 指十二月党人起义。——原编者注

② 指1826年颁发的书刊检查条例。——原编者注

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呼声也就十分微弱，而公众相信最初判断，不会购买这类刊物。

如此一来，图书交易活动便落入《北方蜜蜂》出版者股掌之中了，因而文学批评如同政治一样也为他们所垄断。凡与《北方蜜蜂》出版者不睦的文学家，均要由此蒙受物质损失，他们的作品没有一部会得好评或卖得出去。

为建立文学活动中的平等，我们需要一家其力量可与《北方蜜蜂》匹敌的杂志。为此，卑职斗胆恳请允准在杰尔维格男爵或卑职本人出版的杂志上登载国外的政治新闻。

此请如蒙皇帝陛下恩准，两个家庭即可各获赐4万收入，几位文学家的家产也可得以保障。

政治性文章之倾向性则由政府、也理应由政府决定。在这一点上，出版人负有认真服从政府决定的神圣义务，不仅严格遵奉检查官的决定，自己也要准备对发表于刊物上的每行文字负责。

出版者要有什么险恶用心或不善之举，那是卑下的，也是轻率的。

我们敢于讲明，不仅作家个人的名誉，就连他们父母的名誉如今也在政治性杂志出版人的股掌之中了，因为含沙射影的用语（哪怕是很明显的）均非检查机关所能制止的，这并非在责怪其他杂志的出版人，仅仅是为了说明逼使我们求助于最高保护者的原因罢了。

9. 致A·X·宾肯多夫

1831年7月（不晚于）21日自皇村寄往彼得堡

皇帝陛下于微臣关怀备至，俨若慈父，微臣铭感五内。蒙恩如此，却碌碌无为，早已羞愧难当。卑职现时职衔（即皇村学校毕业时所获职衔[①]）不幸却成卑职担任公职之障碍。自1817年至1824年，卑职一直编属于外交部，

① 十等文官。

为期已超过两次晋升（即九等、八等文官）之限，列位前任长官均忘却呈报。卑职不知能否得到应有待遇。

皇上圣意欲继续任用微臣这刀笔小吏，微臣自当效犬马之劳、鞠躬尽瘁。在俄国，期刊并非不同政党之代言者（我国没有政党），故而政府也毋需拥有自己的官方刊物；然而，普遍的意见是必须加以管理。卑职乐于着手编辑一份政治性、文学性杂志，即可以刊载政治性和国外消息之刊物。卑职或可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团结于该杂志周围，以此使那些依然冥顽不化、敌视启蒙、又是可用之才靠拢政府。

如能允准卑职在各种国立档案馆、图书馆从事历史研究，就更合卑职本人的职业与爱好。卑职不敢、也无心继世人永志不忘的卡拉姆津之后觊觎历史编纂学家之名衔，不过，有朝一日，定要实现自己编纂彼得大帝及其继承人直至彼得三世皇帝史之宿愿。

10. 致A·X·宾肯多夫[1]

1832年5月27日前后于彼得堡

十年前，我国搞文学的只是极少数的爱好者。他们把文学看作是愉快而高雅的事业，并没把它当作糊口谋生的行当：读者甚少，书籍交易仅仅限于一些长篇小说的翻译，再不然就是翻印圆梦书和歌曲集。

随着当今皇上登极而出现的不幸局势，引起陛下对作家群的留意。陛下发现该阶层全然受制于变幻无常的命运和听命于恣意专横、为所欲为的检查机关。至今我国连一部规定文学作品所有权的法律都没有。

保护文学作品所有权和制定检查条例实属当朝一大善举。

于是文学有了生机，走上了常轨，即商业性的方向，如今已成为受立法保护的个人糊口谋生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① 此为呈送宾肯多夫的正式信函，第8封信是草稿。

所有各类文学作品中，期刊最能获利，内容越丰富多彩，就越容易销售。

政治性新闻能吸引更大数量的读者，因为政治性新闻人人都感兴趣。

由两位知名文学家出版的《北方蜜蜂》，因为拥有3000来个订户，自然对读者大众、进而对图书交易应该更具影响。

对一本新出版的图书，任何一位撰稿人都有权讲出自己的意见，怎么说都行，只要对自己有利。《北方蜜蜂》就享有这种权利，并且干得好；用法律要求撰稿人关照赏识，甚至公正无私、不偏不倚，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公正的。受到指摘的图书作者只好等待读者大众的裁决，或者在别的刊物上去讨公道，寻求保护。

然而，纯文学性刊物不会有3000订户，就连300订户也未必能有，自然它们的呼声也就十分微弱。

如此一来，图书交易活动便落入《北方蜜蜂》出版者股掌之中，因而文学批评如同政治一样也为他们所垄断。

凡与《北方蜜蜂》出版者不睦的文学家，均要由此蒙受物质损失，他们的作品没有一部卖得出去，因为刚在报纸广告中受到指摘的货物没人会买的。

为建立文学活动中的平等，我们需要一家其力量可与《北方蜜蜂》匹敌的杂志、即可以刊登政治的和国外新闻的杂志。

政治性文章之倾向性则由政府、也理应由政府决定。在这一点上，卑职以服从政府和同检查官的决定保持一致为神圣义务，而且自己保证严密注意自己刊物的每一行文字。在这一方面出版者要有什么险恶用心，那是卑下的，也是轻率的。

11. 呈外交部

1833年8月11日于彼得堡

呈外交部庶务会计司

奉侍从将军宾肯多夫伯爵大人旨意，四等文官莫尔德维诺夫[1] 先生赐告，皇帝陛下降旨允准微臣前往喀山和奥伦堡两省休假四个月。在此恭请庶务会计司遵旨为卑职办理相应证件。四等文官莫尔德维诺夫先生之信函随信奉上。

外交部属下九等文官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3年8月11日

12. 在百科词典编辑名单上的签名

1834年3月16日

若能不提及本人姓名、编辑部一切章程能为我知晓并不违我意，我即同意参加。

亚·普希金

① A·H·莫尔德维诺夫，帝国第三厅长官。

13. 致И·М·片科夫斯基

1834年11月20日自彼得堡寄往鲍尔金诺

我的奥西普·马特维耶维奇先生：

根据家父、五等文官谢尔盖·利沃维奇·普希金之委托书，我经管的家产有：尼日哥罗德省鲍尔金诺村的563个农奴，谢尔加切夫县基斯捷涅沃村的274个农奴，此外在该基斯捷涅沃村还有我个人名下的200个农奴（俱据第八次人口调查）。鉴于我留居圣彼得堡，故授予先生支配经管上述家业之全权：如若发生与其相关之案件，所附之呈文、申明以及由我出具之各种文件，先生签署后即可递呈所有官衙以及官长，听取这些案件之摘录、摘要与判决，签署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有权向上级官衙递交上诉状、同时支付上诉费用，保护农奴不受冤屈压迫以利劳作，按自己之判断解放农奴和发给合法身份证，并且依交纳代役租之证件解放仆人。

同时，先生应注意按时足额指派、交纳官方差役赋税，代役租农奴之租金须征收无缺，并发寄予我；如若出现不良行为与有害于领地之农奴与仆人，此类人等随时列为最近一次征兵对象，若其不能当兵，可另行发落，此情须预先知会于我。总之，请先生支配该庄园俨如我本人，收入寄发予我，先生努力增加收入，改善领地状况，我唯先生是托；日后绝无异词。

皇帝陛下之低级侍从、九等文官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
1834年11月20日

此委托书由白俄罗斯贵族奥西普·马特维耶维奇·片科夫斯基收存。

14. 致书刊检查总署

1835 年 8 月 28 日于彼得堡

卑职现遇难决之事，特恭求书刊检查委员会裁夺。

1826 年，皇帝陛下于卑职赐有恩旨，陛下乐意屈尊作微臣之检查官。恭奉此旨，自彼伊始，凡卑职所发作品均由第三厅某位官长签署“政府允许”意见后退还本人。以这种方式发表有：长篇叙事诗《茨冈人》（1827 年），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尼金》第 4、5、6、7、8 章（1827、1828、1831、1833 年），《波尔塔瓦》（1829 年），《小诗》第 2、3 部，叙事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修订第 2 版（1828 年），《努林伯爵》（1828 年），《普加乔夫叛乱史》等。

而今，值此自莎士比亚作品译成之《安杰洛》修订第 2 版出版之际（原为书商斯米尔金不严肃地、随心所欲地变动后出版），圣彼得堡学区督学先生口头对卑职宣称，他再也不能允许卑职出版自己的作品了，即再也不允卑职像此前这些作品那样经陛下私人办公厅官长签署就可出版了。其间也不见有任何新的指示，如此一来，皇帝陛下亲自恩赐微臣出版自己作品之权便被剥夺了。

在过去的五个月，陛下将微臣的作品[①]赐还微臣，除了陛下亲手划出之处外均准许出版。卑职不可为签署一事再求陛下私人办公厅，无奈中敢问委员会：不知委员会规定何种方式准许卑职手稿发排付印？

九等文官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5 年 8 月 28 日

① 指《普加乔夫史》。——原编者注

15. 致看守所

1836年4月4日于彼得堡

答 复

顷接警察总监下达圣彼得堡税务局之命令，谓我须偿还所欠1万卢布及其利息，我荣幸地声明：

奉财政部长先生之最新命令：延期并分几次偿还此款。

特此奉告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4月4日
于圣彼得堡

16. 致彼得堡书刊检查委员会

1836年9月5日于彼得堡

《亚历山大·拉季舍夫》一文作者诚惶诚恐请求委员会将此不准刊载于刊物之文归还作者。

亚历山大·普希金
1836年9月5日

信函草稿摘选

27. 摘自致Н·И·格涅季奇信之草稿[1]

1822年4月29日

其实，这部中篇小说[2]、长诗或任凭你叫它什么，它的缺点是如此明显，以至于我对它付梓长期犹豫不决。结构之简单近乎于构思之贫乏；对切尔凯斯人的风土人情的描写是这部整个长诗中最大的累赘，与任何事件都不相干，不过是一篇地理论文或旅游报告而已。主人公（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两个）的性格，与其说适合于一部长诗，不如说更适合于一部长篇小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典型人物呢？对一个在读者陌生的灾难中失去内心感觉的年轻人的描写能引起谁的兴趣呢？他无所作为，对山民的野蛮残暴行为和对高加索少女迷人风姿的冷漠态度，也许是非常自然的，但却毫无动人之处。倘若根据一些从题材中自然涌现出来的事件写成一个短篇小说，也许容

① 编号是指与定稿相应的编号，请与定稿（即第27封信）比较。

② 普希金批评的是《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原编者注

易写得生动一些。俘虏我那俄罗斯人的一个切尔凯斯人，本可以成为拯救我主人公的少女情人的——我就可以给您描绘争风吃醋的种种场面和幽会之后的绝望之情，等等。父母兄弟均有各自的角色和性格——这一切我都忽略了，首先是由于我疏懒，其次，当这些合理的想法浮现我的脑际时，我的《俘虏》的两部分业已完成——而推倒重来我又没有这个勇气。那些指摘我没给芬兰人起个名字、找不到一个有独特名字的人，当然会把这视为不可饶恕的粗暴无礼，其实，我的读者是毋需任何名字的，所以我并不担心在自己的故事中会出现任何混乱。

地方色彩是真实可信的，不过，被拜伦和瓦尔特·司各特富有诗意的全景描写所宠坏了的读者们会喜欢这些地方色彩吗?我害怕自己苍白的画面令人想到他们——进行比较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所幸的是，我们那些博学的批评家们没能用有充分理由的方式打垮我；他们严厉的批评很少使我不安；他们就像傻瓜一样对人无害——而平淡无味的、粗野的玩笑又一点也不可笑，毫无趣味，正如卡切诺夫斯基以其特有的方式指出的那样。

您看得出，对《高加索的俘虏》父亲般的柔情并未使我丧失理智，不过，我得承认，不知为什么我很喜爱它；它是我心灵的诗句。切尔凯斯少女很讨我喜欢，她的爱情也动人心扉。那位搂抱花岗石少女的皮格玛利翁的动人故事[1]深受有着炽热想象力的卢梭的喜爱。现将我的《高加索的俘虏》献给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诗翁，您这位诗人们的知识渊博的鉴赏家——请您将它置于您的保护之下；为报答惠寄来的您那可爱的、无愧于古代高贵纯洁的缪司们的田园诗(空闲时我们再来谈谈这首诗)，我把出版《俘虏》这种索然无味的操劳之事托付于您。是您的友谊把我给惯坏了。您若能用您的巨笔写上几行文字作此书的前言，那我的这部中篇叙事诗就成功在握了：从您那桂冠上折下一小枝枝条丢在溪中，就能使我这小蚂蚁淹不死了。其实，您可以把我的《俘虏》叫做故事、小说、叙事诗，或者干脆不用名字，分两卷、两部、或两章出版，或者合成一卷、一部或一章出版——一切全由您处置。

---

① 皮格玛利翁是希腊神话中的雕刻师，塞浦路斯国王。他钟情于自己创作的一座象牙雕像。阿佛洛狄忒把这座雕像变成活人，做他的妻子。

我这里还有一段，200行诗句。①要不要我给您寄去作为该书实质性的充实？

56. 摘自致П·А·维亚泽姆斯基信之草稿

1823年11月4日

当我重读您的信函和文章时，真想和你争论一番。谈到浪漫主义时，你在某一处写道：甚至诗歌也从革命时代起具有了新的形象，——于是你提到了安德列·谢尼耶。没有谁比我更不尊重、更不爱戴这位诗人了，然而他是一位真正的希腊人，是古典主义者中的古典主义者。这是一位充满智慧和灵感的模仿者。② 从他身上一个劲儿地散发出菲奥克利特③ 和古希腊罗马抒情诗的气息。他摆脱了意大利的咬文嚼字的概念游戏和法兰西的对照法，然而在他身上却没有一丁点儿的浪漫主义。帕尔尼已经作古。米列瓦是个不三不四的角色，不过，倒也熟谙哀诗的细节。拉马丁第一部《沉思集》，从某种程度上说，未必比雷列耶夫的《沉思》强多少，不久前我读了《新沉思集》，久久不能平静，——突然间他就这样成长起来了。德拉文是伏尔泰的门徒——他还在亚里斯多德陈旧的罗网中挣扎、拼杀——在法国还没有浪漫主义。然而，他定能使行将衰亡的诗歌得以复兴，请记住我的话，布瓦洛祖国的第一位诗歌天才热衷于这种疯狂的自由，就连你们德国人也不如。法国的诗人暂时比我们少。关于德米特里耶夫，我不准备和你争论，尽管他的全部寓言也抵不上克雷洛夫的一篇好作品，他的全部讽刺诗也抵不上你的一首寄语诗，别的全部作品也抵不上茹科夫斯基的第一首诗。叶尔马克糟透了，令人不能容忍，神话故事写得粗俗，没有表现力，并且冗长拉杂——依我看，德米特

① 指长诗《强盗兄弟》。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菲奥克利特（前3世纪），希腊诗人。

里耶夫不如涅列金斯基[①]，一百倍地不如诗人卡拉姆津。看到他的生命不是对他本人有益，而是对你[②]有益，不能不令人感到有趣。

你这位我们文明社会的诗人[③]是好样的！我们的文明社会也是好样的！我伤心地看到，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到底目的何在。——本来你一个人就能吆喝左右，利用你原有的名望和新的名望，也为我们指出真理之路，然而你却在庇护一位老说谎者，而不是……我们，——最糟糕的是，你居然抛弃了诗歌——这是我实在不能容忍的。

93. 摘自致B·A·茹科夫斯基信之草稿

1824年10月31日

家父火爆的脾气、易怒和敏感的气质，都不容我向他坦诚解释。他哭了；因为我可怜他，不愿看到他流泪，我便决定沉默不语……倘若有人告到官府，说我对父亲动手，你想想看，官府的人会多高兴啊。家母本来是和家父一个鼻孔出气的，这时她说："他竟敢在和父亲说话时下流无耻地挥舞着双手，多亏他用几句话把他给镇住了。"——这可真是一语双关。母亲拥抱了我，又说："要是把你关进要塞，我可怎么办啊。"[④]我把写给你的信给他们看了。家父说："你这个傻瓜，有什么可辩白的？"他还想痛打我一顿……何必去责备未遂的暴行呢？——这出滑稽剧颇有刽子手和苦役的味道。我很惭愧，至今也没有勇气去实现不久前曾流传的有关我的预言，未能开枪自尽。日复一日地沉沦在这肮脏的尘世，真是愚蠢。

---

① 指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涅列金斯基-梅列茨基（1752—1829），俄国诗人。

② 指维亚泽姆斯基之作《德米特里耶夫生命之消息》。——原编者注

③ 原文为法文，维亚泽姆斯基语。

④ 原文为法文。

149. 摘自致H·H·小拉耶夫斯基信之草稿

1825年7月（19日以后）

（片断）

情景逼真和对白的真实是悲剧的真正准则。莎士比亚懂得情欲，歌德了解风俗……人人都有喜怒哀乐，但每个人都采用自己的方式——读一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吧……想想拜伦的《强盗》吧——这是千篇一律，这种牵强的简洁……这种拘谨和犹豫忐忑便源于此。读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吧——这是我一贯唱的副歌。①

263. 摘自致П·A·维亚泽姆斯基信之草稿

1828年9月1日

（片断）

阿列克谢·波尔托拉茨基在特维尔胡说我是奸细，说我每月领取2500（多亏冒险赌博，这笔钱我用得着），如今，我的一些堂兄弟已经来找我谋求空缺的官职和皇上的恩典了。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544. 摘自致A·X·宾肯多夫信之草稿

1833年12月6日

（片断）

我抛弃了虚构，完成了《普加乔夫叛乱史》……我不知能否将它出版，但至少说，我是凭着良心履行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责：我尽心竭力地寻求过真理，并且光明正大地对它进行了叙述，力求既不迎合权势，也不投合时好。

684. 摘自致H·Г·列普宁信之草稿

1836年2月5日

（一稿）

据说列普宁公爵竟然恶语伤人。受辱者恳求列普宁公爵俯允不再干预与自己丝毫无涉之事。提出此请并非出自惧怕，或者出自谨慎之心理，仅仅是出于受辱者对列普宁公爵所怀之善意和真诚，个中因由公爵自明。①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740. 摘自致П·Я·恰阿达耶夫信之草稿

1836年10月19日

彼得大帝颁布《官级表》制服了贵族，宗教界则废除了总主教制（注意：拿破仑对亚历山大一世说过：您便是自己的牧师；这绝非蠢话）。不过，进行革命是一回事，巩固革命成果则是另一回事。彼得大帝的革命我们继续进行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却没有巩固这场革命。叶卡捷琳娜二世还惧怕贵族；亚历山大本人是个雅各宾党人。自……以来，消灭贵族已进行了140年；当今皇上第一次筑起了防范比美国的民主制更坏的民主制的洪水之堤坝(尽管还很单薄）（您读过托克维尔的书[①] 吗?)。读过他的书后所产生的强烈印象还在影响着我，这本书把我给吓坏了。

至于宗教界，它置身于社会之外，僧侣们还蓄着胡子。到处都看不见僧侣，无论是在我们的客厅，还是在文学中……他们不属于良好的社会，他们不想成为百姓。我们的历代皇上认为，让他们留在原来发现他们的地方为好。的确，阉人们只有权利欲。所以人人都怕他们。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尽管他对一切都很固执顽强，在困境中他却对他们卑躬屈膝了——当时这使我非常恼火。

幸而宗教与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习惯格格不入，不过，不该谈这个。

看来，您的小册子引起了很大反响。我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圈子里是避而不谈这本小册子的。

您说的和本该说的，就是当代社会真蠢得可鄙；它没有社会舆论，对正义、权利和真理应尽的一切义务的冷漠：对可有可无的一切无动于衷。这是对人类思想和尊严无耻的蔑视。应当补充的是（不是作为让步，而是说出真理），在俄国，政府仍然是唯一的欧洲人。无论它是多么粗鲁和无耻，依附于

---

① 可能指法国政治学家托尔维克（1805—1859）的名著《美国的民主》。

这个政府，还要糟糕一百倍。然而，对此人人都没予以丝毫的注意。①

9. 摘自致A·X·宾肯多夫报告之草稿②

1831年7月（不晚于）21日

现在，正当正义的愤怒和旧有的、长期被忌妒刺激的民族敌视，使我们同仇敌忾一致反对波兰暴乱分子时，心怀不满的欧洲乘机攻击俄国，他们用的不是枪炮，而是每日疯狂的诽谤。各国立宪政府希望和平，而受报刊鼓动的年轻一代却要求战争……请他们让我们俄国作家们来反驳外国报刊既无耻又无知的攻击吧。要是上帝赐予和平，陛下就有时间治理太平国家，政府也不难从中吸取种种教益，因为俄国完全仰赖皇上；祖国的真正朋友都祈望皇上万寿无疆。

计划初稿

1831年（?）3月底至5月上半月于莫斯科（?）

何谓欧洲杂志

何谓俄国杂志

现今的俄国杂志

俄国杂志可以办成什么样

政治部分：

对外政策

① 全信原文为法文。

② 此处的编号9与呈文与供述定稿部分的编号相应。

事件
政治论争

对政府意见的预先说明：
内政意见
事件、政令

政府对策：
注意政府提供的资料
函件

文学：
外国文学——选登杂志上的好文章；外国书籍评论
国内文学；历史资料
现代文学

索引

广告

参考资料，大臣令。
我的杂志提供给政府——作为它影响舆论的手段。
官方文告。